耶稣重上十字架

〔希〕尼·卡赞扎基

外国文学出版社

耶稣重上十字架

〔希〕尼·卡赞扎基 著
王振基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Nikos Kazantzaki

Le Christ recrucifié

据 Plon, Paris 1954 年法文版译出。

书名题字：茅　盾

封面设计：柳　泉

耶稣重上十字架

Yesu ChongShang ShiziJia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5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8$\frac{1}{4}$　插页 2

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950

ISBN 7－5016－0096－1/I·96　定价 5.80 元

译 者 序

故事发生在原属古希腊东部边陲的一个山区乡镇。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居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生活。除了一个土耳其官长阿嘎外，在这个狼泉镇居住的都是希腊族人，他们信奉东正教。按照当地传统，每七年一次在复活节前演出耶稣受难剧。剧中主要角色由教士和乡镇父老们在演出前一年选定，使他们得以为完成这项庄严使命做充分准备。

牧人曼诺里奥斯被选派充当耶稣，货郎扬纳科斯充当彼得，贵族乡绅的儿子米舍里斯充当约翰，咖啡店主柯斯坦底斯充当雅各；性情凶暴的鞍具匠充当犹大，寡妇卡特林娜充当抹大拉的马利亚。他们接受了任务后，在生活和思想上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一群难民从一个被土耳其人烧杀洗劫的遥远乡村逃出了虎口，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个富裕乡镇求援。但这些历尽千辛万苦、饥寒交迫的人们却遭到狼泉镇居民的冷遇和无情的拒绝。蒙难群众于是进入附近的萨拉津纳山，寄居在山洞里。

利欲熏心又心狠手辣的戈里哥里斯神父、昏庸老朽的

贵族乡绅帕特里雅齐亚斯和贪婪自私的乡民，为了维护他们对土地、财产等的特权，形成了一条顽固的阵线。

被指派在受难剧中充当耶稣的曼诺里奥斯潜心研究基督言行，经过思想斗争，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以实际行动支援受难的希腊族兄弟。众“门徒”因追随他的行动而造成父子分离、婚姻破裂等一系列变故。戈里哥里斯神父串通官府，煽动群众，开除曼诺里奥斯出教并将他处死，还设法调动土耳其军队驱逐难民。

结果在圣诞节那天，一出骇人听闻的耶稣受难惨剧，在叛徒犹大、总督彼拉多、大祭司该亚法等人物的配合下，提前几个月演出了。

于是难民的领袖，刚直不阿、肝胆照人的福提斯神父又带领步履维艰的群众，重新踏上永无尽头的征途向东方前进。

以上便是《耶稣重上十字架》一书的主要内容。

本书作者曾饱经沧桑，他以亲身经历作为创作本书的素材。他不信神灵，推崇维护正义、舍身济世、奋力攀登高峰的高尚品德和情操。他认为耶稣就在你身旁，无须到远处去寻找，小说主人公曼诺里奥斯就是当代的耶稣。但人无完人，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也需要与人间的种种诱惑进行斗争。十恶不赦的戈里哥里斯神父有时感到内心空虚和落寞。残暴的阿嘎也有富于人情味的一面。众多人物，个个独具特色。天堂之门与地狱之门为邻，任凭人去选择。

作者以犀利的笔触鞭笞人的丑恶心灵，用斑斓的文采、洗炼的笔墨描绘了地中海边一个小镇的美丽风光和风土人情。故事情节的发展时而令人惊心动魄，时而使人忍俊不禁，其悲惨的结局更激起人们的悲愤，促使人们向往那种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奋斗不息的崇高精神境界。

作者尼·卡赞扎基是被誉为当代荷马的伟大的希腊作家，1883年生于异族统治下的克里特岛，早年在雅典攻读法律，继而负笈巴黎受业于哲学家柏格森门下，并研究了尼采、基督教义和佛学。1906年发表处女作《蛇与百合花》，初露头角，从此笔耕不息。1910 年回国后，参加创建《教育协会》，积极捍卫大众语言，为现代希腊争夺文学和教育阵地。他还投身于争取克里特解放、反对英法俄三国强加于希腊的君主政体、反对地主和封建官僚、争取改革等一系列的政治斗争。1919年社会党人组阁，他受命负责遣返在高加索的十五万难民回国安置，后又目睹百万希腊难民逃出小亚细亚回到战后的希腊时衣食无着的悲惨情景，但他束手无策，心痛欲碎。1923 年他在柏林结识共产党人，写了一部名为《苦行》的理论著作。1925、1927、1928—1929年他以记者身份三度访问苏联。他对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是如此向往，甚至想留在苏联参加“一个崭新世界的产生和建造”，深信唯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人类。回希腊后他因宣传苏联的成就而遭到拘捕和控诉，为此写了一篇激昂有力的辩护书，语言铿锵，为世人所传诵。他矢志为建立一个美好世界而献

身，足迹遍及欧亚和北非，不断倾听各国人民的心声，写成大量的游记、诗歌、剧本和小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腊被占领，卡赞扎基被软禁，但他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写作。1945年德军溃败，他在雅典为团结社会党人积极工作，被推选为社会党高级会议主席，后被任命为内阁部长。当时英国军人以解放者的姿态凌驾于政府之上，他不甘屈辱，愤然辞职。右派政府实行高压政策，使民主力量无法继续活动，他于1946年离开祖国，先应英国文化协会邀请访英，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顾问，又因不愿陷入无益的官方酬酢和会议而辞去公职，从此定居法国南方昂迪布岛，悉心写作。小说《耶稣重上十字架》、《自由或死亡》、《兄弟相残》、《最后的诱惑》、《圣弗朗西斯》，悲剧《普罗米修斯》、《哥伦布》等著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自1952年起卡赞扎基身体不适，经医学专家确诊为白血病。他面对死亡坚持工作，与一位美国诗人合作完成了巨著《奥德修斯》的英译工作，并于1955年写出他最后一部作品《向格雷科汇报》作为他一生的总结。

1956年他被授予世界和平奖金。1935年他曾以记者身份访华，1957年6月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他不顾身患痼疾，欣然长途跋涉，率希腊作家代表团访问我国，实现了他渴望已久的新中国之行。目睹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他感慨极深，尽管十分疲惫，仍坚持笔记或请其夫人代笔，为《二十年后》一书准备素材，但不幸在返欧途中病发，

同年10月26日逝世于西德弗赖堡，终年七十四岁。

卡赞扎基的著作至今已出版了42种文字的译本。《耶稣重上十字架》一书于1948年完稿，最初被译成瑞典文出版，后又被译成挪威文、德文等文字在26个国家出版。根据本书改编的戏剧曾在希腊等8个国家上演。在法国，由名导演于勒·达森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至今仍在许多国家上映。此外，这部作品还曾先后由捷克和匈牙利作曲家两次改编为歌剧，由英国和希腊改编为电视剧，都获得很大成功。从上述事实也可以窥见《耶稣重上十字架》一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王 振 基

第 一 章

狼泉镇的阿嘎①坐在居高临下俯视乡镇广场的阳台上吸烟喝酒。微温的无声雨点掉下来，有几滴落在他那刚染得乌光锃亮、两边翘起尖的浓密胡髭上。他伸出被拉吉酒烧烫的舌头去舔那雨水。他右边站着护卫，手持军号。那是个东方巨人，神态粗野、面目可憎、斜眼。阿嘎的左边，在一个丝绒垫子上坐着一个土耳其少年，模样俊俏，胖乎乎的。他不时地给阿嘎点长管烟斗，不停地给他斟酒。

阿嘎的蒙眬醉眼眨个不停；他饱尝在此人世间的生活乐趣。他心想，真主把一切都做了妥善安排，这个世界是他的一个成功杰作，什么都不缺少：饿了，有面包、番茄汁牛肉、桂皮杂烩饭；渴了，有拉吉酒这种绝妙的饮料；为了满足睡欲，真主制造了睡眠；为了平息怒火，他创造了鞭子和异教徒的臀部；为了弥补灵魂的空虚时刻，他创作了阿马内②。而且为了使人忘掉人间的悲伤和不幸，他创造了尤素福。

"安拉是伟大的真主，"阿嘎情不自禁地低声说。"一位

① 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对大官吏的尊称。

② 在阿拉伯世界流行的一种音律单调的歌。

伟大的真主和艺术家。他的想象是广大无边的。他怎么会想得出制造拉吉酒和尤素福呢？”

阿嘎连续干了许多盅拉吉酒，这使他坠入虔诚的沉思而热泪盈眶。他在阳台上俯身下望，踌躇满志地注视他那些在广场上闲逛的异教徒。这些人刚刮过胡子，穿着节日服装：宽红腰带、蓝坎肩、前一天才浆洗好的裤子。他们有的戴土耳其帽，有的缠头巾，另外还有的戴羊皮帽。最神气活现的在耳边夹上一根罗勒草或是一支纸烟。

这是复活节后的星期二。弥撒刚刚做完。天气和暖，既晴朗又下毛毛雨。柠檬树上花朵喷香，树木芽叶萌发，绿草丛生。耶稣在每块土地上都显现出来。基督徒们在广场上来来往往；朋友相互拥抱，一面说“耶稣复活了”，然后到柯斯坦底斯的咖啡馆或是广场中央的大梧桐树下就坐。他们要来水烟筒和咖啡，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仿佛蒙蒙细雨般闲聊起来。

“天堂就应该像这样儿，”教堂执事查拉朗比斯说。“和暖的太阳、牛毛细雨、柠檬树上花满枝、水烟筒和咖啡，人们东拉西扯地闲聊，直到世界末日。”

阿嘎看到广场的另一端，过了梧桐树那边，矗立着一座俏丽的钟楼。那里就是叫做受难像的乡镇教堂。最近人们为节日用白灰把它粉刷一新，还特意用棕榈叶和桂枝把大门装饰起来。周围的店铺和作坊鳞次栉比。这里有一家鞍具店，店主是个粗野的大汉，潘内尤提斯，绰号“吃石膏的”。一天，有人把一个拿破仑的小石膏像带到镇上来，被他吃掉

了；又一回，有人拿来一个基马尔巴夏石膏像，也让他吃掉；最后一次，有人拿来一个委尼泽洛斯①像，又让他吃了。隔壁是安东尼斯开的理发店，挂在门前的一块牌上写着绯红大字："兼拔牙"。再过去是瘸子狄米特洛斯的肉铺，那里写着："埃洛底雅德保证供应新鲜牛头肉"。每星期六他都杀一头小牛。在杀之前，他给牛角上涂金，额上画彩，脖子上系上红带，然后牵牛跛行过街，作一番广告。在同一块地方还有驰名的柯斯坦底斯咖啡馆：一个窄长的大厅里散发着咖啡香和水烟筒的味道。而到了冬天则是鼠尾草花香扑鼻。墙上挂着镇上引以为荣的三大幅石印人像：一边是在热带树林中的热纳维埃夫②的半裸体像；另一边是肥胖的维多利亚女王，长着一个乳母的硕大胸脯；中间是基马尔巴夏，灰色眼睛，目光凶狠冷酷，头戴卷毛羔皮帽子。

这里都是些善良的人，劳动者，好当家，——一个富裕的乡村，它的阿嘎也是个好心肠的人，十分喜爱拉吉酒、像麝香和广藿香这样浓烈的香气和坐在左边丝绒垫子上的那个胖乎乎的土耳其少年。阿嘎注视这些基督徒就像牧人看到羊群吃得饱饱的而感到愉快似的。

"这些都是良民，"他心里想，"今年他们又给我的食物贮藏室装满了复活节的礼物：干酪、芝麻饼圈、奶油圆球蛋糕、红鸡蛋……其中有一个，愿真主保佑他！给我送来一罐乳香，为的是让尤素福嚼了小嘴的味儿好闻……"

① 委尼泽洛斯(1864—1936)，政治家，曾任希腊政府总理。

② 巴黎市守护女神。

阿嘎满怀温情地看了一眼那俊俏的胖孩子——后者怡然自得地嚼着乳香。当他想着贮藏室装满了的好东西，细雨一直在下着，雨水使石头发亮，公鸡打起鸣儿来，小尤素福坐在他脚下嚼乳香，满意地咂着嘴，他一时感到情不自禁，抬起头来想唱阿马内，可是唱不出来。他转过身来看护卫，招呼他吹响喇叭，让人们肃静；然后他又转身对小尤素福说：

“给我喝点什么，尤素福。我给你祝福！给我唱那‘人生如梦，阿门，阿门！’唱吧，要不我该气闷死了。”

胖孩子不慌不忙地把乳香从嘴里拿出来，把它贴在光着的膝盖上，再把脸靠在右手上，就唱起他的阿嘎所喜欢的那曲悲歌：“人生如梦，啊呀，啊呀！”

充满激情而又温顺撩人的声音像鸽子咕咕叫般时起时落。阿嘎合上眼睛沉浸在如此令人心醉的境界中，以致他在歌唱阿马内的整段时间里都忘记了喝酒。

“阿嘎，他今日情绪好！”柯斯坦底斯边给客人端咖啡边说，“多亏拉吉酒！”

“多亏尤素福！”货郎兼乡邮员扬纳科斯狡黠地笑着纠正说。他蓄着一圈连鬓短胡子，有一双猛禽似的眼睛。

“不如说多亏盲目的命运之神把他造成阿嘎，而把我们造成基督徒，”神父的兄弟哈金尼科里斯低声说。

这人干瘦，戴眼镜，是乡镇小学教师；他说话时，那又大又尖的喉核一上一下。他激动起来，提到祖先的过去，不胜感慨。

“有一个时期，”他又说，“这些土地都是我们希腊人的。轮子转了，拜占廷人来了；他们原来也是希腊人，是些基督教徒。轮子又转了一下，穆斯林人来了……可是耶稣复活了，祖国也要复活！去吧，柯斯坦底斯，给希腊独立的战士斟酒！”

这时，阿马内唱完了；土耳其少年又把乳香放进嘴里，一面咀嚼一面又堕入睡乡。军号又响了，异教徒们又可以任意欢笑和喊叫了。

元老会议五人之一，风暴船长出现在咖啡店门口。他高个子，体格健壮，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水手，在黑海航行多年，跑遍所有的码头，载运俄国小麦，贩运私货。他那副皱纹很深的棕褐色面孔上一根毛都不长，只有两只小黑眼睛在放射光芒。他老了，他的船也陈旧了；一个夜晚，在特拉布松海上，船触礁撞碎了。风暴船长，没有了船，精疲力尽，对什么都感到厌烦，于是回到乡镇来，放量饮酒，等待自己生命最后一息的到来。他见的太多，对什么都厌倦了，他这样说。其实，他精力衰竭而又羞于承认。

这天，他穿上他那双水手的大皮靴，黄色防雨衣，戴上真正卷毛羔皮的帽子，拄着根粗大的拐棍。两三个老乡站起来请他喝杯拉吉酒。

“我没有时间，我的朋友，连喝一杯拉吉酒都没有时间，”他回答说，“耶稣复活了！我到神父那里去，在那里开会。过一个小时，召唤你们谁，谁就来吧。画个十字就来。你们知道我们今天有工作。请你们哪位去喊一下那做鞍具

的潘内尤提斯；有他那撮魔鬼胡子，我们准需要他。”

他停了一下，接着递了个狡黠的眼色说：“要是他不在，就上寡妇家去找他。”

众人哈哈大笑。可是老赶骡的克里斯托菲斯站了起来，他是个在青年时代为爱情付出过代价的人。

“有什么可笑的，你们这帮糊涂虫？”他喊道，“他是对的。干得好，潘内尤提斯！甭听他们的！人生是短促的，死亡是长久的。”

胖屠夫狄米特洛斯摇晃着他那新剃过的头说：

“上帝保佑我们的寡妇！鬼知道卡特林娜让我们少戴了多少顶绿帽子！”

风暴船长笑着插话说：

“行啦，小伙子们，别吵了！每个村镇都得有这么个人物，才叫品性好的女人不惹麻烦。这就有点跟路边的喷泉似的。过路人渴了，要是没有泉水解渴就得挨家敲我们的门要水喝。”

他转过身去，看见小学教师，便说：

“你还在这里啊，哈金尼科里斯？你也是元老委员会的呀，我们有会。你把咖啡馆当作教室了？别演讲了，走吧。”

“我是不是去啊？”老克里斯托菲斯向周围递眼色说。“我跟犹大打过交道。”

可是风暴船长已经吃力地拄着拐棍上路了。他这天不大自在。风湿病又在折磨他，他一夜没有合眼。一大清早就把两三大盅拉吉酒当药喝了，可是不顶用。一直疼痛不

止，风湿连拉吉酒都抵抗不住了。

“狗日的，”他低声说，“我要是不怕难为情的话，我就叫起来了；也许这样会减轻我的疼痛。可是我的自尊从不允许我这样做。我得迈稳步子朝前走，还得装出笑的样子。要是我的拐棍掉在地上，就得把它捡起来。真见鬼！咬着嘴唇吧，风暴船长！戗风驶去，对着浪直冲，当心！别丢人！人生不过是一阵狂风，它会过去的！”

他前后摇晃，嘟哝，诅咒。他停下来，看看周围：没有人注视他。他叹了口气，感觉轻松了些。他抬头望去，穿过树木，在乡镇的制高点上有座蓝色百叶窗的白房子。那就是神父的住处。

“这个鬼教士，怎么会异想天开把房子盖在那个高处！”他低声抱怨着，又开始攀登。

在神父家里，两位绅士已经来到，盘腿坐在长沙发上，静静地等待着人们按照习俗送来咖啡、清水和果酱。神父走到厨房去吩咐他的独生女玛利奥里。少女把杯盘和果酱罐放在托盘上。

靠近窗户的贵宾席位上坐着狼泉镇的首席元老。他出身于一个古老家族，贵族气派，富人神态，穿着呢料长裤、绣金线坎肩，食指上戴着一枚粗大的金戒指——他的图章，上面刻着交织在一起的乔治·帕特里雅齐亚斯开头两个字母G·P。他的两手肥胖绵软，像一双主教的手。他从来没有劳动过，有一群仆人和佃农为养活他而辛劳。他体态丰盈：臀部宽阔像匹牝马；腹部褶皱悬挂；三重下巴垂到毛茸

茸的丰满胸膛上。他掉了两三只门牙，这是他形象的唯一缺陷。他讲话时，结结巴巴，含糊不清。而这个缺点却给他增添了权威，因为这就逼着听众洗耳恭听去理解他的话语。

他右边，谦卑地蜷缩在角落里的一个人，干瘪、肮脏、脸庞消瘦、满眼眵目糊，手上结着老茧。这是全乡最富有的人——老拉达斯。七十年来，他耕耘、播种、收割，栽种油橄榄、葡萄，他躬亲耕作，挤这土地，吸取它的最后一滴血。自从他还是个顽童的时候，他就没有离开过它。他贪得无厌地向土地夺取收获，要求它的产量百倍增长，而从未说过一句“感谢上帝！”。他总是低声抱怨，从来不满足。到了晚年，土地已不能使他满足。感觉到死之将至，他急于在他有生之年把世界吃掉。他向乡民放高利贷。生活困难的人把葡萄园、耕地、房屋抵押给他。票据到期，他们无法偿付，就拍卖财产，于是老拉达斯就把它们吞没。

他总是埋怨，从来不吃饱。他妻子光着脚走路。他让她生了个女儿，可是女儿病倒那天没有及时请医生，竟然看着女儿死去。“城离得这么远，”他说。“请一个医生来花费太大了！而且，这些人究竟懂得些什么？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这里有个神父，他懂得一些土药方，我付他药钱再买上一份敷圣油。我女儿会好的，这样我可以少花点儿钱。”可是神父的软糖药剂服下去不管用，敷圣油也不起作用；女孩子十七岁那年死去，这样从他父亲那里解脱出来。在老拉达斯方面，他却省了一大笔嫁女儿的费用。女儿死后几个月的一天，他算了一笔帐：“陪嫁的财产：大约多少。嫁妆、

桌椅：多少。还得请亲戚参加婚礼，给这些人预备不寻常的饭菜；肉、面包、酒：多少……”把数目加起来，开支巨大；他女儿活着的话就会使他破产。“况且，她死了又怎样呢？我们都要死嘛……她躲开了人间的许多麻烦：丈夫、孩子、疾病、洗刷……她是幸运的，上帝宽恕她吧！”

玛利奥里端着托盘进来。她垂下视线向绅士们行礼，然后走到那位老爷面前。她面色苍白、大眼睛、细长眉毛，把两条棕色大辫子在头上绕成一个发冠。老绅士舀了一满勺的樱桃酱，然后举起杯来，看着姑娘说：

“祝你早日成婚，亲爱的玛利奥里！我儿子等得不耐烦啦。”

神父的女儿同他的独子米舍里斯订了婚。神父颇以这门亲事为荣，并且一想到不久的将来会添个外孙，心里就美滋滋的。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着急，这该死的孩子！他说他受不了啦……”老人笑着加上两句，一面向姑娘递眼色。

姑娘的脸红到耳根。她气得发疯，但不敢回嘴。

“为了他们的婚事！”戈里哥里斯神父拿着一瓶麝香葡萄酒走进来说。“基督和圣母为你们降福！”

神父是个粗暴而身体健壮的人，在饮食上自奉极丰。他的胡子分开两岔，身上有一股香火味。他看见女儿脸红，为了转移话题，便问道：

“你的养女莱尼奥，你什么时候把她嫁出去啊，如果上帝愿意的话？”

莱尼奥是老绅士和他的一个女仆的私生女。他把她许给了他的忠实牧人——温柔的曼诺里奥斯，二人已订了婚，他还把曼诺里奥斯在对面圣母山上放的一群羊作为陪嫁。

“就这几天，要是上帝愿意的话，”他回答说。“莱尼奥说她着急。她乳房发胀，他们想养个儿子。这姑娘那天跟我说，东家，五月快到了，我们得快点儿了。”

老绅士哈哈大笑，下巴颤动起来。

“五月是驴交配的时候，”他接着说。“莱尼奥有道理，应该快点了。尽管他们是仆人，可都是人啊。”

“曼诺里奥斯是个好小伙子，”神父说。“他们的生活会幸福的。”

“我也喜欢他，他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似的，”老绅士肯定地说。“当时我到圣潘特雷蒙修道院去第一次看见他，大概是十五年前了。修道院院长在他的住处接待我。曼诺里奥斯真正是个天使，就差没有翅膀了。我可怜他。我不忍心让这么一个俊美的孩子，像个太监似的枯萎在修道院里。我去到他服侍的那位曼纳西斯老神父的小室。这神父瘫痪多年了。我对他说：‘神父，我请求你一件事；如果你答应的话，我给修道院献一盏银灯。’老神父答复说，‘除了曼诺里奥斯以外，你要求我什么都行。’‘可是神父，我要的正是他。’老神父长叹一声说：‘我爱他犹如自己的孩子。我对他无可指责。我是个残废人，一个被一切所遗弃的人。陪伴我的只有他一个人。每天晚上，我都给他讲苦行者和圣人的故事。他受到教育，同时我也可以消磨时间。’‘神父，’我反驳

他说：'让他踏入社会，生儿育女，生活，等到有朝一日他看破红尘，就会去当修士。'在我一再坚持下，终于说服了他，我就把孩子带走了。现在我把莱尼奥许配给他。愿他走好运！"

"他还要给你添外孙呢……"老拉达斯冷笑说。

他用勺子尖往嘴里送进一粒樱桃，一面嚼着一面喝一口麝香葡萄酒，并表示祝愿说：

"为了我们生意兴隆！上帝保佑我们不饿死！今年葡萄和麦子的长势不好，该倒霉了！"

"上帝是伟大的！"神父的雷鸣般的声音插了进来。"上帝是伟大的，老拉达斯；振作起来！勒紧腰带，不要过度：吃太多是有害的。不要那么慷慨，不要把财物都分给穷人，像你做的那样。"

老绅士哈哈大笑，声音震动了整个屋子。

"施舍施舍吧，基督徒们！老拉达斯要饿死了！"他装作哭的样子伸出他的大手来仿佛在乞求。

大家听见楼梯吱嘎作响。

"瞧，风暴船长来了！"神父说着就站起来去开门。"等一等，玛利奥里，别走，给他拿点东西来。我去拿一杯水和拉吉酒；他看不上葡萄酒。"

船长在门口停了一会儿，缓一口气。他笑着进来，可是满头大汗。出现在他后边的是小学教师。他追赶上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拿着一顶贝雷帽扇风。这时神父拿着一瓶拉吉酒回到屋子里来。

“朋友们，耶稣复活了！”船长向三个人打招呼说。

他咬紧牙关，尽可能轻地坐到长沙发上去。然后他转身对那姑娘说：

“玛利奥里，我不要果酱，也不要咖啡。这些是给妇女老人预备的。这小杯子，你们管它叫水杯的，对我来说就行了。为了你的爱情！”他说着举起杯来一饮而尽。

“今天是个庄严的日子，”小学教师呷着咖啡说。“等一会儿，人们就来了。得赶快做出决定。”

玛利奥里拿了托盘走出去。神父插上门栓。他那被太阳晒黑的面孔骤然显示出一种先知般的威严。他的一双眼睛在浓眉下放射光芒。这是个食量大、能喝酒的教士。欢快时语言粗野，发怒时好动手打人。到他这把年纪，看见女人仍感到血液沸腾。他的神志仍为情欲所左右。但当他做弥撒，伸出手臂为人祝福或诅咒某人时，一股灵气就吹到他身上来，于是贪吃、嗜酒而又粗鲁的戈里哥里斯神父变成了一位圣洁先知。

“各位乡绅兄弟，”他用低沉的声音开始说，“今天是一个庄严的日子；上帝看着我们，听着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说的，他都记在本子里，你们要当心！耶稣复活了，可是在我们的心上，在我们的肉体里，他还在受难。兄弟们，让他也在我们身上复活吧！老爷，你忘掉一会儿人世间的东西吧。你从你的土地里得到坐享其成的东西，对你和你家里人来说，都够多的了；你吃、喝，享受过度了。你暂时超脱一下现实生活，帮助我们做个决定吧。你呢，老拉达斯，在这

个庄严的日子，你就别想你的油、酒和你那些箱子里堆积的金币了。至于你，我的弟弟，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你的思想从来没有沉沦在吃喝、金钱和女人上；你的思想和上帝，和希腊是相通的。可是你呢，船长，顽固不化的罪人，你在整个黑海犯下大罪。你今天下个决心想着上帝，帮助我们做出个明智的决定。”

船长恼火了。他大声说：

“神父，扯什么过去的事儿！上帝会裁判的！要是我们能像你似的随便说话，我们对你也有的是可说的。”

“说吧，神父，可你说话得当心；你是对乡绅们说话哪！”大地主皱着眉头发言了。

“我对着一些蚯蚓说话！”教士气恼地大声叫喊。“我也不过是一条蚯蚓。不要打断我的话；乡里的人很快就要来到，所以必须事先做出决定。那么听我说吧！这是多少代人传下来的地方老风俗，每七年一次在全体乡民中选出六名男女，在复活节前一周，重新体现耶稣受难。六年已经过去，我们进入了第七年。今天我们这些乡绅们需要在我们的同乡中挑选出适当人选扮演彼得、雅各、约翰三大使徒，扮演加略人犹大和罪人抹大拉的马利亚，而最重要的——上帝原谅我——是选出一个能够在整整一年里保持心灵纯洁的人去充当受难的耶稣。”

神父停了一下，喘一口气。小学教师抓住机会发言；他的喉结开始上下跳动。

“老人们管这叫神秘的仪式，”他解释说，“从圣枝主日

在教堂门廊开始，直到圣周瞻礼七午夜耶稣复活在教堂前广场上结束。不信神的人有戏剧和马戏，我们有神秘的仪式。”

可是戈里哥里斯神父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

“行啦，行啦。这些我们都知道，教师！让我把话说完。让传说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今后我们将亲眼看见，亲手摸到耶稣受难。瞻仰的游客从地区的四面八方拥来，在教堂周围露营。他们在整个圣周中捶胸痛哭，然后随着耶稣复活，欢乐和跳舞就开始了。许多奇迹在这些日子里出现，你们记得么，兄弟们？有许多罪人哭泣，懊悔。有不少富裕地主忏悔他们得了不义之财，而为了使他们的灵魂得救，把一个葡萄园或是一块田产送给教堂，你听见了么，老拉达斯？”

“接着说吧，神父。你别往我园子里扔石头，”老拉达斯生气地反驳说。“你这一套跟我使不上，放明白点儿。”

“我们今天聚会，”神父说下去，“是为了在神灵的启示下从乡民中挑出几个人来，我们要责成他们在神秘仪式中扮演角色。大家坦率地谈吧；每个人都说出他的看法！老爷，你是元老中资历最高的，你先谈，我们静听。”

可是船长赶着发言：

“我们有个现成的犹大：潘内尤提斯，那吃石膏的！没法找到比他再合适的了！一副凶恶的脸，天花留下的麻子；强壮的手，真是一只猩猩！我在敖德萨就见过这么个家伙。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是红色

的，就像魔鬼的一样。”

“还没有轮到你哪，船长，”神父用严厉的声音提醒他说。“别那么着急；别人在你前面。好啦，老爷？”

“我跟你说什么呢，神父？”帕特里雅齐亚斯回答说。“对我说来，我只希望一件事：你们让我儿子米舍里斯扮演耶稣。”

“不可能！”教士断然打断他的话说。“你儿子是个青年有产者，一直养尊处优，长得胖胖的。耶稣又穷又瘦。这对不上号，对不起。另外，米舍里斯能承担得起这么艰苦的角色么？他要被鞭打，人们要给他戴上荆冠，放到十字架上。米舍里斯受得了么？你想让他病倒么？”

“而且最要紧的是，”船长又插话了，“耶稣是金黄色头发，而米舍里斯的头发、胡须都是乌黑的。”

“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们有了，”老拉达斯冷笑着说，“就是寡妇卡特林娜。她什么都全了，这个妖精淫荡、漂亮，金黄色长发垂到膝盖。我有一天看见她正在院子里梳头。该死的！她能把主教都给勾引去！”

船长张口还要说些粗鲁的话，可是教士盯了他一眼；这个光下巴的无须老汉又把唾沫咽了下去。

“坏角色，犹大、抹大拉的马利亚，都容易找到，”教士说。“可是好的呢？我等着你们提哪。哪里去找——上帝原谅——一个和耶稣一模一样的人？不过至少在外貌上总得大致有些相像。多少天，多少个星期以来，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事，不止一次我夜里合不上眼睛。可是上帝怜悯

我，似乎终于找到了。”

“那么是谁啊？”老地主气恼地说。

“你要是允许的话，老爷，那就是一个你们家里的人，你对他也是喜爱的：你的牧人曼诺里奥斯。这个青年性情温和，说话温柔；他会读会写，在修道院呆过；蓝眼睛，金黄色的小胡子，就像人们画的耶稣。而且他十分虔诚。每到礼拜天，他都下山来望弥撒。当他领圣体忏悔时，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一点过失。”

“他有点儿头脑简单，”老拉达斯尖声反驳说。“他看见鬼魂了。”

小学教师进一步表示赞成：

“而且他能忍受鞭打、荆棘刺伤和十字架的沉重负担。再说他是牧人。这点也很值得重视。耶稣不就是人群的牧人吗？”

“好啦，我答应了，”老绅士经过片刻思考后说道。“可是我的儿子呢？”

“他当使徒约翰再合适不过了，”神父用热烈的语气说。“一个良家子弟，长得丰满，黑头发，杏眼，正是为人所喜爱的使徒的样子。”

“至于使徒雅各，”小学教师一面胆怯地望着他哥哥，一面提议说，“在我看没有比开咖啡店的柯斯坦底斯再合适的了。外貌粗鲁、生硬，说话暴躁，性情固执。这不正是人们描写的这位使徒吗？”

“可是他有老婆，他一举一动都得看他老婆的脸色，”船

长插话说。“使徒也有老婆吗？跟我说说，大学者。”

“别拿神圣的事开玩笑，”神父发火说，“你现在不是和水手们在船上耍贫嘴。我们议论的是宗教仪式。”

小学教师鼓起勇气说：

“在我看，货郎扬纳科斯当使徒彼得挺合适。他低额头、短下巴、鬈曲的头发已变得花白。他发完火一下子又平静下来，像火绒似的，着了一会儿就又灭了。可是他有副好心肠。我看乡里没有比他扮演这个角色更合适的人了。”

“他有点贪财，”老绅士摇了摇头说。“可是他毕竟是个买卖人，这是必然的，关系不大。”

“听说，”老拉达斯从齿间发出嘘声说，“他老婆是被他杀死的。是被他闷死的。”

“造谣！”神父大声说。“这事应该问我！他老婆有一天贪吃，把一大碗鹰嘴豆吃了。吃了以后口渴得厉害，喝了一壶水就胀死了。你胡说要遭受天罚，老拉达斯！”

船长最后说，“那她活该了。谁叫她喝水呢？她要是喝拉吉酒不就没事儿了吗！”

“我们还需要一个总督彼拉多和一个大祭司该亚法，”小学教师接着说。“这两个人看来不易找到！”

神父看着帕特里雅齐亚斯用柔和的声音说，“我们找不到一个比你再好的彼拉多了，老爷。别皱眉呀。彼拉多也是一位大老爷。他仪表堂堂，是一位真正的老爷，很注意外貌整洁，胖乎乎的，脸颊下垂。毕竟是个善良人。他为了拯救耶稣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而到了最后，为了不

当杀人犯的同谋者，他在众人面前拿水洗手。不要拒绝，老爷。我们要给仪式增加声势。想想乡镇将发挥的影响，想想群众一听说帕特里雅齐亚斯老爷扮演彼拉多就都赶来观看的情景。”

于是老帕特里雅齐亚斯露出微笑，然后就不作声了。

“老拉达斯演那出名的该亚法，”船长喊道。“哪儿去找比他更合适的呀？神父，你自己有时也画画，跟我说在圣像上画该亚法是什么样的。”

“可是……”教士琢磨着怎么回答。他画的模样就是和拉达斯差不多，瘦得皮包骨头，肮脏，面颊深陷，鼻子发黄……

“他的唇髭有的地方脱落了吗？”船长接着开玩笑问。“他连一杯水都不肯舍给乞丐吗？他怕把鞋底磨坏，用胳膊夹着鞋走吗？”

“我走啦！”拉达斯一下子跳起来大声说。“该轮到你坐在被告席上了，光脸蛋的老水手！我们还需要个太监吗？”

“我留在这儿候补，”船长笑着反驳，并装出捻胡子的模样。“谁知道？我们是凡人，我们都老了。说不定今年，蓄着小胡子的拉达斯本人，或是彼拉多老爷，两个人当中会死一个。那么我就代替他的位置，免得让神圣仪式黄了。”

“你们另找一个该亚法，我这话说定了！”老吝啬鬼喊道。“我得去浇园子，我走啦。”

他朝门口走去。可神父跳了起来，伸开双臂拦住他。

“你上哪儿去？”他说。“人们就要来啦。你不能走。我

们不能成为众人的笑柄!”

然后他用温和的语气说:

“你应该,你也应该做点牺牲。想一想地狱:如果你为这件急公好义的事替我们出力,你的许多罪恶都将得到宽恕。我们找不到一个比你更合适的该亚法。你就干吧。上帝将把这事记入本子里。”

“我不当该亚法!”老拉达斯大惊失色,大叫起来。“你们另找别人。至于你说的什么记功本子……”

他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完,乡民就拥上了楼梯。神父拔去门闩开门。

“耶稣复活了,绅士们!”十来个乡民齐声说,用以表示敬意。他们先后将手按在胸上、嘴唇上和前额上,然后挨着墙排成一行站着。

“确实,他复活了!”绅士们回答道。他们坐到长沙发上,盘起腿来。

族长老爷从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乡民们。他们每人抓了够卷一支烟的烟叶。

“欢迎你们,孩子们,”教士说。“你们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他拍了拍手,玛利奥里走了出来。

“玛利奥里,给这些小伙子们一点儿喝的。为了庆祝复活节,还送他们每人一只红鸡蛋。”

他们干了杯,每人都接过红鸡蛋,等候着。

“孩子们,”教士捋着他那叉开的胡须开口说,“昨天做

完弥撒，我跟你们说了我们等待你们去做什么。明年复活节，我们乡要举行大祭仪式，所有的人，不分大小，你们都要出把力。你们全都记得六年前我们度过了一个怎么样的圣周：门廊下有人嚎啕大哭，令人心碎的哀号，而后复活节的礼拜天，爆发出什么样的欢乐！大蜡烛点燃起来，人们互相拥抱，我们所有的人一面跳圆舞，一面唱'在死者当中耶稣复活了'！我们全都成了兄弟！来年的耶稣受难和复活节一定要做得这么好，而且比这更好。你们同意吗，兄弟们？"

"同意，神父！"乡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有你给赐福！"

"上帝赐福！"教士站起来接上话碴儿说。"我们，乡绅们从乡里选出了这年耶稣受难时将扮演使徒、彼拉多、该亚法和耶稣的人。以上帝的名义，柯斯坦底斯，到前面来！"

咖啡店老板卷起了他的围裙，把角儿塞进宽红腰带里。

"柯斯坦底斯，我们选你扮演使徒雅各——基督的严峻伴侣。这是个重大的神圣使命，必须体面地完成它，不能给使徒抹黑。从今天起，你就要成为一个新人。你善良，但要变得更善良，更正直，更和蔼，更经常去教堂。从今以后，少往咖啡里掺大麦粒，不要再把剩下的杯底搀和到酒里卖，别再把香糕一块切成两块，半块卖一块的钱。而且注意不要再打老婆，因为从今天起，你就不仅仅是柯斯坦底斯，而且是使徒雅各。你明白了么？回答：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柯斯坦底斯红着脸退回墙根。他本应说："我没有打老婆，是她打我，"可是他感到羞愧。

“米舍里斯哪儿去了？”教士问。“我们需要他。”

“他在厨房里跟你女儿说话，”扬纳科斯答道。

“你们把他叫来，”戈里哥里斯神父吩咐说。“该你到前面来啦。”

货郎朝教士走了一步，吻教士的手。

“扬纳科斯，扮演使徒彼得的重任落在你身上。要注意！抛掉邪念，这是一次洗礼。扬纳科斯，我以主的名义给你施洗礼，你现在就成为使徒彼得了。你识些字，读读福音书，就知道彼得是怎样的。我也要给你讲解。你很固执，可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你要同过去决裂，走上一条新路，上帝指引的路：卖东西不要缺斤少两，不要拿死猫当兔子卖，不要拆人家的信窃取秘密。你听见了么？回答：我听见了，遵命。”

“我听见了，遵命，神父，”他急忙回答，迅速退回墙根，生怕这个魔鬼教士把他的丑事全部当众抖搂出来。

可是戈里哥里斯对他还有恻隐之心，没有再说下去。于是扬纳科斯便鼓起勇气提出：

“神父，我向你请求一件事……我想在福音书里说还有一头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圣枝主日那天，耶稣是骑在驴上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一头驴：我希望这时用我的那头驴。”

“照你的意愿办，彼得，让你的驴也进天堂！”神父答道。众人哈哈大笑。

这时，米舍里斯进来。他胖乎乎的脸长得像朵玫瑰似

的清鲜绚丽，耳朵边夹着一朵花，手指上戴着一只订婚金戒指，全身穿着用绸缎做的衣服。他方才把玛利奥里的手握在自己手里，现在面颊还红着。

“受宠爱的孩子来了！”神父带着骄傲的神情看着他的未来女婿说。“我们一致指定你扮演耶稣的使徒约翰。这对你来说是极大的荣誉和欢乐，亲爱的米舍里斯。这就要你去安慰耶稣，跟随他直到最后，直到上十字架，当其他使徒都散去后，耶稣把他母亲托付给你。”

“有你的祝福，神父！”米舍里斯说。他高兴得脸都红起来。“我很小的时候在圣像上看见这位使徒就钦佩他了。他年轻，漂亮，温和，我喜欢他。谢谢你，神父。你有什么要给我指点的吗？”

“没有，米舍里斯。你的灵魂就好像鸽子那样纯洁，你的心里充满着爱。你不会丢使徒的脸。我给你祝福！”

神父略微沉默了一下，他用一双鹰眼把乡民们挨个打量一遍，接着说：

“现在得找出一个加略人犹大！”

乡民们接触到这锐利目光时不禁颤抖起来。每个人都小声说：“上帝呀！救救我吧。我可不愿意当犹大。”教士的目光盯着吃石膏人的红棕色胡子。他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潘内尤提斯，走过来！我得要求你干一件事。”

潘内尤提斯像一头想甩掉轭的牛似的晃动他那宽大的肩膀和脖颈。一时他真要喊出来：“我不走过来！”但这些

绅士们在场，把他震慑住了。

“请你吩咐，神父！”他像一头熊似的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向前去答道。

“我们要求你做的并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神父这样道出他的开场白，“可是你不能让我们为难。因为你虽然外表粗暴，不招人喜欢，可你的心是温柔的。你就像一颗杏仁：外壳有石头那么硬，可是藏在里面的是甜果仁……你听见我跟你说的了么，潘内尤提斯？”

“我听见了，我不聋，”他答道。

同时，他的一张麻子脸红涨得发紫：他已经明白了要他干什么，而这些花言巧语和奉承让他恶心。

“没有犹大，就没有耶稣受难，”教士说，“而没有耶稣受难就没有复活节。所以乡里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去扮演犹大的角色。我们抽了签，抽签结果是指派了你，潘内尤提斯！”

“我不当犹大！”吃石膏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一面握紧拳头。

红鸡蛋攥碎了；因为煮的是溏心蛋，蛋黄在潘内尤提斯的手里流开来。

族长老爷跳了起来，挥动长烟袋管威胁着大声说：

“造反了！这里谁都不能想怎样干就怎样干！这是元老会议，不是圩场。元老们做出决定，就算数。其他人只有服从。你听见了吗，吃石膏的？”

“我尊重元老会议，”潘内尤提斯辩驳说，“可是别要求

我出卖耶稣！我拒绝！”

老爷喘着大气，想说，但气得说不出话来。船长利用这吵闹的时候再给自己斟上一杯拉吉酒。

“你弄拧了，你全弄拧了，潘内尤提斯，”戈里哥里斯神父用尽量柔和的声音接着说。“并不是要你去出卖耶稣，傻瓜。你去装扮犹大，假装出卖耶稣，好叫我们，我们去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再让他复活。你思想缓慢，可是好好想想，你就会明白了。为了拯救世界，耶稣需要受难；而为了耶稣受难，他就得被人出卖……这样你懂得了，为了世界得救，犹大是必不可少的，比任何别的使徒都重要。事实上，要是少了一个使徒，这无关大体；可是缺了犹大，事情就办不成了……在耶稣之后，犹大是最重要的……你明白了吗？”

“我不当犹大！”潘内尤提斯还是这样说，一面把鸡蛋在手中揉碎。

“你们想让我当犹大，我不愿意；就是这话！”

“行啦，我的好潘内尤提斯，就给我们干这件事吧，”轮到小学教师说话了。“演犹大，你的名字将永远被人记住的。”

“老拉达斯也恳求你哪，”船长揩了一下自己的嘴插话说。“关于你欠他的钱，他答应不催你还。他说还不要你的利息……”

“你别搀和到别人的事儿里去，船长！”老守财奴气得喊起来。“我什么都没说。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吧，潘内尤

提斯。我没有说不要利息。”

大家沉默下来。只听到潘内尤提斯的急促呼吸声，他像在爬山似的气喘吁吁。

“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船长说。“让他把这事儿在脑袋里再想想，琢磨琢磨，消化消化。这种事不能就这么猛一下子说通的。演犹大不是件小事。需要思考和拉吉酒才能解决问题。曼诺里奥斯哪儿去了？我们得说他的事儿啦。”

“我们看见他正在向莱尼奥甜言蜜语哪；没法儿把他拉来！”扬纳科斯说。

“我来了！”曼诺里奥斯红着脸报到说，悄悄地走进房间站在角落里。

“请吩咐，老爷们，绅士们！”

“走过来，亲爱的曼诺里奥斯！”戈里哥里斯神父用甜蜜的声音说。“到前边来，我给你祝福！”

曼诺里奥斯走向前去，吻神父的手。这个青年金黄色头发，俊俏而羞怯，衣衫破旧。他身上散发出百里香和奶味；一双蓝眼睛天真无邪。

“曼诺里奥斯，你接受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教士用庄严的声调宣布。“上帝挑选了你，让你用你的身体，你的声音，你的泪水重现《圣经》的光辉……你将戴上荆冠，受到鞭笞，背上十字架，忍受苦难。从今天起直到明年，直到复活节前一周，你脑子里只能有一个思想，唯一的一种思念：怎样使自己能与背上十字架这个非常沉重的任务相称。”

“我不称职……”曼诺里奥斯颤抖着低声说。

“谁都不称职，可是上帝挑选了你。”

“我不称职，”曼诺里奥斯重复说。“我订了婚；我接触过女人；我思想中有罪；再过几天我就要结婚了……我怎么能背上耶稣的非常沉重的负担呢？”

“不要违抗上帝的旨意，”教士用严厉的语气反驳说。“当然，你不称职，但神的恩宠是原谅、宽恕和挑选。它挑选了你，你就从命吧，不要说什么了。”

曼诺里奥斯不再作声，但他既惊又喜，心脏跳动剧烈。他朝窗外望去。雨已停，原野辽阔宁静，雾气腾腾，雨后的草木格外青翠。他再向上看，又是一惊：一条五彩缤纷的巨大长虹横跨云端，接连天地。

“遵从上帝旨意！”曼诺里奥斯把手放在胸前说。

“现在三位使徒到前边来！”戈里哥里斯神父吩咐说。“你也到前边来，潘内尤提斯！不要害怕，我们不会吃你。走上来，接受祝福！”

他们四个人都站到前面，在曼诺里奥斯左右排成一行。教士把双手伸到他们头上。

“上帝赐福！”他说。“愿你们受主的精神感召！如同春天的花蕾脱颖而出，你们的心即使像木头一样硬也将开花吐絮！愿奇迹出现，当信徒们在圣周看见你们的时候，他们说：这个是扬纳科斯么？那个是柯斯坦底斯么？另一个是米舍里斯么？不，不是。这个是彼得，是雅各，是约翰！在看见曼诺里奥斯头戴荆冠攀登各各他时，他们惊慌失措……又一次地动山摇，日月无光，神殿在他们心中崩裂！他们的

眼睛被泪水洗净，他们忽然发现我们全都是兄弟！而耶稣不是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复活，而是在我们心中复活！诚心所愿！”

三个使徒和曼诺里奥斯感觉全身出了冷汗，膝盖发软，支撑不住。他们一阵惊骇，仿佛有一只秃鹫在他们头上展开双翅。他们本能地伸出手去摸索，拉住旁边人的手；他们这样结成一条链锁，联合起来抵御灾难。唯独潘内尤提斯紧握双拳，不肯把手伸向旁边的人；他注视着房门，急待收场。

“现在你们走吧，”神父对他们说，“耶稣赐福你们！在你们前面开始了一条新路；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你们画十字吧，上帝保佑你们！”

他们依次向教士屈膝并向绅士们行礼，然后鱼贯而出。绅士们随即站了起来，舒展他们麻木了的手脚。

“感谢上帝，”那位老爷说，“一切经过顺利。你真有办法，神父；我们解决了难题，又没有失去面子。真是幸事！”

可是当绅士们出门时，船长拍着腿大笑起来。

“嘿嘿！我们忘了指派抹大拉的马利亚呀！”他喊道。

“别担心，船长，”绅士老爷咽了口唾沫说。“我把她叫到我家去，跟她说……我猜准能让她答应……”他微笑着添上这么一句。

“老爷，要是你跟她私通，要是你害怕上帝的话，”神父说，“那么你就先干再跟她说。一旦她已成了抹大拉的马利亚，那就是犯了大罪，你明白吗？”

"幸亏你提醒我，神父，"绅士喘了一口气，仿佛刚逃脱了一场大难。

"让我们全都见鬼去！"风暴船长咕哝着说。这时他独自一人吃力地拄着拐棍走下坡去。阿嘎约他中午陪伴吃饭喝酒，他朝着那官邸走去。"该死的，这桩事要求有一颗纯洁的心，可这里是罪恶之地！

"神父！一名酷税吏！他开了个药铺，把它叫做教堂，把耶稣拿来做零售生意。这个江湖骗子扬言能治百病。'你有什么病呀？''我撒谎了。''耶稣一克；几块钱。''你呢？''我偷了人家东西。''十克；多少钱。''你呢？''我杀了人。''哦！倒霉的家伙，这是重病。在今晚临睡前服用耶稣半斤。可这价钱很贵：你得花多少多少钱。''您打个折扣吧，神父，行吗？''这是定价。付款吧；不然的话，你得到地狱的最底层去。'他给他看房里的画，上面画着在火焰中拿着钩叉的恶鬼。顾客吓得全身颤抖而解开钱袋。

"那老族长么？真正是一头猪，从头到脚就是个肚子。连他的脑袋都装满了下水。要是把他一生中狼吞虎咽吃下去的全都放在一边，再把他从上下排出的放在另一边，那便形成两座山。这样等他去见上帝时，就带着这一左一右的两座山去。

"小学教师哈金尼科里斯呢？他是个半拉子人，一个可怜的家伙！穷、丑、胆小、戴眼镜。而尽管如此，他却把自己看作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戴一顶纸壳儿帽子，给孩子们的

脑袋里塞一些无稽之谈。嗐，这有什么奇怪？他是个教师嘛！

“老拉达斯呢？是个吝啬鬼，简直没有一点自尊心，他坐在他那些盛满酒的桶、油缸和面粉袋上挨饿。一天晚上家里有客人，他跟他妻子说：‘老伴，煮一个鸡蛋，我们五个人吃饭。’他省吃省喝，打赤脚，衣服破破烂烂，为什么？为的是留下万贯家财死去！多么可悲！

“那我呢？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如果不想弄脏你的手，就用个镊子！而不要直接碰我，狂食暴饮，纵酒作乐，盗窃，通奸，在我一生中有多少次！我哪儿来的工夫干这么多的事儿？多亏我的手、脚、嘴和大腿！它们干得好，值得我给它们祝福！”

风暴船长一面说着他的独白，一面用拐棍敲击铺路石，不觉已来到了山坡脚下。他因为出汗，摘下贝雷帽，拿在手里。他在阿嘎宅前停下来，啐了一口唾沫。这是平息胸中怒火的一种习惯动作。这就使他觉得是朝着整个土耳其啐唾沫，举起一面小小的自由旗帜，获得片刻的解放。

他啐了唾沫，消了消气再敲门。一桌美馔佳肴，他将吃饱喝足。阿嘎为人慷慨，用丰盛的食物待客。他们用湿餐巾缠头以防头痛，用啤酒缸子般的大杯喝拉吉酒。

木鞋的碎步声从院子里传来，门开了。阿嘎的一个驼背老女佣玛莎面有愠色地迎着船长说：

“你要是信耶稣的话，船长，那么就别再喝醉了。我够了，真受不了啦！”

船长笑着摸了摸那驼背说：

“别担心，好玛莎，我们喝不醉。即便醉了也不呕吐；要是吐的话，你就给我们拿个盆儿来。我们不会把地板弄脏。我说话算话。”

他说着就昂首走进门内。

第 二 章

傍晚，曼诺里奥斯和三个被指派的使徒，一面谈着话，一面朝着离乡镇不远的伏伊多马他小湖漫步。他们寻找大自然中的一个幽静去处彼此交心。他们每个人心里都不平静，有如在领圣体后感觉到的一种神秘的颤抖。

毛毛雨不下了。树和石头闪烁发光；田野喷放着湿土的芬芳。杜鹃啼鸣，声音既欢快，又带有嘲弄的意味。太阳已失去威力，只给予大地温和的同情和抚爱。一切都那么柔美可亲。雨珠仍在树叶上颤动；世界在雨后的潮温空气中又哭又笑。

有好长一阵子，四个同伴在路上沉默无语。他们在菜园中间的小径上踩着湿草向前走。树木开花。柠檬树上的白色花朵在深绿叶丛中闪烁。人们以为还在复活节的前夕，大地载着花朵和泪水，就像受难日那天大家放在耶稣身上的花束似的散发着香气。暖风使嫩芽萌发，连最细小的枝杈都欢快地吐出新芽。

柯斯坦底斯打破沉默：

“神父让我们背上一副沉重的担子，愿上帝帮助我们把它挑起来！上一次，你们记得么？扮演耶稣的是查拉朗比

斯执事，他办事有条不紊，是个有妻子儿女的人。而他身体力行，追随耶稣的踪迹；为了无愧于背起十字架的使命，他在一年里的实践是如此认真，以致失去理智，抛弃一切，去了特雷比宗特附近的苏美拉圣乔治修道院当修士。他家破人亡，妻子死了，孩子们在街头讨饭。你记得吗，曼诺里奥斯，查拉朗比斯执事？”

然而曼诺里奥斯保持沉默。他听了柯斯坦底斯的话，但心不在焉，沉浸在深邃的冥想中，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他从童年起所渴望的，从那个夜晚他坐在曼纳西斯神父脚下，听他讲述圣徒们的生平和奇迹以来，发过多少次的愿，现在上帝赐予他了。那就是跟随神圣殉道者的足迹，摒弃肉体的诱惑，为信仰耶稣而献出生命，带着荆冠、十字架和五颗钉子之类殉道的工具进入天堂。

“你说我们是不是也会变成疯子？”米舍里斯故意逗趣地笑着问道，以掩盖内心深处模糊感到的不安。“你说我们当真把自己看成使徒吗？上帝啊，保佑我们吧！”

“我怎么知道？”扬纳科斯摇头回答说，“人是一具微妙脆弱的机器，很容易失常。只要一个螺丝钉松掉……”

他们走到伏伊多马他就停了下来。湖边芦苇茂密，野鸭在深色的湖水中嬉戏。两只鹳展翅飞翔，平静地越过他们的头顶。太阳西落。四人沉默不语。暮色在这远离尘世的湖泊降临，但他们谁都没有注意观看。他们的精神被一些不寻常的思虑所占据，心不在这里。

扬纳科斯终于说话了：

“确实，柯斯坦底斯，这是个非常艰难的沉重任务。上帝原谅！我染上了一些坏习惯，现在怎能戒掉呢？不缺斤少两，不拆信，戈里哥里斯神父说……他以为就这么容易……不缺斤少两，又怎么赚钱，使自己有朝一日富得像别人似的。要是不看人家的信，你跟我说，我怎么消磨时间。自从我老伴死了，我就上了这个瘾，并无恶意，上帝保佑！可是为了解闷……世界上只剩下了这一件乐事，还有我那头驴驹子——愿它幸运！我没有别的乐趣。当我在各村转了一趟回到家里就把门锁上，烧开一壶水，用热气把信封口熏开。我看了一封封的信，知道了这个人那个人在干什么事；然后我把这些信再封上，第二天早晨送出去。可现在神父跟我说……该死的，仿佛狼一下子就能变成羊！上帝原谅！”

米舍里斯沾沾自喜，抚摸着自己的小黑胡子。他不曾从缺斤少两中占便宜，从未偷看过别人的信。戈里哥里斯神父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缺点；他踌躇满志。他从衣袋里掏出烟盒，递给同伴们；四人各自卷了一支粗粗的烟卷。他们点上烟，抽起来，又觉得恢复了平静。

可是米舍里斯忍不住要表露出他内心的自满：

“至于我呢，神父说，我不需要改变我的任何习惯，像我这样就不会损害使徒的体面。”

他说这话时，已感到难为情而红了脸。可是已经晚了，话已说出口。

曼诺里奥斯转过身来严厉地看着他。牧人原来不打算

说什么，因为米舍里斯是他东家的儿子。但是他想起来从这一天起，他就不只是曼诺里奥斯，而且是个高得多、伟大得多的人了。于是他大胆反驳说：

“可是，少东家，谁知道阁下是不是也得改变一些过去的习惯？比如说，少吃些，想一想乡里那些挨饿的人；少摆阔气，戴细布帽子，穿绣花坎肩，崭新的鞋罩，想想那么多没有衣服穿、冬天挨冻的人；不时打开你的钱柜，打开你家的门，给予穷人……你是富有者，上帝保佑！”

“要是我父亲猜到我向人施舍的话，那可怎么办？”米舍里斯想到这里就害怕起来，便说道。

“你二十五岁了，你是个成年人，不是孩子了，”曼诺里奥斯回答说。“而且，在你父亲之上有耶稣。他是真正的父亲；只有听从他的旨意。”

米舍里斯显出惊愕的神态朝他的佣工看去。这人如此大胆地讲话这还是第一次。“自从挑选了他演耶稣，他仿佛当成真的了，”他心里想。“我去让父亲叫他安分一点。”他恼火地扔掉烟卷，但没有说什么。

“我们得买一本福音书，”柯斯坦底斯建议说。“我认为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走什么路。”

“我们家里有一本大福音书，是我祖父传下来的。”米舍里斯说。“是用猪皮装订的，封面是木头的，好像一扇堡垒的门。而且还有锁和大钥匙。打开它的时候，就有进入一座古老城市的感觉。我们每星期天都到我家聚会，大家一起来读吧。”

“可是在山上我也得有一本，”曼诺里奥斯提出。“直到如今，我单独一个人，闷得很。我捡些零碎木头刻成汤匙、拐棍、烟盒、圣徒、山羊，总之想到什么就刻什么……我消磨时间。可现在……”

他没有说完就沉思起来。

“那我呢！”扬纳科斯接着说，“当我跟我那头驴到各村去转，在梧桐树下休息的时候，我要是有一小本福音书翻开读读倒是不错……你要说我从里面悟不出什么大道理来！可这有什么关系，哪怕学到一丁点儿也好嘛！”

“最需要它的是我，”柯斯坦底斯突然说道。“当我老婆开始喊叫、我失掉耐性的时候，我就得打开它，使我平静下来。然后对自已说：我受的痛苦和折磨比起耶稣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要不……对不起，扬纳科斯，就是你妹妹，真是穷凶极恶……有一回，她拿着一把叉子朝我扑来，要弄瞎我一只眼。那天，她端起煮着扁豆的锅，追着我要把锅扣在我脑袋上。我心想：不是她把我宰了，就是我把她宰了。可是一旦我读了福音书，她爱怎么喊就让她怎么喊去！”

扬纳科斯笑起来。

“可怜的柯斯坦底斯，”他用同情的口吻说，“上帝知道我的心是怎么向着你的！可是必须忍耐，每个人命中注定有一个妻子。那么就容忍下来，别说什么了。”

“麻烦的是，”柯斯坦底斯接着说，“我认字困难。每个字母都跟我作对，真伤脑筋。”

“这没有什么，”曼诺里奥斯向他保证说，“这样还好。你

念出一个音节，那就懂得整个词的意思了。使徒们也都是些不识字的普通人；他们大多数是渔民。”

“使徒彼得识字吗?”扬纳科斯急切地问。

“我不知道，”曼诺里奥斯答道，“我不知道，我们得问戈里哥里斯神父。”

“还得问问他，要是彼得打鱼，他是出卖还是分给穷人，”扬纳科斯低声说。“当然他卖鱼不会缺斤少两。可是他卖不卖鱼？问题就在这里。他卖还是送人?”

“我们还得读圣徒行传……”米舍里斯提议说。

“不，不!”曼诺里奥斯反对说。“我们这些人都很单纯，我们会把什么都搅混了。我在修道院的时候读过这书，差点儿把我弄得精神错乱。那里说的是沙漠、狮子、可怕的疾病——尤其是麻风。他们身上满是脓疮和蛆，或是硬化成龟壳似的。要不就是诱惑，以美女的形象来纠缠他们……不，不！只读福音书!”

夜幕降临，他们在湖边慢慢地走着。如此奇特的交谈在他们还是生平第一次。仿佛在他们身上涌出了一股清新的泉水，它要在坚硬的老地壳上开出一条路来……他们在脑海里反复琢磨戈里哥里斯神父那些奇特的话：“愿你们受到神灵的感召!……”这神灵是一股风么，是吹过来的?一股风把树吹起来，就像今天晚上似的，一股潮湿的暖风使干枯的树枝苏醒？灵性是不是就像这风似的掠过我们的心灵?

四个同伴都在思考，试图揭穿奥秘。可是他们谁都不愿意开口问问旁边的人。而他们却感觉到，在他们内心深

处有一种被这个苦闷所折磨而产生的说不出的快感。

沉默持续着。他们看着天黑下来。金星在地平线上闪烁。青蛙在湖边发出欢快的叫声。阴影笼罩圣母山葱绿的柔和斜坡——曼诺里奥斯的小木屋就在那里，他为东家放牧羊群。对面是一座名叫萨拉津纳的荒山，由淡紫变成深蓝色。坡上许多岩洞像是一个个张开大口的黑窟窿。可是山顶上，一块在巨大悬崖中显得特别小的乳白色东西在闪烁，那就是墙壁新粉刷过的艾利亚先知小教堂。下面的湿泥土上，芦苇丛中，一只萤火虫，肚子上不时发出亮光在等待雄萤。

“天黑了，我们回去吧，”米舍里斯说。

扬纳科斯走在前面，忽然停下脚步，把手放到耳朵上。大家听见杂乱的踏步声、嘈杂声和击鼓般的隆隆声……不时有人大声呼喊，似乎是为了鼓舞士气或是发出号令。

“你们瞧……你们瞧，伙计们！”扬纳科斯喊道。“怎么从地里冒出这么一大群蚂蚁？好像是一个游行队伍。”

他们睁大眼睛，想弄清昏暗中是些什么东西。伸延得很长的一支队伍，穿过麦田和葡萄园。其中有男有女，他们在奔跑，好像见到前面有村镇就加快了步伐。

“你们听见了么？”米舍里斯说。“好像他们在唱圣诗。”

“他们更像是在哭泣，我听见了呜咽声，”曼诺里奥斯说。

“不，不，他们在唱圣诗。别出声，好好听听。”

他们一动不动，竖起耳朵静听。在宁静的夜晚，大家

这时听到清越的古老战歌："主啊，拯救你的百姓……"

"这些是基督徒，我们的兄弟！"曼诺里奥斯喊道。"我们去欢迎他们吧！"

四个同伴跑了起来，队伍的前锋已经到达乡镇最边上的房屋那里。家犬跑在路上狂吠。各户人家都敞开了门，妇女们依门眺望，男人们嘴里嚼着东西跑出来。这正是吃晚饭的时候，狼泉镇的居民都在进餐。他们一听见歌声、哭泣声、脚步声，一下子都站起身来。

曼诺里奥斯和三个使徒这时来到了。他们在落日的余辉中看见这一情景。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瘦骨嶙峋、晒得黝黑的教士，浓乱的眉毛下两只大眼炯炯发光，下巴上蓄着稀稀拉拉的灰白胡子。他腋下夹着重重的一本镶银的福音书，肩上佩着襟带。在他右边是一名彪形大汉，双颊上的黑胡须下垂，手举金绣圣乔治像的教堂旗帜。他后边有五六个瘦得皮包骨的老人，手捧大型圣像。然后是叽喳叫嚷、叫苦不迭的一群妇女、男人和儿童。男人们背着包袱和各种工具：锹、铲、镰刀；妇女带着摇篮、支架、洗衣桶。

"你们是谁，基督徒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当群众在乡镇的广场上散开的时候，扬纳科斯站到神父面前问道。

"戈里哥里斯神父在哪儿？"神父用嘶哑的声音问道。"绅士们在哪儿？"

他转身朝着带有惊愕和不安的神情跑来看他们的乡民说：

"我们都是基督徒，兄弟们；不要害怕！我们是被迫害的基督徒，希腊人！把本乡的绅士们请来吧，我们有话要同他们谈……把钟敲响吧！"

妇女们精疲力尽，倒在地上。男人们卸下身上的东西，擦着脸上的汗水，一声不响，注视着他们的神父。

"那么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老爷爷？"曼诺里奥斯向一位身上背着沉重口袋的皓首老人问道。

"不要那么着急，小伙子，"老人答道。"稍等一等。福提斯神父会跟你们说的。"

"你的袋子里装的是什么，老爷爷？"

"没有什么，小伙子；是我自己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把口袋放下来说道。

教士站得笔挺，把福音书紧抱在胸前。一个男人跑到钟楼上，抓住绳子使劲敲钟。两只受惊的猫头鹰从梧桐树上飞起，在黑暗中消失。

阿嘎酩酊大醉，出现在阳台上。他仿佛看见广场上布满了人，可都不是本乡的居民。他耳朵嗡嗡作响：有的地方人们在喊叫，或是哭泣，或是唱歌——他无法辨别清楚。这阵吵闹声使他恼火。那不是钟声吗？他转过身来问船长：

"来这里看看，该死的船长！来替我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广场上聚集这么多人？这嘈杂声和这钟声是怎么回事？要不兴许是我在做梦？"

船长出来了，头上缠着一条白毛巾。每当他和阿嘎一起开怀痛饮，他都采取这一预防措施，因为据他说，拉吉酒

会使头颅爆裂。他不时解下毛巾，放在盆里浸浸凉水，然后再把它重新缠在滚热的头上。

阿嘎弯下身去，睁大眼睛。他仿佛看到下面梧桐树周围的男男女女和旗帜。

“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死的船长？”阿嘎又问。“你明白吗，下边在干什么？”

“是一些人！”船长答道。“至少我看着像。那你说呢，我的阿嘎？”

“我也看着像是一些人……他们会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想干什么？要不要把他们从村子里赶走，还是由他们去？我是不是拿着鞭子下去？你说呢？”

“别为这事犯愁，阿嘎！喊叫，拿着鞭子下去，着一阵急有什么用？由他们去吧，我们接着快活我们的……我们再干一杯怎么样？”

“我的小尤素福！”阿嘎呼喊。“把我的宝贝、靠枕、杯子和大肚瓶子酒给我们拿来。来瞧瞧，你也瞧瞧，尤素法奇①，这是些异教徒，他们就要争吵起来。”

“戈里哥里斯神父在哪里？”福提斯神父又一次问。“绅士们在哪儿？就没有一位基督徒去把他们找来吗？”

“我去！”曼诺里奥斯答道。“你耐心等一等，神父！”

他转身向米舍里斯说：

“麻烦你去叫你父亲。告诉他来了一些基督徒，他们被

---

① 尤素福的爱称。

人从家乡赶了出来，跪到他脚下恳求帮助和保护。他作为族长是有义务的。我呢，我跑去找戈里哥里斯神父。你呢，柯斯坦底斯，你快到老拉达斯那里去；告诉他有外乡人来了，他们拿出东西来贱卖，因为他们在挨饿。你得跟他把这说明白，不然他就不会来。那你呢，扬纳科斯，你去找船长；告诉他来了一些海上遇难的人，他们从黑海来，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才投奔这里来……还有，在经过的路上，找一下小学教师，叫他也来，告诉他是些希腊人，他们遇了难！”

一个小孩子喊道：

“船长在那上边，正跟阿嘎喝酒哪。瞧，不就在阳台上吗！他脑袋上缠着一条毛巾，看得出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族长睡着了，在打鼾哪，”有人打趣说。“连大炮都轰不醒他。”

大家转过身来，看见寡妇卡特林娜气喘吁吁地来了，她长得丰满动人，戴着一条有大朵红玫瑰花的绿色新头巾，两颊绯红。她用胡桃叶擦过的雪白牙齿在厚嘴唇间闪耀。

“他睡着了，上了七重天，在打鼾哪，”卡特林娜笑着说，一面眯着眼睛看曼诺里奥斯。“用不着叫人去了，曼诺里奥斯！”

曼诺里奥斯转过身来看她，心里一惊，垂下视线。“这只母老虎，吃男人的母老虎……走开！”他心里说。

寡妇故作媚态地痴笑着靠近他。她身上散发出麝香味，像一头兴奋起来的野兽。可是在她后面出现沉闷的呼

啸声，她转过头一看，是潘内尤提斯正怒冲冲地用阴森的目光盯着她。他也准是跑来的，气喘吁吁，一张麻子脸变得通红。

“走吧，出发！”曼诺里奥斯匆忙喊道。

四个伙伴沿坡路跑去，消失在阴暗的小巷里。

潘内尤提斯气得发疯，咬紧牙关，朝着卡特林娜迈了一步，又迈了一步。

“你这婊子，你上那糟老头子家干什么去了？”他低头向着她肩膀吼叫，气得全身发抖。“你在他家干什么了？你这婊子，我吃了你！”

“我可不是给你吃的石膏！”寡妇冷笑着反驳说。

她钻进人群，走到那举旗子的大汉旁边。

这时候，神父在他带领的人群中踱来踱去，大声重复说：

“鼓足勇气，孩子们！鼓足勇气，绅士们就要来了，戈里哥里斯神父也要来；苦难结束了。在上帝的帮助下，我逃脱了死神的魔爪。我们将又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安顿下来；我们的种族一定不会灭亡，一定不会灭亡，兄弟们；它是永恒的！”

响起一阵欢快的喧嚷声，犹如蜜蜂的嗡嗡声。妇女们解开她们的短上衣，给哭哭啼啼的婴儿喂奶。那个彪形大汉把旗帜放在地上。百岁老人脸上露出笑容，用一只结满老茧的手去抚摸他的袋子。

“感谢上帝，我们又可以安家了！”他画着十字低声说。

这时，乡民们气喘吁吁地从各条小巷走出来。几个老婆子也混在人群中。狗叫累了，跑去闻这些新来的人。敲钟人抓紧绳子，继续一下又一下地使劲拽；他心里感觉轻快。

这是个明净的夜晚，满天星斗，一望无垠。外乡人抱有信心地等待着决定他们命运的绅士们的到来。在这宁静的时刻，大家听到卵石间的潺潺流水声倍感欣慰。

"嘿！该死的船长，给斟上酒！"阿嘎边听着水声边说。"我们生活在梦里，这工夫我们很幸福；斟酒吧，别让我们醒过来！等异教徒们打起架来，就打个招呼，我好拿着鞭子下去。"

"放心吧，阿嘎。到时候我准招呼你。我看着哪！"

"叫护卫拿着号来；我兴许用得着他。尤素法奇给我点烟。"

尤素福把镶着琥珀球的长管烟斗点着。阿嘎闭上眼睛，抽了一口烟。他在长管烟斗、大肚酒瓶和小尤素福陪伴下，盘腿安坐在软垫上慢慢进入甜蜜的梦乡。

曼诺里奥斯回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伸开双手喊道：

"让开！让开！兄弟们！神父来了！"

男人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妇女们叹息着抬起头。旗帜在教士身旁竖起。老人们捧着圣像在前面排列成行。福提斯神父画了个十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等候，低声说：

"上帝赐恩！"

米舍里斯也回来了，走到曼诺里奥斯那里，在他耳

边说：

“他睡着了，在打鼾；我怎么都叫不醒他。他喝多了，也吃多了。我摇晃他；他没有一点动静。我大声喊，他什么都听不见。我毫无办法。”

然后，柯斯坦底斯来了，气愤地说：

“那肮脏老头子是条真正的狐狸！他嗅出了这对他来说是个圈套。他回答我说他有事，不能来。他还说，如果为拥入村里来的衣衫褴褛的人募捐的话，他一文钱也没得给。别来敲他的门，他是不会开的！”

扬纳科斯是最后一个回来的，他说：

“我找到小学教师了，他正在看他的一堆废纸。他说看完了就来。他还说，戈里哥里斯神父办事总错不了。”

“这些就是本乡的头号人物了！”曼诺里奥斯低声叹息着说。“一个打鼾，一个喝醉了，一个在看书，而那个老守财奴像母鸡孵蛋似的看守着他的金币……可是戈里哥里斯神父快来了；我相信他。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上帝通过他的口传达旨意。”

在人群中，一个骨瘦如柴、脸色发青的年轻妇女发出一声尖叫，头就耷拉到胸前。连续三天，她一点东西没有吃。她过惯了富裕人家的安逸生活，这时活力已消耗殆尽，将要死去了。

“打起精神来，德斯皮尼奥，打起精神……”围在左右给她扇风的妇女们对她说。“我们到了一个富裕乡村。大家去给你找吃的去了，好让你恢复体力。打起精神来！”

可是她摇了摇头，翻了个白眼就合上眼睛了。

骤然欢呼声起，群情激动。

“他来了！ 他来了！”

“那是谁来了，船长？”阿嘎睁开沉睡的眼睛问道。

“我跟你说过，不要大惊小怪的，阿嘎……你在天堂里，就别出来了。我在门口看着，我会招呼你的。我猜是戈里哥里斯神父来了。”

阿嘎笑起来。

“这群人里也有个教士吧？”他问道。

“有一个，”船长一面再给自己的杯中斟满酒，一面答复。

“那好呀，我们瞧热闹吧。你会看到两个教士打起架来。我发誓，神父就像女人似的。他们蓄着长发，一旦他们中间有两个遇到一起就互相揪头发。护卫哪儿去了？让他下去叫他们喊大声点，我好听得清楚。”

这时，潘内尤提斯追上寡妇，走到旗帜旁边。

“我吃了你，不要脸的！”他又朝着她低声吼叫。“你来这儿，钻在这些人里想干什么？回家去，快！走，滚！我跟着你去。”

寡妇转过身来，非常气愤地对他说：

“那么说，你就连一点人心都没有？基督徒们遭受灾难，你就无动于衷？你对这些饥饿的人就不觉得可怜？”

她又背过身去。可是她实在忍受不了对方的辱骂，又转过头来回敬他一下：

“犹大！”

尔后她随即消失在难民群里。潘内尤提斯觉得他脚下的地在旋转。他一阵眩晕，好像有一把匕首插进了他的心脏。他扶着旗杆，站在那里，弯下腰去，张开嘴，等待着大地停止旋转，以便离去。

呼声四起：

“来了！他来了！戈里哥里斯神父来了！”

群众站起来，看见那神父。他身材高大，容光焕发，气派十足，身穿淡紫色教士长袍，在鼓鼓的肚子上系着一条黑色宽腰带和一个大银质十字架。这位在狼泉镇代表上帝的戈里哥里斯神父面对着饥饿的群众。

男男女女都跪了下来。瘦骨嶙峋的神父张开双臂，向前迈了一步，准备去拥抱他那肥胖的同事。可是这位同事皱起双眉，伸出一只肥大的手，予以制止。他用冷酷的目光向衣衫褴褛、饥肠辘辘、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扫射了一遍。这一番景象是不合乎他口味的。

“你们是什么人？”他以严厉的声调问道。“你们为什么离开你们的家乡？你们来这里要干什么？”

听到这些话语，妇女们不作声，孩子们跑去紧紧抓住母亲的裙子。狗又吠起来。船长在阳台上竖起耳朵。

“神父，”难民们的神父以一种平静而坚定的语调说，“我是福提斯神父，一个叫做圣乔治的遥远乡村的教士。你看见我周围这些人，都是上帝托付给我的。土耳其人烧了我们的乡村，他们把我们从我们耕种的土地上赶出来，把抓

住的人都杀掉。我们这些人是从虎口逃出来的，是带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离开的。耶稣引领着我们，我们跟随他的足迹。我们想寻找新的土地安顿下来。”

他沉默片刻；他嗓子干了，说话吃力。

“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基督徒，”他接着说。“我们是希腊人；这是个伟大的民族；我们不能消失！”

船长醉醺醺地趴在阳台上，听到教士的干哑而激昂的声音。酒劲慢慢消失，他的头脑也开始清醒。

“是啊，真的，”他心里想，“我们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民族！多么顽强！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勇气？真像章鱼！人家割断它们的一只腕足，两只腕足，就又长出新的来！”

他把缠在头上的毛巾拿下来；他的头部滚烫，冒着水蒸汽。他再把毛巾放在旁边的水盆里浸湿，重新缠在头上，感到凉快些了。

福提斯神父接着高声说：

“我们不会消灭！我们生存了几千年，还要生存千万年。今天有幸见到你……向你致敬，戈里哥里斯神父！”

“这神父真是个领袖！”风暴船长心想。“多么高的热情，多么充沛的力量，多么大的勇气，这家伙！对海发誓，我相信他是对的……我们希腊人是一个永存不朽的民族。人家把我们赶出家园，烧毁我们的房子，杀死我们的人，可是我们顶住了！我们拿着圣像、饲料槽、支架和福音书上路，到更远的地方去定居！”

他骤然眼泪盈眶，全身靠在阳台边上，高呼：

“好样的，帕帕弗莱萨斯[1]！”

有些人朝阳台望去，然而这声音淹没在神父的演说所引起的喧嚣中。妇女们一想起她们的房子被焚烧，就发出尖声呼叫。儿童们想起他们过去吃的面包，都哭起来。

可是，喧闹声骤然停止；戈里哥里斯神父举起了他的一只大手。

“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来自上帝的旨意，”他大声说。“他从上面俯视地下；他手里掌管着一个天平，衡量着功德和过失。他让狼泉镇富有，而使你们的乡村陷入悲伤。上帝知道你们犯了什么罪恶！”

他停顿了一下，以便使群众有时间去理解他刚说的话的严重性。然后他又伸出一只手来，用严峻的语气喊道：

“好啦，把实话说出来！坦白说出你们犯了什么罪行，值得受到这样的惩罚。”

福提斯神父按捺住胸中的怒火，反驳说：

“戈里哥里斯神父，我也是上帝的使者，我也读《圣经》，我手里也拿着装有耶稣的肉和血的圣餐杯。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是平等的。也许你富有，我贫穷。你有肥沃的草原供你放牧，而我却贫穷得无立锥之地。但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也许我这样更接近上帝，因为我饥饿。那么就请你把嗓门儿放低点，如果你要我答复你的话。”

戈里哥里斯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也感到怒火满腔，可

---

① 一八二一年希腊武装起义时的英雄，原为东正教教士。

是他克制住了。他知道自己错了，况且目睹这一场景的所有乡民都对这个刚烈而毫不退让的外乡教士表示同情，他于是用缓和了的语气说道：

“说吧，神父。跟我们讲讲发生了什么事。上帝在倾听，老百姓都在听你们讲。我们都是基督徒，像你们一样，也都是希腊人。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甚至我们不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去做，以拯救这些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你身上的人们。”

“戈里哥里斯神父，”外乡神父立刻接下去说，“我们在我们乡村那边听说过你的名字。如今看到你本人，我们感到钦佩。我们听到你的讲话，我们感到温暖。你问我灾祸是怎样落到我们乡村的，我现在回答你。请听一听，戈里哥里斯神父；请听一听，绅士们，即使你们不屑于来看我；请听一听，所有狼泉镇的基督徒们……”

曼诺里奥斯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他转身向三个同伴低声说：“我们走近点，好听得看得清楚些。”

“曼诺里奥斯，我想象的使徒雅各就是这个样子……”柯斯坦底斯说。

“那我想象的彼得……”扬纳科斯说。

福提斯开始急促地述说着，仿佛生怕提到过去会唤起人们的伤痛。他带着颤抖的声音从一件往事讲到另一件往事。

“有一天，有人站在村镇的屋顶上喊叫：‘希腊军队来了！我看见了远处的短裙子！’我立刻发出号令：‘敲响复活

节的钟，让所有的人到教堂集合，我要向他们讲话！’可是他们已经跑到坟场去用十字镐挖坟墓。每个人对自己的父亲说，‘他们来了！父亲，他们到了！’他们点燃起十字架上的油灯，把酒浇下去使死者复活。等到他们把死人的事办完才来到教堂集合。这时我走上讲坛，大声说：‘兄弟们，孩子们，希腊人来了，天地会合了。所有的人，男人和妇女们都拿起武器吧！把土耳其人赶走，把他们一直赶到地狱里①！’

曼诺里奥斯在神父耳边悄悄说："小声点，神父，小声点！阿嘎就在阳台上，他全听见了。"

正在这时候，阿嘎惊跳起来。他原来在沉睡，但他耳朵似乎听到呼喊造反的声音。

"嘿！该死的船长，我可不喜欢这个，"他嘟哝说。"我好像听见……"

"别担心，我跟你说过了，阿嘎。睡吧。我在这儿听着呢。"

"我困着呢，老家伙……可是一旦两个神父对骂并动起手来的时候，就摇晃摇晃我，把我叫醒。我要拿鞭子下去恢复秩序。"

然后他转身对小尤素福说：

"来，尤素法奇，给我挠挠脚掌，好让我睡觉，"他说着就合上了眼睛。

福提斯神父放低了声音说：

① 这是一首希腊民歌中的一句歌词。

“我们把藏在天花板上的武器取下来；我自己挎上子弹带，把所有的人召集到乡村的打谷场上，对他们说：‘孩子们，在出发之前，让我们大家一起唱希腊国歌……’”

这时，福提斯神父又忘乎所以，大声唱起来：

“从希腊人的神圣骸骨产生了自由……”

“声音低点，神父，低点……”扬纳科斯又在他耳朵旁小声说。

但这时从阳台上传来船长粗大嘶哑的声音：

“还像过去那样英勇不屈，致敬，向自由致敬！”

阿嘎动了一下，仿佛一只跳蚤咬了他，随后他又睡着了。

在广场上，大家吓了一跳，抬头向阳台望去。可是船长已重新坐到垫子上，给自己的杯子斟满拉吉酒。

“祝你健康，神圣的希腊，”他用低沉的声音说，“你将统治全世界！”

“风暴船长喝醉了，”柯斯坦底斯说，“他醉得跌跌撞撞。上帝保佑，他可别抓起阿嘎腰带上的手枪把他脑袋崩了！那我们可就遭殃了！”

“那有什么要紧？”米舍里斯在热情冲动中反驳说。“这位神父真打动了我们的心。”

“你们别说话了，伙计们，听吧……”曼诺里奥斯专心致志听了福提斯神父讲话，说道。

戈里哥里斯神父恼怒已极，不断叹气。他心想：“这个衣衫褴褛的教士扰乱人心，真正是个祸害。一定得想个办

法叫他从我这里滚蛋……”

“讲吧，继续讲，神父，”他用一种保护人的口吻说。“你为什么停下来呢？我们洗耳恭听。”

“往下就不要强迫我讲了，神父，”福提斯神父发出低沉的哀怨声，叹息说。“人心不是铁石。它会碎的……”

他泪水盈眶，呜咽使他说不出话来。

船长又趴在阳台上。他用湿毛巾拭眼睛。

“真见鬼，”他低声说，“我又回到童年了。”

“这是上帝的旨意，”戈里哥里斯神父断然说。“不要责难了，这是大罪。”

“我没有责难，”福提斯神父恢复了他原来的声调喊道，“我无所畏惧：我们是永存不朽的。我的心又平静下来了，我继续讲。希腊军队被击败，退却了，我们留了下来，而土耳其人回来了……土耳其人回来了，这就说明了一切。他们烧、杀、强奸，是些地地道道的土耳其人。我把我找到的活人都集合起来：他们就是这些跪在前面的基督徒——我的兄弟们。他们中间只有少数男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我们带了圣像、福音书和圣乔治的旗帜；我们拿了一切能够拿走的东西。我走在队伍前头，长途跋涉就开始了……我们走了三个月，我们被追捕，挨饿，生病。有许多人在途中倒下去了。我们把他们埋葬，活着的再继续上路。每天晚上，我们躺下来，精疲力尽。我鼓起勇气，站起来，给他们念福音书，给他们讲上帝和希腊；我们从中得到安慰和鼓励，第二天早晨又开始前进……我们听说在很远的地方，靠近

萨拉津纳，有个富裕的乡镇叫狼泉镇，那里住着善良的老百姓。我们心想：他们都是基督徒，都是希腊人，他们粮食满仓，有大量的土地，他们不会让我们饿死的。于是我们就来了。狼泉镇的基督徒们，我的兄弟们，向你们致敬！”

福提斯神父拭了一下额上的汗，然后画了个十字，低头吻他拿着的福音书。

“我们没有别的希望，没有别的安慰，只有这个！”他把沉重的银封面福音书高高举起。

众人不寒而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曼诺里奥斯感到头昏，扶着扬纳科斯的胳膊；米舍里斯激动得直揪自己的小黑胡子，尽量忍住眼泪。连潘内尤提斯都觉得鼻子发酸而出现仁慈的念头……寡妇也为基督教会和希腊，为她周围的男男女女，为她自己的罪过和耻辱而哭泣。在阳台上，风暴队长用手捂着嘴，生怕他的呜咽声惊醒在沉睡中的阿嘎。

唯独两个神父没有哭。一个因为经历了那么多的考验，已经再也流不出眼泪了。另一个因为全神贯注在唯一的一件使他操心的事上，就是怎样把这饥饿的人群和他们那个能用激烈语言蛊惑人心的头目除掉。

福提斯神父用比较平静的语气接着说：

“我们中间有些人争先恐后赶到坟场去把他们祖先的骸骨挖出来。他们带着这些骸骨，准备把它们安放在我们新建村的屋基中。请看！这位老人，今年一百岁了。三个月来，他背着的就是这些骸骨。”

戈里哥里斯神父急躁不安起来，说道：

"神父，你说的这些都很好。可是，你们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土地，"福提斯神父答道，"可以使我们安顿下来的一些土地。我们听说你们有多余的土地等着人去开荒。那么让我们去开垦吧。我们去播种，去收割，去做面包，养活我们各家各户。这就是我们要求的，神父！"

戈里哥里斯神父发出一声牧犬般的叫声。这群饿鬼是些什么人，胆敢扬言要进入他的羊圈？他慢慢捋着他的白胡须沉思。男男女女都在洗耳静听。广场陷入一片气氛沉重的寂静中。

阿嘎急躁地坐了起来，问道：

"怎么没有声音了？我不是吩咐他们大声喊么？"

"睡吧，阿嘎，睡吧，"船长回答说。"架还没有打起来。"

"你怎么了？你的声音发颤。你喝醉了么？"

"咳！拉吉酒可不是水。这玩艺儿可有劲了，"船长一面咕哝一面拭泪。

曼诺里奥斯再也按捺不住。这个雇工不知哪里来的胆量，竟敢走到集合起来的全村居民前面发言？他大声喊道：

"神父！听听他们的声音，戈里哥里斯神父！这是耶稣在饥饿，他要求施舍。"

戈里哥里斯神父转过身来，暴跳如雷地说道：

"你住嘴！"

广场上又是一片寂静，但气氛更加沉重。柯斯坦底斯和扬纳科斯走到曼诺里奥斯左右，仿佛来保卫他。米舍里斯大

惊失色，也走了过来。

“去把你父亲叫醒，”曼诺里奥斯对他说。“去吧，他是有人心的。他兴许会怜悯他们。你不可怜他们吗，少爷？”

“我可怜他们……我可怜他们……可是我害怕叫醒我父亲……”

“上帝是应该害怕的，米舍里斯。害怕的是上帝而不是人！”曼诺里奥斯反驳说。

米舍里斯脸红了。怎么他的雇工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他向谁说话？他向谁发命令？他皱起眉头，没有反驳。但他不去叫醒他父亲。

然而，戈里哥里斯保持沉默。他在为把饿狼赶出他的羊圈寻找应当说的话语而绞脑汁。他感觉到他周围的群羊已经动摇，准备离他而去……怎么办？去叫阿嘎吗？可是，如果他把面对死亡并因为拿起武器反对土耳其而逃亡的基督徒交到土耳其人的手中，乡民会怎么说呢？找绅士们来吗？那只有一个老拉达斯是他可以信任的。至于其他人……族长年老昏聩，容易感动流泪，他有可能答应。那个一无所有的船长一定答应，因为他毫无损失。小学教师呢，光会讲漂亮话，讲大道理，脱离实际，连给两头驴分饲料都不会……

“上帝花费很长时间给你启示啊，神父，”福提斯神父不耐烦地说。

“是需要时间，”戈里哥里斯神父咕哝着说，“因为我也对许多人承担着责任，我要向上帝交待。”

“每个人都对世界上所有的人承担着责任，”福提斯神父反驳说，“神父，不要分你的，我的。”

如果只有他们两个人面对面的话，戈里哥里斯神父就会向对方扑上去，掐住对方的脖子；可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怎么办呢？他克制住自己，然而他的沉默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等待着。他终于开口了：

“听我说，神父……”

“我听着，”福提斯神父双手紧握沉重的福音书，仿佛要把它朝对方脸上扔去。

戈里哥里斯神父的头脑还没有明确决定用什么话去答复。正在这个使他感到最急迫的时刻，他所期待的奇迹出现了。年轻妇女德斯皮尼奥发出嘶哑的叫声，倒下死了。她周围的人赶紧弯下身去，想把她扶起来，可是一看都害怕了。她肤色发绿，嘴唇发青，双腿肿胀，肚子胀得像个盛酒的羊皮袋。

戈里哥里斯神父向天举起双臂。他好不容易才掩盖着他内心的喜悦，大声说：

“孩子们，在这个严肃的时刻，上帝自己做出了答复。大家看这个妇女，看清楚了：肚子胀，腿肿，脸全青了。这是霍乱！”

群众慌忙后退。

“是的，霍乱！”戈里哥里斯神父接着说。“这些外乡人给我们乡镇带来了最可怕的灾祸。我们完了！横下一条心吧，想想你们的孩子、妻子、乡镇！并不是由我做决定；决定

是上帝做出的。这位神父要求一个答复，那么这就是答复！”在说这话时，他用手指着躺在广场中央的死者。

福提斯神父把福音书紧抱在胸前。他双手颤抖。他朝着戈里哥里斯神父迈了一步，准备驳斥，可是他愤怒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在阳台上，船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再一次把毛巾浸在凉水盆里。他的血又上了头，脑门子滚烫。他用毛巾绕着两边太阳穴把头缠紧。水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流到他的光下巴上，再流到那让海风把皮肤吹得像皮革般的胸脯。他的神志有些清醒了。

“哈！这老山羊胡子！这脑满肠肥的老神父！”他结结巴巴地嘟哝，“行了！他把外乡神父要了。他硬说是什么霍乱……他不害臊，这个无赖！可是事情不能照你玩的花招这样办！我要下到广场去大声喊叫：你是个骗子，你撒谎骗人！我也是一名绅士，我也是乡村的领导，我也有话要说，我一定要说。”

接着，他摇摇晃晃地朝门口走去，一脚把门踢开。他走到楼梯口上站了站。整幢房子像一艘船遇到大风暴般前后颠簸。照楼梯的灯、挂在墙上的步枪、土耳其弯刀、红帽子，蜷缩在门口睡觉的护卫，所有这一切都和房子一起旋转，连续相撞。他抓住楼梯扶手，向前迈步。他仿佛长了翅膀；阶梯像波浪似的起伏。他一脚踩空了，滚到楼梯底下，头朝下。一阵轰鸣震动了整幢房子。

阿嘎一下子从沉睡中惊醒，坐了起来。

"嗨,船长,那是谁滚下去了?"

在黑夜里,他伸出手去朝四周摸,没有人。他想站起来,却又倒在小尤素福旁边的坐垫上。尤素福睡着了,嘴里还含着乳香。阿嘎的手碰到他那香喷喷的温暖身体。阿嘎满意地笑了。

"我的尤素法奇,"他亲切地说,"你睡了?"

他把头靠着那胖乎乎的胸脯,合上眼睛,进入了极乐世界。

在广场上,戈里哥里斯神父的声音又响亮起来,但变得平静而温和。

"神父,听到你讲述你们遭受的灾难,我心都碎了。你看见了,我们都哭了。我们是张开双臂欢迎你们的。可是就在这时候,上帝怜恤我们,提出了这个可怕的警告,兄弟们,你带来了瘟疫。上帝赐恩,你们走吧,不要毁掉我们的乡镇。"

一听到这话,难民中发出一阵哀号。妇女们捶胸嚎哭。男人们大惊失色,目光注视着他们的神父。狼泉镇的居民吓呆了,看着躺在他们乡镇中央的僵硬的尸体。骤然喊声四起:

"让他们走!让他们走!"

一个老人大声叫嚷:

"拿石灰来,给那得了霍乱的女人撒上,免得污染空气!"

福提斯神父这时说话了:

"兄弟们,不要害怕:这不是霍乱,不要听他的!我们没

有带来瘟疫，我们只是饥饿！这个女人是饿死的，我发誓！”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戈里哥里斯神父喊道：

“大肚子、双下巴的教士，但愿上帝饶恕你；但我是不会的，你这罪行要受到良心谴责！”

“你们走吧，上帝保佑，”狼泉镇的一个老人喊道。“我有儿女，有孙子。不要给我们家带来灾祸。”

乡民们感到人人自危。他们都变成铁石心肠，举起手来高呼：

“走！走！”

“人民的声音就是主的声音！”戈里哥里斯神父两手交叉说道。“你们愿意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愿你们罪有应得！”福提斯神父大声说。“我们走！站起来，孩子们！振作起来！他们不要我们，我也不要他们！地大得很，我们再走远些！”

妇女们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再次背起她们的重担。男人们背起他们的包袱和工具。旗手站到队伍前头。

曼诺里奥斯哭了，他弯下身子，帮助百岁老人把装骸骨的袋子抬起来放到肩上。

“要相信上帝，老爷爷，”他对他说，“不要灰心。要相信上帝……”

老人摇了摇头。

“你叫我相信人吗？”他嘟哝着说。“你没有看见他们吗？这些该死的！”

开始上路时，福提斯神父犹豫了一下。他环顾他那人

人骨瘦如柴、精疲力尽的队伍，心里一阵酸楚。

“狼泉镇的兄弟们，”他说，“假如我只是一个人，假如在上帝面前我只对我自己的生命负责，我就不会卑躬屈节伸出手来。我宁愿让自己饿着死去。可是，我可怜这些妇女和儿童；他们已经支撑不下去了，饥饿就要让他们倒在路上。为了他们，我不顾自己的尊严和自尊心，乞求施舍。基督徒们，请你们布施。我们张开一条毯子，请你们每人往上面投放你们能够给予的：一片面包、给孩子们的一瓶奶、一撮橄榄……我们饥饿！”

两个男人撑开一条毯子走在队伍的前面。

“以主的名义！”教士画着十字说，“我们重新上路吧。孩子们，鼓起勇气！我们还要喝下这杯苦酒。愿上帝保佑。穿过村庄时，我们将挨门乞讨。我们已落到这个地步，不得不如此。我们将呼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把你们多余的东西，要扔给狗吃的东西施舍给我们！孩子们，咬紧牙关，鼓起勇气！耶稣最终一定胜利！”

然后，他转身对戈里哥里斯神父说：

“我们有一天还会见面，戈里哥里斯神父。我跟你约定，在最后审判时会面。那天我们都会来到上帝面前，他将做出裁判！”

卡特林娜第一个走上前去。她解下绣着大朵红玫瑰花的绿色新头巾放到撑开的毯子上。随后她又从身上找出一个小镜子和一瓶香水，把它们也都扔到毯子上。

“我没有别的东西了，兄弟姐妹们，”她哭着叹息说。“我

没有别的了，对不起……”

柯斯坦底斯犹豫一下，随即想起他将扮演使徒的角色，就走进他的咖啡馆，带回一包糖、一盒咖啡、一瓶白兰地、几只杯子、一块肥皂，放到毯子上。

“这是一点小礼物，”他说，“可是出于一颗真诚的心。祝你们路上平安！”

难民挨户乞讨。人们伸出一只手，赶快把东西扔到毯子上，几乎没被看见就缩了回去，关上门，生怕染上霍乱。他们经过老拉达斯门前，门敲不开，窗内的灯光也熄灭了。扬纳科斯和三个同伴带领队伍走了一段路程。他们一再使劲敲门，大声喊道：

“老拉达斯，这些都是基督徒，他们肚子饿，所有的人都给他们一块面包，你也得给点什么！”

但老拉达斯从门后发出恼怒的声音：

“自己还饿着呢，拿什么给啊！”

“你这个不信基督的家伙，我总有一天要跟你算帐！”扬纳科斯举起攥紧的拳头喊道。

“朋友们，让我们到帕特里雅齐亚斯族长那里去！”米舍里斯提议说。

“可是行动得快，”他接着对三个同伴说，“我父亲睡着了，我们进到贮藏室里，我们能拿多少就拿多少。”

“可要是老头子发火呢？”曼诺里奥斯开玩笑说。

“活该！”米舍里斯答道。“发发脾气，对他有好处。走吧！”

四个人高兴地跑了起来，仿佛去抢劫一个敌人的城池似的。

这时候，寡妇回到家里。她感觉凉，肩膀哆嗦了一下。可是她满意地微笑了，心想："有什么要紧。另一妇女披上我的纱巾，她就不冷了。"

突然从她身后传来一声吼叫，她那光着的脖子感受到一股热乎乎的气息，接着有两只大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母狗，我拿我的血汗钱给你买的头巾，你这婊子把它拿去送人。我掐死你！"

街上没有人了，寡妇害怕起来。这个男人的呼吸带着酒气，两只眼睛盯着她，发出既是威胁又是恳求的目光。

"潘内尤提斯，"她低声说，"你是个恶魔。可怜可怜我，我再不这么干了。"

"你这婊子，你为什么叫我犹大？你朝我心口插进一把匕首。你要我可怜你，可你呢，你会可怜我吗？我今晚来跟你过夜行不行？"

他浑身颤抖地期待着，稍顷又发出恳求的声音：

"卡特林娜，你是我唯一的安慰……让我来吧……"

寡妇感觉到被裹缠在这个人的急迫、炽热的欲火中，加上那人的酒气、汗水和眼泪的作用，她不禁发起抖来。

"来吧，"她低声说。

她走在前面，左右摇晃着胯骨，潘内尤提斯气喘吁吁地沿着墙悄悄地跟在后面。

难民队伍来到族长家门前。四个人每人背着一个装得

满满的筐子在那里等候。

“兄弟们，”扬纳科斯喊道，“这些东西你们那条毯子放不下。来四个棒小伙子给我们卸下来！”

“祝你们幸运！”米舍里斯说，“宽恕我们。也宽恕族长老爷！”

“你们都会得到宽恕！”掀起一片欢呼声。一些难民已经把手伸到筐子里，而且用牙齿咀嚼起来。

扛旗子的彪形大汉说：“朋友们，我们要求什么呢？我们要求什么呢？一块面包。就是这个！”

他说着就从筐子里抓了一块圆形大面包。

“老头子还在打鼾呢，”曼诺里奥斯从院子里走出来说。

“他打鼾，他在梦里进了天堂，”扬纳科斯说。在他前面开路的不是四个天使，而是四个大筐子。

他们都笑起来，心情轻松了些。

队伍终于走出乡镇。夜幕笼罩大地，空气清新，略带蓝色并散发出香气。几条狗跟到最后的房舍，停下来再吠两声，完成任务就转头回去了。萨拉津纳山骤然耸立在这些受难者面前，这是一座险峻、陡峭的荒山。

“我们去向神父告别吧，”曼诺里奥斯说。“这不是一位教士，这是摩西引领着他的人群穿过沙漠。”

他们赶快走上去。曼诺里奥斯握住福提斯神父的手去吻。

“神父，”他说，“我相信我们的乡镇是犯了罪的。请代向上帝说情不要给我们降灾。”

教士把一只消瘦的手仁慈地放在曼诺里奥斯金黄色的头发上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孩子？”

“曼诺里奥斯。”

“我不责怪乡镇，曼诺里奥斯。这里的人都很单纯，轻信别人。他们有一个领导，他们听从他指挥。就是这样。可是上帝宽恕我！这个领导是坏的。”

他思考片刻，接着说：

“我刚才做了一个严厉的评判。他并不坏，他冷酷。不幸会使他变得温和。你呢，小伙子，你是谁？”他转身向握着他的手的米舍里斯问道。

“这是米舍里斯，乡镇族长的少爷，”曼诺里奥斯回答道。

“跟你父亲说，米舍里斯，上帝把这四筐子东西记在他为每个凡人掌管着的帐本里，他将在来世给他本利清还。请告诉他这是他的作法，四只筐子将会像‘五个面包和两条鱼’① 那样增多起来。”

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走上前去：

“我叫扬纳科斯，零售商和罪人。这个是柯斯坦底斯，咖啡店主。请给我们祝福，神父。”

福提斯神父把骨瘦如柴的手放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

---

① 典故见《路加福音》。

“现在，孩子们，你们都回家去吧。上帝保佑！”

他环顾四周。黑夜深沉而柔和。枝叶无声无息，星斗满天。巨大的萨拉津纳山在阴暗中在他们面前拔地而起。

“山里有很多窑洞，神父，”扬纳科斯说。“我听说，在古时候，最初的基督徒就生活在这些窑洞里。其中有一个，如今还可以看出在岩壁上画着的圣母和苦像。那大概就是他们当时的教堂。”

“那里还有水，”柯斯坦底斯接着说，“不论冬夏，水都从悬崖上流下来。往上爬一点就可以听见潺潺流水声。还有山鹑。山顶上就是艾利先知小教堂。”

“今晚你就可以在窑洞里过夜，”曼诺里奥斯建议说“满山都是野生灌木丛。你们可以生火做饭。如果觉得可以的话，你们就在那里住些时候喘口气。艾利先知是这山的主保圣人，他喜欢受压迫的人。”

福提斯神父抬头凝视高山，沉思良久。四个同伴深情地望着他那副苦行者的面孔，揣摩着他那波澜起伏的思绪。他的目光投入了一个秘密的寂静的深渊。

蓦地，他画了个十字，做出了决定。

“上帝通过你的嘴说话了，曼诺里奥斯，”他说。“我们到处被人驱赶。那么我们就去和野兽一起住到岩洞去吧。上帝赐恩！”

他举起福音书，为山祝福。

“全能者的创造，”他低声说，“巨大的岩石和你——水，你不知困倦从岩石中涌出，给雨燕和鹰隼解渴；而你——

火，你睡在树皮里等待着人来把你唤醒，为他服务。我向你们致敬！我们是被人追捕驱赶的一群人。野生的雨燕、鹰隼们，怜悯我们，好好接待我们吧！我们带着祖先的骸骨、劳动的工具和人的种子。以上帝的名义！让这些种子在这荒芜的石子地生长，让我们的人在这里定居下来！”

福提斯神父在黑暗中探索，找到了一条小径，转身向等待着的群众喊道："跟我来！”

然后他向四个伙伴说：

“耶稣复活了，我的孩子们！祝你们幸福、兴旺发达！”

“确实，耶稣复活了！”他们回答说。

他们彼此靠拢，还站在那里注视这些受难者沿着小路攀登。队伍由教士领头，旗帜、捧圣像的老人们和背骸骨袋的老人随后，接着是抱着婴儿的妇女，男人断后，队伍在夜幕下很快就消失了。

第　三　章

整整一个星期，耶稣受难日和灿烂的复活节使全乡生辉。家家户户屋里摆满复活节蛋糕和红鸡蛋，园子里花朵盛开。节日的光芒照耀到粗鲁的农民身上：酒醉使他们在几天里忘掉对眼前利益的斤斤计较。整整一个星期，生活摆脱了烦恼的桎梏，变得轻松了。然而这一天，就像一头满心不愿意的牲口，打着响鼻使劲摇晃脑袋，它又被套上颈轭去干日常的活计。

于是，节日刚过后的这天一大清早，扬纳科斯就走进他那心爱的小驴驹子还睡着的阴暗驴棚。棚里散发着潮湿的热气和粪便味，就像自从造物开始在世界上就可以闻到的那股味道。

驴驹子不慌不忙地睁大眼睛，转过头来看他，一看就认出是它的主人。他每天让它背上沉重的驮子，赶着它走村串巷，然后又把它牵回到这个住处——这个小棚子里，给它饮清水、喂燕麦和草料。它一看见他就撅着尾巴欢叫起来。

扬纳科斯走到它跟前，抚摸它那黑光铿亮的臀部、长满白绒毛的肚子和温暖的脖颈。然后他把一只手插进它的一只漏斗形大耳朵里，另一只手抓住它的嘴，把头拉过来，对

它说话：

"尤素法奇（因为怕阿嘎知道，只有当他们俩单独在一起，他才用这个亲昵的名字叫它），节过了，耶稣复活了，咱们这些日子过得不错，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我给了你双份饲料。我给你割来了新长出来的青草让你开胃，而且作为复活节的礼物，我给你一串项链挂在脖子上，好袪邪。我还给你挂上大蒜瓣当作护身符，保你平安。因为你长得漂亮，我的尤素法奇，一些人有毒眼，他们出于嫉妒会对你施魔法。要是没了你，我怎么办？别忘记我们很孤单，只有我们俩，我除了你以外，世界上就没有别人了。我没有孩子；我老婆吃鹰嘴豆吃多了，给撑死了。我只剩下你了，尤素法奇。

"我今天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你一定非常高兴。明年，复活节的时候，村里要演耶稣受难的戏，你已经听说了吧。因为需要一头小驴，我请求绅士们派你，我的尤素法奇，去当这头小驴。耶稣将骑着你进入耶路撒冷。这够多么光荣，你想想！那里将有耶稣、使徒们和你，我的孩子！你将走在前头，你背上驮着神，人们将在你前面的地上铺上爱神木和橄榄枝。

"而且等我死的时候，如果上帝允许，可怜的扬纳科斯进入天堂的话，我将在大门口停下来，吻看门人的手并对他说：'我要求你一件事，彼得，让我的小驴也进天堂。要是不让我们一起进去的话，我就不进去了。'于是那使徒便笑了，摸摸你的臀部，答复说：'去吧，你的愿望得到满足了，扬纳科斯。骑上你心爱的尤素法奇，你们俩一道进去吧，上帝喜

欢驴驹子。'

"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幸福啊，尤素法奇！这是永生！你再用不着背上沉重的筐子，没有负担，没有驮鞍，你在生长着永不枯萎的苜蓿草原上闲逛。草都长得和你的嘴一般高，你连脖子都不用弯就吃得着，我的尤素法奇。每天清早，你就在天上叫吧，你把天使都叫起来。他们哈哈大笑，骑到你背上。他们身子轻得像羽毛，那你就蹦蹦跳跳穿过草地，背着蓝的、红的、紫的天使……就像有一天我在士麦那的集市上看见的一头驴似的，它背着散发着馨香的玫瑰花、百合花、丁香花。

"这天总会来到的，它总会来到的，我的尤素法奇，别担心。可是现在，我的孩子，为了吃饭还得干活。那么就过来吧，让我把驮鞍给你放上，再让你背满满的两筐子货物。我们就出发到各村去转，卖轴线、针、钩针、梳子、香、布、圣徒传，帮帮忙吧，我的尤素法奇，好叫咱们的生意兴旺。咱们是伙伴，甚至是同伙。咱们赚多少，咱们分配公道，你知道：谷子给我，草给你。要是咱们的买卖真正兴旺起来，我就上潘内尤提斯大个儿那里去给你订制一副里边柔软不会伤害皮肤的驮鞍和带红绒球的新鞍辔。

"走吧，开路！我本想叫你画十字。可你不是基督徒，你是一头驴。伸开，把你四条腿叉开，撒尿，然后过来让我给你上驮。天亮了，我的尤素法奇，上帝开恩！"

扬纳科斯把货物驮子放在驴背上，拿起一根棍子和一把招徕顾客的小号，打开门，画了个十字；他们俩精神抖擞，

一前一后，高高兴兴上了路。这是他们节后第一次出来走村串乡。

这是个光辉灿烂的早晨。阳光跳跃着自天而下，照耀着田野、村庄、房舍、路面上的石板。一切在欢笑。扬纳科斯饿了。他从袋子里掏出一大块面包，一把橄榄和一个葱头，心满意足地吃起来。

他那寡妇邻居的门开着。卡特林娜的裙子撩了起来，短上衣的扣子解开了，她正拿着一桶水冲洗门槛。她的一双裸露到膝盖的腿光洁而线条优美；她的乳房像两只不耐烦的小动物似的在胸前跳动。

“一清早就没碰上吉利事儿！”扬纳科斯心想。

他往驴屁股上打了一棍，让它快走。可是寡妇看见他便直起身子，靠在门框上。

“生意好，扬纳科斯！”她笑着大声说。“你知道么，我真羡慕你，邻居？你怎么能够一个人单独过，像只布谷鸟，可又总是乐呵呵的？……我可不行！我不行，可怜的扬纳科斯，我净做噩梦……”

“你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办的么，卡特林娜？”扬纳科斯说，以便转移话题。“一面小镜子？一瓶熏衣草香水？你需要什么？”

一只母羊出现在门口，急切地咩咩直叫。它脖子上系着一条红丝带，双奶胀得鼓鼓的。

“它要我给它挤奶，”寡妇叹息着说，“它的奶太胀了，憋得难受。唉！它也是女人，这可怜的……”

她弯下腰，亲切地抚摸它。

“这就来，这就来，”她对它说，“别这么着急，先让我把门槛冲洗干净，都是你的脏蹄子踩的印！”

她把母羊赶进房里，又转身对扬纳科斯说：

“是呀，我净做噩梦，邻居，”她又叹息着重复说。“瞧，就这夜里，快天亮的工夫，我梦见了曼诺里奥斯。他把月亮切成一片片的让我吃……你，扬纳科斯，你跑过很多地方，听说你还到过士麦拿。你能给我圆圆这梦么？”

“够了，卡特林娜，”扬纳科斯答道。“你行行好，让男人们安静安静吧。你以为我没有瞧见吗，昨天晚上你给曼诺里奥斯送秋波？你现在要进攻这清白的小伙子？你就不怜悯怜悯他吗？他已经订了婚，这可怜的。别把他的事弄糟了。要是潘内尤提斯听到什么风声，他就要把他杀了，你不明白吗？改改你的生活吧，改一改。那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没有跟你说什么吗？他没有跟你说，绅士们决定让你在明年复活节上演的神秘剧里扮演抹大拉的马利亚吗？”

“可我现在已经是了，我的好扬纳科斯，我从现在起就是抹大拉的马利亚了，”寡妇说，一面把上衣扣上，以示严肃。

“有什么必要叫这位老爷向我宣布这件事？这个糟老头子，让他见鬼去！他说什么因为我有金黄色的头发……”

“这个，不是那么一回事，卡特林娜，”扬纳科斯打断她的话说，“怎么跟你说呢，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总之，你甭再跟潘内尤提斯在一块了，可以跟着上帝，从此跟随上帝。

你用香水洗脚，用你的头发把脚擦干净……你明白么？”

“这还不是一回事，傻瓜！你听我说，很多人就说，那大个子潘内尤提斯在某一时刻也是上帝。一个真正的上帝是有血有肉的，不是光说空话！随后他又变回一个扬纳科斯或是潘内尤提斯，或是那个糟老头子帕特里雅齐亚斯。你懂么？”

“我要是懂得的话，那可真见鬼了，卡特林娜……就像老帕特里雅齐亚斯说的，到了世界末日了。”

寡妇气愤地提起水桶把里边的水使劲往门槛一泼，扬纳科斯的脚溅上了水，尤素法奇也抖落溅在耳朵上的水。

“呸！亏你还是个男人，”卡特林娜嘲笑说。“你是个男人，可怜的扬纳科斯，你不会懂得！一路平安，生意好！这你该懂得了吧。”

扬纳科斯拿起棍子轻轻打了一下驴屁股。驴惊跳一下，快步朝前走，主人跑着在后边紧跟，庆幸摆脱了寡妇。

“先上神父那里去，”扬纳科斯心想，“看他有什么要订购的。我要是不从他那里开始，他就该发火了。他说过：‘首先到我这里来，然后再到各绅士家。我在狼泉镇是上帝的代表。’那么就上那头大狼家吧，免得惹麻烦。”

他转过头去看见卡特林娜还继续在她门口洗涮，裙子撩起，身子半裸。

“这婊子！”他低声说，“上帝给了她多么漂亮的大腿、膝盖和乳房让她引诱男人啊！……可怜的曼诺里奥斯，要是落在她的爪子里可就糟啦！”

正当扬纳科斯一边走路一边自言自语时，戈里哥里斯神父身穿淡紫色的袍子，腰系黑丝绒带，光着头，赤着脚，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心情烦躁不安。他喘着粗气，激动地摆弄着主教赐给他的那一长串黑琥珀念珠。

玛利奥里战战兢兢地端着托盘走来。托盘上放着咖啡、面包干和一块奶酪。这是她父亲每天清早习惯于在吃主菜前吃的小吃。和每天一样，一小时后他吃了两只溏心蛋，喝了一大杯陈酒——陈酒是专门给他称之为“宝贝”的肚子存放的。然后他去向主谢恩。

玛利奥里把托盘放在花棚下的石凳上，就去浇灌罗勒和天竺葵。她脸色苍白，夜里没有睡好，一双乌黑的杏眼周围露出黑眼圈，嘴唇发烫。她母亲年轻时就得肺结核死了，她也染上了这个病。他父亲不时看着她叹息，心里想：“希望她快点结婚，给我添个外孙，然后就听从上帝的旨意了！米舍里斯体格健壮，家庭高贵富有。他将给我延续后代，继承财产。”

玛利奥里浇完花，回到房里。神父连忙把最后一口食物咽了下去。

“等一等！”他忽然喊他女儿说，“你上哪儿 ？我有话跟你说。”

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怒火，一定要发作了。玛利奥里抱住双臂靠在门框上等着。她知道他要说什么，要说谁，不禁发抖。潘内尤提斯刚刚走，玛利奥里听见一些他们的谈话。

她听到他父亲陪他出去时，对那“吃石膏的”说：“你把这事告诉我，很好……这是你的责任！我会给你收拾他，这个家伙！”

“我听着哪，父亲，”玛利奥里垂下视线说。

“你听见潘内尤提斯跟我说了吗？”

“没有，我在屋里准备咖啡哪，”玛利奥里答道。

“说的是米舍里斯的事。你可以对你的未婚夫感到骄傲了！”

神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的两鬓青筋隆起。他正想说话，却听见有人敲门。玛利奥里本来很害怕，骤然感到宽慰；上帝怜悯她，让她躲开了一次吵闹。她跑去开门。

“是谁啊？”神父一口喝干杯底的残酒，没有好气地问。

“是我，扬纳科斯，神父。耶稣复活了！我上各村去转，经过这里，请你祝福我。你要是有什么事要办，譬如送一封信什么的……”

“你进来，”神父大声说，“把门关上！”

“这又是个不吉利的日子，”扬纳科斯心想。“是魔鬼让我走进这张狼嘴里的！”

他鞠躬，吻神父的手。

“别吻手了，混蛋！”神父说着便把他推开。“咱们先说说。我问，你答。我听到一些好事儿！据说你也是一个同谋，而且是最积极的。别愣着不吭声！用不着装糊涂。有人全跟我说了，从头到尾。渎圣的流氓，盗窃犯！”

“神父……”

“别跟我左一声‘神父’右一声‘神父’！你偷了我的财产，你抢了我的家，现在你又蹦着跳着来吻我的手！你这装模作样的伪君子，虚伪的家伙，真怪我不该选你当使徒彼得！你就这样开始你当使徒的使命吗，强盗？”

“我？……我？……”扬纳科斯被弄得不知所措，低声说。

“你，你，还有你的好伙伴柯斯坦底斯和曼诺里奥斯！你们哄骗了老实巴交的米舍里斯，他像神圣的羔羊那么纯洁。你们知道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就乘机上他家去把满筐满筐的东西给搬走了……强盗！上帝宽恕，不该挑选你们当使徒！”

“可是，这不是你的仓库啊，神父……”扬纳科斯大胆地反驳说。

“是谁的？兴许是你的吧，穷小子？可就是，就是我的！

“米舍里斯娶了玛利奥里，我们两家就合成一家了。所以是我的仓库，我的，你们偷了满筐满筐的奶酪、面包、油、酒、橄榄和糖。这些你们全都拿去给谁糟蹋了？给那些霍乱患者！和你们这帮没有头脑的混蛋在一起，米舍里斯会一下子把他的家财分给这些流浪的穷鬼，弄得我的女儿一无所有！”

他转身朝着被吓呆了的不敢抬头的玛利奥里喊道：“你听见没有，玛利奥里？这叫我们蒙受了多么大的耻辱！要是你那漂亮的小伙子这么没有头脑，我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得好好考虑考虑再做决定……”

热泪从少女长长的睫毛里流到憔悴的面颊上，但她一

直没有开口。

“你听见没有，玛利奥里？”神父又说。

女孩子把头垂得更低，仿佛在表示听从和屈服。

拴在门环上的驴驹子叫起来了。扬纳科斯一惊，说道：

“对不起，神父。我该走了。要是说我们干了一件坏事，从富人那里拿了东西给穷人的话，那就请上帝宽恕我们吧！”

“上帝通过我的口说话！”神父昂起头大声说。“你不能直接跟他对话！你只有从我的嘴里得到他的答复。好吧！我告诉你：你们是贼，你、柯斯坦底斯和曼诺里奥斯。我要召集绅士们决定采取什么措施……那些霍乱患者刚到，乡镇就被传染上了！”

“请你赐福，神父！”扬纳科斯说着赶快朝门口走去。

神父生着气，没有答理，转身对他女儿说：

“给我拿鞋帽和手杖，我要去找族长老爷和绅士们。”

他走进屋子，匆匆把溏心蛋吃了。这时玛利奥里跑到门口，追上正在解驴缰绳的扬纳科斯，压低声音对他说：

“扬纳科斯，求你给我买点城里女人用来抹在脸上的那种粉色的东西，买来了偷偷地交给我，钱多少……”

“你放心，玛利奥里，我一准给你买来。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扬纳科斯答道。

人们还听见从屋里传出神父嘴里含着东西发出的喊叫声：

“我们还得算帐哪，扬纳科斯！”

“魔鬼教士！”扬纳科斯砰地一下关上门说道。“他还说什么他代表上帝。要是上帝像他那样，穷人都要倒霉了！他就要把我们活吞了。”

他笑着搔搔头，说：

“这时候他只能等我们死了再吃，幸亏这样！”

他轻轻打了一下驴，用爱抚的口吻鼓励它说：

“走吧，尤素法奇！动动你的小蹄子，我的孩子。我们跟这神父浪费了这么多时间！别焦急，孩子。让他说去！只要你身体好就行了！走吧，我们上咖啡店去承接订货，开路！强盗，他说……上吊去吧，吃石膏的！”

咖啡馆里挤满了人，大家吵吵嚷嚷，议论纷纷。所有的乡民都聚集在那里，谈论前一天晚上他们亲眼看见的戏剧性事件：难民队伍的到来、手持福音书的神父发表激昂的讲话、一名妇女死后人们给她盖上石灰以防霍乱传染、一个老爷爷背着骸骨袋子。有的人赞扬戈里哥里斯神父使他们避免了一场瘟疫；也有的人对饥饿的妇女儿童表示同情和怜悯；还有的人说他们半夜里看见萨拉津纳山上有火光。

潘内尤提斯进来了。他转动着一双牛眼睛向周围打量了一番，然后找了个角落坐下。他叫来店家，神情阴郁地对他说：

“来一杯咖啡，不要糖。”

“你气色不好，邻居。昨夜又没睡好觉吧？”柯斯坦底斯说。

鞍具匠皱起红色的浓眉，背过身去重复说：

“来一杯咖啡，不要糖。”

这时族长帕特里雅齐亚斯进来了。他拄着一根粗拐杖，戴一顶缀皮里的帽子，略微挥一挥手表示对站起来向他致敬的乡民们回礼。他嗓音嘶哑，眼睛肿胀，仿佛还没有完全睡醒，舌头不灵活，不愿意说话。

柯斯坦底斯给他送来一杯没有加糖的咖啡、一块香甜油酥和一杯清水。

“给你醒醒觉，老爷，”他带点讽刺意味地说。

族长没有答理。他把油酥蘸了水，一口吞下，又喝了一口水，再从袋子里掏出一条大手帕来擤鼻涕，声音震动了整个咖啡店。他觉得松快些了，就大声呷起那杯咖啡。他的眼睛稍稍消了点肿，神志清楚了，声音也清晰了。店家送来水烟筒，他完全醒过来了。

他朝周围打量了一遭，看见了哈金尼科里斯，打了一下招呼。小学教师拿着水烟筒走过来向他致敬。

“有什么消息啊，教师？”老帕特里雅齐亚斯问道。“昨夜里我睡得很熟，我好像在梦里听见很多声音，可是我没有醒。我来这里的路上，我约莫听到说有外乡人来过这里，一个女人死了，两个教士打起来……他们说的这些是怎么回事啊？乱七八糟该死的事！你能跟我说说明白么，哈金尼科里斯？”

小学教师觉得不大自在，轻轻咳嗽两声，弯下身去用手比划着低声讲起来，他乐于述说悲怆感人的情景。一入了

题，他自己也悲伤起来，使老族长听得张口结舌。潘内尤提斯看着他们，急躁地咬他嘴边下垂的唇髭。他圆睁双眼，急切地观察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臃肿面孔。他料想会看到老头子跳起来，火冒三丈地抓起手杖，赶快走回家去。

可是他大失所望，族长的脸并没有发红。“胆小鬼！”吃石膏的在椅子上如坐针毡，咆哮着说。“这个没出息的教师不敢把什么都告诉他，怕气得他发火。可我要去跟他说。”

他断然站了起来，走到坐着两位绅士的一张小桌边。

“老爷，你能让我说两句么？”他问道。“我看这位大学问家没敢跟你全说。他害怕。可是我不怕，我得跟你单独说。”

“哈金尼科里斯，”族长说，“请你回避一下，看看这个鞍具匠要跟我说些什么。”

然后他转过头来对潘内尤提斯说：

“过来吧，话说短点。小学教师已经把我说烦了。”

“我不是爱说话的人，”潘内尤提斯气愤地回答说，“这你是知道的，只有一件事，说完就走。曼诺里奥斯把你儿子弄得晕头转向，他们两个人，还带着这个咖啡店老板和货郎扬纳科斯。他们进了你的仓库，满满装了四大筐东西，给了霍乱患者。那工夫老爷你还在打鼾。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现在我走了。”

族长感到血液涌上了头，眼睛又肿起来，声音又嘶哑了。

“滚开，见鬼去！”他喊道。“一大清早你就叫我生气！”

他放下水烟筒，朝周围看了一遭，分辨不出那里都是什么人，一阵天旋地转。他站起来，迈了一步，再迈一步，终于走到门口，出了门，气喘吁吁地往家里走去。

“你他妈的在他耳朵边咕哝些什么，该死的潘内尤提斯，把他气成那样儿？”几个乡民用半嬉笑半气恼的声调问鞍具匠。“你不害怕上帝么？这是个老人，既肥胖又多血质，一下子就会中风。”

可这时潘内尤提斯已迈出门槛溜走了。

扬纳科斯吹起了小号，声音调皮、欢快而响亮。货郎停在广场中央，像公鸡啼鸣般叫喊：

“嘿！乡亲们！我又开始走城串村了。哪位要在我这儿订货，就请过来。哪位有信要寄，请拿来。哪位在邻近各村有亲戚、孩子、朋友，有东西要带要取，有事儿要办，都请过来，全包在我身上。我这就要走了，要是上帝愿意的话，礼拜天我就把回信给你们捎来。”

好几个乡民站起来，走到扬纳科斯那里，低声向他订货，托他捎信。扬纳科斯靠在驴身上，把这些事都一件件记在脑子里。

等到所有的人都挨个把事交待完了，柯斯坦底斯走上前去小声对他说：

“你可别上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家去！犹大那东西不知对老头子嘟哝了些什么，他就气得一下子跳起来，拿起拐杖，要去找米舍里斯算帐。”

“莫不是关于筐子的事儿？”扬纳科斯问道。

“是啊，我想我们不会轻易脱身的。我们还得有麻烦。”

“我已经碰上了。神父也是火冒三丈，他刚刚臭骂了我一顿……没有关系！这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让他们发火去。反正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

“放心吧，惹出了麻烦的不止你一个，”柯斯坦底斯叹息着说。“我也惹出了麻烦。今儿早晨，你妹妹朝我扑过来，她要挖掉我的眼睛。她大喊大叫：混蛋，糊涂虫，强盗！我全知道了！你把铺子里的东西偷了去给那些过路的渎圣罪人，给那些霍乱患者！我们要饿死了，你的孩子们因为没吃没穿活不下去了。你这个强盗，你除了把咖啡、糖和肥皂拿去散发，就没有可干的事儿了！”

“谁能一大清早就把这事传出去呢？”扬纳科斯纳闷地问道。

“你说能是谁，莫不是那个红魔鬼？你记得吗，昨天晚上他一步也没有离开我们。他有的是工夫跑去把事儿全都告诉神父，我老婆现在又告诉了老帕特里雅齐亚斯。让他当犹大而让我当使徒，他气坏了！”

“忍耐忍耐吧，我可怜的柯斯坦底斯，”扬纳科斯不忍心让咖啡店主受他妹妹的虐待，安慰他说。“忍耐忍耐吧，你就装聋做哑，等礼拜天我回来咱们再谈。再见！”

扬纳科斯打了一下小驴，很快就在路的拐弯处不见了。

“你运气好，你啊，”柯斯坦底斯看着他远去，喃喃自语。“对你来说，一切都好办。你没有孩子，你老婆死了，你可以平安无事……”

扬纳科斯抚摸着他的伴侣光亮的臀部小声说：

“唉！尤素法奇，咱们俩挺合得来。咱们彼此相亲相爱像兄弟似的。咱们从来没有吵过架，不是吗？从来没有过，感谢上帝：这是因为我们都是好人——或者说都是好驴，都一样——我们不害人。走吧，吁，宝贝，向右转，咱们今天换一条路走。你听见了柯斯坦底斯跟咱们说的话吗？今天到了族长老爷家咱们不停，直奔老拉达斯家去，他羡慕你，恨不能把你要了去……来吧，这事完了，咱们就出村，咱们躲开那些该死的绅士和神父！然后就又只剩咱们俩了。”

他向右转，朝老吝啬鬼家走去。

“我只是想在离开之前看看那可怜的曼诺里奥斯，”他心想，“好跟他说说卡特林娜。他得当心，别犯罪！他要当耶稣，不是吗？那么就得当心女人！”

老拉达斯坐在他院子里的长凳上，穿着破旧衣服，赤着双脚，对自己的境遇心满意足。她的妻子老佩内洛普给他送来一只缺口碗，碗里是用鹰嘴豆加大麦做的早点咖啡，同时把一片大麦面包和一小碟橄榄放在长凳上，拉达斯边吃橄榄边喝黑汤，对他老伴絮叨起来。老妇人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织袜子，一声不响，毫无反应。她很衰老，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就像她丈夫一样赤着脚，一个特大的鼻子在面部中央突起，酷似一只拔光了羽毛的鹳。

初婚那几年，她顶撞丈夫，跟他吵架。她面貌端庄，出身富有人家，喜爱舒适。可是她的锋芒逐渐被磨掉，精神疲惫，身体憔悴。她听其自然，不知不觉毫无怨言地变得枯萎

了。她听着，随他说去，再不恼火；有时她心里还在抗议，表面上却保持沉默。但自从她的独生女死了的那天起，她就根本不听老拉达斯的饶舌了。她无论对什么都既不抵抗又无反应。她就像一个还能吃饭、睡觉、起床的死人。她已经没有了生命，只有死人的安详、超脱和庄严。

老拉达斯一面呷他的大麦水，一面看着他的老伴絮叨着，而老伴却充耳不闻，只顾织她的袜子。他告诉她，他想出来一条使他彻夜不眠的妙计，一旦事成，就可以把他的箱笼装满耳环、戒指、项练和金币。

“听我说，佩内洛普。我的主意已经在我脑子里一点一滴都想好了。可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人可以把秘密告诉他。不过这是一笔大生意，一定得有两个人才能办成。今天这世道，全是些掺假的货色，净是些贪得无厌的、恨不能把你吃掉的无赖，跟谁能说心里话？哈金尼科里斯是个傻瓜，老想装好人，一个小学教师，真可怜！你能指望他干什么？幸亏他还没有全疯！至于他哥哥戈里哥里斯神父，真叫诡计多端，也真能干，但太贪婪。他想把一切都放进他口袋里。这人不行，因为我也要把一切都拿到手……你在摇头，我的好佩内洛普。你想跟我说老帕特里雅齐亚斯？见鬼去！那不是人，是个大肚子。他家祖祖辈辈都是财主。他从来没有劳动过，他不知道什么叫流汗。我听说有一种叫做蚁王的大蚂蚁。它们白天黑夜呆着什么都不干，手下有一大群蚂蚁奴隶养活它们，要是奴隶们不养活它们，它们就得饿死。他就属于这一类：一只蚁王。去他的，他不行。你如果

说还有一个绅士，就是风暴船长，那你就死了心吧。他已经不是人，这家伙是个老在沸腾的拉吉酒桶。办这件事得找另一个人合伙……可找谁呢？你心里有什么人么，佩内洛普？”

可是佩内洛普不停地织袜子，沉浸在一种死后的宁静和麻木中；她什么都没有听见。刹那间，她放下活计抬起头来，但两眼暗淡无光，既不悲又不喜，她的目光仿佛穿透了老拉达斯的皮和骨头，看到了他身后的墙、道路、村镇和田野，甚至更远，看到了萨拉津纳山和山后的海，还有海那边的一个黑暗、静止、广阔无边的虚无之境。她随即又低下头织起活来，并加快了速度，以便补上浪费掉的时间。

这时，扬纳科斯的小号响了起来。老拉达斯猛地站起身，他那双诡诈的小眼睛闪闪发光。

“是上帝把他给我派来的！”他喊道。“这就是我要找的人！他对我最合适了！不是么，佩内洛普？他具备所有的条件：货郎，跑惯了城市和乡村，能花言巧语，弄虚作假，耍小聪明，干大事可没本事……能做小买卖，做不了大生意。这人对我正合适。他去敛，敛回来，到了最后，一下子全落到我手里！”

他喜出望外地搓着双手，骨头节都响了。一听到小驴停在他门前，他就跑去开门。

“你好，扬纳科斯！”他大声说，“欢迎！我说，是上帝派你来的啊。来来，把驴拴在门环上，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这老狐狸在打什么鬼主意？”扬纳科斯纳闷地自言自语，“可得小心，扬纳科斯！”

他把驴拴好就进去了。

“你把门栓插上，别让人家听见我们说话。我有个大秘密要跟你说。坐下。你该交好运了，扬纳科斯。你也要变成一个阔人，再不用求什么人了。你不用再像乞丐似的跑村子，卖轴线……你将拥有很多金子，我的好扬纳科斯，是的，金子！你听见了么？”

扬纳科斯愣了，一时摸不着头脑，说道：

“你甭给我卖关子，老拉达斯。你有话就直说吧！你说的是什么金子？”

“那你把耳朵竖起来听我说！那些从镇上走过的霍乱患者原先都是有钱人。土耳其人把他们赶了出来。现在他们没有吃的。那么，听我跟你说：他们离家的时候一定带上他们的金子——他们的耳环、手镯、戒指、金币……你现在明白了，扬纳科斯？”

“还不明白，还不明白！我脑袋笨。你接着说吧。”

“我的好扬纳科斯，我给你建议的是一桩慈善事业，是神给我的启示。我夜里看见萨拉津纳山上有火光。他们准是在那里住下了，住在山洞里。你牵着你的驴驹子到山里去。你一吹号，他们男男女女就全会出来把你围上。这时候你就对他们说：‘兄弟们，你们在挨饿，你们就不可怜你们的孩子吗？因为想着你们，我一夜都合不上眼。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帮助你们，兄弟们，也想到你们该怎么帮助你们自

已。是上帝给了我启示。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你们揣在腰里带出来的珠宝拿出来。我们做个交易。我给你们人类生活最需要的产品：小麦、大麦、油、酒；你们把那些没用的玩艺儿，你们的一些珠宝给我……要是我赔了本，那活该。你们都是希腊人，都是基督徒。这就没关系啰！'现在你听明白了么，木头脑袋？"

"我开始明白……只是开始……"扬纳科斯迟疑着回答。

他还没弄清楚，是上帝还是魔鬼给老拉达斯出了这个主意。

"这是神的启示，我跟你说！"拉达斯接着讲。"可是别作声！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去吧，干去吧！你可以发财啦……当我看见像你这样一个人，不管伏天腊月，走街串巷，这样糟蹋你的青春，我心里真不好受啊。你今年几岁了？"

"五十，"扬纳科斯回答，他瞒了两岁。

"你瞧！你还年轻力壮！别再一年年地把好时候都糟蹋掉了，我的好扬纳科斯！你得给自己盖一所体面的房子，娶个称心的老婆——我看神父的女儿你就挺喜欢的——生儿育女，像别人一样，还有帮助朋友，帮助乡亲，那时不论你走到哪儿，大家都会站起来向你弯腰致敬……我亲爱的扬纳科斯，摆在你面前的新生活是老爷的生活，你再也不用过穷小子的日子了！我们在这世界上能活多少年呢？我们至少得活得像人似的……去吧，快，咱们得加紧。我是为了你好。别让人家抢到头里去！我担心的是神父！"

"我害怕上帝，"扬纳科斯犹豫不决，答道。"我害怕上帝，老拉达斯。剥夺被迫害的兄弟对吗?"

"可我们不是剥夺他们，你这愣头青。恰恰相反，我们是来帮助他们，把他们从死亡中救出来……他们得吃饭，这些可怜的人。他们得活下去，这些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也是有良心的，我同情他们的苦难……我们向他们建议做一笔交易，不是偷抢。当然啰，也尽可能不忽视自己的利益。我们做生意。我们是有头脑的，不能不图点小利……来吧，吃块面包，吃几个橄榄，吃！我们是伙伴，是同伙，什么都应该分享。我碗里还剩下点咖啡，喝吧！"

"我不饿，"扬纳科斯答道，"我头晕。我得在凳子上坐一坐，好消化你刚跟我说的话……你给我开了窍，老拉达斯。让我想想，掂量掂量合适不合适再做决定。"

"问题是没有时间了，"拉达斯反驳说。"你有什么可嘀咕的？你就奔萨拉津纳山去。别耽误工夫。我跟你说了，我担心的是神父这个大拿！什么都让他吞掉！"

扬纳科斯坐在长凳上，双手抱头，两肘抵着膝盖，待了很久没有说话。他的头像一口沸腾着的锅，太阳穴在剧烈跳动，一阵惊愕弄得他精神错乱。耳环从多少人的耳朵上摘下来，项练从多少人的脖子上解下来，金币从扎得紧紧的钱袋里倒出来……所有这些金子全都堆积到他破房子里那只放满他亡妻破衣服的大箱子里。然后打下地基，一幢宽大无比的房子慢慢升高，直上天空。这简直不是一幢房子，而是一座宫殿，有庭院、花园、阳台，室内放着柔软的床铺，有一

个绝色美女在梳妆……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当教堂的钟为做弥撒响起来的时候，大门敞开了，扬纳科斯看见另一个扬纳科斯出现在门口。他穿着细布裤子，戴着绅士的皮帽子，拄着一根粗大的拐杖。他气派十足地朝教堂走去，在他走过的路上，乡民站起来向他鞠躬……接着他看见扬纳科斯老爷坐在他的院子里，和毕恭毕敬站在他面前的柯斯坦底斯谈话。他从腰带里取出一个装满金币的袋子。"拿着吧，我的好柯斯坦底斯，这钱是为了让你高兴高兴……我那泼妇妹妹让你受罪了！我送你这点礼物！"他又把曼诺里奥斯找来。"你也过来，曼诺里奥斯！我给你买了一群羊，把它们赶走吧，它是你的了。从此以后你不再是给老糊涂帕特里雅齐亚斯当差的人了。"扬纳科斯又一次感到脑袋旋转，他看见乡镇教堂、钟楼、大钟都好像他过去在士麦拿所见到的那样，在时钟周围写着大金字"大施主扬纳科斯·帕帕多甫洛斯先生捐献"……脑袋再次旋转，时钟消失，出现一具柔软的驮鞍，上面铺盖丝绒，挂着一串金珠。扬纳科斯两手捧着驮鞍走进驴棚。他喊道："尤素法奇，我给你买来了新鞍子，这是我早就答应你的。你瞧这个！连国王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咱们的穷日子终于结束了。你就吃饱喝足吧，我的尤素法奇。你就背上这新鞍子在广场上遛，每个礼拜天做完弥撒以后，所有的人都会恭恭敬敬地把你当作人似的向你打招呼……"

想到这里，扬纳科斯笑起来了。他摇晃着发热的脑袋，仿佛睡醒了似的。他看了看那老婆子，她还在那里机械地

织活计，已织出了神。他还看见老拉达斯正盯着他在等待。

“对半分，各人一半；同意么，老拉达斯？”他说。

老拉达斯向他伸出一只瘦削的长手。

“伸出你的手来，扬纳科斯。同意！对半分，每人一半。这是一桩公平交易！每天晚上，你把白天收集到的珍宝送到我这里来，我给你称谷子、油、酒，拿去交换。等到我们把东西全拿光，我们再算帐。对于我们拿出去多少东西，又拿进来多少东西，你记一笔帐，这样就不至于说我骗了你。而且为了证明我相信你，我现在预付你三个金币。”

他从腰带里取出一个扎得紧紧的小口袋，再把口袋解开，伸进手去，颤抖着一个一个地数出三个金币来。扬纳科斯贪婪地抓住金币，眼睛闪烁着金光。

老拉达斯接着说：“我给你准备一张借据，等你回来的时候签字……你满意了吧？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吧？这可不是空话，是金子。现在你走吧，别耽误工夫了！开路，上帝开恩！”

他把扬纳科斯朝门口推去，拉开门闩。

“愿上帝与你同在！”他喊着，赶快把门关上，生怕对方改变主意。他又满意地搓了搓手，转身回到他妻子身旁，把一个指头放在嘴唇上说道：“别出声，我的好佩内洛普！你瞧这回我又把事儿打发了。你瞧我脑袋够灵的吧。他上了我的金钩了。我付出三个金币，却要拿回来一千个……现在就去准备好箱子，去啊，我求你！”

可是佩内洛普待在凳子上一动不动。她不停地织，眼

睛看着织针，针尖相碰，离开，又相碰。而在那只已成形的袜子里，她看到的不是老拉达斯的一只瘦脚，而是被虫蛀了一半的一长条干枯的骨头。

此时，驴驹子正碎步小跑，扬纳科斯跟在后边沉思。一个十分沉重的负担压在他心头，同时他又感到坎肩右边的口袋里装着令他非常惬意的东西。他走在路上脚步不稳，仿佛喝醉了似的。他时而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时而又停下来陷入深思。于是驴转过头来看他，也停下来等他。

"甭看别人，也甭让别人看见！"扬纳科斯低声说。"走吧，尤素法奇，快走。你等什么？朝这边转，咱们换一条路，咱们有件难办的事要干，尤素法奇。"

驴驹子摇动脑袋，惊愕不解。走这条路要上哪儿去？主人怎么了？这些人怎么都没个准儿！

"看不见人，连曼诺里奥斯都看不见……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要是心甘情愿的话，就让他跟卡特林娜睡觉去……我管他呢……走，尤素法奇，走！"

可是到了村头拐向田野去的路口上，他遇见了曼诺里奥斯和两个乡民；他们抬着风暴船长，低下头，缓步行进，走在他们前面的是挎着弯刀、戴着红色土耳其帽的护卫。

扬纳科斯把驴推到一边给他让路，然后走上前去。他看到头上裹着被血染红的餐巾、昏迷过去的不幸的船长。

"嘿！伙计们，船长出什么事了？说啊，曼诺里奥斯！"

"他从阿嘎的楼梯上滚了下来，这可怜的，"曼诺里奥斯

答道，“他把脑袋摔裂了……你要是看见玛达雷尼亚婶子的话，让她快来给他换上绷带……她懂得，她在干裹尸的行当以前是接生婆。”

“这可怜的，他当时准是喝得酩酊大醉了，”扬纳科斯低声说。

护卫转过头来笑着说：

“别担心，异教徒！他头摔裂了还能再合上。没胡子的人生命力很强，死不了。”

“曼诺里奥斯，我想跟你聊聊，”扬纳科斯说。

“我也想啊，”曼诺里奥斯答道，“不过得等一等，先得把船长抬到他床上。跟我们来，你在他门口等我，我就来。”

他们又继续迈着缓慢的步子朝前走，船长每动一下都要叫痛。他们到了船长家就进去了。扬纳科斯和他那头驴在一棵橄榄树荫下等着。

“我的天，这一夜可真够呛，”他喃喃自语说，“看它还要出什么事儿！上帝保佑！”

他从衣袋里掏出烟盒，卷了一支烟，靠在橄榄树上抽起来，以便消磨时间。他后悔不该跟曼诺里奥斯说话，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他心里想，他要做的这笔大生意要做得利索。他把手伸进坎肩袋子里去摸那几个金币，满意地微笑着。

“赞美上帝！”他小声说，“这不是梦。我不止一次梦见我手里拿着金币……早晨醒了就伸手到枕头底下去找，我真是个傻瓜！可是这会儿，感谢上帝……”

他又去摸那几个金币，这才放心了。

曼诺里奥斯走出房门，擦着额头上的汗。他看见扬纳科斯在橄榄树下，就朝他走来。

“他可沉啦，可怜的家伙。他把我们给累坏了，”他说。

“我忙着哪，”扬纳科斯说，“我跟你说两句话就走。今天我有很多事要干……你听着，曼诺里奥斯。首先是一个忠告：今天你别上你东家去。筐子的事他知道了，气得不得了。他拿起拐杖要去揍他儿子一顿。所以你得小心！让风暴慢慢过去！”

“这样的话，我就得跟米舍里斯一起挨揍，这也是我的错。”

“我也有错，可是我不去，你会说我这样做不光彩，也许是的，可是这样稳妥些……你别走，等一会儿，我还有件事儿跟你说。寡妇想让你上她的圈套。她说她在梦里见到了你，昨晚在广场上她给你送秋波，你当然没看出来。你得小心，曼诺里奥斯。卡特林娜真是个妖精，连主教都被她弄得晕头转向……想着明年的复活节，想着你的使命……小心别犯错误！”

曼诺里奥斯脸红了，他低下头去。他夜里也梦见了寡妇，梦里的情况记得不十分清楚，但醒后他的眼睛带上了黑圈。

“耶稣会帮助我的，”他小声说。

“要是有工夫就好啦，我的好曼诺里奥斯。自助，天助！可是瞧，我正忙着，现在该轮到你了。你好像有什么

话要跟我说。”

曼诺里奥斯在犹豫，不知道怎么才能恰当地把话说出来而又不惹他朋友恼火。

“原谅我对你这样说话，”他终于说道，“可我们四个人从今以后有着同一个崇高而神圣的目的；我们从此合为一体……要是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失足，其他的人就得帮助他回到正道上去。我们当中要是有一个人垮掉，我们就全完了。所以我冒昧……”

“有话直说吧，曼诺里奥斯，别跟我绕弯子，”扬纳科斯说着便去解拴在橄榄树上的缰绳，“我跟你说了，我忙着哪。”

“今天你又干起来啦，”曼诺里奥斯亲切地挽着他的手用温柔的语气说。“你又去串村子卖东西。可别忘了，我以耶稣的名义求你，别忘了昨天神父对你的劝告。”

“神父劝告我什么了？”扬纳科斯骤然用粗暴的声音喊道。

“扬纳科斯，请你不要误解我的话。他不是说不要缺斤少两吗……”

扬纳科斯再也忍不住了。他急促地放开驴子，把缰绳绕在手腕上，说道：

“好，行啦……他殿下想得那么容易。若是我劝他勒紧一点裤腰带，别大吃大喝，把多下来的钱分给穷人呢？他把浆糊、面粉和香料搀和在一起当作灵丹妙药出售，这个江湖骗子！还有去年，他三天不给老曼图斯举行葬礼，直到尸首

都发臭了，不就是因为他要求死者的子女先付钱吗？另一回，因为可怜的耶洛尼莫斯欠他钱，他不就把他的葡萄园给拍卖了吗？还有今年圣周前几天，他不是贴出了价目表——洗礼多少，婚礼多少，葬礼多少，并且说，不付钱他就不给行洗礼，不给主持婚礼，不给治丧吗？而今天，这个肥头大耳的神父居然有脸教训我这个穷人……”

“不要辱骂神父，”曼诺里奥斯打断他的话说。“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灵魂负责。想想你自己，扬纳科斯！这一年里，我们必须保持纯洁，你将成为使徒彼得，别忘记了。在领圣体时应该怎样呢？守斋，不吃肉和油，不咒骂，不发脾气……这就是我们从现在起所应该遵循的，扬纳科斯……”

可是扬纳科斯冒起火来。他觉得曼诺里奥斯言之有理，就更加恼羞成怒。他撇开神父，把矛头对着曼诺里奥斯尖声叫喊：

“那你呢，曼诺里奥斯，你也别忘记，你要当的不是使徒，而是耶稣本人。那么你应该接触女人吗？不应该！可是阁下准备结婚！对不对？别红脸！对不对？我们全都见鬼去吧，我跟你说，保持圣洁不是件容易事……”

曼诺里奥斯低下头去没吭声。

“对不对？”扬纳科斯更加气愤地继续叫喊。“你瞧着莱尼奥，舔舔嘴唇……魔鬼把她送到你梦里去，她光着身子，正像你希望的那样！过去我在你这年岁也领略过魔鬼的花招……他把她领进你的梦里，你犯了错误，早晨起来时，你眼睛带上黑圈……当你扮演耶稣上十字架时，你才会当上

新郎。人们把你送上十字架，可你脑子里想着别的！你知道所有这些不过是一场戏，钉在十字架上的是另外一个人。当你在十字架上叫喊：‘天父啊，天父啊，不要抛弃我！’你想的，你随后想的是莱尼奥给你烧热一盆洗澡水，预备好干净衣服，你们俩睡在一起，你受难后躺在你们的床上……那么你就别说了，曼诺里奥斯，别教训我啦！”

曼诺里奥斯低下头，全身颤抖。

“他有道理……他说得有道理，”他心里想，“我是个骗子，一个骗子，一个骗子！”

“你为什么不回答？”扬纳科斯接着说，他看见曼诺里奥斯发抖，感到幸灾乐祸。“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可是只不过是昨天，扬纳科斯……”曼诺里奥斯羞怯地说。

扬纳科斯不让他说下去。

“昨天，曼诺里奥斯，”他拽着缰绳说，“昨天不一样。昨天是节日，你明白了？我们吃盛宴，驴待在棚里……但是今天，你瞧：驴背上了驮子，肚子空了，复活节过去了，生意又开始了……可是做生意，我的伙计，就是榨取，是为了吃饭，窃取是为了赚钱。不然的话，就不必去做商人了，我上阿托斯山当修士去好啦！你明白了吗？”

他觉得把心里的话都说了，气也出了，便不再说下去。

“再见吧，曼诺里奥斯。我刚才说的话，你听了就算啦！”

可是他觉得怒气还没有全消。他鞭打着驴子，朝他的

同伴转过头来说：

“买卖人的责任就是榨取，曼诺里奥斯。圣人的责任是不榨取。这不能搀和在一起……祝你婚姻幸福，曼诺里奥斯！开路，尤素法奇！”

曼诺里奥斯独自一人待在那里。太阳升起。所有的人、牛、狗、驴，都在忙着日常工作。老拉达斯戴上眼镜，微笑着缓慢而精心地写那张三枚金币的借据。神父气急败坏，正要去找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却被人叫去给一个垂死的人领圣体，不得不改换方向。风暴船长在床上喊叫，辱骂给他换绷带、包扎头部的老玛达雷尼亚。

莱尼奥坐在织机前，一面低声吟唱，一面织她最后的方围巾。她的心在跳跃，跳到喉咙，跳到腰部，从这个乳房跳到那个乳房，使她感到发痒。

从上边东家的房间里传出争吵声。东家在骂，儿子回嘴，两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仿佛打了起来，把地板踩得吱嘎作响。但莱尼奥对着织机，不屑去管他们的争吵。她对东家的吼叫已经习以为常。她已从他的权威下解脱出来。老帕特里雅齐亚斯使她厌恶，尽管他像对自己的孩子般喜爱她，给她找了个丈夫，又给她丰厚的嫁妆。她对他起了反感，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在东家的房间里，争吵激烈起来。有一阵，她清楚地听到老人的叫喊：“只要我活着，这里做主的是我，不是你！”

他气得结结巴巴，吐字不清，下面的话莱尼奥没有听到。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听清楚了。

“我不准你和曼诺里奥斯太亲近。别忘记他只不过是个仆人，而你是主人。你得保持自己的身份！”

“这脏老头子！”莱尼奥低声说。“老猪猡，也不想想自己头发全白了，还把那臭婊子卡特林娜找来，对她垂涎三尺！他瞧不起曼诺里奥斯，生怕玷污了他的宝贝儿子……呸！我要赶快走，走，再也不看见你，再也不听你的，这糟老头子！”

她突然站起来，在这低矮的房间里再也待不住了，于是走出院子呼吸新鲜空气。

“这糟老头子！”她又低声说，“他还不快点死啊？”

她走到院子中央的井边去打水，把头扎进桶里凉爽一下。她身材矮小丰腴，厚嘴唇，长着一双诱人的大眼睛，一个和老东家一模一样的鹰鼻子，褐色皮肤，模样俊俏诱人。到了黄昏，她就站在门槛上，一有男人经过，她就伸直脖子用贪馋、好奇和深情的目光去打量，仿佛一只饿鹰抬起爪子准备起飞，但对眼前的猎物忽然发了恻隐之心，把它放过，又焦急地等候另一个……这是一种既无动作又无声、既无情又有情的残酷狩猎。莱尼奥每日黄昏依门凝视直到夜幕降临、精疲力尽才回房里去。

正当莱尼奥从井里打上来一桶水，准备把热得发烫的脸浸入水里时，大门开了，曼诺里奥斯走进来。

“你好啊，曼诺里奥斯！”姑娘直起身来喊着朝他走去。可是她又停住了脚步。她只用炽热的目光注视他，然后用眼睛扫射一下他的胳膊、脖子、胸脯、胯骨、膝盖——仿佛在

和他搏斗之前她要估量一下对方的壮实程度和耐力。

曼诺里奥斯神情疲惫而焦虑。他一看见莱尼奥就真吓坏了。他的心脏猛烈地跳动。他这时候恰恰不愿意碰见她。他在路上已听见喊叫声，他急着要看到米舍里斯，免得让他独自应付这场风暴。他没说一句话，迈开大步走过院子，把铲头牧棒放在一个角落，直奔通向东家房间的石楼梯走去。但莱尼奥可不能让他轻易从她手心跑掉。

“嗨！”她喊道，“我在这儿，你没看见吗，老爷！”

“早安，莱尼奥，”曼诺里奥斯勉强回答，“对不起，我有急事。我得去见东家。”

“由他去吧，”莱尼奥生气地说。“你想找他干什么，那糟老头子？他跟他的宝贝儿子吵架哪。他们自己家的事，你管呢。来瞧瞧我的头巾……”

她拉着曼诺里奥斯的手。她摸他，闻他，在他周围转，在他肩膀上靠一会儿，又立刻后退，红着脸，喘着气，仿佛有人在追她似的。同时她把他拽到屋子里。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曼诺里奥斯？老头子急着要办事了。”

“上帝愿意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吧！”曼诺里奥斯试图逃脱，说道。

“我在神面前乞求，”莱尼奥忽然严肃起来说。“可你得跟他说，要快点。五月快到了，要是五月不举行婚礼，我们就得等到收割或是打麦子的时候，我们把时间耽误了。”

“不！我们在争取时间，莱尼奥。别那么着急。在我们

这岁数，有的是时间。我先要把几件事办了，然后，要是上帝愿意……”

“什么事啊?”莱尼奥惊奇地问。“什么事?除了你的羊群，你没有什么别的事了。”

“我有……我有……”曼诺里奥斯反驳说，一面慢慢朝石楼梯走去。

“哪些事?跟谁?你为什么不回答?明天我就是你的妻子了，我应该知道。”

“我得先去看东家，然后再……我得先跟他说，莱尼奥，让我去吧。”

“曼诺里奥斯，看我的眼睛，别看地上。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一天的工夫你就变了，我的曼诺里奥斯……人家怎么你了?”

她看着他，感到不安、气恼，呼吸受到压抑。她灵机一动，喊道：

“有人用魔力摄住你了！我们得找玛达雷尼亚婶子，请她用耶稣受难日那天她采的花给你驱邪。她会念咒语，能给你治好，我的曼诺里奥斯。进来吧，我给你看看我织的方围巾……”

曼诺里奥斯闻到了莱尼奥脖子上的气息、她身上浓烈的汗味。当她胀起来的坚实乳房碰着他的手时，年轻人的血液冲击得几乎使血管破裂。

“我去找老玛达雷尼亚！”莱尼奥用坚决的口吻说。“我不能看着你这样蔫下去。你别走！”

她走进她的卧室，穿上漂亮衣服，扎上头巾，为了酬劳老玛达雷尼亚，便把几只鸡蛋、一些咖啡、糖和一瓶酒放进一个篮子里。出来时，她望了一眼石楼梯，曼诺里奥斯已经走上去，站在东家的房门前犹豫。

"你别走！"她向他喊道。"你别走，我一会儿就回来！"

吵嚷声停下来。米舍里斯大概走了。曼诺里奥斯在房门外只听见老头子沉重的脚步声。他还没有平静下来，踱来踱去地在咒骂。

曼诺里奥斯推开门进去。老绅士一看见他就向他冲来。

"这是你的过错，"他吼道，"是你把我儿子弄得头脑发胀，是你怂恿他也不问我就把我的财物分给闯到这里来的人！你们应该先得到我的许可。我是主人，我原本会同意的！"

他的太阳穴、脖子和手上的青筋都变成紫黑色。他解开衬衣，胸脯胀得要爆裂，急速地起伏不已。他一下子坐到沙发上，两手抱头，发出嘶哑的喘气声，不断地咳嗽。

曼诺里奥斯靠在墙上，看见衰竭的老主人喘气，心里一阵酸楚。他想："一个人的心像一头野兽……就是耶稣也驯服不了它……"

老人突然站了起来，仿佛又聚集了全身力量，抓住曼诺里奥斯的领子和上衣。

"这是你的过错！"他又重复说，把唾沫溅到曼诺里奥斯

的脸和脖子上。“这是你的过错！我把你从山上叫下来，为的是让你和我爱得像亲女儿一样的莱尼奥结婚。在整个节日期间，我都留你住在这里。我已经忘记了你是我的佣人，复活节那天，我让你跟我同桌吃饭！好哇，今天你是怎样感谢我的，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你怂恿我的儿子！你在我家里挑拨离间！今天，第一次，米舍里斯跟我顶撞。他竟敢对我说：‘我现在是成人了，我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你们听听这个恬不知耻的东西说的话！他顶撞，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我问他：‘那你对父亲都毫无顾忌了么，混蛋？’这无赖不红脸就答复说：‘我怕上帝，别的人谁都不怕！’你听见了吗？别的人谁都不怕！这就是你耍花招的结果，曼诺里奥斯！你到我这里来庆祝复活节下山的时候，为什么没摔断一条腿呢！你干吗睁大眼睛看我？你说话啊，真见鬼，你把我气死了！”

“东家，”曼诺里奥斯心平气和地说，“我来是为了请你准许我回山上去。”

老头子睁大眼睛，颤动着嘴唇，结结巴巴地说：

“你说什么？回山上去？你敢再说一次！”

“我来，东家，是为了请你准许我回山上去。”

“那么婚礼呢？”老人问道，他脖颈又开始肿胀，“什么时候举行，冒失鬼？等到五月驴交配的时候吗？现在是四月，这就举行。我就是为了这事才把你找来的。在这里得听我的！”

“东家，让我再等一等……”

“为什么？你有什么可等的？出了什么事？”

“东家，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

“你还没有准备好？这是什么意思？”

“我自己也不知道，东家……我就是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灵魂……”

“真见鬼，什么灵魂？我看你发疯了……听听他说的！他的灵魂，他说！你也有灵魂？”

“怎么跟你说呢，东家？从我的内心发出一种声音……”

“住嘴！”

曼诺里奥斯伸手去开门。老人抓住他。

“你上哪儿去？你待住！”

老族长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猛地一拳砸在桌子上，把手弄疼了，便咬自己的嘴唇。

“你们两个今天要了我的命啦！你们要把我气死！活见鬼！我儿子说他不怕我，只怕上帝！而我的一个佣人，竟然对我谈起他的灵魂……”

他怒不可遏，转过身来朝着曼诺里奥斯说：

“你给我见鬼去！走，别再来见我！若是这个月不举行婚礼，你就辞掉我这里的工作。你滚蛋！我会给我的莱尼奥找一个比你强的丈夫。走！”

曼诺里奥斯开了门，几级一跨地走下楼梯，朝院子里瞥了一眼；莱尼奥还没有回来。他拿起他的铲头牧棒，朝山上跑去。

他走到圣瓦西里斯井，停下歇脚，这口井离乡镇有一段路程，在高秆芦苇丛中，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白大理石井栏光亮照人。几个世纪以来吊桶的绳索在井台上磨出一道道深槽。黄昏时分，少女们来这里汲取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据说这水能创造奇迹，能治愈许多病症：结石、肝脏病和肾脏病。每年主显节，神父来给井祝福，按照传统，恺撒里的圣瓦西里斯①携带玩具送给全世界的儿童，他在元旦前夕登程前经过这口井，在这里喝水。因此水就有了神效。

太阳悬在天顶，把它的光像瀑布般倾注在大地上。一片片浅绿色的庄稼地里，麦苗伸起头来吸取阳光。橄榄树上的每片叶子银光闪烁。远处的萨拉津纳山在薄雾弥漫中发出火焰般的光芒。可以望见的一个个黑点都是窑洞。山顶上的圣艾利亚小教堂熔化在灿烂的光芒中。

曼诺里奥斯抓住吊绳提起一桶水，把头扎在水里喝。他又解开衬衣揩汗，抬头朝萨拉津纳山望去。这时，福提斯神父那苦行者的粗犷形象出现在他眼前。神父容光焕发，仿佛就是太阳的化身。曼诺里奥斯望着前面的幻景，没有任何思虑，不做任何动作，沉浸在幸福的冥想中。

他对这个化为苦行者形象的光芒注视良久。他仿佛那静止的柔嫩麦苗似的吸取阳光，充实自己。几个月以后，在一个严重关头，他回想起在石井栏旁冥想的这一时刻，感觉到它给予他一生中的极大欢乐。这并不是一般所谓的欢

① 在希腊民间传说中，圣瓦西里斯相当于圣诞老人。他在元旦那天分赠玩具。

乐，而是更深邃，更使人心碎，就像耶稣上十字架那样一种永恒的东西。

当他站起来朝圣母山上他的羊圈走去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我大概是睡着了，"他小声说，"已经这么晚……"

他伸展四肢，系上腰带，拿起铲头牧棒。他急着要回去，想看到在他的孤独生活中陪伴他的那些母羊、山羊、牧犬，还有他的助手，一个被晒黑的鬈发男孩子尼科里奥斯。

他正要上路的时候，忽然听见芦苇丛中有声响，同时有人用既是嘲弄又是恳求的语调向他发出清朗的声音：

"嘿！曼诺里奥斯，你害怕我吗？怎么我一来你就跑啊？等一等，我有句话跟你说。"

曼诺里奥斯转过身来，卡特林娜走出芦苇丛，肩上扛着一个水罐子。牧人一眼就看见她白净的脖颈、裸露的优美双臂和笑着的红嘴唇。

"你想要我干什么？"他低下头问道。

"为什么你跟在我后边，曼诺里奥斯？"寡妇把肩上的水罐放在井台上，用一种哀怨而热情的声音说。"每天夜里我都梦见你来找我，你叫我再也不能安生地睡觉了。你瞧，今儿早晨天没亮，我就梦见你拿着一个月亮。你像切苹果似的把它切成一片片给我吃……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曼诺里奥斯？为什么折磨我？我在梦里看见你，准是你也想我。"

曼诺里奥斯一直低着头。他感到他被寡妇炽热的呼吸

缠绕着。他的太阳穴急促跳动。他没有说话。

"你脸红了，曼诺里奥斯，"寡妇用欢快而热情的沙哑声音说。"你脸红了。那么说，你想我，我亲爱的曼诺里奥斯，我没搞错！我也想你，我也……可我一把你搁在心上，我就觉得害臊。我仿佛光着身子，你看见我了……我光着身子，你是我兄弟，你看见我了……"

"我想你，"曼诺里奥斯低着头答道。"我想你，我觉得你可怜。整个圣周我都想着你。原谅我。"

卡特林娜坐在井台上。她忽然感到一种甜蜜的、不可遏制的疲倦。她站不起来了。现在是她沉默不语。她弯身去看井下暗绿色的水映出的她的面容。她过去的生活像闪电般在她脑海里掠过：一个远方的乡镇教士的女儿，后来成了孤儿，她在一次圣母节认识了她的丈夫；他比她大得多，当时已进入老年，可是他富有，而她贫穷。他娶了她，或者更确切地说，买了她；结婚后，他把她带到狼泉镇来；他想生儿育女，但来不及生养他就很快死了。卡特林娜二十岁就当了寡妇，躺在床上，夜不成寐。镇上的年轻人也不能入睡，他们夜里到她门前、窗下、院子里转来转去；他们给她唱月下情歌，像小牛般叹息。她也在房间里叹息。这种痛苦的折磨持续了一年、两年。一个夜晚，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她再也克制不住了。她这天洗了澡，头发上抹了月桂树油；她看着自己的身体，顾影自怜；她把门打开；站在门外的一个年轻人进去了。到了拂晓，当乡镇还没有苏醒之前，他就走了。寡妇仿佛感受到一种无比的乐趣。她对自己说，人生

短促，任岁月消逝而不去享受是极大的过错。下一个夜晚，她又打开了她的房门。

卡特林娜站了起来。

“你为什么觉得我可怜，曼诺里奥斯？”她问道。

“我不知道。别问我。我就是觉得你可怜。”

“你想要我干什么？”

“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曼诺里奥斯惊恐地喊叫，做出要走的样子。

“你别走！你别走！”寡妇声音颤抖着喊道。

曼诺里奥斯停住脚步但没有转身。双方又沉默了。然后，寡妇开腔说：

“你像是个大天使，曼诺里奥斯——一个要夺取我的灵魂的大天使。”

“让我走吧，”曼诺里奥斯说。“我什么都不要！我要走！”

“你这么急吗？”寡妇恼火了，又用嘲弄的声调反问道。“你急着回到山上去喝奶，吃肉，养精蓄锐。你结婚去！你结婚去，曼诺里奥斯。莱尼奥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不结婚！”曼诺里奥斯喊道。

他害怕了。这个想法在脑子里出现还是第一次。可他接着说下去：

“我不结婚，我永远不结婚，我要去死！”

他喊叫之后突然感到轻松了。他转过身来，看着寡妇的眼睛，好像表示再也不怕她了，仿佛压在他身上的巨大重

担消失了。

“再见吧，”他声音平静地说。“我走了。”

寡妇看着他远去，心里一阵酸楚。

“不要再想我了，曼诺里奥斯！”她以失望的声音喊道。“不要再让我梦见你来看我；不要再折磨我！我走了一条斜道，由我去吧！”

“我可怜你，我的姐妹；我可怜你，我不愿意你毁灭！”曼诺里奥斯心中默想。可是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他已走上了一条山路，开始攀登山坡。

第 四 章

初升的太阳照射着萨拉津纳山顶，染红了圣艾利亚小教堂。在山坡上，山鹑开始咯咯叫。渐渐地，整座山都被照亮了。这里那里出现一些躯干歪扭的角豆树、皮上长刺的野梨树、被风吹弯的圣栎。

这里过去住过人。现在还可以看到一堵残垣、壶罐的碎片、因无人管理又变成野生的果树。路被野草和碎石子掩盖；用泥砖建造的房屋，恢复到原始状态；往日栽培的植物上布满荆棘。因为怕人而走掉的狼、狐狸、野兔重新占有它们的领地。土地、树木和野兽又能自由喘息，摆脱了一度推翻万物自生自灭这条永恒规律的两足怪物的威胁。

现在这些怪物又回来了。野兽躲藏在岩石后面窥察动静。东方既白，人们走出洞穴。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分散各处，寻找蓄存着泉水的凹槽，捡石头，生火……他们踮着脚观看狼泉镇这个富裕乡镇所在的一片平原，它周围是密布橄榄树、无花果树和葡萄园的丘陵，远处是放牧的羊群、线条柔和的青山，再远些是耸入云霄的淡紫峰峦。

福提斯神父画了个十字，然后高声说：

“孩子们，天亮了。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大家站

起来，我们一齐乞求上帝，愿他听见我们的呼声！”

老人们慢吞吞地走到福提斯神父站在上面的一块岩石旁；妇女们带着孩子走来；男人们迈着沉重的步伐最后来到，个个低着头，神情忧郁。这一群人衣衫褴褛，光着脚，劳累和饥饿使他们两颊深陷，孤立无援地置身于这些荒凉的石头和不结果的树木当中。人们料想一定会听到一片哀求和哭号，看到他们伸手向天乞讨。然而突然间从这些瘦骨嶙峋的胸脯中迸发出欢乐高昂的拜占廷教会的胜利赞歌，歌声嘹亮，响彻山谷。

主呀，拯救你的子民，为你的子孙祝福，让我们取得胜利，战胜凶顽……

教士打拍子领唱。他的庄严的声音带动了全体。原来低着的头抬了起来；妇女们解开上衣给婴儿喂奶；其他的人弯腰给火添柴，把锅放在上面。

“孩子们，”福提斯神父高声说，“我们就在这里，在这个陡峭山坡上，上帝帮助我们生根。我们一直走了三个月。妇女和儿童都只剩下皮包骨，男人没有脸面再去向人乞讨……人就和树一样，他需要土地。我们就在这里扎根！昨天夜里，我梦见我们村镇的守护神圣乔治，就跟我们从家里带出来的旗帜上画的一模一样：一位有金黄头发的英俊少年，容光焕发好比春天，骑着白马，后面带着他从枭怪的魔爪中拯救出来的美丽公主。公主拿着一把金壶给他斟酒……这个美丽的公主是谁呢，孩子们？她是希腊文明的

灵魂，我们大家的灵魂！圣乔治把我们放在马后面带到这里，带到这个荒山上。夜里我做梦时他来看我，伸手在我手心里放了一颗村庄的种籽，那是一个微型小村庄，其中有教堂、学校、房屋、菜园。然后他对我说：'把它种下去吧！'"

人群发出一阵喧嚷，犹如风吹过芦苇丛时发出的飒飒声。福提斯神父伸开手时，几个妇女真的看见了一个小小的村庄，仿佛一只放在日光下孵化的鸡蛋。

神父伸出双臂拥抱山峦，继续说：

"就在这里，在这些石头、岩洞当中，在这条小溪周围，在这些野生树下，我们就在这里种下圣乔治交给我的这粒种籽。鼓起勇气，孩子们！起来，跟我走。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要建立我们新的村庄！起来，潘纳戈斯老爹！再把你的一袋子骸骨背上，我们走吧！"

百岁老人抬起干瘦的头，他的眼睛在睫毛下垂的眼皮之间闪闪发光。他说：

"我已经三次亲眼看见一个村庄的创建和毁灭。第一次是毁于鼠疫，第二次毁于地震，这次是毁于土耳其人。但是每一次我都看见人的种子重新生长起来，或是长在原来的土地上，或是长在更远的地方。一位教士为土地祝福，泥水匠着手造房，我们全都到地里去耕种，青年们男婚女嫁，在一年里有多少欢乐啊，朋友们！土地生产小麦，家家户户升起炊烟，新生儿叫嚷，村庄又一次生长壮大！"

"好样的，潘纳戈斯老爹！"男人们喊叫着说。"老爷爷，你比死神还强呢！"

这时福提斯神父佩上襟带，用百里香和橄榄枝做了个圣水刷，给一个干南瓜灌上水。他把已学会唱圣诗和祈祷文的五六个儿童叫到周围。

大家都站起来，一行行地排列在他们的领袖后面，男人站在右边，妇女站在左边。他们头顶上的太阳——这个不屈不挠的顽强的运动员，正在天空攀登，完成它每日不停、周而复始的业绩。

“以主的名义，孩子们，”福提斯神父大声说，“以主的名义，以祖国的名义！我们的村庄完全被摧毁了，我们的村庄又重新建立起来。我们种族的根源是永存的！兄弟们，怎么说明我这时候的感觉呢？我是和别人一样的一个普通人。我遇到一件愉快的事心里就高兴；可是遇到挫折和艰难困苦的时候，我更是高兴。因为在这种时候我对自己说：‘福提斯神父，这恰恰是可以证明你究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人还是一只兔子的机会！’”

大家都笑了。在这个人人感到难以挣脱的困境中，这种富于幽默感的高昂的强音顿时使人心里轻快。每个人都呈现出古代战士的气概，打量一下一张张饥饿的嘴，望一望岩石和不结果的树木，然后卷起袖子。

“跟我来，孩子们，大家都一起来！”神父把圣水刷浸入水里，大声说，“我去把村庄的界线划出来。以主的名义，跟我来！”

彪形大汉举起圣乔治的旗帜，男人拿着他们的工具：锹、镐、铲，老人捧着圣像，老爷爷背上骸骨袋，走在前头。随

逃难队伍前来的几只狗跟在后面，欢快地汪汪叫。大家吵吵嚷嚷，这时谁都没有听见山脚下的号声。

教士把圣水刷浸在水里，使劲朝石头、灌木丛和树上洒圣水，并指划村庄的界线。这是第一次建立新村庄并为它祝福。他满怀激情，即兴祷告说：

“主啊，主啊，我用圣水给我们的新村庄划界。愿土耳其人不来侵犯，愿我们不遭受鼠疫、地震的灾祸！我们给它建造四个门。主啊，请派四位天使下来护卫！”

他停止说话，向一块大石头画着十字洒圣水，然后转身向村民们说：

“我们在这里建造一个朝东的门，耶稣基督门！”

他向天伸开双臂说：

“主啊！这是你的门！当你愿意倾听我们的呼吁，在危险的时刻来到人间，你就从这门进来。因为你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有灵魂，有声音，我们要向你呼喊！万一我们话说多了，你不要见怪！我们是人，我跟你说，受苦难折磨的人，我们有许多牵累，有时候我们的心再也忍受不住，快要碎裂，我们就要喊出来，多说几句，轻松一下。主啊，生活是严酷的。假如你不存在的话，我们男男女女就会手拉手一齐跳下悬崖，摆脱这个负担。可是你存在，你使我们得到欢乐，得到安慰，我们要复仇雪耻，主啊！这门是为你建造的，从这里进来吧！”

他们继续朝南走。空中又出现一条村界。神父唱颂诗，儿童们发出燕子鸣啭般的细弱声伴随着他深沉的低音。

神父走到一块装满清水的空心岩石前，停住脚步，说：

“我们在这里建造人类保护者圣母的门，圣母门！画个标记吧！”

他伸出双手，说道：

“圣母，永不凋谢的玫瑰，围绕橡树开着花的忍冬，主啊，我们是好人遇难！听听我们的祷告！你是母亲，你知道什么是叹息、饥饿和死亡。你是女人，你知道什么是忍耐和爱。圣母，低头看看这个村庄。赐予这里的妇女们必要的忍耐和爱，使她们能够对付每日的斗争，能够忍受她们的丈夫、孩子和家务的牵累而无怨！赐予男人们他们所需要的力量，使他们永不灰心地工作，直到留下满堂儿孙方才离去！圣母，赐予老年男女的生命一个平安的、基督徒应有的终结！这门是为你建造的，叫做圣母门。进来吧！”

这时，一头背着沉重驮子的小驴出现在队伍后面，但没有人注意，它感到惊讶便突然停下来，把一双温和的大眼转向它的同伴发问。扬纳科斯走在牲口后面；他气喘吁吁，一身大汗，咒骂太阳和石头。

他也停住了，像他的尤素法奇一样感到惊讶。他听见了歌声和神父最后说的话。他看看周围，迷惑不解：神父说“这门是为你建造的……”什么门？莫非他们真的要建造村庄？拿什么建造？用空气？在空中？见鬼，这些人饿得要死，还说什么建造村庄！他们连站都站不住，却唱起战士的颂歌：“让我们取得胜利，战胜凶顽！”我的天哪，他们都疯了！

他把驴拴在一棵野梨树上，悄悄地跟在队伍后面不让人注意；他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不知是该笑还是该哭。他看着神父洒圣水，划村界，神父的坚定令人惊讶，仿佛他真的看见了道路、房屋、教堂、镇政府等等出现在空中。

教士到了耶稣基督门对面朝西的一块野花盛开的大岩石前，第三次停下来说：

“我们在这里建造圣乔治门。圣乔治是劳动者。他和我们其他凡人一样，在土地上躬身耕作，放牧牛羊，修剪嫁接树木。圣乔治之所以出名，不但因为他英勇善战，而且由于他热情劳动。我们信仰你，我们村庄的主保圣人！让我们的母羊和山羊繁衍，好叫我们的孩子吃了奶茁壮成长，大人吃了肉身体强壮，帮助我们经受心灵上的磨难，而羊毛更有助于我们抵御风寒霜雪！为牛、驴、犬、鸡、兔等所有的牲畜祝福，它们喜爱人，为人服务。关心一下我们的土地，也为它祝福。我将在这里播种，让天降下及时雨，使植物生长……让土地、人、圣徒结为一体，成为一支大军！主是领导，给我指引道路！圣乔治，这里是你的村庄。这个门是你的门。我们把它建造得高高的，好让你骑着马通过。进来吧！”

扬纳科斯一时目瞪口呆。他揉了揉眼睛，打量周围，只见岩石、荆棘、金雀花、百里香——一片荒芜。栖息在角豆树上的两只乌鸦受了惊，呱呱叫着飞走了，仿佛在咒骂不速之客。

“这是些什么家伙？是人，是怪物还是圣徒？”扬纳科斯

看着这群须发下垂的男人和粗发辫、宽胯骨的女人，惊惶自问。

神父走到北面正对着圣母门的地方，在一段长满荒草的残垣前又停下来。他举起圣水刷洒了三次圣水，为这些石头祝福，然后长叹一声转过身来，用颤抖的声音对同伴们说：

"兄弟们，我们将在这里建造康斯坦丁·帕雷奥洛格①门！我确信，孩子们，总有一天会有一名信使浑身大汗地从这道门进来，大声喊着：兄弟们，我收复了君士坦丁堡！"

情绪激动的群众发出一阵叫嚷。所有的眼睛都朝北望去，仿佛已经看见了在尘土飞扬的平原上有一个快速奔跑的人就要来到。

"老潘纳戈斯，"教士大声说，"把你的袋子背到这里来，背到帕雷奥洛格门来！"

他又转身朝带着工具的人们说：

"你们挖吧！"

他们很快就挖出一个两米深的坑。老爷爷走下去，取出袋子里一块块颅骨、胫骨、肱骨、肋骨，默默地虔诚地把它们码在坑底。神父把剩下的圣水都浇上去，圣水刷也扔在上面，然后大声说：

"列祖列宗，请耐心等待！不要腐烂解体！信使就要来到！"

① 拜占廷的末代皇帝，一四五三年在保卫君士坦丁堡的战斗中死于土耳其人之手。

扬纳科斯喉咙发紧，眼泪盈眶，他拭去泪水。

“快上来，潘纳戈斯老爹，”神父说，“快上来，要填坑啦。”两个年轻人伸手去拉他。

“由我去吧，孩子们，”老人回答说，“我待在这里很合适。你们要一张没有用的嘴干什么？我已经不能劳动，不能生育，没有一点用场了。由我去吧！”

“潘纳戈斯老爹，”神父厉声说，“你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别这么着急！”

“神父，”老人恳求说，“让我去吧，我在这里很合适。我听说，要牢固建立一个村庄必须在基地上牺牲一个人。我能希望得到比这更光荣的结局么？给我盖上土吧！”

“不，这不可能，”神父驳他说，“上帝赐予生命，要由他把生命收回。我们其他的人都没有这权力，潘纳戈斯老爹。把他拽上来，孩子们！”

两个年轻人弯身去拉他，可是老人已经趴在骸骨上，喊道：

“由我去，孩子们，由我去，我在这里很合适！”

扬纳科斯内心激动，不能自持，弯下身去注视老人。老人转过身来，面向阳光，一动不动地躺着，合拢双手，幸福地微笑着。

“我在这里很合适，我在这里很合适，”他继续低声说。

扬纳科斯的喉咙发紧，他抽抽噎噎地哭起来。神父转身去看，认出是他。

“你们让开，孩子们！”他大声说。“这就是狼泉镇的一

位好人！他来看我们，使我们在不幸中得到鼓舞！向他致敬，孩子们！这就是昨天晚上给我送筐子的四个人中的一个！有了他们送来的筐子，我们才吃上饭的！”

他记起他的名字来，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说：

“欢迎你，扬纳科斯！由于想到你和你的同伴，上帝将不会用火把狼泉镇烧掉！”

扬纳科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突然落下滚滚泪珠。

“孩子，你为什么哭呢？”教士拉住他的胳膊问道。

“我有罪，神父，我有罪！”

“到这边来！”

神父领他到稍远处。

“你为什么哭呢？你怎么了？跟我说你心里有什么事，孩子。你是我们村庄的恩人哪！”他朝着未来村庄的所在地伸开双臂说道。

扬纳科斯听到这话，两腿发软，在一块石头上跪了下来。神父站在他前面，焦急地看着他。

“你想要什么？”神父问道。“你干了什么坏事么？不要哭！”

“我有罪，神父！我得跟你全说了心里才安宁！”

他气喘吁吁，急促地向神父诉说事情的前后经过：他来的目的，他和老拉达斯达成的交易，他接受了预付的三个金币……

神父注意倾听，未置一词。扬纳科斯焦急地看着他。

“你想什么啊，神父？”扬纳科斯坦白后用颤抖的声音

问道。

“孩子，我想人是一头兽，一头野兽……不要哭。我还想上帝是伟大的。”

“连兽都不如……”扬纳科斯仿佛突然恶心起来，啐着唾沫低声说：“一条在粪堆里爬的蛆，一文不值，没有廉耻……不要碰我，神父！你不厌恶我？”

神父不作声，把手抽回，看着地面叹息。扬纳科斯还跪在石头上。可是他猛然站了起来，把手指伸进坎肩袋子里掏出三个金币。

“神父，我请求你一件事。接受这三个金币，给村庄买母羊，好让孩子们吃上奶。要是你认为可以的话，请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头上，恕我的罪吧。”

神父站在那里没有动静。

“要是你不接受的话，”扬纳科斯接着说，“我的灵魂就永远不能得救了。”

又待了一会儿，他又说：

“你说人是一头野兽。那就驯服它吧，神父。善良的言语是可以驯服它的。这时候我能不能得到拯救，就靠你说一句话了。”

神父拥抱扬纳科斯，又轮到他哭起来。

“你是为我哭吗？”扬纳科斯大声说。

“为你，为我，为全世界，我的孩子，”福提斯神父拭着眼泪说。

他吻扬纳科斯的眼睛，把手放在他那开始花白的鬈

发上。

“愿你得到宽恕，扬纳科斯！彼得也曾三次背弃耶稣，而他的泪水使他三次得救。泪水是个巨大的洗礼盆，孩子……我接受你献出的这不洁净的金子。你的罪过将变成给饥饿儿童吃的奶汁。我为你祝福，扬纳科斯！”

扬纳科斯当即跪下去吻神父的脚，但神父赶快弯下身去把他扶起。

“不，不能这样，人家会看见我们！”他说，“他们来了！”

“神父，神父！”一阵惶恐战慄的声音在喊叫。

“出了什么事，孩子们？”福提斯神父惶惑地问道。

“潘纳戈斯老爹归天了，神父！我们本想把他从坑里拽出来，可他死了！”

神父画了个十字，说：

“愿上帝饶恕他！他死得有福。我们将在他的尸体上面建造村庄……愿上帝也赐予我们、我们的子孙这样一个结局！……我去给他乞求降福！”

他转身对扬纳科斯说：

“现在你走吧，孩子。上帝保佑，耶稣与你同在。”

扬纳科斯弯腰吻神父的手，然后高兴得跳起来去找他的驴。他从一块石头上蹦到另一块石头上，像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他甚至感到背上发痒，仿佛要长出翅膀。

“让老拉达斯见鬼去！”他低声说，“让金子见鬼去！我有翅膀。”

他抚摸了一下在梨树荫下耐心等待的驴，边唱边解开

缰绳。

“咱们走吧，尤素法奇，”他说，“我们的生意做得不错，赚了。感谢上帝！”

他转过头来，瞥了一眼那些碎石和黑暗的洞穴，又注视一下那些骨瘦如柴的人。他们站在未来的帕雷奥洛格门那儿，围着埋葬老爹的坑画着十字，听葬礼祈祷文。

“愿上帝使你们的村庄建立起来！”他低声说。“我为它的创建投入了三个金币。”

“是的，人是怪物，”他心里想，“他按照他的意愿行动，走他要走的路。地狱之门和天堂之门紧挨着。人进哪道门由他选择……魔鬼只能进地狱，天使只能进天堂。人是可以选择的！”

他笑了。后来他又唱起他忽然想到却不知创作于什么年代的一支古老歌曲：

我是闪电的儿子，雷的孙子；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使电闪，使雷鸣，使雪降。

到了山脚，他停了下来。

“我饿了，”他说，“我得吃点东西。我的尤素法奇也饿了。我去给它割些草。别让它光看着我吃而妒忌我。我们俩一块吃，就像兄弟一样。”

他到田野上去转了一趟，拔了些狗牙根和蓟，又跳过一个矮树篱，割了些甘蓝叶，把它们放在一起抱回来给他的伙伴。

"给你，吃吧，尤素法奇。我也吃。愿你吃得香！"

他解开袋子，取出面包、橄榄和一个葱头，开始像兔子般不慌不忙地咀嚼起来。

"真好吃，这面包！"他小声说。"我仿佛第一次吃这样的面包。这不是面包，是黄油蛋糕。它有营养，能直接进到骨头里，叫人增长力量。"

他拿起一个酒壶，壶上有他用小刀刻的双头鹰。他仰起头，对着壶嘴，咕嘟咕嘟地喝起来。

"这仿佛是我第一次喝酒！"他说。"这玩艺儿沁人心脾，叫人高兴。让我赞美上帝创造了葡萄藤和葡萄，我要为设法把葡萄榨出酒来的人祝福！再喝一口！"

他又对着壶嘴，闭上眼睛喝起来。

"祝你健康，扬纳科斯！"传来一股清脆的声音。

扬纳科斯睁开眼睛，看见卡特林娜站在他前面，背着一个大包袱。她的母羊脖子上拴着红丝带，跟在她后面。

"卡特林娜！"他惊叫一声。"你来这里干什么？你把母羊牵到哪儿去？你想把它卖了么？"

"是啊！"卡特林娜笑着说。

"坐下歇会儿。一块吃块面包，喝口酒，碰巧福提斯神父刚说要买一只母羊给孩子们挤奶……是上帝给了你启示！"

寡妇席地而坐。她用黑头巾拭去从她的脸上和脖子上淌出的汗水。

"天热了，"她说，"已经是夏天了，扬纳科斯。"

“吃吧，”扬纳科斯接着说，给她切了一块面包，又递给她一些橄榄。“你吃葱头么？”

“不要，我不吃葱头，”寡妇接过面包和橄榄说。

“你是怕嘴里有臭味，你这家伙！”扬纳科斯笑着说。

“是的，”卡特林娜用突然变得凄厉的声音回答说。“你瞧，邻居，我们这些人身上就应该总有一股香皂和薰衣草香味。”

她把面包和橄榄都放下来。

“我不饿，”她说，“对不起……”

扬纳科斯觉察到自己失言，使劲咽了口唾沫。

“是我对不起你，卡特林娜，”他低声说，“我是一头驴。”

寡妇揪了一根草放在嘴里嚼，什么都没说。他们沉默半晌。扬纳科斯也吃不下去了，把东西归拢起来放回袋子里。

“你包袱里是些什么？”他为了打破使他感到难堪的沉默，这样问道。

“给孩子们的零七八碎的衣裳。”

“你送给他们吗？”

“是的。”

“那母羊呢？”

“也是送给他们的，好让他们挤奶。”

扬纳科斯低下头去。寡妇为了说明原因便接着说：

“你知道，邻居，我没有孩子，那么对我来说，似乎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

扬纳科斯感到喉咙发紧。他发出呜咽声说：

“卡特林娜，我真想跪下来吻你的脚。”

“前天，”寡妇继续说，“帕特里雅齐亚斯，那叫人恶心的老头子，把我找去告诉我元老会议的决定：说我明年要扮演抹大拉的马利亚。我觉得有愧。我听人说过抹大拉的马利亚是怎样一种女人；那么我就成了这个乡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有愧。可现在，扬纳科斯，我问心无愧了。要是我见到耶稣，我就打碎我的一瓶薰衣草香水给他洗脚，然后用我的头发给他擦脚……我相信我会这样做的。我会站在圣母身旁而不感到羞愧，她看见我在身边也不会感到不体面……你明白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吗，扬纳科斯？”

“我明白，我明白，卡特林娜……”扬纳科斯眼眶里含着泪水答道。“从今天早晨起，我就开始明白了……”

他稍停了一下接着说：

“我的罪过比你的大，卡特林娜，所以我明白。直到今天，我卖东西缺斤少两，我说谎，卖针线的小贩就得变着法儿赚几个钱……今天早晨我成了一个真正的罪犯……可是现在……”

他说不下去了。他心里直扑腾，便拿起酒壶喝酒。

“祝你健康，卡特林娜，”他说，“我说话伤了你，对不起你……我是一头驴，我干了蠢事。”

他喝了一口酒，仔细擦净壶口。

“你也喝一口吧，卡特林娜，表示你宽恕我了。”

“祝你健康，扬纳科斯，”寡妇说。她仰起头来喝酒，露

出雪白的脖子。

“现在该走了！”她擦了擦嘴接着说。“你看这羊，它走来走去，叫得这么惨！我没有给它挤奶，可怜的。让他们在上边给它挤。”

“你不心疼吗，卡特林娜？我知道你是多么爱惜它。”

“要是你把你的驴送出去，你心疼不？”

这个问题使扬纳科斯怕得发抖。

“别跟我提这个，邻居。我的心都碎了。”

“我的心也一样啊，扬纳科斯，再见吧！”

她停下脚步，犹豫了一会儿，最后问道：

“你能见到曼诺里奥斯吗？”

“我得先去各村转一趟。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打算绕道去看他……你想给他捎什么话吗，卡特林娜？”

寡妇背上包袱，使劲牵那头不肯走的母羊。

“不，没什么话要捎！”她回答说。

然后她就沿着通向萨拉津纳山一侧的小路走去。

这时候，曼诺里奥斯已爬上了圣母山。他的狗远远闻到他的气味，摇着尾巴跑来迎他。小羊倌尼科里奥斯在后面跟上来。这个年轻人长着尖耳朵，从一块石头上跳到另一块石头上，像一只山羊。他在山上和山羊、绵羊一起长大，黑发棕肤，野性未驯。他不大说话，说起话来仿佛在咩咩叫。他头发鬈曲，沾满松树脂和污垢，一个个小羊角般的硬卷竖在头上。他刚十五周岁，像公羊似的用暧昧的眼神

看着母羊。

他们一到羊圈，尼科里奥斯就把面包、奶酪和烧肉摆在长凳上。“吃吧，”他对曼诺里奥斯说。

“我不饿，我的好尼科里奥斯。你吃吧。”

“你为什么不饿？”

“就是不饿嘛。”

“他们跟你过不去了，下边？”

“是啊。”

“你干吗下去呢？”

曼诺里奥斯没有答复。

他躺在草垫子上闭上眼睛。尼科里奥斯说得对：他干吗下去呢？直到如今，他总是每逢礼拜天一大清早就下到镇上去望弥撒、领圣饼，完了立刻高高兴兴地回到山上来。一到下边平原，他就感觉厌恶，见到女人就心神不定。在咖啡馆里看见人们在不流通的空气里喝酒打牌，他就感到气闷，赶快出去呼吸新鲜空气。而现在……

他想到莱尼奥，听到她的嘲笑声和她的热情的语音，又看见她那双嘲弄人的眼睛，尤其是她那一对胀起来的乳房，她身上的粉红色短上衣几乎被奶头刺破。他在草垫上坐起来。他觉得热，脱去湿透了的衬衣。

“我得忍耐，”他心想，“保持纯洁，避免接近女人。我需要汇报任务。此身已不属于我，而是属于耶稣的了。”

耶稣的形象呈现在他的脑海里，跟他第一次去修道院在教堂里的圣像屏上看见的一样。耶稣穿一件蓝长衫，光

着脚，脚掠过地面时那么轻，脚下的草都不弯。他瘦长、透明，像雾霭般轻盈。从他的手脚和敞开的胸膛里流出一道道粉红色的血……一个披着金黄长发的年轻女人跑上前去摸他，可是他严肃地举起手来制止她接近。从他嘴里飘出一条带子。曼诺里奥斯看了看上面的字，但不大明白字的意思，便问老修士："耶稣说什么，神父？"答复是："不要碰我，女人！""那么谁是这个女人呢？"曼诺里奥斯又问。回答是："抹大拉的马利亚。"

"不要碰我，女人！……"曼诺里奥斯闭上眼睛，卡特林娜就慢慢出现了。她晃了一下头把黑头巾甩掉，金黄色的长发散落双肩，垂到膝部，掩盖了她赤裸的身体。突然微风吹来，掀开她的长发，她的胸脯裸露出来……

曼诺里奥斯坐起来喊了一声："救命啊！"

尼科里奥斯咂着嘴吃得正香，漫不经心地转过头来说：

"东家，你做梦了？有人追你！我睡着的时候也梦见有人追我。这是假的，是做梦，别让它给骗了，睡吧！"

"把火生起来，尼科里奥斯。我冷……"

"可我热坏了！"那孩子答复说。他不愿放下他的面包和肉。

"我冷……"曼诺里奥斯抖得牙齿格格作响，他重复了一遍。

尼科里奥斯满心不愿意地站起来，嘴里嚼着东西，从一个角落里拿了柴禾，很熟练地把它们码在炉膛里点起来。他随后去看曼诺里奥斯，摇摇头说：

"你碰上毒眼① 了，东家。"

然后他回到长凳上去，又吃起来。

曼诺里奥斯吃力地走到一个角落，用毯子把身子裹好在炉前蹲下。他看着火焰吞食柴禾。莱尼奥、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在那里跳动，碰到一起又分开，再重新碰到一起……忽然女人们在火焰中升起，又随着火焰消失。这时他只见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火花上，他清清楚楚地看见耶稣面孔苍白，头垂到胸前，两只手钉在木头上……火焰在跳动，耶稣复活了，在灰烬中升起，变小了，飘摇着升上空中就不见了。

曼诺里奥斯看得困乏，头垂到膝上睡着了。他坠入深沉的睡眠中。他为了安然无恙地穿过泥潭而挣扎了一整夜。海藻和水蛇缠绕着他的双腿，他喊救命。拂晓，金黄色头发形成的一股激流在一阵强烈的旋风中把他卷走。"救命啊！"他又喊叫，但仍未醒来。他躺在河面上顺流而下。

尼科里奥斯被他绝望的叫声弄醒过两三次。

"他梦见有人追捕他，这可怜的……"他笑着小声说，随即转过身去又睡着了。天快亮时，曼诺里奥斯终于睁开眼睛，通过天窗看见蓝天，画了个十字。

"感谢上帝！"他低声说，"夜晚过去，我得救了！"

他觉得四肢关节疼痛，两眼灼痛，浑身打战。火熄灭了，他想喝热奶，可是尼科里奥斯已经放羊去了，而他还觉得起

① 人们迷信：被毒眼看过的人会倒霉。

不了床。他环顾左右，仿佛初次看到这些日常用具：小锅、小木桶、柳条编织物；墙上挂着的大木勺是他自己用一双巧手切削雕琢成的。他从童年开始就收集木头，用小刀在上面刻柏树和鸟。后来他雕刻女人、骑士，进了修道院就刻圣像……

有一天一个修道士来到羊圈，对他说："孩子，你不应该当羊倌，你应该成为修道士。我们给你木头，你给我刻圣像……"

阳光从天窗上射进来，在室内的土地上照出一个明亮的方块。曼诺里奥斯拖着身子到这里坐下取暖。随着身体上热力的恢复，夜里的梦重现脑际。一想起那金黄头发的激流，他就浑身发抖。

"耶稣！"他低声说，"别让我受诱惑！"

他变得平静了，便生起火来，从木桶里取出奶来烧热，喝了。他感觉精神好些，就出去坐在门前的长凳上。太阳升起，世界苏醒，山峦在笑。他听见远处传来尼科里奥斯吹着口哨赶羊的声音。

"现在好些了，"曼诺里奥斯低声说。"诱惑是夜晚来的。太阳出来了，感谢上帝！"

他环顾四周，看见在靠近门槛处有一块从黄杨树干上砍下来的劈柴。他高兴得跳起来。他拾起劈柴，放在膝盖上抚摸着。它又大又圆，像个人头。木头上的纹理很清晰，迂回曲折，犹如人体上的血管。曼诺里奥斯觉得手指头发痒。他一下子站起来，回到羊圈，拿了一把小锯、一个凿子

和一把锉刀。他画了个十字，低下头去看着木头，开始工作。

太阳即将升到天顶，曼诺里奥斯仍在埋头给抱在胸前的这块木头加工。他完全忘掉了疲劳。掠过地面的空气和天上的空气一样纯净。一切诱惑都消失了，莱尼奥离得非常遥远，在太阳后边。寡妇变成蜘蛛躲到羊圈最阴暗的角落里了。

曼诺里奥斯全神贯注在他雕刻的木头上，完全沉浸在一种焦虑不安的冥想中；他内心深处看见一个既仁慈又悲伤的从容宁静的面孔，便热衷于重现他所看到的那深陷的两颊、凄惨的目光、高前额上流出的大滴大滴的血，脸上那个从嘴延伸到太阳穴的伤口——这伤口在圣像上是没有的，唯独曼诺里奥斯能看到……

他的前额上淌着汗水；手指被凿子弄伤，木头沾上了血。但他兴致正浓，急着把他在自己身上看见的圣哲形象赶在它消失之前固定在这块木头上。

正当他埋头雕刻的时候，从小路上走来两个妇女——前面是一个年轻的，后面是一个缠着头巾的老妪。年轻妇女一看见曼诺里奥斯就转过头来把一个手指放在嘴唇上。两个女人都小心翼翼地慢步向前走，仿佛要给他来个出其不意，同时想看看他在全神贯注地干什么。这时老妪绊了一下，她踩着的一块石子滚了下去。但曼诺里奥斯完全把精神集中到木头上，什么都没有听见。

等了一会儿，年轻妇女再也忍不住了。她三步并成两步走过去，把手放在曼诺里奥斯的肩膀上。

“嗨！曼诺里奥斯！”她喊道。

曼诺里奥斯一下子跳起来。圣哲的形象立即消失。他惊恐万状，仰面靠在墙上。

“你怎么了，曼诺里奥斯？你怎么这样看着我，把我看作幽灵似的？是我，大傻瓜，是莱尼奥，你的未婚妻！这是你姑姑玛达雷尼亚。她来给你驱邪。”

“准是魔鬼把你弄得神魂颠倒，我的孩子，”老婆子气喘吁吁地走过来说。

曼诺里奥斯惊骇地瞧着她们。

“你们要干什么？”他把雕刻的木头翻过来，终于问道。

老婆子准备回答，但莱尼奥抢先对她说：

“你让我们谈吧。你去采你需要的草药，让我单独谈。我有话跟他说。”

老婆子低声埋怨着走开了。

莱尼奥坐在长凳上，紧靠着她的未婚夫。

“曼诺里奥斯，”她拉着他的手温柔地说，“你看看我的眼睛。你不要我了吗？你不爱我了吗？”

“我爱你，”曼诺里奥斯用平静的声音说。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曼诺里奥斯沉默不语。结婚距离他这时候的思想是多么遥远啊！

“你为什么不回答？”莱尼奥接着说。“东家跟我全说了。”

“我不愿意你来，”曼诺里奥斯说着就站了起来。

“我也许是应该先请求你准许，”莱尼奥气得双颊通红，大声说。“你现在还不是我的丈夫。我是自由的。”

她也站了起来，和他面对面。

“你别走！”她用命令的口吻说，并伸开双臂拦住他。

曼诺里奥斯靠着墙等待着。莱尼奥盯着他，憎与爱在她气喘吁吁的胸膛里搏斗。

“我母亲是佣人，可我父亲是老爷。我是不会卑躬屈膝的。我有嫁妆，我年轻，我可以找到更好的！”

曼诺里奥斯使劲把他雕刻的木头按在胸前，把胸脯都弄疼了。

“再见吧，莱尼奥！”他说。

他觉得自己的心都碎了。强硬的字眼才出口，他又后悔了。他害怕了，失去了勇气。

“莱尼奥，”他低下头接着说，“让我过几天再做决定……要是你爱我的话，就答应我吧。”

“你爱上别人了吗？谁？坦率地讲吧，我走了。”

“没有，没有，莱尼奥，我向你发誓！”

“好吧！等你做出决定就给我打招呼。我等着……可是你得知道，我可以爱你一辈子，也可以恨你一辈子。这就看你的答复了。选择吧！”

她转过身来对老婆子说：

“咱们走，玛达雷尼亚，开路！”

她们沿着回镇上的小路走去。莱尼奥怒不可遏，走在前面，没有转身，她父亲高贵骄傲的血液在她身上沸腾。

曼诺里奥斯身不由己地坐到长凳上。他看着那块木头，不想再刻了。心中的火焰熄灭，圣哲的形象消失，他内心深处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也没有什么可仿效的了。

他回到屋里，打开一块长巾，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木头包好，就像用灰把火炭盖上不让它熄灭似的。他不能再独自待在这里，他感觉气闷。他从一个角落里拿起牧羊铲，走去找尼科里奥斯和他的羊群。

太阳在山上光芒四射；空气中没有丝毫动静，阴影仿佛受了惊，蜷缩到树脚下；鸦雀不出声地躲藏在枝叶丛中，等待着一天里最热的时刻过去。

尼科里奥斯骤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力气。他环顾左右寻找用武之地。但见一片荒凉，没有一个男人可与之较量，没有一个女人可让他推倒在草丛里。羊群平静地安卧在橡树荫下。这时蓦地出现一只大公羊，它头顶上有两只弯曲的大角，一身满是污垢的浓毛，脖子上系着头羊的大铃铛。尼科里奥斯管它叫大胡子。公羊用浑浊的目光打量躺在树下的母羊，发出满意的咩咩声，俨然以君王的风度迈着缓慢有力的步伐不停地向前走。空气中充满这公羊的气味。突然间，尼科里奥斯举起棍子，像疯子似的向它冲去，使劲朝它的双角、脊梁和肚子打去。

高傲的公羊转过身来，看到来人并不是它的对手。他没有角，没有垂到地上的浓毛，用两只脚走路。只须用头一顶就足以把他撂倒在地。公羊轻蔑地不予理睬，继续在母羊

中间游荡。

可是尼科里奥斯跟了上去，抓住它的双角，打算用双角支撑自己骑到公羊身上。这时公羊恼火了，把头一晃就把尼科里奥斯摔了个仰八脚儿。

“狗日的！我叫你瞧瞧！”尼科里奥斯马上站起来喊道，他的两肘流出了鲜血。

他耸起双肩，低头向前冲去，而公羊也迎面跑来，于是双方相撞，尼科里奥斯被撞昏了，一时只觉得地动山摇，但他还能站住脚，便拾起棍子跳过去，猛击公羊的头部，仿佛要把它的一双犄角打断。

就在这时候，曼诺里奥斯来到。他把两个指头放进嘴里吹口哨。尼科里奥斯转过头来看见他。但他已准备好向前冲，接着又和公羊撞了一次。曼诺里奥斯捡起石子朝他扔去。

“嗨！尼科里奥斯！你怎么跟公羊干起来了？你过来！”

尼科里奥斯浑身是汗，骂骂咧咧，走到曼诺里奥斯跟前。他们在一块岩石上挨着坐下。年轻牧人像公羊般喘粗气，发出用鼻子吸气的声音。他不时吹口哨或扔石子，以掩盖心头的怒火。公羊占了上风，这使他窝了一肚子气。

曼诺里奥斯仰望天空，竭力恢复内心的平静，使自己回到开始雕刻木头时那种圣洁的心境中去。早晨他是多么着迷啊！他忘掉了一切苦恼！世界消失了，天地间只剩下他们俩，他曼诺里奥斯和一块木头！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和两片红嘴唇……

“尼科里奥斯，解下你腰上的笛吹吧……我觉得不舒坦，我烦闷。你吹一段，我会好受些。”

年轻牧人笑起来。

“我也一样，曼诺里奥斯，”他说。“我也烦闷，有时我觉得要憋死。我吹笛子，可这不管事，所以我才跟公羊干起来！”

“你有什么可烦闷的啊，尼科里奥斯？你脸上还没长胡子！”

“鬼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儿！”他激动地回答说。“就是这样，当我一个人，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就烦闷。”

他解下笛子，把褐色的手指按在芦竹管的孔上。

“你心里想着一个什么调子吗？”

“没有！想到什么就吹什么。”

他把嘴唇对着笛子吹了起来。

山羊绵羊满山坡，一片铜铃声。整个山在移动，成了牧场。世界在颤动，溶解，在柔声中倒塌，蓦地，泉水涌出，从一块石头到另一块石头淙淙流下，汇成小溪。水、铜铃、山岳慢慢静了下来，但又变成了清脆、挑逗的欢乐笑声……歌声的海洋、布满卵石的海滩、在沐浴中欢笑的妇女……她们跳入水中，舒展双臂，伸开双腿，遇到急浪便欢叫着转回头来，又放声大笑……曼诺里奥斯听着这些声音心中惴惴不安。妇女们在浪花中顽皮嘲弄的笑声活跃着，消失了，又和浪涛一起回来，尔后，突然万籁俱寂，海面平静，卡特林娜脱颖而出，她赤身露体，缄口无言。

“别吹了！”曼诺里奥斯一下子站了起来喊道。

尼科里奥斯转过头来，但他继续吹。他为曲调着了迷，坚持把笛子贴在嘴上，不肯把它拿开。

“别吹了，我跟你说了！”曼诺里奥斯又喊道。

“正是最来劲的工夫，你就不让吹！”尼科里奥斯把笛子放在膝盖上擦，满心不高兴地说。曼诺里奥斯眼泪流到面颊上。

“你怎么了，曼诺里奥斯？你哭了？”年轻羊倌惊奇地问。“见鬼！你别难过啊！这不过是一管笛子。这些都不是真的，一些没影的东西！”

曼诺里奥斯想站起来走走，可是他觉得腿发软。

“我觉着不舒服，”他低声说，“我觉着不舒服。”

“你看见水了吗？”牧童笑着问。

“什么水？”

“刚才我吹笛子的时候看见水，很多的水，因为我渴了……”

他一下子就跳到绿橡树下，从挂在那里的一个褡裢里取出一个刻着一头山羊的壶。这是曼诺里奥斯送给他的。

“我得回去躺躺，”曼诺里奥斯心想，“我浑身哆嗦……”

“你看着羊吧，”他朝尼科里奥斯喊道，“我回羊圈做奶酪去。”

“我把火生上了，”尼科里奥斯擦着嘴巴和喝水时弄湿了的胸脯，回答说。

“你把奶热上。我就回来！”

他目送曼诺里奥斯，看见他摇摇晃晃地踩在石头上，心里难过，喊道：

“要是你觉得不舒服，就别弄奶酪了，等我回去做。你睡吧！”

“你干吗跟我说这个？”曼诺里奥斯反驳说。

“因为你腿软，东家！你脸黄得像蜡似的！”

“可怜的！”他同情地低声说。他看着曼诺里奥斯跌跌撞撞地走远，直到消失在灌木丛里。“刚才我远远看见了莱尼奥。让她见鬼去！就是她把你的力气全给吸干了，老伙计！”

他拾起一块石头，愤怒地扔出去。

“全见鬼去，母老虎！”他大声喊道。“该死的东西！”

大山羊出现在他前面，仿佛来向他挑衅。这畜生低下尖嘴脑袋，向尼科里奥斯猛冲过来。

曼诺里奥斯回到羊圈就想生火做奶酪，可是觉得浑身没有力气。他坐在长凳上晒太阳取暖，他在打寒颤。太阳已偏斜，不大一会儿，他听到铃声、尼科里奥斯扔石子把羊赶回羊圈时的喊叫声和口哨声。

他浮想联翩，下到乡镇去，经过一些房屋、咖啡馆、广场，爬上一条街，走进神父的住宅。他又看见绅士们在分配各人扮演的角色——彼得、犹大、耶稣……他又看见福提斯神父带领一支离乡背井的基督教徒队伍，他与另一教士的激烈争吵，那在临死前发出一声呼叫的妇女……扬纳科斯

尖酸的实话又在耳边响起："你要扮演耶稣的角色，可你又准备结婚，玷污你自己……骗子，骗子，骗子！"他还想到在老爷的屋子里又看到了帕特里雅齐亚斯；莱尼奥在院子里紧紧搂住他，把乳房顶住他胸脯，用温存而迫切的声音问他："曼诺里奥斯，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尔后……尔后他就上了山，在井台旁歇了一会儿……他的心软下来了。

"我可怜她，"他小声说。"我可怜她，她走上了邪路，她会堕入地狱……"

卡特林娜，她的黑头巾，雪白的脖子，用核桃皮擦过的厚嘴唇，这一切又出现在他眼前。她那绝望的呼声："别走！别走，曼诺里奥斯！"又在耳边响起……仿佛她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拯救……

忽然在一刹那间，卡特林娜做的那个梦的涵义似乎很清楚了……可不是吗，她当然是对的，只有他才能救她……神在她入睡时给了她启示。她说他拿着月亮让她吃……曼诺里奥斯一下子就明白了，不禁高兴得发抖。月亮就是光明，神的话把夜晚照亮——这是神的旨意，叫他曼诺里奥斯分配这上天的食物给那寡妇罪人，使她得救。

"我一定要去见她，"他小声说，"是的，我一定要立刻去。每耽误一分钟都会使她在罪恶中陷得更深。一定要去，这是我的责任。"

他看见了她住的那条小巷，她家绿色油漆的拱门，门上的铁环……洁净明亮的石阶……他从来没有进去过，但记

得有一个礼拜天，这门敞开着，他往里边偷看了一眼，小院里铺着大鹅卵石，刚冲洗过，周围矮墙上摆着几盆罗勒，井边种着红石竹花。

曼诺里奥斯想着很快就沿着小路下山到了乡镇，走进小巷，跨过清洁的门槛……

“我一定要见她，一定要……”他反复说，“这是我的责任。”

他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喜悦。既然弄清楚了他为什么那么急迫地需要见她，既然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就感到轻松了。现在他明白了为什么他那样朝思暮想要去找她……他直到如今都认为是受魔鬼驱使，因此他觉得羞愧并抵制诱惑。而现在……

他站了起来。他不冷了，腿也不软了。他生起火来，把满满一锅奶放上去。

“上帝是用什么方法启发人的思想的？”他心里琢磨着。“瞧，他的旨意是通过梦的形式传到寡妇枕边……”

尼科里奥斯来了，伴随着一片咩咩叫声，羊群进入圈里。太阳结束了一天的旅程，心安理得地打道回府。

“喂，尼科里奥斯！”曼诺里奥斯站在门前用清朗而欢快的声音喊道。“先去挤奶，再回来开饭。我饿了！”

他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他喉咙一直发紧，可是现在松快了，肚子饿起来。

尼科里奥斯以诧异的神情看着他，然后笑起来。

“你复活了，东家！你得到了好消息了？”

"我饿。快去吧！我帮助你干。"

他们拿了铜盆，两人挨着跪下给羊挤奶。羊一个接一个地前来，由于解除了负担都感到轻松愉快。牧人的巧手使它们觉得仿佛在喂羔羊。

他们挤完了奶去洗手，然后尼科里奥斯把饭菜摆在室外的长凳上。两人画了十字就狼吞虎咽地吃起面包、肉和奶酪来。尼科里奥斯想起那头公羊和莱尼奥还憋着一肚子气。公羊和身体丰满的莱尼奥在他脑海里掺和在一起了。莱尼奥时而骑在公羊上面，时而在下面笑……

"真见鬼……真见鬼……"他忽然低声说，并拾起一块石头扔得远远的。

"你怎么了，尼科里奥斯？你刚才说什么？"曼诺里奥斯笑着问道。"你朝谁扔石头？"

"魔鬼围着我转！"年轻牧人也笑着回答说。"我朝他扔石头。"

"你看见他了么？"

"我当然看见他了！"

"他是什么样的？"

"这是我的事！"尼科里奥斯答道。

他走去把滚烫的头扎进一桶水里。曼诺里奥斯吃完饭，画了十字，也站了起来。

"尼科里奥斯，我到镇里去，"他说，"晚安！"

"还走啊？"尼科里奥斯惊讶地说。他的脸变成紫红色。"你还要到镇上去干吗？准是魔鬼在你周围转哪，东家。"

“不是，没有魔鬼，尼科里奥斯，是上帝！”曼诺里奥斯答道。

他把头发弄湿，对着小圆镜子梳理，尔后进屋换上礼拜天穿的漂亮衣裳。他又把镜子、梳子和手帕掖进腰带。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没有明确的目的就拿了这些东西藏在腰带里。

“就是魔鬼，我跟你说，就是魔鬼……”尼科里奥斯看着曼诺里奥斯给自己打扮，气愤地一再说。

“不是，是上帝，是上帝……”曼诺里奥斯也重复说。

他画了十字就上路了。

“他准是去找莱尼奥！他们俩都该死！”尼科里奥斯气恼地啐了口唾沫咕哝说。

第五章

天色已昏暗。情意绵绵而饥饿的夜鸟尖声鸣叫。最大的几颗星星在空中初现。

“得等天再黑些，才能不让镇上的人看见我！”曼诺里奥斯慢步沿着小路走下去，心里思忖着。他一面走，一面苦思冥想他应该怎么说才能使上帝的语言触动寡妇的心。“我敲门，她出来给我开门……她看见我必然感到诧异，她关上门，我们进到屋里……”他看见了院子，院子里有香石竹、罗勒和一口井……可是进入里边呢？曼诺里奥斯害怕起来。他停下来喘一口气。“里边准放着一张床……”他心想。

他心绪乱如麻。他再也不知道该对寡妇说些什么，甚至不知道怎样向她解释，为什么深夜下山来敲她的门。而她瞧见他脸红了，张皇失措，大笑起来。她会对他说：“亲爱的曼诺里奥斯，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来。你是不是也做了一个梦。我亲爱的曼诺里奥斯，是魔鬼给你托梦，还是圣母给你托梦？要不就是他们一齐给你托梦。会有这样的事的，曼诺里奥斯，于是你就来了。开始的时候，你跟我讲上帝、天堂，而后，我亲爱的曼诺里奥斯，可怜见的，你不知不觉地，我也不知不觉地，我们在床上紧紧地搂在一起了……

有什么办法呢？你是男人，我是女人。上帝就是这样把我们制造成的。如果我们彼此接近就感觉晕眩，失去理智，张开双臂双腿而相结合，这能怪我们吗？”

血液冲上曼诺里奥斯的头部。这放荡不羁的言语在他耳际萦回。他清晰地听见寡妇的笑声。她向他靠近……他已经闻到从她的呼吸，从她那半敞开的短上衣散发出的乳香和丁香花蕾的芬芳，闻到她身上的汗和豆蔻香的微湿气味……曼诺里奥斯突然感觉全身困乏无力，两膝发软，一下子坐到岩石上。

“谁附在我身上说话了？”他惊惶自问。“谁在笑？是谁的膝盖把我的膝盖给碰软了？”他刚才真的听见寡妇的声音和笑声，他的鼻孔还喷出她的香气。

“我的上帝，救救我吧！”他眼睛望着天空喊道。

可是这晚上，天仿佛很高、很远，寂静无声，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一片无情的冷漠。他害怕了。星星看着他，他的心感到冰冷。有时在冬天的夜晚，他透过羊圈附近覆盖着雪的树枝，辨认出一双仇视他的狼的黄色眼睛。而今晚却是这样的一些星星。

寡妇的形象又在他心中像蜂蜜般涌现。在冷酷敌对的世界，这是个巨大的安慰。她不说话，也不笑了。她躺在大床上抖动，像只鸽子似的发出咕咕声，感激得欣喜若狂，脉脉含情地看着他。

曼诺里奥斯堵上自己的耳朵，不想再听见什么了。他的头嗡嗡作响，颈上血管怒张。他又觉得血液向头部猛冲，

太阳穴激烈跳动，眼皮肿胀，整个面部刺痒，就仿佛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向他的面颊、下巴、额头袭击，咬他，吃他的肉。他浑身冒冷汗。他抬起手摸摸自己的脸，吓得跳了起来。

“我的天！”他想喊叫，可是叫不出来。

他又用手摸面颊、嘴唇、下巴，整个脸都肿了。嘴唇肿胀得那么厉害，连嘴都张不开了。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的脸为什么肿起来了？”他绝望地摸着自己的脸问道。他的脸一直肿到脖子。眼泪流到面颊。

“我得看看，我得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从腰带里掏出小镜子，弯下身子把一些干荆棘点着，照照自己……他在跳跃的火焰中，看见自己的脸，发出一声惊叫。肿胀的脸上满是泡沫，眼睛成了两颗小黑珠子，鼻子在肿得像羊皮袋似的面颊中消失了，嘴只剩下一个窟窿。这已经不是一张人的脸，成了一个让人看着恶心的肉面具。这已经不是他自己的肉，是罩上去的别人的一张脸，他自己的脸消失了。

“我的天，这会不会是麻风呀？”这一思虑突然在心里出现，他就躺倒在地上。他又拿起小镜子，但一阵恶心使他立刻转过头去。这是个人还是个妖怪？

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我不能再去了……我怎能就这个样子去看她？我怎么对她说？我自己看着都可怕。我回去了。”他折回去，顺着山路跑，好像有人在后面追赶。

他到了羊圈门口没有停下来，悄悄走进小屋里，生怕尼科里奥斯醒了点起灯来会看见他。“明天早晨，要是得到上

帝保佑，我可能就好了，”他心想。这样的希望使他心绪稍平静了些。

他坐在草褥上，画了十字，祈祷上帝怜悯。“上帝啊，我宁愿万死也不在人前丢脸……你为什么给我的脸贴上这么一层肉？给我把它去掉吧，上帝。把这块东西扔得远远的；明天清早还给我一张干净的人的脸，就像以前一样！”

他把希望寄托在上帝，从而得到少许安慰。他合上了眼睛，梦见一个穿黑色衣服的女人欠身看他，慢慢地轻轻地摸他的脸。这想必是圣母。他立刻感到脸上凉快、轻松。曼诺里奥斯伸出双手，抓住那只神奇的手去吻。但响起一阵清脆的嘲弄笑声，黑纱摘掉，曼诺里奥斯醒过来时叫了一声。原来不是圣母，是寡妇。

在房间对面的角落，尼科里奥斯被声音惊醒。他用一只肘撑起身子，看见他东家脸朝墙躺着，他冷笑说：

“嘿！曼诺里奥斯，你回来了？你已经把事办完了？”

曼诺里奥斯没有转过身来。他上下左右摸自己的脸。他心里无比失望。肿一点没有消，甚至有的地方伤口破裂，粘液粘在手指上又流到手上。“我完了，我完了……”他心想，“这准是麻风！”他趴在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

可是尼科里奥斯还一个劲儿地问：

“你玩得高兴吗，老板？你的事办得顺当吗？……得啦，可怜见的，你累了，睡吧！”

“我完了……完了……这准是麻风。”曼诺里奥斯感到绝望，低声说。

晨曦透过天窗照亮小屋。尼科里奥斯起身去放羊。当他走到门口时，回过头来说：

"晚上见，曼诺里奥斯！"

曼诺里奥斯一时没留神，转过头去答应。尼科里奥斯看见他的脸，吓得一下子跳到门外。

"我的圣母，是个妖精！"他喊道。

曼诺里奥斯眼睛流水，满脸裂口淌脓。他想要说话，叫尼科里奥斯放心，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做个手势，让他平静下来。

尼科里奥斯头靠在门的侧柱上，身在门外，准备跑掉。他睁大眼睛看着……他一点儿一点儿地习惯了，心也就安定下来。

"我的天，这是你吗，曼诺里奥斯？"他终于说出话来，"你画个十字好叫我认出来。"

曼诺里奥斯画了个十字。尼科里奥斯壮着胆走进来，可是还是跟他东家隔着一段距离。

"你怎么了，可怜的曼诺里奥斯？"他同情地问道。"准是鬼跑到你身上去了，给你戴上个面具。上帝保佑！这准是魔鬼干的，我跟你说。我爷爷也有过这么一回。"

曼诺里奥斯摇了摇头，又朝墙转过身去，免得让他的伙伴害怕，同时挥手示意叫他走。

"晚上见！"尼科里奥斯胆怯地再一次说。他随即飞快跑掉，仿佛有鬼在他后面追赶。

曼诺里奥斯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呼吸也舒畅了。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感觉良好，没有一点疼痛。寒战停止了，奇怪得很，心里充满一种说不出的欢快。他拿出小镜子，走到窗边去照自己的脸，臌胀的皮肤裂开，淌出暗黄色的脓液，凝固在嘴周围的胡须上。整个脸红得像块鲜肉。他画了个十字。

他自言自语说："这病要是从撒旦那里来的，那么就给我驱邪吧，我的主啊！要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就该感恩！我知道上帝不愿意伤害我，我的灾难一定隐藏着含义。我耐心等待，等到上帝伸出手来抚摸我的脸！"

一旦这样去思量他所遇到的不幸，他心里就平静下来。他点上火，把小锅放在柴火上，再把昨晚的奶倒在锅里。他饿了。可是他张不开嘴，没法喝盛在碗里的奶。他拿一根麦秆插进奶里，使劲啜。喝完后走出屋子坐在长凳上。

阳光使鸟雀苏醒，啾啾鸣唱。它从山顶照到山坡和平原，开启村庄房舍的门户，照进屋里。它惊动了经过一个不眠之夜、面色苍白、还躺在床上的寡妇，悄悄地钻进她的头发。它触动了正在院子里浇灌盆花的玛利奥里，照耀她的脖颈。它普照全乡的妇女，体贴地抚摸她们。它照在小屋前的长凳上，曼诺里奥斯伸出双手去欢迎它。

"我怎样会感觉到这种欢快！怎么会有这样的解脱？我不明白……"他惊奇地自问。

他用手帕拭去脸上在阳光照耀下淌出的脓液。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他一再嘟哝，并不时摊开手

帕在阳光下亮干。

当他在修道院的时候，曼纳西斯神父有一天跟他讲过一个苦行者。他皮开肉绽，一条蛆从伤口里爬出来掉在地上；苦行者小心翼翼地把蛆捡起来放在伤口上，说："吃吧，兄弟，吃掉肉就会使灵魂出现……"自从那时以后，曼诺里奥斯再没有想起这个故事。但现在他忽然记起来了。他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多么大的安慰，受到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他站起来，回到小屋里，把包那块雕刻过的黄杨木的布放在手臂上，拿起锉刀和凿子，走出来对着太阳坐下。他突然感到神圣的形象又在他心中出现，他看见整个清晰的面貌，满怀激情地着手削凿，把形象固定在木头上。

时间过得飞快。太阳到了天顶又慢慢往下移动。木屑落满地，木块变薄，逐渐呈现出一个安详而忧郁、容忍而仁慈的耶稣面孔。曼诺里奥斯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基督的嘴刻出来。它不停地动，飘浮，变换表情，很难扑捉得住。它时而微笑，时而出现深深的皱纹。或哭或紧合双唇，仿佛在忍受痛苦而默不作声。

傍晚，尼科里奥斯赶着羊群回来，看见曼诺里奥斯还坐在长凳上，手里拿着在膝盖上用黄杨木刻成的一个耶稣脸型的面具。他还得把后面挖空，使它适合戴在自己的脸上。在扮演耶稣受难时，他将要戴上这副面具。

尼科里奥斯停下来，偷偷看一眼他的东家，立即又转过脸去。他没法再看下去了，渗出的液体在整个脸上、胡子上凝成一片暗黄色的糊。尼科里奥斯仿佛见到一个魔鬼坐在

长凳上，手里拿着一个耶稣脸型的面具。他说：

“你不用帮我去挤奶，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曼诺里奥斯头向后仰，靠在墙上，闭上眼睛。他精疲力尽，但感到如释重负。他两手紧握这块黄杨木，为把心目中的形象忠实地雕刻出来而感到无比欢欣。它再不会飘浮，摇晃，在空中消失，精神面貌已在木头上固定下来。他因而感觉轻快。他把耶稣嘴上痛苦万分的生动表情反映了出来。他拿起这个雕刻成品慢慢转动着，观赏它的嘴部：正面看，它在微笑；稍向右方挪动，它在哭；左边看，它抿着嘴，显示出英勇壮烈的神态……曼诺里奥斯合上眼睛，手指缓慢而轻软地抚摸耶稣的脸，就像圣马利亚抚摸圣婴那样。他又拿起那块布，像裹婴儿似的小心翼翼地把雕像裹起来，再托在手上。

这时候，尼科里奥斯已经给母羊挤完奶。他回到小屋，没有转身去看曼诺里奥斯，就去做晚饭。他暗地里幸灾乐祸地想道：“这老伙计，他带着这副面孔去结婚？莱尼奥一看见他还不吓坏了，撒腿跑掉！”

他走到房门口问道：

“你吃饭吗？你能张开嘴吗？”

曼诺里奥斯站起来。他饿了，中午时忘记了吃饭。他倒了一大碗奶，就像早晨一样，拿一根麦秆跪下来嘬。一碗喝完又倒满一碗。

天黑了，他们没有点灯。在昏暗中，尼科里奥斯看不清那张肿胀的脸，心里恢复平静。这天晚上，尼科里奥斯感觉

特别兴奋，不知道为什么。他吃完饭就坐到火炉边上，拿起一根棍子，把火拨旺，兴致勃勃地说起来：

“我祖父，就是今天早晨我跟你说的我的祖父。他杀人，偷东西，干尽了一切缺德事儿以后就出了家。你没听说过魔鬼到老了的时候出家的事儿吗？喔！我祖父就像他一样——上帝饶恕！那么他进了你当过小修道士的圣潘特雷蒙修道院……嗨，你瞧！靠近修道院有个村庄，村庄里有女人……女人哪儿都有，该死的！”

他说到这里朝炉灰啐了一口吐沫。

“你听么？”他转过头去看火光照亮的曼诺里奥斯的脸，问道。

曼诺里奥斯点了点头表示他在听。

“那么，”尼科里奥斯接着说，“有一天，他鬼迷心窍，对自己嘟哝，‘我得要个女人，得要个女人。我上村里去，准能找到一个。不管是结婚的还是没结婚的，老的少的，只要是个女人就行！’于是等到夜里僧侣们都睡了觉，老家伙跳出修道院的围墙，拔腿飞跑。他琢磨着，你明白么，把事儿干完，人不知鬼不觉就赶快回来。他撩起黑袍，跑得飞快，像只公羊夏天远远看见一只母羊咩咩叫起来似的……可是上帝瞧见他，怜悯他。正当他进村的时候让他得了麻风病，你听说过吧。他全身长满了核桃大的疙瘩，像核桃，像烂杏似的。而且疙瘩裂开，开始化脓，到处发出臭味，可怜的老家伙害怕了。愿上帝宽恕他！他心想，‘现在上哪儿去啊？有哪个女人还敢挨着我？回去吧！’”

曼诺里奥斯听着听着打起寒战来。他用胳膊肘碰了一下尼科里奥斯，示意让他说下去。

“这是些荒唐故事！”尼科里奥斯笑着说，“是我老娘跟我讲的。让她安息吧！她也是笑着跟我讲的。这个宝贝出家人！他回到修道院，又是跳墙回去，躲进他的屋子里。第二天，僧侣们都看见他肿得像个盛液体的羊皮袋。”

曼诺里奥斯又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

“你想知道他后来怎样了？我怎么知道，我的老伙计？我那时还是个小孩子，没有再打听……这是多年以前的事罗，现在这可怜见的躺在土里啃草根哪，再没有女人的事儿了！”

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过了一会，他打呵欠了。

“我睏了，”他说，“我到院子里去睡。这里太热，憋得慌！”

其实，这里并不太热，他害怕在小屋子里跟曼诺里奥斯睡在一起。他站起身来。

“我给你铺好床了。睡吧！到明天，你就好了。”

他拿了毯子，铺在院子地上，并搬了块石子当枕头。他闭上眼睛，心里想着莱尼奥。他要骂上两句，可是他累，一转身就睡着了。

曼诺里奥斯又往火里扔了几根劈柴。他怕单独一个人呆在黑暗里。他望着嘶嘶作响的跳动的火苗。从敞开的屋门传来夜晚的声音：猫头鹰的叫声，小动物在地下打洞的嚓嚓声，头顶上老鼠在梁柱间窜跳的声音和叫声，以及只

有在夜阑人静、独自一人时才听得见的自己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仰望星斗：银河缓缓地流，木星光辉灿烂，繁星闪烁，宁静而喜悦。当曼诺里奥斯回到屋里在炉前坐下时，他感到满心欢快和舒畅，仿佛自己被广阔无垠的星空所笼罩。尼科里奥斯的话语又骤然萦回脑际，心跳起来。

“主啊！”他喃喃自语，“这莫非是一桩奇迹？当我正要走向深渊滑下去时，你就向我伸出手来么？”

他抚摸自己的一张肿胀的脸，裂开的肉，现在却不觉得恶心，也不恐惧了，反而心中充满了感激。

他边摸边想：“谁晓得？……谁晓得？也许就是你使我得救……”

他平静下来，靠在墙上。炉火温暖，催人入睡。有时当他的灵魂在黑暗中挣扎时，一场梦就给他指引了道路。“很可能，”他想，“今晚上帝还会来开导他。”他躺在地上，合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火熄灭了，夜晚过去，雄鸡啼鸣。曼诺里奥斯在清晨的寒气中颤抖，睁开了眼睛，他记不得做了什么梦，而心绪平静，画了十字。他动了动嘴唇，感觉疼痛，就像结疤的伤口又裂开。但他能清晰地说出“荣耀归于主！”。他起身走出去，坐在长凳上。

一轮红日在地平线上升起。它愉快地重新看到昨夜离开的广袤大地：富饶的平原、青翠的圣母山、萨拉津纳的悬

崖峭壁、狼泉镇——在那里的一条条小巷里麇集着像蚂蚁般的人群。

肿胀的脸在日照下又开始流脓。

“荣耀归于主！”曼诺里奥斯一面用手帕揩拭化脓的伤口，一面喃喃自语。

在山上，曼诺里奥斯就这样斗争着：时而对那块木头，为了赋予它一个人的面貌；时而对上帝或对魔鬼；时而对莱尼奥和寡妇……在这时候，福提斯神父给每个人分配了任务：有的人把被石头掩盖的有限土地用锹翻开播下种子，有的人从事营建，有的去狩猎，为群体带回一只野兔、一只山鹑。用扬纳科斯的三个金币买了三头母羊，加上寡妇给的一头，从此孩子们全都喝上了奶。至于福提斯神父本人，他准备带上神奇的圣乔治神像走村穿巷，遍访修道院请求援助。他心想，“我们都是希腊人，都是基督徒，一个不朽的种族的传人。我们不会灭亡！”

山下，在狼泉镇，风暴船长仍然在床上呻吟。他那破裂的颅骨迟迟不能愈合。阿嘎同情他的不幸，不时派护卫给他送去新配制的膏药和药剂，并传话愿他早日康复来陪他痛饮。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也身体欠佳。他咳嗽，憋气，呼吸困难，可是过一会儿他坐起来又大吃大喝，吐了，再吃……他不断地派人去叫卡特林娜，说是叫她来给他按摩。但寡妇不理睬，回话说她病了，自己也需要别人给她按摩。

戈里哥里斯神父最担心的是他的女儿。他眼看她一天天消瘦，像一支蜡烛似的慢慢熔化，而急着想把她嫁给米舍里斯，好赶快添个外孙。这已成了他的一个执着的念头，超过一切的热切愿望：得到一个孙子而不致绝后。只有这样，老戈里哥里斯神父才能感觉到他将战胜死神。

吃石膏的潘内尤提斯也沮丧万分，一连三个夜晚，寡妇再不给他开门了。她有别的想法，经常上教堂在神前点燃蜡烛！潘内尤提斯饮酒浇愁，每晚酩酊大醉，回到家里打妻子和两个女儿。当他醉醺醺地走在街上，孩子们就跟在后面起哄，喊叫："犹大！犹大！"他想跑上去抓住他们，但踉跄失足，仆倒在地。

每天早晨，老拉达斯对妻子反复唠叨那几句话。他妻子坐在他对面织袜子，一声不吭，也没有听。

"我的好佩内洛普，他还不来，他还不来，扬纳科斯这家伙……我们还没有签那三个金币的借据呢。他一点儿东西都没给我拿回来，连一撮耳环都没有……你说是怎么回事，佩内洛普？一个女人，不管怎么穷，能没点金玩艺吗？不，这不可能！上帝不许可……你瞧着吧，扬纳科斯准能带回来一些首饰。你不用担心，佩内洛普……"

老拉达斯感到有响声，以为有人敲门；他听见驴叫，光着脚跑去开门，仔细观看外边的街，一直望到山坡顶上都见不着扬纳科斯的影子。

货郎转遍各村。他卖梳子、小镜子、使徒行传、棉布，换

回来的是麦子、羊毛、鸡、鸡蛋。他做买卖，可是心在别处。因此他称准分量，用米尺量得分毫不差……有人曾问过一位穆斯林圣人："什么时候一个人才能从罪恶中得救?"他答道："当他买和卖时，他的心在田野……"扬纳科斯就是心在田野。

他不时想到老拉达斯，他喊叫，他哀号，或是想到他自己的那个虐待柯斯坦底斯的泼妇妹妹，想到应该回到山上为在耶稣与莱尼奥两者之间协调而斗争的曼诺里奥斯……但这些在他脑海中只是一掠而过。他的思想离不开福提斯神父，离不开荒凉的山，离不开那些与石头顽强搏斗而对死亡却无所畏惧的人们。

扬纳科斯在各村做了一笔笔好生意，最后回到离狼泉镇不远的地方。驴驹活跃起来加快了脚步；它仿佛已高兴地嗅到驴棚的味道，想到棚子的槽里放满草料和清水。它的心脏像人的一样激烈跳动。它已翘起尾巴，准备欢叫。可是它的主人把它的尾巴抓住，按了下去。

"别那么着急，尤素法奇。走上山的路，我们先去看看曼诺里奥斯。"

扬纳科斯那天对曼诺里奥斯讲话言语粗暴，用词苛刻，举措失当，感到后悔。他急于去见曼诺里奥斯以表示歉意。

"我是对的，"他低声说，"但我毕竟不该这样做。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连一根羽毛都能触伤他。而我却像一头驴，拿着斧子砍上去。"

他还想到戈里哥里斯神父、老拉达斯、米舍里斯、寡妇，然后又想起曼诺里奥斯来。

"我对他那种做法不对，很不对……"他又低声说。"我忘记了我们四个人在这一年里彼此已结成伙伴，这不是为了赚钱①，而是为了进入天堂！"

这两个词前两个音节相同使他发笑，然后他又思索起来。

"该死的，"他心想，"赚钱和天堂会不会就是一回事啊？这不可能！不，这不可能，因为这么一来，上帝和魔鬼——上帝宽恕我！——不也就是一回事了么？"

曼诺里奥斯远远望见扬纳科斯赶着驴上山。他愣了，心想："我受难开始了，要挺住！"他站起身来。刹那间，他想回小屋，坐到最阴暗的角落里。他羞于将其可悲的形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早晨就拿出小镜子照了照自已的脸。他低声说："只有魔鬼才这么可怕！"然而他的嘴已消了点肿，可以说话了。

扬纳科斯一边上山，一边哼着小曲儿。他想着能再见到曼诺里奥斯并和他言归于好，可以解除一个沉重负担，心里不禁感到高兴。

曼诺里奥斯站在中午的阳光下，心脏在颤抖。他想起耶稣为了克制疼痛紧闭双唇，尽可能用力抿着嘴。他心想："我会习惯的，开始是困难的；可是逐渐……主啊，帮助我！"

---

① 原文是Paras，土耳其的一种辅币，与天堂 Paradise 的前两个音节相同。

扬纳科斯的平静歌声越来越近了。欢快的小号凯旋声骤然响起。扬纳科斯爬上一块悬岩，站在那里用这个方式向他的朋友宣告他的到来。

“他马上就到了，”曼诺里奥斯心想，“他一定会看见我。我的心啊，你要挺住！”

“嘿，曼诺里奥斯！曼诺里奥斯！”一阵欢乐的声音喊道，“你来接接我啊！”

“我来了！”曼诺里奥斯尽可能提高声音回答。

扬纳科斯抬起眼睛，张开双臂，可是一看见曼诺里奥斯就站住了，惊讶得目瞪口呆。他揉了揉眼睛，难以相信。随后又向前迈了几步，仔细打量，最后发出一声惊叫：

“曼诺里奥斯！曼诺里奥斯！你怎么了？”

他做出准备拥抱的姿态，但他害怕了，又退回来。

“扬纳科斯，”曼诺里奥斯用温柔的语气说，“要是你看着受不了，你就走吧！”

然后，曼诺里奥斯转身朝羊圈走去，以免扬纳科斯看到他的脸。扬纳科斯把驴拴在一棵灌木上，跟在他后边。曼诺里奥斯听见他的朋友走在后边的脚步声，他没有转身就再重复说道：

“扬纳科斯，你要是看着我这张脸受不了的话，就走吧！”

“我受得了，我受得了……”扬纳科斯回答说。“你别走！”

曼诺里奥斯跨过门槛，进入小屋，关上天窗，走去蜷缩

在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里。他心想，“我挺住了。荣耀归于主！”

扬纳科斯蹲在门槛上。他脱去帽子，擦额上的汗，眼睛看地，沉默了很久才问道：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怎么没什么？魔鬼附在你身上了，曼诺里奥斯！这是一个魔鬼，这不是你！”

“是的，这就是我！”曼诺里奥斯平静地回答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真实。”

他沉默了一会儿。他一边用手帕拭去脸上淌出的脓液，一边重复说：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是魔鬼附在你身上了，我跟你说！”扬纳科斯为了克制自己的恐惧，又大声喊叫说。“我一看你就害怕……起来吧，骑上我的驴，我们一块到镇上去。”

“去干什么？我在这里挺好嘛。”

“你去找戈里哥里斯神父，让他给你做一场弥撒驱除恶魔！”

“你听着，扬纳科斯！要是你愿意帮我忙的话，那么就答应我，对谁都别说什么。”

“你得跟神父说，曼诺里奥斯。要是你到镇上去觉得难为情的话，那么就让他到这里来给你祈祷。”

“不，不！”曼诺里奥斯激动得站起来喊道。“我必须在

脸上得这个病，扬纳科斯。这是必须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是必须的？”扬纳科斯也站了起来喊道。

“为了我得到拯救，扬纳科斯。不然的话，我就不能得救……不要这样看着我，我解释不了。”

“这是个秘密吗？”

“只有上帝才知道，”曼诺里奥斯恢复了平静，又在他的角落里坐下来答道。“只有上帝和我……我们达成了默契。”

“如果这是魔鬼呢？”扬纳科斯冒昧地说。

“这确实是魔鬼，扬纳科斯。你猜对了。就是魔鬼附在我身上了，感谢上帝，不然的话，我就完了。”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扬纳科斯感到失望，重复说。

“我也不明白，扬纳科斯，起初我不明白……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失望过；现在平静下来了。我不但平静下来，而且我还要举起双手，向上帝感恩。”

“你是个圣人……”扬纳科斯对他顿时肃然起敬，低声说。

“不是，我是一个罪人，犯了严重的罪，”曼诺里奥斯抗议说，“但上帝是慈悲的。”

两人沉默不语，羊群的铃声、牧犬的吠声从远处传来。太阳开始西落，淡蓝的阴影进入小屋。驴驹子见主人不出来不耐烦了，不停地叫，以表示呼唤。

“你能吃东西么？”扬纳科斯问道。

"能，用一根麦秆喝奶。"

"你什么地方觉得疼么？"

"不疼，哪儿都不疼……行了，再见吧，扬纳科斯，就谈到这里吧。可你得答应我，对谁都不能说什么……我必须……你明白么，扬纳科斯？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在这里斗争。"

"同魔鬼斗争？"

"同魔鬼斗争。"

"要是他战胜了呢？"

"他战胜不了。别担心。上帝和我在一起。"

"你是一个圣人……"扬纳科斯又重新低声说。"你什么人都不需要……再见！可是我还要来的，你知道。"

"要是你受得了的话，扬纳科斯……"

"受得了……再见！"

他顿时感到一种不寻常的冲动，想抓住曼诺里奥斯的手去吻，但他控制住了自己。他走出去，解开缰绳。他看见驴欢快地摇尾巴，没有再回头就上路了。

"世界多么不可思议，多么伟大而又神秘！"他一边下山一边喃喃自语。"分不清上帝和魔鬼……有好多次——上帝原谅我！——他们的面貌完全一样！"

第二天拂晓前，曼诺里奥斯用脚去拨弄还在仰面酣睡的尼科里奥斯。

"尼科里奥斯，起来！你给我去办一件事！"

羊倌长得尖尖的头一下子抬了起来。猛然惊醒，他吃

力地睁开眼睛，眼白在微光中闪烁。

“你要干什么?”他打着呵欠埋怨说。

“起来，去洗洗脸，好醒醒神儿。回头我再跟你说……起来!”

羊倌嘟哝着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他的胳膊、大腿和腿肚上覆盖着一层发亮的黑毛。他身上带着百里香和公羊的气味。

“你画个十字，”曼诺里奥斯对他说。“就说你从来不画，今天也一定得画，尼科里奥斯。”

“有啥用处，东家?……”尼科里奥斯又伸了伸懒腰，把骨头关节弄得格格响，反问道。

他在山上和羊一起长大，从来没有感觉到有画十字、上教堂的需要。这些对他尼科里奥斯来说有什么用处?他的欲望很简单：身体好，到了时候结婚，生儿育女，也拥有自己的羊群，注意保持精力充沛，如同橡树似的那么健壮……什么画十字、圣母啊，都是平原上的居民的事儿。

曼诺里奥斯坐在门槛上，等待尼科里奥斯盥洗完毕，全醒过来。夜间，他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他没有合过眼睛；上帝与魔鬼斗争了一整夜。在拂晓前，上帝胜利了。于是曼诺里奥斯起身把尼科里奥斯叫醒。

“我来了!”尼科里奥斯用手理着乱蓬蓬的头发说道。“我醒过来了。跟我说你要干什么吧。”

“尼科里奥斯，你听我说，”曼诺里奥斯用平静的声音说。“你别看我，要是害怕的话。看别处，可是注意听我跟

你说的话。”

“我听着哪，”尼科里奥斯转过头去说道。

“你下山到镇上，直奔大东家那儿去。那工夫天全亮了，你见到敞开着的大门，就走进去。你穿过院子，朝右边放织机的矮房子走。在那里，你就能找到我的未婚妻莱尼奥了。”

尼科里奥斯一下子转回身去，眼睛明亮地一闪，说了声“莱尼奥？”。

“你找到莱尼奥，跟她说……你好好听我要跟你说的话，把它印在脑子里。你跟她说，‘曼诺里奥斯问你好，他请你到山上去看他。他有话要跟你说。’就这些。你把这话跟她说完，马上回来……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这事儿不难。我这就去。”

他已经要向前冲了，急着下山到镇上去。

“等一等，简直是一头小山羊！”曼诺里奥斯一手抓住他的胳膊。“要是她问你我怎么样，你跟他说我挺好。千万别说我有病。我的天，你可得注意！”

“放心吧，东家。你甭担心。我会跟她说：‘他挺好！’”他随即拔腿就跑。

“好啦！去吧！”

尼科里奥斯仿佛长出了翅膀，一溜烟儿就不见了。

莱尼奥已经起来。她热好了薄荷茶，在上面倒上一点朗姆酒，给东家送去。她的头发散乱，光着脚，欢喜雀跃，走

上石台阶。

老庄园主在床上坐起来，从窗户望见狼泉镇的一片屋顶。他心里想着全镇上的居民，敲他们的门，进到里边去，对每个人说句表示关心的话，继续挨家转。然后，他的思绪到了山上，跃过羊群，直奔曼诺里奥斯。这时庄园主怒火冲天。“还能有这样的事！他竟然敢跟我顶撞，一个衣衫褴褛的佣人！说什么他的灵魂没有准备好！……他的灵魂！……好吧，这个蠢货，如果在四月底以前，你不把莱尼奥娶了，我就把你赶走。你就回到修道院去，过像太监似的生活。给我见鬼去，没良心的！就是你把米舍里斯弄得晕头转向，就是你！我儿子，他可怜穷人，他说什么，这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是我们的兄弟！这是神父礼拜天站在高高的讲台上时宣讲的话，在教堂里听听是可以的。可是回来以后要真的照着去做，蠢货，那可就完蛋了！”

门开了，莱尼奥端着薄荷茶进来。老头子的思绪立刻就从他儿子身上转移到这个讨人喜欢而又泼辣，摇晃着身子送茶来的女孩子身上。他眯缝着眼睛看她走过来，赞赏她那起伏的胸脯、苗条的腰身、坚实的膝盖……“我拿你怎么办呢，你这婊子！”他心里想。“我相信你是我的女儿……你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像你一样。愿上帝饶恕她！有一天晚上……”庄园主不禁叹息。

“东家，你今天好吗？”莱尼奥用她的悦耳声音问道。“你为什么叹气啊？”

“为什么不叹气呢，莱尼奥？我的宝贝儿子和曼诺里奥

斯把我整苦了。他们俩将要气死我……听说你前天上山找他去了？他跟你说什么了，这个糊涂虫？”

“他跟我说什么了，东家？”莱尼奥在床边靠近老人脚的地方坐下来叹息说。“他准是让妖怪施魔法给迷住了。他不知乱说些什么，结结巴巴，要说又说不出来……他不像个男子汉似的直眼看你，他眼睛看地，望天，转过身去不看我……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是不是你把他领到戈里哥里斯神父那里给他驱驱邪？你别笑！曼诺里奥斯已经变了样儿，不像他原来的人了，东家！”

这糟老头子看见莱尼奥激动得红了脸，叹息着问道：

“那么说，你还爱他啰？”

然后他呼噜呼噜地喝起那碗薄荷茶。

“你叫我怎么说呢，东家？”莱尼奥回答说。“是你把我许配给他的，我就应了。要是当初你把我许配给另一个人，我也会应的。在我看，男人全都一样。”

“老的也一样么？”老头子眯着眼睛问道。

“那可不行！”莱尼奥生气地斩钉截铁地说。“只能是年轻的！”

“到什么岁数啊？”老头子接着问。

“只要能有孩子！”莱尼奥毫不犹豫地答复说，仿佛她在这些问题上已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了最终判断。

“唷！你真厉害，莱尼奥！记住我要跟你说的这话。你要干什么心里有数，你有出息。”

女孩子笑着站起来，拿了空碗朝门口走去。

“今天是四月几号？”老头子问。

莱尼奥掐指一算，答道：“二十七号。”

“好吧，我们再等三天，看看曼诺里奥斯阁下是否屑于给我们个答复。要是他愚蠢到在这样好的一块肥肉面前撇嘴的话，你不必担心，莱尼奥，我会给你另找一个男人，一个好样的，不谈什么灵魂这类废话而让你儿女成行。好啦，去吧！今天我想起来，上教堂去，在镇上转转……给我拿干净衣服来，我好换上！”

“这讨厌的老家伙！”莱尼奥下台阶时低声说。她抿着嘴笑，仿佛有人在挑逗她。“他贪馋地盯着看我……说真的，如果他不是我父亲的话，我能让他娶我，老蠢货。要是他没有生育能力的话，这有什么关系，别的人有。可魔鬼把什么都弄得颠三倒四了。活该！曼诺里奥斯并不坏么！”

这时候，尼科里奥斯出现在大门上。他全身冒热气，一股公山羊味道散发到整个院子里，他真像一头后腿站起来的公山羊，身上油腻发亮，神情阴郁，同时又像一个年轻的大天使。

莱尼奥一看见他，就停住脚步，心里一惊。

“这小伙子是谁啊？”她低声说。“这是小羊倌尼科里奥斯吗？他变得大胆、壮实了！他已蓄了小胡子。”

“你有什么事？”她大声问道，“你是尼科里奥斯么？”

“是我，尼科里奥斯！”羊倌像雄鸡啼鸣似的用嘶哑的声音答道。

“我的天，你变成个大人了！有什么事啊？”

"曼诺里奥斯一清早就叫我来给你传句话。所以我就来了。"

"曼诺里奥斯?"莱尼奥说,心里扑腾着朝尼科里奥斯走来。

"别叫唤,这儿不是山里。说话声音轻点儿!他叫你跟我说什么?"

"曼诺里奥斯问你好,请你上山看看他去。他有话跟你说。"

"就这些么?好啦,你告诉他我去……等一等,别走。他怎么样了?"

"他挺好,他挺好!"尼科里奥斯大声说,随即拔腿就跑了。

他留下一股呛鼻子味道,仿佛一头公山羊刚刚走过似的。

米舍里斯新刮过脸,理过头发,穿上节日的衣服,从房子里走出来。他修饰了一番,为了去教堂听耶稣的教义和去找玛利奥里。他美得像颗明星站在院子中央,光辉闪耀。莱尼奥停下来看他,赞叹不已,心里想:"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想必也像他那样:一个真的圣乔治!"

"早安,莱尼奥!"米舍里斯一面把手里拿着的皮帽子戴上,一面说。"我上教堂去。"

"愿上帝保佑你!"莱尼奥用嘲笑的音调回答。"直奔教堂,少东家。可别走错了路!"

"你呢,你准走错不了路,你直奔曼诺里奥斯那里去,

我看……"米舍里斯说。他刚才看见信使走了。"你没得可埋怨的。"

"我没埋怨。谁跟你说我埋怨来着?"女孩子用愠怒的口气反驳他说。"你瞧见了吗?我们这些当仆人的也都是人啊,上帝不愿意叫我埋怨什么。可要是让曼诺里奥斯穿上漂亮衣服,少东家,他也会像个少爷。"

"你说的对,莱尼奥,"米舍里斯边答边走出门口。"你说的对。就是穿的衣服把我们分别开了。"

这时,教堂的钟声开始响了。

"我走了,"他说。"给我从山上带回好消息来,莱尼奥!"

"那你也从神父的女儿那里……"莱尼奥喊道。她的嘴是不让人的。

教堂里充满蜡和香的气味。在圣像屏上,巨大的圣像光辉闪烁。周围的墙上,从墙根到穹顶画满多色的圣徒和带翅膀的天使。进到这个古老的拜占廷教堂就仿佛进了一个到处都是人体大小而鲜艳夺目的鸟雀和花朵的天堂。天使们像一些巨形的蜜蜂在花丛中采蜜。穹顶最高处是全能的耶稣,他用可怕的凶狠目光看着群众。

在下边的石板地上,人们也像蜜蜂似的嗡嗡作响。他们匍伏到圣像前,然后回到人群中,一动不动地静听唱歌;男人在前几排,妇女在后几排。在本区管理委员会席上,在一些银盘子和蜡烛当中就坐的该是本乡的头面人物。可是这天,谁都不知道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来不来。至于风暴船

长，他躺在床上边呻吟边转动。只有戴着眼镜、穿着白领衣服的小学教师坐在那里，还有老拉达斯在一个角上喃喃自语。他嘟哝出的话都带辛酸味。前一天晚上，扬纳科斯给他带来了坏消息，说什么那些衣衫褴褛的人三个月来翻山越岭，把所有的戒指都卖光了。他抱怨自己的命运，站在坐位前小声说："我不走运。被毁灭的村庄应该就在狼泉镇附近，我好及时迎上去……可现在，这些人一无所有，对我还有什么用？真晦气！见鬼！"

信徒们鱼贯而行，把几个钱币投到盘子里，拿起一根蜡烛，画十字，朝圣像走去。可是老拉达斯却心不在焉。"幸亏这个蠢货在三个金币的借据上签了字！要是我是他的话……"

他正想到这里的时候，一个庞然大物坐到他身旁，把长排坐椅压得吱吱嘎嘎响。他看到老帕特里雅齐亚斯面颊苍白而松弛，视力模糊，嘴唇干黄。老拉达斯一面转身向后者打招呼，一面心想："这么说，这头肥猪还死不了。"

"祝你康复，老爷！"老拉达斯轻轻地说了一声，又想起他自己的心事来。

米舍里斯随后进来。他来晚了，他先到玛利奥里那里去了一趟。她让人传话说她想见他。她一个人和她那耳聋的忠实老奶妈在一起。

玛利奥里一直在门后等着他，说道："你来得这么晚。"

她也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最漂亮的连衣裙，戴上她母亲留给她的用拜占廷金币穿成的项链。苍白的面颊上淡淡

地涂了前一天晚上扬纳科斯悄悄地捎来的脂粉。可是她那双疲倦而带黑圈的眼睛，看上去总好像哭过似的。她拿着一条小手帕，不时放在嘴上。

“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米舍里斯不安地问道。“什么事让你发愁，亲爱的玛利奥里？”

“父亲着急，”玛利奥里低下头答道。“他着急，想要我们结婚。”

“可我们不是说了到圣诞节办么，玛利奥里？我母亲死了还不到一年，这么快不行啊……”

“他着急，”少女低下头重复说。“他天天都叫嚷。半夜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睡不着觉。”

“为什么？他怎么了？为什么这么着急？”

“我不知道，米舍里斯。我不知道……”玛利奥里用颤抖的声音说。

她很清楚为什么父亲急着要他们结婚，但她不能把话说出来。她自己也感觉到自己有病，应该快点办事了，她父亲是有道理的。

“我父亲不爱我母亲，”米舍里斯接着说。“她比我父亲年龄大，她上了年纪，脾气不好……我父亲对她厌烦，她死并没有使他难过，不过违反习俗总不大好。我母亲死了还不到一年，而他作为一乡之长，应当做出榜样……你明白吗，我可怜的玛利奥里？”

“我明白，我明白……可我跟你一再说了他着急，他跟我过不去……我受不了啦！……”

她要咳嗽，但是忍住了。她用手帕捂着嘴。她那纤细的手在米舍里斯手中颤抖，冒汗。米舍里斯瞧着她，害怕了。她真的消瘦了：看得出她那柔嫩的皮肤下包着的骨头和颅骨。

“亲爱的玛利奥里……”他把少女的手紧贴在胸口上低声说，“亲爱的玛利奥里……”

在要离开她的时候，他仿佛恨不能把她拽住，她好像成了一捧沙子，要从他手指缝溜走，向他告别。

“亲爱的米舍里斯……”少女遏制着涌上来的眼泪说道。“走吧，米舍里斯，上教堂去。呆一会儿，我也去。我们已经晚了。走吧，愿上帝帮助我们！”

她双手抱住他的头，依依不舍地把它搂在胸前。她全身颤抖。

“愿上帝帮助我们！”她又低声说了一遍，然后跑进屋去，扑到奶妈的怀里，几乎昏迷过去。

米舍里斯轻轻地开了大门，朝教堂快步走去，而心情异常沉重。

这时，莱尼奥梳好头，往头发和脖子上喷洒几滴玫瑰香水，披上复活节时东家送给她的红穗子黄头巾，走进镇上的小巷，朝圣母山的方向跑去。

弥撒完了，乡民们穿着节日服装，带着星期日的情绪，分布在广场上。有的人散步聊天，有的人进入柯斯坦底斯的咖啡店饮酒欢笑。

阿嘎和往常一样坐在阳台上吸水烟筒，右边站着手持军号的护卫，左边坐着小尤素福——他嘴里嚼着乳香，不时给阿嘎斟酒，阿嘎半睁着有眼眵的眼睛注视下面在广场上散步的乡民，仿佛牧人站在悬崖上，带着优越感和关切的心情观看他的羊群。他意识到自己是人而其他人只不过是一些羊，他吃肉，别人都吃草。他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去吃草，好从他们那里得到肉和羊毛。

莱尼奥在爬山坡，心里憧憬着幸福的明天。她心想曼诺里奥斯要跟她说：下星期举行婚礼。焦虑不安从此结束。新的生活，真正的生活即将开始——白天忙家务和厨房的事；夜晚相互拥抱；九个月后添个婴儿……那时她不再是个女佣人，当了妻子又当上母亲……

她喜欢曼诺里奥斯。他安静，勤劳，俊俏，蓄着一小撮美髯，蓝眼睛，柔美的神情，真像个耶稣。她的心飞了起来，先上了山，到了羊圈，在周围绕了一圈，落在曼诺里奥斯的肩膀上，仿佛一只驯服的、长满绒毛而丰满的红爪山鹑，温情地啄他脖子的前前后后。她心想，"这时，他一定站在坡路顶端矗立着的峭壁上等我；他的心一定也像我的一样飞了起来。"

事实上，曼诺里奥斯坐在峭壁上不时擦他那肿胀的脸——脸又裂开了，在流脓。

"我可怜她，"他心里想。"我为她难过，可是我不能不这样啊……我得从欲念中解脱出来，使我的灵魂纯洁，使我的肉体纯洁，这样才能不愧于担当起……"

他竖起耳朵，听到了轻快的脚步声。玫瑰香水味随风飘来。他鼻孔抽动。他熟悉这味道，是莱尼奥的香水味。

“她来了！她来了！”他对自己说。“这不是么！”

黄色头巾出现了。莱尼奥停下站了一会儿，把手放在眼睛上边遮阳光，望见她的未婚夫低着头在等她。

“她来了！”曼诺里奥斯说。他抬起头，一下子站了起来，然后呆着不动。

莱尼奥弯下身去，作出没有看见他的样子，想让他自己跑来，像往常似的搂着她的腰，说是为了帮助她上山。然而，今天曼诺里奥斯却一动不动。她实在忍不住就呼喊起来：“曼诺里奥斯！”

可是曼诺里奥斯没有答复。他站在峭壁上，不作声也不动。莱尼奥跑了起来，到了离峭壁不远处，她抬起头来，叫了一声：“圣母啊！”

她随即跌倒在地。曼诺里奥斯走下来把她扶起。可是她用左臂遮着眼睛，用右臂把他推开。

“走开……走开……”她尖声喊叫。“走开！”

“你再看我一回，莱尼奥，”曼诺里奥斯用温和的声音说。“看看我，你就永远厌恶我，摆脱我了。”

“不，不看！”不幸的女孩子尖声叫道。“你走开。”

曼诺里奥斯又回到峭壁上坐下来。他们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莱尼奥大声喊道：

“可你究竟是怎么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说话啊！你怎么了？”

“麻风……”曼诺里奥斯平静地回答说。

莱尼奥一阵寒战。她把头转向乡镇望去。

“我走啦，”她说，“你就是为这事把我找来的么？”

“是的，就是为了这事。”曼诺里奥斯用同样平静的声音回答说。

“你还能跟我结婚吗？不能。你能给我养麻风孩子吗？不能。那么你就走吧！”

他们又沉默下来。只能听到莱尼奥绝望的呜咽声。

“永别了，莱尼奥！”曼诺里奥斯说。

他朝羊圈转过身去。莱尼奥没有回答。她用黄头巾拭眼泪，看看她周围，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曼诺里奥斯消失了。天旋地转，一片荒芜。

太阳到了天顶。一片寂静，只可以听到挂在羊脖子上的铃铛声。羊群都到大橡树荫下乘凉了。偶然传来短暂的笛声，是寂寞中的哀怨，但很快又静了下来。

“麻风……麻风……”莱尼奥打着哆嗦重复说道。中午天气炎热，她都打寒战。

她在石头当中倒下了多久？她自己都不知道……仿佛有多少个世纪。但也许只不过几分钟，因为当她站起来时，太阳还是老高，呆在那里不动。

笛声重新响起，既欢快又悲伤。人们仿佛听到一个被抛弃在荒漠的人，无法忍受孤寂而叹息，叫喊……

莱尼奥机械地、下意识地朝着响起旋律的地方走去。她觉得听见自己的名字，似乎有人在叫她。她气喘吁吁地朝这

个方向走去。她也是在这些石头当中，大太阳下独自一人，也忍受不了寂寞。她向前走。随着时间的流逝，笛子的旋律更加强烈，更加哀伤。被一股难以抵制的力量所吸引，莱尼奥像个机器人似的继续向前走。

突然间，她在一个山脊上看到一块洼地，羊群在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橡树下歇息，一只只羊都把伸长的脖子贴在地上吸取凉气。在远处，她发现在整个羊群中只有两只羊是站着的，它们似乎在互相追逐和搏斗。两只羊旁边是个小羊倌，半裸体，蹦着跳着像羊一样，同时他拿起一根长笛按在嘴唇上吹。他不时把笛子从嘴边拿开，大声叫喊，拍手，咩咩叫，然后又拿起笛子，吹出更加强有力的声音。

莱尼奥听得出神，慢步向前走。羊倌背对着她站着，没有看见她走来。她离得近了就看清楚了这一场景。一只长着弯角、一身厚厚的绒毛的公羊追逐一只白母羊。它跳到母羊身上，母羊跑掉了。它重新追上去，抬起一双前腿，扑上去，捉住母羊并发出咩咩的叫声，仿佛在哀求……这时羊倌跟在后面，跳着蹦着，和公羊一起哀求并大声助威：

“加油，老家伙！……上啊，老家伙！上！”

他随即又吹起笛子来。

莱尼奥来到小羊倌身后。她喘不过气来，像母羊似的伸出舌头喘气。她感觉乳房发胀。

母羊停下来，疲乏了，不能再抵抗下去。大公羊跳了上去，把它整个盖住了，伸出舌头舔它的颈背，轻轻地咬它，全身绒毛被汗水湿透。空气中飘扬着公羊的味道。这时，尼

科里奥斯扔掉笛子，把身上的衣裤完全脱光，学着公羊的动作蹦跳起来。

莱尼奥脖子上的血管都涨起来了。眼睛模糊了。突然，尼科里奥斯在舞蹈中转过身来。他看见了莱尼奥，一下子跳到她面前，在公羊和母羊旁边，把她推倒在地。莱尼奥没有做出抗拒的表示。

第六章

“你知道吗?阿嘎，他不好了，这可怜的风暴船长！他的颅骨裂开接合不上。可是，还有什么事没做到的呢?用了多少草药，多少油膏！戈里哥里斯神父来给他祷告。一个吉普赛人也来过，给他算命。他们在医圣潘特雷蒙像前点了一根大蜡烛，让他吃一只猫的生殖器，据说这种动物有七条命。什么都做了，可是全白费劲！不论上帝还是魔鬼都不愿意把死船长治好。”

老玛达雷尼亚莫明其妙地说出个“死”字来，心中后悔不迭。

“希望魔鬼没有听见！”她紧接着咕哝说。可这饶舌妇又开腔了：“他叫我去找帕特里雅齐亚斯老爷的儿子米舍里斯，替他写遗嘱。我还得马上去找戈里哥里斯神父给他涂圣油。他起锚了，我们的船长。他要出海。刚才我正要出门，他喊着对我说：玛达雷尼亚大婶，请你给我上阿嘎那里去一趟。你跟他说：‘风暴船长向你问好。他让我告诉你，他扬帆启航了，他要走了。他跟你说再见！’我就是为了这事来的，阿嘎。是我，老玛达雷尼亚。”

阿嘎坐在长沙发上，半睡半醒，眼皮肿胀，面颊松弛，光

着双脚。他头没梳，脸没洗，喝着咖啡醒神。他听老玛达雷尼亚说话就像听下雨声似的。等到她把话说完，阿嘎懒洋洋地张开嘴，打着哈欠问道：

“他的脑子呢？”

“阿嘎，他脑子还挺好使唤，走得像时钟一样。”

他又不吭声了。他感觉疲乏，又打了个呵欠。

“他害怕吗？”过了一会阿嘎问道，又张开嘴打哈欠。

“一点儿都不害怕，这个人！一点儿都不害怕，阿嘎！你跟他说上帝，他笑；你跟他说魔鬼，他也笑。主啊，原谅我，可是不管跟他说什么，他全不在乎。”

“他喝酒吗？”

“喝，可喝得不多……”

“好啦！你跟他说，等我醒了，我就去和他告别。你告诉他，我带着我的护卫去，给他吹号。告诉他，我还带着小尤素福去给他唱他喜欢的阿曼内——他知道那一首。把这些都告诉他。现在，我喝咖啡，还要抽一袋烟，再喝点拉吉酒。然后，尤素法奇来给我揉腿，好让我醒过来。完了以后我就去……你记住：告诉他别着急，等我到了以后再死！让他等等我！去吧！”

风暴船长面黄肌瘦，只剩下一层棕褐色皮肤包着骨头，头上紧紧地扎着被凝固的血弄得梆硬的一条红色宽腰带。他安安静静地靠墙坐着，心中既无恐惧亦无悔恨。他的一双小眼睛眨个不停，非常活跃，就像他有一次在敖德萨看到

的一只猴子的眼睛一般。

在他旁边的一张小桌上，放着一瓶拉吉酒、长管烟斗和他在一个远方港口买的一尊维多利亚女王石膏像。他曾说："这个女人很有气派，身体壮实，胸脯丰满，我喜欢她……"他于是就把她买了，一直放在身旁。他哈哈大笑着说："这是我老婆，尽管她上唇上的毛比我的浓，这没有关系！"

他环顾小屋四周：肮脏的墙壁，满布蜘蛛网的房梁，空着的架子，里面装着破旧衣服、破鞋、羊毛衫和废钢铁的一个长箱子，放在壁龛的一个水罐，犄角上的一个拉吉酒瓮。他对每件东西都注视一下，向它告别。他看了很久挂在他床对面墙上的一幅发黄了的老照片。这是他那沉没了的船的照片：船帆扬起，船尾悬挂希腊旗，船头是袒胸露臂的海妖。而他自己，一个三十岁的船长，站立在舵柄前。

他想象自己上了船。照片上那艘船身上落满蝇屎的船起锚出海。可是谁会料到出现一片浓雾，使船长的眼睛辨别不出岛屿、海岸、戴红帽的土耳其人、像海妖般的袒胸露臂的女人，也看不清港口堤上被烟草、煎炸鱼和羊肠的烟熏黑了的酒吧间。

在他的记忆中一切都混了，过去的欢乐和苦难混在一起。他甚至想不起当他志愿参加一八九七年的战争把武器弹药和粮食运进希腊时所负的伤。有一次，他爱上了一个土耳其女人，他也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她叫什么了……在君士坦丁堡，在士麦拿，在埃瓦里，还是在亚历山大？她的

名字叫吉乌尔苏米，法图美，还是叫爱米奈？他都忘记了。一场大雾把世界上的一切化为烟云。他生平中唯独的一件事在这片浓雾中清楚地映现出来。有一次在巴统，四月圣乔治节那天，他偕同三个朋友走进一个盛开着大红花的芦苇园里。他们头上缠着带穗的白巾，坐在一个凉爽的沙滩上吃东西、喝酒、唱歌。在太阳的光辉照耀下，海面平静。没有女人和他们在一起，只是他们几个朋友之间的聚会，个个年轻俊俏，有的是金黄色头发，有的是棕色头发。他们中间有一人叫乔治，这天是他的节日。正当他们畅饮欢歌之际，下起蒙蒙细雨，洗涤宽阔的树叶，敲击白色的卵石。陆地和大海都散发出香气。三个亚美尼亚人，手持曼陀林、双簧管和铃鼓，蹲在花朵盛开的芦苇丛下唱起阿马内来。

多么欢快！多么柔美！在最后的日子里，生命仿佛手心里的一只孱弱的小鸟……风暴船长苦思冥想，他记不起什么别的事，是了，没有什么别的事。他的整个一生已化为烟云。只有这次在巴统的欢聚和那毛毛雨栩栩如生地活在他的记忆中。

"怎么，只有这些么？"他咕哝着说。"我的整个一生就是这些么？毛毛雨，三个朋友，芦苇丛……见鬼，我什么别的都记不得了！而我本以为吞食了全世界！"

他伸手去拿放在小桌上的一杯拉吉酒，但这时，门开了，阿嘎走进来。阿嘎身穿礼服，红呢灯笼裤，佩带银质手枪，缠着崭新的裹脚。他染了胡髭，脖子上系着一条丝带，仿佛去参加婚礼的模样。随着他后边进来的是小尤素福，

胖乎乎的，白嫩脸庞，睡眼惺忪，嘴不停地咀嚼；还有护卫，皱着眉，沉着脸，恶狠狠地斜着眼，手里拿着小号。

“一路顺风，风暴船长！”阿嘎显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喊道。“听说你要起程，要走啦！”

“我把帆升起来了，阿嘎。风向顺。再见啦！”

“你上哪儿去啊，该死的船长？”阿嘎坐在箱子上大笑说。“干吗离开这个世界啊？稍等等嘛！又有人给我送来拉吉酒，喷香的真正好酒，是用熟桑葚酿造的。再等一等，我们一块儿喝了你再走。”

“不啦！我跟你说再见啦，阿嘎。一切都完了！我已经起锚，握着舵轮，船开动了。你自己一个人喝吧。”

“那你上哪儿去啊，你这家伙？你知道上哪儿去吗？”

“鬼才知道！风把我吹到哪儿就是哪儿。”

“你们那教是怎么说的，该死的异教徒？”

“噢，噢！”船长把手一挥说道。“要是我相信我那教的话，我就直奔地狱。”

阿嘎笑了。他说：

“可我要是相信我的教，我就直奔天堂——一个到处是杂烩饭、女人和尤素法奇的天堂！你跟我说，船长，会不会你我的教全都跟我们开玩笑啊？世界就是个梦，拉吉酒就是生活，喝酒，让自己陶醉，这就是生活！我们的脑袋就随着风转，你当异教徒，我当土耳其阿嘎……这些都由它去吧，船长！不必说了。跟你说实话，我心里烦闷！”

他转过头去对他带来的年轻人说：

"起来，尤素法奇，我瞧见那犄角上有个酒坛子。起来，给我们斟酒！"

老玛达雷尼亚走进来，欠身在船长耳边说：

"神父马上就来给你领圣体。别喝酒啦！"

"什么神父，老妖怪？住嘴！去拿坛子来给我们斟酒！"

老婆子嘴里嘟哝着，手颤抖着给他们斟酒。阿嘎站来起，走到床前和船长碰杯，并说：

"祝你一路顺风，船长！"

"也祝你顺风，阿嘎！"

两人开怀相对而笑。阿嘎指着自己的小胡子说：

"要是穆罕默德和你们的耶稣像我们似的都喝了拉吉酒，一起碰杯，他们就会成为亲密朋友；他们就不会彼此干起来要挖掉对方的眼睛……你瞧啊，我们俩是怎样成了好朋友的，船长老伙计？我们在一起不是挺快活吗？"

"神父要来给我领圣体，阿嘎，"船长说。他开始觉得头晕，想闭上眼睛。"再见！"

"可你等一等，见鬼！你上哪儿？别着急！我把尤素法奇带来了，立刻给你唱你爱听的阿马内。你不能不听一支歌就走啊！来，尤素法奇，唱阿马内，我给你祝福……"

像往常一样，小尤素福把他咀嚼着的乳香从嘴里拿出来贴在膝盖上，做出一种忧郁神态把面颊靠着右手心，而正当他要放声歌唱时，阿嘎伸出一只手来说道：

"等一等，尤素法奇。得先吹小号！"

他转过头来向护卫说：

“把门敲开，站在门上，吹一支鼓舞战斗的曲子。”

护卫打开门，举起喇叭，吹起冲锋号来。

“行啦！”阿嘎喊道。“该你啦，尤素法奇，给我们唱阿马内吧！”

清脆而富有情感的娓娓歌声缭绕。船长竖起耳朵，胸中充满柔情和凄怆。“人生如梦，人生如梦，饶恕，饶恕！”

船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深感到人生只不过是一场梦……他一定是睡着了，梦见自己是一个船长，往返于白海和黑海的各港口之间，参加了一八九七年的战争，他是希腊人和基督教徒，而这时他正在死去……可是他不死，他醒着，梦结束了，天亮了……

他庄重地伸出手来。

“我感谢你，亲爱的阿嘎，只有你了解我的痛苦。再见吧。我也向你告别，尤素法奇。愿你的小嘴永不消失，变成蕴藏在地里的红宝石！”

阿嘎感动了，擦着眼泪。

“去吧，老船长，一路顺风！”

他弯下身去吻船长。他们两人都流泪了。

“见鬼，我一直不知道我也喜欢你，阿嘎！”垂死的人用微弱的声音说，“再见！”

走出去时，阿嘎转过身来对护卫说：

“再吹一次冲锋号，让船长听了鼓起勇气……也让全乡的人听见，好都来给他送葬。本乡的一根支柱倒下了。”

夏日的天空云层密布，几滴雨点掉下来。

“快走，孩子们，”阿嘎喊道。“我穿着新衣裳呢。”

三人跑了起来。

米舍里斯正碰上他们。他手里拿着纸和墨水瓶，急着跑来。

“我们的船长怎么样了？”他问阿嘎。

“很好，他不害怕，年轻人。他比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还强。可是你得快点！”

老玛达雷尼亚把门打开。她等待神父来做圣事，可是来的却是气喘吁吁的米舍里斯。

“别着急，孩子，”老婆子说，“他还挺着呢。这个要死的人生命力挺强。人家说他有七条命……进来吧。”

米舍里斯进了屋子，把门关上。

船长精疲力尽，闭上眼睛。血又大量溢出，流到面颊和被单上，老妪走上前给他擦脸，然后欠身在他耳边说：

“船长，米舍里斯带着墨水瓶来了。你挺着点！”

他挣扎着抬起他那破裂的头并睁开眼睛说道：

“欢迎你，少爷。”

他又闭上眼睛睡着了，米舍里斯坐在箱子上，把纸放在旁边等着。

老妪边擦眼泪和鼻涕，边低声说：“他是个好人，可怜的。是的，是好人，就是有时他做出凶神恶煞的样子。我死去的丈夫也是这样……”

她讲起她自己的不幸以减轻此刻的悲伤。米舍里斯卷了一支烟抽着。他也有他的不幸，但从来不对人说。他心

不在焉地听着老妪唠叨。

一只狗在靠近房子处汪汪叫。老妪暴躁地站了起来。

“这狗真可恶！它准是看见死神来了，它才叫的！”

她开了门，拿起一块石子，扔了出去就转身回来。

船长睁开了眼睛。

“米舍里斯，你在哪儿?”他问道。“靠近点。我现在不能大声说话了。拿上你的纸，写吧。”

“你别累着，船长，”米舍里斯说，“不用着急。”

“写吧，我跟你说。把安慰的话留着改日再说。我有七条命，六条已经完了，只剩一条在我嘴唇上颤动，也要溜掉。趁着我还有一口气的工夫，赶快写。”

米舍里斯靠近病人床头，打开纸张，把笔蘸上墨水。

“我听着哩，船长，”他说。

“一开头，你写上，我的神智完全清醒，我是东正教基督徒。我父亲名字叫泰奥多里斯·卡庞泰。我没有子女，也没有狗。我没有结婚，感谢上帝！我有过钱，我全吃掉了。我曾经有过田地，被我卖了，吃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是把它们吃了，是把它们喝了。结果是一样的。我原来还有一艘船，就是墙上那照片上的。它在特拉布松港外的海面失事沉没了。我的全部财产，所剩下的一切就是眼前这些！”

他边说边用手指了一下他屋子四周的破旧东西。

“我把这些东西分给本乡的人，好让他们还能想起我来。老玛达雷尼亚，你到我这边来，跟我一件一件地数这些

东西。要是我忘了什么，那就是你的。写吧，米舍里斯。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船长。”

“那犄角上的那坛子拉吉酒，我留给阿嘎，好让他为我的健康干杯。我嘴里的一颗金牙，叫人给我拔下来，送给卡特林娜寡妇，让她去打耳环。我那琥珀管烟斗，我送给柯斯坦底斯的咖啡馆。每当一个外乡人经过这里，抽上这烟斗，他就不觉得孤独和凄凉了。有十来斤大麦，我留给扬纳科斯的驴驹子。让它在驮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夜晚吃。我的袋子里剩下几个银币，请戈里哥里斯神父收下，不然的话，这山羊胡子不给出殡，我就发臭了。在你坐着的那箱子里有破旧衣服、防雨衣、旧帽子、毛线衫、水手靴，有遮光装置的提灯、指南针和废钢铁，你们把所有这些都送给生活在萨拉津纳岩洞里的那些可怜的人们。你们把我的锅、葱头、那瓶油、奶酪和一罐子橄榄……全给他们。我同情他们，这些不幸的人……你记下来了么，米舍里斯？”

“等一等，我在记哩。别这么快，船长。”

“我得赶快啊，要不就来不及了。快写吧。我还有一本书，《一千零一夜》。每到礼拜天，别人都上教堂，我就念几段消遣消遣。这书给咖啡馆老板柯斯坦底斯。每个礼拜天，乡民们听了福音书以后来到咖啡馆，请一个人朗读一下，让这些可怜的家伙开阔一点眼界。我并不是说福音不好，可是《一千零一夜》也不比它赖。你记下来了吗，米舍里斯？”

“记下来了，船长。接着说吧，可你别太累啦。”

“你瞧一瞧，老婆子。在屋子里转转。我忘记什么贵重的东西没有？”

“你的拖鞋，船长。”

“呸！穿得把后跟都磨掉了，只好扔到垃圾堆里。噢！我把它留给老拉达斯，这个可怜虫！每回我到他家去，总是看见他光着脚。让他穿我这双拖鞋，这个吝啬鬼，免得他伤风！要是他死了的话，世界上就缺了点什么。再瞧瞧，玛达雷尼亚。”

“那相片呢？”

“啊！这相片，我得带走！你们把它连镜框一齐放进我的坟里。我还要把我的酒杯带走。它一直为我服务，我不能扔下它。对了！还有这尊石膏像，让吃石膏的拿去吧，叫他把英国女王也吃了！”

“还剩下一件最重要的，”米舍里斯说，“房子。”

“我把这房子留给老玛达雷尼亚。她就像一个妹妹似的照顾我。我让她受委屈了，我常对她破口大骂，也叫她挨了不少我的棍子。原谅我吧，我的好玛达雷尼亚。别哭，除了你是因为高兴哭……”

他想笑，可是笑不出来。他疼痛。血又流出来。

“这些就是我的全部财产，”他说。“全记下来了就把纸递给我。我在下边写上我的名字。”

米舍里斯把纸递给了船长。老婆子把他扶起来。米舍里斯托着他的手。他签上：“雅库米斯·卡庞泰船长，泰奥

多里斯之子。”

外边传来唱圣诗的声音。

“神父带着圣体来了，”老妪赶快去打开那双扉的门喊道。

“又是一件苦差事，”船长咕哝着说，“进来吧，把这事儿也弄完了吧！”

教堂老执事手持点燃着的大蜡烛首先走进来。戈里哥里斯神父跟在后面。他佩着襟带，双手高举一个上面盖着一块红色刺绣方丝巾的圣餐杯。

“我主来临！”戈里哥里斯神父跨进房门，用庄严沉重的声音宣告。“请你们回避。”

玛达雷尼亚和米舍里斯画十字，吻神父的手，然后退出去。老执事也拿着大蜡烛走出去，三人站在门外等候。

神父走到垂死的人跟前说道：“风暴船长，可怕的时刻已然来到，你将要到上帝面前。承认你的罪，洗净你的灵魂！你说吧。”

船长厌烦地回答道：“神父，我怎能向你认罪？你以为我能记得起来么？上帝有帐簿，他把所有的罪都记上去了。写在我帐上的事，他要是愿意的话，把它抹去就是了。作为礼物，只有一件东西我想从地上给他捎去，只有一件……我想这样的东西在天上准找不到。”

神父听了这话心里很不受用。船长的声调刺痛了他的神经。

“只有一件东西我想给上帝捎去作为礼物。”船长坚

持说：

"什么？"神父皱着眉问道。

"一块海绵。"

"你不害臊？"神父喊道。"你甚至在这个可怕的时刻都不颤抖，你这个蔑视宗教的人？"

船长心平气和地说下去："我们是一些蚂蚁。我们多吃了一粒米，多吃了一只死苍蝇——不是什么大事！就把这事儿抹掉吧！而你要找我们这些蚂蚁算帐，可你是一头大象！"

神父声色俱厉地说："船长，你不害怕上帝。你现在到了他门前，你这无赖，门要开了，你将看见他。你就不害怕？"

船长充耳不闻，说道："神父，我累了。阿嘎刚才来跟我聊了一会儿，米舍里斯来替我写遗嘱。当时我一下子想到了你，我把我所有剩下的钱全留给你，好让你把我埋葬了，免得我的尸体腐臭，就像你把别的一些死人撂在一边似的。现在你又拿出凶神恶煞的样子来吓唬我……我已经不害怕了，我累极了，我跟你说。再见吧！"

他朝墙转过脸去，闭上眼睛。他的呼吸变得困难了。死亡的罗音开始上了喉咙。

"晚安！"他还说了一声。

神父用红色方丝巾把圣餐杯盖上，说：

"我没法子让你领圣体了。愿上帝宽恕你吧！"

"晚安！"船长又冒出了一声。

他在床上跳动了两三下，轻声呻吟，仿佛气闷，张开了嘴。枕头和被单上满是血。

神父画了个十字，低声说：

“愿上帝宽恕你！可我没有这个权利。”

他打开门，把玛达雷尼亚叫来。她习惯于裹尸体。

第二天，当人们安葬他的时候，细雨蒙蒙，就像那天他和伙伴们在巴统欢度圣乔治节一般。薄云在天空流动，镇上响起凄凉的钟声，洋甘菊在小坟场上飘香。所有乡民都参加了送葬。老玛达雷尼亚充当哭丧妇的角色，披头散发，放声哀号，走在最前。

扬纳科斯本来打算带着他那头驴驹送葬，因为米舍里斯告诉他船长遗赠大麦的事。可是戈里哥里斯神父恼火了。

“可它不也是上帝创造的吗？”扬纳科斯反驳说。

“它没有一个永存的灵魂！”神父气愤地答道。

“我要是上帝的话，我就也让驴驹进天堂。”扬纳科斯咕哝着说。

“天堂不是牲口棚，是上帝的住处！”神父喊叫着把扬纳科斯赶走。

扬纳科斯执拗，跟在棺材后面继续嘟哝：“我要让它们进天堂。我要让小尤素福进天堂，只要它不拉屎，不把天堂弄脏了。”

一切行礼如仪，每人抓一把土扔进墓穴，乡民聚集到咖啡馆异口同声歌颂死者。众人一散，扬纳科斯就把米舍里

斯和柯斯坦底斯拉到一旁，他实在忍不住要说出憋在心里的话了。

“兄弟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可是你们必须保守秘密，到现在谁都不知道哩……曼诺里奥斯的脸上得了一种恶症，那就像只章鱼，像个带脓血的面具，一张鬼脸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会不会曼诺里奥斯就是一个圣徒，而我们现在才发现？因为，我听说只有圣徒和苦行者才会得这种病……”

“准是这样……”柯斯坦底斯说。“他是圣徒，是的，他是个圣徒，可这么多年来我就没有觉察到！……”

“你别急着走，柯斯坦底斯，”米舍里斯深有所感地说。“等一等，让我们把事情掂量一下，再去请一位医生……”

“我建议，”扬纳科斯说，“我们三个人，礼拜天晚上，上山看看他去。我还有一件礼品交给他。”

他从衬衣里掏出一小本烫金装订的书。

“这是福音书。福提斯神父昨晚托老克里斯托菲斯给我捎来的。说是让我们四个抬筐人读的。因为那四筐子吃的就给我们起了这个名。”

他们跨过长满洋甘菊的祖坟。被雨湿润过的土地散发出一股香气。他们停了一会儿，呼吸那潮湿的气味。

米舍里斯叹息着。他忽然想到他的未婚妻，想到她的苍白削瘦的脸庞，眼睛周围的黑圈，她为了制止咳嗽用来堵嘴的小手帕。

他回想起童年时，有一天他和父亲去看挖掘一具尸

体——他曾经在家里见过的一个笑容满面、蓝眼睛、波浪头发、胖乎乎、挺好看的姑娘的尸体。他跟着父亲站在打开的坟旁。掘墓人把一铲一铲的土堆在墓穴周围。他在搜寻姑娘的骨骼。死者的父亲也在场，弯着腰站在墓穴上边，手里拿着一个骨盆。坟场工人蓦地把双手插进土里，捧出一个沾满泥土的颅骨……小米舍里斯突然哭起来。这就是好看的波浪头发的姑娘的头吗？她的一双眼睛变成什么样了？她那笑着的嘴唇哪里去了？

从那天起，二十年过去了，这当中，他没有一次涉足坟场而不立刻想到那漂亮姑娘的颅骨。

"你为什么叹息啊，米舍里斯？"扬纳科斯问道。

米舍里斯把顶端有个铁十字架的小门推开，只是说："我们走吧。"

三人沉默不语，朝镇上走去。在他们后面响起沉重的脚步声。他们回头去看。

"潘内尤提斯！这家伙也来参加葬礼了。"柯斯坦底斯惊叫道。

"他大概知道了船长也遗赠给他一份东西，"扬纳科斯说。"他现在要到死者的家去拿英国女王石膏像吃……"

"我们等一等他，跟他一块儿走吧，"米舍里斯建议。"这样可以叫他变得温和点儿。"

他们停了下来。潘内尤提斯见了他们没打招呼，加快步子走到他们前头去。

自从乡绅们以所谓的他蓄着红棕色胡须为理由，选定

他去扮演犹大的那天起，他就看见任何一个被选当耶稣的忠实使徒的人都受不了。

“跟我瞧瞧这些当使徒的人们的嘴脸！”他说。“尽管我性情粗暴，我比他们都强。不论在家里，在外边，还是我心里，我都受过很多苦……我，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痛哭了。可是他们呢，他们只是当着人家面哭……我吗，我知道什么是爱情，可我的遭遇惹得全乡人嘲笑，他们爱的时候是欢乐和玩笑……他们叫我恶心，让他们都见鬼去！一个有一头驴，一个有一间咖啡馆，另一个有钱和他的玛利奥里。而我呢，什么都没有。有时我真想放一把火烧掉我的破房子，把我的妻子和女儿赶到街上去，杀死我爱的女人。究竟谁是犹大？是他们，这些吃饱喝足的，这些幸运的人，还是我？”

“嘿！潘内尤提斯！”扬纳科斯喊道。“你看不起我们啊？”

“向使徒们致敬！”吃石膏的吼叫道。“你们的那位假耶稣哪儿去了？”

“这事你还没想开啊？”柯斯坦底斯说。“可这不过是演戏，见鬼！你怎么没明白呢？”

“是戏也罢，不是戏也罢，”鞍具匠答道，“反正你们朝我心上攮了一刀。我老婆叫我犹大。街上的孩子们嘲笑我。妇女们一看见我就害怕，紧紧锁上门。这都是你们的错，该死的！我结果就成了真犹大。”

“大家都喜欢你。你别脑火，”米舍里斯说，“瞧！昨天，

船长死的时候，他还想着你，留给你东西……”

“留下石膏让我吃！他还说，让我把英国女王像也吃了。叫他下地狱受火刑去！”

“你别诅咒，”米舍里斯说，“他的尸体还没有凉哪。收回你咒骂的话吧。”

“叫他下地狱受火刑去！”潘内尤提斯吼叫着重复说。他的麻子脸红得发紫。“给我躲开，我跟你们说。我活该倒霉！”

他随即加快步伐，骂骂咧咧地走了。

“怎么能拾起个海胆不被刺扎着呢？”扬纳科斯说。“最好是再别跟他说话。”

“他心里受了伤啊，”米舍里斯难过地说。

“还有那寡妇，再喝了酒，”柯斯坦底斯说。“从这儿回去准得打他老婆和女儿。他总是喊叫要把她们赶出门去。”

“犹大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正折腾他哩，”扬纳科斯说。“这样不会有好结果。我担心的是曼诺里奥斯。愿上帝让我想错了。”

“担心曼诺里奥斯？”米舍里斯感到诧异说。

“我觉得寡妇在围着他转，”扬纳科斯解释说。“我那天看见她在井台上跟他说话。潘内尤提斯知道这事，他简直气疯了。每当喝醉酒，他就喊：我杀死他！我杀死他，这混蛋！然后他就去磨刀。”

“我们今晚上就去看曼诺里奥斯，怎样？”米舍里斯建议说。“你告诉我们的这事儿让我担心，扬纳科斯。”

“对，我们立刻就去！”扬纳科斯答道。“我怕潘内尤提斯走在我们前头。他像是朝圣母山走去。”

“那我们转过头来走小路，”柯斯坦底斯说。“今天能办的事不要拖到明天。”

三人折回，沿小路走去。他们不作声，快步走，仿佛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将会发生。他们看见潘内尤提斯在山脚的一块石头上坐着，双手捧头，像沉思的样子。可是他看不见他们。他们经过宽阔的地方，没有喊他。

雨停了，云层散开，露出一块块清澈的蓝天。太阳还高，在云间照耀。

大家听见铃声和欢快而调皮的笛声。三个伙伴在羊群旁走过。尼科里奥斯把笛子从嘴边拿开，注视着他们。

“嘿！尼科里奥斯！”米舍里斯喊道。“曼诺里奥斯在羊圈吗？”

“不，他不在，我没有看见他。你们自己去看看吧！”

“他怎样啊？”

“像在灰里爬的一只螃蟹！”羊倌放声大笑，回答道。他激动，唱歌！

“他这么高兴，这只小山羊！”扬纳科斯说。“我们走吧！”

米舍里斯笑起来。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他说。“昨天晚上，莱尼奥去找我父亲。这姑娘简直是个穿裙子的魔鬼。她准是打听到，不知道是怎么打听到的，曼诺里奥斯有病。她用义无返顾的口气对老头子说：‘我不嫁给曼诺里奥斯了。’‘为什么呢？

你爱上别人了吗?'‘是的。'‘那是谁呢?'‘尼科里奥斯,小羊倌。'‘什么? 那小青年,他连唇上的小胡子都没长出来! 要是按一下他鼻子就会流出奶来。你要这孩子干什么,我的闺女? 他能让你生孩子吗?'‘能,他能行!'莱尼奥嚷着说,‘他挺好,我喜欢他,他能行,我向你保证!'这时她就开始挑逗老头子,给他灌米汤。随后父亲说:‘好啦,嫁给他吧! 我祝你快乐!'”

“这小婊子嫁一头山羊! 主宽恕我!”扬纳科斯说。

“曼诺里奥斯幸亏逃脱了。谢天谢地!”柯斯坦底斯想到他妻子而做出这样的结论。

他们来到羊圈,在屋子里看了看,然后绕墙转了一圈。他们爬上悬崖呼喊。没有人答应。

“我的上帝,他是不是已经被杀了?”扬纳科斯小声说。

“你说什么?”米舍里斯问。

扬纳科斯对刚说出的话害怕了。

“没有什么,”他回答道。

三人又沉默着走上小路。太阳西斜,快要下山了,山上已盖上大片阴影。他们朝偏斜方向的孤立在悬崖中间的一个小教堂走去。这是个被人遗忘的古老小教堂。只有一年一度十一月八日大天使节那天,人们才想到它,在这里举行一个小规模的聚会。教徒们点燃起大蜡烛,照亮了被抹掉一半的壁画。这时,只有末端是红色的米哈伊大天使的黑色翅膀被照亮了。将近傍晚,人群散去,大蜡烛熄灭,天使

们的翅膀又将在整年中暗淡无光。

三人进入小教堂，闻到一股仿佛在坟墓里的潮气。在耶稣像前，一节大蜡烛还点燃着。他们察看祭坛，再看圣像屏后边，空无一人。

“他准来过这里，”扬纳科斯说。“是他点燃的大蜡烛……可后来到哪儿去了呢？”

“愿上帝保佑他！”米舍里斯低声说。

曼诺里奥斯确实来过这个小教堂。他点燃了大蜡烛，在微光中望着耶稣像，跪了一整天。他想对耶稣说话，但又不敢。他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而耶稣在圣像里也看着他，也想和他说话，但害怕吓着他而保持缄默。

他们就这样在沉默中度过整整一天，仿佛两个情人，面面相觑，情不自禁，说不出话来。而后，恰恰在这三个朋友来到这里之前不久，曼诺里奥斯站起来，吻了耶稣的手。他们彼此之间什么话都说了，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打开小门，沿着通往乡镇的路走去。

“我已经说了我要说的话，”他称心如意地想着。“我们之间想法一致了。他为我祝福，我该走了。”

他满心喜悦，走在下山的小路上。他用一条大手帕把脸包上，只露出一双眼睛。当他到达镇上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走那些最偏僻的小巷而且加快步伐，并没有碰到任何人。到了一幢房子的角上，他就拐弯。路上很静。他毫不迟疑地伸出一只手去敲卡特林娜的门。

不一会儿，他就听见寡妇穿着木底鞋在院子里走的声音。

“谁啊？”清脆的声音问道。

“开门，”曼诺里奥斯回答。他的心在颤抖。

“是谁？”声音又问。

“是我，我，曼诺里奥斯。”

门立即开了，寡妇伸出双手。

“是你么，我的曼诺里奥斯？”她喜出望外，说道。“是哪股风把你吹来的？进来吧。”

他进去后随手把门关上。他一时感到惊恐，停住脚步，观看那两盆石竹和在微光中闪耀的白卵石。他心里仍直扑腾。

“你为什么把脸包起来？”寡妇问道。“你怕人家看见你吗？进来吧。进屋里，曼诺里奥斯。别害怕，我不会把你吃掉的！”

曼诺里奥斯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地站在院子中央。他清楚地看见寡妇艳丽的面孔、白皙的双手、半露的胸脯……

“我夜里白天都想着你，曼诺里奥斯，”寡妇说。“我失眠，睡不着，我在梦里见到你……夜里和白天，我都喊你：来啊！来啊！今晚你毕竟来了。欢迎你，我的曼诺里奥斯！”

“我来是为了让你把我摆脱掉，卡特林娜，”曼诺里奥斯平静地回答说，“为了让你不再想我，为了让你不再喊我。我来是为了让你厌恶我，卡特林娜，我的姐妹。”

“我厌恶你，我的曼诺里奥斯？”寡妇大声说。“可你是我

在世界上唯一的希望。你，曼诺里奥斯，不知道怎么的，也由不得我，不是我自己要的，你已成了我的救星……别害怕，曼诺里奥斯。不是我的肉体而是我的灵魂在跟你说话。因为我，我也有一个灵魂，曼诺里奥斯。”

“你的灯亮着哪，我们进去让你看看我。”

“进去吧！”寡妇亲切地拉着曼诺里奥斯的手说。

他们进去，一张铺陈整洁优雅的大床占了整个房间。床上头挂着一幅圣母像，像前点着一小盏粉红玻璃照明灯。在右边的墙角上放着一盏三个捻儿的油灯。

“要鼓起勇气，卡特林娜，”曼诺里奥斯走到灯光下说道。“你过来看看我。”

他开始把包着脸的大手帕揭开。首先露出肿胀、裂开、发紫的嘴唇，然后是淌出像脓一样的暗黄色浓液的裂开的双颊，再后是绷紧得要爆裂、像肉似的鲜红颜色的前额。

寡妇睁大眼睛看了又看，蓦地双手捂眼，投身到曼诺里奥斯的怀里，痛哭起来。

“我的曼诺里奥斯，我的曼诺里奥斯，我的心肝！”

曼诺里奥斯轻轻地把她推开。

“你看我，你看我！”他大声说。“不要哭，不要搂我！你看我！”

“我的心肝！我的心肝！”她不停地叫喊，不肯放开他。

“你不厌恶我么？”

“我怎么会厌恶你呢，我的宝贝？”

“一定要……一定要厌恶我，我的姐妹，为了使你得到

解脱，我也得到解脱。”

“可是我不愿意解脱。要是我从你那里解脱出来，曼诺里奥斯，我就一切都完了。”

曼诺里奥斯束手无策，在床旁边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请你帮助我，卡特林娜，”他用恳求的口吻说，“帮助我，使我得救。我也想着你啊，我没有使自己解脱的勇气。帮助我，别让我的灵魂受污染！”

寡妇脸色苍白，靠在墙上。她看着曼诺里奥斯，她的心碎了，就好像在夜里听到她的孩子要溺死的叫声。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孩子？”她终于说出这话来。“你想要我做什么！”

曼诺里奥斯沉默不语。

“你想要我自杀么？”寡妇问道。“你想让我自杀，你好得到解脱么？”

“不！不！”曼诺里奥斯惊慌地喊道。“那么一来，你的灵魂就完了。我不能让你这样干！”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曼诺里奥斯接着说：

“我愿意你得救。只有这样，我才能得救，同时也使我的姐妹得救。你的灵魂得救要靠我啊。”

“我的灵魂得救靠你，我的曼诺里奥斯？”寡妇叫了出来。她的心剧烈跳动。“你拿去吧，随你愿意带到哪里去。你想着耶稣，他就是这样掌握着抹大拉的马利亚的灵魂的。”

“可我正是想着他哩！”曼诺里奥斯高声喊道。他骤然

感到宽慰。"我日日夜夜想的就是他，我的姐妹。"

"跟着他的足迹走吧，我的曼诺里奥斯。为了拯救罪人抹大拉的马利亚，他是怎么做的？你知道么，你？我可是不知道。随你把我怎样都行。"

曼诺里奥斯站了起来。

"我走了。你说出了让我宽慰的话，我的姐妹。"

"你也是啊，我的曼诺里奥斯，你说了让我宽慰的话。你称呼我：我的姐妹。"

曼诺里奥斯又把脸包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

"再见，我的姐妹，"他说。"我会再来的。"

寡妇再次握着他的手，两人穿过院子。卡特林娜在黑暗里采了一把石竹。

"拿着吧，"她将花递到他手里说道。"愿耶稣与你同在，曼诺里奥斯！"

她开了门，朝外边瞥了一眼，说："路上没有人。"

"今后我不再给任何人开这门，"寡妇说。"我等你再来。愿上帝给你祝福！"

曼诺里奥斯跨过门槛，在黑夜中消失。

第七章

五月来到，正值初夏的美好季节。在平原上，小麦成熟，橄榄结果。在葡萄园里，串串绿色葡萄挂满枝，无花果树的果实酸汁变得蜜甜。狼泉镇上到处闻到乡民为保健康嗜嚼蒜的一股气味。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又大吃大喝起来，人发胖，血上了头；为了防止脑充血，前几天把理发师安东尼斯叫来给他拔火罐。老拉达斯在一个角落里也在细细地嚼着一瓣儿蒜，可他心里却盘算着今年能弄到多少缸油、多少桶酒和收获多少袋小麦。他念叨他的一个个债务人，加起来一共欠他多少，琢磨用什么办法收回这些钱。他也忘记不了扬纳科斯的三枚金币，想着把那头驴驹子弄来拍卖抵债。

未婚夫妻耐心等待，五月份不举行婚礼。六月是收割期，农活不能延误，人们就顾不上男女结合的事了。七月打谷，八月是葡萄收获季节，就得一直等到九月中圣十字节；收成入了仓，活计忙完，教士才来为新婚夫妇祝福。这时他们没有什么牵挂了，只需享用他们的麦子、油和酒，尽情欢乐，繁衍后代。

戈里哥里斯神父心事重重。玛利奥里还没有结婚，而

米舍里斯又走入歧途。这个青年从来就不精明，现在曼诺里奥斯及其伙伴利用了他的弱点，把他弄得晕头转向。米舍里斯瞒着他父亲偷偷地给穷人送去面粉和油，而且不时让扬纳科斯的那头该死的小驴给萨拉津纳山上的不速之客送去一筐筐的食物……戈里哥里斯神父嘟哝说：“这样下去，这个傻瓜很快就要把他的财产挥霍净，那么我的女儿将变成什么样子？”

更糟糕的是，现在萨拉津纳的那个神父每礼拜都在一个洞穴里做弥撒，然后接着讲道。狼泉镇上已经有些乡民离开了他戈里哥里斯神父，跑去听那半疯的流浪神父讲道。“一个乡镇就像是一个蜂房，”戈里哥里斯神父喃喃自语，“而一个蜂房容不下两个蜂王。叫他带着他的一窝蜂滚蛋。萨拉津纳属于我的地盘！”

五月来到萨拉津纳，但人们仍然衣衫褴褛，忍受饥饿；在碎石间长出一些野花，荆棘也开出花来，一群灰色的、绿色的蜥蜴从碎石堆里爬出来晒太阳。这里没有油橄榄树，没有葡萄树，没有菜园，只有嶙峋怪石。这里那里一棵被风吹倒的树，树干弯曲，长出带核的酸果——野生橄榄、角豆、野梨，全都长满刺，与人为敌。

这是个礼拜天。岩洞里被抹掉一半的壁画被照亮了。墙壁上的苦行者醒来了。由于岁月和潮湿的侵蚀，有的没有了下巴，没有了胡须，另一些没有胸脯，缺了腿，成了残废。至于那个大型的耶稣受难像，只剩了一张脸，长满青苔，变成暗绿色；还有一节十字架，上面一双土色的脚，淌着

血……

一大清早，男男女女都进入洞穴。他们合唱圣诗，然后走出来坐在太阳地里，福提斯神父站在他们当中。每礼拜天做完弥撒后，他都向基督徒讲话，以坚定他们的信念。他首先向同伴们一一致意，向每个人说句亲切的话，而后传布福音和讲他自己要说的话。开始时，他声音平和，但逐渐变得激昂。他的言辞仿佛是从悬崖上滚下来的，打击在人们的心上。

“我们都还活着，我们决不泄气！向你们致敬，孩子们！”为了鼓舞大家，这天他用欢快的语调喊道。

他时而给他们讲寓言，时而讲他自己的经历和苦难，时而翻开福音书念上一两句。在着迷了的难民眼中，天空开阔了，破烂的衣裳变成了翅膀，肚肠忘却了饥饿。

这天福提斯神父一开始就说：“最伟大的真理，我们把它叫做传说故事。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孩子们。唉！你们，哭哭啼啼的妇女们，我说你们哪！往这边靠近点儿！”

妇女们带着孩子走到神父周围，蹲下围了一圈。男人们仍站在后边。老人们拄着拐棍，注意听神父要说出的话。

“从前，”福提斯神父说，“有两个捕鸟人在一个山上撒网。他们把罗网支上后，第二天回来看见什么了呢？满网子野鸽子。这些可怜的鸟拚命撞网想逃出去，可是网眼太密。鸽子终于一只挨一只地蜷缩在一起，哆哆嗦嗦地等待着。‘这些倒霉的鸟只剩皮包骨头了。’一个猎人说。‘怎么能把

它们拿到市上去卖呢？’另一个猎人说，‘咱们喂它们几天，喂肥了再卖。’他们于是拿来许多谷子和水。鸽子如饥似渴地吃起来，而其中有一只却连一粒谷子都不肯吃。一连几天，猎人们仍照样喂它们。鸽子眼看着都肥起来。只有那只倔强的鸽子变得更瘦，不停地试图钻出网眼。最后猎人来了把它们送到市上去。那只不肯吃的鸽子变得那么瘦，一下子就钻出网眼，回到空中自由飞翔……故事就是这样，孩子们。为什么我给你们讲这个故事呢？谁能跟我讲讲？你们老人们，你们怎么看法？稍稍动一动脑筋！”

老人们沉默不语。而那个拿旗子的彪形大汉站了起来。

“我想，神父，你比喻的是我们的贫困，你的意思是说，饥饿可以帮助我们恢复自由……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像那只不进食的鸽子……我就明白这些……更深的意义我就理解不了啦，原谅我。”

“主要的意思你抓住了，卢卡斯，”神父说。“我给你祝福。剩下的我给你们讲，孩子们。在我们那过于富裕的村子里，我们开始变得沉重了，大吃大喝，肉食使我们的灵魂负担过重。在和平、稳定、安逸的生活中，肉体变得肆无忌惮而践踏了灵魂。我们当时自鸣得意地说：一切都好，正义统治世界，没有人挨饿受冻，世界上没有比这再好的了。……于是上帝怜悯我们，给我们派来了土耳其人，毁了我们的家园。把我们赶到街上，我们遭受残害，我们看到了世界上到处都是不公平。我们挨饿受冻，我们既看见了饥寒交迫的人们，也看见了大吃大喝的人们，呆在温暖的炉边，讥

笑衣不裹体、饥肠辘辘的同类。灾难使我们睁开眼睛，豁然开朗。饥饿使我们伸展翅膀，逃脱了不公平和安逸生活的罗网。我们现在又可以开始一个庄严体面的新生。荣耀归于上帝！”

听众一言不发。老人们摇摇头，妇女们低声呜咽。只有男人们正视神父，他们有勇气，内心深处蕴藏着不可动摇的决心。

骤然间，旗手提高嗓门大声说：

“神父，你的话说的很对。上帝怜悯我们，使我们遭受不幸，就像一个善于骑马的人鞭打一匹行进迟缓的马……灾祸抽打了我们，开启了我们的心扉，我们得到解放……可是现在我们怎么去克服灾难呢？正是这个问题需要给我们说明白。要是克服不了灾难，它就要置我们于死地，那我就完了，神父！”

这个汉子想起他的孩子小约尔格斯死在路上，不由眼泪盈眶。

“灾难，我们将征服它，制住它，不用害怕，卢卡斯，”神父答道。“它将为我们服务，你瞧着吧。劳动，忍耐和爱，这些就是我们的武器！要有信心。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石头盖起来的房子、教堂、钟楼、一所两层楼的学校和满足儿童的一个大院子，而村镇的周围是菜园、葡萄园和麦田……我们已经起步，在乱石中找到了一点土地，我们播了种子，我们已经把活水输入沟渠，给野生幼树嫁接，开始建造房子……在这个富有的狼泉镇，还有几个值得称赞的好人。他

们没有忘记我们。一个善人把他的全部财产三个金币送给我们；另一个送给我们几筐子食物；还有一个女罪人把她的一头母羊送给我们……还有一个罪人在他临终时把满满一箱子东西遗赠给我们……愿上帝宽恕他有罪的灵魂！我们在这里生根，孩子们。我们又有了土地。我们又生长起来，要有信心！”

“神父，那么就和从前一样，一切都又要重新开始啰？”一个面色苍白、身上缠着件破衣服的青年发出愤怒的声音说。“不会有一点什么变化么，神父？你记得我们原来的村子里不光是一些有钱人，还有穷人。我母亲和我饿得要死，而那时候全村都泡在油和酒里，四邻的炉子都在烤面包，我母亲闻到飘来的热面包香味就晕了过去……这是不是又要重新开始啊，神父？又是富的富，穷的穷？”

福提斯神父低下头，沉思良久，终于说道：“彼特洛斯，你坦率、勇敢，我喜欢你。你问我的，我白天夜里都在向上帝提出这个问题，恳求他给我启示。我向他呼喊：主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村，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再不能有不公平的事情！要不就是人人挨饿受冻，要不就是人人有吃有穿！主呀，在这个世界上能实现公道吗？”

“上帝回答你了吗？”年轻人用粗暴的声音问道。

“慢慢来！不要着急！我的智力不强，只能尽其可能在有限程度内接受圣灵的启示。灾难使得我们彼此间恢复了平等，由于灾难，我们全都成了穷人。谁都再也不能从炉中取出面包，而担当拒不助人于危难的罪名。过去难以做到

的事，孩子们，现在可以办到了！灵魂从脑满肠肥中解放出来，就可以展翅飞翔。”

神父转过头来朝一个拄着拐棍、摇晃着脑袋听他讲话的老人说：“查理劳斯老爹，要是三个月前有人要求你把你的葡萄园和橄榄树分给人的话，你能干吗？”

“上帝宽恕，那我是绝对不会的！”老人答道。“就说你吧，你会把你的手、脚、心、肺割下来分给别人吗？对我来说，我的葡萄园、橄榄树也是一样的。”

“那你呢，帕弗里斯老爹，你会打开你的钱柜，把金币分给穷人吗？”

一个站在神父面前的老人皱起双眉，不作答复。可是他想起钱柜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福提斯神父骤然感到愤怒，大声说：

“拥有土地的人，拥有土地和树木的人，自己就变成了土地和树木；他的灵魂就失去了神圣的面貌。拥有一个钱柜的人就变成了钱柜。可怜的帕弗里斯，你原来只不过是个钱柜，而你呢，查理劳斯，你原来在死之前已变成了土地。可是感谢上帝，我们得救了！你们这些富人也终于看到什么是一贫如洗，什么是饥饿。你们懂得了穷人的疾苦。”

“是的，我懂得了，”老帕弗里斯说。

“现在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福提斯神父接着说，“再没有什么你的我的了！再没有围墙，没有安全锁，没有钱柜了！这里人人都要劳动，人人都能吃饱。有的人到伏伊多马他湖去捕鱼，有的人去打猎，有的人耕地，有的人去牧放

主赐给我们的牲畜。我们全都是兄弟，不是吗？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家长。"神父张开双臂，大声说，"在灵魂中建立新的基础是一番艰巨的事业。帮助我吧，兄弟们！劳动、耐心和爱——还有对上帝的信仰！最初的基督徒是怎样生活的？为了给世界建立新的基础，他们在深埋在地下的墓穴集合。我们这里扎营的这些洞穴就在地下深处，就是我们的地下墓穴。耶稣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看到了不公正的事情，我们要做一番妥善安排！不要害怕，彼特洛斯，我的孩子！把过去忘掉，把这个幽灵赶走！我们大家同心合力，建造一个新世界！"

所有在场的人被说服了，站起来，走到神父周围。

"大家一起！"神父又大声说，"大家一起，同心合力！这就是新的口号，它将使我们得救！"

"大家一起！"男男女女都举起手来，仿佛宣誓般喊道。

老查理劳斯画了个十字。"贫穷给我开了窍，"他泪水盈眶，说。"上帝啊，不要再让我富起来，因为我又将会成为恶人！"

"不用担心，老查理劳斯！"彼特洛斯笑着大声说。"不用担心，我们不会让你富起来的！"

神父把襟带拿下来，交给管圣器的一个上年纪的妇女。

"孩子们，"他说，"今天是礼拜天，你们休息吧。明天，大家又要重新进行工作。年轻人，你们练弹弓去吧；你们男人凑在一起议论议论吧；妇女们闲聊聊，互相安慰安慰。我呢，我得上前面的山去，给我们送面包的朋友们在那里等我。晚

上见，孩子们！上帝保佑你们！”

他说着就拄着拐杖走了。

三个使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围绕着曼诺里奥斯，打开这天早晨扬纳科斯给他带来的一小本福音书，准备开始朗读。

他们对曼诺里奥斯的一张满是泡沫的脸已经看习惯了，初见时的恐惧过去了。他们对他已没有害怕和恶心的感觉。扬纳科斯背着曼诺里奥斯去找福提斯神父，让他来看看他们的朋友。神父见多识广，经受过人生的考验，见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疾病。他可能为曼诺里奥斯的病找到治疗的方法……也许曼诺里奥斯不需要什么油膏、草药。很可能这个忽然得的病有另外别的根源。要是因为中了魔法，神父就会祛魔。

这天，三人一起上山，每人给患者带去一件礼品。扬纳科斯带一小本福音书，柯斯坦底斯带一盒糖油酥，米舍里斯带了一幅表现耶稣受难的小型圣像。这是从他母亲那里传下来的一幅很古老的圣像。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周围画的不是天使而是上百只燕子。它们落在十字架的横木上和顶端，张开嘴仿佛在鸣唱。而整个十字架从底到顶布满了小玫瑰花，好像一棵花朵盛开的巴旦杏树。在花和鸟当中，耶稣在微笑。十字架脚下，罪人抹大拉的马利亚独自一人用她松开的头发揩掉流到耶稣脚上的血。

曼诺里奥斯坐在羊圈前的长凳上等候同伴们的到来。

他盥洗完毕，穿上礼拜天的衣服，手里拿着他雕刻的头像，注视着耶稣的嘴部。他时而看看正面，时而看看右边和左边，以便深入体会耶稣的眼泪、痛苦和微笑。

曼诺里奥斯接受了礼物，匍伏在福音书前，仔细打量受难像。

“这不是受难像，这是春天……”他低声说。

他看着站在耶稣脚下散开金黄色头发的女人而叹息。他吻耶稣的脚，但又立刻惊慌地退了回来。他感到吻了那罪人的金黄色头发和脖颈。

扬纳科斯把圣像从曼诺里奥斯手里拿了过来。

“来吧，曼诺里奥斯，”他说，“翻开福音书念吧。”

“我们读哪一段呢？”曼诺里奥斯问道。

“翻到哪儿是哪儿！”扬纳科斯回答说。“碰到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大家一起议论议论，直到我们理解为止……”

曼诺里奥斯拿起福音书吻了一下，然后打开。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他说了以后便慢慢地按音节读起来。

“看见这许多的人，基督就上了山。他一坐下来，门徒便走到他跟前。他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说：‘自知灵性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

“这好懂，”扬纳科斯高兴地说。“赞美上帝，我懂了。你呢，柯斯坦底斯？”

可是柯斯坦底斯表示犹疑，问道：

“‘自知灵性贫穷的人’是什么意思？”

“没有学问的人，”扬纳科斯解释说，“没有上过大学堂去长见识的人呗。”

“不，这并不是指没有学识的人，”曼诺里奥斯纠正他的话说。“你可以象福提斯神父那么有学问而进入天国。你可以像老拉达斯那么没有学问而进不了天国，不是这个意思，扬纳科斯。你是怎么想的，米舍里斯？”

“自知灵性贫穷的人，应该是没有坏心眼的人，”米舍里斯答道，“他们思想朴实、纯洁，不钻牛角尖，有着纯真的信仰……我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得去问问福提斯神父。”

“往下念吧！”扬纳科斯不耐烦地说。“问题解决了！接着念！”

曼诺里奥斯继续读：

“悲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将得到安慰。”

“这话就不那么好懂了，”扬纳科斯搔着头说。“‘他们必将得到安慰’是什么意思啊？”

“必将得到安慰，”柯斯坦底斯说，“可谁去安慰？安慰谁？我不明白。”

“我倒是懂得差不离了，”曼诺里奥斯说。“‘悲伤的人’是指不幸的人，受苦受难的人。这些人无须着急，上帝必将安慰他们。”

“这也得去问问福提斯神父，”扬纳科斯着急要听下去，说道。“往下念吧！”

“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继承土地。”

“这话可一清二楚，”扬纳科斯得意洋洋地大声说。“‘谦

和的人有福了。'就是指那些善良、温柔、平和的人。他们终将得到胜利，所有土地将归他们所有。这里说的并不是靠战争．而是靠爱心征服世界。打倒战争！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兄弟！"

"那么土耳其人呢？"柯斯坦底斯问道。"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思想。"

"土耳其人也一样，"扬纳科斯兴高采烈地说，"包括阿嘎、小尤素福、护卫，所有的人！"

"也包括把福提斯神父的村子烧光、杀光的那些人吗？"柯斯坦底斯坚持问道。

扬纳科斯又搔起头来，答复说：

"这，我说不上。我们得问福提斯神父去。往下念吧！"

"慕义若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获得满足。"

大家齐声说："啊，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对实现正义的渴望得到满足！"

扬纳科斯激动地站起来喊道：

"'慕义若渴的人有福了！'这是耶稣对着我们四个慕义若渴的人说的……我的心长上翅膀了，兄弟们，仿佛耶稣转过脸来看着我们说话哪……鼓起勇气，伙计们！接着念吧，曼诺里奥斯！"

"以仁慈接待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们。"

扬纳科斯又站起来大声说："听听这个，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听听这个，暴殄天物的家伙，你在街上碰见我们再也

不跟我们打招呼了，因为我们拿了四筐子吃的救济穷人！听听这个，戈里哥里斯神父，你一心想把这些饥饿的人赶走，好让你的饭桌永远丰盛，你脑满肠肥，制造废物熏臭整个世界！听听这个，老拉达斯，吝啬鬼，你对你的守护神连一杯水都不给喝！米舍里斯，你是好样的，你不像你父亲！你将带着四只筐子进入天国，因为那些吃的不是我们的，是你的……往下念吧！”

“心灵纯洁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话里的字眼我不全懂，”柯斯坦底斯说，“可是意思我懂。就是那‘必得见’不大明白。‘必得见’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说，他们将看见上帝，傻瓜，”扬纳科斯答道。“凡是心灵纯洁的人都将看见上帝。就是这个意思！”

“可你从哪儿学会这些的，扬纳科斯，”柯斯坦底斯诧异地问。“你不能有所罗门那么大的学问吧？”

“可我不是用脑子去理解的，”扬纳科斯回答说，“我是用我的心去感觉。它就是所罗门！往下念吧！”

“当你们为了我的缘故而被人侮辱、迫害，受到各种中伤毁谤，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庆幸和喜悦，因为你们将在天上得到丰厚的奖赏；从前的先知也曾同样遭受迫害。”

“再重复一遍，曼诺里奥斯，”扬纳科斯要求说，“还请您念慢一点。上帝饶恕，这对我还有点儿不大清楚。”

曼诺里奥斯把这一段话重读了一遍，说：“这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镇上所有的头面人物，有钱人、说慌的骗子和无赖，总有一天要对我们四个人进行迫害，追捕我们，因为

我们要说出真理。他们将推出假证人，制造假证来陷害我们。很可能，他们将向我们扔石头，甚至杀害我们。这不是过去给先知们注定的命运吗？可是我们应该感到莫大的快乐，兄弟们，因为我们将为了对耶稣的爱而献出我们的生命。他不是为了对我们的爱而献了他的生命吗？这就是上面一段话的意思。”

“你说的对，曼诺里奥斯，”扬纳科斯说，两眼发出炯炯的光芒。“我看见戈里哥里斯神父像大祭司该亚法似的，在前头走着。我听见拉达斯在后面喊：‘打死他们！杀掉他们。他们要撬开我们的钱柜，分掉我们的金币！’我听见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对不起，米舍里斯——就像总督彼拉多似的说道：‘我洗手了，我不搀和到这事情里去，杀吧！’其实，他心里高兴，因为我们叫他扫兴。我们妨碍了他津津有味地舔食乳猪骨头，掐女佣人的屁股，借口着凉让卡特林娜来给他搓身……是的，恶棍，吝啬鬼，伪君子，上帝的公正裁判必将来到，它来了，已经来到！”

扬纳科斯激动起来，朝乡镇转过身去，举起一只威胁的手。他突然看见福提斯神父就在他前面，一时楞了。

“原谅我，神父，”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刚才在念福音书，我们的心都燃烧起来了。”

四个伙伴全神贯注在福音书里，没有觉察神父的到来。神父踮着脚走近，站在那里微笑着听他们的议论。

“你们好，孩子们！”神父说，朝他们走来，“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他们高兴地站了起来，给神父在长凳上让座。可是神父一看见曼诺里奥斯，顿时大惊失色。

“你怎么了，孩子？”他问道。“你出什么事了？”

“上帝惩罚我，神父，”曼诺里奥斯低下头来回答说。“你别看我，看福音书吧，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正等你来给弄清楚。我们都没有学问，我们能懂得些什么呢？”

“我们的脑袋，”柯斯坦底斯接着说，“就像一块粗糙的原木。请你把它劈方砍正吧，神父。”

“我，帮助你们？”福提斯神父说。“可是全世界有学问的人，都应该到这里来。听到你们的话语，这些可怜的人终将懂得耶稣的至理名言。你说的对，扬纳科斯。福音书不是用脑子去读的，脑子了解不了什么东西。要用心去读，心才可以悟到一切。扬纳科斯，找一个礼拜天，我把你领到我们的教堂，到那骸骨洞去，让你给我们讲解《圣经》。不要笑，我说的是实话。”

他随即转过身来对曼诺里奥斯说：

“孩子，一切疾病来自灵魂。是灵魂支配肉体。你的灵魂准是有病了，曼诺里奥斯。需要医治的是你的灵魂！而后肉体就跟着好了……可我们先聊聊吧。你们找我来干什么呀？我能帮你们什么忙呢？尽管说吧……随后我还得跟你谈谈，曼诺里奥斯。”

“可是，神父，”米舍里斯答道，“正是为了曼诺里奥斯的病，我们才请你来的。我们揣摩着兴许是一个魔鬼附在他脸上，而你准会用祛魔法把魔鬼赶走。”

“还有，神父，”扬纳科斯接着说，“有好些事我不明白。什么事儿不都是上帝安排的吗？那么为什么让病落在曼诺里奥斯身上，而不落在比如说阿嘎、戈里哥里斯神父或是老拉达斯身上？这是什么公平正义？我不明白。”

他又转身对曼诺里奥斯说：

“你为什么不喊叫？为什么你不向上帝大声质问？你呆在这里，抱着双手，低着头说：上帝惩罚我。可是你干了什么要受惩罚？站起来啊。你不是一头绵羊，你是一个人。应当要求解释。这样才叫做人，一个站起来质问的活人。”

福提斯神父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手放到扬纳科斯的嘴上，说：

“扬纳科斯，你要求太高了，你的声音也太大，你要上帝来到你面前向你汇报！你是谁，竟敢叫上帝下到地上来？”

“可我得弄明白……”扬纳科斯羞怯地低声说。

“弄明白上帝的意图，我的扬纳科斯？”神父惶恐地说。“可是人不过是在上帝脚下一条盲目的蚯蚓，同神的伟大是无法比拟的。他能够了解些什么呢？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一样喊叫，我提出问题质问，我不明白。后来有一天，在阿索斯山上，一位教我的老修士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经常采取这种方法表达他的思想——愿上帝让他灵魂安息！故事是这样的：在一个荒辟的地方，有一个小村子，所有居民都是瞎子。有一位伟大的国王带领军队经过这里，他骑一头大象，瞎子们知道了这件事。他们听过很多有关象的事，都很想亲自去摸摸大象。于是有十多人——大概都是绅

士——去了。他们在国王面前施礼，获得准许去摸象。一人摸象鼻，一人摸象脚，一人摸腰身。有人搬来一把矮梯子，让其中一个瞎子去摸象耳朵。有人靠着象身另放了一把梯子，让瞎子骑上去转了一遭。几位老兄踌躇满志地回到村里。所有的瞎子都围了上来，急于想知道这可怕的怪物是什么样子。第一个说：是一条粗大的管子，很有力气地升起来打转。它要是抓住你的话，你可就完蛋了！第二人说：这是一根长满了毛的柱子。第三人肯定地说：是一堵墙，就像是一个城堡的墙，还有毛覆盖着。摸到耳朵的瞎子抗议：这完全不像一堵墙！是一张厚毛毡，网线粗，摸着它就会移动！最后一个喊道：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这是一座会走动的大山！”

盲人的回答把四个伙伴都逗笑了。

“我们都是些瞎子，”扬纳科斯说，“你说得对，神父，原谅我。我们来来回回在上帝的一个小脚趾头上爬，我们就说：上帝冷酷，简直是块石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再往高处爬了。”

“那我们就不应该提什么问题，”米舍里斯接着说。“上帝打击曼诺里奥斯一定是有理由的。可是我们都是瞎子，怎么会知道这理由呢？”

“神父，”曼诺里奥斯抬起头来说，“我们四个人，今年结合在一起，是不能公开的。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当着他们的面听我忏悔，好让我们大家都看出上帝惩罚我的是什么过错和我怎样才能治好……因为我想，只要这魔鬼在我脸上

不走，这就说明我没有悔改和上帝不愿接纳我……”

“你说的对，曼诺里奥斯，我的孩子，”神父说。“最初的基督教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在集合在一起的所有兄弟面前忏悔，并且共同找出赎罪的道路……因此以主的名义，我们听你述说，曼诺里奥斯。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罪人，而这时候上帝在我们上面听着呢。”

曼诺里奥斯沉思了一会儿。他一生的经历在眼前掠过。他重新看见一个穷苦的孤儿，饱尝姑母玛达雷尼亚的咒骂和粗暴对待，然后是修道院中的柔美和宁静，修士小室中的苦修，老曼纳西斯神父用他那低沉而柔和的声音讲述底贝伊德[1]的苦行者、革尼撒勒湖的使徒和耶稣受难的故事……当时是多么幸福，真是人间的天国啊！而忽然一个早晨，帕特里雅齐亚斯老爷带着随从来了，修道院里一时热闹非常，院子里到处是骡子、红毡子和欢乐的叫喊声……

曼诺里奥斯抬起头说：

“神父，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整个一生在我脑子里掠过……帮助帮助我，神父。给我提问题。你们也给我提，兄弟们！”

“不要找什么开头，曼诺里奥斯，”福提斯神父回答说。“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你就说吧，想到什么说什么。随后你就会觉察到，说出的话仿佛樱桃似的，抓住一个就带出来十个……闭上眼睛，曼诺里奥斯。你看见什么了？你在哪

---

① 以希腊古城底比斯为首府的地区。

儿？不用想，直说出来！”

“在戈里哥里斯神父家里。全乡绅士聚集在那里讨论。他们为明年的圣周给每人指派任务。为耶稣受难周仪式在教堂门廊表演……戈里哥里斯神父走到我跟前，把手按在我头发上为我祝福。他对我说：曼诺里奥斯，上帝选择了你肩负十字架的重任……这时我的心都碎了。”

曼诺里奥斯睁开眼睛，直眨巴，他的心又回到他的伙伴那里去了。

“是啊，真的，那时我的心都碎了，就像抹大拉的马利亚给耶稣洗脚把手中的一瓶香水打碎了似的……我童年时有过很多想象，我读圣徒传，非常兴奋。我也想成为一名圣徒。当我进入修道院，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苦行，我也在底贝伊德生活，不吃不喝，创造奇迹……你们看，兄弟们，我从小就已经受到惩罚，撒旦用火烧我的心，我被焚毁。我妄自尊大，请上帝原谅，我也想创造奇迹！

“当我离开戈里哥里斯神父家的时候，我的太阳穴直跳。我觉得乡镇变狭小了，容不下我，我已经不是那个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雇工、微不足道的无知鼠辈曼诺里奥斯了，我已成为上帝的选民，担负着跟随耶稣的踪迹，像他那样的一项崇高使命！”

“简直是发狂了，”柯斯坦底斯低声说，“你，曼诺里奥斯，原来这么一个温柔谦逊的人……”

“柯斯坦底斯，我的孩子，”神父说，“曼诺里奥斯的心热情洋溢，先让他把话说完，你再评论吧。”

"原谅我，兄弟们，"曼诺里奥斯接着说，"撒旦附在我身上……我不好意思说出这些话来，可是我得表白，不能隐瞒，上帝在听着。"

"说吧，说吧，曼诺里奥斯，"神父说，"不要不好意思。人的心是一个装满蛇蝎、蟾蜍、猪犬的深渊，把你心里的事全都倒出来就轻松了！"

曼诺里奥斯又鼓起勇气说下去：

"我像一只孔雀似的趾高气扬，不停地说：就是你，曼诺里奥斯，上帝挑选的就是你。可是总有一天，我要感谢你，我的好扬纳科斯……"

他抓住扬纳科斯的手，想去吻它。可是扬纳科斯顿时惊愕地把手缩回去。

"你怎么了，曼诺里奥斯？你要吻我的手？"

"是的，扬纳科斯，"曼诺里奥斯答道，"因为你让我睁开了眼睛……由于你我才看见了我不过是个伪君子，是个说谎的人。你记得吗，扬纳科斯，那天你在靠近船长房子的地方碰见我，你对我说：'我感谢你。骗人！骗人！你以为自己像耶稣，可你在准备结婚……在扮演耶稣受难以后，莱尼奥就给你送来热水洗澡，让你换上干净衣服，受难后，你就跟她一起上床睡觉！'"

"对不起，曼诺里奥斯！"扬纳科斯拥抱住他的朋友大声说，"你不知道我那天着了什么魔……总有一天也要轮到我在你们面前忏悔，你们会感到大吃一惊。福提斯神父知道……"

“让他把话说完，兄弟们，”福提斯神父又说，同时拉扬纳科斯坐下。“这会使他感到轻松。说下去吧，曼诺里奥斯。你不觉得已经轻快些了吗？”

“随着我说下去，神父，我逐渐感觉轻松了……忏悔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多么大的奥秘！现在我有勇气了。我把什么都说出来，完全说出来！”

“我们听着呢，孩子，”神父说，同时用一只手按在曼诺里奥斯的肩上，仿佛要把他自己的力量传给他。“说吧，孩子！”

“自从扬纳科斯把我的心这样赤裸裸地揭露出来的时候开始，我就发现前面是悬崖，停止了脚步。我反问自己：‘你不害臊吗，曼诺里奥斯？你以为演耶稣受难是一场游戏吗？你以为对上帝对人就可以这样吗？你爱莱尼奥，你想跟她睡觉，而你又要装扮成耶稣？可耻的骗子！一定要做出选择，伪君子！’就在这时候，我做出选择！我不结婚了！我将不接触女人！我将保持纯洁！”

扬纳科斯又按捺不住了，说：“你是一位圣徒，曼诺里奥斯！我早就说过！”

“等一等，等一等，”曼诺里奥斯说，“你就要知道，你就要感到震惊！我还没有犯最严重的罪……我决定和莱尼奥分手。我跟东家吵了架，然后上路回到山上，回到远离欲念的清静去处。我对自己说，那上边空气纯净，我为耶稣献身……而正当我走上小道，要找到得救的途径的时候，诱惑又在圣瓦西里斯井旁窥伺我，等待我。”

曼诺里奥斯叹息。他用手帕擦他那又开始出脓的脸。他沉默良久，两手颤抖。

“鼓起勇气，曼诺里奥斯，”神父说，“我犯过的罪比你还重。有一天，我也要在你们面前忏悔，你们会毛骨悚然。你们看见的我这双手沾染了一个人的鲜血。有一天我被魔鬼附身。我当时年轻，血液沸腾。我下到镇上去和朋友们一起庆祝复活节。我背了一头羔羊准备去用铁扦烤。正当中午，花朵盛开，散出香气。所有村里的人都来到草地上，升起火来烤羔羊。大家照往常一样，先把内脏在灰烬中烧热，在等待羔羊烤好之前，就着酒吃肠子和肝。羔羊烤好放在草地上了，我拿出一柄长刀去磨，准备割羊。就在这时候，魔鬼在我身上作怪了。我笑着喊叫说：‘该死的！我要是这工夫抓住一个神父，我就给他开膛！’这真是魔鬼借着我的嘴说话了。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神父的儿子，我敬仰神父。每当我在路上遇见神父，一定奔上前去吻他的手。我说这话就仿佛在开玩笑时说的话一样。我们喝了酒，有点放荡不羁。在我们旁边的一堆人里，有一个喝醉了的人听见我的话就大笑起来，向着我喊道：‘嘿！伙计，你身子后边就是个神父。你说话得算数，你要是男子汉的话！’我转过身来看见了神父。于是我冲向他，把他杀了。”

福提斯神父画了个十字，然后就沉默了。四个伙伴也静下来，他们感到惊惶。各人俯首寻思，不寒而慄。有多少凶杀、丑行、可耻的事交织在灵魂深处！因为没有胆量，所以我们仍然是正人君子，欲念在一生中始终隐藏着，渴望

着，激化着，毒化着我们的血液。我们克制自己，欺瞒别人，我们死得光荣正直。表面上，我们一生中没有干什么坏事，但我们不能欺瞒上帝。

米舍里斯终于打破了沉默。

"我比你更坏，"他用变了调的声音说。"当我父亲病倒的时候，我感觉到一种邪恶的欢乐。魔鬼出现在我身上，跳起舞来，因为我对父亲已再无法忍受，他妨害我的前途，我急于看到他死——看到生我和我所爱慕的人死去！我不知道一个罪犯的灵魂是怎样的，可是一个正人君子，一个好人的灵魂是地狱！一个充满魔鬼的地狱！把众魔鬼藏在心里深处，防止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去偷去杀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做正人君子，善良的基督徒。但是，所有这些人，在我们的心里深处——愿上帝宽恕——都是卑鄙可耻的人，都是罪犯，盗贼！"

扬纳科斯放声大哭。他也反躬自问而惊骇万状。但神父伸出一只手来。

"孩子们，"他说，"总有一天要轮到我们忏悔的。今天是曼诺里奥斯忏悔。闭上你们的心扉，他的心已经敞开了。让他说完吧……继续说下去，曼诺里奥斯。你看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我们两个人都比你更坏——我，一个神父，他，一个善良慷慨的米舍里斯，而且是你们乡镇的骄傲！"

曼诺里奥斯拭着泪水模糊的眼睛，鼓起勇气继续说："兄弟们，欲念的诱惑就待在石井栏旁，她向我微笑：就是我们镇上的妓女，寡妇卡特林娜。她的嘴唇上涂了口红，紧身

胸衣半敞开。我看见她的乳房，我的血液冲上了头，立刻感到晕眩。她和我说话，向我哀求，我恨不得扑到她身上，但我害怕有人看见，害怕上帝，于是跑掉了……我人跑掉，可是她却在我脑海里，血液里。白天夜里，我想着她，再也摆脱不开。我装着想耶稣，自欺欺人！我想的是她……一天晚上，我按捺不住了。我洗了澡，梳了头，上了路，下到镇上，到寡妇家里。我对自己说，我要去拯救她的灵魂，我去和他谈，把她领回上帝的路上……一派胡言！我要去跟她睡觉。而后来……"

曼诺里奥斯又停下来。他喘气急促。其他人朝他转过头来，以同情的目光注视他。他们眼看曼诺里奥斯变了样。从那肿起的肉里冒出一滴滴混浊的脓液，流满全脸，流到嘴上、胡须上，凝结成块。

"而后来得救了……"神父抓住他的手，抚摸着它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曼诺里奥斯。我看见了上帝为拯救你所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曲折道路……兄弟们，这是一个伟大奇迹！谁能猜想到使我们的灵魂得救的道路是多么蹊跷，这无法预料。而后，忽然间，你感到脸肿胀起来，满面肌肤令人作呕，变成了化脓的伤口……这不是魔鬼附在你身上，曼诺里奥斯。这是上帝为了拯救你给你戴上这个面具。上帝怜悯你，曼诺里奥斯。"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柯斯坦底斯咕哝着说。

"我也不明白，我也不明白……"其他两个人跟着说。唯独曼诺里奥斯默不作声，在叹息。福提斯神父拉着他的

手，仿佛在分担他的痛苦。

“你走向悬崖，你到了悬崖的边缘。上帝把这副肉面具贴在你脸上，你停住了脚步。你要是上了寡妇的床就要受到惩罚，可是带着这张脸，你还能去看她吗？她能欢迎你吗？你感到羞愧就折回来了。你往回走而逃脱了惩罚！”

曼诺里奥斯用一条大手帕盖着脸，不作声。不时从胸膛震颤出呜咽声。人们听见他低声说了一声：“感谢上帝！”随后又沉默了。

三个朋友诚惶诚恐，也都低下了头。他们不禁战慄，意识到上帝在我们周围巡视，好像一头在窥伺着的狮子。人们不时嗅到它的气息，听到它吼叫，看见在黑暗里闪耀的眼睛……

神父仿佛猜透了他们的心思，说：

“孩子们，白天夜里都有一只眼睛睁开看着我们；在我们心底里有一只耳朵听着我们。这就是上帝。”

米舍里斯大声说：

“怎样上帝还能让我们活在世上？为什么不把我们消灭掉，把世界万物清洗一下？”

“亲爱的米舍里斯，”神父答道，“因为上帝是一个陶瓷制造者，他就是和污泥打交道。”

这时扬纳科斯忍不住了，说：

“神父，你说的都很好，可我们这里有个病人。你就不能把手按在他头上，给他祷告吗？同时我们全都祈求上帝怜悯他。”

"曼诺里奥斯需要的不是祷告，"福提斯神父答道，"也不是什么祛魔法或是护身符。别人祈祷也医治不好他。在他自身，日日夜夜，慢慢地，不停地，拯救在进行着。孩子们，你们没有看见过蚕作茧，冬天把自身封闭在里边吗？它变了形象，不动弹。但在它自身，暗中在它的内脏里，生命慢慢地进行工作。在这难看的外表里边，生命制造出细软的丝绒、闪耀的眼睛和翅膀。在一个春天的早晨，一只蛾穿破蚕茧出来了。在我们身上，拯救也是这样悄悄地进行着……鼓起勇气，曼诺里奥斯，沿着这条路走吧！在你的变了形的脸后面，拯救在进行着。要有信心！"

"我还得等多久，神父？"曼诺里奥斯抬起头，用乞求的目光看着神父问道。

"你着急了，曼诺里奥斯？"

"不，"曼诺里奥斯赧然回答，"随上帝的意愿！"

"上帝是从来不着急的，"神父接着说。"他坚定沉着，他看未来就像看过去一样，他着眼于永恒。生命短暂的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害怕、急躁。让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在沉默中行事吧。不要抬起头来，不要提问，任何问题都是过失。"

太阳当空，光线照在聚集在一起的五个人的头上。他们面面相觑，脉脉含情。

从对面的山坡上，传来尼科里奥斯的欢快、活泼而热烈的笛声。

"这是尼科里奥斯……"米舍里斯笑着说。"他也有苦

闷，需要轻松一下。”

他们都竖起耳朵静听。牧歌的旋律在灼热的空气中回荡。一只带橙色斑点的白蝴蝶，在五人的头上飞舞，而后落在福提斯神父的头上。它振起双翅，把吻管扎在花白的头发里，以为这是开满花的灌木丛。接着，它向上飞去，消失在阳光中。

过了一会儿，曼诺里奥斯说：

“神父，兄弟们，原谅我，愿上帝宽恕你们！我解脱了，仿佛去掉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幸亏得到你的帮助，神父，我才睁开了眼睛。我明白了，心悦诚服了。现在我认为这病就是个十字架。我背着它去受难。我知道受难之后便是复活。我能够有力气背我的十字架吗？帮帮我，朋友们，别让我摔倒！”

“大家一起来！”神父大声说。“今天早晨我就去跟山上的信徒们讲话。我们也在受难，我们也背着我们沉重的十字架。我们踉跄失足，我们责难，我们忍受不了……我向他们大声呼喊：大家一起来！这句话将使我们得救。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我们将得到拯救！”

“可是，”扬纳科斯说，“那些灾难，疾病和罪恶呢？”

“所有这些爬虫，”神父回答说，“都会变成蝴蝶。”

神父随即想起他刚才来到时听见这四位朋友朗读的语句，便补充说：

“悲伤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将得到安慰！”

柯斯坦底斯高兴得跳起来，因为神父将给他讲解难懂

的语句。

“神父，‘得到安慰’是什么意思？”他问道。

“他们必将得到安慰，就是他们将为自身的痛苦找到解救的道路。受苦受难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认识到天主的仁慈宽大无边，他的温暖和抚爱。而那些没有受过苦难的人却永远感受不到天国的欢乐。苦难是上帝赐予的一种无可比拟的恩德……你明白吗，曼诺里奥斯？”

但曼诺里奥斯已精疲力尽，靠在米舍里斯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慢慢地、平静地入睡了。他的同伴们轻轻地用双臂把他抬起放在草垫子上，然后轻轻地走出去。

“上帝的恩泽以睡眠的形式加于他，”神父说。“现在，孩子们，我们把他交给仁慈的上帝了，我们走吧！”

他们依次走上小路，默默地下山。神父领先，散开的头发在肩上飘动。

黄昏将近，曼诺里奥斯睁开眼睛，在微光中发觉一个人蹲在他床前，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并喷放出浓烈的酒味。

“潘内尤提斯，我的兄弟，欢迎你，”曼诺里奥斯笑着说。

但潘内尤提斯不答复。他欠着身，一动不动，继续看着曼诺里奥斯。他那蓄着蓬乱的红棕色头发的大脑袋几乎碰到病人的头。他的下唇耷拉下来，露出一排大黄牙。

“你想要我干什么？”曼诺里奥斯问，觉得仿佛在做一个噩梦，打了一个寒战。

潘内尤提斯难于启齿。他结结巴巴地用一种带醉意的声音答道：

"我呆在这儿看着你已经一个钟头了。"

"你想要我干什么，我的兄弟？"曼诺里奥斯重复问。"为什么这样恶狠狠地斜眼看着我？"

"我不能不这样看你，"潘内尤提斯用一种既愤怒又悲哀的声音咕哝着说，"不能！"他停了一下，接着说："你这小子，活活要了我的命！"

"我？"曼诺里奥斯在草垫子上坐起来说。"我？我对你怎么了？"

"你对我干了最缺德不过的事儿，你这混蛋！我这个可怜的人，在世界上仅有的一点欢乐被你扼杀了。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我等你醒了交给你。就是这个！"

他把手伸进衬衣里，拿出一把大刀放在草垫子上。

"拿着它，"他嘟嘟哝哝地说，"把它拿起来，混蛋，杀掉我！干完你已经开始了的事儿。那你就干了一件好事。杀掉我！"

"潘内尤提斯，我的兄弟，"曼诺里奥斯喊道，"我对你怎么了？你为什么跟我这样说话？我，杀你？"

他想拉潘内尤提斯的手，可是后者猛地把手缩了回去。

"别碰我！"他一声吼叫。"你把花言巧语收回去，你叫我恶心。杀掉我！说干就干，我跟你说，把你要干的事儿干了。我还要这条命干什么？动手啊！"

曼诺里奥斯不禁泪下如雨。

“我对你怎么了？我对你怎么了，潘内尤提斯，我的兄弟？”他再次低声说。

“我有我的人，”潘内尤提斯答道，“卡特林娜到哪儿他们都盯着。我花钱雇的一个邻居老婆子，白天晚上都在她门后边窥伺着。她瞧见了你那天夜里偷偷地进了卡特林娜家。你和他呆了一个半钟头。从那个夜晚起，卡特林娜就再也不给我开门了，她不愿意再见我，她呆在家里整天哭。这是我的邻居告诉我的。她为谁哭？她为谁不吃不喝糟蹋自己？她为了谁拒绝给我开门？为的是你——你，你这生脓疱的，让谁看见都恶心！听说你发生的事，我心里高兴。我心想：‘这下子我可摆脱了这个装成小圣人似的无赖了！等卡特林娜看见他，她对他感到厌恶，把他甩掉，我也就不用担心了……’可你竟然敢带着这副嘴脸去那里和她呆了一个半钟头。我的天，你给她施了什么魔法？她不但不厌恶你，而且一个劲儿地想着你，她捶着胸脯喊你的名字，你这个害人的麻风病人！我天天都把老婆揍一顿，可这不能让我解恨！我揍女儿，可也不能让我解恨！我关了铺子，喝酒，在街上逛荡。孩子们跟在我后边，朝我喊叫像一把攮子扎进我心里似的一个名字……你知道是什么名字！该死的那天，恶棍神父把我拽进了他的贼窝。打从那天起，什么都跟我过不去了。我完蛋了，什么都完了！刀在这里，你起来，曼诺里奥斯，你要是个男子汉的话，就杀掉我！我跪下来求你。杀掉我，让我终于得到安息！”

曼诺里奥斯两手抱头，忍不住呜咽起来。

“我能做什么呢?”曼诺里奥斯自问。“怎样拯救这个野性未驯的人，他坠入情网无以自拔，又不愿得救。”

“别哭啦，你简直是个小丑!”潘内尤提斯怒吼道。“我跟你说把刀拿起来。害怕什么，我已经把它磨快了。我伸脖子，你下刀吧!”

他把粗壮的脖子朝曼诺里奥斯伸去。

“你为什么不杀我，你?”曼诺里奥斯问道。

“我杀你有什么好处?”潘内尤提斯失望地答道。“那我就更是倒霉透顶了。我将永远失去卡特林娜。唯一的出路就是你把我杀掉，然后我带着你一起下地狱。”

他说到这里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他流泪如雨，一边像只牛犊似的哞哞叫，一面还朝着曼诺里奥斯伸直脖子。

曼诺里奥斯不等他抽身，猛地一下子把他拥抱住。他也在哭，而为了使潘内尤提斯平静下来，说道:“原谅我，潘内尤提斯，我的兄弟! 原谅我，我再也不会看见她了，再也不会走进她家的门。将要死的是我，你将把我摆脱掉。我向你发誓，将要死的是我。你没看见我落到什么地步吗?我已经开始腐烂了。我要死了，我的兄弟。别哭了!”

可是潘内尤提斯仍然呜呜地哭。蓦地，他一下子挣脱开曼诺里奥斯放在他脖子上的手，站了起来。他摇摇晃晃地朝门口迈了两步。而在跨门槛时失足，摔了个马趴。

曼诺里奥斯赶快起身把他扶起，但他已经站立起来。他踉跄而行，沿着下到乡镇的小路走去。

这时尼科里奥斯赶着羊群走来。潘内尤提斯朝着羊群扔石头，把它们吓得跌跌撞撞地跑开。

“嘿！”尼科里奥斯愤怒地喊道，“你干什么跟羊过不去啊！”但潘内尤提斯还是从地上拣起石头朝羊群扔去，嘴里骂个不停。“上，咬他！”羊倌于是对刚跑来的耷拉着舌头的两只狗喊。狗向潘内尤提斯冲去。他背靠岩石，接连扔石头自卫。狗叫着朝他扑上去。他也喊起来，同狗搏斗，但他脚站不稳跪了下来，身子倒下，爬起来又倒下。凶恶的狗蹿到他身上，一只狗用牙咬住他的大腿不放，另一只狗跳到他脸上，咬他的下巴颏。潘内尤提斯的胡子上满是血。

“上啊！上！”尼科里奥斯兴高采烈地喊着。

曼诺里奥斯听见喊声和狗吠声，赶快跑出来救潘内尤提斯。尼科里奥斯正开心地笑着看热闹，对他的老板说：

“由它们去，东家！让它们把他啃掉！”

曼诺里奥斯大声喊叫，挥舞棍子把狗赶开，然后回过头来准备帮助潘内尤提斯。可是潘内尤提斯已经跑走，骂骂咧咧地沿着斜坡走下去。

尼科里奥斯爬上悬崖，用手在嘴边做成喇叭筒状喊叫：

“犹大！犹大！”

喊叫的回声响彻山谷。

“住嘴！”曼诺里奥斯大声喊道。“你要可怜可怜他！”

“犹大！”尼科里奥斯又喊了一声，还扔出一块大石头。

夜幕降临，从山下到山上，世界变成一片黑暗。气喘吁吁的狗卧在尼科里奥斯脚旁舔它们自己的伤口。一身浓毛

的公羊摇晃着铃铛，把母羊集合起来领进羊栏。

曼诺里奥斯进了小屋，首先把刀子藏在枕头下面，然后把耶稣受难的圣像挂在床头的墙上。

“上帝啊，”他低声说，“用你的手抚摸一下他的心，把它治好吧！它也在受苦。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给它解除痛苦，安慰它吧！”

第 八 章

几天过去，阳光和土地通力合作，使小麦成熟了，含乳状液汁的麦粒变得坚硬。虞美人的花朵红遍原野。鸟儿从各处衔来绒毛、麦秆和泥土筑巢。雌鸟抱窝，雄鸟引吭枝头。不时，骤雨阵凉，而太阳又随即出现，驱散乌云，为鸟和人类执行它千古坚贞不渝的职责。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一天到晚吃喝，不是跟莱尼奥就是跟他儿子米舍里斯吵嘴。一个迫不及待想着要嫁人，放下家里活不干，跑上山去逛荡。一个埋头书本，像个老人或迂夫子。他跟他儿子说：

"书这东西，只对出家的修士和教书先生有用。一个庄园主少爷的事儿，就是佳肴美酒和别人的老婆。你简直给我们家丢脸，米舍里斯！"

老财主不时看到儿子去看未婚妻，但每次回来都愁眉苦脸，沉默寡言，于是不禁失望而摇头。他心里思量："我父亲骑着母马走村串巷找他的情妇。他把母马拴在门环上。他情妇的男人看见庄园主的坐骑，就回避到另一条街上去，等到我父亲走了才回家。我呢，我也有情妇，可我夜里偷偷地像个贼似的跑去寻欢。这孩子有一个未婚妻——上帝宽

怨——我相信他连手都没有摸她的。这可怜的小东西枯萎下去，得了肺病，这有什么奇怪？女人就像罗勒，要是不浇水，它就凋谢……帕特里雅齐亚斯家族衰落，一代不如一代，快要完蛋了！”

老拉达斯不时在路上截住扬纳科斯，对他说：

“扬纳科斯，你还我那三个金币，还得加上利息。不然的话，你放明白些，我就让你把驴驹子卖掉。我也穷，我不愿意落到讨饭的地步！”

戈里哥里斯神父无所事事。很久以来，乡里没有婚丧嫁娶，没有人洗礼，没有人想死。掘墓人站在坟场门前，用一只手遮住阳光朝乡镇的方向望去，而看不见任何动静。他竖起耳朵，也听不见挽歌。

“魔鬼就不能带走一个两个的吗？”他嘟哝说，“我那几个孩子都要饿死了。”

至于那寡妇，她闭门谢客，她家的门无论谁来都不开。潘内尤提斯在她房子周围转来转去，他酩酊大醉，大声恐吓。一些年轻人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情欲，力量无处发泄，走到良家妇女的房屋周围转悠。

“该死的寡妇！”家有美妻的男人咕哝着说。“自从她装做好人以来，我们就再也离不开家了。白天晚上随时都有人在窗下唱小夜曲！全乡的荣誉都丢了！”

村民整天在地里劳累，抽水浇灌菜园、果园，到了晚上，都聚集在柯斯坦底斯的咖啡馆里。他们抽水烟筒，彼此无精打采地交换三言两语，便沉默下来。镇上没有一个供他

们逗趣儿打诨的笑料，连像人吹口哨的画眉鸣叫，给他们解闷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每天都是这样。狼泉镇的居民全都非常理智，甚至看见潘内尤提斯醉醺醺地走过也不觉得开心，因为他性情凶暴，要是把他惹火，他就拾起石头打人。前天晚上，小学教师偶然进到咖啡馆里，就挨了他一石子，正中眉心，砸碎了眼镜。

有时，阿嘎觉得烦闷，叫农民在梧桐树下跳舞。可是人们被迫跳舞，该是什么滋味呀？他们无精打采，一跳完就赶快回去拿起水烟筒，于是咖啡馆里又出现一阵显示厌烦的低沉的嘈杂声。要是有人酩酊大醉或是摔断一只腿，或是在菜园里抓住个贼，有件什么轰动一时的事儿，骚乱一过去，又是一片沉静。

一天早晨，忽然一件骇人听闻的新闻从一人传到另一人，从这家传到那家：拂晓时发现小尤素福在床上被人杀害了！

阿嘎的老女仆玛莎天刚亮就溜了出去，哆哆嗦嗦地来到她幼时朋友玛达雷尼亚的家。

她把门一关上就喊道："乡镇完了！完了，我的好玛达雷尼亚！小尤素福被人杀害了！"

"这是谁干的，玛莎？雷电落在镇上，就要到处起火。可这是谁干的呢？"

"夜里没有人进到房子里来。里边只有阿嘎、小尤素福、护卫和我，没有别人啊！跟基督徒们说，叫他们提防着点

儿。能走的就走，叫他们逃避开！我猜出是谁，可还拿不准。所以我不说什么！”

驼背老婆子又溜出去，踉踉跄跄地回到阿嘎的房子里，上了双重门闩。

老玛达雷尼亚拿起黑色头巾，带着不可告人的喜悦，跑去挨门挨户散布这令人惶恐的消息。男人放下工作，聚集到咖啡馆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偷偷地打量一下阿嘎的阳台。那里的门窗关闭，不时传出狂叫、手枪射击、砸碎东西的声音，随后又静了下来。

乡绅和老人聚集在戈里哥里斯神父家里。他们惊惶失措。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心脏剧烈跳动，无以自持。

“要是抓不到凶手，”他比往常更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就遭殃了！阿嘎会把我们关进牢房。他要是喝醉了，还能把我们绞死！”

“他会给我加重税款，罚我们为人命官司出钱。”老拉达斯叹息说。

“他会封闭教堂和学校，摧残希腊文化。”小学教师说。

戈里哥里斯神父在院子里踱来踱去，烦躁地播弄念珠。“我有责任，”他心想，“上帝把这乡的人托付给我，嘱咐我看好羊群，让它们吃草。一定要找到凶手！”他把乡民挨个想了一遍，试图猜出是谁杀了这该死的小土耳其人。他思索、估量，但毫无结果。可是凶手必然是个基督教徒。全乡只有三个土耳其人：阿嘎、护卫和小尤素福。其他人都是基督教徒。那么凶手就是个基督教徒，全乡要灾难临头。

柯斯坦底斯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阿嘎拿着手枪在房子里踱来踱去，见到什么就朝什么开枪，凳子、长颈瓶、坛子、罐子；然后他一下扑到小尤素福身上嚎啕大哭。这是那驼子玛莎告诉我的。”

门又开了，扬纳科斯走进来。

“护卫站在阳台上吹号哪！”

另一个报信人来了说：

“阿嘎派了一个喊话的人到镇上来。这会儿正在广场喊哪。”

“该死，他喊些什么？”

“我有点儿耳背，神父，我听出几个名字，可我记不住哪几个了。”

“你给我见鬼去！”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咆哮着说。他脖子上的青筋隆起，几乎要爆裂。

“你们谁去打听打听消息！”戈里哥里斯神父说。“你去吧，扬纳科斯！”

可是正当这时候，喊话的人走近了，他的声音听到了。大家跑去打开窗子。喊话人在十字路口站住了。他咳嗽两声清一清嗓子，用手杖敲击铺路石，然后把下巴往上一翘。他的声音回荡，但节奏像诵圣诗那样单调。左邻右舍战战兢兢，都半开了门。

“喂！乡民们！喂！异教徒们！你们竖起耳朵听着！奉阿嘎的命令，传戈里哥里斯神父、乡绅帕特里雅齐亚斯、拉达斯和小学教师哈金尼科里斯，还有绰号吃石膏的，又被叫

做犹大的鞍具匠潘内尤提斯，都即刻前来阿嘎官邸，不得迟延！其他异教徒各自回到家中等候。任何人不准上咖啡馆，不准上街！所有的人全都在家中等候！喂！异教徒！喂！乡民们！我的话完了。你们要当心。”

柯斯坦底斯扶住要倒在地上的老帕特里雅齐亚斯，让他坐在凳子上。玛利奥里跑来给他扇扇子。拉达斯面黄如蜡，张大嘴，靠在墙上。扬纳科斯觉得他可怜，朝他走来说：

“鼓起劲来，绅士！我有什么能帮你忙的吗？”

老拉达斯用呆滞的目光看他。“你是扬纳科斯？你是谁？”他流着哈喇子问道。

“是啊，就是我，扬纳科斯，卖东西的！我问你有什么事儿我能替你办的。”

拉达斯的眼睛又重新活动起来。“混蛋，”他说，“你把我的三个金币还给我，要不我跟你没完！”

这时，神父进到屋子里。他把一面刻着受难像一面刻着耶稣复活的十字架挂在脖子上，再拿起螺钿柄手杖，在基督像前画了个十字。“主啊，”他低声说，“这是一个要度过的艰难时刻。帮助我，帮助帮助基督徒们！向乡镇伸出你的手吧！别让我倒下！”

他在圣像前跪下，看着耶稣的那张安详而充满柔情的脸。

“主啊，”他重复说，“别让我倒下！”

他又画了十字，朝院子转过身去。

“走吧，兄弟们！”他用平静而严肃的声音说。“走吧，老

帕特里雅齐亚斯！别忘了你是乡长。乡长不光是比别的人吃的好和喝好酒，还得遇到危险的时候站在乡民前面，维护他们。那么现在就是你需要做出一个真正乡长的样子来的时候了。前面走吧！你呢，老拉达斯，别给我们乡镇丢脸！勇敢些！不要在阿嘎面前哭哭啼啼。你要理直气壮。我们没有罪，可是如果为了拯救全乡需要我们去死的话，那么就死而无怨！我也爱这个世界，可是天国更吸引着我。我们站在门槛上，我们后边是地，前边是天。按全能的上帝的意愿行事吧！至于你，哈金尼科里斯，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多少年来给孩子们讲述希腊英雄人物和基督教殉道者的行为，现在要想起这些来并表现在自己的行动上。不要让你的学生们看见你脸色苍白，惊惶失措！在死面前，要像个英雄，像个殉道者！你们准备好了吗，兄弟们？"

"我们准备好了，"帕特里雅齐亚斯艰难地站起来说。"别担心，神父。肉体害怕，灵魂还是自觉的。我不会败坏本乡的名声。"

戈里哥里斯神父检阅一下他的伙伴。

"老拉达斯的腰带松开了，"他说，"他的裤子也要滑下来。扬纳科斯，你给他把腰带系上，别叫人家讥笑我们……"

扬纳科斯走上前去给老拉达斯把腰带勒紧，老拉达斯像个孩子似的举起双臂让他摆弄。

"再给他擦擦嘴，扬纳科斯，"神父又说，"他流口水。再见吧，玛利奥里！"

“走吧，”哈金尼科里斯说，“我们是乡镇的头面人物，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们。以上帝和希腊的名义！”

在出门之前，大家都画了十字。神父带头，三个乡绅跟着，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跟在后面。

“为什么，”扬纳科斯问柯斯坦底斯，“阿嘎还要把潘内尤提斯叫去？要他陪着乡绅们去干什么？”

“听说有人看见他昨天夜里酩酊大醉，围着阿嘎的房子大声恐吓……”

“可这在他和小尤素福之间有什么相干？他追求的是寡妇。”

“我跟你说什么好呢？阿嘎失去了理智，他已经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老玛莎跟我说他喊着要骑上他那匹马，把碰上的所有人的头都砍下来。愿上帝保佑！”

各家的门都偷偷地打开。乡民们看着乡绅们朝阿嘎的房子走去。所有的人都画十字，仿佛在看出殡行列走过。

“这些大亨们，他们一辈子吃的干的，享了多么大的福分！”一个老人说。“这会儿，他们一下子就得把帐还了。”

几个人慢步走着，似乎在告别。戈里哥里斯神父不时朝一扇半开着的门回过头来或向一个窗子望去。

“别害怕，基督徒们，”他说，“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

带着一副可怜相的拉达斯拽住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胳膊。“我的老爷，”他哀诉说，“让我扶着你吧。”

老乡长低头看他，问：“你害怕了？”

“是啊，”拉达斯用凄惨的声音回答说。

“我也害怕，”乡长说，“可我得做出不害怕的样子，这是我的任务。”

老吝啬鬼晃了晃脑袋，不说什么了。

当他们经过寡妇的家门时，寡妇敞开了大门。她心想向他们喊一声：“勇敢些，老爷们！”，可是她没敢喊出来。

绅士们谁都没有转过头去看她。他们加快步伐，仿佛经过臭味难闻得差点儿要捂住鼻子的小巷。唯独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停下脚步。

“早安，卡特林娜，”柯斯坦底斯说。“你听见那喊话了吗？进屋里去吧。”

“你见着潘内尤提斯了吗？”扬纳科斯低声问道。“阿嘎也叫他去呢。”

“有好长时候我没有见到他了，邻居，”寡妇答道，“可是他就在这附近转悠。刚才我还听见他喊叫，他骂那护卫跟踪他。”

“你进屋里去，”柯斯坦底斯又说，“把门关好。”

他们朝前走。当他们走到广场时，米舍里斯跑着来了，走近他父亲。

“亲爱的米舍里斯，再见啦！”

“勇敢些，父亲！”儿子吻着他的手说。

戈里哥里斯神父转过身来。

“米舍里斯，”他说，“回家去吧。你们俩也都回去，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我们，我们进入狮子穴里。不过，有上帝和我们在一起。不要害怕！”

阿嘎的门大开着。

"以上帝的名义!"神父说。

他右脚迈进门槛。其他三人跟随。拉达斯踉跄失足，可是老乡长把他扶住了。

铺着石板的大院子里杂草丛生，空无一人。阿嘎的牝马把头伸出马厩的小门嘶叫。一条长毛狗卧在一堆厩粪上，直起头来狂吠，但懒得起身。

护卫出现在门口。他面色发黄，右眼斜视，下巴哆嗦。这天他没有时间染胡子，露出白须。他穿着礼服，仿佛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活动，在红色宽腰带里插着一把土耳其弯刀，直碰他的双腿。

他一看见这些乡绅就皱起眉头。"脱鞋，异教徒!"他吼叫。"阿嘎等着你们哪。"

驼背老婆子玛莎跑过来帮他们脱鞋，然后把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前。

"勇敢些，老爷们，"她发着嘘嘘的声音说，"勇敢些!"

他们一个扶着一个，走上窄小的木楼梯，来到大厅。厅里所有的百叶窗都关上了。刚进去时，他们什么都看不清，但觉着有一头猛兽呆在一个角落，虎视眈眈，准备扑过来。

老拉达斯紧抓住帕特里雅齐亚斯的胳膊，他就像被风吹的树叶般颤抖。戈里哥里斯神父朝前走了一步，又走了一步。他打量着阴暗处，想找出阿嘎呆在哪儿。屋子里有一股拉吉酒味、烟味和人的喘气声。

骤然间，从屋子深处的右角发出一声嘶哑的怒吼。

“异教徒！”

四位乡绅以同一动作转过身去，觉察到阿嘎背靠墙蜷缩在一个软垫上。他腰带上的两把银柄手枪发出亮光。摆在他前面的一瓶拉吉酒也闪闪发光。

“阿嘎，”神父平静地说，“我们听从你的吩咐。”

“异教徒！”又是一声吼叫。“护卫，到这边来！”

护卫原来呆在门口待命。他赶紧跑过去，在阿嘎面前立正。

“把你的弯刀预备好，等着！”

“阿嘎……”神父又开始说。

可是阿嘎不让他说下去。

“异教徒，”他又喊起来，“你们当中有人把攮子插在我心上。我的尤素法奇……”

他喉咙嘶哑，泣不成声，猛地拭去眼泪，给自己斟上拉吉酒，一口喝下去。他叹息，把杯子往墙上摔，砸得粉碎。

“是谁把他杀了？”他喊道。“这里只有异教徒。那么就是一个异教徒把他杀了。是不是你潘内尤提斯，你这头野兽，醉鬼？”

从对面的角落，乡绅们后面，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他们转过身来看到潘内尤提斯倒在地上，绑在墙上的一个环子上。他准是被人打了，站在其他人后边的小学教师看见他一道一道的血从前额和脖子流下来。

阿嘎转身朝着乡绅们。

“我把你们关进牢房里，”他吼道，“我把你们挨个吊在

梧桐树上，每天早晨吊一个，直到你们给我把凶手找出来。我先从你们这些乡绅开始，然后吊别人，再吊妇女。要是你们不给我找出凶手，我就把你们全乡消灭掉！你听明白了，山羊胡子？你们听明白了，异教徒？他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我的素福法奇？他什么时候伤害过谁？他说过一句不怀好意的话吗？他坐在阳台上嚼乳香，唱歌。他干坏事了吗，异教徒？为什么你们把他给我杀了？”

“阿嘎，”戈里哥里斯神父又表示抗议说，“我向天主发誓……”

“闭嘴！我把你的胡子一根根拔掉。我不吊死你，我要把你钉在尖桩上处死，肥猪！他有什么对不住你们，我的尤素法奇？”

他说完就哭起来。

“阿嘎，”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愧于让神父一人单独在这阵雷霆面前招架，说道，“你知道我始终一贯对你忠诚……”

“住嘴，蠢猪！”阿嘎吼叫。“吊你这个大胖子，绳子还不够结实。我得使一把生了锈的刀子，在小火上烤死你，用一个礼拜的工夫解我手痒。我知道，我知道，异教徒，不是你杀的。可是我的尤素法奇躺在那里，在隔壁房间死了……而看见你们都活着，我就生气。我要起来，到乡镇上四处放火，把你们全都烧死，你们这些孬种！”

他站了起来，怒不可遏。

“站在你后边的是谁，帕特里雅齐亚斯？让他到前边来！”

“是我，阿嘎，”老拉达斯两腿发抖，嘟嘟哝哝地说。

“哈哈！”阿嘎吼叫，“我要给我的小尤素福举行隆重的葬礼！我要从伊斯坦布尔请来伊玛目①给他祷告，给他从士麦拿订购大蜡烛，用香柏木给他做棺材……而为了这些，我需要钱，很多的钱……我要打开你的钱柜，老吝啬鬼，把钱全拿来……这么多年来你积攒起来的金币你想是为了谁？就是为了我的尤素法奇！”

老拉达斯身不由已地瘫软了。

“开恩吧，阿嘎，”他哭诉说，“你先把我杀了吧，我不能看到这样的灾难！”

可是阿嘎已经转向哈金尼科里斯，对他说：

“还有你，小学教师，你把小异教徒集拢起来，给他们开了窍。我得把你的舌头割掉，把你扔去喂狗。为什么你们活着，该死！为什么我的尤素法奇就死了呢？不行！我受不了。这简直要我的命！护卫，给我把鞭子拿来！”

护卫赶快走去把挂在一颗钉子上的鞭子取下来递给阿嘎。

“打开窗子，好让我看清他们的嘴脸！”

阿嘎愤怒地扬起鞭子。在从窗口射进来的光线照耀下，他的面孔显得凹陷、苍老，露出一种绝望的神情。在几个小时内，这种情绪损坏了他的面容。他的胡髭白了，他咬着胡须，发出怒吼。

① 指伊斯兰教教长。

鞭子抽打下来。阿嘎朝着四个异教徒的脸、手、胸脯打去。老拉达斯立刻滚倒在地；阿嘎踩他，然后站在他身上，从上边狠狠地抽打，边哭边笑，大声叫骂。泪水在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面颊淌下，但他抿着嘴唇，不喊叫。小学教师昂起头，靠在墙上；血从鬓角和下巴流出。几个人中间，神父两臂抱拢，忍受鞭笞，低声说：

"主啊，主啊，别让我倒下！"

狂暴的阿嘎满口白沫，肆意抽打。他的手臂终于疲乏，扔下了鞭子。

"关进牢里！"他喊道，"关进牢里！明天上绞架！"他走到大个子潘内尤提斯面前，朝他脸上啐了一口吐沫。

"关进牢里！"他又喊道，"明天先吊死这个人，吃石膏的！"

他转身用窒息的声音对护卫说：

"给我把素福法奇搬来……"

护卫打开一扇门。人们听到拽铁床时发出的声音。那个胖乎乎的土耳其孩子就是拂晓时在这床上被发现浸在血泊中。

阿嘎扑在孩子的尸体上，搂住他吼叫。

护卫把潘内尤提斯从墙上的环上解下来，拾起鞭子，甩了一下喊道：

"进牢房去，异教徒！"

他把所有五个人都推出去，他们跌跌撞撞地滚下楼梯。

一片恐怖笼罩乡镇。街上寂静无人，铺店关闭。异教徒们躲在家里，支着耳朵听动静。不时，一个人影从一道门窜到另一道门，低声报信："乡绅们还没有从阿嘎那儿出来……有人听见叫喊声和枪声……"过一会儿，另一个人来说："乡绅们被关进牢房……护卫拿着一条绳子和肥皂来到广场，把东西放在梧桐树下……"再过不久，又来一个送信人说："阿嘎恐吓说，要是找不到凶手，就在全乡镇四处放火，把我们全烧死！"

"我们都完了！我们全都没命了！"妇女们把她们的孩子搂在怀里叫嚷。

男人们低着头，抱怨自己生不逢时。

唯独佩内洛普老婆子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照样织她的袜子，无动于衷，毫无表情，像个死人似的。她丈夫被抓去，阿嘎恐吓要把他吊死在梧桐树下，把乡镇毁掉……这些话都传到她耳朵里了。她只是晃了晃脑袋，好像完全无所谓似的表示："又完了一件事。"接着又继续织他丈夫的一双袜子。

扬纳科斯躲到牲口棚里，跟他的驴驹子说话。

"你看怎么样，我的素福法奇？事情不妙啊，形势糟糕……听说阿嘎要把乡镇烧掉，连你也搭上，我的素福法奇，你什么意见？要不今晚我们就溜走吧，咱俩？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狗。我们有什么可留恋的？除非说在乡镇危难的时候抛弃它，做事不地道？我只有跟你聊聊，把心事告诉你。你什么意见，我的尤素法奇？"

但是，毛驴一头扎进槽里，嚼草嚼得津津有味。它听见主人的说话声，仿佛潺潺流水，心里也高兴。和往常一样，它以为扬纳科斯在跟它说些爱抚的话，所以它摇起尾巴。

到了黄昏时分，各家畏畏缩缩地把门微开，伸出头来。米舍里斯是第一个开门的，他立即跑到神父家去安慰他的未婚妻。柯斯坦底斯也跑去开咖啡馆的门，但当他正要把钥匙插进锁里时，望见梧桐树下有一个凳子，凳子上放着的东西，因为离得远看不清楚。他往前走去一瞧就赶紧退了回来：是绳子和肥皂！他把钥匙放回腰带里，擦着墙走回家去。

过去，太阳落山时，阿嘎照例在阳台上盘腿坐着，尤素法奇在旁边给他斟酒点烟。可是今晚门窗紧闭，阳台上空无一人，阿嘎在号哭。他原来爱听的"人生如梦……"那支歌，既辛酸又虚幻。他抱住的是个没有生命的青年的躯体。"这不是梦，不，这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梦……"他流着热泪思忖。

护卫踱来踱去，也在拭他的斜眼，因为怕他主人听见，低声哀叹："我的尤素法奇……"有时，他拿起鞭子下到地下室，走进牢房，像阿嘎似的吼叫着狠命抽打那几个人。

他发泄一阵后又走了上来，围着小铁床转悠。有一回，他发现阿嘎极度悲伤又喝醉了酒，靠在孩子的已经变凉了的躯体上睡着了。于是，他俯身亲吻小尤素福的嘴，狠咬那还带着乳香味的苍白嘴唇，然后滚到地上。

在牢房里，戈里哥里斯神父站了起来，用肘碰了一下潘

内尤提斯，对他说：

“该死的犹大，是你把小尤素福杀了吗？承认了吧！那你就把我们救了，也使全乡得救……承认吧！我给你祝福，你的罪将得到宽恕！”

“你们都给我见鬼去！”吃石膏的边擦着从头上淌下的血边咕哝着说。“让全乡人都见鬼去！把全乡人都烧掉，包括我和你，这才痛快哪！”

“是你把他杀了，混小子！”气喘吁吁的帕特里雅齐亚斯靠在墙上，嘟哝着说。“是你，犹大！”

“混蛋！”鞍具匠吼叫。“他碍着我什么了？”

他不说话了，可是很恼火。不一会，他大喊起来：

“犯罪的是你们这帮畜生！你，缺德的神父和你们这些绅士，还有你这个教师！是你们和那寡妇！那婊子再也不给我开门了！是你们，所有你们这些人！”

接着，他又暴跳如雷地吼道：

“你们想把我弄成犹大！好啦！我现在成了犹大了！”

“承认你杀了他，”神父用温和的口气重复说，“耶稣将宽恕你，潘内尤提斯。如今，全乡的人都靠你才能得救，现在就靠你了，潘内尤提斯。起来吧，去承认，为了拯救他们！”

吃石膏的发出一阵讥讽的笑声。

“见鬼！你们想把什么东西硬栽在我身上呀！我倒愿意是我把他杀了的，好叫你们都跟我一起栽跟头！可是有人走在我前头了，——为他的手祝福！这没关系，事儿还是成功了！老爷们，神父们，守财奴们，教师们，都跟我一块儿

倒霉吧!”

老拉达斯抬起头来。他瘦削的脸被鞭子打肿了。

“去承认吧，潘内尤提斯，”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我给三个金币。扬纳科斯欠我这钱，我把他的驴卖掉，钱给你……你听见了吗?”

潘内尤提斯轻蔑地向他伸出张开的五个指头。

“喏，”他说，“老吝啬鬼，我这儿给你五个!”

这时，牢房的门开了，阿嘎走进来。

“异教徒们，”他喊道，“明天绞刑开始。绳子、肥皂和凳子都放在梧桐树下边了。明天是礼拜三，我先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开始，首先是吃石膏的潘内尤提斯！礼拜四是你，缺德的吝啬鬼！礼拜五，是你这位高贵的人物，学校教师！礼拜六，是你这位老爷，荒淫无耻的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礼拜天，在你们望弥撒的时候，是你这个狗神父！这一共五个人，我在梧桐树下边预备了五个套索。这是第一批。完了以后，我看情况再另逮五个，然后再逮别的，接着逮下去，直到找到杀人凶手。我把我的尤素法奇抬到梧桐树下。我不埋葬他，我不给他合上眼睛，好让他看着你们，让他的灵魂高兴!”

话一说完，他就走出去，使劲砰地一声把门关上。护卫手里拿着鞭子在门外等候。

“护卫，”阿嘎说，“你也哭了……把眼泪擦掉。不能叫异教徒看见我们哭。去找找货郎扬纳科斯。告诉他到市镇上去给我买最贵的香、蜡烛、大蜡烛、黑布幔、糖衣杏仁，叫

他明天一大清早就给送来……还有几米粗绳子，因为那山羊胡子神父特别重，那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更不轻……去吧！”

可是扬纳科斯不在家，护卫怎么也敲不开门。他已经走了，上了山。他急着去给曼诺里奥斯捎信，叫他不要下山，免得被抓去。

曼诺里奥斯刚给羊挤完奶。他已经把锅放在火上。尼科里奥斯一边低声唱歌，一边用一根棍搅和奶。

“你是怎么了，尼科里奥斯，整天价唱歌，欢蹦乱跳？你再也安停不下来啦？”曼诺里奥斯羡慕他的助手生气勃勃又轻松愉快，有时这样问他。

“嗨！曼诺里奥斯，”小羊倌答道，“你忘了我才十五岁？你想想看，东家，我怎么能安停得下来呢？”

奶煮开了。曼诺里奥斯坐在壁炉边上，就着火的亮光读那本福音书。这已成了他唯一的欢乐。往往他对一些词的意思不懂，但他的心给他做了解释。纯正而准确的涵义脱颖而出，神圣的话语注入他的血流，如同一股清泉的水洗净他的肺腑。

他觉得仿佛长出了翅膀，心灵变得轻盈！他好像初次遇见耶稣。确实，他第一次看见耶稣抬起眼睛望着他，并用平静而迷人的声音对他说：“跟我来！”从此，曼诺里奥斯感觉无比幸福，静静地跟随耶稣，时而走在加利利的新生草地上，时而在革尼撒勒湖边的沙滩上，时而在犹大的石头路

上……傍晚，他躺在一棵橄榄树下，穿过银灰色的树叶，凝视闪烁着的星星。和耶稣在一起，天空显得格外的蓝而深沉。空气洁净、轻盈、缥缈！泥土喷香！

一天，他们一道参加有人在一个名叫迦拿的小镇举行的婚礼。耶稣仿佛一个年轻的新郎，走进屋子里。大家一看见他，人人兴高采烈，像新娘似的脸都红了。新婚夫妇站起来交换了誓言。然后客人们躺在榻上吃喝起来。耶稣举杯向新婚夫妇祝贺。他只说了几句很简短的话，而新郎新娘就骤然悟到了结婚是一个伟大的奥秘，男人和女人是支撑大地防止它倒塌的两根支柱……欢宴热闹起来，酒喝光了。耶稣的母亲转过身来对他儿子说："我的孩子，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平生第一次伸出他的手，命令大自然改变走向。像一只雏鹰似的，怯懦地展开羽毛未丰的翅膀做第一次飞翔，耶稣慢慢地站起来，走了出去。在院子里，先后向六口盛满水的石缸弯下身去，在每口石缸里都照了照自己的面孔。而一旦他的面孔在水中映出，水就变成了酒。耶稣朝跟随着他的曼诺里奥斯转过身去，向他微笑。

曼诺里奥斯又回想起另一天的事儿。那天天气很热，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湖边。耶稣上了一只船，曼诺里奥斯也跟他上了船，而那些布道的话语像麦子似的落在他的心田……播种人出去撒种……曼诺里奥斯感觉到他的心是一块好的土壤，种子在那里发芽，先出青苗，后长麦穗，再变成面包，在面包上深深地刻着一个大十字。

又有一天，他们穿过黄熟的麦田。已是中午，他们饿

了。耶稣伸手摘下一个麦穗，门徒们跟着摘，曼诺里奥斯也跟着摘了。他们脱了麦粒，把它们吃了。这乳白的新麦子是多么香甜，使身体和心灵得到满足！他们头上的燕子啁啾鸣啭，犹如年轻的门徒，也在跟随耶稣，而在他们脚下，野花铺陈，比所罗门王的光辉日子更加灿烂辉煌。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他们到家里，曼诺里奥斯站在门口观看。这个法利赛人是以何等傲慢的恩赐态度在他的宅邸接待耶稣啊！他不给他洗脚，不给他头上洒香水，不给他表示和解的吻……蓦地，当他们默然进餐时，一阵香水味飘满全室。一个胸脯袒露的金发女人走了进来。她带来一个盛满珍贵香水的玉瓶。曼诺里奥斯一看见她就愣住了……这个女人是谁？他在什么地方见过她，记不起来了！女人跪在耶稣脚下，砸开玉瓶，把香水洒在耶稣的脚上，然后哭着用自己撒开的头发给耶稣擦干……于是耶稣弯身把手放在金发女人的头上，用非常温柔的声音说："你的罪都已得到赦免了，我的姐妹，因为你有深厚的爱……"

曼诺里奥斯心潮澎湃，无以自持，合上了福音书。他环顾左右：炉火熊熊，屋有人影，尼科里奥斯踱来踱去，边唱歌边做饭。

曼诺里奥斯的心充满了爱、柔情和幸福。他情不自禁地要使世人分享他的欢乐，他胸中产生了要向石头、羊群、人们去布道的强烈愿望。

"嘿！尼科里奥斯，"他喊道，"把饭放下，坐到我这边来。你也得听听上帝的教义，才能成为一个人。你现在还

是个野孩子。”

小羊倌转过身来看着曼诺里奥斯，放声大笑。

“可是我不愿意！你别管我啦。我挺好……你不是想在我兴头上泼冷水啊？”

“我要给你念一小段福音书，让你知道这里的话说得多好……”

“等我病了，你再给我念。这工夫，我挺好，我跟你说了……我把饭端上来了，过来吃吧。”

“我不饿。你吃吧……”

曼诺里奥斯又打开福音书，弯下身去就着火光读：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而丧失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

曼诺里奥斯完全理解这些警句的含义。他把福音书合上，闭上眼睛，心里想：一边是灵魂，另一边是全世界，而灵魂的分量最重。为什么害怕死呢？为什么向人间的权势低头呢？为什么想到要丧失现世的生命就发抖呢？你的灵魂是永生不灭的。你害怕什么呢？所需要的正是拯救灵魂。

扬纳科斯站在门槛上看着他们好一会儿了。屋里的两个人谁都没有理会。尼科里奥斯背对着门，一心在吃饭上。他把一盘子吃光，又盛上一盘。他得增强体力，莱尼奥可能今晚就来。曼诺里奥斯呢，他闭上眼睛，沉浸在一个恬静的

极乐世界里。

“这个人已进入天堂，”扬纳科斯想，“我要是不跟他说话，他就再也出不来了！”

“嗨！曼诺里奥斯，”扬纳科斯走进去喊道，“晚上好！你怎么样啊？”

曼诺里奥斯一听见人声，惊跳起来。“谁啊？”他睁开眼睛问道。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曼诺里奥斯？是扬纳科斯。”

“对不起，扬纳科斯。我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没有听出是你。什么风这时候把你吹到山上来了？”

“是邪风，曼诺里奥斯。你在天堂里，可我呢，对不起，我给你捎来地狱的消息。”

“镇上的吗？”

“是的，镇上的，今天早上发现小尤素福被杀害了。阿嘎大发雷霆，把戈里哥里斯神父、乡绅和潘内尤提斯抓去关进牢房。绞刑明天开始，挨个儿绞。绳子已经系在梧桐树的枝上，明天先绞那倒霉的潘内尤提斯……他说接着绞其他人，直到找到杀人凶手为止。镇上一片哀声，家家户户都闩上了门。我们完蛋了！我来告诉你这事儿，曼诺里奥斯，你千万别下山。你呆在这里保险！”

曼诺里奥斯的眼睛闪耀着喜悦的目光。他心想：“现在是显示你的灵魂永恒不灭的时候了！”一面听着他的朋友气喘吁吁的绝望话音，一面对自己重复说：“这是时候了，这是

时候了！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就再不能得救了！”但他丝毫没有露出他内心的喜悦。

“你吃饭了吗，扬纳科斯？”他问道。

“没有，曼诺里奥斯，可是我不饿。”

“我原来也不饿，可是现在胃口来了。我们吃吧，一块儿聊聊，你今晚在这儿过夜，明早天亮我们再商量商量。”

扬纳科斯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说：

“你怎么能用这样满不在乎的口气说话，曼诺里奥斯？你难道没有听明白吗？乡镇遭殃了。”

“我知道谁是凶手，”曼诺里奥斯答道。“你不用慌。乡镇会脱险的。”

“你知道谁是凶手？”扬纳科斯圆睁双眼说。“怎么回事儿？你知道？他是谁？谁啊？”

“你别这么着急，”曼诺里奥斯笑着说，“干吗这么着急？明天你就全知道了；耐心点儿。现在我们吃饭，聊天，睡觉。有上帝帮助，一切都会好的！”

“嗨，尼科里奥斯，给我们让出个地方，”扬纳科斯说，“我们也饿了。”

他们席地盘腿而坐，画了十字就吃起来。扬纳科斯不时抬起头来看曼诺里奥斯：在起泡的脸上，深陷在鼓起来的肉里的一双眼睛闪耀着平静而喜悦的目光。

“我不明白……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扬纳科斯心里思量。沉默使他感到压抑，他开口问道：

“你孤独一个人怎么过的，曼诺里奥斯？”

“可我不孤独，”曼诺里奥斯指着福音书回答说，“耶稣跟我做伴。”

“你的病呢？”

“什么病？”曼诺里奥斯诧异地问道。“哦！是的！这病不会消失的，我还是罪人。我思想里还有邪恶。愿上帝怜悯我！”

“我走啦，”尼科里奥斯揩净自己的嘴说道。“月光下我睡不着，出去转转。”

他拿起牧羊铲，吹着口哨走了。

“扬纳科斯，明天得早起，”曼诺里奥斯说。“我们睡吧。睡眠是有好处的。这又是一件我在孤独生活中懂得了的东西：上帝对睡着的人比醒着的人更经常讲话。”

他们拿了一条大毯子铺到外边，室外凉快，在那里睡下。空气中弥漫着百里香的芬芳，夜晚的声音在寂静中传布，月亮在空中升起。

“我一直想着那倒霉的潘内尤提斯，”扬纳科斯不能入睡，说道。

“我也想着他，”曼诺里奥斯低声说，“想他比想别人想的更多。”

“我也是啊，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爱得太强烈才把他毁了，扬纳科斯。他有一股傲气而吃了苦头。他陷入情欲不能自拔。于是他疯狂地向前冲去，企图逃脱。可是他越这样做就惹来更多的麻烦……他打人，酗酒，咒骂，以为可以减轻痛苦；其实他却

越陷越深……要是他不那么爱的话……”他又立即纠正说：“不是不那么爱；而要是他爱得更深更真诚，他就能得到拯救……”

“我拿脑袋打赌，小尤素福不是他杀他，”扬纳科斯继续说下去，“答复我，我求你，曼诺里奥斯，好叫我放心。是潘内尤提斯吗？”

“行啦，扬纳科斯，睡吧。不是他。”

“赞美上帝！”扬纳科斯说完就合上了眼睛。

曼诺里奥斯也闭上了眼睛。他急着想独自一人呆着。一些时候以来，他甚至白天也愿意闭上眼睛，这样似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灵魂深处。

他时常回想起老曼纳西斯神父讲的一段故事。有一天，一个苦行者到修道院来看他并和他一起呆了一整天。苦行者睁开眼睛，一会儿又赶紧闭上。“睁开眼睛，苦行者。”老神父对他说，“睁开眼睛欣赏一下上帝的神奇业绩。”苦行者答复说：“我闭上眼睛，冥想造成这些业绩的造物主。”

同样，曼诺里奥斯也闭上眼睛去看耶稣，去听他的声音。他读福音书里的一句话，然后闭上眼睛，继续行走。在凉爽的夜晚，他清楚地看见耶稣身穿白色衣服向前迈进，门徒们跟在后边；而他，曼诺里奥斯悄悄地跟上队列，作为伴随耶稣的最后一人。

“明天，一项巨大的工作等待着我，”他合上眼睛，低声说，“一项艰巨的任务。帮助我吧，耶稣！帮助我！”他叹息

着重复说，就像他在夜里呼唤耶稣似的。

耶稣来了。拂晓前，曼诺里奥斯醒了，画了十字，梦宛如晨星在他心中闪耀。他仿佛在一个天蓝色湖的边上走。他急忙把芦苇和柳枝拨开。可是，随着他的前进，芦苇和柳枝都变成男人和女人，成千上万的人跟在他后边。风起了，于是所有的人都喊起来："杀死他！杀死他！"他想逃跑，但一只手按住他的肩膀，一个声音问道："你相信吗？""主啊，我相信！"曼诺里奥斯回答说。后来，风一下子过去了，男人和女人们又变成柳枝。接着，燕子满枝头的一棵梧桐树耸立在他面前；树唱起歌来。一具尸体吊在一个树枝上，在空中摆动。曼诺里奥斯跳起来想跑掉，但刚才那声音又响了："别停下来，向前走！"

曼诺里奥斯叫了一声，醒了。"别停下来，向前走！"这是上帝的声音："前进！"

他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他洗盥，梳理头发，穿上节日盛装，把福音书揣在怀里，然后去摇晃扬纳科斯。

"嗨！扬纳科斯，"他兴高采烈地喊，"醒醒啊，懒骨头！"

扬纳科斯睁开眼睛，一看见曼诺里奥斯就愣住了。

"怎么你穿戴得像个新郎，曼诺里奥斯！你的眼睛里闪耀着喜悦。你做了个什么好梦？"

"走吧，"曼诺里奥斯说，"别耽误时间。想想潘内尤提斯的惊吓，想想镇上的恐怖。快走吧！"

第九章

一个人做出了重大决定后清晨早起，这时他心中是何等欢快！曼诺里奥斯跑下山去。他感觉身体轻盈，仿佛飞了起来，双脚离开了地面。忽然间仿佛天使在他头顶上展翅，带着他越过一块又一块岩石。他像一片云彩被微风吹赶。

扬纳科斯在他后边紧跑，上气不接下气，仍追赶不上。

"嗨，我说，曼诺里奥斯，你长上翅膀了，"扬纳科斯喊道，"你慢点儿，我跟不上啊！"

可是曼诺里奥斯真是觉得长出翅膀了。他已经停不下来。怎么能跟翅膀说："停一停，等等扬纳科斯呢？"

"我想停，可停不下来啊，"曼诺里奥斯答道。"你也快点走吧！"

这就是当他闭上眼睛跟着耶稣在肥沃的土地或乱石中旅行布道时带着他走的那双翅膀。他跟随耶稣从革尼撒勒到犹大！他轻快地穿过可爱的小村庄：迦百农、迦拿、抹大拉、拿撒勒，在那里遇到一些忠诚的朋友。而后，他一跃就来到撒玛利亚，又到了他喜爱的去处——耶路撒冷的周围：伯大尼、伯赛大、耶利哥、以马忤斯。这天清晨，曼诺里奥斯

也同样地飞着，又仿佛在跟随耶稣的足迹走下狼泉镇。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整个脸觉得刺痒，疮痂从面颊和嘴唇一块块脱落。他感觉肌肉松软了，好像芦苇心那么柔嫩。

曼诺里奥斯一时惊愕，停住脚步。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他看见一只手，像早晨山上的微风那么清凉而柔和，拂过他的脸。

他知道这是真的，但还不敢把手伸到脸上去证实其确凿无疑。

“奇迹！奇迹！”他颤抖着自言自语。

扬纳科斯气喘嘘嘘地赶上来了。他抬起眼睛，看到曼诺里奥斯就喊起来：

“曼诺里奥斯！曼诺里奥斯！”

他扑上前去拥抱住曼诺里奥斯。

曼诺里奥斯抬起手来，用手指左摸右摸自己的脸。可怕的肉块像蜡似的融化了，布满水泡的肿脸平复了。曼诺里奥斯恢复了常人的面孔。

“赞美上帝！”曼诺里奥斯画着十字低声说。“赞美上帝！我的罪得到他的宽恕。”

“我的曼诺里奥斯，”扬纳科斯热泪满眶，喊道，“让我吻你的手。你战胜了诱惑，你的灵魂纯洁了，魔鬼从你脸上跑掉了。”

扬纳科斯张开他那结满老茧的手，默默地、长时间地抚摸他朋友的脸。

“走吧！”曼诺里奥斯说。“别浪费时间了！”

太阳刚刚升起，他们听到平原村庄鸡鸣狗吠，穿过薄雾，镇上的房屋隐约可见。

曼诺里奥斯转过头来对他的同伴说：

“扬纳科斯，待一会儿，我到镇上干什么，说什么，你别反驳我。你要知道，这不是我说话。这是耶稣叫我这样说的。我只不过是执行他的命令，没有什么别的，你明白了吗，我的扬纳科斯？”

“你要干什么？你要说什么？”扬纳科斯问道。他惶惑不安。骤然觉得他的朋友要和他永别。

“就是耶稣嘱咐的，我跟你说，没有别的！我自己也不确切知道。可是我确信这是耶稣的旨意。你应该信服，扬纳科斯，而且还要告诉米舍里斯和柯斯坦底斯，别去大喊大叫。”

“可是你要去干什么？你要去说什么？”扬纳科斯惊骇地停下来再次问道。

“别停下来，朝前走吧！夜里我睡觉的时候耶稣对我喊过。别停下来，朝前走吧，我的扬纳科斯！你得相信我。你没有看见吗，刚才魔鬼的痕迹是怎么从我身上消失的？你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就是我听从了耶稣的旨意，天刚亮，我就上路，我不责怪而欢喜若狂。可你呢，你向我喊：停一停！我怎么能停呢，扬纳科斯？耶稣正在前边跨着大步走呢。”

扬纳科斯摇了摇头。“我相信你，曼诺里奥斯，”他说。“我看见了出现的奇迹，我亲手摸到了。但我不相信我自己。要是你干出什么反常的事，我就要大喊大叫，曼诺里奥

斯！我只不过是个人，要是你发生什么事，我不能由你去，我是要反抗的！”

“如果这是上帝的旨意呢？”

“我反抗！”扬纳科斯重复说。“上帝宽恕！”

“不能这样，”曼诺里奥斯说，“你还是安静下来。朝前走吧！”

他们加快了步伐，到了离镇不远处，看见柯斯坦底斯朝他们跑来。

“兄弟们，”柯斯坦底斯一看到他们就喊道，“你们上哪儿去？快回去！我正是来告诉你们不要下山的。今天镇上出了大事啦。”

“潘内尤提斯呢？”曼诺里奥斯问道。

“绞索已经系在梧桐树的一根树枝上等着他呢。护卫一大清早就吹起喇叭了。他发出命令让所有的居民，男的、女的都到广场上在梧桐树周围集合，观看绞刑。阿嘎要对我们施行恐怖政策。”

“我们回去吧！”扬纳科斯惊惶失色，转过身来说。“来和我们一块走，柯斯坦底斯！”

“我，我有老婆和孩子，我不能把他们丢下。可你们俩，我以主的名义求你们，快折回去吧！”

“我们俩，”曼诺里奥斯边走边说，“以主的名义，我们向前照直走！来吧，扬纳科斯，别害怕。有人在前头朝我们招手哩。你看不见吗？那就是耶稣。我们向前走吧！”

就在这时候，柯斯坦底斯才注意到曼诺里奥斯的一张

明亮而洁白的脸。“曼诺里奥斯，”他喊道，“这奇迹是怎么出现的？”

“就像一切奇迹的出现一样，”曼诺里奥斯笑着回答说，“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就平淡无奇地自然地出现了。可我们不能耽误时间了，兄弟们，走吧！”

他拽着柯斯坦底斯的胳臂大步向前走去；扬纳科斯跟在后边，嘴里嘟哝着什么。

“别害怕，柯斯坦底斯，乡镇不会遭殃的。我知道凶手是谁，所以我才急着去。”

“是谁？告诉我是谁！”柯斯坦底斯喜形于色，停下来大声问道。“是上帝给你托梦了吗？是谁？”

“什么都别问我，别停下来，走吧！”曼诺里奥斯用亲切的命令语气答道。

三人疾走，很快到了镇上。这时护卫的喇叭正发出急促的粗野的声音。家家户户的门都开了，男男女女走了出来，神色惊慌，画了十字，奔向广场。

“鼓起勇气，兄弟们！”扬纳科斯向他们喊道。“上帝是仁慈的！”

“你给我们滚开，糊涂虫！”一个老人拖住孙子走着，咆哮说。“上帝要是仁慈的话，这工夫就该把凶手揭发出来！”

老克里斯托菲斯边走边喊：

“他们把小尤素福连同蜡烛、安息香和糖衣杏仁饼都抬到梧桐树下边了。阿嘎自从死了老婆就蛮干起来了。”

成群结队的基督教徒们急忙走去。米舍里斯远远看见

曼诺里奥斯和他的两个同伴，就迎着他们跑来。他脸色苍白，无精打采。可是他一看到曼诺里奥斯的脸，就发出一声欢呼，上去拥抱他的朋友。

“曼诺里奥斯，你好了！赞美上帝！”

“那潘内尤提斯呢？”曼诺里奥斯立刻问道。

“他们一会儿就把他带出来。他挨了一阵棒打，已经顶不住了。”

他们四人走到离广场不远的地方。太阳在天边已升起一尺多高，天气晴朗，轻风徐来，乡镇沐浴在晨光中。老梧桐树长出嫩绿新叶，被吹得飒飒作响。老人们抬起头来，不无恐惧地朝它望去。有多少次，大清早起来，他们就看见一具敢于昂起头来要求自由的基督教徒的尸体悬挂在这棵老树的一个枝子上！

护卫的粗鲁声音响了：

“让开，让开，异教徒们！”

护卫走在前面，用他那庞大的块头在群众中开路。跟在他后边的是由两个人抬着的放着小尤素福尸体的小铁床。从脚到下巴颏阿嘎给他铺满了玫瑰和茉莉花，只有一张苍白的脸和鬈曲的头发露了出来。此外，阿嘎在死者身旁还放了一个装满乳香的陶瓷缸子，好让他到了阴间继续嚼乳香。

潘内尤提斯双手反绑，被鞭笞得头部破裂，面部肿胀，在后边拖着脚步走。唯独他的一双眼睛转动着，向乡民投去仇恨的目光。

“你这混蛋，你就不会可怜可怜这些妇女和孩子们吗？说呀！”有人向他喊道。

“谁可怜我啊？”他吼叫道。

他终于走到梧桐树下，已精疲力尽，靠在老树干上。他试着把从额头流到肩上的汗揩掉。

这时候，挑夫把小尤素福放在梧桐树阴下。他们在他脚下点燃起两根大蜡烛，又抓了一把香扔进一个装满炭的火盆里。

曼诺里奥斯和他的同伴穿过人群走到靠近尸体的最前列。

突然，潘内尤提斯转过头去看见了他们。他两眼充血，晃动双臂试图挣脱开捆绑的绳子，朝前迈了一步，而后忽然发出一声吼叫：

“你混帐，曼诺里奥斯！”叫喊一完，他又精力衰竭，靠在树上。

“鼓起勇气，我的兄弟，”曼诺里奥斯回答他说，“要相信上帝！”

潘内尤提斯正要开口反驳，这时从阿嘎宅邸大门传出一声令人惊惧的喊声，声音像波浪似的从一人传到另一人，在空气中回荡：

“阿嘎！”

阿嘎穿着绣银丝的花纹呢裤子，系着红色宽腰带，佩着银柄手枪和一把黑柄弯刀。他光着头，眼睛因哭泣肿起来，迈着沉重的步子，提防着别跌倒出笑话。所有的异教徒都

用眼睛盯着他。他不能让他们看出来他是喝醉酒或是悲痛过度而步履维艰。他把胡髭和眉毛都染得乌黑，不时抬起右手拔一根胡须扔掉。他皱着眉头，用一双红眼睛注视前方，仿佛一头准备冲击的公羊。他的头发和腋下都抹了麝香，在他走过的地方，空气中散发着一股野兽动情时的气味。

他没转过头来朝小尤素福那边看，生怕自己忍不住流出眼泪来。他走到梧桐树下就停了下来。护卫抓住潘内尤提斯，在阿嘎面前把他推倒在地，并在一动不动的鞍具匠身上踩上一只脚，等候吩咐。

阿嘎伸出一只手，用嘶哑的声音宣布：

“异教徒们！每天，我要在你们中间吊死一个人，直到你们向我告发了凶手为止。全村镇的人挨着个儿来！在秤盘子上，一边是我的尤素法奇，另一边是所有的人。我要把你们全都吊死，异教徒们！”

阿嘎说话激动，像一匹马似的直跺脚。他眼睛盯着男女群众，恨不得立刻把他们全消灭光。从他的嘴里、头发上、腋下都冒出蒸汽。他说完话就开始用脚对付潘内尤提斯，踢他，踩他。一股带黄色的唾沫从他嘴边流出。

“混帐异教徒，”阿嘎喊道，“是你这混蛋把他杀了？是你这个强盗杀了我的尤素法奇？你说！”

潘内尤提斯不答复，只是哼哼。阿嘎满头大汗，疲乏了，转身对护卫说：

“把他吊死！”

可是这时候，有人喊道：

“等一等！等一等！我知道凶手是谁！”

护卫放开潘内尤提斯；群众中发出一阵感到庆幸的喧哗声，活动起来，人人都伸出头去看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

阿嘎转过身来问道：

“是谁说话？走到前面来吧！”

曼诺里奥斯不慌不忙地走出来，站到阿嘎面前。

护卫急得跳了起来，竖起耳朵。他下巴颤抖，脸色黄得象蜡一般。

“你这小家伙，你知道凶手是谁？”阿嘎抓住曼诺里奥斯的胳膊，使劲晃摇着问道。

“是的，我知道。”

“那是谁？”

“是我！”

群众如释重担，一阵喧腾；妇女们画十字；一些面孔露出喜色。乡镇得救了！

“别吵，异教徒们！”阿嘎挥起鞭子喊叫。

扬纳科斯举起双臂大声叫嚷：“不是他！不是他！”

扬纳科斯和米舍里斯一面挣扎着要跑到阿嘎那里去，一面叫喊着。可是群众向他们冲来，压住了他们的声音。

“安静！你们住嘴！就是他，就是他！不用说了，我们得救了！”

护卫哈哈大笑。他跑上去准备把绳子套在曼诺里奥斯的脖子上，但阿嘎一手把他推开，走到曼诺里奥斯跟前，盯

着他的眼睛看。

“是你吗，异教徒？”他吼叫着问。

“是我。”

“是你杀了他？”

“是我，我跟你说了。把我吊死吧。把潘内尤提斯放了，他没有罪。”

潘内尤提斯双眼圆睁，看着曼诺里奥斯。他的嘴张开又合上，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曼诺里奥斯真的是凶手吗？“不，不是！”他心里发出喊叫，“这不可能！那么，莫非是为了救我他才自投罗网的，这家伙？”

“我不愿意！”他开始跺着脚喊叫起来。

护卫举起鞭子喊道：

“住嘴，异教徒！”

阿嘎完全清醒过来了，他看着曼诺里奥斯，试图把事情弄清楚。

“为什么你把他杀了呢？他对你怎么了？”

“没有怎么，阿嘎！他没对我怎样。是魔鬼唆使我干的。那天夜里，睡觉时听见有声音说：‘把他杀掉！’于是我半夜里下山把他杀了。你不用多问啦。把我吊死吧！”

护卫赶快走过去，手里拿着绳子，抓住曼诺里奥斯的胳膊。这时从妇女们那里发出绝望的尖叫声：

“他没有罪，阿嘎！别听他的！他没罪，他没罪！”

“住嘴，你这婊子！”她周围的人喊叫。

几个妇女向卡特林娜扑了过去，要堵住她的嘴。

“他自己承认是为了救乡镇!那么你们对他就没有一点怜悯心吗?”

妇女们这时已经把卡特林娜推倒在地,用脚去踩她。

“曼诺里奥斯!我的曼诺里奥斯!”寡妇边挣扎边喊。

“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曼诺里奥斯的三个朋友也在喊。他们终于挤到阿嘎跟前。

“阿嘎,”米舍里斯说,“这个人要是凶手的话,你砍我的头。他是我们的牧羊人,是一位圣徒,你不能向他下手!”

阿嘎听到呼声又看见躺在他脚下的小尤素福,感到茫然而又愤怒。他心里乱得没有一点主意。他盯着曼诺里奥斯自问:“这是凶手吗?不是疯子或者圣徒吗?真见鬼! 我一点也弄不清楚!”

阿嘎怒气冲天,转过脸来指着曼诺里奥斯,对护卫吼叫说:

“把他关进牢房!我明天做决定!”

他随即转向群众,吼道:

“你们全都见鬼去,异教徒们!给我滚蛋!”

群众又惊又喜,散开了。男男女女三五成群,互相议论着,赞美主给他们找到了凶手。

“你们认为真是曼诺里奥斯吗?”一个人问道。“这是一位圣徒啊……”

“你就别伤脑筋了,邻居,”另一人答道,“是他还是不是他,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他承认了,这就行了! 他上了绞架,我们就没事了。这是关键,别的都是瞎扯。愿上帝宽

恕他！”

“可是他为什么自投罗网呢？我不明白。他肯定不是凶手，即使他这样说。”

“嗨！莫非你不认识曼诺里奥斯吗？他是个心肠善良的好人，头脑有点简单。听说他自己承认是为了拯救乡镇……你听说过吗？他舍己救人……他要是有一点头脑的话，他会这样做吗？当然不会！那么就让他去吧，他自己愿意这么干嘛！”

三个朋友聚集在米舍里斯家里。扬纳科斯用拳头捶着自己的脑袋，说：

“这是我的过错，我够多糊涂，多愚蠢！我就不该让他下山。什么都不该跟他说……可是我怎么能想得到呢？”

“他是位圣徒……”米舍里斯低声说。“为了拯救乡镇，他要献出自己的生命……”

“一定得救曼诺里奥斯！”柯斯坦底斯心里非常难过，嚷叫说。“一定得救他！”

“要是我有像曼诺里奥斯显示出来的那种精神的话，我就不愿意任何人来救我……”米舍里斯说。“你们看见他眼睛里闪烁着的光芒了吗？他容光焕发，显出一种平静的喜悦。他已经进入了天堂，为什么还要重新下到人间来？要是我们跟他在一起多好啊！”

“我们可以啊！”扬纳科斯激动地喊道。“走，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找阿嘎去，对他说，那天夜里是我们一起进到他的房子里，把他的尤素法奇杀了。让他把我们四个人挨儿个全

都在梧桐树上吊死！我们全都进天堂！”

米舍里斯摇了摇头，说：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好扬纳科斯，我怎能丢下玛利奥里呢？”

“我也不行，”柯斯坦底斯说。“我有老婆和孩子。”

“我也不行，”扬纳科斯心里也揣摩着。“我有我的驴驹子，我丢得下它吗？”

可是他没有吭声。

在这一段时间里，四位乡绅在牢房里靠墙坐着。外边的什么声音都传不到他们这里。只有从贴近屋顶的一个圆型通风窗里透进来一点光线。

“我饿了……”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叹息说。

“我们全都又饿又渴，”戈里哥里斯神父说，“但是我们都以耐心对待我们的痛苦。在这个狮子穴里，上帝与我们同在。要有信心！”

“这时候，他们准把那倒霉的潘内尤提斯吊起来了，”小学教师说。“明天就该轮到我们了。我们得保持人的尊严，克服饥渴和恐惧。”他转身对坐在他旁边的难友说：

“鼓起勇气，老拉达斯！现在你明白了我过去的话是对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攒钱有什么用，老拉达斯？你那些装满金子的钱柜一个也带不进坟墓里去。做件好事，那它就会跟着你到神的审判那里替你辩护。你到时候说什么呢？你没有听我的话不后悔吗？”

老拉达斯只是叹气。他把秃头转过来，用充满仇恨的目光看着教师，没有辩驳。

“明天就轮到你了，老拉达斯，”戈里哥里斯神父接着说。“你要到上帝那儿去了，你该忏悔了。你好好想想，想想你一辈子里干了什么好事，想想你干了什么坏事，请求上帝宽恕吧。现在还来得及。”

“我对谁都没干过坏事，”老拉达斯仿佛蒙受极大冤屈似的低声说道，“我对谁也没干过好事，我没有杀过人，我没有罪。”

“老拉达斯，你对谁都没有干过坏事吗？”帕特里雅齐亚斯大声喊道。“既然你明天就要去见上帝，最后我还是把话全跟你说了吧，我再也忍不住了！你对谁都没干过坏事吗，你这无赖？那么是谁把寡妇安尼津娜的房子卖掉的？是谁把老安涅斯提斯的葡萄园和田地夺走的？是谁把孤儿们赶到街上成了乞丐的？你自己的女儿阿吉汝拉，是谁把她害死的？就是你自己，由于吝啬、贪财而把她害死的。这工夫，你去见上帝，你得向他交这笔帐！”

老拉达斯气得火冒三丈，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看见别人的一根麦秆，可看不见你家里的大梁，”他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位老爷还有脸说别人！可你这缺德的，我要是也把你的丑事全抖搂出来，一直说到明天都说不完！你到世上干什么来了，大肥猪？你大吃大喝，奸淫妇女，你让我们的乡和周围的乡都布满了你的私生子……你什么活儿也不干，游手好闲一辈子。你依附土耳其人，给他们鞠躬

送礼……老爷、主教、神父都跟土耳其人一个鼻孔出气……你老婆是个圣洁的女人，不就是你让她短命的吗？她受不了你的荒淫无耻的行为，那可怜的，就是你把她整死的！”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跳起来要去掐他脖子。其他两人出来调解，把他们分开。

老拉达斯气愤得发疯了。他一辈子总是忍气吞声，沉默不语，装做什么都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有时也卑躬屈节，说谎，为了与权贵们保持良好关系。可是现在，在死面前，他爆炸了。他要把什么都说出来，数落个够，对这些自以为比他强的人报复一下。瞧着吧！所有他们的卑鄙龌龊勾当全都给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还怕什么？他还用得着他们吗？

他转身对着神父说：

“还有你这假圣人，说要听我忏悔，我倒想知道你见上帝的时候将装出什么样的嘴脸？你像孔雀开屏时那么神气，大摇大摆，穿过乡镇。你圣宗也是塞得脑满肠肥，可当你正在大吃大喝的工夫，要是有个穷人来敲你的门，那么你这狡诈的家伙就会用最甜蜜不过的声音答复他说：‘愿上帝帮助你，我的兄弟；我也饿啊。’这时候，你吃的油正从你的胡子上滴下来，老山羊。哪个穷人死了没留下安葬费就倒霉了：你就让他埋不了发臭！你整天伸手，拿耶稣做高价生意：祝福多少钱，洗礼多少钱，敷圣油多少钱，结婚多少钱！你就像个高利贷者似的规定价目。你把价目表贴在天堂的大门上，你站在进口处宣布：‘付钱，教徒，付钱。不付钱就别进去！’

你现在还有脸叫老拉达斯向你忏悔！我这么一个圣洁的人，挨饿了一辈子，连想喝杯酒的时候都忍住不喝，像一个真正的圣徒似的，穿着破衣服，光着脚，饿着肚子上街……还是你向我忏悔吧，臭皮囊！"

戈里哥里斯低头听着，显出一种基督教徒的谦逊，但他内心里却怒不可遏。他恨不能向那瘦削的脖子扑去，拧它，让那该死的喉咙把说出来的话吞回去。这个无赖怎么会积攒了这么多毒言恶语？原来这就是他多少年来心里的想法，这个吝啬鬼！现在他已经和盘托出，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吐出来了！

"继续说吧，说下去，我的好拉达斯，"神父做出叹息的样子说道。"耶稣比我受的苦多得多，我只不过是个罪人。他随他人侮辱，诽谤，鞭笞，钉十字架而没有发出一声怨言。我还能抱怨吗？继续说吧，我的好拉达斯！"

老拉达斯是要说下去，不需要别人请的。他刚开口，小学教师就插进来大声说：

"多么可耻，我的兄弟们！我们只能活几个钟头了，而我们的灵魂不向上帝升华，却在人间恩怨上纠缠……别说了，老拉达斯，你已经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这就够了！你们呢，我的兄弟们，不必反驳。人的罪恶是没有尽头的。"

老拉达斯冷笑着说：

"可怜的教师，我跟你说什么呢？洁净和肮脏对你说来是一回事。用你那小脑袋，你干不出什么大好事，也干不出什么大坏事。你想做很多好事，但是你没有能耐！我可怜

的朋友，你只干了点小事。你只有一个小商贩的头脑，卖卖便宜的石板、石笔、图画、橡皮、作业本……一个小学教师嘛，能怎么样呢！你还卖一些空洞的话，可你对这些都相信。那你就相信吧！”

拉达斯急着要把话全说完，好让自己松快一些。他向其他两人转过身去，叫嚷着说：

“你们为什么苦着脸看我？你们往外吐痰，痰却落在自己的鼻子上！活该，是你们自找的！”

戈里哥里斯神父仰头看着帕特里雅齐亚斯，向他示意：“不要答理他！”

老乡绅压住胸中的怒火，没有说什么。

小学教师听见有人走过来，一下子站了起来，低声说：

“来人了……”

小学教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戈里哥里斯神父转过身来，朝老拉达斯伸出手去为他祝福，用严肃的声音说：

“愿你得到宽恕，我的兄弟，愿你刚才所说的一切都得到宽恕。你已把所有玷污你灵魂的不洁之物都抛弃了。尽管你不情愿，我还是让你忏悔了。愿上帝宽恕你一生中做过的所有的坏事！起来吧，老拉达斯。现在轮到你了！”

但老拉达斯四肢瘫软，全身抽搐。

咒骂声、叫喊声、踏步声从外边传来。门开了。护卫用肩膀一顶，把潘内尤提斯和曼诺里奥斯推进牢房，两人撞在墙上。门随即又关上。

“曼诺里奥斯！”帕特里雅齐亚斯喊道。“你来这里干什

么！他们为什么把你带到这里来？”

“潘内尤提斯，”小学教师说，“你还活着？他们没把你吊死？赞美上帝！”

“该死的东西！”潘内尤提斯大吼一声，然后蜷缩在一个犄角里。

老拉达斯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潘内尤提斯，然后伸出手去摸他。

“你还活着，该死的家伙！”拉达斯说。“他们没把你吊死？阿嘎改主意了？回答我，他改主意了吗？”

拉达斯的心直跳，又重复了他的问题，但得不到答复。

“躺下吧，曼诺里奥斯，”戈里哥里斯神父说，“缓缓气……”

“说话呀，”曼诺里奥斯的主人吩咐道，“别叫我们再受折磨了。他们找到凶手了？”

“是的。”曼诺里奥斯答复说。

“是谁？是谁？”四位乡绅都冲到他面前，大声问道。

“是我！”

“是你？”

他们往后退了一步，目瞪口呆地看着曼诺里奥斯。有好一阵子，谁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不可能！”帕特里雅齐亚斯在脑子里回顾了曼诺里奥斯的一生，然后大声说。“这不可能！不，不，那就到了世界末日了！”

“我也不信会有这样的事，”小学教师说。“那你为什么

杀他呢？你能杀人吗，曼诺里奥斯？不，你做不到。”

唯独戈里哥里斯神父看着曼诺里奥斯而一言不发。

“你为什么不回答，曼诺里奥斯？”帕特里雅齐亚斯问道。

“你叫我怎么答复好呢，东家？”曼诺里奥斯边拭去淌到脸上的汗边说。“我就是凶手；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还不够吗？”

“行，这就够了！”老拉达斯喊道。“这就够了，曼诺里奥斯，我的孩子！他们找到了凶手，我们得救了。上帝与我们同在！”

曼诺里奥斯拖着脚步走到由通风窗射进光线的地方，从衣服口袋掏出小本福音书，随便翻到一处就读了起来，把周围的人都置诸脑后……他在革尼撒勒湖边，混杂在门徒中间，跟随耶稣上了船，湖里忽然起了暴风……耶稣向众人讲话一整天感到疲乏，躺在放在船头的鱼网上睡着了……从山上刮来的北风越来越猛烈，湖上波涛汹涌，小船岌岌可危，门徒惊恐万状。

“我们完了，”他们低声说，“我们完了！把耶稣叫醒吧！”

但是谁都不敢惊扰这神圣的睡眠。彼得走上前去，弯下腰，在霎时的闪光照耀下看见那耶稣的脸，安详并带着微笑。

“叫醒他！叫醒他！”挤在彼得后边的门徒喊道。

彼得鼓起勇气，伸手去轻轻触动耶稣的肩膀。

“主啊，”他说，“醒醒吧，我们要完了！”

耶稣睁开眼睛，看见门徒们在颤抖，摇了摇头，痛心地说：

“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们还没有信心？”

耶稣叹息，站在船头，举起手，吩咐风说：

“安静！”

然后他放下手来，指着波涛翻滚的湖说：

“平静下来！”

于是，立刻风平浪静，天空晴朗，大地喜开颜。

曼诺里奥斯摇了摇头，看了看五个同伴。他的一双蓝眼睛流露出幸福的神情，像革尼撒勒湖水那样平静。

老拉达斯又活跃起来，站起身，搓着手走来走去，说：

“他们找到了凶手，赞美上帝！我们得救了。可怜的曼诺里奥斯，我真替你难过，可是这结局还是不错的。你穷，当过佣人；你还年轻，没有尝过生活的快乐。你死了也没什么可惜的！你承认了真是件幸运事，我们得救了！”

拉达斯停了下来，看了看左右的同伴，撅起嘴来。

“怎么把刚才弄糟了的事弥补一下呢？”拉达斯心里琢磨着。“既然脱身了，我怎么去跟那山羊胡子和我骂他大肥猪的那该死的帕特里雅齐亚斯言归于好呢？至于小学教师，我才不在乎哩。可是其他两个呢？我太急了，砸了锅就得赔，没有办法。活该！我脱险了，还是幸运的！”

帕特里雅齐亚斯注视着专心致志读福音书的曼诺里奥斯。他心情沉重，欠身对坐在他旁边的神父低声说：

“神父，我有一个想法。”

戈里哥里斯神父一听就明白，轻咳了一声，说：

“别想得太多了，老爷！愿上帝的旨意能够……”

“可要是他没有罪呢？要是他自投罗网是为了拯救乡镇呢？是不是该听之任之呢？这样做岂不是罪孽？你承担这责任吗？”

“上帝是仁慈的，”神父说，“他将宽恕我。”

“上帝将宽恕你，神父，这有可能。可是人们呢？”

“只要我对上帝在情理上说得过去，我就不怕人。”神父傲慢地反驳。

“那么结论呢？”

小学教师凑上去听他们说话，答碴儿说：

“不必自寻烦恼了，由上帝做主吧……而且别忘了，这下子曼诺里奥斯的灵魂得救了。这不是件好事吗？”

“这是最重要的！”神父更加强调说。“他失去短暂的生命而得到永恒的生命……这就好像你拿出一个铜钱而得到一百万金镑似的……你们放心吧，曼诺里奥斯是心中有数的……”

“其实，他是个机灵人……”小学教师做出结论说。他带着狡黠的微笑打量着曼诺里奥斯。

曼诺里奥斯放下福音书，抬起头来，容光焕发。这时，护卫走进来，朝他扑去，抓住他的领子。

“走，异教徒！”护卫喊道，“阿嘎要见你。”

“听凭上帝的安排！”曼诺里奥斯画着十字低声说，然后

跟着看守走了。

阿嘎盘腿坐着，抽着长管烟斗，尤素法奇就在他旁边。中午时分，天气炎热，小尤素福已开始发臭。驼背女佣人抱着一捆玫瑰、茉莉和忍冬，不声不响地走进来。她一直走到腐烂的尸体前，把花堆放在那里，然后赶快走出来，她受不了那股气味。

阿嘎在悲痛中，什么都闻不见。他陷入沉思，抽着长管烟斗。他显得疲倦，因而比较平静。“这是命中注定的，这是命中注定的……”他从一清早心里就这样思量。这个想法使他变得温柔了。既然把罪责推卸给真主，他就变平静了。能责怪真主吗？真主的意愿如此，这是注定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他的旨意。低下头，住嘴吧！……命中注定狼泉镇的阿嘎在士麦拿遇见小尤素福；命中注定小尤素福被杀害，不管是被谁杀的；命中注定找到或找不到凶手……一切都是注定了的……

阿嘎看见曼诺里奥斯进来，就把长管烟斗放在他平时闲坐用的褥垫上。

“注意听我要跟你说的话，曼诺里奥斯，”他用平静的声音说。然后转过脸去吩咐护卫：

“我现在用不着你；你到门外边等着去。”

随后，他看着曼诺里奥斯的眼睛对他说：

“我在梦里看到我的尤素法奇不是你杀的。别说话，异教徒，听我说！你是为了救乡镇才招供的。你是疯子还是圣徒……这是你的事……你放心，我会满足你的心愿，把你

吊死。可是我想知道一件事，曼诺里奥斯：我的尤素法奇是不是你杀的？”

曼诺里奥斯从来没有见过人有这么大的悲哀，对阿嘎起了恻隐之心。阿嘎已不是一头狂暴的猛兽，伤痛把他改变成人。曼诺里奥斯犹豫片刻又恢复镇定，抬起头来。

“阿嘎，”他说，“是魔鬼唻使我去干的。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是我把他杀了。”

阿嘎靠着墙，闭上了眼睛。“安拉！安拉！”他低声说，“人生如梦，我仍是孤儿……”

他又睁开眼睛，拍了拍手。护卫进来了。

“把他带走，”阿嘎说，“等到太阳下山就在梧桐树那里把他吊死！”

这时候，米舍里斯、柯斯坦底斯和扬纳科斯三个伙伴在镇上转悠，敲一家家的门，恳求乡民们不要让一个无辜的人去死。

“曼诺里奥斯没有罪！他是无辜的！他招供是为了救乡镇……”扬纳科斯大声喊叫。

“你们说说要我们去干什么，”一位老人反问道。“是不是让我们到阿嘎那里去证明曼诺里奥斯不是凶手呀？那以后又怎样呢？阿嘎就要挨个儿吊人，就要清乡，那就不是一个无辜的人死，而是成千上万无辜的人死……这样对吗？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只有一个人死而不是成千上万人死，岂不是好些吗？孩子们，为了我们得救，让他去死吧。以后，

我们给他画一幅圣像，像前点上长明灯，大家仿佛对圣徒般崇拜他。但首先他得死！”

一个有家小的男人气势汹汹地问米舍里斯：

“少爷，你没有孩子，有吗？”

“没有。”

“那么你就没有发言权，别到我们这里来搅和。”

一个老年妇女哄着小孙子在膝盖上跳，转过脸来对扬纳科斯喊道：

“喂，扬纳科斯，你跑这儿来唱什么呀？就说死一千个曼诺里奥斯，也得让我孙子活！”

“这都是些野兽、狼和狐狸！”扬纳科斯拭着眼睛悲叹说。

“不，他们不是野兽，扬纳科斯，”米舍里斯反驳他说，“他们是人……走吧，我们别浪费时间啦。听从上帝的旨意吧！”

“你想着你父亲哪，”扬纳科斯愤怒地说。“这样，老头子就可以脱险了。”

米舍里斯转过身来，眼泪盈眶。

“对不起，米舍里斯！”扬纳科斯大声说。“我不知道刚才说了些什么。”

他们走到广场时，看见卡特林娜打扮得鲜艳夺目，仿佛像一艘张满帆的皇家军舰朝他们驶来。

“你这是上哪儿去呀，卡特林娜？整条街都香了……”扬纳科斯向她打招呼说。

“你们这帮胆小鬼，你们就这样看着不想办法去救曼诺里奥斯吗？”寡妇喊着问道。她的一双大眼睛里满是泪水。“我不能让他这样去死；我去找阿嘎。”

“阿嘎！”柯斯坦底斯惊叫起来。“你想干什么？又去跟他睡？你想起了旧情？”

“这事儿也把你弄得晕头转向了，卡特林娜，”扬纳科斯说。“那你去吧，你尽你的力量……上帝保佑你！”

“可是阿嘎狂暴起来就会把你杀掉，卡特林娜。回去吧……”柯斯坦底斯说。他后悔不该开刚才的玩笑。

“我活着没有什么可干的事！只要我能救曼诺里奥斯的话，”寡妇说着就像一艘配备好帆缆索具的军舰似的从他们中间穿过。

“她比我们都强呀……”米舍里斯低声说，同时看着她昂起头，走进大门敞开的阿嘎宅邸。

天气闷热，从大厅里散发出玫瑰花香和尸体腐烂的强烈气味。阿嘎把头耷拉在小铁床边上睡着了。他在睡眠中微笑，大概是他梦见这整个悲惨事件只是一场噩梦，他醒后又坐到阳台上，有小尤素福在旁边给他斟拉吉酒……

两只鸽子在阳台上飞来飞去，边啄食边咕咕地叫。阿嘎在睡梦中听见声音在微笑。下面院子里，水龙头开着，水在流；狗躺在石板地上，伸出舌头喘气；一只又肥又大的猫蜷缩在阴凉处，它的一双绿眼睛闪烁着喜欢得到抚爱而又不安的目光。

卡特林娜快步穿过院子，生怕碰上护卫和引起狗叫。但

护卫没有露面；狗闻了闻卡特林娜，认识她，摇了摇尾巴以表示友善。寡妇屏住气。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向她袭来，空气又香又臭……她对这家里里外外的事一清二楚。何止一次，玛莎夜里偷偷地给她开门。那是在阿嘎去士麦拿旅行之前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在那次旅行中，他在位于土耳其区的一家咖啡馆里发现了他的尤素法奇。他坐在大厅中央的一张镶嵌螺钿的乌木凳子上，正唱着阿马内。他一看见尤素福就迷恋上他。从此，卡特林娜在他心里失去了位置。每当护卫向他提起寡妇时，他只是笑。有一次他回答说："老家伙，听说有一天巴夏请朋友喝拉吉酒，同时端上一碗橄榄和一碗黑鱼子酱。这位朋友光吃鱼子酱不碰橄榄。'也吃点橄榄吧，贝伊老爷。'巴夏对他说。'这鱼子酱也不坏，巴夏老爷。'朋友回答说。你明白了没有，护卫？我的尤素法奇也不赖。"护卫把吐沫咽了下去，从那天起，再不向他提寡妇了。

卡特林娜穿过了院子，一走进屋里就吓了一跳：大镜子、卧榻、铺了毡子的凳子、大铜火盆、沙发，全都被打翻砸碎。阿嘎把它们当作靶子使了。"潘内尤提斯也要在我家这样干的……"她心想，不禁哆嗦了一下。

她听见脚步声，躲到残破的沙发后边。护卫出现在门口。是个真正的幽灵：面颊凹下去，两眼深陷，嘴里流着唾沫。他停了一会儿，周围打量一下没看见什么，叹了一口气，摇摇晃晃地穿过院子，在狗旁边躺下，哭起来。

寡妇画了十字。她低声说："主啊，只有你了解女人，无

论她做什么都能宽恕她。我准备来到你面前。"她洗了澡，换了内衣，穿上她最漂亮的外衣，头发上洒上了玫瑰香水。"主啊，"她再次低声说，"我准备好了……"

"卡特林娜！你来这里干什么？赶快回家去！"

寡妇转过身来看见玛莎。她面孔削瘦，头发蓬乱，抱着一抱花，正要上大厅去。

"玛莎，我要见阿嘎……"寡妇说。

"什么？小尤素福的尸首还没有凉，你敢……他会把你剁成肉酱，不识相的东西！"

"玛莎，我要见阿嘎……"寡妇重复说，"我有个重要的秘密要跟他说：我知道谁是凶手！"

老婆子冷笑一声，说：

"就是曼诺里奥斯吧？"

老女佣人把花放在楼梯上，凑近寡妇，踮起脚尖，从牙齿间发出嘘嘘声问：

"谁啊？谁啊？"

她的眼睛冒出火花，接着问：

"那么说，你也怀疑他？我也是！我也怀疑他！"

"谁？"寡妇惊讶地问。

老妇人盯着她看，摇了摇头，弯下腰去把花抱起来。

"没有什么，我没说什么……我去把花放在尸首旁边，已经开始发臭了。"

老妇人觉得恶心，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她心里忽然出现一个恶毒的念头。

“你也长着一身蛆，我的美人；我也一样，满身是蛆。别看你这么神气，我们全都一个样！”

大厅里发生一声巨响，接着是狂暴的吼叫：

“谁在下边，该死的玛莎？你跟谁说话啊？安静！”

老妇人缩了回来，但寡妇昂然向楼梯走去。

“是我，阿嘎。卡特林娜！”

“滚出去，骚货！”

但寡妇用轻快的步子走上楼梯。

“母狗，”老妇人在下边叫她，“你不害怕？”

卡特林娜耸耸肩膀，继续上楼梯。她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阿嘎面前。

“阿嘎，请宽恕我！请宽恕我！”她喊着就扑到阿嘎脚下。

阿嘎大怒，一脚把她踢翻，然后抓住她，把她扔下楼梯。但寡妇紧紧抓住栏杆，趴在地上喊道：

“阿嘎，听我说，我再也不能不说出我的秘密了，我来跪在你脚下。阿嘎，他是我杀的！”

“你，娼妇？你，臭婊子？”阿嘎大声吼叫。

他转身去寻找挂在墙上的弯刀。

“是的，是我，阿嘎，是我这个该死的，因为爱和嫉妒，我把他杀了……我嫉妒。自从他走进这座房子，你就再也不看我一眼了。你再也不叫玛莎去找我……我哭……我苦苦等着。白天晚上，我呆在门后边等……没有一点消息……没有……你有了尤素法奇就把我忘了。我去找巫婆，夜里

我在你门前念咒，我等啊等……爱和嫉妒把我弄疯了，前天夜里我拿了一把刀子……”

她爬到阿嘎跟前，抱住他的腿，然后尖叫起来：

“阿嘎，阿嘎，把我杀掉！我还活着干什么？把我杀掉吧！”

阿嘎的眼睛继续在屋子的墙上搜寻，但找不到他的弯刀。房子在他脚下转，他的两眼昏暗，什么都看不见了。

寡妇从上衣里掏出一把刀子。

“拿住吧，我就是用这把刀子杀了他的。”

她跪着直起身来，把刀递给阿嘎。

“拿住吧，就是用这把刀子……”她伸出脖子，重复说。

阿嘎两眼充血。他转过身子去看躺在他身边床上的尤素法奇。他面色苍白，睁着眼睛，张着嘴；蓝黑色的大苍蝇落在嘴唇上，进到嘴里，又从鼻孔飞出来。

阿嘎转过头来，看见跪在他前面的寡妇。他向她扑去，拿起她递给他的刀，高举起来，猛一下子插进她的心房，只剩下刀柄露在外面，而后一脚把她踢下楼梯。

第 十 章

寡妇的血激起阿嘎的心头怒火。他见到红，血液就冲上了头，恨不得把他心爱尤物的遇害尸体周围的男男女女斩尽杀绝。他的手还攥着刀，直到胳臂肘儿都沾满了鲜血。他把护卫喊来吩咐说：

“到牢房去把曼诺里奥斯带到梧桐树那里，叫异教徒们到广场集合！把尤素法奇抬到梧桐树下边，让他也看看……给我把那混蛋吊死，管他是不是凶手！把鞭子拿来。我要亲手打断他的骨头，好让我松快松快！可能今晚我把他们五个人挨个儿吊死，有罪还是没罪，无关紧要！我把他们全都吊死，直到最后一个！为什么我的尤素法奇躺在这里，死了，还叫这些异教徒们活着呢？走吧！”

阿嘎又是泪如泉涌，转过身去，把沾满血的刀子放在铺满玫瑰和茉莉花的小尤素福身上。

“把他带走吧，我的尤素法奇。”他说。

他坐在地上，靠着铁床，抽起烟来。他闭上眼睛，原野、山峦、村庄在他脑海中浮现。他又回到从狼泉镇往士麦拿去的路上，时而乘车，时而骑骡子，时而坐上那些该死的西方人弄来的机器车！忽然一个早晨出现了什么样的奇迹呀！

宫殿、市场、清真寺、成千上万的人、音乐、花园、大海！然后这一切都消失了，只有海边上的一家咖啡馆显现出来。门都敞开，天气很热，太阳西垂。阿嘎们洗过澡，穿戴整洁，胡髭染得乌黑，围成一圈，坐在蒲垫子上抽水烟袋。狼泉镇的阿嘎进到咖啡馆里，看见了什么呢？在大厅中央，小尤素福坐在一个高凳子上唱"人生如梦，人生如梦，阿门，阿门！"。突然，咖啡馆、阿嘎们、蒲垫子、水烟袋全都不见了；整个士麦拿只剩下了他自己和他的尤素法奇，一个跪着哀求，一个嚼着乳香，娇憨动人。

护卫进来，把鞭子放在阿嘎膝前。阿嘎低下头，垂下厚厚的眼睑，看着鞭子，一动不动。为什么要离开有尤素法奇陪伴着的那个海边呢？他闭上眼睛，回到了士麦拿。

外边响起护卫的小号声。太阳已将落，但热气未散，树叶纹丝不动。乡镇处于静止和无防护的状态，在太阳下忍受煎熬。听到小号声，家家户户的门，一扇扇都开了。乡民们到梧桐树周围集合。有的人无可奈何，保持缄默；有的人过分激动，走来走去，热烈争辩：曼诺里奥斯杀了人没有？他是不是罪犯？

"对平静的水要当心，"一个乡民摇着头说。"我从来就不相信曼诺里奥斯。今天跟寡妇，明天跟小尤素福……不是什么好东西！"

教堂的老执事上气不接下气地来了。他带来一条要引起轰动的头号新闻，显得很兴奋。

"我路过阿嘎那里，"他开始说，"走近一看，老玛莎在院

子里捶胸哀号。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寡妇被杀了。我问是谁杀的。她说是阿嘎。他把她像只母羊似的杀了，然后从楼梯上边扔下来。跟基督教徒们说说，来把她抬走吧，不管怎样，她总是基督教徒啊，这可怜的！跟他们说说把她埋葬啦！”

“埋葬她！”一个脸色发黄的人冷笑说。“让她进地狱里烧去吧！”

太阳要下山了。小鸟围着梧桐树飞翔，寻找夜间栖息之所。但它们看见树下人群聚集，吵吵嚷嚷，害怕了。它们朝各个不同的方向飞去又飞来，等待这些嘈杂的人群走掉再回到自己的巢里。

阿嘎宅院的沉重大门吱嘎作响。所有的人都朝那房子转过头去，不约而同地发出惊讶的“啊”声。曼诺里奥斯平静地微笑着，出现在大门口。他双手反绑，血从脸上流到胳膊。他停了一下，仿佛想要向老乡们告别。可是护卫颐指气使，走在他后边，挥起鞭子朝他野蛮地抽打。曼诺里奥斯一声不吭，跨过门槛，跟在由两个人抬着的、上面铺满鲜花、停着死人的铁床后面。

曼诺里奥斯泰然自若，向前走着。他的目光慢慢地掠过他周围的一张张面孔、房屋和在夕阳下远处低垂的金光闪烁的黄熟麦穗。“赞美上帝！”他心里说，“有了好年成，穷人都有吃的了！”

蓦地，他看见在梧桐树下的三个朋友泪流满面地望着他。曼诺里奥斯向他们微笑并点头以示告别。他停了一会，

看着群众大声说：

“乡亲们，我走啦，再见吧！”

他转过头来对三个伙伴说：

“米舍里斯、扬纳科斯、柯斯坦底斯，兄弟们，我走啦。再见吧！”

“可你是无辜的！”三个朋友同时用哽咽的声音喊道。

“你们就没有良心吗？”扬纳科斯向睁眼看着默不作声的乡民们大声说。“你们应该给他跪下来，忘恩负义！他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拯救乡镇去死的。你们不明白吗？像耶稣一样，他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担待起来了。兄弟们……”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护卫手里的鞭子就抽了过来。皮鞭在他脖子上绕了两遭。

阿嘎从大门出来了。空气中立即充满他呼出的味道。在一片肃静中，群众让开了一条路。阿嘎沉着脸，眼睛看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他在靠近梧桐树的地方停下来，没有朝曼诺里奥斯转过脸去就向护卫发出命令：

“把他吊起来！”

粗鲁的大个子向曼诺里奥斯扑去，一手抓住他的脖子。但这时候忽然响起一声既惊又喜的喊声：

“阿嘎，你瞧！你瞧！”

玛莎捧着一包衣服，气喘吁吁地冲上前去。护卫脸色变白，放下手里的绳索，把身子靠在梧桐树干上，下巴抽搐。老驼背女人扑倒在阿嘎脚下，继续尖叫：

“阿嘎，你瞧！你瞧！”

她解开包袱，在阿嘎前面的地上摆开一件衬衣、一条裤子、一副护腿套，全都沾上了血迹。阿嘎弯下腰去。

“这是谁的，老半疯儿？”他大声问道。

“是护卫的！”老妇人回答说。“是护卫的！”

阿嘎转过脸去看护卫。护卫已坐在树根旁边的地上。乡民们屏住呼吸。阿嘎朝护卫奔去，使劲踢他，大声喊：

“胡赛因·穆克塔！”

护卫在地上蜷缩成一团，用一双毛茸茸的大手捂住脸。

“饶了我吧！”他像头小牛似的哞哞地叫。

三个伙伴走过来。他们的心脏跳动得仿佛到了要破裂的程度。群众像潮涌般移动，把阿嘎、护卫和老玛莎团团围住。扬纳科斯钻到曼诺里奥斯身后边，给他松了绑，抓住他的手去吻。

阿嘎抬起头来，看见了乡民们在他周围摩肩接踵，他们的眼睛里流露出喜悦的神情。他于是扬起鞭子。

“异教徒！”他吼叫。“走开！滚蛋！我要把你们全杀光！”

他猛向人群扑去，不顾一切地对左右的男男女女乱加鞭苔。他唾沫四溅。广场上转眼间变得空无一人。乡民们争相跑回各自的家去。最大胆的躲到隐蔽处窥伺。三个朋友拉着曼诺里奥斯走到广场的另一边，紧贴着一堵墙观看。

“原来是你这混蛋？是你这狗东西？”阿嘎吼叫。

他向护卫扑去，用脚踹他，吐唾沫啐他。阿嘎把弯刀拔出鞘，又插入鞘；他弯下身捡起石头朝护卫头上拽。他完全

失去理智，不知道该给护卫选择哪种死法好。

老玛莎晃来晃去，跳着蹦着，轻松愉快。她把衣服摊开又卷起来，再摊开，在空中抖动，然后铺在地上，好让人看清楚上面的血迹。她不停地一再唠叨同样的几句话：

"阿嘎，半夜里，我听见有人上楼梯……我还听见叫声，声音很小，就像鸟被人杀死时发出的声音，阿嘎……可是我不敢吭声，我这个可怜的人！现在你看，是我找到的东西！"

她又重新打开包袱，把衣裳摊在地上，指着上面的血迹……阿嘎被唠叨得不耐烦了，冷不防一脚踢到她腰上，她翻倒在地，发出一声尖叫。她一瘸一拐地走到宅院大门，蜷缩在门槛上，用一双鹰眼注视阿嘎和护卫。

"现在，你们家的丑事，自己算帐去吧，你们这些土耳其人！"她低声说。"我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了。我的事儿干成了。剩下的我管不着！"

阿嘎坐在地上，逼着护卫和他面对面坐下。有很长时候，他们就这样呆着一动不动。太阳下山了，飞鸟看见人群散去，鼓起勇气飞回巢里。最勇敢的乡民在各个角落窥伺；四个伙伴屏息靠在墙上。他们都预感到即将看见一个可怕的场面。

"我不忍心看这个可怜的护卫，"曼诺里奥斯低声说。

"上帝并不可怜他，"扬纳科斯答道，"别说话啦。"

阿嘎像一头狮子似的猛地一跳站了起来，咆哮着：

"站起来，狗东西！"

护卫也一跳就站了起来。阿嘎拔出弯刀向他砍去，一

刀，两刀，三刀，削去了鼻子和双耳。阿嘎把砍下来的东西拾起来，扔到远处。护卫一动不动，不叫一声，站得笔直，仿佛一棵修过枝的树。血涌出来，流到地上，在他脚下形成一个小泥塘。

阿嘎挥起鞭子。

“跑步！”他吼叫。

护卫绕着梧桐树摇摇晃晃地跑起来。

“站住！”阿嘎又吼了一声。

护卫停了下来。阿嘎向他冲去，扒下他的裤子，揪住他的胯下之物，一刀割下，随即往尸首那里扔去，落在茉莉花中间。护卫一声惨叫，倒在地上。阿嘎抓住他的颈背，把他拽到凳子上，让他站起来，给他的脖子套上绳索，然后一脚踢开凳子。一个残缺、淌着血的护卫吊在树枝上晃荡。

阿嘎用沾上血的手去揩额头的汗，弄得满脸是血。他坐到地上，气喘吁吁，像头牛似的哞哞叫，看着护卫，呆了很长时间。当他的心灵终于感到满足了的时候，他慢慢地站起来，没有朝吊死的人，也没有朝小尤素福转过头去再看一眼，就摇摇晃晃地走回家去。他进了大门后，用脚踹门把它关上，一滑，整个人摔倒在石板地上，仰面朝天。

“上边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时老帕特里雅齐亚斯问他的同伴们说。

他们靠着墙躺着，眼睛看着门等待。

“我跟你说，老爷，”老拉达斯回答。他已经想着向这些

权势人物买好，以弥补他刚才干的蠢事。“这工夫，曼诺里奥斯——愿上帝宽恕他！——在空中晃悠哪，有理没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我们脱险了。待会儿，护卫就来，向我喊：出去，异教徒们，滚回家去！他还得每人踹我们一脚。那我们就回到太阳下边，干我们的营生去。至于在这里说了些什么就当作耳旁风吧，过去了就算了，你说不是吗，老爷？戈里哥里斯神父？”

“我饶不了你，卑鄙的老东西，”戈里哥里斯神父心里说。但他想到他是基督徒又是教士，就把面部表情和说话的口气缓和下来。

“老拉达斯，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能够脱险就行了，其他一切将被忘掉。我们都是人，我们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考验，我们说的一些话说得过早了。可我已经把这些都忘记了。”

“我可是永远忘不了，你骂我是猪，”老帕特里雅齐亚斯说。这个对他再合适不过的诨名，刺痛了他的心。

“老爷，我说过这样的话了吗？”老拉达斯做出诧异的神情说。“我收回这话。那是当时心慌把我弄糊涂了。我可绝没有这意思，我的老爷！”

潘内尤提斯抬起他那伤痕累累的大脑袋。

“你们见鬼去，你们都是胆小鬼！”他喊道。“你们彼此间，你怕我，我怕你，又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可是你们又不敢说出来。你们想保持和睦，一帮子吃饱喝足没事干的人，合伙敲诈穷人！对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来说，

我不怕你们。教士、主教、老爷、绅士、教师，我看你们全都是一个样的货。我讨厌你们！”

小学教师正准备发言打破僵局，门就开了。老玛莎出现了，她的一双小眼睛在昏暗中闪耀。

“你给我们从外边带来什么消息啊，我的好玛莎？”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站起来大声问道。

老女佣人神情狡黠，冷笑着伸出一只乞讨的手。

“要是你们不给我手上放满金币的话，”她回答说，“我就一声不吭。”

“老巫婆，”拉达斯哭丧着脸哀求说，“你就不可怜可怜我们吗？我们都是些穷人，你还要吸我们的血？”

“你给我们带来好的还是坏的消息啊？”戈里哥里斯神父问道。“先跟我说了，我们再瞧着办。”

“我跟你说了，我一声不吭，神父。你这位神父给人家唱‘主，矜怜我们’①之前，不也伸手要钱吗？为什么你就想要我比你强呢？解开你们的钱袋吧，我的老爷们。我是想要帮你们的忙，为你们好！”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首先照办，解开钱袋，取出一个金币。然后他朝神父转过脸来说：

“来吧，神父，人家叫你神父老爷哩，别吝啬啦。老拉达斯，你骂我是猪，你也解开你的大钱袋。给你放一点儿血对你有好处，不然你会犯病，可怜的老家伙。还有你，教师，

① 弥撒祷文中的起句。

你也给她点儿什么东西。你不富裕，能给就给，把事情了啦！老婆子给我们带来好消息，你们没有看见她眼睛闪耀的模样吗？”

神父和教师都解开了钱袋；老拉达斯在叹息。

“那么，要是我该你这钱，这样办行吗，我的好玛莎？”拉达斯用恳求的语气问。“我给你签一张借据。”

“什么？你的一条命连一枚金币都不值，老吝啬鬼？”老妇人说。“来吧，拿出点勇气！当心别犯病，解开你的钱袋。”

她转过身来看潘内尤提斯。

“你呢，我可怜的吃石膏的，”她冷笑着说，“我一个钱也不要你的。寡妇准把你的钱都弄光了。”

“闭嘴，老母驴！”潘内尤提斯吼叫。“你等等，我量量你的驼背，给你做个合适的驮鞍，泼妇！”

“你别着急，我可怜的吃石膏的，”老妇人回答他说。“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消息。你解放了！你被解救了，不用入地狱了！卡特林娜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潘内尤提斯睁大眼睛。他想说，但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

“是的，”老妇人接着说，“阿嘎刚才把她杀了。他把刀子插进她的心脏。”

潘内尤提斯在地上打滚；他用头撞墙，像一头野兽似的吼叫，喊寡妇的名字。老驼背女人站在门口，背更加隆起，还要刺激他：

“谁叫她长得漂亮呢？谁叫她勾引人呢？谁叫她去找阿嘎呢？这不是活该吗！就是他把刀子插进她的心脏，让她滚下楼梯的。”

可是潘内尤提斯不听她的了。他趴在地上，咬自己的胳膊直到出血，大声喊寡妇的名字。

这时候，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向其他绅士敛钱，然后放到老玛莎手上。于是驼背女人张口小嘴，讲了起来。她叽里呱啦，又笑又跳，模仿阿嘎和护卫的样子，叫喊，冷笑……戈里哥里斯神父画十字。

“我们走吧！”他说，“颂主之名！①我进入这里的时候是普通的凡人，我们再从这里出去就戴上了英雄和耶稣的殉道者的光环！”

“我们走吧！”帕特里雅齐亚斯跟着说。“我们这样免于灾难就算便宜了！”

“这事儿让我花了一个金币，”老拉达斯低声埋怨说。“可是一出去，我就得把它赚回来。我先从扬纳科斯那个混蛋下手，把他的驴驹子弄过来。”

在迈出门槛的时候，戈里哥里斯神父转身对他的同伴们说：

“兄弟们，明天我们得偷偷地做一场感恩赞美诗弥撒。我们表现勇敢，不愧为基督徒；我们经历了这场了不起的考验而取得胜利。谢天谢地！”

---

① 基督教祈祷用语。

“我呢，”小学教师说，“我让孩子们写一篇论希腊民族的殉难和英雄主义的作文！”

戈里哥里斯神父昂首阔步，像山羊群的公头羊，大摇大摆地第一个走出去。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满身污垢，面目憔悴，紧跟在后。接着是小学教师，他也挺起胸膛，因其表现英勇，无愧于祖先而感到骄傲。走在最后面的是老拉达斯，他的腰带断了，两只手提着裤子。

“走吧，吃石膏的，走！”老驼背女人大声喊。她手里拿着钥匙，靠门站着。“你就剩一个人了；阿嘎也是孤单一个人。你去跟他做伴去吧。”

“让那些大驴先走，”鞍具匠吼叫道。“我自个儿走。”

他紧握拳头站了起来，说：

“教士、主教、老爷、绅士、教师，全都是些卑鄙的家伙！”

神父忍不住了，转过头来对着鞍具匠喊：

“犹大！”

潘内尤提斯猛冲出去，想去抓住神父的胡子。但神父事先已有了准备，他一骂完就跑了出去，穿过院子。他的三个伙伴紧跟在他后边。

夜幕降临，街上已无行人。乡民都回到自己家里。他们用餐，饮酒，而为了庆祝这天的结局，今晚比往常还多喝了一杯。曼诺里奥斯、护卫、寡妇、阿嘎、小尤素福、老玛莎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家家户户都热热闹闹，全乡镇活跃起来。老人有了可讲述的，长舌妇有了可唠叨的，儿童们有

了可留在记忆里的故事。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坐在摆满菜肴的桌前。他洗过澡，换了衣服，打扮整齐。莱尼奥兴高采烈，两颊绯红，走来走去。她给东家烧了一只鸡，做了鸡蛋柠檬汤，好让他吃了补补身体。米舍里斯坐在他父亲对面，看着他狼吞虎咽。他父亲弄得满头大汗，急着想恢复受损伤的体力。他听着老人说、笑、咀嚼，惊讶得目瞪口呆。

"这是我父亲，"米舍里斯心里想，"这个人是我父亲……"

"我们侥幸脱险，"老头子说，嘴里塞满食物。"我既然看见死神，米舍里斯，就懂得了什么是生活……不能浪费时间，孩子，就得吃喝玩乐，不然来不及了……想想看，比如说，我要是没有脱险的话，这只鸡不就糟蹋掉了吗！"

米舍里斯继续默默地看着他父亲，心里对自己说：

"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

戈里哥里斯神父也在吃。他坐在果实累累的葡萄架下。夏季的微风徐徐吹来，罗勒和茉莉喷香，一只猫挨着主人的腿发出呼噜声。玛利奥里手持酒壶站在旁边给他父亲斟酒，喜悦的泪水流到她那苍白的面颊上。

神父老爷吃着、喝着，神气活现地说：

"我丝毫没有动摇。我表现出一个领袖，一位不愧为上帝在狼泉镇的代表的姿态。我在阿嘎面前大胆地仗义直言，维护了基督教徒。在牢房里，我站着面对死神……你应该为你父亲感到骄傲，玛利奥里……"

老拉达斯也在他院子里的一张长凳上坐着，赤脚，没有系腰带，嚼着大麦面包，不时扎一个橄榄送到嘴里，向他的佩内洛普絮叨个没完。他给她详细地讲他干了些什么，人家对他怎样了，他说了些什么，人家对他说了些什么，这事情让他花费了多少……想到这里，他叹息，发起火来，回到屋子里，打开柜子，拿出帐簿，走到灯下。他用食指蘸了唾沫，一页一页地翻阅，核对债务人的姓名、每人所欠的款数、期限、利息。他查阅后感到心满意足，微笑着说：

“我的好佩内洛普，明天早晨我要发脾气啦。我差点儿就死了。既然脱险了，我就没有什么可客气的啦！我该你钱，你吃我；你该我钱，我吃你。而且要快，趁着我们还活着！你说对不对，佩内洛普？”

可是他的佩内洛普毫无反应，两只无神的眼睛盯在织针上，仍机械地打毛线，仿佛她也看见了死神，得赶快把袜子及时织完。她对丈夫走了没有丝毫不安的表示；他回来了，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提着裤子，搔痒，唠叨，她也丝毫没有高兴的表示。

这天晚上，人们的交谈持续到很晚，直到子夜灯还亮着。然后，乡镇的灯光逐个熄灭，人们闭上眼睛，打起鼾来。

乡绅们被释放后，米舍里斯就离开了他的朋友，急着去看他父亲。

“走，一块儿到我家里吃饭去！”柯斯坦底斯向他的两个伙伴建议。“我们为你复活庆祝一下，曼诺里奥斯！”

柯斯坦底斯太太今天显得和颜悦色。她看见他们来不像过去那样板着脸。她挽起袖子，烧火做饭，然后摆桌子，送酒，把一壶水放在井里镇凉。

柯斯坦底斯在扬纳科斯耳旁小声说："你妹妹情绪好的时候，当家庭主妇，没有比得上她的。她情绪不好的时候，那也找不着第二份儿。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晚上走运……"他又大声说："欢迎你们，兄弟们！"

"祝你健康！"客人们回答。

三个人都饿了，开始吃喝起来。主妇站在他们身后侍候着。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举杯向曼诺里奥斯祝酒。

"耶稣复活了！"两人大声说，以深情的目光注视着曼诺里奥斯。

但是，曼诺里奥斯不作声，也不笑。他陷入沉思。当然，他对于自己还活着，和朋友们在一起吃喝，晚上的微风掠过他汗湿的前额，心里是畅快的。然而，他本来没有指望这天晚上会在这里，心里想着彼世的宁静，而显露出一种忧郁的神情。

"别发愁，曼诺里奥斯，"扬纳科斯说，"天堂当然好，可地上也不坏……你上天堂去找得着柯斯坦底斯和扬纳科斯吗？我们俩，我的好柯斯坦底斯，拿现在的情况说，我们得进地狱，——可不是在最底层，在面儿上！"

他们三个人都笑了，各自又斟满了酒杯。

"这可怜的寡妇真倒霉，"柯斯坦底斯怕他妻子听见，放低声音说。"可惜！她这么漂亮！"

“谁晓得?”扬纳科斯说,“我们闲聊这工夫,卡特林娜兴许正在天堂跟抹大拉的马利亚在一起呢。她们俩手挽手在永远青绿的草地上,笑着看人间世界。”

“她就会叹息,扬纳科斯,因为她过于钟情了,”柯斯坦底斯说。“你说呢,曼诺里奥斯?”

“我羡慕她,”曼诺里奥斯答道,“我羡慕她,我并不怜悯她。为什么觉得她可怜呢?这时候,她肯定在天堂和天使们一起散步,人间世界不会叫她叹息,也不会使她发笑。她已经完全忘掉这个世界,它已从她思想中被抹掉。瞧!就像我脸上的麻风被抹掉不留下任何痕迹一样。”

柯斯坦底斯太太听到这话,转过身来。她第一次注意到曼诺里奥斯的脸——大家说染了麻风,肿了起来——现在洁净无瑕,容光焕发。她差一点儿要开口问问是怎么出现的奇迹;可是男人彼此间说话,她这天晚上很知趣,不愿掺和到他们的谈话中去。她只是竖起耳朵,听他们谈论寡妇;她不禁咬牙切齿,但仍抿着嘴,没有露出牙齿。

“还有那可怜的护卫,你怎么看,曼诺里奥斯?”柯斯坦底斯问道。“他是一条疯狗;可是我从心里可怜他。”

“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就会对他的行为后悔,”曼诺里奥斯答道。“谁晓得?上帝也许会把手放在他头上,对他说:你得到宽恕,因为你深深地爱!”

“照你这样说,曼诺里奥斯,到了儿,谁都可以进天堂,就像进磨坊一样!”

“天堂是为罪人设的……”曼诺里奥斯低声说。

“那么，让我们就为护卫的健康干杯！”柯斯坦底斯说，他已经有点醉意。“让我们为阿嘎这老光棍的健康干杯，因为他深深地爱。让我们也为小尤素福这个无辜的受害者干杯！他干什么坏事了，这可怜的？他嚼乳香，唱阿马内……他干什么别的事了吗？”

“就说他干了什么别的，”扬纳科斯哈哈大笑，说，“也碍不着谁的事！”

柯斯坦底斯向他示意住嘴，朝他那站在敞开的窗户处假装看星星的妻子不安地瞥了一眼。扬纳科斯会意，不作声了。

“你们愿意为谁的健康干杯，我们就为谁干杯！老拉达斯和戈里哥里斯神父除外！”柯斯坦底斯说。“他们是凶狠的野兽。”

“那为什么？”扬纳科斯略有醉意，大声说。“你的酒好，柯斯坦底斯！我为他们的健康干杯！”

扬纳科斯给自己的杯子斟满酒，说：

“为老拉达斯的健康干杯！让他进地狱烧烤去！”

他举杯一饮而尽，又把杯子斟满了。

“为戈里哥里斯神父的健康干杯！让他进地狱烧烤去！”

他又举杯一饮而尽。

“还有哪个罪人可以为他的健康干杯的吗？”他接着说。

酒使人开怀，使人充满爱。

曼诺里奥斯心里想：“耶稣就像酒似的打开人的心扉，

开阔人的胸怀，使人放眼全世界。所以，他也将为一切罪人敞开天堂的门。”

他深情地注视着他的朋友相互拥抱和尽情欢笑。

“还有潘内尤提斯哩！”扬纳科斯大声说。“我们忘记了犹大！祝他健康，门徒雅各！”

“祝你健康，门徒彼得！”柯斯坦底斯回答说。

两人干杯。柯斯坦底斯太太走了回来；他们就要把她的酒全喝光；她的脾气开始发作了。

“你喝多了，柯斯坦底斯，”她用严厉的语气说。

柯斯坦底斯有点难为情，说：

“好啦，你别生气，太太。给我们把那壶水拿来，让我们解解热。”

妇人往井台走去。柯斯坦底斯伸出一个指头放在嘴上。

“当心，朋友们，”他小声说，“她要发脾气啦。”

“我们走吧，”扬纳科斯说，“我们走吧，要不然她又要跟你吵架啦……”

“不，伙计们，别走，可是我们得安静点儿。我们喝水祝她健康，这样会哄着她。你不了解女人，扬纳科斯。”

妇人拿着一壶水回来了。她把酒杯冲洗干净，倒上凉水。三人举起杯子。

“祝你健康，妹妹，”扬纳科斯说。“愿上帝让你的心灵清凉爽快，就像今晚你让我们的嗓子清凉爽快一样。世界没有比你再好的妹妹，也没有比你再好的妻子了。柯斯坦底

斯无论到哪儿都夸奖你！”

“祝你健康，太太！”柯斯坦底斯腼腆地说。“说实话，我宁愿和你一块进地狱，也不愿单独一个人进天堂。”他补充这话时向同伴们递了眼色。

“祝你健康，柯斯坦底斯太太，”轮到曼诺里奥斯说。“请原谅我们。今天是个不同一般的日子，乡镇得救了。我们今天打扰了，上帝将来总会报答你的。”

喝下清水使他们感觉凉爽，血液沸腾有所缓和。柯斯坦底斯从衣兜掏出烟袋，自己卷了一支烟，再把烟袋递给伙伴们。他们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坐在长凳上。妇人收拾餐桌，嘴里在嘟哝。

熟了的麦子从田野飘来一股香味。院子中央的一棵无花果树夜里散发芬芳。

大门外有人敲门；柯斯坦底斯感到诧异，站了起来。

“谁啊？”

“开门，柯斯坦底斯！是我，米舍里斯。”

柯斯坦底斯开了门，喜出望外。米舍里斯的身影出现在昏暗中。

“我把老头子撂在家里了，”米舍里斯说。“他喝了，吃了，睡着了，我就出来了。”

米舍里斯在长凳上坐下来。他立即感觉到他们在寂静中的一种热烈的友情。他不愿唐突，保持沉默。

曼诺里奥斯头顶墙，仰望星空，星光给他以启迪。于是在这夜晚响起了他的轻柔的声音：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上帝不愿意让我今晚死去。他不愿意让我离开你们，我的兄弟们。上帝必然是有理由的。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在人间的任务。我们还必须顽强地工作，使我们的灵魂得救。那么好啦，兄弟们，今晚，我刚才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沉默下来，又抬头仰望天河。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开始清醒过来。他们喝的酒先上了头，再散布开，使全身发热。米舍里斯摸着曼诺里奥斯的膝盖，仿佛在对他说：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他们孤独的几个人在黑暗中，远离尘世。清风徐来，天上星光微弱，他们在黑夜里几乎难以相互认辨。

曼诺里奥斯鼓就劲来接着说下去：

“在帕特里雅齐亚斯老爷把我要了出来还俗之前，我在修道院里当修士时，我的长老曼纳西斯神父——要是他还活着的话，愿他幸运！要是他已死去，愿上帝保护他的灵魂！——有一天对我讲了据他说是他的一位教士朋友的奇遇。这些年来我把这个故事忘了。今晚，天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又想起了这个故事，而且脑子里老是想着它……”

曼诺里奥斯的话忽然停下来。他的伙伴们保持沉默，而他在黑暗中也辨认不出他们的脸。

“你们困了吗？”他问道。

“我的天！”柯斯坦底斯仿佛一时感到莫明奇妙似的喊道。“你怎么会这样问我们，曼诺里奥斯？”

“我们心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曼诺里奥斯，”扬

纳科斯接着驳他说。“别这样刺激我们。说下去吧！”

“那么我们就说，说这个教士——曼纳西斯神父的朋友。他一生中最大的梦想是上帝允许他去圣墓①前顶礼膜拜。他走遍各村乞求布施。结果经过多少年后，到他已成老人时才积攒了三十镑钱，仅够他旅行所需的费用。他自愿过艰苦生活，在得到上级批准后就上路了……他刚走出修道院就遇到一个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神情悲怆，弯下身去采摘野菜。这人听到教士的手杖触到石头上的声音就抬起头来。‘你往哪里去，神父？’他问道。‘到圣墓去，我的兄弟，’教士回答说。‘我要去绕圣墓三遭，并在墓前膜拜。’‘你有多少盘缠？’‘三十镑钱。’‘你把这三十镑钱给我吧，我有妻子和儿女，都饿得要死。你把钱给我，绕着我转三遭，然后在我前面跪下膜拜。’教士解下钱袋把它给了这个穷人，绕着他走了三遭，拜倒在他前面。而后他就回修道院了。”

曼诺里奥斯低下头，不作声了。他的三个伙伴听了他的话，保持缄默。他们的心深深地受到感动。

曼诺里奥斯又抬起头来。

“我后来才知道，”他接着说，“这个要去圣地的教士就是曼纳西斯神父自己。但他出于谦逊没有对我说出来。今天晚上，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才悟到他走出修道院碰上的那个穷人是谁。”

---

① 耶路撒冷的耶稣墓。

曼诺里奥斯的声音颤抖起来。三个朋友都朝他靠近。

“是谁?”他们急着问。

曼诺里奥斯迟疑了一会儿，没有答复。最后，像一枚熟了的果子夜间落到地上似的，一个名字从他口中吐出：

“耶稣!”

三个伙伴吓了一跳，仿佛忽然间在他们当中，在黑暗里，看见了耶稣本人——悲伤，衣衫褴褛，被人追捕，因长途跋涉而脚染血迹，没有住处。他们既惶恐而又喜悦，感觉到这个看不见的存在就在他们跟前。很长时间，他们呆住了，说不出一句话来。说什么呢?朝哪边转?话向谁说?他们没有看见任何人，但是从来没有觉察过有比这个最穷苦的人的形象更真实，更明确的了。

扬纳科斯第一个开口了。他向黑暗中看去，仿佛听见有人敲门似的，大声喊：

“谁啊?……谁啊?”

无花果树的叶子在摇动。夜晚充满各种味道：麦子的香味、忍冬的芬芳、无花果熟了时的香气。他们深深地呼吸着这些气味，四个人都觉得这个看不见的存在感染着他们每个人，从头到脚。

于是他们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当他们的心灵还是洁白无瑕的时候，同样的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感染着他们，占有了他们的整个意识，如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四，在领圣体的时候。

米舍里斯想去拥抱曼诺里奥斯，但他克制住了自己。

"曼诺里奥斯，"米舍里斯说，"我今天看见你双手反绑走出阿嘎的大门，为了拯救乡镇，从容而愉快地前去就义，我感觉到一股新的气息，一种奇异的光辉笼罩着你。人们觉得你高大了，又显得缥缈，变成了火焰。从那时起我就下了决心：无论你到哪里，我都跟随着你；不管你吩咐什么，我都照着去做。"

米舍里斯沉默了一会儿，仿佛在犹豫；但他马上又以坚决的口吻低声说：

"既然看见了我父亲吃，喝，睡，我明白了我爱你远远胜过爱他，曼诺里奥斯。我应当听从的是你而不是他。"

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想说话，但激动得说不出来，哭了起来。柯斯坦底斯的妻子走到房门口，听见他们的哭声，摇了摇头，又走了进去。曼诺里奥斯拉住米舍里斯的手，把它紧紧地握着。

"我的兄弟，"曼诺里奥斯说，"你比我强，比我纯洁，更接近耶稣。魔鬼不向你召唤，你更直接稳妥地走在正路上。我多少年来为之不懈斗争而没有达到的目的，你迈着平稳的步子，不需要累得喘不过气来就达到了。你要做出的牺牲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是最难能可贵的。你有高楼大厦、一乡之长的父亲、富有的家业、门第的名声。而我呢，一无所有。我奉献给上帝的是一无所有，那么为了奉献这个一无所有，我就要经受苦难和折磨……我一个穷小子，也像我的长老曼纳西斯神父一样，曾经做过远大计划。对我说来，这个羊圈太小了，这乡镇太小了，我渴望乘上一艘大船驶向

世界尽头，以求得到赎救。我原以为圣墓非常遥远，在世界尽头，我看不上上帝安置我在这里的小小的一块土地……现在我明白了。耶稣无所不在，并不是我们的心所可望而不可及的。在这个富裕的乡镇，阿嘎、拉达斯、戈里哥里斯神父们兴旺发达，耶稣却贫穷，饥饿，没有栖身之地。他的孩子挨饿，他乞讨，敲人家的门，敲人们的心，而被人驱逐，从这家赶到那家。”

曼诺里奥斯站了起来。在黑暗中，他的脸闪烁着光亮。

“兄弟们，”他大声说，“我们将接待他，我们将打开我们的门，敞开我们的心。以前，我没有见过他，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现在我看见了，听见了。昨晚我单独一个人，扬纳科斯来找到我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听见耶稣叫我的名字；于是我就下到镇上去。我以为他叫我去死。可是他叫我不是为了这个。现在我知道是为什么，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在黑暗中响起了一个人的声音，这似乎是柯斯坦底斯在提问：

“什么决定，曼诺里奥斯？”

“什么决定？”曼诺里奥斯沉思了一会儿说。“怎么用语言表达呢？我觉得我做不到。我认为，若是上帝愿意的话，我可以用行动表明。兄弟们，我决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同过去绝裂，一路伴随耶稣。像他的护卫似的，我将拿着号角走在他前头喊。我将喊什么，我还不知道，我也不过多地考虑。我一开口，耶稣将会把应该说的话放在我的唇舌间。

兄弟们，这就是我做出的决定。”

他沉默了。突然，院子里只有无花果树叶的飒飒声。但很快又响起了人们的声音，问题纷纷提出。

“那我们呢？我，我的驴驹子，我的货物，我的小买卖，都怎么办？”扬纳科斯问道。

“我呢，和我的老婆孩子，我的咖啡馆，怎么办？”柯斯坦底斯问。

“至于我，我不提什么问题，”米舍里斯说。“我做了决定。我来这里找你之前已决定了。我将离开我父亲的家。”

曼诺里奥斯保持沉默。在微弱的星光下，他看出对着他的两个面孔在恳求他的答复。怎么答复呢？他能代替他的朋友做出决定并打乱他们的生活吗？每个人有他自己得到赎救的时刻。什么时候和选择哪条得救的道路要由每个人自己来判断。

“兄弟们，”他终于说道，“一个人的决定就像树上的果实。在太阳、雨、风的作用下，果实慢慢成熟，瓜熟蒂落。要耐心，兄弟们，除了自己以外不要问任何人。对于你们，得福的时刻也将来到。那么，你们就不要提什么问题了。你们将在从容而不感觉到丝毫痛苦的情况下放弃妻子、儿女、父母和生意；你们将甩掉所有这些小珠子而找到一颗大珍珠——耶稣。”

“你给我们引路吧，曼诺里奥斯，”扬纳科斯说，“我跟你走。”

“别着急，扬纳科斯，”曼诺里奥斯答道，并紧握他朋友

的手。"先让我去斗争，一个人忍受苦难吧。"

"你不走吧?"柯斯坦底斯说。他伸手去，仿佛要去拉住曼诺里奥斯。"你不要抛弃我们啊!"

"我上哪儿去啊？你没有忘记我的老教士是在什么地方找到圣墓的吗？在一小块土地上斗争和忍受苦难就是为全世界斗争和忍受苦难。我和你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就在这里，在狼泉镇，在这山上，在我们的土地上。我就在这里播种，收获。上帝把我放在这里，吩咐我在这里斗争。每一块泥土都是一个圣墓。"

柯斯坦底斯的妻子又出现在房门口，嘴里咕哝着什么。曼诺里奥斯站起来看星星。

"朋友们，"他说，"半夜了，我该回山上去啦。我走啦，再见!"

"我们也走啦，"扬纳科斯说，"我看我妹妹也困了。"

"十二点多了，"柯斯坦底斯太太低声埋怨。

三个朋友向家庭主妇道晚安，并尽量说些她爱听的话缓和一下气氛。他们把无招架之力的柯斯坦底斯留给她有点于心不忍。

"晚安，伙计们，"柯斯坦底斯陪他们走到大门口说道。"愿上帝保佑你们!"

"可怜的柯斯坦底斯，我可不愿意当你这个丈夫……"大门一关上，扬纳科斯就低声说道。

这个春天的夜晚，平静而柔美，乡镇在酣睡。远处传来犬吠声。星星像利剑般在三个朋友的上空闪烁。他们一起

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有什么可说的呢？他们什么都说了。

曼诺里奥斯独自一人，迈着轻快的步子，仿佛又被天使的翅膀带着飞翔似的，走上了登山小路。

第十一章

当人们为情感所驱使，杀人，打人，受难，忍辱，或勇敢献身奔向天国的时候，庄稼如期成熟，麦穗颗粒丰满起来，垂向地面，待人收割。

年轻姑娘们扎着防太阳的白色头巾，手持镰刀，从拂晓起就分散在田野里。她们已经忘记了使乡镇惊恐万状的时刻，低声谈论，又放声大笑。她们想起寡妇就红了脸，想起护卫就浑身发颤。礼拜四早晨，她们看见他那半光着的伤残身体悬挂在梧桐树枝上，尸首嘴里吐出一条发紫的舌头，被风吹得前后摇晃，吱嘎作响。

而她们一想到曼诺里奥斯又心花怒放。当阿嘎驱赶群众时，她们的母亲们跑步从广场回来，立刻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讲起曼诺里奥斯怎么从大门里昂首挺胸地走出来。他长相俊美，金黄色头发，仿佛一位大天使；至于说什么他得了麻风毁了容，都是坏人造的谣！他容光焕发，他的脸像太阳似的那么明亮。

年轻姑娘们走到田里灵巧地用镰刀操作，抓住麦秆，将割下的麦子捆放在后边堆成垛。大家欢声笑语，阵阵戏谑。乡里有缺陷的年轻人给她们提供主要笑料，这个是驼背，那

个是罗圈腿，另一个是结巴……其实，被发现缺陷最多的人，大家都在心里深处为之叹息。

潘内尤提斯的妻子带着她的两个女儿佩拉吉娅和克里苏拉，也来到他们的一小块贫瘠土地上收割。这位不幸的妇女，瘦高个子，未老先衰，苦着脸，像寡妇似的系着一条黑头巾；她走在前头，没精打采，一言不发。她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她对上帝干了些什么值得她受到这样的惩罚？她的丈夫又犯了什么罪而落到这步田地——酗酒、乱花钱、受到全乡的嘲笑？当年他在未来的妻子门前战战兢兢地走过，连头都不敢抬起来去看她一眼的时候，他是个孤傲、寡言、勤劳的青年。她家富裕而他却一贫如洗。可是有一天，她已故的父亲把年轻人叫了去，对他说："潘内尤提斯，我喜欢你。你穷，但勤劳、诚实。我知道你爱我女儿，你娶她吧。我给你们祝福！"于是潘内尤提斯娶了她。一切很顺利，直到他碰见寡妇那被诅咒的一天。

"那该死的母狗毁了我的一生！"她低声说。"我的上帝，要是肯听正经女人，听我的话，就把她扔进地狱和犹大一起烧！"

可是她一说出这个名字就打了个寒战，仿佛她求上帝连到了地狱都不把他丈夫和寡妇分开。她感到一阵惊慌，停住脚步，她的两个棕色头发的女儿，长得丰满艳丽，上唇长出黑绒毛，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汗味，跟在她后边闲谈嬉笑。

"老娘又在胡思乱想啦！"那小女儿克里苏拉说，"瞧，她

发愣哪！”

“她准是又想起那寡妇啦！”佩拉吉娅说。

两人哈哈大笑。

驼背的老拉达斯赤着脚沉思着经过这里。他一转身就看见这三个妇女手持镰刀走进她们的田里。

“这是你们的田吗？”他问那位母亲。“没有别的啦？”

“我们只剩下这块儿地了，拉达斯老爹。别的都卖掉了……”那女人叹息着答道。

老拉达斯朝这块地看了一眼，估量一下大小和能出多少谷子，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就继续走他的路。潘内尤提斯的辱骂就像蛇蝎般在他耳边丝丝作响。没有一天他不记恨着这些毒言恶语，不发誓把潘内尤提斯还剩下的田地和葡萄园弄到手。“我要教训教训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我要叫你知道我拉达斯的厉害！”

他继续巡视。他转过每一块田都停一停，迅速地做一番心算。每年他都这样去查看各片庄稼的收成，查看葡萄和橄榄的收成。他心里有一本帐，记下每个庄稼户约莫能获得多少麦子、酒和油，哪些户能维持到年底，哪些户得借债。老拉达斯估计着，要是他出借的话，借多少，收多少利钱。

每年都是这样。但今年他出来转悠，贪馋的胃口比往年更大了。自从他从死神的魔爪逃脱出来的那天起，他就像发了狂似的恨不得赶快把尽可能多的庄稼、葡萄园、橄榄园都弄到手，把他的箱子全装满金币。他还狠心勒紧腰

带——从那天晚上起就免去主菜前的橄榄冷盘，光喝上帝赐予的清水，穿着不整，以节省无谓开支。“我们不能浪费时间，”他再三对神情呆滞的老伴说，“我们随时都会死去。得赶快，你说不是吗，佩内洛普？”

“见鬼，你打算把什么都夺到手，老拉达斯？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你带得走什么？一块裹尸布！就让穷人吃上饭吧！”

老高利贷者听到这话不由恼火，转过身来。帕特里雅齐亚斯心广体胖，满脸通红，站在他前面。这位老爷戴着一顶大草帽，从帽子上垂下一块白色平纹细布遮着颈背，以免日晒，血向头上冲。他也到田里来，为的是监督收割。有他在场，所有的镰刀都不停挥动。他趁此机会睨视妇女们弯下腰去操作，因短上衣微开而露出淌汗的乳房。他不时发出放荡的言语，用以激动对方，也激动自己。

老拉达斯看了他一下，满腔怒火，但没吭一声。帕特里雅齐亚斯瞧着这老吝啬鬼的尖嘴猴腮和要从髋部滑下来的破旧裤子哈哈大笑。

“在牢房里，那只吃石膏的大熊真把你说对了。”帕特里雅齐亚斯故意要惹他发火。

“老爷，我说你说的也不差，”老拉达斯回敬说，“你大概没忘记吧？”

“你说的是肥猪吧？你猜怎的，亲爱的拉达斯，我越想这话越觉得你说的对，老家伙！信不信由你。打我从牢房出来，我的食量大如牛。我吃了又吃，把我的佣人都忙坏

了。光是莱尼奥杀的鸡还不够，尼科里奥斯给我送羔羊和奶酪，种园子的工人给我送水果和蔬菜……可我还是没有吃够，拉达斯。而且我也不想吃够。要是万一我吃够了的话，我就用戈里哥里斯神父给我的漱口剂——祝他健康！他也大吃大喝！我吐了，腾出地方来再接着吃。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老拉达斯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蛆从地里探出头来，看你塞，填，发肥长胖！它们互相对话说：'将来这是一顿多么丰盛的美餐呀！'你就塞吧，我把肚子排空。我们俩都见鬼去！"说完，他又啐了一口唾沫，然后就走了。

当那些非穆斯林国民和他们的女儿们分散在田野上收割庄稼的时候，阿嘎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他时而在大厅里踱来踱去，喝得醉醺醺的，跌跌撞撞地倒下；时而坐在垫子上多少个钟点不动，不吃不喝，抽着长管烟斗，眼睛盯着从烟斗冒出的烟在散去之前形成的圆圈，冥想世界上虚浮的荣华。

但忽然有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他穿着整齐，把老驼背女佣人叫来对她说：

"嗨！老家伙，你给我备马，给我的褡裢里揣上面包和肉，还有一瓶拉吉酒。我要上市镇去坐那魔鬼机器到士麦拿一趟。你看好房子，什么人都不许进来！什么人都不让知道我不在！要是不听我的话，等我回来也把你的鼻子、耳朵，再加上你的驼背一起割掉，你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阿嘎。一路平安！”老玛莎答道。

她心里冷笑：“他要从士麦拿给我再带个尤素法奇来，该死的家伙！”

傍晚，阿嘎骑上马，偷偷地走出乡镇。

“真是，这么多天了，这事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我够多蠢！”他用手拍了一下脑门子，低声说。

几天过后，收割完了。乡民把麦子堆在打谷场上，脱粒，扬场，陆续把谷子运去存贮。潘内尤提斯把他的收成全送到磨坊，磨成面粉再背回家，吩咐妻子和女儿们揉面，烤面包。然后，他亮出手枪，站在院子中央朝空射击。潘内尤提斯听说阿嘎不在镇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他把藏在房梁上的手枪取下来。他边放枪边向妻子和女儿喊：

“出去！出去！你们滚蛋，爱上哪儿上哪儿去！我要一个人呆在这里！”

女邻居们跑来说情，跪下求他。他的妻子和女儿痛哭流涕，可是这却使他更加恼火。他连续大声喊叫：

“出去！出去！”

他抓住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头发，把她们拽到街上去，锁上门再插上闩。他从地窖取出一坛子拉吉酒，把他贮存的香肠和新烤出来的热面包在地上摆开，自己躺在院子中央的橄榄树下。

他吃喝，不时向天空开枪，半赤着身子仰卧下来，对天举起拳头喊叫：

“瞧，就是拿这个对付你，混蛋！”

接着他又吃喝起来。

连续几个白天和夜晚，左邻右舍听见他时而吼叫、放枪，时而唱歌。有一天，邻居从门锁眼里望见他仰卧着，赤身露体，红棕色的胡须上粘满呕吐物。他向天举起拳头，用沙哑的声音吼叫：

“就是拿这个对付你，混蛋！”

第二天，人们早晨还听见枪声，接着是沉闷的吼声和叹息。女邻居们聚集在门外，从锁眼里看见他俯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周围是尿、呕吐的东西、干面包碎块。

“得把锁撬开啦，”剃头匠安东尼斯说。“他要是死了，就要发臭，传播瘟疫，全乡遭殃。”

“我们先得问问戈里哥里斯神父，”教堂执事说完这话，就立刻跑着走了。

戈里哥里斯神父对吃石膏的在牢房里辱骂他的话仍耿耿于怀。

“把门撞开！该让他的灵魂见魔鬼去！你们把他埋了，用不着我在场，我不管这事！”神父断然命令说。

潘内尤提斯的妻子和女儿赶快跑来把门撞开。大家把他从污物当中拽了起来。他像死人似的脸色苍白，人消瘦了一半。他大概是躺在碎玻璃上，所以弄得满身伤口，不过他还在呼吸。他妻子像洗刷马似的给他洗刷。他的女儿去井里提水，用整桶水往他身上泼。潘内尤提斯有点缓过来了，睁开眼睛，但一认出他的妻子和女儿又狂怒起来大喊：

"出去！出去！"

他勉强站起来，弯着腰去找他的手枪，但支撑不住又整个人倒下，几个人揪着他的腿和肩膀把他抬进屋里，放在草褥子上。剃头匠想给他拔火罐，但邻居们都反对说：

"给一个失血的人拔火罐，该死的安东尼斯！你疯了吗？他白得像张纸一样！去找玛达雷尼亚吧，让她把附在他身上的魔鬼驱逐出去。"

一个孩子飞快地跑去找老巫婆。

这时候，一个女邻居建议喂他不加糖的柠檬汁，另一个提出给他肚子上放一块烧热的砖，又一个老妪说让大家每人朝他啐三口唾沫把魔鬼吓走。

但正当众说纷纭的时候，老玛达雷尼亚来了。她动作敏捷，神气十足，带着她的法宝：三个小口袋。一个白色的，装着各种香草。一个黑色的，装着一些粉面和小药瓶。还有一个蓝色的，装的是黑豆、绿玻璃碎片、焦油沥青、一块圣十字架的木头、耶稣受难日仪式上的花和蝙蝠骨头。

老巫婆弯下身子注视潘内尤提斯，摇了摇头。然后她把鞍具匠的妻子拉到一个角落去。

"你太不幸了，我的孩子，"老婆子低声对她说，"我从心里同情你……他不是人，是个怪物。这工夫，他身上没有力气，平静下来了。等他一缓过来，他准又和过去一样，也许更糟。我那死了的男人就是这个样。可是，赞美上帝！魔鬼把他带走了！我有句心里话跟你说，不过你得发誓保守秘密，连上帝都不能听见！"

“我向你发誓！”不幸的女人颤抖着说。

“你瞧，”老婆子指着那黑袋子说，“这里装着一种神奇的粉面。只要给他吃了，保险他没有痛苦，几天内就平静地死去。你看怎样？那你就解脱了，我的孩子。而且他也从罪恶中解脱了。”

“我的天，绝不能这么干！”不幸的女人喊道。

“好吧，”老巫婆耸了耸肩膀说，“我是为了你好才跟你说的。可是你既然不愿意……”

她又把那黑色小袋揣进怀里，拿出装草药的白色小袋并煎起药来。她做了一服汤药，灌进病人的嗓子里，再从圣母像前的长明灯里取出油来，掺上胡椒粉给鞍具匠搓身。然后她把一块热砖放在他肚子上。接着从蓝色小袋里取出一块焦油沥青，化了以后在门槛上画上个十字。最后，她叫所有的人都出去，关上门，朝吃石膏的啐了三口唾沫，再向他的脸伸出一个巴掌以表示诅咒，说：

“见鬼去，犹大！”

“让他安静地歇着吧。我已经给他做了祷告。过三天，他就好了。”

作为报酬，她捡了扔在院子里的干面包块，拿了挂在橄榄树枝上的剩下的一截香肠。然后，她画了个十字就走了。

“男人都是些没心肝的野兽！”她在路上咬牙切齿地嘟哝着说。“要是由着我的话，我给他们一个个都吃照我的那种方配的粉面，叫他们都见鬼去！”

当她拿出钥匙开自己的家门时，扬纳科斯和他的驴子

正路过这里。他沉下脸，走得很急迫。

“嗨！扬纳科斯，停一停，我得看看你！”老婆子喊道。“我那机灵的侄子怎么了？见鬼，你们就不可怜他吗？你们给他灌了满脑袋废话，现在他一个人呆在山上，像个隐修教士，念什么福音书……听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儿？福音书！而不去让莱尼奥给他生孩子……”

“你就这样感谢他吗，老玛达雷尼亚？”扬纳科斯气愤地回答说。“那么说，就没有一个人去吻他的脚啰？你们这些肮脏的老头子、老婆子，一帮子狗东西，上吊去吧！”

老婆已跨过门槛，又跳了出来。

“混蛋，你总有一天病倒下来！”她喊道。“那工夫你落在我手心，有你好受的！”

她冷笑着关上了门。

扬纳科斯不愿意跟老婆子争吵。他脑子里想着萨拉津纳，他刚从那里来，心里非常沉重。难民们造了几幢简陋的小房子，但没有木材做上盖，苍白瘦弱的孩子们坐在洞穴进口处。他们连玩耍的力气都没有了，神情呆滞得像老人似的。他们朝远处望去，看见山麓那边长满庄稼的田野上系着白头巾的姑娘们在收割。妇女们有的在拔草，有的在烧火。可是她们没有油，没有面包，没有橄榄。山上的人光吃水煮野草。男人们分散到附近各村落去找活儿干。福提斯神父带着福音书，背上口袋走村窜巷，像个乞丐似的为他的羊群请求施舍。

“老爹，你身体怎样？你们的新村建得怎样了？”扬纳科

斯问遇见的一个老人。那老人正从岩石中的一个坑洼处提水，浇灌一块刚开出来并播下种子的薄地。

“感谢上帝，我们还活着。”

“孩子们太瘦了，他们的腿像芦苇秆似的。”

“嗨！不用发愁，他们会强壮起来的。死几个也不要紧。人还会再生出来给补上。人的种子是永恒的！你有孩子吗？”

“没有。”

“没有？那你等什么呢？这里的女人多得是，赞美上帝！来这里给磨房添水吧！”

再走过去一点，有的难民认识扬纳科斯，前来向他问好。妇女们在他的小驴周围站成一圈。她们贪婪地看着那个装得满满的筐子。一个女孩子打开一条红丝带，看了又用手指头摸，叹了口气又放回筐子里。一个怀了孕的淡褐色头发的妇女从筐子里拿出一把白骨头梳子，看了又看，简直舍不得放下，她的眼睛看看梳子又看看扬纳科斯。她一时陷入幻想，仿佛她拿了这梳子，溜走了而无人察觉，现在坐在洞穴前，舒坦地在阳光下梳整头发。

扬纳科斯边和男人们闲谈，边注视着在驴周围的妇女贪婪地翻弄筐子里的东西而后又失望地放下来的双手。蓦地，他向前一跳，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他从腰带上解下小号，吹了起来。然后他把双手放在嘴边，大声呼喊：

“妇女们，梳子、丝带、镜子、线轴、针、钩子、布料……随便挑了拿走！我不要钱，白给；你们到了阴间再还！”

妇女们一时骚动，要朝筐子扑去，但又克制住了。

“她在开玩笑，”她们当中有一个人说，“我们别出洋相。把手放下！”

“不，他不是开玩笑，我向你保证！”那怀了孕的小个头妇女说。她把手里拿着的梳子贴在胸口上立刻走了。

那小姑娘把手伸到筐子里拿了红丝带，大声喊道：

“我也拿走这个！”

她像一只小山羊似的蹦着跳着从一块石头到另一块石头。

扬纳科斯笑着观看这个场景。他站到一块岩石上说：

“来啊，你们要什么就拿吧。别害怕，妇女们！我说话算话，我不要钱，你们将来到阴间准还我！我有信心！”

于是妇女们向两个筐子扑去。这么一来就没有挑选的问题了。她们抓到什么拿什么，发出一阵欢乐的叫声，然后跑掉，转瞬间，两个筐子全都空了。

“我说，你是个疯子还是圣人？到底是哪样的人，扬纳科斯？”一个小老头问道。

“我是一个高利贷者，”扬纳科斯笑着答道，“上帝会加上利息还我的。”

“小伙子，我听说过，我们的祖先借出去到阴间还的钱。可是他们信神。”

“我也信神，”扬纳科斯说，“再见！”他拉着驴缰绳走了。

在萨拉津纳山脚下，在遇到老玛达雷尼亚前不久，扬纳科斯碰上尼科里奥斯。他肩膀上扛着一头羔羊，朝着镇上

跑去。

“嗨！尼科里奥斯，”扬纳科斯喊他。“曼诺里奥斯怎样了？”

尼科里奥斯转过身来笑着说：

“他念福音书，这可怜的，他沉思……我呢，我给东家送一只羔羊去，我要结婚了。”

他旋转了一圈，弄得尘土飞扬，又扛着羔羊跳起舞来。在阳光下，他的脸像青铜般闪烁，牙齿白皙照人。他继续舞蹈，忽然间他嚷道：

“我跟莱尼奥结婚，老哥哥！你听说过莱尼奥吗？”说完，他哈哈大笑。

“你愿意我跟你说一句谚语吗？”

“说吧，该死的尼科里奥斯。你这么高兴！”

“出外打猎，位置丢掉！”①

小羊倌又发出一阵笑声。

确实，曼诺里奥斯白天和夜晚都在读福音书并陷入沉思。他与经文搏斗。起初，他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竭尽全力去理解文中字句的深邃含意。每个字对他都像是一颗巴旦杏仁，需要费很大劲把壳砸开才能发现和尝到其中的甜美果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爱，字句变得不那么艰涩而感觉比较轻松了。他的一颗炽热的心促使果壳自

① 即一离开自己的位置，位置就会被人占去。

已开裂。他似乎豁然开朗。耶稣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为了穷人，降临世界。从此，曼诺里奥斯一步一步地跟随耶稣直到走完整个一生。在伯利恒城，在马槽前，他和牧人们一起唱赞美歌。他踏着耶稣的足迹直到血染的十字架，直到复活的光辉日子。

他拿起在上面刻好耶稣脸谱的那块黄杨木，开始从背面挖空，使之适合于罩在自己的脸上。当他刮削木头的时候，忽然想起他早年当修士时的一件事：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学问高深的神学家，到修道院来过复活节。复活节的前一天，他腋下夹着烫金装订的大部头书，登上讲台，并连续两个小时用一种深奥难懂的语言向没有高深文化的纯朴修士讲解复活的奥秘……在此之前，修士们认为耶稣复活是一件再清楚、再自然不过的事，从未对此发生过疑问……耶稣复活就如同夜晚过后太阳升起那么自然。而如今这位神学大师搬出他的大本厚书和他的学问就把他们的思想弄糊涂了……曼纳西斯神父回到修士小室对曼诺里奥斯说：

“愿上帝宽恕我，孩子！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感觉到耶稣复活！”

曼诺里奥斯不时把那块木雕罩在脸上，以便进行适当的修改。有一回，尼科里奥斯突然回来，看见他戴着这面具，就哈哈大笑起来：

“曼诺里奥斯，你又变成孩子了！现在玩上了面具和玩具！你没病吧？”

“我并不是做游戏。”曼诺里奥斯平静地反驳说。

多少天来，尼科里奥斯在曼诺里奥斯周围转来转去。他有话要跟他说，可是话到嗓子眼就堵住了，说不出来。这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走到曼诺里奥斯跟前，坐在他旁边，低下头去看那雕刻的面具，但脑子里想的是别的事儿。最后，他用膝盖猛地顶了一下曼诺里奥斯：

"曼诺里奥斯！嗨，曼诺里奥斯！"他像对着另一座山似的拚命喊。

"你说吧，尼科里奥斯，我听着哪。可你不用喊，慢慢说，我不聋。我不生气，尼科里奥斯，说吧。可你把膝盖挪开，你把我弄疼了。"

"我要跟莱尼奥结婚！"尼科里奥斯大声说。他紧握牧羊铲，准备如果曼诺里奥斯朝他扑过来，就给他一下子。

曼诺里奥斯笑着说：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你知道了，怎么不扑上来掐我的脖子？我对着我吃的面包发誓，我是要杀死你的。"

"我为你们两个人祝福。祝你们健康，祝你们幸福！生活愉快，长久相爱！生养孩子，把他们养育成真正的人！"

"这可把我弄糊涂了，"尼科里奥斯想了好大一会儿，低声说。"那么你不想杀我？"

曼诺里奥斯伸出双臂拥抱小羊倌。

"你真的不想杀我？"尼科里奥斯心神不安起来，又一次问道。

"不，亲爱的尼科里奥斯，我不想杀你。"曼诺里奥斯笑

着说。

尼科里奥斯感到惊慌，猛地站起来。他最后看了一眼又着手刮削那块木头的曼诺里奥斯。

“糟糕！他出毛病了，这可怜的家伙！我还是快走吧。”小羊倌心里想。他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把手指头放在嘴里吹哨，于是狗跑来，羊集合成群。尼科里奥斯又回到他们彼此相知的熟谙的家畜中。他的心情平静下来。

一霎间，曼诺里奥斯又想到了莱尼奥。她身体丰满，面颊上有绒毛，像尼科里奥斯一样，感情热烈。他把那块木头放在膝上挖削，并长时间地陷入沉思。

“我为他们祝福，”他低声说，“这两个人走上上帝在人世间铺设的道路。而我却奋力走上另一条路：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没有欢乐。我舍弃世俗，用我的双脚震撼大地……我对吗？耶稣是对的，但他是神。对一个人来说，声称要跟随神的足迹岂不是妄自尊大吗？”

他找不到答案。在严重的时刻，他不向自己质疑；他满怀信心向前走去。那天他双手反绑走去受刑时，心里从未感觉过这样的自信，这样的幸福。然而，当处于不那么危急的情势下，在不受到内心激情的冲击时，他就要提问，计算，犹豫。

几天前，他一直走上萨拉津纳山，去找福提斯神父求援。他想，这位神父兴许经历过同样的苦恼，兴许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可是，福提斯神父不在；他往四周村镇乞求施舍去了。曼诺里奥斯回到他那僻静的住处，拿起福音书来：

它会给予他答复。

他打开这小本书，仿佛在大热天打开一扇临近大海的门。他又全身贯注到经文里而感到神清气爽。他忘却使他困惑的问题，他不再提问，他的心已给了他充分的答复。

他站起来，在耶稣的面具上做最后加工，然后把它罩在自己的脸上，刚好合适。

“赞美上帝!”他说，“完成了。”

他取下面具，进到屋里把它挂在墙上那幅画着许多燕子的耶稣受难像旁边。

今年，寡妇卡特林娜不会上圣艾利亚教堂朝拜了。过去，每年这一天，她都洗澡，头发抹上月桂树油，用核桃叶把牙齿擦净，脖子上戴上避邪的蓝色珠项链，然后沿着小路上山。她独自一人走，在公开场合谁都不敢接近她。她在圣像面前和其他人一样静心默祷。那可怕的圣艾利亚以狂怒的目光看着她，但他不能从挂满信男信女的银质奉献品的画中走出来。寡妇很明白这点，所以用她的红嘴唇去吻先知而毫无畏惧。可是现在寡妇躺在地下，头发、嘴唇、面颊、脖子都已分解，只剩下牙齿像岸边的白卵石在粘土里闪耀。

潘内尤提斯也没有上山朝圣。他还躺在床上，像着了魔似的咒骂。可是他的两个女儿却悄悄地溜了出去，攀登上小教堂。她们唇边的黑绒毛上沁出汗珠，腋窝散发出麝香味道。犹如一旦发情季节来到，走兽从巢穴出来，用凶狠而又恳求的目光东张西望寻找雄侣。母牛哞哞哀叫，狮子

夜间吼叫响彻山林，雌猫在地上打滚，在屋顶号叫。而女人呢，当她们掠过男人时就低下头去，然后痴笑着嘲弄一番。"瞧他背驼成那个样子，这可怜的！你瞧他那两条腿，好漂亮的小伙子！"其实她们对他经过时没有向她们扑来并把她们在路石上推翻怀恨在心。

剃头匠安东尼斯也上了小教堂。他胡子蓬乱，因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刮脸。大家对先知艾利亚是十分虔敬的。所有的乡民来朝拜之前都要找他刮胡子，而其中有些人回来后患支气管炎或是充血第二天就赶紧找他来拔火罐。这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的，大家知道他还给人拔牙，可是这些庄稼汉的牙非常结实，能咬碎巴旦杏仁。而且他们的牙万一松了，还会给牙勒上一根线，使劲一拽就下来了。然后他们再喝一杯拉吉酒，又重新咬碎巴旦杏仁。

三个朋友慢步走在队伍后边，平静地闲聊。起初，扬纳科斯和米舍里斯紧跟戈里哥里斯的步子走，一个注视着玛利奥里骑着的他的那头驴子，不时对牲口说句亲热的话，让它知道主人就在旁边，不用担心。另一个陪伴玛利奥里，和她眉目传情，默默憧憬未来的幸福。米舍里斯为未婚妻的柔美、含蓄和端庄而倾倒；而玛利奥里则不停地打量米舍里斯的和颜悦色的脸、波浪型的黑发、堂堂的仪表。于是在落日的柔和阳光下，两人心醉神迷，忘却攀登斜坡的嘈杂人群，刹那间仿佛他们已在相互拥抱。

玛利奥里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朝空中望去，看到一个玛利奥里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在给他喂奶。

“善良的圣艾利亚，”她看见荒野的山顶便悄悄地说，“满足我的请求吧：也赐给我一个儿子！”

在离队伍较远处，柯斯坦底斯和他全家缓慢前进。他妻子骑在骡子上，两个孩子坐在她后面。柯斯坦底斯默默地徒步跟随。说话有什么用，有什么可说的？什么都说了，一再重复说过，有时平心静气，有时吵架。他妻子还不时怒不可遏，似乎跟他找碴儿闹。柯斯坦底斯早已放下武器，照他的说法，进入了天国，也就是沉默。

三个朋友这样走了一段路，但很快就摆脱了个人的牵挂，到队列的后头凑在一起，大家都感到轻松。

“曼诺里奥斯到哪儿去了？他没跟你们在一起吗？”柯斯坦底斯问道。“他不来朝圣吗？”

“昨儿晚上我上羊圈去了，”米舍里斯答复说，“可是没找到他。我喊尼科里奥斯，那孩子跟我说：他一清早就上圣艾利亚去了。他带着一壶油、一根月桂树枝去的，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他出毛病了，我告诉你，东家，他要出事儿。他已经开始不正常。我向他承认我夺走了他的莱尼奥，可他没有杀我。今天，他呆在那里念福音书和唱歌。明天他就要扔石头啦。”

三个朋友哈哈大笑。

“确实，”扬纳科斯说，“曼诺里奥斯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们我看见什么了。信不信由你们。也可能我被一种幻觉愚弄了，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一个晚上，他坐在长凳上，头靠着墙，我看见他的脸周围闪现奇异的微光，就像圣像上圣

徒的光环一样……你们信不信?”

“我信。”米舍里斯说。

“我也信。”柯斯坦底斯说。

他们沉默不语。新近用白灰粉刷过的小教堂位于巨大的悬崖中央。这就是人们画在圣像上的这位可怕的先知的形象，悬崖向左右展开，犹如两翅。事实上，悬崖陡峭，教堂孤立于山顶，仿佛被两只翅膀托向天空。

在小教堂旁边，人们还看见昔日一位隐修教士在那里生活的小宝遗迹。他坐过的一张被虫蛀蚀的长凳；在峭壁的一个钉子上还挂着他当作腰带的一条很脏的绳子；一个布制的黑色小十字架也挂在上面。再离远些有一个铁十字架和一块石板，说明是他的坟墓所在。石板上刻有他的姓名，但因年深日久已变得模糊不清。

老执事天刚亮就上山了，打扫教堂，摆上月桂树枝，点上长明灯。但他开门一看，不由叫了一声，惊呆了。他赶紧画了几个十字，并喃喃自语：主，怜悯我们！主，怜悯我们！整个教堂洁净无瑕，打扫得一尘不染；大蜡烛台擦得锃亮，长明灯添满了油，圣像周围摆上月桂树枝。而且炭火生起，供香点燃；教堂里散发着香气。

执事揩自己额上的汗。他不敢进去，害怕天使万一藏在祭坛后面。有一回，在镇上，他早晨进教堂里去打扫，看见米哈伊大天使在祭坛左边慢慢展开翅膀。他吓晕了过去。从此，他再也不愿亲眼看到天使，奇迹使他感到恐怖。

他坐在门槛上，不时转过身来，用受惊的目光朝祭坛

看一眼。但一个个钟点过去，无任何天使出现，他这才慢慢恢复常态。他饿了，打开袋子取出一块面包、一块奶酪。可是他喉咙发紧，怎么也咽不下去。他拿起装酒的壶，喝了几口，这才使他生机复活，嗓子也好了，慢慢咀嚼起来。元气恢复后，老执事鼓足勇气，画了十字，以英雄般的气概跨过门槛。

“赞美上帝！”他低声说，“他来过了，他把教堂整理好就走了。我得救了！”

为了消磨时间，他又重新扫起地来，再次洗刷石板地面，擦蜡烛台，把银盘摆在管理委员座位上……老执事喜爱这个小教堂，因为它和他的生活有关。当年教堂倒塌，执事的父亲向先知艾利亚许愿，如果他的新生儿、独生子——今天的老执事——能康复，他将重建教堂。孩子的病好了，他就还了许下的愿。

执事回忆往事，不禁叹息。他生逢吉兆，于七十五年前的耶稣受难日中午，恰恰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刻诞生。产婆立即宣称孩子长大一定要当主教。从此，他父亲——一个生活富裕、心地善良的基督徒——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培养独子使他将来做出一番光辉事业。一切都进行得称心如意；未来的主教学习良好，既聪慧又虔诚；他在大市镇的中学毕业并获得成绩优良的评语，准备进入君士坦丁堡的一所遐迩闻名的神学院攻读……可是，一天晚上，在一条荒凉的小巷里，一个魔鬼出现在他面前。这就是一个身材矮小、肤色黝黑、乳房丰满而年仅十二岁的少

女克利娅库拉。她上唇长着三颗美人斑。未来的主教被弄得晕头转向，追了上去。特别是那三颗美人斑使他神魂颠倒。可怜的父亲哭着恳求他不要偏离上帝指引的正路，一切规劝全都白费。他宣称非她不要，要是不娶她就自杀，于是就把她娶了。

“感谢上帝，”他时常安慰自己说，“我当了执事，没有偏离道路。”

这样，他一边履行他当前的职务，一边回忆他往日的希望，时间就过去了。执事又回来坐在门槛上，踌躇满志地注视着依次登山朝圣的群众行列。他幻想着这就是他的节日，他的朋友来到他家向他祝贺。

过了一会儿，他清楚地听见驴叫，于是站起来，抓住钟绳，敲起钟来。戈里哥里斯端坐在骡背上，首先出现。执事赶快奔上前去迎接，把他扶下骡背。

“你把蜡烛台全都洗净擦亮了吗?”神父的脚还没有着地就问道。

“全都照规矩办了，神父。”执事诚惶诚恐地回答。

他不敢讲述那奇迹；他宁愿把一切归功于自己。

“你把盘子按我说的摆在财务委员席上了吗？我们说三个盘子：一个是给神父的，一个是给圣徒的，第三个是放蜡烛钱的。”

“全都照规矩办了，神父。”执事用低声下气的语调重复这个答复。

朝圣的人群都来到了。乡民走进教堂，在财务委员席上

放上一些麦穗和葡萄串；然后解下腰上的钱袋，把奉献放在神父的和圣徒的盘子里；最后买蜡烛，再走到可怕的先知前匍伏跪拜。圣像里的先知乘四匹红鬃鬣马拉的火烧着的战车走在悬崖的边缘；他身穿红袍，头上喷射火焰。战车在山上猛冲，在空中悬起。一苦行僧仰面跌倒，用一只手防护眼睛，惊骇地朝他望去。

“这是太阳啊！”一个妇女在圣像前看出了神，低声说。“这是太阳啊，真的！”

“不，这是圣艾利亚！”另一个说。“不要渎圣，玛利奥里！”

“这不是一回事吗，”第三个妇女说，“跪下来吧，把礼行了！”

太阳已落山，星星没有出来，余辉还在死命挣扎。它躲到高处，但从大地涌现出的夜晚把它从一个悬崖追逐到另一个悬崖，直到它的最后防御工事——山顶上的圣艾利亚白色的小教堂。这时，蓦地，抵抗终结，余辉朝天上一跃就消失了。

这时候，衣衫褴褛、饿得两腮凹陷的难民从萨拉津纳来到。福提斯神父拄着铁拐杖走在他们前头。他们最后进入教堂，什么都没有放在盘子里，空手朝圣像前走去，拜倒在地下。

“请原谅我们，受人敬畏的先知，”福提斯神父看着圣徒低声说。“你原来也跟我们一样贫穷，像我们似的衣衫褴

褛。你只是拥有你那巨大的火焰。我们萨拉津纳的难民还能从这火焰里得到一点火花。我们向你致敬，伙伴！”

他们再次拜倒在地，然后走出教堂，在悬崖上分散开，远离那些脑满肠肥、过着富裕生活的狼泉镇人。三个朋友跑过去向他们表示欢迎并吻神父的手。

“请你原谅我们镇上的人，”米舍里斯心里感到羞愧说道，“他们的袋子都装得满满的。”

“愿上帝原谅他们，”福提斯神父用暴躁的声调回答说，“上帝，可不是我！”

他再不作声了，但眼睛里冒出火来。他走村串巷转到这天早晨，布施袋仍旧空空如也。他站在悬崖高处注视着收割后的平原，真像是骑在火焰上的先知艾利亚。

“土地是他们的，”福提斯神父接着说，“让他们去享受吧！愿上帝在天国里赐给我们一份！”

朝圣的人群在小教堂周围铺开的五颜六色的毯子上躺了下来。他们打开装满食物的袋子，又吃又喝。葡萄酒从壶里咕嘟咕嘟地流出；一个个喉咙也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先知的严肃的宁静场所出现一片尖叫声、笑声、杂乱的喧哗声。

在石头当中点燃起几盏灯，照亮了酒后的红脸、姑娘的脖颈、乱蓬蓬的胡须。挂在教堂墙上的一盏三捻大灯下，挨着坐的是乡镇上的两个有权势的人物，一边是帕特里雅齐亚斯老爷的鼓腮帮子和三层下巴，一边是神父的一撮叉开的白胡子和在咀嚼着的锋利牙齿。人们还不时看见玛利奥

里用一双消瘦而灵活的手切烤肉，服侍两张不知疲劳的嘴巴。

后来，灯火相继熄灭，阴影溜走，躲到悬崖后边；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笑声和细小的谐声相闻。接着是万籁俱寂。在石头中间，人像蝎子一样，悄悄配合，以他们的方式庆祝先知的节日。

东方既白，太阳像先知似的乘一架冒着火焰的车子在天空升起。人们都起来了，打呵欠，伸懒腰，咳嗽几声，揉揉眼睛，喝咖啡醒醒神。音色如银铃般的钟又欢快地响起来。钟声清脆，宛若清泉流水，沿山坡传去，穿过平原。

曼诺里奥斯拄着牧羊铲，出现在岩石间，表情平静而愉快。他朝周围看了一下，瞥见他的三个朋友站在一块巉岩上，朝他这边的山仔细观察。他满怀喜悦，跨过几个还躺着的人，走到三个伙伴那里，猛地搂住他们的肩膀。三人转过身来，发出一声欢叫。

“我们等了你整一夜，”扬纳科斯说，“你为什么没有来？你跟我们说……”

“全都准备好了吗？”曼诺里奥斯打断他的话说。

“准备什么？准备干什么？”三人诧异地问。

“心灵觉醒，”曼诺里奥斯笑着答道，“背上挨鞭笞，嘴巴去叫喊。”

“你心里有个主意吗？”扬纳科斯抓住他朋友的胳膊问道。“我们结合起来同生死共患难，这你知道！”

“我心里没有什么主意。”曼诺里奥斯答道。“不过，上帝可能有主意，必须准备好。”

他看看周围。

“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说，“这位先知冒着火焰，用脚跟踹了一下坐骑，就离开了地面……我也喜爱这些乡民，像今天这样，一个个干干净净，穿着整齐，眼睛明亮。他们准备去取火，去冲击。我们准备好了吗？”

可是这时候，从教堂里传出戈里哥里斯神父的雷鸣般的声音。弥撒开始了。同伴们静了下来。

朝圣的人群进入小教堂；里边人多，进不去的都站在外边的岩石上。唱诗班的柔美、热情的歌声，仿佛是为上帝谱写赞歌的祖先的回声，通过大门和窗户传播到外边来。

弥撒结束，人群涌出教堂。脸色有点苍白的小学教师站到一块岩石上，用嘶哑的声音开始对先知发表颂词。但很快他就笨拙而大胆地转到颂扬希腊民族上来，把先知艾利亚和阿婆罗、光明，最后把战败并击退野蛮黑暗的希腊人的永恒精神联系起来。接着他讲到土耳其的占领。起初他说话有点含糊不清，但他脖子上的羁绊忽然觉得松开了，没有了拘束，直截了当地唱起国歌来。

周围的人群一时感到惊愕，继而血液沸腾，激动肺腑，以极不和谐的声音合唱起：“自由，我知道你那利剑的可怕光辉……”

先知艾利亚蓦地变成一名希腊宪兵，一名希腊游击队

战士，脚穿带绒球的弯头靴，身背步枪和子弹带。

曼诺里奥斯朝三个朋友转过身来，又一次问道：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好了。”三人答道，“以主的名义，前进！”

他们不知道曼诺里奥斯究竟是什么意思，要求他们准备好去干什么。但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心灵是警觉的，他们是准备好了的。

小学教师讲完话，从岩石上走下来，仍然心情激奋。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戈里哥里斯神父举起手为信徒们祝福。基督徒们尽了对上帝的义务，可以回去享受佳肴美酒了。

这时，曼诺里奥斯走向前去，弯下腰，吻戈里哥里斯神父的手，向他请求准许发言。

一看见曼诺里奥斯，乡民都激动了。他们立刻想到星期日那天的情景，回忆起这个金黄色头发的年轻人决心为拯救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大家齐声欢呼，向他致敬。

戈里哥里斯神父皱起眉头，看着曼诺里奥斯，问：

“你要跟他们说些什么？你，你会讲话吗？你讲什么？”

“讲耶稣。”曼诺里奥斯答道。

“讲耶稣？”神父吓了一跳，说。“可这是我的事，我的事！”

“耶稣命令我讲话。”曼诺里奥斯坚持说。

“那他把讲的话也都告诉你了吗？”戈里哥里斯神父用

讥讽的语气问道。

"没有，可是我一开口，他就会告诉我的。"

米舍里斯走向前去，说：

"神父，曼诺里奥斯要向乡民讲话。我们所有的人都请求你准许他发言。当全乡遭受危险的时候，他想为拯救我们所有的人献出他的生命，所以他有权讲话。"

"准许他讲吧，戈里哥里斯神父，"老帕特里雅齐亚斯也说，"这是个诚实的青年。"

"可是他要讲他自己都不懂的事。"神父反对说。

"这有什么关系，"扬纳科斯插话说，"你这位神父懂得就可以开导他嘛。"

"让他讲！让他讲！"柯斯坦底斯喊道。

乡民们也你一言我一语大胆说起来。屠夫狄米特洛斯、剃头匠安东尼斯和老克里斯托菲斯鼓着掌喊："让他讲！让他讲！"

戈里哥里斯神父感到恼火而又无可奈何，耸了耸肩，说：

"好啦，好啦，别吵闹啦！"

神父满心不愿意地把手放在曼诺里奥斯的头上，说：

"愿上帝开导你，讲吧！"

神父在袖手旁观。

曼诺里奥斯向前走了几步，停在群众当中。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把一块石头推滚到他跟前，他站了上去。男男女女的乡民们围了一圈。福提斯神父带着他的基督徒也走

了过来，他向戈里哥里斯神父微微点了点头，但后者装作没有看见。

曼诺里奥斯面向东方，画了个十字，开始发言：

“兄弟们，我想跟大家讲讲耶稣。请大家包涵，我没有文化，不善辞令。不过，那天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耶稣来了，就在长凳上坐在我旁边，他很和气，很朴素，就像一位邻居似的那样对待我。他拿着一个空袋子，他叹息，把袋子放在地上。他一双脚沾满了灰尘；他身上被钉子钉过的五处伤口又开了，流出血来。‘你爱我吗？’他用凄惨的声音问我。‘我的主，’我回答说，‘你可以命令我为你去死。’他笑着摇了摇头，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们就这样呆了好长时间。我害怕了，不敢说什么。最后，我鼓起勇气问他：‘主啊，你累了，你脚上满是尘土和血。你从哪里来？’‘我走村串巷，’耶稣答复说，‘现在来到狼泉镇。我的孩子们饿肚子；我背着口袋去乞讨施舍。瞧啊，我回来了，袋子空着。我乏了……’他又停下沉默了一会儿。我们俩都望着落日。突然间，耶稣指责说：‘你说你爱我，而你却无忧无虑地坐在这里，袖手旁观。你吃，你喝，安安稳稳地读我说过的话，你想起我受难时流眼泪；然后你躺到床上去睡觉。你不感到羞愧吗？你就这样爱我吗？你把这叫做爱吗？起来！’我一下子站起来扑在他脚下喊道：‘主啊，宽恕我，宽恕我！下命令吧，我一定遵从。’‘拿起你的牧羊铲，’耶稣对我说，‘去有人的地方，不要害怕，对他们讲话。’当时我回答他说：‘主啊，我能对他们讲话吗？我没有文化，我是个胆小的穷人。当我看见群

众聚集在一起，我就害怕，想逃避。你现在要派我去跟他们讲话！我跟他们说什么呢？’‘你去跟他讲，’耶稣明确地说，‘我饥饿，我敲门，我伸手，向他们喊叫：行行好吧，基督徒们！’”

戈里哥里斯神父被触到痛处，开始坐立不安。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打哈欠，偷偷地看看周围，琢磨着怎么溜开；他饿了。老拉达斯走到神父跟前小声说：

“这事儿不妙，你叫他住嘴！”

但乡民们个个目瞪口呆地听着，情感受到震动，逐渐产生一种奇怪的恐惧。他们仿佛看见了耶稣。他栩栩如生，赤着脚游荡，敲他们的门，乞求施舍，而他们却拒绝了他，对着门喊：“让上帝给你施舍……”恰恰几天前，福提斯神父不就是赤着脚，背着袋子到镇上来过，他们把他打发走的吗？

曼诺里奥斯喘了一口气，他的前额淌着汗珠。他环顾群众，以恳切的目光注视一个个朝圣者。他脸上显得悲伤、凄惨而又高贵，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一个老妪画了十字，小声对着她旁边的一个妇女说：

“主啊，宽恕我！可这个青年不是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羊倌、玛达雷尼亚的侄子曼诺里奥斯吗？还是——上帝宽恕我——耶稣本人，因为我们有罪又降临人间呢？你说说，邻居？”

“别说话啦，佩色弗娜大娘！他又要开讲啦！”

曼诺里奥斯朝群众伸出双手，大声说：

“狼泉镇的兄弟姐妹们！这并不是出自我的本意——

个身份低微、一无所有的穷人怎么敢向众位，向财主，向乡绅父老，向我的长辈进行说教呢？不，这不是我的意思，我是受耶稣派遣来的！我只不过是重复耶稣嘱咐我应当向大家讲的话。主大声疾呼：'我饥饿！施舍吧，基督徒们！'给与穷人就是借给上帝。几天前，我们中间的一个老乡去访问我们的萨拉津纳的难民兄弟。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衣服穿，没有地方住。他给他们送去了他拥有的一切，向他喊道：'来吧，兄弟们！把我所有的这些东西拿去分掉，我不收钱。可是我并不是当作礼物送给你们。我把这些借给你们，上帝将在来世还我！'"

老拉达斯忍不住了，激动得咽喉哽塞。刚才他已经招呼戈里哥里斯神父不让曼诺里奥斯讲下去，但没有起作用，于是他决定自己出来说话。

"那么说，"老拉达斯高声叫喊，"曼诺里奥斯先生建议我们，用我们辛勤劳动的汗水换来的正当所得，全都拿出去分掉，并且答应借出到来世才得到偿还的贷款！冒失鬼！你听我说，年轻人，你大概没有听懂耶稣跟你说的话。多得不如现得，这是我的看法。"

"你让他讲，老拉达斯！"扬纳科斯喊道。"你没有听见说他是谁派遣来的吗？是耶稣借他的嘴讲话。"

"你还敢抬高嗓门儿叫唤，扬纳科斯？"老拉达斯气急败坏，反驳说。"你等着瞧！我们还得算帐哩。"

小学教师出来和稀泥：

"你所讲的完全对，曼诺里奥斯。可是不现实，都是空

话。我们不是神，我们是人。那么就得用人的尺度衡量人。”

“我正是这样做的，教师先生。你们今天来朝圣的人当中有多少是基督徒？基督徒都相信来世。相信来世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在人间的一切所做所为都要在来世报应，坏的受惩罚，好的得到善报。在这短暂的人生中，对其兄弟尽仁慈之道的人将得到永生的善果。所以，老拉达斯，现得不如多得！”

“你真是个笨蛋！”老吝啬鬼冷笑着咕哝说。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几个虔诚的乡民问道。“耶稣跟你具体怎么嘱咐的？你说清楚点，好叫我们明白明白，看能不能办到。”

“别跟我们说什么全都给分掉！”一个身体强壮的老人大声说。“这不可能。还是要正视现实。”

“收割完了，”曼诺里奥斯答道，“感谢上帝，这是一个好年成。再过几天就是葡萄收获期，跟着又收橄榄。你们听听耶稣的呼唤，我听到心都碎了。他向大家大声疾呼：‘狼泉镇的老乡们，一些兄弟被赶出自己的家，来到你们门前。冬天快到了，他们将会因为冻饿和悲伤死去……’上帝打开登记簿，查看狼泉镇居民的花名册，记下每个人的名字、出生日期、财产的数额和给穷人的施舍。比如说，安纳斯塔西奥斯·拉达斯，米哈伊之子，某月某日生，他拥有多少，他给与穷人多少。上帝将在最后审判时连本带息一起偿还。”

老拉达斯又冷嘲热讽地说：

“马儿不要死，青草就来了……”

“好吧，”曼诺里奥斯继续说，“教师先生，你所说的人的尺度就是这样：每个地主在收获后，提出十分之一，像我们刚说的，借给上帝。让我们帮助一下萨拉津纳的兄弟们，一年，两年，直到他们摆脱困境。还有一件事：因为没有工夫种，我们把许多耕地都撂荒了。这不是造孽吗？把这些荒地半价让给难民们，由他们耕翻和播种。这样乡镇将从中得到好处，饥饿的人们也有了吃喝。哪个狼泉镇的人吃饱喝足而对萨拉津纳的孩子漠不关心的就该当倒霉！每一个我们让他饿死在我们门前的人，将紧紧抓住我们的脖子，用他全身的重量把我们投入地狱之火。我们狼泉镇有多少人？二千？凡是在萨拉津纳饿死的人将变成二千具尸体，我们每人的脖子上挂上一具。我们挂着这样的项圈去见上帝，会感到多么骄傲！”

乡民们感到发瘆。有几个人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到脖子上摸。最富有想象力的人看见天上有两千狼泉镇人，他们一个挨一个地排着队去接受最后的审判。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像念珠似的十具、十五具或二十具骨架；跟在后边飞的天使们捏住自己的鼻子。

剃头匠安东尼斯只有几小块耕地和葡萄园，他大声说：

“同意！曼诺里奥斯，你也拿一个登记簿记上吧：我安东尼斯·扬尼迪斯，特拉西布洛斯之子，狼泉镇的剃头匠，我承诺将我的收获的十分之一赠给萨拉津纳的兄弟们。写吧，曼诺里奥斯。上帝也记上，我相信！”

一些人举起手，另一些人喊：

“我也同意！我也同意！你给我写上吧，曼诺里奥斯！”

许多人热泪盈眶；一些人表露出侷促不安和恐惧；另外有的人用充满仇恨的眼光看曼诺里奥斯。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想出办法躲开，坐到一块岩石后面，打开袋子，把前一天晚上剩的一块烤乳猪肉放在柠檬叶上。

“这可怜的曼诺里奥斯，他完蛋了！”他边咀嚼边咕哝。“用不了多大工夫，他们就要往他脸上扔西红柿！”

这时，戈里哥里斯神父愤怒地举起一只手，他的眉毛在抖动，如果有谁的手指尖碰它一下就会迸出火星来。

“好啦，老乡们！”神父大声喊道，“你们不要上这个骗子的当，要小心提防！世界的四个主要柱石仍然是除信仰、祖国、荣誉外还有财产。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按照唯有他才知道的神秘法则分配财产。上帝的正义是一回事，人的正义又是一回事。上帝制造了贫和富。谁破坏这个秩序就要倒霉！曼诺里奥斯违反了上帝的意旨！我不该准许你讲话，下来吧！去放羊去，那是上帝指派给你的位置，你呆在那里，不要好高骛远！你刚才给我们讲的话全都是违反上帝意旨的。只有他能决定，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旨意！”

戈里哥里斯神父挺身而出了。他朝一直在俯首倾听的福提斯神父转过身去。

“福提斯神父！”他喊道，“我们的乡镇一直平安无事。大家和睦相处，秩序井然，后来，你和你的一帮人来了，从此我

们就再没有安生日子了！只有怨声载道、丑闻和盗窃。穷人变得狂妄自大，富人睡不着觉。可是你要小心，阿嘎就要回来！为了保住我们的平安，乡绅们将要求他把你们赶走。上别的地方去吧，上帝保佑你们，不过别让我们再看见你们！我的话说完了。”

福提斯神父抬起头来，用平静的语气说：

“神父，你说得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全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曼诺里奥斯讲了话，他说出了他心里的话：这是上帝的旨意。几个狼泉镇的人同情我们的不幸，有的人热泪盈眶，几个食物贮藏室打开了。这是上帝的旨意。照你这位神父的说法，我们来到这里扰乱了乡镇的安生日子，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水若是长时间不流动就要变臭。上帝让我们作为掀起风暴的一股风吹活一潭死水！”

福提斯神父朝狼泉镇的乡民转过身去，说：

“兄弟们，从前我们也过着富裕的生活，今天落到讨饭的地步。我走村串乡，连续敲一家家的门，还是空着手回到乡亲们中间。对我个人来说，这毫无关系。对老人来说，死也没什么要紧，已经活到头了。可是我可怜孩子们，每天都有一个孩子饿死，还活着的，他们都站不起来了。他们缺什么呢？一块干面包、一滴油、一件破旧衣裳。要是他们有你们要扔给狗或是当垃圾扔掉的一些东西，他们就能活下来。我为孩子们乞讨，我为他们喊叫：‘行行好吧，基督教徒们！’”

福提斯神父说完低下头，沉默了，他的脸黄得像蜡一

般，眼睛睁得特别大，交叉放在胸前的双手闪着亮光并显露出皮包着的骨头。

骤然响起一片抽噎的呜咽声。玛利奥里偷偷地哭起来。一个新嫁娘从脖子上摘下一串金币制做的项链，心里觉得仿佛偷了东西似的那样羞愧。屠夫狄米特洛斯的胸膛里又出现了他过去当修士时的虔诚，他大声说：

“我有一头养肥了的小牛，准备这个礼拜天杀。我要拿到萨拉津纳去分。我们吃饱而看着自己的兄弟饿死，我心里有愧。”

剃头匠安东尼斯激动起来：

“礼拜六晚上我也去萨拉津纳，给他们所有的人免费刮胡子，免费拔坏牙！”

小学教师受到感染，控制住内心的恐惧喊道：

“我有儿童用的识字课本、初级课本、石板、铅笔和包括与祖国分离的各省份的希腊地图。我把这些交给萨拉津纳的集体自由支配。”

“见你的鬼去！”老拉达斯愤怒地咕哝道。

戈里哥里斯神父转过身恶狠狠地斜着眼看他弟弟一眼，没有说话。

曼诺里奥斯从石头上走下来，走到福提斯神父跟前吻他的手。

“神父，”他大声说，“你看，不能灰心。耶稣没有死，他还在世上活动。有的人心扉敞开了，看见了他。鼓起勇气！”

三个朋友也走了过来。屠夫狄米特洛斯和剃头匠安东尼斯羞怯地跟随着他们。其他乡民也犹犹豫豫地跟了上去。小学教师决心步他们的后尘，尽管他的心在颤抖。

福提斯神父朝他们转过身来，画了十字，说：

“走吧，孩子们，我们有我们的小教堂，在一个岩洞里，从前就已经有人把它作为教堂使用。让我们大家一起去赞美上帝吧。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人的心颤动了。”

然后他转身面向群众，看见他们开始散开，各人解开袋子，拿出肉和酒来。

“再见，狼泉镇的老乡们，多吃点！给我们祝福吧，戈里哥里斯神父！”

“诅咒你们，叛乱分子！”戈里哥里斯神父吼叫。“所有跟你走的都要受到惩罚，无赖！”

“上帝，”衣衫褴褛的饥饿的福提斯神父平静地回答说，“上帝是会区分良莠，做出判断的。我们这些人会把我们的信心寄托在他的身上！”

福提斯神父说这话时，伸出一个干瘦的手指指向天空。

第十二章

福提斯神父和四个朋友在用来作教堂的洞穴前，坐在古昔因受迫害逃到这里避难的基督徒凿成的粗糙的石凳上。夜幕降临，山上的薄荷和百里香芬芳扑鼻。半透明的蓝色阴影笼罩大地。只有从相隔很远处传来夜鸟寻觅毛虫、老鼠和蜗牛时的鸣叫声或者是雀儿失去宠爱的动人哀怨声。这天晚上，星空显得比平常低。

五个人长时间沉默不语。整整一天，他们从一个洞穴走到另一个洞穴，同他们的蒙难兄弟交谈，赞美人能适应这样的恶劣环境。福提斯神父充满仁爱，不知疲倦地给人以忠告和劝慰。他求助于耶稣，邀请他降临萨拉津纳和狼泉镇，比较一下，做出判断。

他们疲惫不堪，坐在这个在岩石上削凿成的石凳上，凝视星空。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是到处被人驱赶而来到这洞穴前避难并密谋策划的人。有什么可密谋策划的呢？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五个纯朴的人能干什么呢？他们能推翻得了什么呢？他们能够建成一个什么新世界呢？

“今晚天气真好。”扬纳科斯为了掩盖自己的情绪终于说道。

其他的人突然听见人声惊跳了一下，仿佛从酣熟的梦中惊醒。

柯斯坦底斯鼓起勇气说：

“神父，从乡绅们把我们叫去交代任务，指派我们在教堂的门廊下举行神秘仪式时每个人将扮演什么角色那天起，到现在快四个月了。我们一直为别的事操心，没有往这上头想；我们忘记了定下的这个目标。现在我应该做准备了，是时候了……可是，怎么准备呢？你这位神父是应该知道的。”

福提斯神父似乎心中思虑离此甚远，一时转不回来，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他听了这个问题，然后微笑着说：

“你们应该做什么？可是这就是你们直到如今所做的。没有什么别的了！对耶稣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更好更恰当的准备了。”

“可是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神父。”米舍里斯叹息着说。

“你忘记了那些筐子吗，米舍里斯？”神父把手亲切地放在这位少东家的肩膀上说。“你呢，扬纳科斯，你忘记了几天前你请穷人们把驴驮子里的货物分掉，你站在一旁笑着看吗？而你呢，柯斯坦底斯，你抛开你的工作，站到反对非正义的最前列，昨天你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小小的咖啡店老板，今天却准备随时为正义而牺牲！至于你，曼诺里奥斯，你承担起所有其他人的罪而为拯救乡镇去死！说到潘内尤提斯，这个可怜的人，他除了准备扮演犹大这个艰难、可怕

的角色外又干了什么呢？你们都在准备，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准备。这是一条正路。”

他们又沉默下来。曼诺里奥斯叹息，注视着一颗在天上嬉笑跳跃着的大星星——牧人认识并喜爱这颗星。他初当小羊倌时，有多少回被它骗了，以为是晨星就把羊放了出去。其实这是木星。他像个老赌友似的望着这颗星，心里想“人家叫它哄骗者是有道理的”。

柯斯坦底斯低下头，心里忽然感到十分痛苦。唯独他什么事没有做，完全没有做。他呆在后边，连犹大都比他强。

至于扬纳科斯，他带着沮丧的神情摇了摇头。“我什么都没有干，”他心里想，“给些钱，拿货物送礼，这算得了什么。把我的尤素法奇送出去，那才说得上牺牲。这就是我等着你去干的，扬纳科斯。你能办到吗？其他一切都值不了什么！”

这时候，福提斯神父浮想联翩，回忆起过去熟悉的去处，经历过的曲折道路，又走上名字叫萨拉津纳的荒山。天黑了，他借助微弱的星光，模模糊糊地看见岩石前四个亲切面孔的轮廓。

福提斯神父的声音打破了沉寂，他说话语调平和、沉重而又充满温情。

“孩子们，我有时感到人的心灵酷似夜晚的花朵。它白天合上，到了夜晚就大胆张开。今晚，我感到和你们在黑暗中接近了。有一天在曼诺里奥斯住的山上，我曾经答应

过你们，你们记得吗？我也要给你们讲我的经过，因为当你们低下头来吻我的手而不知道我是谁，你们吻的是什么手，我感到羞愧。”

“我们的心灵今晚也都张开了，神父，”曼诺里奥斯感动地说，“我们听着哪。”

福提斯神父像讲神话故事似的用缓慢的声音开始讲述自己的往事。

“在马尔马拉海滨，君士坦丁堡对面，有一个名叫阿尔塔基的景色迷人的小村庄——村庄周围是花果园。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我父亲是神父。他很严厉，不多说话，性情暴躁，活像老教堂墙上画的苦行僧。我父亲是神父，我祖父也是神父。他们希望我也成为神父。但我心里不愿意。我梦想的是旅行，做生意，把我的箱子装满金币，买枪炮，武装人民，把阿尔塔基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来。我生来就是个叛逆者，脑袋里装满了幻想。

“可是我怕我父亲。他是我一生中唯一怕过的人。我规规矩矩地上学，是最优秀的学生，我念书不是出于爱好，是因为害怕才上学的。到了我在阿尔塔基学校毕业，我母亲——一位虔诚的妇女——给我准备行李：里边有我的衣服、耶稣受洗的圣像、面包干、榛子、无花果和葡萄干。我被送到君士坦丁堡，进入神学院。

“可是我哪里有攻读神学所需要的耐心和虔诚呢？我是个叛逆者。我像个着了魔的人，在城里东跑西窜，被五光十色的美景弄得眼花缭乱。而我心里却只有一个念头：怎

样把这神圣的土地、河山从土耳其人那里解放出来？后来倒霉的一八九七年战争① 爆发了。我当时非常激动，大声喊道：把土耳其人赶到地狱去的时候到了！我偷偷地上了一艘船，登上希腊海岸。我把自己装备得像个造反者似的，背着步枪，挎着子弹袋，穿着带绒球的弯头鞋。我去跟土耳其打仗！”

福提斯神父叹息，声音里显出辛酸的嘲笑，接着说：

“这是一场以卵击石的战斗！该死的政府，孩子们，就是它毁了我们的民族！”

他又陷入片刻沉思，然后举手一挥，仿佛把这一民族耻辱甩到脑后，接着说：

“还是讲我自己干的蠢事吧。希腊是永恒的。它经受得住创伤，它有时间去弥补损失。可是我呢，只是一个生命短暂的动物！那就长话短说吧。有一天，我的鞋磨破了，肚子饿了，衣衫褴褛，无精打采，像个泄了气的皮球，在比雷埃夫斯码头游荡，想寻找一艘可以把我带回阿尔塔基去的船。这时，我看见一艘载犹太难民的船靠岸。作为神父的子孙，我见到犹太人就不能不想到犹太人使耶稣受难，而感到怒火中烧。然而那天我站在堤上看热闹：犹太人长着鹰钩鼻，蓄着稀疏的红胡子，有一双肿胀而锐利的眼睛，穿着绿色长袍。他们吵吵嚷嚷，互相挤撞，争先登岸，乱作一团。忽然

① 一八九七年，希腊政府在舆论的促使下，为了夺回纳入奥斯曼帝国的希腊省份，发动了一场反对土耳其的战争。这场轻率从事的战争以希腊失败而告终。

一声尖叫，一少女失足，堕入海中，直线下沉。无人下水营救。我实在按捺不住：她是人啊，尽管是犹太人，她也有灵魂。我穿着衣服跳下水，抓住女孩子的头发，把她带到堤上。这时妇女们涌了上来，给她按摩，使她苏醒。我在太阳下晒衣服时望着那女孩子。她红棕色头发，鹰钩鼻，雀斑脸。但当她睁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看着我时，有人告诉她是我救了她的命；我不禁颤抖，仿佛我也掉进蓝色的海里而沉溺下去。”

神父的声音变了，他摇了摇头。

“世界就是个奥秘，”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上帝的旨意对人的小小头脑来说，是这么错综复杂，这么奇怪，得救和堕入地狱所由之路是这么出乎意料，我们永远弄不清楚某条路是走向地狱还是走向天堂的。我当时觉得做了一件好事：救人一命。但是，从那时起，我就直接走进地狱了。

“我还从来没有接近过女人。你们比我年轻，我在你们面前讲肉体上的罪过感到羞愧。简单地说，我跟这个女孩子犯了错误。从这天起，什么东西的味道都变了。水、酒、面包、白天、夜晚全都别有一番新鲜滋味。上帝消失了，父亲、母亲、品德和希望也都和上帝一齐消失了。我的一个同乡看见我这种情况就去告诉我父亲。父亲直截了当地给我写信说：‘如果你接近那犹太女人，我就诅咒你，不准你再来见我。’我和犹太女人一起读了这封信，两人哈哈大笑。

“有一天——我已经跟你们讲过这事——我们到一个

那里有朋友的小村子去庆祝复活节。我们在一个果园里又吃又喝。当我拿起刀子去分割羔羊的时候，我开着玩笑大声说：‘要是这工夫我碰上一个神父，我就宰了他。’‘可是你后边就有一个。’我旁边的一伙人喊道。于是我转过身来，向那神父扑去，把他杀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犹太女人在我旁边，我不能在她眼里显得是个胆小鬼。

“我被捕入狱。犹太女人每天都来探视。她给我洗衣裳，送吃的和烟卷，隔着铁栏杆哭着亲我的脸和头发。她哭，变得消瘦，一天天衰弱下去……有一天她没有来，第二天也没有来，第三天还是没有来……我在梦里看见圣母，穿着一身黑衣裳；她从很远处走来，个头很小，越走近个头变得越大；她嘴唇动了动，低声说了些什么，但还是离得太远，我听不见。我竖起耳朵听，声音大了，圣母的身材也逐渐高大起来，最后她站在我面前，我清清楚楚地听见有声音说：‘她快死了……她快死了……她死了……’我猛然惊醒，我明白了。

“漆黑的深夜，外边下着雨。我悄悄地走到院子里。我受到打击，不知所措；我失去了一切对人力极限的概念。我确信我可以越墙逃走，可以从看守身旁走过而不让他看见，若是万一他看见了向我开枪，他也打不着我……痛苦和爱情把我弄糊涂了。多少时候以来，我观察地形，记住什么地方是一个疯子或是一个绝望的人可以爬上墙去的地方。我在黑暗里摸到墙上可以抓住的石头，我就像只猫似的，开始往上爬。白天我害怕。可是我跟你们说过，我已经没有对

人力极限的概念。我爬上墙，翻到另一边跳下来。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没有人觉察，我拔腿就跑。

“当我跑到犹太女人的家时，天快亮了。我敲门，但在暴雨中谁能听得见呢？我跳墙进去，穿过院子，悄悄地走上楼梯，打开房门，小声呼叫，没有人应声。我划了一根火柴，看见犹太女人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一动不动，撇着嘴，唇上浮着白沫，睁大一双表情惊骇的眼睛……她再也忍受不了分离的痛苦，服毒自杀了……”

福提斯神父站了起来，看看周围，仿佛要跑掉。而后，他感到精疲力尽，又坐下来，好像从世界尽头走了回来，沉默了很长时间。

“那后来呢，神父？”四个朋友气喘吁吁，终于问道。

“就这些了。”神父回答说。

“你后来怎样了？”曼诺里奥斯追问。“你是怎么回到上帝的道路上的？”

“人的心灵是个奥秘！爱情使我离开了上帝，而痛苦——它应受到赞美——又使我回到上帝那里。我上了阿托斯山。起初，隐居生活对我很有好处，使我的心灵多少恢复了一点平静。但过了一些时候就不行了，我在孤独生活中想的净是犹太女人，时而欢叫，时而痛哭流涕。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向修道院长表白，他给我祝福，我就走了。我漂泊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一个小村庄。这里有一种声音叫我呆下来，我就呆下来了。我结了婚，被授予神职。我想灾难会使人遗忘，我经受了苦难。疾病来了，我妻子死了，我们的

孩子们也死了。我又是单独一人，心力交瘁，站在上帝面前。后来希腊人来了，土耳其人来了……下面的故事，你们知道了。荣耀归于上帝！”

四个朋友弯下身去吻神父的手。

“我累了，”神父叹息着低声说。“我再一次活过来了。受了多少折磨，经历了多少伤心事！人间的欢乐又包含着多少辛酸泪！我有时对自己说：上帝啊，若是没有伟大的希望，没有天国，这样的地狱生活怎么受啊！”

又是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福提斯神父站起来，朝东方望去，画了十字。天快亮了。

整整一夜，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坐在床上，守候着吱嘎作响的院门，倾听他儿子的脚步声。每当听见街上行人路过，他就起来趴在窗前。没有人！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然后那沉重的躯体又在床上倒下。拂晓，他睡了过去，梦见一头鹰直冲到他的家禽饲养场里来，叼走了他心爱的、留作育种用的一只白公鸡。鹰用爪子抓住它飞上天。公鸡啼叫，叫声仿佛破晓时它啼鸣那样欢快……老乡绅惊跳起来，一阵寒战直透脊梁。

“愿这个凶兆不会应验！”他画着十字低声说。

然后他拍了拍手，呼唤莱尼奥。女佣来了，还没有全醒，衣服也没穿好，头发蓬乱；她眼睛发光，眨个不停；走起路来，身体左右摇摆，乳房随着跳动，恨不能跳到白衬衣外边来。

“米舍里斯回来了吗?”老爷问道。“一整夜他逛荡到哪儿去了? 在哪儿睡的觉?”

“他没有回来，东家。我去过他屋子里。我推开门，没有人! 床没有动过。”

莱尼奥偷偷地笑着，接着说:

“寡妇死了，天知道镇上的小伙子现在上哪儿去过夜!”

“他一回来，你就跟他说我要见他……喂! 等一等，别忙着走! 昨天上山朝圣的时候，你上哪儿去了? 没有见着你。”

莱尼奥脸红了，傻笑而没有答复。

“不害臊的东西! 你就不能再等几天? 我们已经说好了礼拜天就把你嫁出去，为了取个清静，也为了叫你塌实下来，可尼科里奥斯就不安生……我跟你说的你听见了吗? 你的眼睛闭上了，你的心跑哪儿去了，跟我说，冒失鬼!”

莱尼奥笑了笑并做出娇态。

“山上去了。”他答道。

她说的是实话。她心里想着山上，在大橡树下……她从萨拉津纳走到那里，满头大汗，脸热得发烫。尼科里奥斯听见她的脚步声就转过身来，像头公羊似的咩咩叫，一句话没说，抓住她的脖子，猛一下把她推翻在地……大公羊走来闻她，认出来了，也像它的主人似的咩咩叫起来，然后呆在他们旁边舔舔嘴唇……这时莱尼奥蓦地听见老东家的粗大嗓音，吓了一跳。

“你的屁股烧得慌，可你的脑袋哪儿去了，小娼妇? 你

没听见我跟你说什么？你还想着山上哪？”

“听你吩咐，东家。”莱尼奥刚才走神儿，现在思想从山上回来了，答道。“对不起，我刚才没听见。”

“我跟你说给我来一杯咖啡，多加糖。我有点头晕，我不大舒服……也许是饿了……”

莱尼奥走了出去，冲下楼梯，木鞋的声音很响。

老乡绅闭上眼睛，又想起了他的梦。

“这鹰意味着什么？”他低声说。“我不明白。愿上帝保佑我这个家！”

太阳已升起。镇上的各条小巷响荡着人、羊、驴的叫声。人和牲畜都套上了轭圈，迎接新的一天。

莱尼奥送来咖啡。老乡绅坐在窗前，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这神奇的饮料。他神智清醒了。接着，他点燃一根烟卷，眼睛注视院门，不时捻一下胡子，发出一声哀叹。

自从前天他怒火中烧至今没有平息。戈里哥里斯神父的一席话使他怒不可遏。神父跟他说："当你享受美味乳猪的时候，曼诺里奥斯在煽动乡民。他对他们说，耶稣命令每人把自己收获的十分之一赠给萨拉津纳的穷人。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就信他的了。那个装出一副苦行者模样的老狐狸福提斯神父在这里插手，把乡镇分成两个阵营，一边是流浪懒汉，另一边是认真可靠的人。最糟糕的是你儿子米舍里斯首先站到他们那边去。曼诺里奥斯那混帐假圣人，举起反叛的旗帜。他装出一副领袖的样子，把你儿子招进了他的邦里，还有那些老山羊给他们灌输一些歪理。但愿上帝干

预，恢复原来的秩序！”

“这事由我来干预。”老乡绅答道。“上帝不为这点小事伤脑筋。他哪儿来的工夫管全世界所有的事啊？我来恢复狼泉镇的秩序！我从拧这些家伙的耳朵开始，第一个是我那个聪明儿子，第二个是那个该上绞架的家伙曼诺里奥斯！”

院门开了。米舍里斯悄悄地回来。老人跳了起来，趴在窗户上喊道：

“早安，我的孩子！你睡了吗？是不是请你到这里来，好让我们也看看你？”

“小心，米舍里斯！”年轻人心想。“这是你父亲，注意别冒犯他。”

“我来了，父亲。”米舍里斯答道。

他走上石头楼梯，向老人问安。他父亲连身子都没有转过来，竭力使自己胸中燃起怒火。直到此刻，他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一直很恼火，可是看见儿子悄悄地回来，活像自己年轻的时候偷着跑出去又回到父亲的这座房子里来，又看见儿子轻快的神情，听见他几级一跨地上楼梯的声音，老父亲的气全消了。他心想：“我当年跟他一样。不过我在外面过夜是干荒唐事，而他是去和他的朋友谈论上帝。嗨！这也是荒唐事，他现在年轻，过了这个时期就好了！”可是他仍然是背朝儿子，想法让自己冒起火来。但气头总是上不来，他猛地转身，生气自己恼火不起来，喊道：

“我刚才又听到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这是怎么一回

事？你不害臊吗？你就没有考虑过你所处的地位？你忘了你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

他为自己越说火气越大而感到高兴。他提高嗓门大声喊：“我不准你再见曼诺里奥斯！”

米舍里斯不急忙回答。他默默地再次告诫自己：“这是你的父亲。要耐心。强者并不是暴跳如雷的人而是能够克制的人。要克制住！”

“你为什么不回答？”老人接着问。“你整夜上哪儿逛荡去了？在萨拉津纳，是吗？跟那个乞丐神父和那个蠢货曼诺里奥斯，我们的仆人在一起？真叫是好伙伴，祝贺你！真想不到你落到这个地步，可怜的傻瓜！……”

“父亲，”儿子从容不迫地回答说，“不要侮辱一些比我们高尚的人……”

这时老头子真的生气了。他跳了起来：

“你说什么？见鬼，你简直是晕头转向了！比我高尚？一个衣着破烂的神父和我们的雇工！”

“衣着破烂的神父，照你说的，是一位圣徒。我们这些帕特里雅齐亚斯老爷们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

老人扔掉烟卷，血液冲向头部。

“至于曼诺里奥斯，”米舍里斯用同样平和的语气毫不留情地继续说，“你完全知道，当你们所有的人——乡绅、神父、教师蹲在牢房里吓得发抖的时候，你们脑子里唯一关心的事，不是你们义不容辞的拯救乡镇，而是保住自己的命！这时曼诺里奥斯这名雇工为了拯救乡民，挺身而出，宣称：

'是我！是我杀了土耳其人。吊死我吧！'有谁，在这个危急时刻能做出真正一乡领袖的行动呢？是你帕特里雅齐亚斯老爷，还是戈里哥里斯神父呢？不是，你们都不是，而是曼诺里奥斯！"

老人在床上躺倒，摊开双臂，嘴张开又合上两三次，喘不过气来。

米舍里斯沉默了。他忘记了事先对自己的告诫，没想到会出言不逊伤了父亲，为此而感到内疚。

"你想要点什么吗，父亲？"米舍里斯问道。"叫莱尼奥给你冲杯柠檬水好吗？"

"你就像你母亲一个样，"老人以惊讶的神态盯着儿子，嘴里咕哝道。"是啊，你就象她一个样：外表是蜜，肚子里是剑。"

米舍里斯的眼睛直眨巴。在他父亲和他之间，气氛紧张起来。一个苍白、清癯、忧愁、庄重而谦逊的面孔出现在他眼前。"妈妈！"儿子低声叫。但空气颤动，光线跳跃，圣洁的脸庞像闪电般迅速消失。

"你在想什么？"父亲问。

"我母亲，"儿子答道。"你把她折磨够了，父亲。"

"我是个男人，"老头子气着反驳说，"我就是折磨女人。这，她们愿意。你怎么能懂得？你嘴上还带着你母亲的奶味哪。"

"愿上帝让母亲的奶味永远带在我嘴上！"

这母亲的形象——这次是愤怒的——又矗立在他们中

间。她儿子点头表示赞同，她把手放在他头上为他祝福，仿佛对他说："抬起头来，儿子；不要怕他，不要像我当年似的；所有我没有敢跟他说的话，你都跟他说了；给你母亲报仇，米舍里斯，我为你祝福！"

怨恨从此回溯到了根源。儿子把胳膊肘抵在窗台上。老人叹着气站起来走到窗前。

"听我说，"老人说。

"我听着哪，"儿子注视着他父亲的眼睛回答说。

"我做了个决定。现在该由你做出决定了。是曼诺里奥斯还是我，选择吧！要不你跟曼诺里奥斯和他的一伙人断决关系，要不你就离开我家！"

"我走。"米舍里斯答道。

老人惊讶得圆睁双眼，说：

"你宁可要我们的雇工而不要你的父亲啰？"

"我不是宁可要曼诺里奥斯而不要你，不是！这跟曼诺里奥斯有什么相干？我选择的是耶稣。这就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向我提出的问题，同时这也就是我的回答。"

老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又在他儿子面前停下来，责怪说：

"你反对我什么呢？"

"我没反对你什么，是你强迫我选择，我就选择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老乡绅又笨重地倒在床上，两手抱头，感到肝肠欲断。过了一会儿，他低声说："你滚，你滚，别让我再见到你！"

儿子转过身来，看见他父亲双手抱着头的消沉样子，起了恻隐之心。但他意识到向他喊出“你滚”这一无情的喊声的含义！他走到他父亲跟前跪下来，说：

“父亲，我走了，你能为我祝福吗？”

“不行，”父亲回答说，“我不能。”

米舍里斯站起来，朝门口走去。父亲真想喊一声“我的孩子”，然而被自尊心制止住了。儿子打开门，又一次朝他父亲转过身来。

“再见，父亲！”他跨过门槛时说。

过了一些时候，莱尼奥听不见喊叫了，便轻轻地走上楼梯，把一只耳朵贴在锁孔上，只听到鼾声和间或的叹息以及床的吱嘎声。

“老头子吵完架睡着了，在做噩梦呢。”她小声说。“到中午起来他准饿得像只狼似的，得给他杀一只母鸡……好大的肚子，我没法儿供应得上。可他吃了白吃，永远填不满，是个无底洞！”

她又走下楼梯，到鸡窝里去挑一只母鸡。白公鸡顶着红冠昂然站立。母鸡在它周围觅食或咕咕地叫着。莱尼奥等了一会儿，希望看到一只母鸡蹲下来让公鸡跳到背上，然后公鸡再下来，在母鸡旁边趾高气扬地走开，并向它展开一只翅膀，神气活现地啼鸣。好几年来，这是她的极大乐趣。她看时全神贯注，脸红到耳根。她觉得自己也躺了下来，承受一个重量——一个人的重量猛地落在她身上。哪个人？

起初，她年龄还小，这个人的轮廓不清楚。然后有一个时期，出现了曼诺里奥斯的面孔，而如今是尼科里奥斯的脸庞，好几个星期来没有改变。

莱尼奥一眼看中一只有黑白羽毛的花鸡。但当她正要伸手去抓时，母鸡趴下来，公鸡跳了上去并张开双翅。莱尼奥用舌头尖舔了舔嘴唇。她十分激动，当这事瞬息间过去后，她同情这只母鸡，抓了另外一只。

将近中午，她摆好餐桌，做好汤，等候东家下楼。这天他姗姗来迟。

“大肚子来晚了，”莱尼奥小声说，“哟，他不会翘辫子吧？”

她惊惶不安起来。

“我的天，让他坚持到礼拜天晚上，到礼拜一早晨吧。不然的话，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呢？我等不了啦。”

她走上楼梯，轻轻打开半扇门，往屋里看了一眼。乡绅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他一动不动，也不叹气。她害怕了，走进门去。

“东家，”她说，“我做好饭了。下去吃吧。”

老人转过头来看她。

“我不饿，”他答道，“我觉得不舒服，莱尼奥。给我把戈里哥里斯神父请来。”

莱尼奥尖叫了一声。老乡绅坐了起来。他的面孔苍白，上面有红色斑点。

“别喊，傻丫头。我不是快要死了，不过是想找他谈谈。

米舍里斯在下边吗？”

“没有。他进他屋里换上平常穿的衣服，拿了一个包袱就走了。”

“他没说什么吗？”

“没有，什么都没说。”

“找个人上山把那该死的曼诺里奥斯叫来！叫他太阳下山之前来见我。你听明白了？去吧？”

“你什么都不吃吗？”

老人想了一想，说：

“你给我做什么吃的了？”

“一只你爱吃的燉鸡啊。”

“好吧。往汤里多放柠檬。我就下去。”

莱尼奥高兴地冲下楼梯，心想：“他准能坚持到礼拜一早晨。不过我可不喜欢看他那张脸。我去把安东尼斯找来给他拔火罐。这样可以让他不至于太早死。”

这时，米舍里斯腋下夹着包袱上了山。他在羊圈里没找到曼诺里奥斯，坐在屋子外边的长凳上。影子矮下来了，已接近中午。在对面的山上，艾利亚先知小教堂沐浴在直射山顶的令人目眩的阳光中。

米舍里斯合上眼睛。他精疲力尽，感到非常悲伤又感到喜悦，仿佛大病初愈。他低声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从头开始。主啊，是你给我指明了道路；帮助我走到底吧。你站在路的尽头，你在等我。我知道。”

他解开包袱，拿出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那大本猪皮

装帧、贴银带锁的福音书。他原把一片月桂树叶夹在书中。他就在放树叶的地方把书打开，低头读道："到我这里来的人，要不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于他自己，就不能作我的门徒。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门徒……"

多少日子以来，他读了再读耶稣的这些话，尽力去理解。起初，他觉得这些话太严酷，不合人情。他心想："难道就没有一条能与人的感情比较容易调和一致的道路吗？为了得救就必须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吗？为什么父母就成了障碍呢？我们就不能爱他们又同时向上帝升华吗？为什么一定要清除人世最深刻的根源才能升天呢？"

他在脑子里反复思考这些问题而得不到答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感到自己的心比较轻盈，脱离了它的根；而且前两天骤然间，他开始感觉自己漂浮在天与地之间。

快到中午的时候，曼诺里奥斯回来了。他把羊群交给了尼科里奥斯看管。他看到他的朋友此时来到山上感到诧异。

"我离开我父亲的家了，"米舍里斯解释说。"老头子要我选择。我选择了主的道路。曼诺里奥斯，我很高兴又看到你了。"

"这是一条很艰难的道路，米舍里斯，"曼诺里奥斯沉思着说，"尤其对于富有的人就更难了。欢迎你！"

曼诺里奥斯把饭食摆在矮桌上。两个伙伴只吃了一口

面包。米舍里斯讲起他和父亲之间发生的事情和怎样做出了他的决定。

“我再也忍受不了啦，曼诺里奥斯。我的生活太安逸了。我觉得世界太虚伪，太不公平；我走过的道路太曲折。我忍受不了啦，我有愧。”

“欢迎你！”曼诺里奥斯重复说。“路上充满险阻。开始时，脚要受伤，米舍里斯。可是慢慢就觉得脚上长出翅膀，推你往前走。仿佛不是自己升起来，是天使夹着你飞，把你带上空中。”

曼诺里奥斯拿起牧羊铲，站起来说：

“你父亲叫人告诉我立刻去见他。我猜出了他要跟我说什么了。晚上见！”

“愿上帝与你同在！”米舍里斯说。

莱尼奥跪在院子中央，袖子卷起，面色绯红，把东家出于慷慨和自豪送给她作嫁妆的铜器擦亮。她一边不停地擦，一边唱歌。她的歌声响彻空中，传到山上。尼科里奥斯站在大橡树下，朝着乡镇竖起耳朵听；他的脸也随即烧得火热，拿他的长笛应和……两人一唱一和，声音越过乡镇的屋顶。老妇低声埋怨，新嫁娘微笑，少女叹息。

曼诺里奥斯到了街头，听见莱尼奥用颤音歌唱，笑了。“莱尼奥是一头小野马，”他心想，“一头狂烈的小野马；可是男人将把她驯服。”

莱尼奥看见曼诺里奥斯走进院子，站了起来。

“你好，莱尼奥!”前未婚夫说。“我看见你在准备哪。祝你幸福!”

“我也祝你幸福!”莱尼奥讽刺地回答。“我希望有个漂亮姑娘把你夺了去。快上去吧，东家等着你哩。我要是你的话，我就找个窟窿躲起来。”

她又唱起来，歌声更加热情。她要向前未婚夫显示没了他也一样，还找到了比他强的哩，好使他恼恨。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在消化吃下去的母鸡和等候曼诺里奥斯到来的时候，卷了一根烟又一根烟，不停地抽。他穿上贵族式长袍，赤着脚，感觉热。他的脸紫得像茄子色，脖子上的青筋隆起。他踱来踱去，大声喘息，不时觉得累，于是便躺到床上。

“这是我的错……是我的错……”他不断地重复说。

“是我可怜他，把他从那过着太监似生活的修道院弄出来，让他成为一个像样的人。我可干了件好事了！我把一条蛇放在怀里了……见鬼！拉达斯那个老吝啬鬼真说对了！他跟我说过多少回：‘要狠毒才叫人家怕你敬你。做好人，你就受人欺侮。’我还嘲笑他。好啦，现在我惹上一身麻烦了!”

忽然听到莱尼奥唱歌更使他心烦。

“这个小娼妇！赶快让她出嫁，她烧得受不了啦！不然的话，整个村镇都得让她给闹翻了!”

他走到窗前，想喊她别再唱。但正在这时候，门开了，曼诺里奥斯出现在门口。老头子跳了起来，眼睛里冒着怒

火，吼叫道：

“进来！”

曼诺里奥斯刚进来，他砰地一声关上门，把雇工往墙上猛地一推。

“你就这样感谢我啊，忘恩负义的东西？”他喊道。“我让你到我家来，你在这里放起火来了。在你来以前一切都好好的。你这个假圣人来了，什么全都翻了个儿……那天，你凭什么借口拯救乡镇站出来？这是我的事。用得着你掺和到里头来吗？为什么你要把章程搞乱？我告诉你为什么！你装出一副小圣徒的样子，取得傻瓜们的信任，弄到个好名声，然后你上山，在向先知艾利亚朝圣那天，宣传革命！”

“革命？”曼诺里奥斯惊愕地问。

“怎么？那么前天你在山上给我们说的一片无耻谰言是什么？说什么我们应该给乞丐交税，我们应当成为平等的人，全都是兄弟，也就是说，不是吗，全都变成乞丐！说什么我们还应当把耕地分一半给他们，凭什么？这些耕地是属于我们的，父传子，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是我们身上的血！那我们就该把我们身上的肉割下来给他们吃？这不就什么都完了吗！”

老头子火冒三丈，抓住曼诺里奥斯的领子摇晃。

“强盗，你打算把这里搞成俄罗斯那样，人吃人，人践踏人，主人和仆人住在一起，不分上下，那里的虱子——上帝原谅！——变成耗子那么大？你打算把这虱子带到我床上

来吸我的血吗？”

虱子的形象使他发抖。他接着说：

“一旦——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冒失鬼？——肚子造反，占据脑袋的位置发号施令，粪便就从鼻子、嘴、眼睛里出来，那人就死了。所以不能颠倒上帝定下来的章程。让肚子呆在原来的位置，脑袋也呆在原来的位置上指挥！脑袋就是我！”

他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有时用拳头捶墙，有时往地上啐口痰。

“要听你的话，富人就全得消灭了。那我问你，笨蛋，要是富人没有了，谁给穷人施舍？你想过没有？你的婶子玛达雷尼亚上哪儿去找工作？还有你自己，高贵的老爷，谁来雇用你？”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怒不可遏：

“混蛋，穷鬼，没用的东西，你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可你为什么喊：‘我们是兄弟！’为什么？为的是让我们作为所谓兄弟似的分财产，为了抢去我们的一半财产……谁把这些废话装在你脑袋里的，冒失鬼？”

“耶稣！”曼诺里奥斯答道。

“见你的鬼去！哪个耶稣，蠢货？你们的耶稣还是我的耶稣！你们照着你们饥饿、肮脏、反叛的形象制造出一个耶稣来；你们把符合你们利益的话放在嘴里；然后你们就举起仿佛是教会的旗帜，大声呼喊：‘我们大家有着同一个父亲；打倒继承权，让大家来分！我们都是兄弟；所以就把烤肉拿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吃！'好啦，不行，你们吃不着！"

他把烟卷扔到窗外，朝院外啐了一口痰，然后走到曼诺里奥斯跟前，又抓住他的领子。

"我辞退你了，你赶快走！"他对着曼诺里奥斯喊。"立刻走！今晚儿就走！去找那些乞丐，你同等的人，去分你们的疥疮，你们的肮脏地方，你们的天国！"

当他说着的时候，门开了。戈里哥里斯神父带着主教般的威严走进来。

"对不起，老爷，"神父说，"要是我来晚了的话。玛利奥里身体不舒服。"

神父一看见曼诺里奥斯就皱起眉头。

"神父，"老帕特里雅齐亚斯说，"这里的世界出了毛病。什么都颠倒了。这位曼诺里奥斯老爷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他要把世界燃烧起来。我的大傻瓜儿子也造反了；今天早晨跟我说：'我离开这个家，离开你了，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我选择了耶稣的道路。'好像我走的路是反基督的。这简直是世界末日了！幸亏你来了，神父。我们把秩序重新整顿整顿吧。"

戈里哥里斯神父用手指指着曼诺里奥斯，说：

"他就是罪魁祸首！就是他在镇上放的火。就是他把一些废话灌输到人们的头脑里去。你向朝圣的人大喊大叫了些什么话？"

"耶稣的话，"曼诺里奥斯答道。"救济穷人，有两件衬衣的人拿出一件来，我们都是兄弟。我没有说什么别的！"

戈里哥里斯恼羞成怒，但他不屑于同一个仆人争论。他转过身去对老乡绅说；

“这个人是个公害，完全有必要把他赶走，我们把他赶出乡镇，防止他散布毒素！就是他把你儿子弄得晕头转向的。他用阴谋诡计制造影响；他会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吃掉。叫他走！这不是个牧人，不是羔羊，是一只狼！”

曼诺里奥斯朝两个头面人物走近一步，把手放在胸前弯了一下身，说：

“再见！”

他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下楼梯。他又觉得仿佛天使在带着他走。

第十三章

当曼诺里奥斯走上回山的路时，天色已阴暗，乌云滚滚。暖风从东方吹来；雨点落在他的脸上，落在炽热的土地上，他感觉舒畅。他的肉体如同平原、山峦一样干渴；它和大地、岩石融为一体。

“这世界真是个奇迹！”曼诺里奥斯爬着斜坡自言自语。“我睁开眼睛，就看见山峦、云彩和正下着的雨；闭上眼睛，就看见创造出山、云彩和雨的上帝；任何地方，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受到神的恩惠！”

他已经忘掉乡绅和神父，摆脱了平时在心中占统治地位的无益牵挂。他已超越了常人的喜和忧而达到了极乐和极悲的全然静谧的境界。

明天拂晓，他将向这座他热爱的山告别；他为之忠诚服务的主人把他从这里赶走。他将背上包袱和牧羊铲，独自一人，无依无靠，走上一条没有尽头的荒凉小路。

雨点密起来了；闷雷声从远处传来。曼诺里奥斯加快步子。风从背后吹来，推着他前进。他感觉到风仿佛也有人的双手、胸膛和气息而欣喜雀跃。

他远远望见羊圈的窗户有亮光，心想这工夫尼科里奥

斯已经挤完奶，吃完饭，睡下了，这准是米舍里斯没睡在等他。这使曼诺里奥斯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他受不了，”他低声说，“他是个少爷，习惯于吃好的，睡软床，过着温暖安逸的生活。他最好是回去。让他耐心等待吧。他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不管怎样，财富是灵魂的一个沉重包袱，防碍他自由前进。而且还有玛利奥里，不管他愿不愿意，也得留住他……”

他想起耶稣的一句严峻的断语：“有钱的人要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

他看见米舍里斯坐在壁炉前，凝视着火。

“晚上好，山上的少主人，”他擦着头发和脸高兴地说。“明儿早上我就告别这个可爱的小屋了。你父亲把我解雇了。”

他在米舍里斯旁边对着火席地而坐，从容不迫地讲述老主人怎样大发雷霆，在辞退他之前的口角，神父对他的诅咒。

曼诺里奥斯最后说：“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我事先预料到的，也是必然的。我不埋怨。你父亲应该辞退我，神父应该诅咒我，我也应该走。”

“你上哪儿去？”米舍里斯带着不安的神情用力握着他朋友的手说。

“夜晚会给我出主意的。上帝时常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来看我们，以托梦的方式给我引路，我没有做决定。他将给我做出决定。我们睡吧，我不着急。”

"你记得有一天晚上，在柯斯坦底斯的院子里，我对你说过的话吗？"米舍里斯说。"那天我对你说：'曼诺里奥斯，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我今天晚上重新说一遍这话。"

"慢慢来，亲爱的米舍里斯；不要着急。夜晚是圣洁而广阔无边的。明天我们再看吧。"

两人疲倦了，上床睡下。外边大雨滂沱，势猛而声音欢快。狂风意味着大地迎接天空的原始欢乐，从敞开的天窗冲袭进来。山上的干草喷香；风送来远处松林的树脂味道；土地松解，也散发出它的芬芳。曼诺里奥斯像土块似的敞开胸怀，迎接清凉的雨水。

莫非这就是上帝的回答吗？他今晚是否就这样以甘雨的形式降临？曼诺里奥斯伸开双臂迎接上帝，他全身从头到脚都感到幸福。夜鸟蜷缩在岩壁下和树窟窿里，也感到上帝降临到它们浸湿了的翅膀上。

米舍里斯也在听下雨声，呼吸着泥土的气味。他想起玛利奥里。上次他突然去看她，她没有搽脂粉，脸色苍白、憔悴，手里拿着一条手帕捂嘴，咳嗽不停。手帕已经从白变成红，她用它掩盖自己咯血。"米舍里斯，"她对他说，"我要走了。我父亲要带我到市镇去看医生。我身体不舒服……"

米舍里斯闻着裂开的土地散发出的气味，心在颤抖。"我的心还依恋着人世，"他低声说，"是的，我还依恋着人世……"

两人慢慢都睡着了。清晨，当他们睁开眼睛时，山上一派清新景色，明媚喜人；朵朵白云飞过天空；水点仍闪烁

枝头。

曼诺里奥斯把米舍里斯送给他的那幅画满燕子的受难像取下来，拿了他自己刻的耶稣面具，卷起几件衣服，捆了个包袱放在长凳上。

米舍里斯默默地看着他。他们坐下来，喝奶，没有说一句话。曼诺里奥斯站起来，长时间地注视羊圈、长凳、周围的岩石和山，他向它们告别。然后，他拿起牧羊铲。米舍里斯站起来。

“你决定了，曼诺里奥斯？你走？上哪儿？”

“再见，米舍里斯。”

“你上哪儿？”

“上萨拉津纳。我去和他们一起忍受饥饿。”

“你不愿意我跟你一起去吗？”

“还不到时候。要耐心。你有父亲和未婚妻。我一无所有，好办。”

“要不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能作我的门徒……”

“我知道，米舍里斯。可是你的心割断了它依恋人世、父亲、妻子的千丝万缕的根了吗？没有，还没有。那么就要耐心。时候会来到的，不必着急；它会像山鹑似的不声不响地突然来到。”

“我不回我父亲家了。”

“好吧，那就不回去；呆在这里——在萨拉津纳和狼泉镇之间，直到刚才我们说的山鹑来到。再见！”

曼诺里奥斯向米舍里斯伸出手去。米舍里斯把他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曼诺里奥斯把包袱夹在左腋下，画了十字就上路了。天使的翅膀又托起他来；他从一块石头飞到另一块石头。艾利亚先知的小教堂很快就临近了；它被初升的太阳染红，屹立在悬崖之间，像一个勇敢的哨兵笔直地站在山顶，光辉闪耀。曼诺里奥斯举起牧羊铲，仿佛鹰隼看到自己的巢似的发出一声呼叫，向它致敬。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等待他儿子回来。他等了一天、两天、三天；然后派亲戚，再派小学教师去劝说。最后他又找到扬纳科斯，说：

"去吧，去找我儿子。替我办这件事吧，扬纳科斯。你也跟他说说，你们是一伙儿的，想法都一样，兴许他会听你的。"

"我觉得，老爷，"扬纳科斯答道，"照现在的情况看，我也快上山了。你还是另外找人吧。"

潘内尤提斯上门来找帕特里雅齐亚斯，说：

"老爷，我得到可靠的消息说，曼诺里奥斯在萨拉津纳安下窝了。他把难民们集合起来讲话，煽动。他说饥饿的人有权去抢夺不饿的人。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他们饿慌了的时候，就要下到镇上来像狼似的劫掠了。"

潘内尤提斯停了一会儿，仿佛在犹豫着是否说下去。他叹了一口气，看了看周围，弯下身子对老头子低声说：

"我怀疑一件事儿，老爷。"

“说吧，潘内尤提斯！我听着，你对谁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你能看出毛病。说吧！”

“曼诺里奥斯是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老人搔着头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你想吃就吃，想要就拿。这是近来散布在世界上的一帮强盗。”

“你信吗？”

“千真万确。这帮强盗在世界各处，每个国家，每个乡，都有他们的人。你到沙漠去，到荒岛上去，甚至每块岩石后面都能发现他们的人。在狼泉镇，他们派来了曼诺里奥斯。”

“见鬼，你跟我说些什么，潘内尤提斯！你把我弄得毛骨悚然，要发疯了。你给我把话说明白！”

“真叫人猜不透！这些魔鬼的走狗干得多么巧妙！你看见曼诺里奥斯了吗？他装扮成圣徒，照他说，他不吃肉，不说慌，不找女人。一些时候以来，他手里还拿着小本福音书，一看见有人来，就立刻翻开，做出读经的样子。这些都是装模作样！那天，要把他吊死，可别人是怎么跟我说的？你听了会大吃一惊。他与老玛莎串通：她把她发现的染上护卫血迹的衣裳最后一分钟才拿出来。为什么呢？为的是让所有的人都看到曼诺里奥斯为拯救乡镇献出自己的生命，为的是取得民心，争取乡民的爱戴。这样一来，当他接到莫斯科命令的时候，他就煽动暴乱，反对乡绅和头面人物，把他们杀掉。”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倒在椅子上，双手抱着头低声说：

“主啊，宽恕我，这是世界末日了！”

他蓦地站起来，睁大肿胀的眼睛，咧着嘴问道：

“那我儿子呢？”

“他被曼诺里奥斯哄骗去了，老爷，曼诺里奥斯给他作了宣传。你儿子自己都不知道就成了布尔什维克了。你看见他是怎么离开你家上山去找曼诺里奥斯的吗？你瞧着吧，用不了多久，扬纳科斯也要去，柯斯坦底斯也要去，他把家都抛弃了……这就像传染病似的，一个传一个。剃头匠安东尼斯也快传染上，那屠夫大个子狄米特洛斯也快了，甚至还有小学教师……”

“你说的是些什么，潘内尤提斯？这是世界末日……我去找戈里哥里斯神父，我们得把秩序恢复起来……”

“至于福提斯神父和跟随他的一伙衣衫褴褛的人，那肯定是从莫斯科直接派到狼泉镇来的。说什么，土耳其人迫害他们，他们逃离家乡……他们为祖国做出了牺牲……都是胡扯！我跟你说，他们是莫斯科派来的！曼诺里奥斯给他们去了信。告诉他们狼泉镇这里有面包，有阔人，快去抢吧！这里乡长年老昏聩，不难收拾。这就是为什么曼诺里奥斯和福提斯神父两个人一下子变得难解难分。你注意他们彼此使眼色了吗？他们就像集市上的贼似的串通一气。你辞退了曼诺里奥斯，他奔哪里去了？直奔萨拉津纳！这不是一清二楚吗，老爷！”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蓦地站住，

做出了一个决定：

“你去告诉戈里哥里斯神父，我一定要见他！就今天晚上！”

“戈里哥里斯神父今天后半晌跟他闺女进城去了，明天才回来。他带她去看大夫。她咳嗽，还咯血，病得不轻。”

“你给我见鬼去！”老人怒骂道，“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说这些丧气事儿啊，混蛋？”

“这是我听人家说的，老爷，我再跟你絮叨絮叨。信不信由你。我打扰你太久了，老爷，对不起，我走了。”

“见你的鬼去，犹大！”老人心里咒骂。

可他却大声说：

“再见，潘内尤提斯，你听到什么……”

“放心吧，老爷，我总在左近转悠！”

潘内尤提斯像只熊似的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他的一张麻子脸显得喜气洋洋。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仰面倒在床上。他心里反复念叨潘内尤提斯搬弄的是非，这杯苦酒实在难以下咽。

“该死的，真想不到这件随时都会使我们倒霉的事，连神父那么个机灵人，小学教师那么个有学问的人，连我自己，谁都没有听到一点风声！上帝蒙住了我们的眼睛……现在有一个听我使唤的密探！从我家冒出去的火星将在全乡把火点燃起来！我这个乡长真可笑，头脑不灵！还要这个粗野的家伙给我擦亮眼睛！一定得把曼诺里奥斯那个畜生赶出这个地区；一定得叫萨拉津纳那些穿破烂衣裳的肮

脏布尔什维克滚蛋；一定得来一次大扫除，恢复乡镇的荣誉和公理！明天，神父一回来我们就着手整顿。”

这个想法使他放下心来。他闭上眼睛，可是他怎么能睡得着呢？下边，莱尼奥在唱歌，像鸽子似的咕咕地叫。她在院子里急得跺脚，开门走到街上兜一圈，等女友们来赞赏她的嫁妆。为了让人家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加富有，她把床单、被子、毯子摊开，和行婚礼时用的花冠、糖衣杏仁、大蜡烛巧妙地陈列在长廊上。

再过几个钟头，尼科里奥斯就要下山来。他将穿上东家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他的一套新服装，脑袋系上莱尼奥送给他的一条红丝头巾。次日礼拜天将举行婚礼；然后新娘——尼科里奥斯的妻子骑上一头背上铺着红毯子的骡子上山，进入他们的王国。

老人仰卧在床上，听着下边莱尼奥唱歌。她的女友们来到，发出欢呼声、大笑声……他回想起自己结婚的时候他才二十二岁，气宇轩昂，身材修长，像圣乔治一样俊俏。他骑着白马，去接新娘。按照习俗，新娘头罩白纱巾蒙着脸出现在父亲的家门槛上。这时新郎按捺不住，向岳父母喊道：“把遮着太阳的云彩拨弄开吧！”老岳母淌着眼泪，踮着脚把纱巾拽下来。帕特里雅齐亚斯想起整个迎亲的行列，新郎、父母、亲友、马匹、骡子、五颜六色的披挂，一切都使他感到光辉闪耀，仿佛太阳真出来了。

若干年过去，圣乔治发胖了，变成大腹便便，但仍血液沸腾。他家有一个女佣人，名叫嘉利法里亚。这是个身体

健壮的姑娘，胸部隆起，臀部异常宽大，后脚跟又红又圆，像两个苹果！一个夜晚，老爷害怕吱吱嘎嘎的声音会惊醒他那未老先衰的妻子，便悄悄地走下楼梯。他进了嘉利法里亚睡觉的小房间，躺在她身旁。就这样生了莱尼奥，现在莱尼奥要结婚了。

老乡长微笑着。他忘记了潘内尤提斯的谗言，也忘记了他儿子离开了家。早已消逝和被埋葬了的似水流年又在他心中复活。往昔生活中的欢乐、放荡、盛宴佳肴——他吃了数不尽的鸡、火鸡、野兔、山鹑、绯鲤、乳猪、杂烩饭、蜂蜜果仁糕、杏仁果酱小蛋糕、果汁冰糕、美酒、鲟鱼子酱——又浮现在眼前。

“赞美上帝！”他低声说。“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快活。”

然后，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这时，戈里哥里斯神父骑着他的灰骡子，他女儿骑着扬纳科斯的驴，上山去看望米舍里斯。姑娘恳求她父亲答应她这件事：

“我想见见他，父亲，因为我不知道走了以后能不能再回来。”

“别说傻话，孩子，”她父亲忍住呜咽答道。“你会治好的，上帝是伟大的。到圣诞节我们给你举行婚礼，我还要跳舞让你高兴。”

“我们从山上走，让我再见他一面……”姑娘哀求说。

“去吧，你既然愿意，孩子，我怎能拒绝你这个要求呢？”

他说这话时就拽了一下缰绳，让骡子走上山的路。

米舍里斯单独一人坐在长凳上。尼科里奥斯穿上了新郎的衣服，把鬈曲的头发用红丝巾扎上，一根木棍放在脖子后面和宽肩膀之间。米舍里斯默默地看着他微笑。

“晚上好，东家，”尼科里奥斯对米舍里斯说。“晚上好，我要去结婚了。替我向猫头鹰们问好吧。”

他的笑声在山中回荡。

经过羊群时，他把两个指头放在嘴里吹哨以表示向羊致意，头顶弯角的大公羊向他冲来，眼睛盯着他。这时，尼科里奥斯按捺不住要跟它较量一下。他迎上大公羊，抓住它的双角，和它斗起来。

“行啦，大犄角，”他觉得过够了瘾时就喊道，“找你的母羊去吧，我找莱尼奥去！礼拜一早晨再见！为我祝福吧，老家伙！”

他跑步走了，像只燕雀似的吹着口哨下山。

米舍里斯听见有人声，从长凳上站起来。在悬崖间，他看见戈里哥里斯神父和跟在后边的他女儿走近了。他的心焦急不安地跳起来。

“他们上哪儿去？他们为什么来这里？准是出了什么不幸！”他低声自语。

他跑着迎上去。

“你好，米舍里斯，”神父说。“我们很高兴在僻静的地方看到你。我们进城。玛利奥里不愿意不跟你告别就走。

她身子有点不舒服，我们去看看她究竟有什么病。”

“你好，米舍里斯，”姑娘用微弱的声音说。

她以爱慕的目光注视着她的心上人，脸红了。

米舍里斯帮助他们下了坐骑，然后三人在长凳上坐下来。太阳还高，平原沐浴在阳光下，但一片雾气已在远处升起。两只乌鸦呱呱叫着在他们头上飞过；教士看见了皱起一双粗眉，没有吭声。两个青年什么都没有觉察到；米舍里斯握着未婚妻的细长手指——其中一个指头上戴着的金戒指闪闪发光。

“我去看一眼你的宫殿。”神父说。他走进羊圈，故意留下他们单独在一起。

“你身体不好吗，我亲爱的玛利奥里？”米舍里斯着急地说。“上帝是伟大的，亲爱的；要有信心，你会好的，你的病不严重。鼓起勇气吧，日子过得很快，圣诞节不太远了。”

沉默片刻，她说：

“你跟你父亲吵架了？”

“我们别提我父亲吧！这对我来说是个痛苦的话题。别提他了，亲爱的玛利奥里。我爱你，我不愿失去你。你是我在世界上的唯一牵挂。我没有别的了，你要知道。”

“我要是不在了，你怎么样呢？”

米舍里斯伸手捂住她的嘴，说：

“别说话。”

玛利奥里这时吻了一下米舍里斯的手心。

“亲爱的……”她低声说，同时眼泪簌簌地落下来。

戈里哥里斯神父又出现在门槛上。

“玛利奥里，”他说，“我们不能耽搁了。天不早了，上路吧，愿上帝赐恩！”

“我本来想和你谈谈，米舍里斯，可现在得等我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你父亲家去啊？”

“听从上帝的意旨吧，神父。”米舍里斯弯下身去吻他的手说。

“有时上帝等候人的心去给他一个信号，米舍里斯。”神父用严厉的目光看着他反驳说。

神父原想多说几句，但又克制住了。

“再见，”米舍里斯大声说，“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他用双手攥了一会儿玛利奥里瘦削的小手。

“我亲爱的玛利奥里，”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我只有你一个！”

他转过头去不让她看见自己的眼泪。然后他登上耸立的悬崖注视他们下山。“是的，”他喃喃自语，“我的心仍然依恋人世……”

他在山上绕了一圈，往下走了一段，朝平原望去。收获葡萄的季节到了。妇女们低声唱歌，采摘熟了的葡萄串，把它们扔在筐里；她们的手被葡萄汁染红了。她们看着小伙子们把筐子运走；有的人叹气，有的人指手划脚；所有的人都低声歌唱以减轻疲劳。

米舍里斯停住脚步，他听见男青年们用嘶哑的声音去对答少女们的合唱，而却感到悲伤无比。这些收获葡萄时

唱的歌，米舍里斯每年都听，但今年就如同挽歌般在他耳边鸣响。

米舍里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感到生活在转动，永不停息，周而复始。季节的轮子在转：现在是收获葡萄，接着是收获橄榄，而后是耶稣诞生……巴旦杏树开花，小麦生长出来，收割期来到……米舍里斯就像被捆在这个轮子上，上去又下来，时而在阳光下，时而被雨水浇淋。白天和夜晚也被拴在这个轮子上，它们和他一样，上去又下来。而耶稣，诞生、长大、成人，传播福音矢志不移，受难、复活，又从天降临世界，第二年重上十字架……

米舍里斯的头像陀螺似的转动，感到一阵眩晕。他紧紧抓住一块岩石，仿佛要停止轮子的转动，制止它转动……他滚到地上，而忽然间，不知为什么，泪如雨下。

第二天早晨，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没有起床。他一夜没有入睡。他刚刚睡着一会儿又做起噩梦来，血液冲向头部，感觉气闷。他派人去叫他儿子回来参加莱尼奥的婚礼，但米舍里斯答复说："要是办丧事的话，我会走动一趟，可是为了参加婚礼我就不挪动了！"这个回答就像是给老头儿扎了一攮子。

"我对他怎么了？"他泪水盈眶，低声说。"世界上我只爱他一个人。他为什么拒绝我？我对他怎么了？"

当回忆他的青少年时代时，他就想起他父亲往昔的形象。他总是发脾气，闭着嘴，手里拿着鞭子，抽打雇工、女佣

人，朝去喷泉打水的姑娘扔石头，把她们的水罐砸碎。他食量大如牛，饮酒有海量。疾病折不倒他；他又长出新牙，把大家吓了一跳。可有一天他从山上摔下来，丧了命。直到如今，老帕特里雅齐亚斯想起这事心里还惊惶。当时有人给他送来'你父亲摔死了'的消息，他狂笑起来。全乡对这个没有心肝的儿子加以非议。但他仍然笑，感到如释重负。他觉得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大石头滚了下来。儿子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

老乡长想起这事，不禁战慄。

"是不是我也让米舍里斯觉得我也是一块大石头，压迫、防碍他呼吸呢？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一切都要付出代价？是不是米舍里斯也将会大笑起来？"

他睁大一双惊骇的眼睛。

"不过，我爱我父亲……可是米舍里斯也爱我……这我就不明白了！是不是铸定儿子就要厌恶，憎恨生他的人？为什么？为什么？我不明白！"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翻来覆去地想，唉声叹气。他在床上转身，把整个房间都震动了。直到后半晌，为迎接宾客，楼下的门都敞开了，戈里哥里斯神父来到，歌声响起，老乡长才起来，一面洗脸、穿衣、梳头，一面气喘吁吁。他还给自己染胡髭、眉毛，往头发上洒玫瑰香水，再下楼去主持他女儿和他的雇工的婚礼。

新郎新娘容光焕发，穿着整洁华丽。两人微微出了点汗，散发出马匹出汗时的味道。人们觉得，如果世界上只剩

下这两个人的话，人类就会很快繁衍。

老乡长站在他们旁边。他是证婚人，给他们交换花冠。戈里哥里斯神父已开始诵经了；执事有节奏地摇晃银质手提香炉；宾客围成一圈；一些小姑娘每人捧住一个装满糖衣杏仁的托盘等候着。

戈里哥里斯神父心里着急，情绪不好，惦记着女儿，医生们这个上午给她做了检查后直摇头。他诵经匆忙，咬字不清。新郎新娘也急着两人单独到一起去，他们不明白演这戏对他们要干的事有什么用处。老帕特里雅齐亚斯也急着想尽快结束这个场面，因为他两腿发软，但出于自尊心，他咬牙顶着。

“朋友们，”仪式终了时老乡长发言说，“今天庆祝莱尼奥和尼科里奥斯结婚。欢迎大家到我家来！吃啊，喝啊，尽情欢乐吧！我们杀了许多羔羊，感谢上帝，我们有的是酒。葡萄收获季节来到，酒桶又要满到口上。喝吧，肚子里能装多少喝多少！”

他转过身来对新婚夫妇说：

“孩子们，愿你们生活幸福，白头到老，多子多孙，繁衍后代，让我们的种族永远延续下去。不能让死神占上风，他收获！我们播种，我们要看看谁占优势。你明白吗，尼科里奥斯？注意种子，你能播多少就播多少！

“我呢，朋友们，请原谅，我得上楼休息，我觉得不大舒服。可是你们，你们就干起来吧！吃啊，喝啊，让这喜宴像这么回事儿！你们开心吧，一直干到天亮！”

乡长举起右手，向在场的所有人致意。一个姑娘跑去给他开门。到门槛时，他转过身来朝着在默默收拾衣物的戈里哥里斯神父说：

“神父，你先吃一点，回头到楼上来跟你聊聊。”

但神父立刻向他走来。

“我陪你上去，乡长。”神父说。“朋友们，上帝与你们同在！孩子们，祝你们结婚幸福！”他对新郎新娘说。

两个头面人物出去了。在场的人松了口气，入席进餐。

两个乡镇头目进了楼上的房间，把门锁上。楼下欢宴热闹非常；吃下去的酒和肉表露为歌唱、舞蹈、欢笑、爱恋的渴望。而楼上，两个首领都在忧心忡忡，说话的声音不大。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躺在床上，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他谈的话题是布尔什维克。按照他的想象，这是涌现在北方的一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他们长着铁爪子，碰到石头，石头上迸出火星，落到村庄，村庄就燃烧起来。曼诺里奥斯跑在这帮人的前头，也变成了半个怪物，口喷火焰，手指狼泉镇。

“福提斯神父，这个背教者也和他在一起，”戈里哥里斯神父说。“头头是他！”

“不光是福提斯神父，萨拉津纳的那些穿破烂衣裳的全都是。整个萨拉津纳动起来了，准备向乡镇扑过来。神父，我就是为这事找你商量商量，怎样恢复秩序。”

戈里哥里斯神父断断续续地听着，有时冒起火来。但

他的心思很快又回到玛利奥里的病情上去，他茫然凝望，对耳旁嗡嗡作响的话语不知所云。

会晤持续到子夜。两人都已经疲倦，彼此厌烦，怒目相视。戈里哥里斯神父心想："要是他舌头烂掉就不能不闭上嘴了！"对方也揣摩着："他怎么还不滚蛋！这个穿黑袍子的把我弄得累死了！"

戈里哥里斯神父又想起玛利奥里，他把她留在医院，住在一间令人气闷的小房间，只靠一个朝院子开的窄小窗户通风。医生们说："她需要住院观察一些时候。"神父惊惶不安地问："会不会出问题啊？""既要担心，也要抱希望，神父。我们看吧。你女儿的血液里正在展开一场战斗，我们要看看谁占上风罗。"当父亲的恳求说："你们把实话告诉我吧。""我们已经把实话跟你说了，神父。一个月后你再来吧。"教士说："我祈求上帝！""你做你所能做的吧。我们也尽力而为。再见，愿上帝保佑！"他们急着把他打发走，因为还有其他病人。

神父蓦地站起来，向老帕特里雅齐亚斯伸出手，叹息着说：

"晚安，乡长，我们明天再谈。"

"你不再呆一会儿吗，神父？这么忙吗？原谅我，我忘记问你玛利奥里的消息。医生们怎么说的？"

"似乎她没有什么。一个女孩子，感到烦闷。看来她得赶快结婚了。"

为了改换话题，神父问道：

“米舍里斯呢，他怎么样了？我有点担心，乡长。”

“用不着担心，”老人神情不悦，答道。“他年轻，一时冲动，会过去的。让我们把曼诺里奥斯除掉，一切就都解决了……晚安，神父！”

这话一说完，他便把身子朝墙转过去。

他听着神父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下楼梯。

“这老山羊，”乡长咕哝说，“听他的话碴儿，他很担心！我呢，我为你的玛利奥里担心！要是我儿子娶一个肺痨病人，让她传染一家人，还不如让你女儿死去，免去这危险。我可怜这姑娘，只有上帝知道我是怎么同情她，但最好她死去！”

当狼泉镇的显要们商议如何除掉曼诺里奥斯的时候，曼诺里奥斯却在和福提斯神父想方设法解决一个冬季来临向萨拉津纳难民提出的问题：怎样使他们避免死于饥寒？

“唯独劳动能够拯救我们，”福提斯神父说，“劳动和爱心。”

他们把能劳动的男人和妇女集合起来，分成若干组，每组设组长负责领导，分散到周围的乡镇和村庄去寻找工作。只有老头和老太太留在山上看管儿童。

“愿上帝赐恩，孩子们！”福提斯神父送了一程停下来向他们祝愿说。“你们劳动去吧，收集你们能收集到的麦子、油、酒、衣裳，你们随时都要想着我们的新家。你们看那些蜜蜂，它们离开蜂群飞向四面八方，回来把蜜储存在培育后

代的蜂房！孩子们，你们也这样去做吧。去吧，愿神的恩惠与你们同在！”

曼诺里奥斯也经常和他们一起去，在路上和他们闲谈，鼓励他们，告诉他们有关这个地区的村庄情况，有关它们的需求和应敲哪家的门。他替他们找到工作，再回到萨拉津纳来。而后他帮助福提斯神父把儿童集中起来，利用小学教师哈金尼科里斯赠送的石板，两人一起教他们识字。

天黑后，他们两人坐在小教堂前的石凳上闲谈。

“甚至在一粒最小的石子里，”一个晚上福提斯神父说，“甚至一朵最不显眼的花里，甚至在最阴暗的心灵里，神无所不在，曼诺里奥斯。让我们尽一切努力，通过劳动、繁殖和爱心使我们的小村庄，我们的蜂群闪耀出神的光辉。让我们也寄这个希望于全世界。因为，你知道，甚至在最遥远的沙漠里，一个美好的行动也会影响到整个宇宙。”

曼诺里奥斯抬起头来注视福提斯神父。他仿佛看见神父的一副消瘦而刚毅的面孔在黑暗中放光，一双伸向天空的手像火焰般摆动。

“是的，每个人，”曼诺里奥斯心悦诚服地说，“都能够为拯救全世界而献身。我常有这个想法，神父，这使我感到惶恐。我们有这么重大的责任吗？我们在死亡前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路？”

他沉默了。夜渐深，老年妇女们升起火来准备饭食；饥饿的儿童蹲在她们周围等候。

曼诺里奥斯伸出一只手放到福提斯神父的膝盖上，但

神父陷入沉思，什么话也没说。

“我们应该怎样去爱上帝，神父？”他问道。

“通过对人们的爱，孩子。”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爱人呢？”

“为给他们指引一条正确道路而奋斗。”

“那什么是正确道路呢？”

“向上的一条路。”

第十四章

次日将近中午，阿嘎从士麦拿回来。他不是单独一个人回来的，跟在他后边的是骑着一匹枣红小马的新欢。这个土耳其少年神情冷酷、面有愠色，显示出一种雄性的气势。他不嚼乳香，但吃喝不停。他不唱“人生如梦”，但暴跳如雷，咒骂，任性，向阿嘎发号施令。而迷恋着他的阿嘎却爱慕地注视着他，对他百依百顺。他的名字叫布拉依姆，人们叫他布拉依马奇，现年十五岁，弧形的嘴唇上长着密密的汗毛。

阿嘎是在每户门上都挂一盏红灯的一个名声不好的士麦拿郊区发现他的。他提着一个筐子，里面乱七八糟地装着花生、保险套、烤螃蟹、茉莉花，在招徕买主。傍晚，年轻的、年老的犹太人、穆斯林、基督教徒，在这里的一条小街上摩肩接踵，川流不息。他们为了忘却一天的烦恼忧愁，在寻求一时的欢乐。一些浓妆艳抹、半裸的女人站在她们的门前撩拨挑逗。

阿嘎一看见布拉依姆这孩子就中了意，走上前去同他磋商，双方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终于达成协议。阿嘎给他买了一匹枣红色小马、一套高级呢料衣服、一个带链的银表、

一瓶麝香、一小袋丁香花蕾和肉桂花，把他带到土耳其浴室给他洗头、洗澡，再送去理发，喷香水。然后又把他交给一个老相识——一个十恶不赦的土耳其教士，传授他几手技艺。

布拉依马奇既干干净净又学了本领，阿嘎就把他带回自己的领地。玛莎迎接两人到来时咕咕哝哝，但仔细观看了这个新住客后就满意地冷笑起来，心想："这杂种，一下子就把阿嘎折腾垮了。"

"有什么消息啊，玛莎？"阿嘎到院子中央下了马，立刻问。"没有死的，没有嫁娶的？麦子和葡萄收成怎么样？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和戈里哥里斯神父还活着吗？异教徒他们之间没有打起来，彼此挖眼睛吗？见鬼，好像我走了多少年似的！"

他转身对布拉依马奇说：

"这个老妇人就是玛莎，我们的女佣人，人不坏，是个好管家，不多说话，诚实……有点驼背，可你慢慢就习惯了。你愿意拿她怎样都行，打她，杀她，骑她，全由你，她就是你的人。"

布拉依马奇撇了撇嘴，抓了一下老妇人的驼背，大笑起来。

"我要她干什么？"他说。"一头雌骆驼，我送给你吧！"

他走进房子里，去看他的新居。

"不要责怪他，玛莎，"阿嘎说。"这还是只马驹子。他尥蹶子，咬人。别吭声，我也不说什么。耐心点，玛莎，耐心点，我们会把他训练好的。"

布拉依马奇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又回到院子他们这里。

“你们镇上有好看的女人吗？”他问阿嘎。“哪一天，你把她们叫来跳舞，好让我挑选。”

阿嘎跳了起来：

“那不行！别的都应你，这事不行！这里都是异教徒，我不愿意制造麻烦。你老老实实管你自己的事！”

“这是让她们管我的事！”小家伙厚颜无耻地大笑着说。“嘿！老驼子，给我们开饭，我饿了！”

阿嘎叹息，他回想起小尤素福。他有一张嘴，可是不说话。你跟他说：“唱吧”，他就唱；你跟他说：“点上我的长管烟斗”，他就点上；你叫他：“来睡吧”，他就来……这新来的是个大孽障，不过他有他的魅力，这个无赖！

“好吧，布拉依马奇，”阿嘎说，“我应你，可得耐心点……去吧，玛莎，做件好事！给我们杀一只母鸡。”

一个小时过后，阿嘎和那孩子吃饱喝足，进入房间，紧紧锁上门。里面发生什么事无人知晓，但到傍晚阿嘎从房间出来时却累得精疲力尽，两眼肿胀。他呼喊玛莎：

“你替我去请帕特里雅齐亚斯来这里一趟，我有事跟他说。布拉依马奇说他想看姑娘们跳舞，我们能拒绝他这个要求吗？去吧，披上你的披肩去！”

玛莎来到帕特里雅齐亚斯家，看见房子里杯盘狼藉。野狗从大门出出进进。两三个女佣人打扫残羹剩饭，洗碗碟，擦桌扫地。莱尼奥跟丈夫去了曼诺里奥斯的羊圈安家。这

房子现在由玛达雷尼亚照管。她监督佣人，向她们发号施令，手里拿着个大口袋，有时偷偷地有时明目张胆地见到什么就往袋子里塞。她不时走上石楼梯去看看老东家的情况。

老乡长这天情况不佳。他醒了，可是半身瘫痪，右臂右腿都不能动弹，半拉嘴歪着。

“这没有什么，”玛达雷尼亚对他说。“这没有什么，别着急，老爷。我给你揉揉就好啦。这不过是着了凉。”

可是老人的眼睛一直盯着他前面的窗户，哈喇子从嘴角流出来。

玛达雷尼亚看见玛莎进了大门，赶紧跑去截她。她对这驼背女人积怨很深，一看见就觉得难以忍受。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玛莎？乡镇又要遭什么灾了？阿嘎回来了吗？说啊，该死的！你别把我惹火啦！”

“你别急！你想掐我脖子，老婊子！我要见老爷，一定得见！”

“你不能见。不行，我跟你说，别死气白赖，你不能见他。他病得很厉害。他瘫了，得把他儿子叫回来。他中了风，话说不清楚了，结结巴巴，直流唾沫。你不能见他！”

“让我亲眼看看去，你走开。不然的话，阿嘎不信我说的。”

“不行，你不能去！”

“行，我就是去！”

两人动起武来。女佣人们跑来把她们拉开。驼背女人一下子抓住栏杆，蜷成一团，像蜘蛛放丝似的快速爬上楼

梯。她打开房门，钻进屋里。老人转动眼睛看见她，但一动不动。

“老爷，”老婆子说，“我是玛莎。阿嘎派我来向你问好，请你上他那里去一趟。他有话跟你说。”

于是老人转过头来，动了动嘴唇，嘟哝些什么。玛莎走到他床前。但这时玛达雷尼亚怒气冲冲地走进来把玛莎推开，朝老人欠身问道：

“你说什么，老爷？”

老人又动了动嘴唇。玛达雷尼亚朝驼背女人转过身来说：

“他说见你的鬼去，滚蛋！”

但玛莎仍接着问：

“那我怎么去回阿嘎呢，老爷？”

老人又动了动嘴唇。玛达雷尼亚再次转过身来说：

“他说他也要见鬼去了。”

老驼背女人摇了摇头，向前走了一步，对着病人轻轻地说：

“老爷，阿嘎起了个坏主意，他从士麦拿新带回来一个孽障，要给这地方惹事。这个混帐东西要乡镇所有的姑娘都到广场集合，在梧桐树下跳舞给他看，好让他挑选……老爷，你病得真不是时候。”

老人圆睁双眼，脸涨得通红，使尽全力喊出：

“办不到！”

然后他又倒在枕头上。

“你要了他的命了，该死的驼子！见鬼去，滚！”老玛达雷尼亚叫嚷。

她抓住驼背把玛莎推了出去，然后回到老人床前，用樟脑油给他搓身。病人稍感舒适，睁开了眼睛。

“叫人去请戈里哥里斯神父来。”他说。

他又合上眼睛。这时，门开了，米舍里斯进来。

“你走吧！”他一面对老婆子说，一面向床走去。

老婆子把他的万灵药都收拾起来就不见了。

米舍里斯一动不动，泪水盈眶，看着他父亲。乡长满脸涎沫，面色苍白如死人，双下巴变得松弛，像宝囊似的耷拉下来，嘴也朝下歪。

老人睁开眼睛，看见儿子，笑了。

“啊！你在这里！”他一面小声说着，一面向儿子伸出左手。

米舍里斯弯下身去吻他这只手。老人注视着儿子，目光深沉——一种仿佛表示绝望和告别的目光。

“再见吧！”老人用微弱的声音说。

他集中余下的全部精力尽量把话说清楚：

“我的孩子，我要走了。我的饭用完，折起我的餐巾，我完了……如果我过去曾出言不逊伤了你的话，请你原谅。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孩子，而往往由于爱就不知道说出些什么来。我只求你一件事……”

“说吧，父亲。”

“玛利奥里……”

他停住了。他额上沁出汗珠。儿子弯下腰去，用手帕给他擦脸上的汗。

“玛利奥里，我看出，她的病很严重。要是我没有看错的话，你就不要娶她了。她会玷污我们的血液……你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父亲。”

“你能做到我对你的请求吗？”

米舍里斯沉默不语。

“这是我对你的唯一请求。你能答应我吗？你答应了，我死就可以瞑目了。”

几秒钟过去，老人焦急地看着儿子。

“好吧……”米舍里斯终于低声说。

老人闭上了眼睛。

“只有这一件事，没有别的事。”他小声说。

米舍里斯走到窗前。夜幕降临。农民辛劳竟日，从葡萄园走回家去。两个姑娘肩扛水罐，喋喋不休地从街上走过。老拉达斯弯着腰，赤着双脚，两手被葡萄汁染红，穿过马路，从他的葡萄园回来。

老人在床上轻轻地摇动，叹息了一声。米舍里斯转过身来。他父亲示意让他到跟前来。

“你不要走，等一等。”

“我不走。睡吧，父亲。”

从圣瓦西里斯井那边远远传来一个姑娘的歌声。情歌声调缓慢而悲哀，令人感觉无限凄凉，仿佛一对怨男怨女永

不能结合，永不能相亲相爱。米舍里斯想到他的未婚妻，真想配合远处的这个姑娘的歌唱大叫一声。

蓦地，他看见戈里哥里斯神父，蓄着分叉的白胡须，摆着主教般的神气，出现在下面院子的进口处。米舍里斯怕惊醒他父亲，踮着脚穿过房间，开门出去，在楼梯口等候教士。

当神父迈着庄重的缓慢步子走到楼梯上面时，米舍里斯用焦虑不安的声调问道："医生怎么说的，神父？"

"她没有什么，孩子。再过一个月，她就会健康起来。"

教士趁着门敞开朝房间里看了一眼，说：

"他病了吗？他派人叫我来。"

"他不大好，神父。进去吧……轻点！别弄醒他。"

但老人没有睡着。他们小声说话，他都听见了，于是睁开了眼睛。

"欢迎，神父。"他低声说。

"怎么了，乡长？这没有什么，鼓起勇气吧！"

"你说的对，神父。这没有什么。我要死了。你坐下吧，我有话跟你说。你也靠近点，米舍里斯。"

他嘟嘟哝哝、结结巴巴地对他们讲起阿嘎怎么派人来请他去谈，因为新的尤素法奇要乡里所有的姑娘跳舞给他看，供他挑选。

"办不到！"戈里哥里斯神父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说。"宁可让她们全死掉！"

"宁可我们全都死去！"米舍里斯义愤填膺，纠正神父的

话说。

“尽你们的责任吧，”垂死的人说。“我不能跟你们在一起了。米舍里斯接替我吧。”

他精疲力尽，闭上眼睛，向戈里哥里斯神父伸出一只手，说：

“今天晚上来给我领圣体。”

神父朝门走去，米舍里斯跟在后边。

“你不要离开他，米舍里斯，”戈里哥里斯神父说，“他情况不好。愿天主保佑！”

神父考虑了一会儿，接着说：

“我马上去找阿嘎谈，愿上帝让我们免受这样的耻辱！”

米舍里斯回去，坐在他父亲旁边。他注视着那衰老的脸庞、歪了的嘴、松弛的面颊、汗水浸湿的白发。

“这人是我父亲，”米舍里斯喃喃自语。“这个人曾经是有钱有势的帕特里雅齐亚斯老爷，年轻时像圣乔治那么英俊，就是站在那里也有骑士的风采。他暴食狂饮，诱奸过女仆、妇女、两个修女和一位女住持，不知留下多少私生子……”

夜幕降临，乡镇入睡。神父来听老乡长忏悔，给他领圣体，而后又是米舍里斯单独同他父亲的沉重的、已失去活力的躯体呆在一起。他守了一整夜。拂晓，邻舍的一只狗叫起来。米舍里斯起身走到窗前。天空开始出现粉红色；树鸟、水塘仍在安睡；一片深沉的寂静只是受到犬声的干扰。

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听见狗吠，睁开眼睛，看见大天使展

开黑翅膀在他床上面翱翔。他叫了一声就毫无抵抗地死去了。

门开了，戈里哥里斯神父出现在门槛上。他走到床前，把手放在老乡长的胸脯上，发现心脏已停止跳动。

神父转身怒视米舍里斯，用压低的声音对他说：

"是你杀了他，是你！"

米舍里斯抬起头来，直视着神父的眼睛，没有驳他。

支撑狼泉镇的一根顶梁柱倒塌了。"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去世了"的喊声从一家传到另一家。全乡震动了。至于阿嘎，他才刚睡醒，坐在阳台上眯缝着眼，回味他夜里梦中的所见所为。当玛莎告诉他这消息时，他转过身来，不胜惊愕，说：

"他死了？塔倒塌了？乡镇瘸腿了？见鬼，我睡得很死，才没听见人喊狗叫声！"

"夜里镇上所有的狗都叫起来了，"老婆子说。"我明白了。我心想准是大天使来招走灵魂，狗看见它，害怕了。"

"这是个好人，"阿嘎边呷咖啡边说。"是属于上天堂的一类人：他喜欢过安乐生活，宴饮作乐，有点花天酒地……只可惜他不是穆斯林，要不他就进到我们的天堂了。那儿有的是烩肉饭和女人。那里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可是现在太晚了！"

布拉依马奇走出来。他头发蓬乱，上身半露，睡眼惺忪，脖子上有一颗黑痣。阿嘎目光转移，伸手去抚弄那散乱

的头发，又摸那颗黑痣，面对新宠，喜形于色。

“姑娘们什么时候来跳舞啊？”小家伙问。他抓住阿嘎的手，猛地一下推开，面带愠色。

“别着急，我求求你。我答应你的事总会做到的，可是我不愿意把全乡人都得罪了……昨天晚上，他们的神父来找我。他跟我说：‘阿嘎，你别让我受这样的侮辱吧。你这么做就把全乡的人惹火了。耐心点，我们想个办法……’那么你就耐心吧，布拉依马奇。等到节日，用不着强迫，她们自己就会跳舞。那时你看个够。”

阿嘎说着说着咆哮起来：

“到了我该跟你说明白的时候了，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给你娶老婆的！”

这时，帕特里雅齐亚斯宅邸的双扉门已经敞开。死者遗体摆放在院子中央，全乡镇的人接踵而来向他告别。他的缺点被遗忘了；人们只想到他的好处。乡民争先赞颂死者的功绩。连潘内尤提斯向他作告别吻时都忍不住流泪。“宽恕我，愿上帝宽恕你！”他用厚嘴唇吻死者的上额时说。老拉达斯也来了。他的一双尖锐的眼睛仔细地察看着这座阔绰的宅院。在他脑子里相继映出的是死者的葡萄园、耕地、橄榄树和果园。他叹息着说：“可惜这样的家业！米舍里斯很快就要挥霍掉。我得睁大眼睛。我担心的是那神父！”

老玛达雷尼亚要哭丧。她已经摘下头巾，松开头发，但米舍里斯把她推开，说：

“别在这里喊叫！”

小学教师在墓穴旁发表演说。他追溯到古代希腊，讲述米太亚得①、地米斯托克利②，谈论历次波斯战争，再讲亚历山大大帝、耶稣的时代、拜占廷帝国，然后说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他讲得满头大汗，情绪激昂，甚至忍不住抽噎起来。当在场的群众听见他在极度兴奋中大声说：“若干年后，若干世纪后，它又将是我们的！”③时发出一阵喧嚷。他喘了口气，擦了擦脸。接着提到奴役时代，最后说一八二一年起义④。他从站着的地方朝墓穴前大胆地跳了一步，看着坑里的帕特里雅齐亚斯。

他停了一会儿，喘口气，擦了擦被汗水弄模糊了的眼镜。他又以新的活力开始了对死者的颂扬：

“已故乔治·帕特里雅齐亚斯是古代希腊人的纯正后裔，是伟大拜占廷帝国的真正子孙，是一八二一年英雄的真正的儿子。这位高贵的首长为完成希腊民族的永恒使命而努力，为自由进行了人的斗争！在危险的时刻，他首先挺起胸膛，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正如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乔治·帕特里雅齐亚斯在这里举起精神的火炬，阻止蛮族扑灭希腊人的文明光辉！乔治·帕特里雅齐亚斯的死将成为

---

① 古雅典统帅，公元前四九〇年指挥马拉松战役，大败波斯侵略军。

② 古雅典政治家和统帅。曾推行民主改革，打击贵族。公元前四八〇年在萨拉米海战中大败波斯舰队。

③ 希腊民间诗。

④ 指希腊独立战争。

民族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如果他没有留下米舍里斯，一个当之无愧的儿子的话——他将继续光荣父辈的英雄的传统……”

全体乡民一时对小学教师的话信以为真，第一次了解到他们失去了怎样的一位英雄，于是都哭了起来。米舍里斯木然地站在墓穴旁，看着棺材落到坑底。他只想着一件事——神父对他的指控："是你杀了他，是你！"

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一人挽着他的一只手臂，他们默默地走回孤子的家。米舍里斯仍然听见"是你杀了他，是你！"这句可怕的话在他耳边回响。

当他们进了院子关上大门的时候，米舍里斯就走到院子中央，在上午停放他父亲尸体的地方卧倒。他趴下去吻地，然后忽然轻轻一跳站了起来，张开双臂，仿佛一个舞蹈姿势。他感到他整个人，直到肺腑深处有一种不可告人的、不合人情的欢乐。表面上他有一颗人的心，情感上受到伤痛，哀悼他死去的父亲；表面上是泪水模糊的眼睛，但在心灵深处却有一种欢快、解放了的欢快感觉。

他呼唤玛达雷尼亚，吩咐她说：

"给我来三杯咖啡，杀一只白鸡，给我们预备午饭，快点！"

他的朋友注视着他，既惊讶又感到不安。他眼睛红了，但声音清晰、欢快。他在房子里走遍各处，从地下室走到顶楼，仿佛初次来看这房子似的。他进入食物贮藏室，揭开坛盖，敲敲酒桶，看看是不是都满着。他打开箱子，而后坐到

餐桌前，让扬纳科斯坐在他右边，柯斯坦底斯坐在他左边，往各人杯里斟满酒，再举起他自己的杯子。

"刚才小学教师在墓地讲关于我父亲的话都是瞎扯，"他说，"我父亲不是英雄，他从来没有做出勇敢决定的气魄。他是个好人，只不过是个好人，喜欢他那渺小的安逸生活，个人享受……不过教师讲关于希腊民族的话是对的。任何一个希腊人，即使地位最低微、目不识丁，尽管自己不知道，都是世界上的一个伟大的、高贵的人。他担负着重大的责任。任何一个希腊人，也许在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如果没有做出勇敢的决定，就背叛了他的民族，当小学教师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察到我有走上父亲的那条最平坦最自在的道路的极大危险。于是我骤然间悟到我的责任所在。我要走我的民族几千年所走的路……"

"什么路？"扬纳科斯听了这话非常激动，问道。"什么路，米舍里斯？"

"向上的路。所以我求你们两位一件事，我的伙伴，我的朋友。今晚我们上萨拉津纳去找曼诺里奥斯和福提斯神父。当我看守临危的父亲的整个夜晚，我脑子里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而没有得出结论。可是刚才在墓地上，我做出了决定。今晚我们五个人聚集在一起，我再跟你们讲。兄弟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黄昏时分，福提斯神父和曼诺里奥斯坐在岩洞前门闲谈。他们为了帮助同伴们寻找工作，在烈日下，在平原的尘

土中长途跋涉，走遍本区乡村，已经精疲力尽，刚刚回来。在归途中，他们碰见老克里斯托菲斯，知道了帕特里雅齐亚斯去世并已埋葬。

"可惜，制造粪便和私生子的工厂停产了！"粗鲁的赶骡人说。"左近村庄该有多少女人守寡！美人们，向你们表示慰问！"

"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老克里斯托菲斯？"

"哦！听人家说，他女儿结婚的时候，他吃了两头乳猪，似乎还想对付一只塞肉馅的火鸡，可是右胳膊瘫了。大家把他抬上床，到第二天早晨他就僵硬了。小学教师讲了一大篇演说，我一句没听懂！我看见别人都哭了，我也流了一滴眼泪。然后我抓了一把土，像别人一样，朝他扔去。这是最后的乳猪肉了。让他的肚子安息吧！"

老头子说完就要走，但又想起什么犹豫了一下，接着大笑起来，说：

"福提斯神父，我听人说天堂的门很窄，胖子挤不进去。可是我们仨，我们都进得去。穷人万岁！"

赶骡人走了。在岩洞前，福提斯神父对曼诺里奥斯说：

"老克里斯托菲斯说话粗鲁，但他说的是实话。富人是很难得救的。即使是个好人，那还不够；因为他完全清楚并不是人人都能吃饱肚子，而他却不把他的财产分给别人。他染上了恶习，故意闭上了眼睛，他没有勇气……我们瞧瞧米舍里斯怎样做吧，这就是我要等着看的！"

“我对米舍里斯是有信心的。”曼诺里奥斯说。

“愿上帝听见你的话！可是我一生中见过那么多……”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三个朋友就来到了。教士和曼诺里奥斯站起来。

“希望你节哀，米舍里斯，”他们说。“愿上帝接受他的灵魂！”

五个人都坐下来。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米舍里斯就说话了：

“神父，兄弟和伙伴们，我哀悼我父亲，我是他的骨肉，我感到痛苦。但同时——愿上帝宽恕！——我骤然感到比较自由了，好像一件沉重的东西不再压迫我了。我觉得从今天起，只有我，只有我一个人对我的每一个行动负责。展现在我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我父亲引导我走的路，另一条是艰难得多的耶稣引导我走的路……两者之间选择哪一条呢？今天早晨在墓地时我选择了。我今晚来到这里告诉你们我的决定，并且请求你们，神父和我的伙伴们帮助我。”

他停住了，把手放在福提斯神父的膝盖上，好像对神父说：“救救我！”神父抓起米舍里斯的手，紧紧握在他自己的一双瘦削的手里。

“孩子，”福提斯说，“在这个严重的时刻，我们和你站在一起。说吧，你可以信任我们。”

“我父亲继承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继承了上一代的大片土地和很多果树。我祖上一代又一代享用这些产业，不时扔给穷人一块面包，到死的时候还觉得尽了自己的本分而心

安理得。至少他们是这样想的。我原来也是这样想的，直到今天，感谢曼诺里奥斯，感谢福提斯神父，上帝使我睁开了眼睛，我看见了，他打开我的心扉，我非常痛苦。今天我做出的决定就是把我拥有的一切分给穷人。我连我的祖辈扔给饥饿的人的面包都不留下。我把一切送给你们在萨拉津纳的群体。收下吧，神父！”

四人低头静听。等到米舍里斯说完，他们没有一个人抬起头来。他们就这样呆了很久。天黑了，忽然听见福提斯神父的呜咽声。这时扬纳科斯再也按捺不住了，朝米舍里斯扑去，双手抱住他的身子，使劲拥抱。他想说些什么，但说不出来，于是又笑又跳起来。最后他还是说出几句话来：

“我也把我的一头小驴送给萨拉津纳的群体。世界上我没有别的东西了，收下它吧，神父！”

福提斯神父站起来，把双手放在米舍里斯低下来的头上。

“孩子，”神父说，“我一生历尽辛酸，但你现在使我把这些都忘掉了。亲爱的米舍里斯，现世和来世都要感激你！你把成千上万的生灵，在这里生活的难民、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直到最后一代，从耻辱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愿你得福！”

曼诺里奥斯没有抬头，他在哭。他从未感觉过有比此刻更大的幸福，甚至当他走出阿嘎的宅院看见他要在那里被吊死的梧桐树时……他看到了基督教义是全能的，比世界上的一切都强有力。当一个人一无所有，为上帝牺牲是

容易的；而一个富有的人，牺牲就难了。米舍里斯牺牲了一切。充满幸福和激情的曼诺里奥斯坐在那里，低下头，说不出一句话来。蓦地，他站了起来，紧紧地拥抱米舍里斯。

柯斯坦底斯看着，听着，心里感到内疚。他想："我什么都没有拿出来，什么都没有做；为了对耶稣的爱我什么都没有放弃，无论孩子，妻子，还是任何什么东西……"

这天晚上的夜空很美。月亮含笑，徐徐升起，把银色的月光洒向萨拉津纳。

米舍里斯默默地看着月亮的柔光照射大地。他也感到内疚。他心想："我没有一点长处，一点都没有……我所做的，并非出于慷慨而是由于害怕。我害怕父亲的死是因为我的过错。一种可怕的罪恶感使我良心上受到压抑。为了解脱，为了忘记，为了能够睡好觉，为了再听不见'是你杀了他，是你！'这可怕的声音，我把一切都献出来。"

第二天，犹如一颗炸弹爆炸，米舍里斯把全部财产赠送萨拉津纳穷人的消息传遍乡镇。戈里哥里斯神父穿着破拖鞋，没有系腰带，没有戴帽子，披头散发，在街上奔走，跑到帕特里雅齐亚斯宅院去找米舍里斯。

他看见大门敞开，几阶一跨地上了楼梯，突然看到米舍里斯坐在窗前写信。他在给玛利奥里写信。长时间以来，他在脑子里反复琢磨怎样措辞表达他既钟爱他的未婚妻，又不得不抛弃她。他写了，划掉，再重新写；语句过于生硬、冷酷；一句话里不能同时说明爱的柔情和分离的痛苦；

“永远”和“永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词；米舍里斯要找的是同时概括人心中两个可怕的深渊的一个词。

就在这时候，戈里哥里斯神父像一股黑旋风似的闯进了房间。

“你又闯什么新祸了，米舍里斯？”神父气喘吁吁地大声说。“听说你把所有的产业都送给萨拉津纳的乞丐了？这是犯罪！犯罪，你听见了吗？可耻！”

米舍里斯把他写的信收拾起来，注视着怒气冲冲的神父而没有驳他。

“难道你对已故的父亲一点都不尊重吗？你杀了他还不够，现在又要把他切成小碎块，分给叫化子和懒汉吗？你不怕上帝吗？”

“可我正是因为怕上帝才这样做的，神父。耶稣说：‘遵守一切诫命对你有什么用？这是不够的。卖掉你的产业，把钱赒济穷人，如果你想进入天国的话。’我就是遵照耶稣的旨意办的。你对我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戈里哥里斯神父恼羞成怒，像一头猛兽似的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暴跳如雷。

“你为什么不回答啊，神父？我是不是遵照了耶稣的话办事？遵照了没有？你回答我。”

“我所知道的是你破坏了社会基础！我把我女儿的订婚戒指还给你。这就是我的答复。我不愿意和你结亲了。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看见你背着个袋子在街上讨饭。”

“那又怎样，我能进入天国，这不是好事吗？”米舍里斯

从容不迫地说。“现世生活有什么价值?”

“你疯了,你不知道你说了些什么!”

“我是基督徒,神父。仅此而已。”

“我要到讲道台上宣布开除你的主人曼诺里奥斯和你的教籍。你们两个是叛徒;加上那个老恶棍福提斯神父就是三个。是的,是的,你用不着双眼圆睁瞪着我!我知道这里面的秘密!”

“秘密?”米舍里斯诧异地问道。“什么秘密?”

“布尔什维克!你们接受莫斯科的命令:破坏宗教、祖国、家庭和财产这四大世界基础!曼诺里奥斯这个强盗,是你们的头目;福提斯神父从地狱带来作为新福音的莫斯科的命令!”

“那么说耶稣是布尔什维克啰!”

“你们就是把他的形象这样歪曲了,是的!可那不是耶稣,那是伪基督!”

米舍里斯怒不可遏,站了起来:

“照你们的神父、主教、地主老财们歪曲了的形象,耶稣就成了一个老拉达斯,高利贷者,伪君子,骗子,胆小鬼,坐在装满英国的、土耳其的金币的箱子上……你们的耶稣为了保住自已的命和钱财,和全世界有权有势的人做交易!”

“你是对我们宣战吗,米舍里斯先生?”神父厉声喊叫,把唾沫溅到墙上。

“我不宣传战争,我宣传正义。不过,如果你们向我们进攻的话,我们就战斗,真正的耶稣是和我们在一起的。将

来有一天你会看到赤贫的萨拉津纳战胜富有的狼泉镇！”

神父跳了起来，他仿佛突然有所悟，用手敲自己的前额：

“哦！原来这就是你把耕地和房子分给萨拉津纳人的缘故！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里站住脚好有一天把我赶走！不行。他们不能在这个乡镇插足！事情不能照他们想的那样办！要是他们来的话，我们就把他们赶走！你的地就不耕，你的橄榄园、果园不浇灌，全部撂荒。我举手发誓！下星期天，我走上讲台宣布开除教籍的决定！”

话一说完，神父就走了，把门砰地一声关上。米舍里斯从窗户看着他脚踏破拖鞋穿过院子。风吹起他的长袍，袍子擦过院子的门柱。神父在路的拐弯处消失了。米舍里斯还听见狗在他走过时发出的惊吠声。

米舍里斯又坐到窗前，重新给玛利奥里写信。这回，他的辞句来了。他向未婚妻述说她父亲怎么因为他听从耶稣的劝告把财产分给穷人而大发雷霆，拂袖而去，并且把订婚戒指退还给他……接着，米舍里斯就倾诉他的爱情，对她怎样朝思暮想，没有她，生活就没有了欢乐，行路艰难，独自攀登崎岖的陡径。他越写下去爱恋的情怀亦随之高涨，更确切地说，在米舍里斯写下的每个表示爱情的字眼都是在上山之前还没有过的感情……没有玛利奥里的生活忽然成了对米舍里斯的一种难以忍受的磨难……他泪水盈眶。

“我不知道我爱她到了这个程度……”他低声说。

在这段时间，戈里哥里斯神父连续走访了他的弟弟小学教师、老拉达斯、乡镇里富有的地主。他给他们讲解形势，向他们指出其严重的危险，说服他们和地主必须联合起来给伪基督以迎头打击，不能迟延，不能让他们有时间去影响和腐蚀乡镇。只有小学教师吞吞吐吐地提出异议，但一听见他哥哥吼叫就缩了回去。

大家商定，萨拉津纳的人来占领帕特里雅齐亚斯的产业那天，大家用武力把他们赶走，并在下星期日做弥撒后，戈里哥里斯神父宣布开除教藉的决定，先只开除为首的曼诺里奥斯，然后如果他那伙人不肯认错，再开除米舍里斯、扬纳科斯、柯斯坦底斯和别的人。

事情这样安排定了，戈里哥里斯神父赶快回家给女儿写信。他讲述她的傻瓜未婚夫如何败坏堕落，告诉她最好把他从心上抹掉。他还说，等到她在上帝的帮助下恢复了健康回到乡镇时，他会给她另找一个明白事理而又虔诚的丈夫。感谢天主，幸亏没有等到结婚，米舍里斯就揭开面具，暴露了他那无赖的原形！

而后，神父把潘内尤提斯找来。

“提高警惕，潘内尤提斯。”他说，“常常上萨拉津纳去看看，注意他们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来给我汇报。他们跟你我都有仇。你有能耐，也许我们就要用得着你。”

“我讨厌所有你们这些人。”潘内尤提斯回答说，“可是我最厌恶不过的是那个装扮耶稣的混蛋曼诺里奥斯和他的同伙，所以我才替你们办事。可是我也讨厌你们！”

神父向他伸出手去让他吻，但潘内尤提斯转过身去开门了。

“我从来不亲手也不舔屁股。”他边走出门边说。

星期天从清早起，全乡镇的男女老少都来到教堂聚集。有的人显得焦虑不安，有的人欢欢喜喜。甚至病人和幼童都被送来，为了让他们看看并且牢记背弃耶稣的人如何下场。

教堂就像个蜂房，当一只大黄蜂袭来时，蜂群嗡嗡叫嚷。老拉达斯神气活现，站在教区财产管理委员席上，他为了参加这个隆重的盛会甚至穿上了鞋子。这双鞋是他结婚的时候在市镇上买的，每年复活节才穿上一次。他脚长宽了，鞋挤脚，穿上鞋走路像只乌鸦一蹦一蹦的。他出家门后就用手拎着鞋，到教堂再穿上。做完弥撒，他立刻把鞋脱掉夹在腋下。

这里还有潘内尤提斯，他多少个月来没到教堂来过。他的一张麻子脸容光焕发，喜气洋洋。他把一根烟卷夹在耳朵上，这是他准备在宣布开除教籍决定后抽的。

老玛达雷尼亚也来了。她诚惶诚恐，穿着黑色衣服来参加使她家蒙受耻辱的对她侄子反基督罪行的宣判。她一直说念书会把这孩子毁掉，想到自己有先见之明心中自鸣得意。

米舍里斯进入教堂。他戴着孝，脸色苍白，神情颓丧。他好几夜没有合眼。拂晓入睡又梦见父亲看着他摇头，仿

佛在诅咒他。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陪伴着米舍里斯，剃头匠安东尼斯和屠夫狄米特洛斯站在他后边几步远的地方。

“我杀了一只羔羊，”狄米特洛斯对剃头匠说，“我把它扛到萨拉津纳去庆祝开除教藉。来跟我们一块吃一顿。”

“我去给曼诺里奥斯剃胡子，给他使高级香水，”剃头匠说，“我的家伙和瓶子都在兜子里。”

小学教师坐在唱诗班席位的旁边。他皱着眉头，表情阴郁，对这种不近人情的礼仪非常反感。他心想，这是一个不义之举，源于最卑鄙的私利的一种个人报复；但他不愿仰起头来。他从小就对这个神父怕得发抖；他们一块玩的时候常挨他哥哥狠揍。到了六十岁，他还控制不住内心的恐惧。

戈里哥里斯神父出来了，一副凶相，蓄着分叉的白胡子，像个先知的模样。他转眼间把弥撒做完。他心急，乡民也心急。他走上讲坛，所有乡民都抬起头来诚惶诚恐地看着他。钟楼响起丧钟声，一个灵魂毁灭了。

戈里哥里斯神父站在讲坛高处检阅他的羊群。他圆瞪双眼，掂量着使用的声量。

“基督徒们，兄弟们！”他用响彻拱顶的雷鸣声呼喊，“教堂是羊圈，信徒们是羊群，耶稣是牧人，教士是耶稣的代表，当一头羊染上瘟病就得把它赶出羊圈，以免其他的羊传染上，还得把它赶得远远的，赶到深渊，让它在那里死去。失掉一只羊是令人痛心的，但为了拯救羊群，他有责任毫不

留情地把我们基督教羊圈里的一只生了疥疮的羊赶走，基督徒们，兄弟们。这就是曼诺里奥斯。他起来反对耶稣。我们有责任给他以迎头痛击。他起来反对祖国、家庭、财产；他举起他的旗帜，一面红色的旗帜，为了把我投入血泊中。他接受莫斯科的命令；信仰、祖国、荣誉都濒临泯灭的危险。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我们有责任把他赶出教会，就是说把他同健康的羊分离开，把他驱逐到魔鬼的深渊，把他扔下去以保证我们的安全。我现在走下讲坛，把他赶走。”

他下了讲坛，执事端着圣水碗迎上前去。神父把圣水刷放进碗里蘸了水，向空中洒，并用洪亮的声音喊道：

“滚出去，滚出去，被开除出教会的人！”

神父向前迈了一步，又洒了一次圣水，喊道：“滚出去，滚出去，被开除出教会的人！”他就这样喊着穿过了整个教堂，仿佛曼诺里奥斯就在这看不见的空中，神的使者朝他走来，把他赶走。他一直走到教堂大门，不停地向空中洒圣水。乡民慌忙让路，仿佛害怕被诅咒的影子从他们身上掠过——那影子步步后退直至被赶出教堂。

到了大门，神父用力一挥，又洒了一次圣水，然后转过身来对乡民们说：

“基督徒们，兄弟们，你们大声喊三次，大家一起喊：开除曼诺里奥斯！”

一阵喧哗声震动了整个教堂。在场的人都举起手来，喊了三次：开除曼诺里奥斯！

神父洒了最后一次圣水并喊道："滚出去，滚出去，被开除出教会的人！"然后猛地一下把大门关上。在场的人松了一口气，仿佛魔鬼出去了，空气洁净了。

神父走回来，停在教堂中央，说：

"基督徒们，兄弟们，从今天起，任何人都不要接近他！任何人都不要向他伸手，给他一块面包或是一杯水！任何人都不要向他开口，向他问好！谁碰见他就往地上啐三口唾沫，改换另一条路走！他背弃耶稣，耶稣也背弃他！他否认宗教、祖国、家庭、财产，宗教、祖国、家庭、财产也不承认他。让他远远离开这里，在炼狱里受永罚！阿门！"

"阿门！"愤怒的群众欢快地吼叫着。

"阿门！"潘内尤提斯的喊声比别人更大、更刺耳。

这时，在教堂中央响起一个人的平静声音：

"神父，曼诺里奥斯不是单独一个人，我也和他在一起。你也把我米舍里斯·帕特里雅齐亚斯开除出教会吧。"

"还有我，货郎兼邮差扬纳科斯。我也是和他在一起的！"

教堂里出现一阵骚乱。乡民们慌忙走开，把三个伙伴留在教堂中央。

戈里哥里斯神父发出雷鸣般的声音：

"会轮到你们的，你们这些撒旦的使者。你们不必着急！耶稣的教会以宽容和仁慈为宗旨。它给你们留下悔改的机会。雷电悬在人们头上，耐心等待吧。我把你们交给上帝，由他做出仁慈的安排！"

“上帝会审判我们，神父，”扬纳科斯喊道，“我信仰的是他。是上帝审判我们，不是你！”

“上帝通过我的嘴审判你们！”神父眼睛冒着火吼道。“我是教士，我在狼泉镇就代表上帝的声音。”

“只有一个纯洁的心才是上帝的声音！”米舍里斯反驳说。“神父，我们的心是纯洁的！”

米舍里斯转过身来对他的两个同伴说：

“我们走吧，兄弟们，让狼泉镇的尘土在我们脚下震动起来。再见，狼泉镇的乡亲们！”

没有人答话。妇女们战战兢兢，画十字，啐口唾沫，咕哝一声：“主，怜悯我们！”

“再见，狼泉镇的乡亲们！”米舍里斯又说了一次。“我们的耶稣是贫穷的，受迫害的；他敲门，没有人给他开。你们的耶稣，是财主老爷，他跟阿嘎亲，关上门吃喝。你们的耶稣大腹便便，宣扬说：‘这个世界是公正的、诚实的、仁慈的，我喜欢这样的世界。谁胆敢伸起一个小拇指扰乱这个世界就把他开除出教会！’我们的耶稣是一个乞丐，他注视着饥饿的人，对受压迫的人呼喊：‘这个世界不公平、不诚实、冷酷无情，一定要把它推翻！’”

戈里哥里斯神父撩起他的长袍，向三人冲来：

“布尔什维克！”他大声喊叫，“从这个上帝的圣殿里滚出去！”

乡民们立时骚动起来。老拉达斯在教区财产委员席上跳起来。潘内尤提斯举起拳头。响起一片愤怒的喊声：

“滚出去！滚出去！”

扬纳科斯向前冲去，准备动武，但米舍里斯拽住了他的手。

“我们走吧，”米舍里斯说，“让天主去审判！”

米舍里斯由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陪伴着走出教堂。安东尼斯和狄米特洛斯也悄悄地离开群众，远远地跟在他们后边。

蓦地，在三个同伴后边发出尖声叫喊：

“你把我们都抛弃了，柯斯坦底斯？你抛弃了你的妻子和孩子，你这被开除出教的？”

柯斯坦底斯转过头来，看见他妻子披头散发跑来，心里犹豫了。但扬纳科斯猛地把他拽走，说：

“我们走，走，别往后看！”

第十五章

戈里哥里斯回到家里，怒不可遏，仿佛他方才挥舞的雷电烧了自己，从脚烧到头。

他心想："教士说出的话就应当有置人于死地的力量。当教士说：开除出教！被诅咒的那个人就应该当即死去！这样，社会上与他敌对的人被清除，又是和平与正义统治人间！"

他如果有权就要杀掉的人在他脑子里相继出现。首先是曼诺里奥斯：这个人最危险，因为对他无可指责，他不偷，不说渎神的话，不说谎，不私通……所以此人是第一号危险人物。紧接着，或者勿宁说是同时出现的人物，是那个恶棍福提斯神父。他憎恨这个难民的神父。他如果可能的话就把这个教士的眼睛挖掉。这人的一切都使他恼火：他那副苦行僧的面孔、一双炽热的眼睛、充满激情的讲话、饮食节制、生活朴素。他无可指责的典范行为、他领导下的信徒们对他的爱戴！真恨不得把他打翻在地，用脚踩他，揪掉他的胡子，割掉他的鼻子！戈里哥里斯神父越想这位同行就越冒火，结果弄到究竟应该先杀哪个，是福提斯神父还是曼诺里奥斯，脑子里都弄不清楚了。

然后就轮到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了：他们走错了路，做出坏榜样，最好是把他们清除。米舍里斯呢？神父考虑："再稍等一等……"他低声说。但是那老拉达斯，肯定非杀不可，并不是因为他吝啬、凶狠和逼得大群孤儿沦落到讨饭地步，而是因为在牢房里他骂他是假圣人，虚伪的老山羊。

这五个是第一批该处治的。然后慢慢来，谁反对他就向谁开刀。市镇上的主教府里还有几笔老帐要算；几个修道院院长、几个副本堂神父和主教本人，他和这些人都有嫌隙……另外在他的学生时代，有几个同学，要是他们仍然活着的话，也绝不能放过！

戈里哥里斯神父叹息说：

"教士就应当有这个权力……"

乡民都散了，有的到了广场，有的还在教堂前迟迟未去。他们在广场上议论，气氛十分热烈。他们的生活骤然间丰富起来：看见了吊死一个人，死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乡长老爷，一个土耳其人被暗杀，一个寡妇死于刀下，现在又参加了开除一个人出教！大个子潘内尤提斯把他的一根烟卷点着，喜气洋洋地坐在梧桐树下抽起来。他心想："一切经过都妙极了。我编的小故事起了作用。我要把他们都清除掉，耶稣和使徒们一起。让他们都见鬼去！"他吸了最后几口，烟从鼻孔喷出来，啐了一口唾沫，站起来，上萨拉津纳去侦察动静了。

他沿着他熟悉的弯路走，碰见一个捡枯树枝的萨拉津纳的老人。

“你好，老头儿，”潘内尤提斯跟他打招呼说，“有什么消息吗？”

“好消息，小伙子！你还不知道？听说人家要给我们耕地和葡萄园，好不让我们饿死。谢天谢地！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到狼泉镇去收葡萄。”

“你们那儿的人全去收葡萄吗，老头儿？”

“当然！我们那儿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也都能干得很哪。赶明儿，你们瞧他们干活儿吧。”

潘内尤提斯继续朝前走。他心想：“幸好他跟我说了。我去把消息告诉老山羊去。”

他来到一块他曾经当作观察哨的岩石，从那里可以看见岩洞前的一切活动。他趴下来，用手托着下巴，圆睁双眼。

福提斯神父大概已做完弥撒。一群老人和儿童聚集在内有壁画的岩洞前，围绕着相继发言的神父和曼诺里奥斯。潘内尤提斯竖起耳朵听，从观察哨断断续续听到几个字，但没听懂意思。不过他从片言只语中终于大致明白了曼诺里奥斯说的是：“不是上帝开除我出教，是戈里哥里斯神父开除我出教。这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稍远处生起一堆火。大个子狄米特洛斯跪在火旁边的地上，转动插着一只羔羊的铁扦。扬纳科斯站在一旁，手拿一把刀，不时扎一下烤着的羔羊，看看到火候了没有。两人不知嘀说些什么，都笑了起来。再过去几步的地方，安东

尼斯在涂肥皂沫，给一个老头子剃胡须。孩子们也跑来剪头发，在等的时候高兴得又蹦又跳。柯斯坦底斯由两三个老年妇女陪同去打水。

“可真没想到，”潘内尤提斯咆哮着说，“他们一点不发愁！他们高高兴兴……该死的戈里哥里斯神父，你说的雷电、霹雳哪儿去了？地狱之火在哪儿？见你的鬼去！”

他往前爬了几步，把头伸到岩石外边。

“米舍里斯哪儿去了呢？”他在纳闷。“我怎么看不见他？他准是躲在一个旮旯哭哩，这傻瓜！他没有一件事是顺当的：死了父亲；他把产业分给了人，这蠢货；神父把女儿的订婚信物往他脸上扔去退还他；他成了孤儿，穷人，光棍！”

一片叫喊声、笑声传来。一个难民找来一只曼陀林，调准了音。扬纳科斯和狄米特洛斯把羔羊从灰中取出，放在石头上。饥饿的群众跑来围成一圈。有几个难民敲击破锅，跳起舞来。福提斯神父走近，画十字，给羊祈祷，然后就像分圣体似的把羊切成小块分给大家。众人席地而坐，笑声爆发，曼陀林的响声随伴。曼诺里奥斯蓦地站了起来，焦虑不安地打量着四周。

“米舍里斯！”他喊叫。“喂！米舍里斯！”

没有人回答。

福提斯神父举起手来。他兴致勃勃，讲话嗓音洪亮，连潘内尤提斯都听得清清楚楚。

“孩子们，”神父说，“这一天是有福的！这是耶稣事先

告诉了他的门徒的，而今天像是上帝的恩宠落在我们头上！耶稣说：‘当别人因为你们跟从我而侮辱迫害你们，说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将有丰富的奖赏为你们保存着，从前的先知，也同样受过人的迫害。’这就是基督的教导，孩子们。而今天别人因为我们跟从耶稣而侮辱我们，毁谤我们，驱赶我们；我们的同伴曼诺里奥斯刚才被神父开除出教。感谢上帝，我们走上了正路，耶稣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跟随他的足迹。你们欢喜快乐吧，跳舞吧，孩子们！耶稣复活了。”

神父倒满一杯水，一饮而尽。

“见鬼，这些人都不是人，是怪物！”潘内尤提斯咆哮说。“丧钟敲响了，把他们开除出教，赶出教堂——可他们一个劲儿笑，还为这事夸口……他们从哪儿来的这股劲？他们身上有魔鬼还是耶稣？我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儿！”

正当他俯首静听时，他感觉到一只手像钳子似的抓住他的颈背。他猛然回头一看，是米舍里斯弯着腰身朝他笑。

“你在这儿偷看什么，潘内尤提斯？”米舍里斯温和地问道。“怎么不来跟我们一起吃块羊肉？来吧！……”

米舍里斯轻轻地拽潘内尤提斯的手，但潘内尤提斯像头豪猪似的猛地躲开。

“我不去！我不吃你们的羊肉，不能跟你们这些开除出教的在一块！你走开，别碰我！”

“你不害臊吗，潘内尤提斯，你是个男子汉，忠实，你去跟那些混蛋、卑鄙的家伙勾搭？是他们派你来这里侦察我

们的吗？”

“我跟谁都没勾搭。我就像一只熊似的一个人活着。你不知道吗？我讨厌你们，你们那些人。别说了，我要咬人！”

“你怎么了，潘内尤提斯？”米舍里斯在他旁边坐下来说。“几个月以来，都认不出你了。谁伤了你的心，潘内尤提斯？是谁的过错？是怎么一回事儿？”

“很多事儿，你知道。你干吗还问我？你全知道！”

“就因为挑选你扮演犹大的角色吗？”米舍里斯腼腆地问。“可是这只是演戏，兄弟，一场祝圣的戏，不是真的……莫非曼诺里奥斯就真的是耶稣吗？难道我这个完全配不上的人，就是耶稣喜爱的门徒约翰吗？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当时挑你不就是因为你的红棕色胡子……”

“我把它剃了去！”潘内尤提斯狂吼。“我把它剃了去，这脏东西！”

米舍里斯笑着说：

“那好，来吧。我们这里正来了一个剃头匠……让他给你剃了吧。这样你心里就平静下来了！”

“我自己用火把它烧掉！我放把火，把它赶去见鬼了！我赶紧去……”潘内尤提斯说着就一跳站了起来。

“跟我们来吧，”米舍里斯再次温和地请他说。“跟我们来，你瞧吧，所有的人都会高高兴兴地欢迎你的。大家就缺你哪……”

可是潘内尤提斯已经从岩石上出溜下来，跑下山坡。他转过身朝米舍里斯喊叫：

"你们和他们全都见鬼去！"

米舍里斯无可奈何地叹息着。潘内尤提斯在下边用他的大手指指萨拉津纳，又指指狼泉镇。

这天晚上，米舍里斯和曼诺里奥斯睡在一个岩洞里。白天他有时间从他家里拿了一些褥垫和衣服，运到山上来。他把大部分东西分给没有的人，只留很有限的一点东西给自己。他对福提斯神父说：

"神父，从今天起，我放弃了狼泉镇，逃避到这里来，愿得到你的保护。我将和你们一起劳动，斗争，战胜或者战败。我已经受不了平原的空气。"

"孩子，欢迎你到我们的队伍来。"神父答道。"我们一起攀登，到了顶峰我们将找到上帝。你过惯了富裕生活，但你的灵魂是勇敢的，你的心灵是美的。在战斗中你将成为我们的一名最坚强的战士。欢迎你！"

"米舍里斯，你跟我同住一座宫殿吧，"曼诺里奥斯说，"就是我们教堂旁边的那个岩洞。那里边挂着你送我的那幅画着许多燕子的受难像。"

米舍里斯把他的行李和大部头银封面的福音书搬进岩洞里，这晚上就在里边睡了。可是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玛利奥里被囚禁在一座高塔里，由两只很大的黑狗看守。米舍里斯站在塔脚下唱歌，希望玛利奥里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看。突然间，塔的铁门开了，玛利奥里走出来。她身穿一件天蓝色的晚礼服，后身拖地。她衣服上别着三朵大红玫

瑰，一朵在胸前，一朵在腰部，一朵在膝部。黑狗伸出舌头，不声不响地跑，一只在前，一只在后。玛利奥里手里拿着白手帕擦嘴。在塔脚下忽然出现一条像棺材似的窄窄的船，周围的土地给船让路，玛利奥里上船离开。临走时，她转过身来看米舍里斯，挥动她那条沾满了血渍的手帕。米舍里斯大叫一声，惊醒了。

“你怎么了，米舍里斯？”曼诺里奥斯也被叫声惊醒，问道。

“我做了个噩梦，曼诺里奥斯。我看见黑狗和一条船，玛利奥里走了。”

曼诺里奥斯打了个寒战，没有说话。他看见米哈伊大天使的翅膀在天空掠过。

晨曦进入岩洞，照亮了两张脸和放在一个岩石窟窿里的银封面福音书。

“我们今天有活计干，”曼诺里奥斯跳下床说。“我们通知了在附近地区找到工作的二十多个伙伴去你赠送的葡萄园收葡萄。你救了很多人啊，米舍里斯！”

“我把所有的东西送出去，一点劲没费。所以我觉得为了拯救我的灵魂，我什么事都没有干，曼诺里奥斯。只有牺牲才有价值，而我没有做任何牺牲。扬纳科斯赠送他的驴，他做的牺牲比我大得多了。”

曼诺里奥斯听了这话后思索一番。

“我想你说得有道理，米舍里斯。”过了一会儿，曼诺里奥斯答道。

从附近村庄回来的十来个男壮丁和十来个妇女已经到了，在岩洞前高高兴兴地闲聊。他们一看到米舍里斯出来就跑上去和他握手。

“多亏你，我们又有地了。”他们说。“愿神圣化你父亲的尸骨！”

刹那间，米舍里斯又看见他父亲的一张胖脸在他眼前浮动，一双肿胀的眼睛显露出责备的神情盯着他，扭歪的嘴巴在动弹而发不出声音，仿佛对他说：“你为什么杀我？为什么？”但他可怜他，沉默了。

“这是为了我父亲的灵魂，为了他的灵魂，我才这样做的。”米舍里斯低下头，小声说。“上帝让他安息吧……”

他犹豫片刻，然后断然说：

“这是他的最终意愿。我把他的财产分给了穷人……”

曼诺里奥斯转身看见他的朋友，走上前去和他握手，但米舍里斯转过脸去，以掩盖他纷乱的心情。

福提斯神父来了。

“孩子们，”他说，“画十字吧，上帝保佑你们，现在到我们的葡萄园收葡萄去。曼诺里奥斯带队。孩子们，我们开始拥有土地并且要在上面扎根。直到目前只不过是个梦想的东西，今天开始成为现实了。现在，我们也有了土地和果树。我们大家一齐来经营，共同享受成果。我们当中谁都不会成为富人，也不会成为穷人。我们将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家庭。上帝希望我们为人们应该如何在社会中生活和如何在世上伸张正义做出榜样。主和圣母与你们同在，愿

今天是个吉利日子！跟他们去吧，曼诺里奥斯。带领他们，你知道葡萄园在哪儿。我得和米舍里斯到市镇去为把帕特里雅齐亚斯的产业转移给我们的集体，办理手续。”

伙伴们画了十字。曼诺里奥斯带头，领着队伍出发了。众人兴高采烈，在路上已经唱起葡萄收获之歌，完全没有料到在狼泉镇那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前一天晚上，潘内尤提斯刚从萨拉津纳回去就跑到戈里哥里斯神父那里，把消息告诉他：

“明天那帮人来收葡萄。你布置吧！”

戈里哥里斯神父正在用餐，听了便扔下叉子，嚷道：

“我不能让他们进到狼泉镇来！不行，他们不能来收葡萄！我不能让他们占领我的乡镇。我找阿嘎去！”

他穿上那件漂亮的长袍，把大银十字挂在脖子上，拿起螺钿手柄的粗拐杖，迈着缓慢而庄严的步子朝阿嘎官邸走去。

阿嘎刚吃完饭，正在喝咖啡。布拉依马奇在旁边卷着一支烟。他转过身去背对阿嘎。他们之间准是又发生了一场新的争吵。阿嘎皱着眉喝咖啡，仿佛喝毒药似的。

戈里哥里斯神父走到门口，鞠躬行礼。

“你好，阿嘎。”

阿嘎连头都不屑于转一下。

“听声音我认出你是神父。”他用厌烦的语气说。“你又有什么麻烦事找我啊？走过来，我好看得见你。拿个凳子坐下。”

他拍了拍手，驼背老婆子进来。

“给神父端一杯咖啡！”他吩咐说。

然后他对神父说：

“讲吧！”

“阿嘎，”戈里哥里斯神父开始说，“世界只系在一根线上，这是你知道的；要是这根线被割断，世界就掉下来，砸得粉碎。”

“这谁都知道，”阿嘎不耐烦地说，“往下说吧。”

“这根线，阿嘎，有人要把它割断。”

阿嘎顿时变得活跃，抓住弯刀柄，站了起来。

“是谁，”他喊道，“我把他的头砍下来。穆罕默德作证！告诉我他的名字，神父，你瞧着吧！”

“莫斯科人。”神父回答说。

阿嘎放下双手坐了下来。是不是要他离开狼泉镇，离开布拉依马奇，放弃他的安逸生活，见鬼去，到世界尽头，到冰天雪地里去杀那莫斯科人？

“他离这里远得很啊，这个该死的。”阿嘎放下弯刀，说道。“他太远了。怎么到那里去啊？你就装糊涂吧，神父。这是最好的办法。我也装糊涂，安安静静地活过这一辈子，以后的事就管不着了。”

“可是你用不着离开狼泉镇，阿嘎。莫斯科人已经派了人到我们这里来了。他们就要在狼泉镇这里把线割断。今天早晨我在教堂里已经尽了我的责任。现在轮到你了。”

“唉！是啊，”驼背老婆子唧唧哝哝地说，“可我一点也

不明白。”

“我把莫斯科人曼诺里奥斯开除出教了。我把他赶出了耶稣的殿堂。”

“为什么，该死的神父？这是个好小伙子，他穷，有点神经病。他不就是为了救全乡镇招供自己杀了人，准备受绞刑的那个人吗？”

“伪善，阿嘎。这完全是伪善！这是哄骗大家的手法！”

阿嘎挠头，发起火来。

“见鬼！你们这些异教徒，带着你们的欺诈诡计，全都给我见鬼去！你们说的一回事，做的另是一回事，你们脑袋里想的又是第三件事！走吧，别把我弄得晕头转向了，你走吧。我今天不舒服。另外我还有这个孽障……”他说时指了指布拉依马奇。

布拉依马奇在静静地抽烟。他朝房顶喷烟，吱吱咯咯地咬牙。他的牙齿雪白，像狗牙似的龇出来。但听到说他就带着狂怒的神情朝阿嘎转过脸去。

“跟神父说你已经知道的事儿，要不我就走。我回士麦拿去。我在这里简直疯了！”

他要站起来。阿嘎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把他按下去，说：

“坐下来，魔鬼。坐在那儿，我跟他说！”

“说说看，神父，你想要我干什么？你来求我办件什么事？你说说，也许我们可以商量。可是你把话说清楚简单点儿；别拐弯抹角，让我听不懂，我不会兜圈子，你听明白了？你说吧。”

“事情是这样，”戈里哥里斯走上前去说道，“新近去世的帕特里雅齐亚斯的冒失鬼儿子把所有产业都送给了萨拉津纳的乞丐。”

“这是他的权利，”阿嘎说。“产业是属于他的。他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支配的自由。”

“是的，你说的不错。可是这帮子乞丐是莫斯科的人，他们是被派到这里来割线的。”

“见鬼，你给我唱的是些什么，该死的神父？说明白点。全都是，没有一个例外吗？”

“全都是。他们的头目是福提斯神父和曼诺里奥斯。明天，他们就要来到所谓他们的葡萄园收葡萄……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们插足到你的乡镇，阿嘎，然后逐渐把我们全都赶走；那么一来线就断了！”

“那你要求怎样干？”

“明天劳你大驾到乡镇进口处去堵这帮子莫斯科的人，等他们一来到就把他们赶走。”

“可是凭着什么权利这样干啊，该死的神父？葡萄园不是他们的吗？”

“不，不是！”

“怎么不是！见鬼，你发疯了。米舍里斯不是把葡萄园赠给他们了吗？那么现在葡萄园不就是他们的了吗？”

“不，我跟你说，阿嘎！我们将宣布米舍里斯精神失常……”

“精神失常？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跟我说明白点。”

“好吧，换句话说就是疯子。他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因此赠予是无效的。”

“可米舍里斯是疯子吗？他的头脑肯定是清醒而有判断能力的。”

“从良知到疯狂只有一步之差，阿嘎。谁能说清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呢？所以我们有方法证明米舍里斯是疯子。”

阿嘎双手抱头，蓦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明白了，”阿嘎大声说，“我明白了！该死的异教徒，像狐狸似的那么诡计多端！总有一天让你们把世界都吞掉！”

“好吗，阿嘎？”

“听我说，戈里哥里斯神父，让我们开门见山，彼此摊牌，有来有往。我们明天照你的要求守在乡镇进口处，把那些萨拉津纳的穷人赶走。可你呢，你的方面呢……我们说了：有来有往！”

神父心领神会，脸色变得惨白。

“你听明白了？”阿嘎接着说。“我将满足你的要求，神父；那你也得答应我的要求。”

“说吧，阿嘎，”神父轻轻动了动嘴唇说，“要是我能办得到……”

“这事很简单，你用不着发愁。这个布拉依马奇不管怎样也要乡镇的姑娘跳舞，好让他挑选。”

“这事很严重，阿嘎。”

“不管严重还是不严重，这事一定得办。你没看见这个

孽障，他十五岁了，谁能治得了他？你还是我？他能把我们俩一口吃掉。唯独一个女人能治他。那么我们就找一个女的来驯服他。这工夫，他像一只脱缰的野马，你要想骑上，他能把你扔上空中。但当他被驯服以后，他就会让你骑上，而且摇着尾巴走！”

布拉依马奇在旁静听，格格地低声笑着，仿佛有人在胳肢他。

“麻烦是寡妇死了……”神父低声说。

“给他另找一个嘛，神父……”

这时，布拉依马奇插话了：

“我要一个年轻的，胖胖的，像面包瓤那么白净的，不要驼背的！我不要一个太驯顺的，我得跟她斗。我把她推翻在地上，要让她哭，用脚踩她，那我才高兴呢。你懂了吗，神父？”

神父有难色，过了一会儿终于说：

“得找一个乡镇里没有亲戚的孤儿，才能避免引起公愤……我害怕的就是引起公愤，阿嘎。其他的倒没大关系。给我点时间吧。”

“他要什么？”布拉依马奇急着问。

“几天时间，好让他去找你要的女人，你这杂种！他说的有道理。你以为他能把女人们像鸡鸭似的都关在家禽房里，随时抓出来一个你喜欢的？你别撇嘴！穆罕默德在上，我要把你阉掉，好叫你安生，也叫我们安生！你听见了？不说了。你要是有劲没处使，你找玛莎去。”

“呸！我才不要她呢！”布拉依马奇说着朝墙啐了一口唾沫。

“好啦，神父，随他说去。我宽容你几天……你听明白了他的要求：年轻、胖胖的、白白的，还得老实。”

神父叹息了一声。

“好吧，阿嘎，”神父边站起来边说，“明白，等那些莫斯科人来的时候……”

“一言为定。可是，你那边也得……”

“我想法去找吧……上帝宽恕我……”

“别害怕，神父。他会宽恕你的。他的胸襟宽阔，能包涵！”阿嘎说完，哈哈大笑。

神父走出阿嘎官邸感到心烦意乱。他实在不愿干这种事，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莫非宁可让乡镇落到福提斯神父手里，让宗教、祖国、荣誉和财产陷入危险境地？

他回到家后就把镇上的地主找来，对他们说：

“明天，那些讨饭的人下到神经病米舍里斯赠给他们的葡萄园收葡萄……但是我们全都可以作证——甚至必要时发誓——证明米舍里斯从小就精神不正常。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他胡言乱语，头脑简单，精神失常。一个狡猾的人，比如说福提斯神父就可以哄骗他，诱使他在无论什么东西上签字……这就是，请老天作证，为什么我解除了他和我女儿的婚约……因此，他的赠予是无效的。葡萄园不是他们的，耕地、果园、房屋都不是他们的，既然帕特里雅齐亚斯

没有其他亲属，那么一切都将归集体。你们同意吗？"

"同意！"富裕农民异口同声地回答。他们对神父的诡计既惊讶又佩服。

"我刚才去见阿嘎，跟他商量妥了。不知费了多少唇舌，我才说服他到乡镇进口处去堵住那些讨饭的，那些布尔什维克。你们也都去，你们所有的人，带着你们的狗，你们的棍棒，给阿嘎助威……可是得注意不能造成流血事件！不能忘记我们是基督徒，要爱我们的仇敌。"

戈里哥里斯神父接着派人去找潘内尤提斯。潘内尤提斯到了傍晚才来，而且令人无法辨认。他用炭火把胡须烧掉，同时也烧了皮肤；面颊和脖子满是水疱。他用剪羊的大剪刀把头发也剪掉了。

神父尽管心事重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这家伙，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是我自己的事！"潘内尤提斯咆哮着说。"用不着大惊小怪。你再问，我就把你撂下走了。我知道你用得着我。"

"你别发火，潘内尤提斯。我并没有讥笑你。听我说，明天，我需要你。你带上你的棍子，要是曼诺里奥斯来，你就向他猛扑过去。他是被开除出教的，即使把他打死也没有人找你算帐。神与你同在。"

"别让上帝搀和进我们这勾当里来。你害怕福提斯神父；我仇恨曼诺里奥斯，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别把什么神啊，什么圣母啊，拉扯到这里来。这你糊弄了我。你够鬼

的，我的意思你明白。”

他朝门走去，转身向神父递了个眼色，嬉皮笑脸地说：

“让我们俩全都见鬼去！”

萨拉津纳的人们唱着歌下了山，而曼诺里奥斯走在队伍前头，却忧心忡忡。他对自己说：“上帝保佑，别让我们遇到抵抗。”

然而，他们走近乡镇时，就望见在圣瓦西里斯井台周围聚集的人群。有的人坐在地上，另外的人手持棍棒走来走去，威吓的叫喊声不断传来。

曼诺里奥斯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对同伴们说：

“朋友们，我看他们要拦截我们……妇女们呆在这里等；我们男人走上前去，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不跟他们吵架，道理在我们这边。但是如果他们非打不可，我们也不跟他们打，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去找阿嘎，是他治理乡镇，由他决断。因为葡萄园现在是我们的，他不能不认为我们有理……走吧，兄弟们，以主的名义！”

妇女们坐在岩石上，男人们向前走。他们还没走出一百步，一块石头就从曼诺里奥斯的耳旁飞过。第二块，第三块相继飞来，进攻开始了。聚集在井台周围的人群朝他们走来。为首的是潘内尤提斯，像个疯子似的迈着沉重的步子向他冲来。

“现在我们怎么办？”大个子旗手卢卡斯吼叫道。“我们等着他们把我们一个个干掉吗？捡石头，伙计们，朝他们

扔啊！”

但曼诺里奥斯干预说：

“等等！我们不要伤人，兄弟们！”

一片怒吼声从对面传来：

“回去！走！你们过不去！”

曼诺里奥斯走上前去，举起手来表示他准备谈判，喊道：

“兄弟们，兄弟们，听我说！”

“开除出教的！强盗！杀人犯！布尔什维克！”

狂怒的人群向他冲来，但潘内尤提斯伸出双臂把他们拦住，喊道：

“谁都不许碰他！他是我的人，由我把他干掉！”

他吼叫一声，便向曼诺里奥斯冲去。但萨拉津纳人把他们的领袖团团围了起来。

卢卡斯抓住一大块石头喊道：“谁要是碰一下曼诺里奥斯，我就把他脑袋像西瓜似的砸烂！”

然而，得到戈里哥里斯授意的教堂执事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怂恿着潘内尤提斯：

“他是被开除出教的！把他干掉，上啊，潘内尤提斯！那你的手就变得圣洁了！”

就在这时候，小学教师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喊道：“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停一停！”

“他们要侵占我们的乡镇！”执事大声叫嚷。

“我们要上我们的葡萄园收葡萄！”萨拉津纳的人喊

道。“那是我们的，米舍里斯赠予的！”

“米舍里斯已被宣布是疯子，他的赠予无效！”老拉达斯躲在小学教师后边尖声说。

“赠予无效！你们走，布尔什维克，被出卖了的东西！”

潘内尤提斯像一头公牛似的低着头，朝曼诺里奥斯冲去。但卢卡斯两手举起一块大石头，使劲扔了出去。石头砸在潘内尤提斯的膝盖上，他身子晃悠了一下就倒在地上。卢卡斯跳过去，骑在他身上狠揍。潘内尤提斯使了一股猛劲抽出身子，搂住对方的腰。这是一场恶战，两人在地上滚，有时这个占上风，有时那个占上风，并大声喊叫。

执事捡起一块石头，瞄准曼诺里奥斯。

“被开除出教的，布尔什维克！”执事喊叫。

石头击中曼诺里奥斯的前额，血涌出来，淌到脸上。

“他们要杀曼诺里奥斯！”萨拉津纳的人喊着就向狼泉镇的人冲去。

殴斗在大声叫骂中展开。老拉达斯跑掉了。小学教师想居间调停，遭受双方棒打。

一个玩童跑到镇上欢声叫喊：

“把曼诺里奥斯打死了！把开除出教的打死了！把布尔什维克打死了！”

柯斯坦底斯拿起棍子，走出咖啡馆，问在他门前走过的孩子：

“在哪儿？哪儿？”

“在圣瓦西里斯井！”

柯斯坦底斯赶快走去。他在路上碰见扬纳科斯，两人没有交谈，拚命跑起来。

两军在井旁酣战，在石头地上和叫喊声中扭打成一片，难解难分。萨拉津纳的妇女们奋起投入战斗。她们都是身体健壮的女中强者，长期的家务和田间劳动锻练成她们的一身钢筋铁骨和一双硬拳头，像男人一样攻打迎击。

“曼诺里奥斯！曼诺里奥斯！”

两个人发出焦急的呼喊声。曼诺里奥斯坐在一块石头上包扎伤口，听出声音，抬起头来喊道：

“我在这边，兄弟们！别担心，我没事！”

这时，老拉达斯爬上一块岩石欢叫：

“阿嘎来了！阿嘎来了！”

人们听见马嘶声，路上铺的石板上冒出火星。阿嘎快速来到。他佩带着银柄手枪、大弯刀，头戴红色土耳其帽，喝得醉醺醺的样子。来到井台前，他猛地拽马嚼子，马直立起来，他紧搂住马脖子，还骑在鞍上。他从腰带上取出手枪朝空开枪，然后像个疯子似的用沙哑的声音大喊一声：

“异教徒们！”

一声枪响，混战中止。萨拉津纳的人站在一边，狼泉镇的人站到另一边。他们情形狼狈，满身尘土和血迹。小学教师仍站在战场上。他全身是伤，无法起来向阿嘎致敬。

“异教徒们！”阿嘎用充血的双眼注视着萨拉津纳的人们再次喊叫。“你们到我们乡镇来要干什么？你们走！走！异教徒们！”

曼诺里奥斯走出来，说：

“阿嘎，在狼泉镇有我们的葡萄园，我们来收葡萄。葡萄园是我们的！”

“见鬼去，骗子！从什么时候起葡萄园是你们的？凭的是什么？你们从哪儿得到的，你们这帮穷光蛋！”

老拉达斯站在岩石上冷笑。

“这是米舍里斯赠予我们的！”曼诺里奥斯回答说。

“他的签字无效，你们这些笨蛋！他是未成年人！”阿嘎说。

“不，阿嘎，”老拉达斯纠正说，“不是未成年人，是疯子！”

“那还不是一样，吝啬鬼！你住嘴！”

阿嘎举起手枪朝老拉达斯瞄准。

“饶了我！饶了我！”老家伙喊叫，赶快躲到岩石后边去。“你说的对，他是未成年人！”

阿嘎哈哈大笑，把手枪放回腰带上。他转身向着萨拉津纳的人：

“你们当中谁是曼诺里奥斯啊？”他问道。“我看不清楚，让他到前面来吧！”

“是我！”曼诺里奥斯走到靠近马的地方说。

“你是个好小伙子，曼诺里奥斯，不管他们怎么说！过来，异教徒，老实跟我说说什么是布尔什维克。这些日子，他们老在我耳朵旁边叨叨这个词。见鬼，这是个人还是个野兽？是像霍乱似的一种病吗？我一点也不懂……你知道是

怎么回事吗？”

“是的，我知道。”曼诺里奥斯答道。

“那么就以你的神的名义讲吧。跟我解释明白！”

“就是最初的基督教徒，阿嘎……”

“你别把最初的基督教徒搅和到这里，异教徒！拉吉酒已经把我弄得头昏了，你别再把我弄得更糊涂……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意思？”

“我跟你说吧，”老拉达斯叫嚷着说，“这意思是再没有富人和穷人的区别，只有穷人；没有阿嘎和平民，只有平民；大家都不再说，你的妻子，我的妻子，所有的妻子都是大家的！”

“再没有阿嘎和平民的区别！”阿嘎吼叫道。“这不是把真主制定的秩序推翻了吗？瞧！你就是配这个！”

他在曼诺里奥斯面前伸出一只叉开五个指头的手，做一个诅咒的手势。

“睁开你的眼睛，该死的，你看看这些指头是一般齐吗？这里有大有小。真主就是这样创造的。人也一样，他制造的人也有大有小，有老爷和奴隶。在鱼的世界里，大鱼吃小鱼。真主制造了羊，又制造了狼，好让狼吃羊。这就是神制定的秩序。可你们这些人，布尔什维克妄想……该死！”

他把弯刀拔出鞘，用刀刺刺马，向萨拉津纳的人冲去。妇女们发出尖叫声，沿小路后退；男人也后退了，唯独曼诺里奥斯一人岿然不动。

“异教徒！”阿嘎向他喊道，“走开，你不要脑袋了！你就

不害怕?”

“我只怕上帝,”曼诺里奥斯回答说,“我不怕人。”

“你简直是疯到头了!”阿嘎说着又大笑起来。“可你也真滑稽。你愿意到我家来给我解解闷吗?我们的教,疯子和圣人不分,都是一回事。你既是疯子又是圣人。你很古怪。到我家来吧,大傻瓜。我供给你吃的、喝的、穿的,让你成为一个像样的人……你不愿意吗?那你活该!走吧,祝你走好运!我改变了主意,不杀你了!”

他转过身去向着狼泉镇的人——他们听到阿嘎为他们辩护而沾沾自喜——说:

“你们这些异教徒,你们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圣人。你们都见鬼去!诚实的,勤俭的,游手好闲的……你们都该倒霉!”

狼泉镇的人散开了,心里又害怕又喜悦。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把小学教师扶起来,送回家去。这可怜的人一瘸一拐地走着,并且十分疼痛。

“这对我是个教训,”小学教师承认说,“我既不是羊也不是狼;我是个杂种。狼咬我,羊往我身上拉屎。朋友们,我知道应当怎样为人,但我缺乏勇气。我看见真理,但我沉默。我害怕。不敢抬起头来。我害怕……那么结果呢,你们看见了,我受到两方面的无情殴打。他们做的对!他们做的对!这对我是有好处的!”

他看了看扶着他走的两个同伴,用称赞的语气问道:

“你们不害怕吗,你们?”

“我们也怕，”扬纳科斯回答说，“但我装成勇敢的样子……我自己都糊涂的事怎么跟你讲清楚呢？我装成勇敢的样子，可是我四肢发抖。不过，后来慢慢地——这里有个奥妙——我就变勇敢了。你懂我的意思吗？老实说，我就不大懂！”

小学教师尽管感觉疼痛，却笑了起来。

“我愿意拿我所有的知识换取做到像你那样……你呢，柯斯坦底斯？”

“我比扬纳科斯差劲，我不勇敢，连勇敢的样子都没装。我害怕，我发颤，我心跳得要炸开，可是我有自尊心。如果有一天我把什么都抛弃掉，走上耶稣的路的话，那不是由于什么美德或是勇敢，而是出于自尊心。我会害怕，发抖，但我不会回头。你明白吗，教师？”

“曼诺里奥斯比我们都强，”扬纳科斯说，“他并不是装勇敢，他就是勇敢。”

第十六章

翌日清晨，米舍里斯怒火中烧，走下山去，心里想："我到神父家，把他的胡子揪掉，我去痛骂那些头面人物。我去敲响教堂的钟，把全乡的人召集来听我的讲话。"

他冒火后平静下来，琢磨用什么字眼才能击中要害，又不知道开始应该怎么说……他一夜没有合眼，拂晓时又看见死去的父亲站在他面前，用责备的目光注视他，摇了摇头，动了动嘴唇。米舍里斯听见他的声音，微弱的声音来自彼岸，由和风传来连续几个"为什么？"，于是米舍里斯一跃而起，拿了棍子，全身颤抖了一下，朝乡镇走去。

他直奔神父家，推开大门，穿过院子。他发现神父坐在窗前光亮处低头看信，边看边流泪。神父看到米舍里斯，赶快把信藏到衬衣里，但米舍里斯已经认出信上的字迹。他明白了，气消了。他看见死神在空中游荡，心里十分痛苦。神父镇静下来，眼睛干了，看着米舍里斯。

"什么好风把你吹来的，少爷？"神父用嘲笑的口吻问。"你在萨拉津纳已经呆够了？修道士的生活很艰苦。你老老实实回到镇上来，享用你的产业吧……你在文件上签字了吗？"他又用不安的语气接着说。

“我什么都没有了，”米舍里斯回答说，“我卸下了包袱，我自由了。”

“你在文件上签字了?”神父焦急地问。

“签了。”

“你疯了！疯到头了！”神父挥拳猛击窗台大喊。“你完蛋了，疯子！你成了那个骗子神父的奴隶了。可惜你祖宗世世代代积累下的财产！”

“我自由了。”米舍里斯又冒起火来说，“你才是奴隶哪，神父！可惜你穿的这件袍子！”

神父用辛酸的口气低声回答说：

“为了你好，为了我女儿好，我费尽心力——可是现在，一切都完了！”

“她给你写的什么?”

“你看吧！”他从衬衣里掏出信来。

他猛地一下子把信递给米舍里斯。米舍里斯接过信来一看，上面满纸泪痕，不知道是神父的还是他女儿的泪水。米舍里斯眼泪盈眶，艰难地慢慢读下去。

“我不好了，父亲。原谅我让你操心着急，可是我不好了……一天比一天坏，气息奄奄，我要走了。现在医生们经过我床前连头都不回过来看我一眼。他们已经把我抹掉。而我呢，我看着天花板，仿佛这就是天，对我说来，除此以外已经没有别的天了。我对死无所谓，也许甚至很舒服，如果不是想到把父亲你留下，单独一个人，无人端茶送水……就是为了你我感到凄伤，也为了我的前未婚夫；也许他对我离

去不感到悲伤，但我一想到他，我就流泪……为什么？为什么？我犯了什么错？我只是希望有一个家庭和一个孩子……而现在……”

米舍里斯再也读不下去了，他把信放在窗台上，朝门走去。

“好吧，我走了。”他说。

“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来干什么？”

“我经过这里。我没有什么要求你的。我能求你什么呢？再见！”

“上帝是严厉的。他打击人是无情的……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呢？”

米舍里斯已经走到院门，一听这话立即转过身来说：

“他应打击的是你，神父，你心里充满卑鄙的情感，而不是你的女儿！”

“上帝知道在什么地方打击我，他打击了……”神父又流出泪来低声说道。

但神父骤然间又冒起火来。他光着脚一蹿就走到院子中央。

“这是你们的错，”神父大声说，“是曼诺里奥斯的过错，是你们那个恶棍神父的过错，是你的过错！是你们的过错，你们的诈骗，你们的出卖！我们原来很幸福，一切都按照上帝制定的秩序办事。我女儿本来可以恢复健康，你呢，要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你父亲也不会死，而我呢，本来不出一年就可以抱上外孙子……但是曼诺里奥斯这个虚伪的家伙，

把你弄得晕头转向，接着又来了个伪君子神父，于是你父亲悲伤而死，你把财产扔掉，我解除了你们的婚约，随后我女儿的病情恶化。现在她完了，没有希望了……对她的死，你也有责任，该死的！以前，这可怜的孩子还有斗争的勇气，可如今……"

神父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咒骂，叹息，流泪。他忽然又暴跳如雷地说：

"我宣布你精神失常和你的签字无效是对的。我将把你的一切赠给集体！萨拉津纳连一粒葡萄、一个橄榄、一粒麦子都捞不着……不成，事情不能照你想的那样去办！我要叫你彻底垮掉！我要为你父亲的死报仇，为我女儿的死报仇……你瞧着吧，你瞧着吧，你别笑！我去见主教。我把全乡一致的见证带去，阿嘎站在我这边。我把你们全都搞掉！"

"是的，人们都站在你那边……"米舍里斯看到神父的悲伤和恶毒十分痛心，说道。"人们都站在你那边，唯独上帝不站在你那边……你怎么能忍心让那么多人在萨拉津纳死于饥饿？你就不怕上帝吗？"

"要是玛利奥里死了，我就变成一头野兽，我不怕上帝也不怕人！我扔掉长袍，拿起枪来杀人。为什么他把我的玛利奥里杀死了呢？她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呢？世界上有比她更纯洁、更可爱、更温柔的女性吗？第一个我先杀掉曼诺里奥斯；就是这畜生把我弄垮的！阿嘎没有把他吊死，我去把他吊死！他装成圣徒、殉道者、英雄，可他是出卖给莫斯

科的！奸细，亵渎宗教，布尔什维克！”

神父唾沫四溅，攥起拳头举到米舍里斯头上，吼叫：

“你滚，别再让我看见你！滚，要不我就把头往墙上撞了！”

他滚到院子里的石头子上，嘴上满是唾沫。家里没有人，米舍里斯弯下腰，使尽全身力量才把他抬起，背进屋里放在沙发床上，然后去厨房，倒了一杯水给他送来。戈里哥里斯神父抓住杯子，喝了几小口，睁开了眼睛。

“米舍里斯，”他小声说，“我这人完了。上帝给我迎头痛击，可是我不会，我不会悔恨……我不会宽恕任何人！你走吧，我不能再看见你！”

神父恢复了神智，站起来，穿过院子，打开大门。

“你走吧，不要再到我家来了！”他对米舍里斯说着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米舍里斯在乡镇的街巷游荡，犹如骤然步入一个陌生的去处，在梦境中闲逛，初次见到这些房屋、店铺、梧桐。他来到他父亲的家门前，停下来看了很久，仿佛在用力回忆……他正要走进门，就仿佛见到院内乱草丛中有一个高大肥胖的死人，伸开双臂，拦住他的路……他一阵发抖，加快了脚步。神父的那句话“是你杀了他，是你！”，变成了人，死人，骷髅……尾随追赶他。

到了乡镇的边缘，他停了下来。“我来这里做什么？”他自问。“我当时气得发疯，怎么现在不生气了呢？”玛利奥里

蓦地出现在他眼前，脸色苍白，睁着大眼睛，一条小红手帕捂着嘴……“死人，鬼魂在镇上经常出没，我走了！”他低声自语。

天空变得阴沉了，太阳被云遮住，风刮起来，树木摇晃，枯叶飞落，地面犹如病人的躯体，遍布黄斑。

两三个乡民装做没有看见米舍里斯，急忙走入小巷。一个幼童转过身来，一看见他就哭了起来。一个老妇打开家门，一见到他就画十字，立即又把门关上。她转身朝着她那位期待出现阳光取暖的老伴小声说：

“他在外边哪，我们过去的小少爷。你要是看见他……真可怜，落到这步田地！他面黄肌瘦，眼睛呆呆的……”

老人摇了摇头。

“他自作自受，把产业都给出去了。现在他在街上游晃……他光着脚吗？”

“不，他还穿着一双破鞋……这可怜的，人家说他精神失常，真说对了。”

“帕特里雅齐亚斯家族完蛋了！”老人冷笑说。“他们把什么都占了，吃了，喝了，而今天成了这个样子！上帝是公平的，不管怎么说！你听我说，老婆子。赶明儿，他来敲门，你就给他块面包，那我们就可以显摆显摆我们也给帕特里雅齐亚斯施舍了。”

他画了十字。

“感谢上帝！”

雷声从远处传来。一阵凉风夹杂着雨点。米舍里斯抖

起精神。

“我去找扬纳科斯。”他忽然决定。

他回到镇上。天上开始掉下大雨点，街上已不见行人。他路过寡妇家，停下来，推开门。在荒凉的院子里，红石竹已枯萎。他进入房间，床垫、椅子和寡妇的一只衣箱都已被人偷走；床被折卸，百叶窗被拿走，只剩下一扇窗户被风吹得吱嘎作响。路过的人经常进入这房子，把地板和墙弄脏。

“可怜的卡特林娜……”米舍里斯低声说。“你曾经给人以多少欢乐，你自己又感受过多少愉快！你要是看见这个惨遭劫掠的房间，该多伤心啊！这个世界是多么丑恶肮脏！”

一只小家鼠发出叫声。它躲在顶棚的芦苇中拚命啃嚼，仿佛它要在上帝给它规定的时间内尽情享受。

米舍里斯把门关上，朝扬纳科斯家走去。在路上，他心想：“卡特林娜尽管过去生活放荡，却比穿着教士长袍的戈里哥里斯神父更肯定能进入天堂……她也许已经进了天堂，这时正坐在抹大拉的马利亚旁边，彼此闲谈……”想到这里，他感觉轻松了些，走去敲扬纳科斯的门。

扬纳科斯从一天亮就来到驴棚和小驴告别。他原来答应把它送给萨拉津纳，但前一天晚上接到老拉达斯的一张条子，上面写道：“还我三个金币或是把你的驴给我抵债，要是你不想坐牢的话。”

他紧紧搂住驴的温暖而发亮的脖子，对牲口说话，哀叹自己的命运，用最亲切的话语哄它：

“尤素法奇，那些恶人嫉妒，要把我们分开……以后谁

每天早晨来跟你说话，抚摸你，往你的桶里倒清水，给你的槽里添草料？谁上地里去割嫩草让你尝鲜，尤素法奇？世界上我只有你。人家叫我碰上的倒霉事儿，对我说的恶毒的话，我都不在乎，我只是笑一笑，因为我知道一回到家，我又看到我的尤素法奇摇着尾巴，转过头来用它的一双天真的眼睛看我，我们俩又一前一后一起上路，走村串巷，买货卖货，老老实实赚回我们的血汗钱……可是现在，你到了要把我们分开的老吝啬鬼手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在世界上单独一个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完了，尤素法奇！那些该死的恶毒的人，他们的金币，我们倒霉的穷命，对极不公平的事毫无办法……再见吧，尤素法奇！”

他弯下身去吻驴的温暖而发亮的脖子，把手指慢慢伸进它肚子上的绒毛里，抚摸它的臀部，揪它的尾巴，不禁流下眼泪……尤素法奇因主人抚爱而感到幸福，得意地摇头摆尾，发出温柔而热情的轻微叫声。

有人敲门，扬纳科斯一惊，站了起来，但一看见进来的是米舍里斯，他的心又平静下来。

“你好，米舍里斯，”扬纳科斯显出心安的样子说，但眼睛还红着。

“你怎么了，扬纳科斯？”米舍里斯问道，“你哭了？”

扬纳科斯不好意思，用手背擦去眼泪，回答说：

“我变成老小孩了，我向我的驴告别……老拉达斯要我的驴，让他没好死！”

扬纳科斯拿出接到的那张纸条递给米舍里斯看。

“你有什么吃的吗?”米舍里斯问道,“我饿了,天刚亮我就下山,现在快中午了……听我说,扬纳科斯,我这就去找老拉达斯,驴是属于萨拉津纳的,他要不去!”

扬纳科斯摇头。他听说神父已经和阿嘎商量好了,他还给主教写了信,在对米舍里斯签字有没有效判决以前,不让米舍里斯支配遗产。而且全乡的人都要为帕特里雅齐亚斯的儿子精神不正常作证。

“要是他拿走我的驴的话,”扬纳科斯突然说,“我发誓放火烧掉他的房子!”

他走进房间做了一盘鸡蛋,又拿来面包、奶酪和葡萄。雨停了。两人坐在驴棚前的院子里吃起来。驴也在靠近他们的地方吃草料,有他们做伴它觉得格外高兴。

“我们仨这样在一块多好啊!”扬纳科斯叹息说。“真想不到老吝啬鬼要把我们分开……”

“我马上去找他。”米舍里斯边擦嘴边说。

“上帝与你同在,米舍里斯! 你尽可能吧……”

老拉达斯和他妻子正蹲在房间里的一张矮桌前吃饭。佩内洛普太太把她织的袜子放在旁边的凳子上。她把小块食物像投玩具球似的扔进嘴里慢慢咀嚼,面带倦容,一声不响。她老头子却兴致勃勃,一个人滔滔不绝。

“一切都顺当,佩内洛普。赞美上帝! 神父,那个穿长袍的魔鬼,他哄好了阿嘎,他给主教去了信。你瞧着吧,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产业用不了多久就要落到我手里。这些产业说是要归集体! 你别信以为真,佩内洛普,我已经和神

父谈妥，把产业拍卖。神父拿他的一份——他打算全占，这混蛋。你想我能让他这么干吗？我们说好了各分一半。过几天，那开除出教的扬纳科斯的小驴就是我们的了。这驴给你，佩内洛普。你骑上它到我们的各处产业去转悠。这驴老实，听话，喂得好，有驮鞍，全身绒毛，你看见了吗？你骑在上边就像王后似的！我们没有孩子，没有狗，没有什么花费，佩内洛普。我们就是国王和王后！嗳，要是我再活一百年或是二百年的话，整个狼泉镇就会落在我手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里的人全都爱虚荣又愚蠢，他们年年都置新衣服买新鞋，再加上他们生孩子。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开销，这样钱就花掉了……可我们呢……祝你健康，佩内洛普！”

他倒满一杯清水，一饮而尽，心满意足地咂了一下嘴。

“酒比起上帝赐给我们的水来究竟怎样？”他说。

米舍里斯没敲门就进来了。老拉达斯一看见他就皱起眉头。“他准是来吵架的，”他心想，“我可不愿意看他那样子。我就装糊涂吧。”

“你好，米舍里斯少爷，”老拉达斯说，“请坐。你吃饭了吧。”

佩内洛普太太收拾桌子，又拿起她的袜子，坐在一个犄角织起来。

“尊贵的老爷，”米舍里斯说，“你弄到了那么多耕地、葡萄园、橄榄园、房屋、满满的一箱箱的金子干什么用啊？你把它们带进坟墓里去吗？你一只脚已经进坟坑里了，你还

不满足吗？听说你还要把那可怜的扬纳科斯的小驴夺走……你不怕上帝吗？你在人们面前就不害臊吗？”

老头子挠了挠他那尖塔形的头，心想：“当真，我看他实在是不正常了。你看他实在是不正常了。你看他把上帝跟我的事搀和到一起。得跟他好好说。要是他发起疯来，他会狠凑我一顿……”

“米舍里斯，”老拉达斯用温柔而带呜咽的声音回答说，“你叫我怎么办呢？我跟大家一样也有需要啊……”

“我给你开一张我欠你三个金币的借据，我在上面签字……”

老头子轻咳嗽了一下。

“米舍里斯，我请你原谅，一些爱讲坏话的人说，你的签字……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别生气！我可不相信这些闲言碎语，不过人是一部脆弱的机器，只要一个螺丝松了……”

米舍里斯跳了起来，拿起他刚坐过的凳子摔到地上。他心想：“确实，照这种情况，他们真要把我弄疯了……”他睁大一双充血的眼睛朝老拉达斯走来。老拉达斯退到房间的一个角落，抓住门把手，向院子瞟了一眼。“感谢上帝，”拉达斯心想：“院子门开着，一旦情况恶化，我就赶快跑到街上……”

“要是你有现钱给我的话……”拉达斯装着哭的样子说。

“我到家里去给你取，老混蛋！”米舍里斯边向老头子逼近边喊道。“吝啬鬼，放高利贷的，强盗！”

“阿嘎今天早晨把你父亲的房子封了……”老头子说出这话，又立刻后悔，心想：“我不该把这事告诉他……他要火冒三丈！可是晚了，我活该倒霉！”

米舍里斯两手抱头，感到它要爆裂，喊道：

“天啊！我真要疯了！你说清楚，老拉达斯！他们是不是要把我从我父亲的房子里赶出去？简直是做绝了！我要把全镇浇上煤油放火烧掉！你别走，老吝啬鬼！你上哪儿？来这里，混蛋！”

他向老头子扑去，但老拉达斯已经跑到外边。米舍里斯在大门口追上他，抓住他的颈背，老头子跪在地上发出尖叫声。

“这是谁干的？是神父？是阿嘎？是你？”

“不，不是我，不是我，米舍里斯！你可以问佩内洛普。我一直关在家里……我知道的事都是道听途说来的……你问问佩内洛普吧……听说今天早晨阿嘎和戈里哥里斯神父到你家去了……好像主教带着医生从市镇来了……”

米舍里斯吓了一跳，问：

“医生？”

“放开我，米舍里斯，我求你。别捏得这么紧……我什么都告诉你。别把我掐死！”

米舍里斯揪着老头子的脖子把他提起来让他站住，说：

“说吧，混蛋！全说出来！”

“佩内洛普，给我杯水……我气闷！”

但佩内洛普在织袜子，一动不动。她微笑着，平静地织

着袜子，安然不动，像死了一样。

“让我去把门关上，别让邻居们听见我们说话……”老头子说。

老头子一下就跳到街上，边跑边喊：

“救命呀！救命呀！米舍里斯要掐死我！”

周围人家都把门上了锁。老拉达斯边跑边喊，制造恐怖。他来到戈里哥里斯神父家，神父走出门口。

“救命呀，神父！米舍里斯的病发作了，他要掐死我！让我进来吧！”

但神父伸开双臂挡住门，不让他进去。

“跑吧，老拉达斯，喊呀！把全乡镇的人都煽动起来！去吧，使劲喊，让大家都听见，让大家都相信……去吧，跑吧！”

他说着就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雨又下了。老头子对神父的诡计心领神会，拚命奔跑，每到街头就停下来尖声喊叫。他在路上拾到一根绳子，作为物证在手中挥动：

“米舍里斯要把我勒死，就是用这根绳子！救命呀，兄弟们！给我开门！米舍里斯来了！他拿着一桶煤油来了！”

他看见有一扇门开了，就又跑了起来，跑到再远一点的地方喊：

“他拿着一桶煤油，要在全镇放火！救命呀！救命呀！”

乡镇骚动了，人心惶惶。有几个乡民取下枪，把手指放在扳机上，守候在门后。阿嘎出现在阳台上。

“叫两个有力气的人去把他捉住，见鬼！潘内尤提斯哪里去了？”

潘内尤提斯赶快走向前去，说：

“听从你吩咐，阿嘎！”

阿嘎扔给他一条绳子，说：

“喂，接住！跑去追上他，把他的手捆上，带到我这里来！你听着，潘内尤提斯，从今天起，我雇你当护卫。你有力气、凶狠、暴戾，我正要这样一个护卫。等一等，我把你那该死的前任的帽子扔给你。往后你戴上它。”

阿嘎从墙上的钉子上取下土耳其帽，扔给潘内尤提斯，说：

“接住！祝你走好运！”

然后他朝布拉依马奇转过身去。这个宠儿懒洋洋地躺在他后边，抽着烟，从鼻孔喷出烟雾。

“我想他们真的把他弄疯了，这个倒霉的！”

“什么时候才给我把女人找来？”放肆的小家伙问。“穆罕默德作证，我也要疯了！”

潘内尤提斯先后接过来扔给他的绳子和帽子，就往老拉达斯的房子急忙跑去。

但米舍里斯已经不在那里了。因为怕乡民看见，他挑人们最不常经过的小巷走掉。而他走过哪里，哪里的门就关上，妇女发出惊叫声。

到了上山的小路，他累得喘不过气来，停止了奔跑。继阵雨之后是和缓、平稳、单调的雨。山被轻雾笼罩，平原被

大雨冲刷。米舍里斯躲在一块岩石脚下，等候雨小下来。

他看着大雨如注，听着流水和汇成的小溪在石头间倾泻的瀑布声。他的心不知不觉地随着雨水一起奔腾，下到平原。它也在斜坡上翻滚，与其他细流汇合，变大，膨胀成洪流，淹没了村庄。米舍里斯心情激动。全身泥水的活人和死人从大地涌现，他们冒着雨，形成队伍，迈着庄严的步伐，离开平原，爬上山坡，朝他径直走来。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个身材高大、圆鼓肚子、脸色青蓝的死人——老帕特里雅齐亚斯。这就像是最后审判：天使们吹过号筒，人形的大虫从泥里爬出来……

前几天，米舍里斯读了《启示录》。他满脑子里都是天使、号筒、坐在水流上的淫妇、海和碗、骑着黑马、绿马、红马、白马的骑士——他们沾满了血……米舍里斯看着下雨，听着太阳穴的跳动声。他突然感到世界坍塌了。天色阴暗，夜幕提前降临。雨持续不断地单调地下着，侵蚀着大地。

“上帝啊，只有你是永恒不变的，”米舍里斯泪水盈眶，低声说，“既然一切都会粉碎，解体，崩溃。如果你不存在的话，人还能依靠什么呢？一切都粉碎，解体，崩溃，只有你，上帝啊，是永恒不变的。让我靠在你身上吧！紧拉住我，上帝，我的心在摇曳！”

福提斯神父和曼诺里奥斯在岩洞里等待米舍里斯归来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焦急不安。

“神父，我们还需要进行长期斗争才能取得我们应有的权利。为现世的财物浪费这么多时间值得吗？”

“值得，曼诺里奥斯，值得！”福提斯神父眼睛放出光芒回答道。“过去，我跟你一样认为：为人间事物斗争有什么好处呢？这个现世于我何干？我从天国流放出来，我急着要回去。但是我逐渐明白了：如果不首先在现世取得胜利，谁都不能进入天国；而不与现世进行火热的、坚忍不拔的不懈斗争，谁都不能取得这个胜利。人只能以现世为起点进入天国。戈里哥里斯神父、拉达斯、阿嘎、地主老财们是一股恶势力，我们的命运就是要与他们斗争。假如我们放下武器，那我们就完了，在现世完了，在天上也完了。”

“米舍里斯太娇嫩，娇生惯养长大，不能战斗……”

“我们能够啊，我们。先看看他今晚带回什么消息来吧。如果是坏消息，我明天去找主教，请他主持公道。冬天快到了，我们不能在饥寒面前束手待毙。”

“要是我能献出生命使危急的人们得救……”曼诺里奥斯低声说。

“一次献出生命比进行每日的点滴斗争要容易。如果有人问走什么路能进入天国，我的答复是：走最艰难的路。那么就走这条路吧，曼诺里奥斯！鼓起勇气！”

曼诺里奥斯沉默不语。他觉得神父说的对，自己太心急了。他不能忘记当他走在献出自己生命的路上时所感觉到的极乐境界；这仿佛是一个失去的乐园，一线微光仍照耀着他的胸膛。每日的斗争使人受煎熬，受折磨，感到烦闷。

他着急。

两人沉默。他们静听雨声和岩石上的流水声。闪电不时划破夜空，照亮两张苍白的脸、一个脖颈、一只手，而瞬息间一切又消失在黑暗中。

他们忽然听见石头小路上的急促脚步声。

"米舍里斯！"曼诺里奥斯喊着急冲冲地跑出去。

两个朋友在黑暗中互相拥抱，然后进入岩洞。

"你好，米舍里斯！"福提斯神父说。"你从狼泉镇给我们带什么消息来了？"

"说我的签字无效，阿嘎把我父亲的房子封了，医生们要来给我做检查……玛利奥里要死了……这些就是我带来的消息！你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有事可干，赞美上帝！"

他席地而坐，背靠岩石。

"你们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过了一会儿，他故作开玩笑似的重复说。"我是满载而归。"

"我们并不抱怨，"福提斯神父站起来回答说。"做人就是这样：受苦受难，遭受不公正，但斗争而不退让。我们不能任人宰割，米舍里斯。明天，我到市镇去，我要斗争。"

米舍里斯摇了摇头，说：

"按天主给你的指示去做吧，神父。我是无能为力的了……在下边，我一时气愤不过，要把老拉达斯勒死，给全镇浇上煤油，放火把它烧掉。可是立刻，仿佛我已经这么干了似的，我感到精疲力尽，心灰意懒。我害怕，我跑掉了。"

"让神父和我，我们去斗争吧，米舍里斯。"曼诺里奥斯

在黑暗中握住他朋友的发烫的手说道。

雨停了。福提斯神父站起身来，说：

“晚安，我去休息了，还要为明天做准备。我们天一亮就上路，曼诺里奥斯。”

神父在昏暗中消失。

“生活是多么艰难啊，”米舍里斯叹息道。“替我做一件事，曼诺里奥斯。你明天既然到市镇去，就请你去看看玛利奥里，替我向她问好。就这些。”

他在草褥子上躺下，闭上眼睛，还想看见他父亲出现。

第二天早晨，福提斯神父和曼诺里奥斯两人在路上没有交谈几句话。天空阴暗无雨。然而，前一天下过大雨，两人一前一后，赤着脚在泥泞中艰难行进。

他们穿过人们世世代代在那里耕作的肥沃土地、果园、葡萄园，时而一片平原，时而地形略有起伏。顷刻间，东方天际呈现出一块绚丽、柔美、清新的蓝天。在迎面一高处屹立着两根古老的大理石圆柱，光辉闪耀。

“所有这些土地从前都是我们的……”曼诺里奥斯感叹说。

福提斯神父在两根残缺的圆柱前停下来，瞻望片刻，仿佛他路过一座坍塌的教堂。

他们默默地走，肩上背着个旧褡裢。神父穿着他的破旧长袍，曼诺里奥斯穿着剪裁不合身的粗布牧人衣裳。当他们穿过村庄时，众犬狂吠，各户人家开门观看，有时向他

们送去两句友好的话语："早安！你们上哪儿？一路平安！"门开了又立即关上。担负着萨拉津纳人命运的两位贫穷的使者又是孤单地走在路上。

中午，他们在一棵黄叶满枝的白杨树下打尖，找到两块石头坐下。百里香、野薄荷、鼠尾草等各种被暴雨摧残的香草喷放着芬芳。太阳出来，彩虹横跨苍穹。

福提斯神父面对天上地下的雨后美景叹为观止，他那苍白、严峻的面孔笑逐颜开。

"有一天，"他说，"我问一个远离修道院，在悬崖上的一个隐士住所独居的苦行僧索弗洛尼奥斯神父：'你是怎么找到拯救灵魂的道路的，索弗洛尼奥斯神父？''我自己也不知道，孩子，'他回答说。'我不知不觉就悟到了……一个早晨，我起了床，夜里下过雨，我从窗户望出去。就这些。''就这些吗，索弗洛尼奥斯神父？''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孩子？我从窗户看见上帝了……'从此，每次我早晨起来观看雨后的大地，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位神父。想必他早已见了上帝，正在乐园里散步。兴许为了使他高兴，上帝也让天堂夜里下雨。"

曼诺里奥斯听了这一席话，顿时豁然开朗。

"谢谢，神父，"曼诺里奥斯沉默片刻后说。"我期待不平凡的时机，在危急的时刻找到上帝，而你告诉我他每时每刻都存在。我要通过壮烈牺牲找到他，而你告诉我他存在于日常的平凡斗争中。直到现在我才懂得了我们为什么到市镇去，到那里去同谁斗争。"

"一个人总是找不到他要找的东西。正如你已感觉到的，曼诺里奥斯，我们将在我要去的地方找到上帝，而我们将找到的上帝并不像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人所描绘的那个模样——一个脸色红润的老人，泰然自若，坐在滚滚白云上发号施令；而是从我们肺腑迸发出的一个微弱的声音，昨天向戈里哥里斯神父，向拉达斯宣战，今天谁知道又向谁宣战？向主教，明天又向谁……你着急了吗？"

他们又上路了。傍晚时，他们到达市镇，远远望见一些圆屋顶和两座挺拔的清真寺尖塔。当他们穿过城门进入市内时，就听见穆安津① 急迫而十分柔美的声音。

城门有土耳其士兵把守。在土耳其人的熙熙攘攘的街道两旁都是些抽水烟袋的人，在席上盘腿坐着的贝伊②，胖乎乎的孩子由击鼓伴唱用细弱的女声唱着阿马内……黑巾盖面的妇女迈着扭捏缓慢的步子在人前走过。光着脚的土耳其胖子在叫卖油香玉米煎饼。

两个旅伴住进一家基督徒开的客栈，房子底层是驴骡牲口棚；楼上的一大间摆着两长溜草褥子。福提斯神父认识客栈老板，是一个名叫耶拉西摩斯的克法利尼亚岛人，一个爱吵吵嚷嚷的狡猾的老水手，在这个内陆城镇定居，很晚才娶了一个强健美貌的小亚细亚姑娘，有了儿女。他开设这旅店，妻子当厨师，他忙着跟人和牲口打交道，这里打一拳，那里开个玩笑。他秃头、肥胖、肚子特大。他说，这挡住

① 在清真寺尖塔上报祈祷时间者。

② 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尊称。

了他的眼睛，看不见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一看见福提斯神父就赶快走出柜台，跑去迎接。

“你来的正好！”老板兴高采烈地大声说。“我正需要你，神父！我又犯了大罪。那天一个做买卖的把一个钱袋落在这儿了。那是一满袋子金币，可我把袋子还给他了。从那天起，我的灵魂再也不安生了。这就是说我的灵魂犯了罪，这可怜的！”

但福提斯神父没有开玩笑的心情。

“我们准备呆两天，耶拉西摩斯先生，”神父说，“给我们吃的和干净的草褥子……我们没有钱。你把我们的开销记上帐。我们总有一天会还你的，船长。”

“谁问你要钱呀，神父？”老水手哈哈大笑着回答说。“你没有钱，住我这店的地主老财有钱。我加倍收他们的，钱不就有了吗，甚至抵了你们的开销还富富有余。而且要是我再拾到钱袋的话，我就不还了……欢迎你们！今天晚饭我们一块儿吃。你们不是顾客，你们是客人……嗨！克鲁斯塔莱妮亚！”

一位体态丰腴的主妇，长着一双有黑眼圈的大眼睛，从厨房走出来，手里拿着个带柄平底锅。

“吻神父的手吧！”耶拉西摩斯吩咐道。“今儿晚上，我跟他一块儿吃。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吃猪排。”

克鲁斯塔莱妮亚太太扭着身子走过来吻神父的手，随即转身回厨房。

“嗨，你上哪儿，老太婆？”克法利尼亚人用逗趣儿的语

气大声说。“人家不会把你吃掉。等一等，让人家看看你！”

他向福提斯神父递了个眼色。

“你跟我们说说，一个袋子能装几个梨啊？”

“你不害臊，你都这把年纪了？”女老板红了脸说。

她笑着走回厨房去。耶拉西摩斯哈哈大笑。

“该死的女人！”耶拉西摩斯说。“我不知道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可我知道一件事：上帝造男人，魔鬼造女人。你想知道为什么吗？我向人人都问过：一个袋子能装几个梨，谁都答不上来。可是我老婆就答上来了：‘两个！’她说，‘两个！’你们听见没有？这鬼女人！”

第二天清早，福提斯神父画了十字，穿上他那件破旧的长袍，赤着脚，上主教府去了。一个胖胖的乡下姑娘出来开门。她打量一下神父，看见他两手空空，撇了撇嘴。她对他说：“你来得太早了，主教还没起床。”福提斯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等。

其他来访的人，有男有女，相继来到。每人手里都拿着礼物，一筐鸡蛋，一只兔子，一块奶酪，一只母鸡。那乡下姑娘笑着接过礼物，拿进屋里，再按照礼物的轻重给新来的一把椅子或是一个凳子。

“这是他的侄女……”一个小老头儿低声说。

一小时后，主教醒了的消息在院子里传开了。这个听见床吱嘎作响，那个听见咳嗽声，又一个听见漱口声……

“他吮吞鸡蛋清嗓子……”小老头儿说。

大家以敬畏的神情点了点头，再偷偷地看一眼那关着百叶窗的窗户。大声咳嗽，使劲擤鼻涕，低沉的哼声，哗啦啦的倒水声相继传出。

“这工夫，他洗脸哪。”小老头儿又说。

所有的人都在静听这位圣洁人物洗脸时的汩汩水声。

一刻钟后，大家听见杯盘相碰、桌椅挪动的杂乱声。

“现在，他在喝咖啡……”

又过了半小时，大家听见尖叫声和哭声。

“他打他的侄女呢……”

随后不久，大家听见楼梯吱嘎作响和有人雷鸣般大声擤鼻涕。

“现在，他下楼梯了！”小老头儿站了起来小声说。

人人都直起身来，注视着房门。传来低沉的说话声：

“安热利吉，谁第一个到的？让他进来！”

房门开了，那胖姑娘红着眼睛走出来。她向福提斯神父招手。神父走向前去，进了屋子，门又关上。

主教站在圆桌前。他是个矮胖子，腰圆背厚，蓄着一撮卷曲的灰白短胡须，鼻子尖上长着一颗猴子。他活像一头犀牛。

“你讲吧，”主教说，“话要简短！我大概已经看见过你。你不是那个逃难的吗？讲吧。”

霎时，福提斯神父想立刻就走，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难道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吗？难道这就是向人们宣传正义和仁爱的人吗？但想到萨拉津纳的孩子们和冬天将来

到，他克制住了。他刚要开口，主教对他做了个叫他先别讲的手势，说：

“下次你来见主教，穿上鞋子。”

“我没有，”福提斯神父说，“我过去有，现在没有了。请原谅。耶稣不也是光着脚走路的吗，主教？”

主教皱起双眉。

“戈里哥里斯神父对我讲过你。”主教摇摇头做出威胁的样子咆哮说。“据说你装出一副耶稣的样子，要在世界上树立平等和正义……你不害臊？你想要世界上再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当然也没有主教了……造反！”

神父再也按捺不住，攥紧了拳头，但想起萨拉津纳就克制住了，没有反驳。

“你上过君士坦丁堡的神学院吗？”

“没有，主教。”

“那么你有什么权利讲话？我不跟你辩论，神父……你来找我有什么要求？快讲，还有其他人等着哩。不过要注意你的言语！”

“我来并不是向你提出什么要求。我来是为了请你主持公道。”

“你神色傲慢，你垂下眼睛说话。”

福提斯神父环顾四周，看见主教背后的书架上摆满烫金的书，对面挂着一幅比耶稣像大的画，画上是主教本人，身穿绣金的祭服，头戴主教冠，手持权杖。福提斯默默地观看。主教恼火了。

“神父，讲话，要不就走。我没有时间浪费。”

“我也没有时间浪费。我走。我本想请求你伸张正义。可是现在我明白了：我应当向他请求。”

神父伸手指着受难像。

“向谁？”主教问，并把身子转过去。

“向受难的耶稣。”

主教气急败坏，一拳砸到桌子上，说：

“戈里哥里斯神父说的对，你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是的，如果他①也是的话！”神父又指着受难像回答说。

“安热利吉！”主教大声呼唤。

主教的胖侄女来了。

“你好好看看这个神父！要是他再来的话，别让他进门！”

“上帝将审判我们，主教，”福提斯神父心平气和地说，“到那天，我们俩全都光着脚去见他。再见！”

他开了门，走了出去。

他在街上游荡了好几个钟头，走进建有顶棚的集市，在清真寺的院子前停下来，穿过一座拱形桥，转到一些花园里，往回走，又进入小巷。他左右观看，但什么都没有看见。他的头热得发烫，视力模糊，什么都看不见。他想着主教、萨拉津纳的孩子们和即将到来的冬天。

---

① 指耶稣。

蓦地，他发现自己走到耶拉西摩斯客栈门前。他走进去，曼诺里奥斯不在。

“鸟儿飞了！”店主对他大声说，“他也一大清早就出去遛弯了。”

福提斯神父坐下来。他精疲力尽，觉得自己是从世界尽头回来的。他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叹息。

此时，曼诺里奥斯正坐在玛利奥里的床边看着她。她已入睡，曼诺里奥斯一动不动地等待她醒来。他看着她，一阵心酸。她消瘦得厉害，眼睛周围有两个大黑圈，脸色苍白，变得干瘪多皱的一层皮包着骨头。她面部骨骼突出，仿佛已被泥土吮噬……她从泥土中起来片刻：她玩，笑，哭，订了婚；她抓住一满杯水，而还没来得及拿到嘴边，土地又把她叫回去……

玛利奥里忽然叹了口气，睁开眼睛，看见曼诺里奥斯。

“你好，曼诺里奥斯，”她说，“是他叫你来的吗？”

“是的，玛利奥里，是米舍里斯叫我来的。”

“他托你跟我说什么了吗？”

“是的，玛利奥里：替他问你好。”

“就这些吗？”

“就这些。”

玛利奥里苦笑着说：

“现在还能等待更多的什么呢？问个好，这对我来说就够了……”

她把头转过去，哭了起来，但她克制住，把眼泪咽了回去，又转过头来看着曼诺里奥斯。

“我也要托你一件事。”她说。

她把手伸到枕头下边，取出一把剪刀。

“扶我起来。”她说。

曼诺里奥斯把手放在她腋下抬起她的上身，拿枕头垫在她背后，让她靠在床栏上。玛利奥里取下头巾，解开系着两条栗色大辫子的黑丝带。她拿起剪刀去剪辫子，但力不从心，剪不下来。

“我没有力气，”她说，“帮帮我，曼诺里奥斯。”

“剪辫子？”曼诺里奥斯惊惶失措地说。

“剪下来！”她用嘶哑的声音说。

曼诺里奥斯把姑娘的两条温暖的辫子抓起来，他的手不禁颤抖起来。

“剪下来！”玛利奥里再次说。

曼诺里奥斯听见剪下一条辫子的声响，又是剪另一条辫子的声响。他打寒战，仿佛他在割活人的肉。

玛利奥里拿起辫子，捧在手上，看了很久，轻轻摇晃她那剪去头发的头。忽然她号啕大哭起来，弯下身，用自己的头发擦去眼泪，然后拿起头巾慢慢地仔细地包好辫子，仿佛用襁褓包裹死婴似的。她把头巾的角系上，再把包递给曼诺里奥斯。

“拿去吧，”她说，“把这给他。你跟他说：玛利奥里问他好。就这些了。”

第十七章

“一切顺利，一切顺利，”福提斯神父在往回走的山路上的泥泞中跋涉，低声说，“一切顺利，赞美上帝！”

曼诺里奥斯眼睛看着地，跟在他后面，他想到他肩上褡裢里白头巾裹着的两条辫子，仿佛他背着个死人，就打寒战。

天色阴暗，雷声阵阵，暴雨来临。

“一切顺利，一切顺利。”福提斯神父加快步伐，嘴里仍嘟哝着。

这是他说出的唯一话语。他看着自己的双脚，冒着大雨疾走。鹤群在头上飞过，他没有抬起眼睛去看。他跑了起来。

傍晚，他才终于透过雨看到萨拉津纳山的尖顶，转过头来对曼诺里奥斯说：

“我们要斗争，曼诺里奥斯。一边是所有的人：主教、神父、头面人物、受蒙蔽的群众；另一边是我们少数人，跟随耶稣的一小撮乞丐。不要怕，我们会战胜的！”

他又继续在泥泞中跋涉，大笑起来说：

“他问我为什么没有穿鞋！我敢说大祭司该亚法也是

这样问耶稣的。”

两日来，米舍里斯一直在苦恼中徘徊。他不敢躺下来睡：一睡着，就看见他父亲光着脚，用愤怒的目光盯着他。他颤抖着对自己说：“我要是一个人再这样呆几天，准得发疯。”他打开那大本福音书，想用读经驱除可怕的幻象。但读了半天而不知所云。他又合上书，在岩洞里转悠起来。

这天傍晚，小学教师突然来到，据他说是来跟米舍里斯做伴。他先谈死去的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和玛利奥里，接着谈即将到来的冬天，萨拉津纳的难民如何度过……然后引到人生、死亡、人的责任等一些严肃问题上。米舍里斯勉强应酬，急于想一个人静静地呆着。小学教师注视着他的眼睛。米舍里斯明白了，气得猛地跳起来。

“老师，”他说，“你来是为了看看我是不是疯了？”

“米舍里斯，您想到哪儿去了？”小学教师红着脸抗议说。

“你是个好人。你的良心不让你安静下来。所以你今晚来这里看看究竟你的神父哥哥是不是一个恶棍，一个骗子。你从这次调查得出什么结论了呢，哈金尼科里斯，你这个好人？”

教师沉默不语。

“老实说，你是害怕，”米舍里斯用怜悯的目光打量他说“你不敢回答……”

“是呀，”教师低声说，“我不敢……”

“要是他们问你，你会说实话吗？”

“会的，可是他们不会问我。”

“要是他们不问你，你会不会主动站起来，把实话大声说出来呢？”

教师咳嗽了一声，没有言语。

“不会。”他终于可怜巴巴地承认。

米舍里斯怜悯他，但气仍未消。

“那你就是这样教学生的？”米舍里斯大声说。“他们找你这样儿的去教育年轻人？”

教师站起来，仿佛极度疲劳。

“思想愿意干，”小学教师说，“但是身体……”

“如果思想愿意干的话，它就不考虑身体。它想怎样干就怎样干！”

米舍里斯所以变得怒不可遏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与小学教师相似，他声色俱厉是为了鞭笞自己，辱骂自己。

“为什么恶人成为现世的强者？”米舍里斯接着说。“为什么好人这么软弱？你能给我解释吗，教师？”

“不能，我不知道。”哈金尼科里斯答道。

过了一会儿，小学教师说：

“你叫我感到羞愧，米舍里斯，你说的对。可是我哥哥比我强。他一直比我强，我小时候，他就揍我。到了现在我还觉得没有力量违抗他……要是他不在了，也许……”

一个问题正要从米舍里斯的嘴里冒出来。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来了：

“难道你就从未感觉到，哈金尼科里斯，一种可怕的诱惑：想把他杀了吗？”

小学教师惊跳起来。

“有时……有时……”小学教师结结巴巴地说，“可是很少，只是在梦里……”

小学教师刚一承认就感到后悔失言，心里埋怨米舍里斯逼他说出这话来。他朝岩洞的出口走去，外边下着雨，天已阴暗。

“我走了，”小学教师说，“晚安！”

“天黑了，老师，”米舍里斯用讥讽的口吻说，“没有人会看见你从萨拉津纳回去，你哥哥也不会知道。再见！”

到了山脚下，小学教师看到两个人沿着小路上山。他拐了个弯，躲到一块岩石后边。等到两人走过去，他才晃晃悠悠地继续朝前走。

他心想：“米舍里斯说的对。我哥哥是个恶棍，是个骗子。而我呢，胆小怕事……可是我要鼓起勇气。今天晚上我就直奔他家，把实话向他面对面说清。愿上帝帮助！”

米舍里斯在岩洞前等候福提斯神父和曼诺里奥斯回来。他一看见他们俩，心就安定下来。他不是孤独一人。世界太平，死人消失。

“欢迎！”米舍里斯说。“我单独一个人闷得受不了。”

“走过这一程也叫我们受不了啦，”福提斯神父说，“不过上帝帮助我们减轻了负担。”

神父还没有坐下来，就向米舍里斯扼要地讲述了他去

见主教和他们相互间的对话。

“那么说就是战争了?”米舍里斯说。

空气又变得沉重了。

“是的,这就是战争!”神父回答说。“直到如今,我们和土耳其人,和阿嘎打交道;现在我们得和自己人,和大地主们战斗。不过,耶稣和穷人们站在我们一边。”

神父转过身来对曼诺里奥斯说:

“而耶稣并不总是像你在一块木头上雕刻的那样:宽厚、温和,假如有人打他的右脸,他连左脸也让人打,他也会起来反抗,把所有非正义的牺牲者集合起来跟随他。‘你们以为我给世上带来和平吗?我是来放火的!我手里拿着剑。’这是谁的话?是耶稣说的!对我们说来,这就是耶稣今后所呈现的面孔,曼诺里奥斯!”

神父的眼睛在黑暗的岩洞里仿佛两块火红的炭火在发光。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

“孩子们,我们在头脑里有这样一位领袖,我感到庆幸。像绵羊那样温顺是美好的,但当你被狼围攻的时候,最好是当一头狮子!”

这时,穴洞进口处出现一个影子,大家猜出是一张脸和一双手。

“谁啊?”米舍里斯惊慌地问。

在黑夜的雨声中,响起扬纳科斯的愤怒而悲伤的声音。

“是我,兄弟们!我离开了那个肮脏的乡镇,投奔你们

这里来了。”

“欢迎，扬纳科斯！”三个伙伴拥上前去，齐声喊道。

“发生什么事了，扬纳科斯？你为什么在下着大雨的时候来啊？”

扬纳科斯抓住福提斯神父的手，热情地去吻。

“我听见你说最后的几句话了，神父。我同意你说的‘像绵羊那样温顺是美好的，但当你被狼围攻的时候，最好是当一头狮子！’。”

扬纳科斯擦着湿淋淋的头发，把包袱放在地上坐在上面。

“今儿晚半晌儿，”扬纳科斯终于解释说，“潘内尤提斯那个新保镖来找我，他带着盖有阿嘎戳子的一张条子，把我的驴牵走了。据说我欠了拉达斯那强盗的钱……”

扬纳科斯忍不住哭起来，但一下子又镇静下来，站起身喊道：

“一天夜晚，我下山去放火把他的房子烧掉。是的，我就要这么干，我向耶稣发誓！”

“我们大家一齐下去，扬纳科斯，”神父说，“不要过分着急，我们大家一起行动！”

“时间到了吗？”扬纳科斯急着问。

“快了，时间很快就到了。所以我打算从明天起，让妇女和儿童全都学会使用弹弓。我们得做好准备。”

神父朝穴洞口走去。

“今天晚上就到这里吧，孩子们，”神父说，“人们向我

们用尽了一切恶毒手段。够了。我们该休息了。睡眠可以医治创伤。让我们准备迎接明天的战斗吧……你跟我来，扬纳科斯。我们合住一个窝吧。欢迎你！”

扬纳科斯拿起包袱，跟神父走了。

两个朋友留下来，米舍里斯朝曼诺里奥斯转过身去，拉住他的手。

“怎样？”米舍里斯小声问。

曼诺里奥斯从褡裢里取出姑娘的头巾，说：

“玛利奥里叫我问你好。”

米舍里斯抓住头巾，用颤抖的手一摸就明白了。他弯下身，把脸贴在两条大辫子上，哭着拚命去吻，很长时间才抬起头来。

“她死了？”米舍里斯问。

曼诺里奥斯没有回答。

这时，小学教师控制住了内心的恐惧，走去找他哥哥戈里哥里斯神父。米舍里斯使他感到羞愧，嘲笑给了他勇气。他平生第一次下决心去跟他哥哥对抗。

神父还坐在餐桌前，好酒好菜，吃得酒足饭饱，点上一根烟卷，怡然自得地抽着。他在苦恼中折磨了三天：礼拜二阿嘎召见他说，萨拉津纳的人被赶走了、帕特里雅齐亚斯的房子贴上了封条，他的愿望得到了满足；那么就该轮到他为满足布拉依马奇的要求出力了。三天来，戈里哥里斯神父日日夜夜都在苦思冥想，却想不出办法，怎样可以找到一个

姑娘送进阿嘎宅邸而又不引起公愤。恰好这天晚上抽烟的时候，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他感到宽慰。

“办法有了！”神父给自己斟满一杯酒低声说。“这是神灵的启示！这姑娘正合适，她正求之不得，事情也不会宣扬出去。阿嘎一高兴，就会站到我们这边来。赞美上帝！”

就在这时候，小学教师进来了。

“你好，哈金尼科里斯，”神父一动不动地说道。“你从哪儿来？你一身都是泥。”

“从萨拉津纳来。”教师勇敢地回答说。

神父惊跳起来。

“你上那该死的马蜂窝去干什么？你不知道萨拉津纳和狼泉镇已经拔刀相见了吗？”

“鼓起勇气，小学教师！”哈金尼科里斯在心里对自己说。“就在这时候，看看你配不配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

“我去看米舍里斯，”小学教师回答说，“我想弄清楚他是不是真的疯了。”

“啊！”神父咆哮着说，“你想弄清楚！那又怎样呢？”

“我跟他谈了一个钟头，谈了大大小小的问题……”

“那又怎样呢？”

“他和你我一样神智健全！”

神父跳了起来。

“管你自己的事情吧，小学教师，”他大声喊道，“你少管闲事！我叫你去找米舍里斯了吗？你为什么去？”

“我良心上过不去……”小学教师小声说，“我有疑点。

事情不公平……”

“你来教训我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吗？米舍里斯是疯子，这就是公平！”

“可他不是疯子……”小学教师仍敢反驳。

“他是疯子，我跟你说！你连离鼻子尖远一点，离个人远一点的事都看不见。可我所关心的不是一些个人，我关心的是群体，我指挥的是群众！你明白吗，小学教师？”

小学教师沉默不语。

“当某一个人成为一种不公平的牺牲品时，”戈里哥里斯神父接着说，“而这种不公平却有利于群体，那么对他来说不公平就是公平的！可是怎能让像你这样的小脑袋懂得这事呢！”

神父摆出傲然的姿态，两手叉腰，小学教师低头静听。

“要是有人问你，你就应该这样答复！要是你不能够，你就别吭声……”

“我不吭声，”小学教师站起来说，“可是我心里……”

神父发出一阵挖苦的笑声。

“你心里，管他怎样！我才不在乎呢！你心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不过在外边可当心点，为了你好！”

神父用缓和的语气继续说：

“我们是兄弟，哈金尼科里斯。在人家眼里，我们对无论什么事都有一致的看法，也就是我的看法。你明白了吗？”

小学教师真想大声呼喊：“这出戏还要演多久？我也有灵魂，有我的看法。我要站在乡镇广场上，大声说出实话

来！”但他把话咽回去了，朝门走去，只说了声：

“晚安！”

剩下神父独自一人，他把一杯酒干了。

“傻瓜！”神父小声说。“他还有他的看法！”

神父叠好餐巾，画了十字，感谢上帝赐予众生丰富的食物和饮料，然后就上床了。

“明天一大清早，”神父对自己说，“我派人去把玛莎找来。”

第二天清晨，驼背女人来到神父家里，嘴里咕哝着：

“该死的，老山羊这时候找我什么事啊？这工夫，在家里那该死的杂种快要起来了，老喊：‘我要这，我要那……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像个怀孕的女人似的……’当心，老玛莎，可别大意！老山羊说什么话都是跟魔鬼串通的！他给你设圈套，你可别掉进去，倒霉的！”

她进去了。神父正坐在长沙发上喝咖啡，眼睛仍有睡意。玛莎鞠躬时头几乎到地，吻神父的手，然后退到房间的角落，垂下双手，听候吩咐。

神父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思考词句，不知道话应从何说起。他终于说：

“我的好玛莎，你有一天将进入天堂，这没有问题。多少年来你侍候土耳其人，而你从来没有忘记基督教徒。遇到严重的情况，我们基督教徒就求助于你，所以我请你今早到我这里来。”

“该死的神父，”驼背女人心想，“他在布置圈套哪：先是甜言蜜语，再开门见山……要当心，玛莎！别上当！”

“神父，”她说，“你的话就是神的话。我听你吩咐。”

“你知道，布拉依马奇想找一个女人。他要把乡镇上所有的姑娘叫到他前面来跳舞，让他挑选，这狗养的！宁可死也不能蒙受这样的耻辱啊！不是吗，玛莎？”

“宁可死！”老驼背女人断然回答说。

“可是又要避免跟阿嘎闹翻。集体的利益需要维护。我们必须得到阿嘎的支持。而他已经明说了：‘要是你们不给布拉依马奇找一个女人，我就要向你们的集体宣战！’你明白吗，玛莎？这么一来我们就遭殃了。怎么办呢？是给布拉依马奇找个女人，还是牺牲集体呢？我的好玛莎，你说采取哪一着呢？”

“牺牲集体！”玛莎以为这也是神父的想法就这样回答。

“愿上帝保护我们！你说的是什么，玛莎？牺牲集体？牺牲基督教徒？不，不！你再想想看，玛莎！”

“我已经想过了，”玛莎立刻回答说，“给他找个女人！”

“好样的，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知道他要什么样的吗？胖乎乎的、像好面包那么白净，还得老实……”

“胖乎乎的，像好面包那么白净，还得老实……嗯，你叫我怎么跟你说呢，神父？我找不着。”

“瞧，再想想看。你给我帮帮这个忙吧……”

“我一点儿法子也没有，神父。我把姑娘们都过了一遍。胖的老实的，可不白净；白净老实的又不胖……”

“你猜我想着谁哪？佩拉吉娅，潘内尤提斯的大女儿。我跟你说为什么……”

“可是她不白，神父。人家管她叫……要是你想知道的话，黑人……”

“这没关系，玛莎。有办法。我给你一盒滑石粉，让她早上晚上用它涂脸，那她就变得像面包心一样白了……”

“这样的话，神父，事情就顺当了。”

“可你说她能答应吗？”

“她？包在我身上，神父！她屁股烧得慌！这是个穿裙子的布拉依马奇。可布拉依马奇是个男的，他要个女的。他明说，佩拉吉娅是女的。她要是个男的，她不说……好吧，这两头猛兽凑在一起会怎么样！他们就会给我把地板弄塌！”

老驼背女人边用袖子擦鼻涕边冷笑。

“好了，好了，”神父用严肃的口吻说，“你的话出格儿了，玛莎！我们俩认真考虑一下事情怎么办。潘内尤提斯现在阿嘎那里当差，说佩拉吉娅去看她父亲，谁都不会觉得奇怪。你安排好，玛莎，你在这种事情上是内行，怎么让布拉依马奇看见她。不过你先得把粉给她送去。”

神父站起身，打开柜子，从格架上取下一盒滑石粉。

“就这个玩艺儿！”神父把盒子交给玛莎说，“跟她说掺上点面粉，省着用。”

老婆子摇了摇头。想到神父要她扮演的角色，她害怕了。

“这些事都能行，神父，就是忘了一件最要紧的。”

“那是什么事啊，玛莎？”

“要是潘内尤提斯知道了呢？他就会先把我杀了，再杀布拉依马奇，再杀你这位神父。完了以后，他最后放火，把乡镇烧掉……你想一想看。”

神父搔了搔头，说：

“你说的有道理，他会把我也杀掉……怎么办？啊！我有主意了。我去跟阿嘎说，叫他派潘内尤提斯出差。”

“还有，要是让她怀了孕呢？”

“谁？”

“你说谁会怀孕啊，神父？佩拉吉娅呗！”

“见鬼，你光会跟我说这些遭殃的事，老泼妇！”神父恼火地说，“她绝不会……”

“你怎么知道？”

“上帝是伟大的。”神父答道。他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嗯……”老婆子说，“上帝还管这事儿吗，神父？”

“好吧，要是发生这事，你去找玛达雷尼亚商量。她懂得用草药……”

“去你的，撒旦，”老婆子背着他小声说，“你代表的是上帝还是魔鬼？”

“你想什么哪？”

“你是上帝的代表，神父。你叫我跟你说什么呢？你照上帝的指示做吧。”

“我为基督教徒的利益而战斗，我的好玛莎。上帝是知道的。他会帮助我们使一切进行顺利……去吧，鼓起勇气。你的辛劳将会得到报酬……”

老婆子睁大眼睛。“老山羊，”她心想，“你就是这么干起来的……”

“好吧，”她说，“我拿生命冒险，可我尽力而为。你也尽力做吧。我是个可怜的孤老婆子……”

“放心吧，你不会吃亏的……去吧，再见！我们将来再谈。我们有机会再见的。”

老婆子弯下身去，吻神父的手。

“给我祝福吧，神父！我明白你要的是什么，你也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今天就去找佩拉吉娅。她准高兴得跳起来，这小婊子！”

“愿上帝与你同在！去吧，早点给送好消息来！”

神父以保护者的神态轻轻地拍了拍老婆子的肩膀和驼背，说：

“该轮到你了，玛莎！我也给你找个好小伙子，可这是为了正经的目的！让你从土耳其人的手里逃出来！”

“做好事吧，神父，”老婆子非常感动，停下来说，“上帝会报答你的！”

她边擦着又开始流下来的鼻涕边走去。

“疯老婆子！”神父关上门后小声说。“她真信了！女人实在没法猜透！我的上帝，保佑我们！”

神父在焦虑不安中等待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门开

了，潘内尤提斯进来，他头上戴着红顶帽子。神父一看见他就发颤。

“发生什么事了，潘内尤提斯？”他边站起身边问。

“是阿嘎派我来的，神父。”

“他叫你跟我说什么？”

“有一些怪事……他叫我问你好，说布拉依马奇真像是一只绵羊似的。”

第十八章

冬天骤然来到，大地换装，阴雨连绵，寒风阵阵。旋风扫枯叶，聚集成堆，腐烂归土。在田野里，种籽吸足水分，孕育胚芽，扎根泥中或石头缝，等待来春破土而出。蜥蜴蜷缩在洞穴深处，蜜蜂蛰居蜂房，成群的蝙蝠在洞穴拱顶上悬挂。

乡民们早早回家，升起火来，去贮藏室取出秋季收获的小麦、油、酒，心满意足地享用丰盛的饮食。妇女们在油灯下边纺线、针织，边讲一些古老的故事和放荡的奇谈。

尼科里奥斯把领回的羊群关进羊栏，在壁炉前紧靠着莱尼奥坐下。莱尼奥已经纺好了一大堆毛线，正在为未来的婴儿织衣服。她的肚子已高高凸起。尼科里奥斯注视着她，仿佛在雨中观看一块经心耕耘播种后的土地。

“我们给他起名叫乔治，”莱尼奥说，“取他外祖父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名字……”

“不，我们叫他哈里迪摩斯，取我父亲的名字。”尼科里奥斯说。

“不，我跟你说，我们叫他乔治！”

“男人说了算。我们叫他哈里迪摩斯！”

两人吵起来，滚到靠近火的床上，搂在一起，和解了。

天一晴，戈里哥里斯神父就骑上他的骡子到市镇去探视玛利奥里。每次去了回来都更加灰心失望。他的脸更加阴郁，心肠更变得像铁石一般。有一次回来，他碰见佩拉吉娅光着脚在泥泞中走，脸上容光焕发，像一朵四月的玫瑰。他责怪起上帝，说：

“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难道这是正义吗？你让玛利奥里像一块蜡似的在火中溶解，而这婊子却容光焕发！”

布拉依马奇也坐在壁炉旁。他瘦了，被驯服了。他温顺地给阿嘎点烟，斟酒，不说什么……阿嘎斜眼看他，狡黠地微笑着。

“你说这里生活过得怎样，布拉依马奇？你想回士麦拿去吗？”

“我觉得在狼泉镇不错。我不走了。”

“女人把你治服了，布拉依马奇。我早就跟你说过：当心女人！可是你无论如何非立刻要不可！结果就是这样！你活该！”

老拉达斯更加贪财了。他光着脚走路，太阳一出来就去巡视一遭他的田亩产业，让他妻子骑上扬纳科斯的驴走在前头。对他妻子说：

“你瞧，佩内洛普，上帝是公道的。他跟我一样，是个好管家，很懂得做生意。我们没有把三个金币赔掉，不像你担心的那样。我们现在有了一头小驴，你骑在上头欣赏这个世界……见鬼，要是我能活二百岁，我就让你当王后！”

乡民们聚集在柯斯坦底斯的咖啡馆里，喝鼠尾草茶，抽水烟筒，玩纸牌，青年们则玩十五子棋。整个厅堂里充满了茶和烟的气味。每个星期六晚上，小学教师都到这里来。大家以他为中心围成一圈，听他讲祖先的业绩。他越讲越激昂，站起来，指手划脚，提高嗓门，把上面放着水烟筒的椅子挪到一边，把放十五子棋的桌子挪到另一边。

“这里，右边，”他喊道，“是波斯队伍；这左边是希腊部队。比方我是米太亚得①。波斯队伍有多少人？一百万。我们希腊方面多少？一万人。冲击开始！”

教师朝椅子冲去，把椅子推翻。水烟筒正要倒下来，柯斯坦底斯赶紧投身战场抢救一个个水烟筒。

“他们被打得落花流水，”教师满头大汗，发出喇叭似的声音说，“在马拉松，我们把他扔到海里去了。希腊万岁！”

开场时，乡民们嬉笑，但逐渐进入情节，振奋起来，谁都不愿站到右边和波斯人在一起。他们都站到哈金尼科里斯——他们的米太亚得后边。

“好样的，米太亚得！”在战役结束时，乡民们高呼，争着向教师敬一杯鼠尾草茶。

一天，扬纳科斯下山。天下着雨夹雪，乡镇的街道冷落无人。扬纳科斯望见炊烟，闻到烧煮菜肴的香味，辨别出这家在炸土豆，那家用余火烤香肠，再一家往杂烩饭里放溶化

① 米太亚得（公元前550—489），古雅典统帅，极力反对波斯势力西侵，指挥马拉松战役（前490年），大败波斯侵略军。

了的黄油……

“他们都过着安逸生活，这些强盗，”他低声说，“他们都塞得饱饱的！”再远些，面包出炉的味道刺激他的鼻孔。“面包……”他说，“面包……”他感到几乎支持不住了，于是加快了步伐。

他来到老拉达斯的家。他围绕四周转了一遭，又转了一遭，把房子的各个部位都记清楚，观看墙、窗户、后边的小院子。“这里，”他小声说，“墙不太高，好极了……”蓦地，他停下来，心脏剧烈跳动。他刚听见他的尤素法奇，亲爱的尤素法奇在院子里叫，看来这牲口嗅出了它主人的气味。扬纳科斯靠着墙，竖起耳朵，激动地听着。他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优美的声音，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尤素法奇发出这么热情的叫声。他回想起年轻的时候在他钟爱的少女——他的已故妻子的窗下唱小夜曲。但他此刻听到的很不相同，牲口的声音里有多少热情、悲伤、渴望！

“别着急，尤素法奇，”他淌着眼泪小声说，“我会把你解放出来的！”

他回到山上时，天黑了。他又冷又饿。他到各窑洞去转一遭，妇女们蜷缩在角落里，把孩子紧搂在胸前取暖。扬纳科斯经过时说一句鼓励的话：“鼓起勇气，朋友们！咬紧牙关，这暂时的艰苦时刻就要过去。”男人咕哝一声没有回答，妇女们摇头叹息。

“相信上帝吧，妇女们！”他说。

“等到什么时候，扬纳科斯？”

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朝前走了几步。

“我们在狼泉镇的好朋友怎么样了？你不是从那里来的吗，扬纳科斯？”

“烟囱冒烟，他们大吃大喝，这些强盗！他们收了我们的葡萄，喝我们的酒。他们采摘了我们的橄榄，用我们的油养肥自己。可是上帝明察秋毫，全看见了。”

“上帝什么时候才看我们一眼啊，扬纳科斯？”

扬纳科斯又往前走了没多远。

为了保持不冷，这人紧靠着那人坐，有三个人在黑暗的窑洞里聊天。其中一个就是大个子旗手卢卡斯。

“你们看见了没有，”有一个人问道，“孩子们因为没有吃的，都开始浮肿了？我孩子的两条小腿已经站不起来了。”

“直到现在，”第二个人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可是……”

“圣乔治啊，来帮我们一把吧！”卢卡斯说。“你也助我们一臂之力。现在是把希望放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上的时候了。让我们下到镇上去，能抢到什么就抢什么……谁进来了？”

“是我，扬纳科斯。”

“你好，兄弟！靠在我们身上，暖和暖和。”

“我不冷，”扬纳科斯答道，“我在沸腾，烧得火热，我刚从狼泉镇回来。”

“我们刚才说的行动什么时候干啊？”卢卡斯问。

“今儿晚上，要是大家愿意的话。”扬纳科斯答道，“你们同意吗，伙计们?”

“我们准备好了，”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决定吧，得趁热打铁啊。”

“好吧，今晚就去。天黑得厉害，下雪。有钱人都钻在被窝里，吃饱喝足，睡得烂熟。我们下去碰不到活人……”

“我们准备好了，”三个伙伴重复说，“我们在这儿等你，经过这里的时候招呼一下。”

“好吧。带上羊皮袋、口袋，卢卡斯，拿上提灯。”

“家伙全在这儿哪，扬纳科斯。你快布置去。”

扬纳科斯往曼诺里奥斯的窑洞走去。他走到另一个窑洞前认出了米舍里斯，他用一些小树枝生起一堆火，眼睛注视着手中抱着的什么东西。

几天来，米舍里斯沉默不语，陷入沉思，独自一人从一个窑洞走到另一个窑洞，探望同伴而一言不发。

扬纳科斯踮着脚走到米舍里斯身后，看见他手中抱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孩子。可怜的幼儿瘦得皮包骨头，肚子浮肿，腿细得像两根麻秆，下巴长出长毛。

“米舍里斯……”扬纳科斯为了不惊吓他的朋友，低声说，“不要看了。”

米舍里斯转过头来，泪水盈眶，小声说：

“你看，扬纳科斯，他长出胡子了……他才三岁，饥饿使他长出胡子！我在路上捡来的。”

“别看了。”扬纳科斯重复说。

“我在路上把他捡来的，”米舍里斯又说，“我已忍无可忍，我再也克制不住了……你还挺得住？”

“跟我来。”扬纳科斯拉着米舍里斯的手臂说。

“等一等……你没看见吗？他要死了。”

孩子想喊，但已没有气力，嘴巴微开，像一尾出水的鱼，两只小手动了动，就在米舍里斯的胳膊上僵硬了。

“来吧，”扬纳科斯又说，“把他放下。明天，我们给他刨个窟窿……”

“我受不了啦，扬纳科斯……你还行啊？”

扬纳科斯没有答复。他抓住米舍里斯的胳膊，拽他走。他们找到曼诺里奥斯，他弯着腰坐在窑洞的一个角落里。

“有什么消息，曼诺里奥斯？”扬纳科斯问道。

“坏消息，扬纳科斯。到附近村庄去做工的伙伴们带回来一点儿面包，可就这么一点儿。我们派人去狼泉镇交涉，老拉达斯说：‘你们就等死吧！’戈里哥里斯神父回答说：‘让你们的福提斯神父制造奇迹吧！’屠夫狄米特洛斯给我们送来有限的一点肉，柯斯坦底斯把他的贮藏室里的食物都拿光了。可这些东西还不够孩子们吃一口的。”

“福提斯神父在哪儿？”

“他这不来了吗！”

福提斯神父走进窑洞，坐在地上，没吭一声。他刚刚埋葬了两个小兄弟。他们搂在一起，同时饿死。孩子们的父亲把两具尸体放到一个洗衣槽里给神父送来，因为没有裹尸布，上面只盖着树叶。神父小心翼翼地抬起一对合抱的

小尸体放在地上，为他们祈祷以后，在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小坑。

“谁要是用他感情的尺度衡量上帝就倒霉了，他就完了！他就会胡言乱语，说亵渎神明的话，摒弃上帝……”

神父又沉默下来，对于到了嘴边的话感到震惊，但最终仍然按捺不住自己，站起来低声说：

“竟然让儿童死去，这是个什么上帝？”

“神父，我不想衡量上帝，我衡量人。我衡量狼泉镇的人，我审判他们，谴责他们。今晚我就要下山去夺取他们所拒绝给予的东西。”

神父思考了一下，两个合抱的小兄弟的形象重现脑际。

“我为你们祝福，”神父说，“我承担罪责。”

“不，神父，罪责由我承担，”扬纳科斯提出异议说，“这我不能让。”

扬纳科斯站了起来，说：

“别的人都在等我哪，我走了！”

“去吧，上帝保佑！等到天亮，我们全都下去！”

“我跟你们一起去。”米舍里斯第一次开口。

“对，来吧，米舍里斯。这样你可以活动活动筋骨！”

扬纳科斯拉着米舍里斯的手，他们一起摸着黑走了。扬纳科斯意气昂扬。

“我们活动活动筋骨，米舍里斯！直到现在，我们等待烧好的云雀从天上掉下来，吃现成的！可是云雀不会自己掉下来，它们不傻，你得捉去！不能什么都等上帝。上帝仁

慈，我不说他的不是，可是他有那么多的事要做！那就让我们自己动手吧。自助，天助！‘狼，你为什么这么肥胖？’‘因为我自己去打猎！’人也从来都是自己动手才最能得到实惠。那么我们今晚就干吧……走，我们一起去！”

伙伴们都围绕小火堆坐着等扬纳科斯。他们一下子全站了起来。

“出发，以主的名义！”扬纳科斯说。“福提斯神父为我们祝福了。不要穿鞋，声音会引起人们注意。”

他们哈哈大笑。这正是鞋子的问题！他们都是用破布裹脚，哪里来的鞋。

“卢卡斯，你拿提灯了吗？”

“你不用操心，这不是吗？”

扬纳科斯看见提灯就笑了起来，说：

“这是风暴船长的一件遗物，他准从地狱那里看着我们，站在我们一边。”

扬纳科斯和卢卡斯走在前头，另两个人紧跟在后，米舍里斯独自一人另走一边。

“干你们的，伙计们，”米舍里斯说，“你们别管我。我在镇上转一圈。”

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雨下着，水奔流，从岩石高处直泻下来形成瀑布。夜鸟的哀鸣不时从山谷传来，它们在难忍的孤寂中呼唤伴侣。蓦地，在靠近圣艾利亚教堂的山顶响起一声长嗥。四人停住脚步。

“是一只狼，”扬纳科斯说，“它也饿了。”

“也许是圣艾利亚，”卢卡斯说，“他也饿了。”

“圣狼，来帮帮我们吧！”扬纳科斯说。“走吧，伙计们。羔羊在下边等着我们哪。”

他们继续向前走，卢卡斯挽着扬纳科斯的胳膊。

“你决定了我们在哪里下手？”

“决定了。上最富的，最可恶的，最吝啬的老拉达斯家去。把我们的羊皮袋和粮食口袋全都装得满满的。让可怜的萨拉津纳人吃个饱就不叫喊了。”

过了一会儿，扬纳科斯接着说：

“下一回，我们下来偷煤油。”

“面包和煤油！你说得对，扬纳科斯。为了生活和报仇，人需要这两样东西。人不光是为了活着。”

他们快到镇上了。扬纳科斯转过身来对同伴们说：

“我在前头走。我认得地方。你们跟在后边，彼此隔开点。我第一个爬进去。”

他们进入小巷，路上没有人。快到午夜了，全镇已入睡乡。

“只要尤素法奇没闻见我的味儿，它就不会叫！”扬纳科斯走到老拉达斯家门前心想。“上帝让它安稳地睡吧……”

扬纳科斯身子靠住墙，等候伙伴们。他们相继来到。

“我们从后边进院子，”扬纳科斯低声说，“这边墙矮。把提灯给我，卢卡斯……跟我来，当心！”

“有狗吗？”一个伙伴问。

“狗？这个老吝啬鬼？狗得吃啊！”扬纳科斯答道。

扬纳科斯转身对卢卡斯说：

“大个子，你呆在街上。你给我们当梯子，我们踩着你肩膀跳到院子里去。一有情况，你们学猫头鹰叫……准备好了吗，伙计们？”

“准备好了！”

大个子靠墙站着，让扬纳科斯踩着他的肩膀上去。

“以圣狼的名义，跳吧！”扬纳科斯说。

扬纳科斯跨坐在墙头上，跳进院子。他贴墙站住，等另两个人背着羊皮袋和口袋随后跳下来。

“跟我来。我认识路……当心！”

他们穿过院子，走进通到敞开的房子的一扇小门。房主人在楼上的房间里酣睡。

“他睡着了，”扬纳科斯说，“我们走运。”

扬纳科斯点燃蜡烛，照见贮藏室，推开门。贮藏室里发出油、酒、干无花果、烂木瓜的味道。扬纳科斯拿起一桶油灌满他的羊皮袋，再把另一口袋装满麦子。他看见靠在墙上的一把梯子。

“赞美上帝！”扬纳科斯说，“这里放着梯子！要没有梯子的话，我们怎么能爬过墙去啊？上帝与我们合谋！走吧，伙计们！”

他们背起袋子，拿上梯子，穿过院子，把梯子靠在墙上，扛着珍贵的胜利品，挨个爬上梯子。卢卡斯伸开双手接过一个个口袋和羊皮袋，放在地上，然后各人把东西扛在肩上，朝回山的路走去。扬纳科斯仍骑在墙头上，他不想

下来。

“稍等一等，伙计们，”扬纳科斯说，“我去看看我的驴就回来。”

“别搅和你的驴去啦，”卢卡斯说，“快走吧，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哪……”

“我实在忍不住了，”扬纳科斯反驳说，“就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

扬纳科斯又跳回院里。伙计们面面相觑，默默等待，提心吊胆，竖起耳朵，惟恐出现有人走路或开门的声音。

“你们俩先走，”卢卡斯对另两个人说，“你们头里走。最好分散开。我等他。”

他帮他们把两个口袋扛起来，他们就走了。卢卡斯一个人留下来。天下着雨，他蹲在墙脚耐心等着。忽然深夜里传出仿佛最后审判的号角似的一阵欢快的驴叫声。“他那该死的驴，”卢卡斯说，“它把左邻右舍都叫起来了。”

一扇窗开了，有人说话，那是老拉达斯的声音。

“佩内洛普，你睡着了？嘿，佩内洛普，你听见驴叫吗？它叫什么哪？”

但没有回答，驴也不叫了，只有劈劈啪啪的雨声，真的一场滂沱大雨。卢卡斯抬起头，看见一个黑影跨越墙头。他猛地站起来，背靠墙，抓住扬纳科斯的双腿。

“快走，卢卡斯！我看老家伙醒了。”

他们背起羊皮袋赶快跑掉。

“你满意了？”走出镇时，卢卡斯问道。

"满意，"扬纳科斯叹息着答道。"要是我能让它爬梯子的话，我准把它带走……米舍里斯呢？"他用焦虑的口吻说。

"他大概转了一遭就回去了。我们快走！"

两人没有再说话。

福提斯和曼诺里奥斯都没有睡，他们在等着天亮，东方发白，雨停下来，但仍阴雨密布。蓦地口哨声和欢呼声从小径传来。

"他们回来了！"曼诺里奥斯说着就跑出窑洞。手提肩背沉重负担的四名强盗出现了。他们带着提灯照路，脸上喜气洋洋。扬纳科斯背着一羊皮袋酒，走在前头。

"老拉达斯给你们捎好来了！"扬纳科斯喊道。"这个好心人真叫大方！他送给你们这酒，好让你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说，这是一点小意思，表表心意！"

"这里是油，他说是为了让你们润润肠胃，"卢卡斯把一羊皮袋油放在神父面前，大声说。"他还说要是你们还要的话，别不好意思，他的缸里满着哩。"

"这些是麦子，给可怜的孩子做面包吃的，他说他心疼孩子们！"其他两人把装满麦子的口袋放下来说。

"愿他有福，"福提斯神父笑着说，"愿上帝百倍地偿还他！我立即给他写信，告诉他今天夜里有四位天使进入他家取走了这些珍贵的礼物，放在他们的翅膀上给我们送到这里来。我照规矩附去一张收据，好让他到阴间提取欠款。"

"神父，你再写上，"扬纳科斯笑着说，"有一个天使本想

砸烂他的油缸，捅破他的酒桶，但是到末了没这么干，他觉得可惜，不是为了他，是可惜这些酒和油。”

福提斯神父朝曼诺里奥斯转过身来，说：

“曼诺里奥斯，去找一个杯子来，得给天使们敬酒。进来吧，甩干你们被雨淋湿了的翅膀。”

他们进入窑洞，把斟满的一杯酒轮流喝了。大家心情欢快。

“为老拉达斯，为这个慈善家的健康干杯！”神父说。

“为天使们的健康干杯！”曼诺里奥斯说。

“为圣狼的健康干杯！”卢卡斯说，“正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是他从萨拉津纳山顶上嗥叫才给了我们勇气。”

“米舍里斯呢？”扬纳科斯问道。“我们后来再没有看见他。”

“他回来了，弄得一身泥，”曼诺里奥斯说，“他一声没吭就去睡了。他睡着了。”

老拉达斯起床后先走到院子里去转了一遭，一看见梯子靠墙放着，心里就嘀咕起来。他喊她妻子，她正坐在窗前，用一双呆滞的眼睛看外边。

“嘿，佩内洛普，谁把这梯子靠墙放的？是你吗？”但佩内洛普太太已经开始织袜子了，连头都没转一转。老头子扛起梯子，放回贮藏室里。他朝四周看了一眼。一个个油缸、酒桶、干无花果、木瓜，所有东西都在原处。

“赞美上帝！”他低声说。“幸亏贼没趁机会钻进房子里来！她已经不清醒了，这可怜的。我得留神，说不定有一天

她会放火烧房子哩。”

他走进牲口棚，驴在那里。

“你是怎么回事，夜里叫起来把我弄醒了？”他踢了驴一脚说。驴连头都没有转过来，两只大眼睛显得特别呆滞。它曾梦见它的真正的主人夜里来看它，抚摸它的脖子、肚子、臀部，既温柔又亲切，就像他过去习以为常的那样，而它尤素法奇呢，就翘起尾巴欢叫起来；于是它的主人就用双手抓住它的嘴不让它叫，亲它的耳朵和脖子，然后从一个小圆窗户那里消失了……

温和、虔诚的小驴低下头，合上眼，向它的神——长着一条浓密的大尾巴和一个大驴头，配备镀金驮鞍和上面绣着星星般的银珠的红色辔头的神祷告：

“神呀，让你夜里给我托的梦变成现实吧！”

在这段时间里，奇迹般的消息在萨拉津纳传开：夜间，四个天使给饥饿的人送来麦子、油和酒！头脑简单的人信以为真并画十字；有心眼儿的人心领神会地微笑着注视扬纳科斯和卢卡斯。妇女们扑到麦子上，边筛选边低声唱歌，仿佛在哄婴孩入睡，摇晃从前摇篮里的圣婴。一粒麦子落在地上，她们赶快弯下腰去把它捡起，好像生怕这一部分圣体被泥土玷污。她们急忙用石头捣碎少量麦粒，做成面饼，在灰烬中烤熟，为了可口在饼上抹了一层薄薄的油，再像分圣饼似的分给每人一口。

所有的人都像是接受了耶稣的圣体，感觉到自己身上

的骨头和肌肉都增强了。妇女们喝了一口酒，就忍不住哭起来。

“上帝啊，”她们叹息道，“一口面包，一口酒就能使灵魂觉得长出了翅膀！”

傍晚时，两个男人扛上麦子送到磨坊去。妇女们带着焦虑的神情，仿佛怕东西回不来似的，陪他们走了一段路。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她们问两个男人。

“明天一清早。用不着担心！”两人笑着回答说。

扬纳科斯被提升为萨拉津纳的总管，负责保管食物并于每日清晨把当天的食物分配到妇女们手中。

“省着吃，”他嘱咐说，“勒紧腰带，好熬过冬天。天使们有别的事情，不能天天都给我们送吃的来。”

有点儿面包和油进到肚子里，濒于熄灭的火焰重新活跃起来，儿童们开始消肿，面颊出现粉红色。妇女们有了奶，婴儿不再整夜啼哭。男人重新振作精神，他们的手臂恢复了过去的力气，搬运石头把房子盖起来。有时还可以听到笑声或开玩笑声，在偏僻的窑洞里偶然碰到一对男女在热吻和拥抱。

“这麦子，这油和这酒应该变成血，”福提斯神父这天对曼诺里奥斯说。“我们应该恢复进攻的力量。我们不能继续挨饿和盗窃。必须下到乡镇去，以和解方式或用武力，占有米舍里斯赠予我们的土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贫瘠的山上生活和扎下根来。”

“马上，”曼诺里奥斯说，“就得修剪葡萄，中耕橄榄园，

给田地施肥。我们能把这些都放弃不管吗？这一年的收成就要完了。你等待什么，神父？”

“曼诺里奥斯，我等待一个信号。我等待内心里听到给我命令的信号。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在听到这个信号之前做出重大决定。而你说的那个决定，曼诺里奥斯，是重大的，是要流血的。”

“这我知道，神父，可是在一个腐朽、极不公平的世界里，不流血能干出什么事情呢？我原来心想：狼泉镇的人看见孩子们落到这种地步，看见他们肚子肿大、面颊凹陷、佝偻病腿，就会产生怜悯之心。所以那天我派了几个孩子到狼泉镇去。你知道他们受到怎样的对待？有的人抡起棍子赶他们，有的人像对待狗似的给他们扔块吃剩的面包头……只有一个人可怜他们。你猜是谁，神父？阿嘎！他从阳台上看见了他们。在地上捡起了几粒谷子、土豆皮、柠檬皮。‘见鬼，那是些什么东西？’他嚷道。‘是些小猴子还是小人？’他走下楼，打开门，叫他们进去。他对玛莎说：‘让他们坐下吃饭，玛莎，给他们吃的，让他们变成人样！’”

“我不知道……你没有跟我说，曼诺里奥斯！”神父泪水盈眶，眼睛冒着火花，大声说。

“我没有跟你说，神父，是想免得让你难过。你的心已够痛苦了，何必再增加你的痛苦呢。”

“应该经受极大的痛苦！你应该跟我说，曼诺里奥斯。假如人的心不是充满了爱或是愤怒，那么在这世界上什么都做不成了，你要明白这点！”

神父沉默了，仿佛骤然感到疲乏不堪，坐在一块石头上，头垂在胸前。他这样呆了很久，似乎在细心听取什么东西。曼诺里奥斯坐在他对面，朝原野眺望。雨不下了，土地是黑色的，吸足了水分，一片泥泞。一阵微风吹过，橄榄树波浪起伏，时而银色，时而深绿色。葡萄园也像是黑色的。一只鹰在圣艾利亚峰顶凌空展翅，俯视平原。

福提斯神父站起身，说：

“我的心已经抑制不住了，我上那边去。”

曼诺里奥斯没有说什么。他感到神父整个人紧张得几乎到了爆裂的程度。他心想：“最好是不对他说什么……”

福提斯神父攀登岩石，沿着上山顶的小路走去。在那上面，白色的圣艾利亚教堂光芒夺目。神父爬山像二十岁的小伙子那样行动敏捷。他时而消失在岩石后面，时而又在稍远处出现。他脱掉圆帽，头发随风飘扬。

不多时候，曼诺里奥斯看见他到了教堂前面，像一只鹰似的一个斑点出现在白墙上。接着墙上又出现另一个斑点，神父打开了门。神父走进去，不见了。

曼诺里奥斯立刻回到窑洞里，拿起一大块橡木，开始雕刻耶稣的一个新的面孔。

第十九章

天黑了，神父没有回来。狂风凛冽，乌云密布。远处狼嚎声打破夜空的沉寂。

“我们去看看他会不会出什么事……”米舍里斯说。

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说出的话语。他陷入悲凄的沉思日益加深，时而长叹，时而朝山顶的教堂望去并做出平静的微笑。他把玛利奥里的辫子紧贴在胸前，不时颤抖，唯恐丢失，惶惶不安地隔着衬衣抚摸它。他在睡眠中惊叫，蓦地站起，而后就挣扎着使自己不再入睡。

“我们去看看他会不会出什么事……”他对安然坐在窑洞一个角落的曼诺里奥斯说。

这时约莫已到了午夜。

“他什么事都不会出。”曼诺里奥斯答道。“从我看见他站起来和迈大步走山路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他什么事都不会出。霎时他给了我一个永生不死的印象。”

“可是他走了这么久了……这么久……他干什么呢？”米舍里斯听了他朋友的话仍未安下心来，接着说道。

“他们在商量，米舍里斯。他们俩之间商量计划，一个对一个，圣艾利亚和他。谁都不能介入，由他们做出决定。”

“可他吃什么?怎么过夜?天气冰冷。”

“他不吃,他不睡,他不冷。照他目前的情况,他什么都不需要。他就像死了或者是永生那样,我不知道我说的确切不……他什么都不需要。”

就在这时候,扬纳科斯来了,沉着脸,骂骂咧咧。

“你怎么了,扬纳科斯?”曼诺里奥斯问道。“神气不对头啊!你的事儿怎样了,萨拉津纳的大管家?”

“乌鸦,你的孩子怎样了?他们变得越来越黑了……给养快完了。这就是我的处境。我们要揭不开锅了……怎么办?还得带着伙伴一起下山?这回该轮到戈里哥里斯神父了。”

“稍等一等!”曼诺里奥斯说。“这回该轮到狼泉镇了!”

扬纳科斯高兴得跳起来,拍手大声说:

“时候到了?福提斯神父说了?”

“他还没有说,但我想时候快到了。他说他的心已经忍受不了啦。”

曼诺里奥斯述说了他和神父的谈话。

“要是他能够再稍等一等……”扬纳科斯欣喜若狂,低声说。

两人在黑暗中互相观察对方的脸。

“你还缺点什么吗,扬纳科斯?”曼诺里奥斯问道。

“是啊,当然啰。”

“什么?”

“煤油。我向上帝许下愿要放火烧老拉达斯的房子。”

“你这么凶狠……”米舍里斯说。

“我是公道，”扬纳科斯说，“要是今天耶稣下世，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来，你说他肩上会背什么呢？十字架吗？不！一桶煤油！”

曼诺里奥斯哆嗦了一下，靠在窑洞的墙壁上。

“你觉得怎样，曼诺里奥斯？”扬纳科斯问道，“你不说话。”

“你怎么知道，扬纳科斯？”曼诺里奥斯用颤抖的声音说。

“我知道得不确实，我没有得到指示，没有人跟我说。可是我肯定是这样。”

扬纳科斯沉默一会儿接着说：

“这里的孩子们，再过几天，又要拄着棍到狼泉镇的街上游荡，到垃圾堆里去捡一些皮、壳、废物、脏东西吃，而这就让那么多阔人看着发笑。这些孩子们看见耶稣就是以这样的外貌出现在他们的梦里。他们是些孩子，能怎样呢？他们又要跑到垃圾堆里去捡破烂……”

曼诺里奥斯听着，喘着气，没有吭声，他的心急促地跳动并撼动了他全身。那天夜里，他在梦里看见的耶稣恰恰是以这样的外貌出现的。耶稣赤着脚，从像萨拉津纳似的在太阳暴晒下的一座光秃秃的山上走下来。他肩上扛的不是十字架而是一桶煤油。他以严峻而悲愤的目光注视着狼泉镇。

曼诺里奥斯朝扬纳科斯转过身去，说：

“你说的对，不是十字架，是煤油！”

“我去把伙伴们找来，我们不能耽误时间了。”

扬纳科斯走到窑洞口停了下来，笑着补充说：

“戈里哥里斯神父有一盏煤油灯。他在贮藏室里准放着一桶、也许甚至两桶煤油。我带着卢卡斯去。他是一架最好的活梯子。明天早晨见！”

当曼诺里奥斯望见福提斯从山顶下来时，天已经亮了。他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他的袍子下摆随风飘起，像两只黑翅膀，头发垂到肩上。人们真以为看见了先知艾利亚本人。他后面，晨曦以浅黄褐色的微光照亮天空，神父仿佛在火焰中行走。

妇女们正去水泉打水，看见神父就惊叫起来：

“圣艾利亚下山了！”

男人们赶快走出窑洞。曼诺里奥斯带头，大家一起走去迎接福提斯神父。他们骤然间都预感到神父给他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他手里拿着什么？”扬纳科斯大声喊道。

货郎一夜没有睡，眼睛烧得发痛。他没有工夫洗脸，手上带着煤油味。

“他手里拿着东西哪！”米舍里斯也看见了。“那是件什么呢？”

“是一个圣像！是一个圣像！”卢卡斯喊道。他走到前头，身上也带着煤油味。

“他给我们把圣艾利亚的像请来了！”曼诺里奥斯心想。“这是个好征兆！”

现在大家看清楚了神父的身影。他面部严峻，没有任何表情，仿佛没有看见前来迎接他的人，没有听见人们对他的呼叫，仿佛他的思想仍未离开山顶上孤寂的荒野。

“嗨，小伙子们，”曼诺里奥斯说，“给他让开路。别跟他说话。他跟神对话没有完哪。”

大家都站到小径两旁，把路让出来。神父迈着急促的步伐迅速走下来，石子在他脚下滚动。人们认出，他手里捧着的就是先知显示圣迹的像。

“有火药味……”扬纳科斯对他夜间的伙伴卢卡斯说。“你看他的脸！”

“幸亏我们干了这一下子！”卢卡斯说。“正是时候。镇上的房子多半是木头的。有两桶油就够了。”

妇女们也爬坡来到，叽哩呱啦地议论着什么奇迹、圣徒、梦幻等话题。她们直起脖子去看神父。一个说看见神父长上黑翅膀飞起来；另一个反驳说，其实是把他那被风吹起来的袍子看成了黑翅膀；而又一个肯定有一只乌鸦落在他肩上，嘴叼一块红炭让神父吃了。喋喋不休的话骤然停止。神父走过来了。

“跟我来！”神父没有停下脚步，向男人们喊道。“妇女们，你们也来！”

神父抱着先知的圣像，迅速走过。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仿佛一只猛禽展开粗硬的翅膀在他们中间掠过。他们不胜

惶恐，男人在前，妇女在后，跟随神父走去。太阳在空中升起，穿过稀薄的云层放射光芒。下面的平原仍被一片雾海淹没。几个年老的妇女从窑洞走出来，用一只手遮挡日光，观看人群走下来。

到了窑洞前，福提斯神父停住脚步，把圣像放在一块岩石上。他向信徒们伸出手去，要向他们讲话。开始时，他的声音沙哑，喉咙发紧，语言急促，恨不能把话一下子都说了，可是又说不出来；不过，喉咙慢慢恢复正常，声音变得平稳，话也说得有条理了。

“男子汉们，”神父大声说，“听我说！妇女们，把你们的孩子抱上，也让他们听听！我从一辆火焰战车走下来，它把我带到哪里，我就把你们带到哪里。我要把从它那里得到的启示告诉你们。生活并不是一潭死水。屈从和忍耐并不是刚强的品德，也不是上帝所最喜爱的！一个正直的人不能眼看着孩子们倒下饿死却不站起来质问，甚至质问上帝！我走上山顶和本山的守护圣徒商议，研究出一个解救灾难的办法。我们的孩子现在也是属于他的，不是吗？他应当负责！”

神父转过身来向圣像伸出一只手，说：

“你应当负责，火焰的先知，我们来到你管辖的地方。就如同佃户汇报年成并给他送去葡萄园和菜园的收获一样，我负责把我带领的羊群所遭受的痛苦和悲伤摆在你面前！

“孩子们，我和先知面对面呆了一整夜。我向他述说了我们的情况，我们从哪里来，怎样来到这里，来到他的山上，

求他庇护收容。他全都知道了，我已经跟他说了，可是也不妨再跟他重复说说。他听着，没有吭声。

“随后我跟他谈了邻近的狼泉镇那里的人。我跟他说了他们怎样对待我们，怎样把我们赶走，他们所有的人，神父、头面人物、乡民，合起来剥夺了米舍里斯赠给我们的土地，禁止我们耕种……我全都跟他说了，和盘托出。他听着，没有吭声。

“而后我跟他说了他属下的人民遭受饥寒和疾病的苦难……‘富人肆无忌惮、蛮横无礼，’我大声疾呼，‘有钱人的脑满肠肥，已经做绝了。火焰战车的御者，你把马套在车辕上，下到狼泉镇去吧！’他听着，没有吭声。

“我火了，气得火冒三丈。我眼睛盯着他，心里想：他竟然会无动于衷吗？他怎么能容忍这样的苦难、这样肆无忌惮的不公正行为？他怎么不从圣像上跳出来？他怎么不驾上火焰战车，抓住我的颈背，让我坐在他旁边，一起下到狼泉镇去？

“我贴近圣像，欠身对着先知的耳朵大声说：‘嗨，艾利亚，艾利亚骑士，再听我说下去：“我们的孩子没有吃的了，他们的小腿已经站不起来了。他们有的拄着棍，有的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像只乌鸦似的，下到狼泉镇去乞求施舍……你知道吗，你听说了吗，你有没有从你的山上俯视，看见狼泉镇的人是怎样接待他们的？”’我说着说着就感觉到先知的身子暖和起来，有了生气。于是我又壮起胆子，对他大声说：‘请你从你乘坐的火焰战车上低头看看狼泉镇上的

人怎样接待他们！有的人拿起棍子来赶，有的人动手打。'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吓得后退了一步。我觉得圣像碰了我一下，仿佛四匹火焰马活了，先知的嘴唇动了，也向前靠近，他们刚才看到先知被火焰围绕，从山顶下来。”

狂热的呼声四起：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神父？”

“得快点，神父，”扬纳科斯喊道，“趁着我们还有一口面包吃有力气。我们说话就要绝粮了！”

曼诺里奥斯走到神父跟前，吻他的手。

“举起手吧，神父，”他说，“就等你发出信号了，我们都准备好了！”

神父将手伸向他的羊群，大声说：

“过三天，过三天，孩子们！圣诞节前两天！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光明诞生的日子，是艾利亚先知的生日，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你们准备好，我们那天下去！”

所有的男人依次在跪拜并吻圣像。在他们眼里，先知活了，他的披肩像风吹火焰般飘动。妇女们看见他的前额冒出汗珠。孩子们走到他跟前，看见他睁大眼睛发怒，哭了起来，不肯跪下。

福提斯神父已精疲力尽，走进他的窑洞里躺下。他闭上眼睛，等待入睡，梦见主和他谈话。曼诺里奥斯捧起圣像，把它放到窑洞最里头的黑暗处，摆在画满燕子的受难像旁边。

从这时开始，萨拉津纳就像战斗前夕的兵营般活跃起来。没有棍子的人分散到山里去寻找圣栎树枝；善于使用弹弓的人训练妇女和儿童们掌握这个武器。福提斯神父把他的武器分配给最勇敢的人。他诲人不倦地给每一个人以忠告和鼓励。

晚间，柯斯坦底斯从乡镇上来。他听见一片喧哗声并看见所有难民，男的女的，都卷起袖子练打弹弓和用树枝做棍子，仿佛在准备打仗，就愣住了。他又看到曼诺里奥斯弯身对着一块橡木，奋力雕刻耶稣的新面貌，好像这也是一件武器，他必须赶紧把它完成，用来武装群众。

柯斯坦底斯在曼诺里奥斯旁边坐下，显得忧心忡忡，说：

“曼诺里奥斯，要是你有时间的话，你抬起头来，听我说。我带来了坏消息。”

“欢迎啊，柯斯坦底斯！山对霜雪习惯了，你说吧。”

“玛利奥里死了。大家是昨天中午知道的。”

曼诺里奥斯放下木头，眼睛里显露出惊惶的目光。

“她死了？”曼诺里奥斯仿佛平生第一次听见有死似的。

“消息是昨天突然接到的。她父亲的一声大叫震动了全镇。他立刻骑上骡子去了。等他到了市镇时，尸体已经埋了。他甚至连为女儿合上眼睛的这点安慰都得不到。老神父的模样都认不出来了。痛苦弄得他精神错乱。我看见他敲一家家的门，让人又害怕又可怜。他光着脚，头发松散开，挨家挨户叫大家到教堂集合听通告。执事敲起丧钟来。

我们全都放下工作去教堂。戈里哥里斯神父让我们在外边院子集合，他站在矮墙上。他下巴直颤，说不出话，可他的眼睛红了，冒出火花。最后他克制住自己，发出打雷似的声音说：'孩子们，我只跟你们说两句话，我不能再多说了，我的心要碎了……萨拉津纳要把我们搞掉！萨拉津纳要消灭我们！起来，拿起你们的武器！我来带头，站在你们前面。向敌人冲去，孩子们。把他们赶走！这帮难民用凶恶的目光看着我们乡镇。自从他们来到这里的那天起，我们这里就发生了灾难和死亡！应该受到谴责的主要是被开除出教的曼诺里奥斯！因为他的过错，米舍里斯失去了理智；因为他的过错，我女儿玛利奥里的婚约解除了；是他杀了她！'他还要继续说下去，但感到头晕，伸手去扶墙，可眼睛看不见了，摇晃了一下就倒在地上。"

柯斯坦底斯沉默了。曼诺里奥斯揪下他扎在头上的披巾的一个角，放在嘴里咬着以免叫喊出来。"玛利奥里死了，她死了……"他心里一再重复着这句话而弄不清其中的涵义。他向柯斯坦底斯转过身来。

"那怎么样呢？"他以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情问道。

"我来告诉你，曼诺里奥斯，好让你提防着。神父的讲话把乡民煽动起来了。他们准备向你们进攻。他们找借口，现在找到了……富人怕你，因为你们是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穷人恨你，因为他们受富人蒙蔽了，他们盲目地打击……他们人多，有武器，你得小心。"

"柯斯坦底斯，求你去看看米舍里斯，把消息告诉他。

我，我做不到了……话要婉转些，因为一些时候以来，他已经不像平常的样子了。他走来走去，一声不吭；他看着你，心里想着别的；你问他话，他不回答你……夜里他不敢睡，怕睡着。有一天我问他：'你怕什么，米舍里斯？'他费了很大劲才开口说：'那死人……那死人……'去吧，鼓起勇气，柯斯坦底斯，去看看他。我去找神父谈谈。"

"一切都完了，"米舍里斯把大本福音书合上，说道。"我再也不需要什么了，我的好柯斯坦底斯。上帝已经把我生命的一半割掉并把它埋在土里；他要来埋另一半。我没有负担了。"

柯斯坦底斯对米舍里斯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而如此平静感到震惊。他觉得在这张无表情的面孔后边，一个世界崩溃了。

"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个过去的富豪子弟重复说。

米舍里斯从岩石的一个窟窿里取出一条绳子，把福音书紧紧地捆上，像是对付一头危险的野兽，要防止它咬人。然后他看着柯斯坦底斯摇头，说：

"转向哪边呢，柯斯坦底斯？人吗，肮脏、腐臭。上帝呢，他让老拉达斯活着并且兴旺发达，而杀死玛利奥里。自己呢，是一条蚯蚓，在阳光下取暖，而正当心里想着'我取暖，挺舒服'的时候，就被一个行人的脚踩成肉酱……你懂得这意思吗，柯斯坦底斯？"

但柯斯坦底斯有孩子，他怎么能懂得呢？他站了起来。

“我去看看扬纳科斯。”柯斯坦底斯说。

在那当贮藏室的窑洞里，扬纳科斯正在估量剩下的面粉和油，酒几天前就没有了。

“还够两天的，”扬纳科斯低声说，“最多三天的，刚够维持到礼拜二！接着是打仗，以后再看！生活是一场可以治好的病。拿我来说吧，只要我活着就可以对自己说，我活着而且我的尤素法奇也活着，我不灰心失望。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在一起。死可就没治了。”

“嗨，扬纳科斯！”从扬纳科斯背后传来的声音说。“你怎么了？你不到镇上来了？”

扬纳科斯转过身来，高兴地说：

“嗨，柯斯坦底斯！我到镇上去，可是你看不见我。天太黑，连我自己的脚尖都看不见。”

扬纳科斯笑着讲起他像狼似的两次下山到镇上爬墙偷东西的情形。

“你瞧，”扬纳科斯最后说，“我们偷来的果实就快完了。可是还有煤油，在旮旯儿那儿没动。它等着执行任务哪。”

“什么任务？”柯斯坦底斯惶惑不安地问。

“燃烧呗，柯斯坦底斯。这不就是它的任务吗？不然的话，上帝为什么把它给了世界呢？”

扬纳科斯想了想，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子，说：

“幸亏你来了，是上帝把你派来的。你愿意帮我一下吗？今天是礼拜天。后天，礼拜二那天你能把我的驴从老拉达斯家牵出来吗？你跟他说你需要用。你只要给钱，老吝啬

鬼就会答应你，你把驴牵到你家。你明白了？连它一根毛我都不愿意让它变成焦黄色。放在你家就保险了。”

“你打算烧老拉达斯的房子吗？”柯斯坦底斯惊跳起来问。

“那我们刚才一直说什么哪？这不就是煤油的任务吗？”

“你好好掂量掂量这事儿，扬纳科斯。你要惹大祸。”

“我掂量了，柯斯坦底斯。这事儿合算，就像我的货一样。我跟艾利亚先知——神父管他叫艾利亚骑士——说了。他赞成。”

柯斯坦底斯搔头。

“这你不懂，因为你有一个咖啡馆，你有老婆孩子，你不饿，你勉勉强强地不慌不忙地走你的路……你懂得这个干什么？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你就低头屈服吧，可是，柯斯坦底斯，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不屈服。全部秘密就在这里……礼拜二我们下到镇上去。愿上帝保佑！”

“我的心是和你们在一起的，扬纳科斯，”柯斯坦底斯沉默了一会儿叹息着说。“我们经常跟安东尼斯、大个子狄米特洛斯谈到你们。我们有什么可以做的呢？”

“去问问福提斯神父。他会告诉你的。至于我，我只求你一件事：礼拜二把驴弄到你家里去……可你当心，一定得保守秘密，一声别吭！”

礼拜天过去了。礼拜一近中午的时候，开始下雪，山顶变成白色，艾利亚先知披上素装。山谷积雪，乌鸦挨饿，飞

向平原，天上闪耀着红铜色的光辉。

从一大清早起，曼诺里奥斯就低着头，用整个人的精力去对付他的一块橡树木头。他切削，挖凿，雕刻，全神贯注在一把钢凿子上。他与一块木头作斗争，使藏在他心中的耶稣面貌脱颖而出。他心中保持不动的神圣形象就是那天夜里梦中所看见的那样，神情严峻而悲愤，脸上一道深深的血痕，从右鬓角直到下巴，唇髭垂到嘴上，皱着眉头显示出愤怒和悲痛。

从拂晓起，曼诺里奥斯就为使这样的一个形象在木头上重现而奋斗。他急忙切削，把碎木屑扔到左右两边……恰好到傍晚时，神圣的面貌在冬季的暗淡光芒中闪耀，曼诺里奥斯心目中的形象出现了，真像是从他梦中走出来，固定在木头上。

此刻，米舍里斯带着绝望的神情，迈着平稳的步子走进来。他看见这雕刻好的木头，就往后倒退了一步，大声喊道：

"是什么人物？这是战争！"

"不，这是耶稣，"曼诺里奥斯擦着前额上的汗水回答说。

"那么说他和战争之间有什么分别？"

"没有。"曼诺里奥斯答道。

夜幕降临，外边静悄悄地下着鹅毛大雪。

曼诺里奥斯点亮油灯，取来他过去刻的耶稣的面具，摆在新刻成的旁边。

"多么不一样啊!"米舍里斯叹息着说。"是一个人吗?"

"是一个人。过去,他温柔、平静、随和。而如今呢,他愤怒。你懂吗,米舍里斯?"

米舍里斯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

"过去不懂,可是现在懂了。"

礼拜二早晨天刚亮,萨拉津纳所有的人就都起身了。山顶白雪覆盖,教堂银装素裹。曙光照红了峰顶,先知苏醒。

福提斯神父集合众人。

"孩子们,"他说,"今天是决定我们命运的日子。我们已经忍耐到了极限。我们到了悬崖的边缘。再忍耐一下就要掉进深渊,首先是孩子们,然后男男女女跟着掉下去。我们必须选择:是死,还是为生存而战斗。我们选择了战斗。你们全都赞成吗?"

"赞成,神父,我们全都赞成!"

"我问了站在我们上头放哨的艾利亚骑士。他也赞成。我扪心自问,也赞成。我们今天的行动并不是盲目行动,而是眼睛睁开、头脑清醒,像能自由行动的人那样去行动的。我们去要求我们所应该得到的,并不是要求施舍,而是要求主持公道!下边平原有我们的果园、耕地、葡萄园;我们有橄榄树,有房子;我们要求还给我们!我们不侵占别人的土地。我们为了生活要求耕种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不是掠夺者,我们是一群被压迫者,极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我们

再也不能容忍受骗而牺牲。

“我们不先动手，但要是人家动手，那么我们也有手，上帝赐给了我们双手，我们就还手。在一个不公平，不道德的世界上，如果不武装起来，怎么主持公道，怎么能使公理胜利？我们要把正义武装起来。人家不是把非正义武装起来了吗？我们今天就要显示出正义也有一双手，也能战斗。耶稣不单单是一只羔羊，他也是一头狮子。这头狮子今天和我们一起行动。曼诺里奥斯雕刻了他的面孔。大家看看！就是这个耶稣领着我们前进，是我们的领袖！”

神父高高举起这个凶恶的面孔。在这早晨的空气中，群众望见耶稣的这副可怕的脸。曼诺里奥斯在最后一刻把雕像从太阳穴到下巴的伤痕上加了红颜色。这样就使耶稣在震惊的群众中更显得是一位古代受伤的战士重新投入战斗。

“这就是我们的领袖！”神父大声说。“举起手来，向他致敬！”

他转身向着旗手卢卡斯说：

“卢卡斯，把这神圣的形象安在旗杆上，让它走在我们前面，给我们开路！现在，各就各位！天亮了，出发！卢卡斯举旗子带头，接着是武装的男人，拿弹弓的妇女和孩子们走在后面！”

队伍按战斗序列排好。大家画了十字。福提斯神父捧着艾利亚先知的圣像。曼诺里奥斯领队。扬纳科斯提着一桶煤油紧跟在他后面。米舍里斯站在一块岩石上观看。

“我不跟你们去，神父，”米舍里斯对福提斯神父说。“我的胳膊没有力气。”

米舍里斯看着众人上路。他们衣衫褴褛，绝大多数人光着脚，有几个人用羊皮或破布包着脚。他们双颊凹下，颧骨和下巴突出，眼睛深陷，像两个黑洞。他们又冷又饿，跑着取暖……他们并不仇恨什么人，只求温饱以免于死……

扬纳科斯把他的桶放下一会儿，搓了搓冻僵了的手。

“嗨，伙计们，”扬纳科斯喊道，“怎么不唱啊？我们就这样闭着嘴去参加联欢会吗？唱一支进行曲，一支阿马内，一支赞美歌，什么都行。可是得唱，该死的，唱起来好暖和暖和！”

一下子，大家挺起胸脯，开口唱起来。经过福提斯神父训练的整个队伍高声唱起老祖宗走上沙场时的古老战歌：

“主啊，拯救我们，为你的子民祝福，帮助我们战胜顽敌……”

第二十章

这时候，天亮了。天冷得石头都要冻裂了，山上下了大雪。乡民们钻在被窝儿里睡懒觉。前一天晚上家家户户的男人都杀了猪，烧净猪身上的毛，掏空内脏，洗干净，完全准备好后把猪交给妻子和女儿。现在就轮到她们来做猪头肉冻、香肠，把肥肉、猪油放进咸肉坛子和罐子里。

妇女们所以都先起床了。她们卷起袖子，生起旺火，天刚亮就开始捣碎胡椒等做香肠的作料，挤柠檬和压苦桔汁准备做猪头肉冻的香料。这时，经过洗刷刮净的肥猪，头朝地倒挂在厨房的钩子上。

前一天晚上，阿嘎听了一整天杀猪的叫声，对玛莎说：

"你别把猪肉拿到我家来让我犯罪！你们这些贪吃的家伙，吃猪油，烧肉肠，把空气都弄臭了！"

其实，阿嘎爱吃猪肉香肠，最喜欢不过的是香肠就拉吉酒。每年驼背女人都把它说成是骆驼肉香肠。阿嘎明明知道自己和什么人打交道，故意装糊涂。他既吃得津津有味又不违反先知的戒律。即使在心底里，他也不能认为这么好的肉会是猪肉。每年到了这个季节，他就把驼背女人叫来严厉地告诫她说：

“玛莎，别把猪肉弄到我家来让我犯罪！”

这话的意思就是：去采购，说是为你自己，能买到多少就买多少，给我端上来的时候就跟我说这是骆驼肉做的。

“放心吧，阿嘎，”驼背女人笑着回答说，“今年我还给你买多多的骆驼肉香肠。甭发愁！布拉依马奇也得吃啊……”

这时候，饥寒交迫的人们跑着下山。扬纳科斯一时兴头儿上转身向旁边的人说：

“喂，朋友们！神父把今儿的日子选对了。猪全都挂上了钩子，就等着烤哪。妇女们把火生起来准备给我们穷人的肚子灌点儿油水！拉达斯那老吝啬鬼会不会也杀了一头猪啊？”

但是扬纳科斯的伙伴们正在满怀激情地唱着战歌没有回答。他们到了山脚，进入平原。乡镇在他们前面展开，白雪皑皑，炊烟缭绕。正在烧煮的猪头肉，香气扑鼻，更使人饥肠难忍。妇女们想起她们的被毁灭的家，回忆起昔日繁忙的节日而叹息。

在未到达圣瓦西里斯井之前，福提斯神父停了下来，向群众示意他要讲话。

“孩子们，”他大声说，“你们得留神！我们首先到老帕特里雅齐亚斯家安营扎寨。要是门关着，我们就把门撞破。房子是我们的，我们进去。然后，我们分别去占领我们的果园、葡萄园和耕地。上帝不愿意他们打击我们！不过，要是

他们打击的话，我们就还击。那就是打仗了。我们只要求我们所应该得到的。上帝会原谅我们的！镇上的人已经起来了。我看见他们男人们在集合；我听见钟声响了。你们得留神。齐步走，大家一起！”

确实，钟声急迫，震动了全乡。潘内尤提斯嗅到了什么，一夜没有合眼，天刚亮，他就站在阿嘎的阳台上，眼睛盯住那边的山；不一会儿，他在晨光中看见了萨拉津纳的队伍下山了。他赶快从楼梯上走下来，跑步穿过广场，闯进教堂，抓住钟绳，疯狂地敲响警钟。

这时候，老玛达雷尼亚正去圣瓦西里斯井打水，远远望见赤脚队伍，赶紧折回，尖声叫喊：

“他们来了！被开除出教的来了！准备打啊！”

乡民被警钟声猛然从甜美的睡乡中惊醒；同时玛达雷尼亚的叫喊声也传进他们的耳朵。他们从床上跳下来，披上一张毡子，开了门，就朝教堂跑去。妇女们丢下猪和猪头肉，站到门上或是从窗户伸出头去，向路过的头发乱蓬蓬的男人喊：

“什么事啊？为什么敲钟？”

但谁都不回答，人人都在跑。

蓬着头、气喘吁吁的戈里哥里斯神父来到教堂。他站在门前喊道：

“准备战斗，孩子们！布尔什维克来了，他们从萨拉津纳下来了。不能让他们进镇！你们回去各人拿上自己的武器！大家一起到圣瓦西里斯井去！”

神父转身朝着一直像疯子似的使劲拽绳敲钟的潘内尤提斯说：

“潘内尤提斯，去把阿嘎叫醒！让他骑上马，快到圣瓦西里斯井去。布尔什维克下山了！”

小学教师上气不接下气地来了。他把眼镜忘在家里，步履踉跄，张皇失措。

“不要动武！”他喊道。“我去跟他们说。我用好言相劝！我们都是兄弟，不能造成流血伤亡！”

“教师，管你自己的事去！”神父怒不可遏，咆哮说。“没有调和的余地！清除他们的时候到了。向敌人冲啊，孩子们！准备战斗，兄弟们！打死这些卑鄙的家伙！”

群情激动。大家跑回家去，有的拿木棍，有的拿手枪，拿镰刀。很多人拿起前天晚上用来杀猪的刀子。他们重新集合，由戈里哥里斯神父带头，全队向圣瓦西里斯井走去。

潘内尤提斯跑到戈里哥里斯神父旁边，挥动手枪朝空射击。

“冲啊，伙计们！把他们斩尽杀绝！”

阿嘎被枪声从酣睡中惊醒。他用棍子敲击地板，玛莎跑来。

“该死的！这打枪是怎么回事啊？”

“是布尔什维克进攻乡镇，阿嘎！”

“什么布尔什维克，老妖婆？说明白！是俄国的吗？”

“不是，阿嘎，是萨拉津纳的。你得骑上马去……”

阿嘎哈哈大笑起来。他感到困倦，朝布拉依马奇躺着

的那边转过身去。

“等到他们从俄国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再把我叫醒。现在嘛，叫他们见鬼去！”

福提斯神父看见狼泉镇的人们猛冲过来，就离开队伍，手中没有武器，只捧着艾利亚先知的圣像，独自一人走上前去。

“兄弟们，”他大声喊，“我要跟你们说句话。你们停下来！看在主的面上，听我说！不要动武伤人！”

两边对抗的队伍都停了下来。福提斯神父又向前走了几步。

“戈里哥里斯神父，我有句话要跟你说。走过来！”

“你要干什么，狗东西？”戈里哥里斯神父边向前走边回答。“我在这里！”

两个神父在两个队伍之间面对面站住。一个高大、肥胖、强壮如牛；另一个瘦得皮包骨头，面颊凹陷，脚上血迹斑斑，活像一匹伤痕满身的饿马。

“神父，”福提斯神父用使所有人都能听见的洪亮声音说，“在兄弟之间挑起战争是极大的罪恶；流出的血会落在你我两人头上……神父，我有话要跟你说，你听着！兄弟们，你们大家也都听着！你们把武器放下，不要打，等一等。我们两个神父，戈里哥里斯神父和我，作为两方的代表在你们面前徒手较量。我们宣誓：如果戈里哥里斯神父把我打倒，两肩贴地，那么我们就安安静静地空着手回到萨拉津纳去；

如果我把戈里哥里斯神父打倒，使他两肩贴地，那么我们就去占领米舍里斯·帕特里雅齐亚斯赠予我们这个群体的产业。天主在上面给我们两人做裁判。”

这一席话使狼泉镇的人们欢欣雀跃；他们看着福提斯神父一张消瘦的脸，蚱蜢似的四肢，大笑呼喊。

“嗨，戈里哥里斯神父！你一口气就能把他吹倒了！”

萨拉津纳的人都惊呆了。

“不，不行，神父！”卢卡斯喊道，“让他们里边最有能耐的出来跟我较量！我们看看谁赢。让潘内尤提斯过来，他装出一副英雄好汉的样子，挎着手枪，戴着土耳其帽显摆！土耳其人，要是不害怕就出来跟我比试比试！”

卢卡斯把旗子交给旁边的人，卷起袖子。

“我来了，奸贼，布尔什维克！”潘内尤提斯吼叫。“我来了，混蛋！我宰了你！”

他举着手枪跳出来。但这时戈里哥里斯神父喊道：

“站住！我们两个人的事我们自己了！我接受你的挑战，肮脏的教士。我向主发誓：要是我让你肩膀贴地，那你就滚蛋！要是你让我肩膀贴地，那就把笨蛋米舍里斯送给你们的财产拿去！我请上帝下来给我们做裁判！”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福提斯神父画着十字说。

福提斯神父转过身去，招呼一位老人，把先知的圣像交给他，然后脱下身上的破旧袍子，仔细叠好，放在一块石头上。他里边穿着一件破烂黑衬衣和打满补丁的裤子。他的一双满是伤痕的细腿活像两根带结节的棍子。

戈里哥里斯神父叉开两腿，抱拢两臂，等候对方准备完毕。在皱起的双眉下边，他的眼睛里闪射出愤怒和鄙夷的目光。他像马用前蹄踢蹬似的跺着脚，急着要赶快了结这桩公案。但他看见眼前的这个福提斯神父，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眼睛深陷在两个黑窟窿里，一阵寒战穿过脊梁，仿佛一个幽灵耸立在他面前。

“你画十字吧，神父，”福提斯神父平静地说，“我准备好了。”

戈里哥里斯神父机械地画了十字，一动不动地等待着。

“那就来吧，蚱蜢！”戈里哥里斯神父用讥讽的语言喊道，“上帝啊！”

“你的嘴就不能干净点吗，神父？你对着主唱赞美诗就用这张嘴吗？举圣餐杯就用这双手吗？”

“就是用这双手打碎你这类混蛋的骨头！”戈里哥里斯神父边反唇相讥边像头公牛似的低头向对方冲去。

戈里哥里斯神父举拳猛击，但福提斯神父轻轻地往边上一闪，他的拳头落空，险些扑倒在地。他气急败坏地又向福提斯神父冲去，一把抓住对方的胡子，把它揪下来。但福提斯神父用他那钢铁般的瘦拳头猛击戈里哥里斯神父的大肚子。戈里哥里斯神父疼痛得吼叫起来，一时两眼昏暗，脸色苍白；但他旋即恢复镇静，拦腰抱住对方，抓紧不放，咬对方的脖子、鼻子、耳朵。两人进行着无声的拚搏，不时听到戈里哥里斯神父仿佛猛兽吞食猎物时发出的咆哮声。

萨拉津纳的人们屏住呼吸，直起脖子，注视着战场。

“神父完了，”扬纳科斯低声说，“那畜生要把他憋死！”

“别害怕，扬纳科斯，”曼诺里奥斯反驳说，“上边有上帝在，你看不见吗？”

曼诺里奥斯的话还没说完，福提斯神父的一只手就抓住戈里哥里斯神父叉开的胡子，另一只手挥起铁拳打在他的嘴上。狼泉镇的神父痛得叫出来，弯下了身子，吐出血和牙来。不等他神智清醒过来，福提斯神父就抓住他的腰摇晃，然后猛地一推，整个人仰面倒地。

福提斯神父刚要把膝盖压在失利者的胸脯上，可是还没来得及，潘内尤提斯便冲上来猛打福提斯神父。于是，卢卡斯也赶紧扑上来，曼诺里奥斯和扬纳科斯随即跟上。瞬息间出现一场大混战。石块飞起，棍棒挥舞，刀光闪耀，枪弹穿过空中或肉体。起初，敌对的双方喊叫咒骂，但很快就像猛兽搏斗中听到的，只有呼噜声和吼叫。

柯斯坦底斯、安东尼斯和狄米特洛斯手持棍棒来了，参加到萨拉津纳人一边。

“柯斯坦底斯，”扬纳科斯在混战中走出来喊叫，“我的事你给我办了吗？”

柯斯坦底斯一愣，看着他问道：“什么事啊？”他记不起来了。

“我的驴……”

“放心吧，扬纳科斯。在我家哪。”

“好了！那么我去啦！”扬纳科斯喊着跑去拿那桶煤油。

“冲啊，伙计们！”卢卡斯边向左右挥舞棍棒边喊。“我们把他们打败了！”

确实，狼泉镇的乡民开始后退。他们逐渐退却，许多人已经溜走，回到家里关起门来。这时，萨拉津纳的人赶快把福提斯神父扶起来，让他躺在井旁边，给他洗伤口。神父头上有一道很深的刀伤，大量出血。

“鼓起勇气，兄弟们！”曼诺里奥斯边向前冲边喊。

他夺去潘内尤提斯的一支手枪，朝空射击，把慌乱的狼泉镇的队伍驱退。

刹那间，小学教师的声音盖过了混战的喧闹声：

“停一停，兄弟们！你们不要厮杀！大家可以商量和解。我们都是希腊人，都是基督徒！”

可是他夹在双方的火力之间，敌军友军一起把他撞倒，践踏。有人朝他扔来一块大石头，他滚到一个坑里，失去了知觉。

狼泉镇的人退进镇里。卢卡斯拿起交给妇女保管的另一桶煤油，跑到离得最近的一些房子那里去往墙上浇煤油。

“干活去，妇女们！跟我来点火！”他喊着便挨户走去。

火焰很快在墙上升起，把自己紧关在屋子里边的农妇发出尖叫声。

有人把戈里哥里斯神父抬到离战场较近的老玛达雷尼亚家里。神父躺在院子里，像死去一般。老婆子给他拿来一些小药瓶子，弯下腰给他洗伤口，涂香膏。神父痛得哼哼叫。

在这段时间里，曼诺里奥斯带着他的队伍穿过镇上的街道。来到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宅子，撞开门进去了。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伙计们！”曼诺里奥斯大声说。“我们派两个人去把神父接来！你们全都进来，我们在自己的地方呆下来了！”

两个人赶紧去接福提斯神父，妇女们提着水桶在街上跑着去灭火。乡镇遭到灾难。

突然发出一片惊叫声：

“老拉达斯的房子着火了！”

“他们砸了他的缸，油流到街上！他们凿破他的桶，酒流成河！”

“老拉达斯和他老婆都在街上，他们俩都哭了！”

潘内尤提斯的土耳其帽丢了，曼诺里奥斯夺去了他的一支手枪。这个鞍具匠像疯子似的踉踉跄跄地在街上奔跑，用他剩下的一支手枪射击，向曼诺里奥斯挑衅。可是曼诺里奥斯这时正关心着福提斯神父——他刚刚被接来，躺在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柔软的床上，妇女们在给他包扎伤口。神父睁开眼睛看着他四周的同伴们。

“他们违背了誓言，”神父说，“上帝将惩罚他们！我把戈里哥里斯神父推倒，他两肩着地，我感到高兴。”

“你痛吗，神父？”曼诺里奥斯问道。

“当然啰，曼诺里奥斯。我痛，不过我高兴。上帝做了判决，我们战胜了！”

院子里响起欢乐的喧哗声。卢卡斯和他的两个同伙溜

进了他们放过火后又被妇女们扑灭的敞着门的房子里，扛走了在钩子上吊着的三头猪，带着胜利品凯旋而归。

“把火生起来！”他们向妇女们喊道。“我们有的是木头！到贮藏室去取面粉，做烘饼，烤猪肉。伙计们全饿着哩！”

“今天是斋戒，”一个老妇人提出异议，“连油都禁止吃！你们不怕上帝吗？”

“我们去问问神父。”卢卡斯说。

“罪责由我承担，”福提斯神父回答说，“吃吧！”

扬纳科斯也来了，浑身沾满了油，头发烧焦了。

“我的怨气消了，兄弟们！”他大声说。“我的心愿满足了。老吝啬鬼把孤儿寡母撵到街上去，我也把他撵到街上去了！”

有人敲门。柯斯坦底斯在街上喊：

“开门，开门！小学教师死了。”

大家赶快跑去拉开门闩。柯斯坦底斯、狄米特洛斯和安东尼斯抬着死者进来。死者的颅骨裂开，脑浆冒出来；他的下巴也裂开了，眼睛睁着，呆滞无神。

“我们在一个窟窿里找到的，”柯斯坦底斯说，“两边的队伍都在他身上踩过去。”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弯下身去吻死者的前额。

“他为了给我们和解跑到混战的人群当中，而我们把他杀了……”曼诺里奥斯擦着眼泪说。

阿嘎躺在厚厚的床褥子上，边抽长管烟斗，边抚摸布拉依马奇，边听枪声。布拉依马奇闻见火药味，血液沸腾起来，

要立刻跑到街上去打几枪，可是阿嘎一脚踩住他，不放他走。

“别干蠢事，布拉依马奇，”阿嘎说，“让异教徒们自相残杀去。这些孬种，我们没法把他们灭绝！为了消灭他们，我们祖祖辈辈拚命干了多少年代，结果呢？白费力气。你除掉一个，他长出来十个……要是他们不自相残杀，那就毫无办法。所以我让他们互相残杀，等到他们打得实在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再骑上马去恢复秩序。你明白了吗？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有一天你要是当了乡镇的阿嘎，就知道怎么对付这些异教徒了。”

“让我去干掉他们几个，”布拉依马奇十分激动，大声说，“我手指头都痒痒了。”

“见鬼！你用不着费这劲，我跟你说了让他们自相残杀。如果我们插手消灭他们几个，那就会给国家惹麻烦。西方国家的船又要来封锁士麦拿，那我们就完蛋了！在这床上躺着不错嘛，布拉依马奇。外边怪冷的，我不让你出去。老婆子这就给我们送蜂蜜和果仁来。”

他拍了拍手，老玛莎进来。

“外边发生什么事了，玛莎？”

“他们打起来了，阿嘎。两个神父都受伤了，一个把另一个的胡子都揪下来了。潘内尤提斯的帽子丢了，膝盖折断了。他们把老拉达斯的房子放火烧了，油和酒流到街上。”

阿嘎哈哈大笑，说：

“好，异教徒们！人家还以为我花钱雇你们干的呢！去吧，给我拿果仁和蜂蜜来。”

他朝一直闹着非要去参加殴斗的布拉依马奇转过身去，说：

“该死的，别干蠢事！别掺和到异教徒们的事里去。这个古老的种族是一个灾害。你听听我的已故祖父是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明白了。他跟我说，安拉把一切都做得十分完美，但有一天他闲着没事，用火和粪做了一个异教徒，他一看见这个作品就后悔了，这东西有一双能穿透钢铁的锐利的眼睛。‘如今怎么办呢？’安拉低声说。‘我干了一件错事。我们制作一个土耳其人去杀异教徒。让世界恢复平静。’他取来蜂蜜和火药，仔细揉捏成一个土耳其人。他立刻把土耳其人放出去同异教徒干了起来。两个人从早晨打到晚上，互不相让，不分胜负。可是到天黑的时候，异教徒那东西给对方使了个绊，土耳其人摔倒在地！‘见鬼！’安拉说，‘我又干了件糟糕的事。这些异教徒就要一口把我辛辛苦苦创造的世界吃掉……怎么办？’他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晨，他起来拍着手说，‘有了，有办法了！’他又取来火和粪捏了另一个异教徒，把他和第一个面对面放着。他们两人立刻打起来，这边使绊，那边使绊，这边朝腰下使一拳，那边回一拳，拳脚虚实交替……他们搏斗，倒下，又起来，再斗……如今还在斗！布拉依马奇，这么一来世界就恢复了平静。”

玛莎拿着果仁和蜂蜜进来。

“玛莎，把窗户打开，”阿嘎吩咐说，“好让我听听他们的喊叫和枪声。把瓶子灌上拉吉酒。等他们把该杀的全都杀了，就来告诉我，我再骑上马去恢复秩序。”

天快黑的时候，枪声停了，骚乱平静下来。乡民们各自回到家里洗涤伤口，涂抹药膏，在身上拔火罐，喝鼠尾草茶。他们点上灯，察看队伍的损伤情况：有的人被削去一只耳朵；有的人掉了牙齿，有的眼睛青肿，有的被打断两三条肋骨……他们还察看了镇上的房子。有许多百叶窗被烧，门被撞破，三头杀好的猪不翼而飞，老拉达斯的房子仍在燃烧，油和酒流满街，麦子丢失……

“可怜的佩内洛普，那个圣洁的女人怎样了？”老玛达雷尼亚问道。她从这家走到那家，给人涂香膏，拔火罐，敷芥子泥。

“她应该感谢女邻居们冲进火里把她救出来！这可怜的坐在凳子上喊叫，可就是不会动一动跑出去。她紧抱住一只袜子和织针叫喊……”

“那她男人呢，该死的，他就不会冲进火里去救她？”

“那混蛋也冲进火里，可他没去把他老婆拽出来，而是把装金币的箱子抬到街上，坐在上面哭。过了会儿，别人把佩内洛普拽了出来，他才让她也坐在箱子上。你们猜怎样？她立刻拿起那只袜子，又织起来……你说的对，玛达雷尼亚，这是个圣洁的女人！”

老玛达雷亚走了，嘴里大骂男人。在她经过的路上，

一扇门开了，一只手拉住她的衣服。

“嗨，玛达雷尼亚，你看见我丈夫了吗？他又让鬼迷住了。听说他开枪，把镇上弄得乱七八糟，他好像还打死了萨拉津纳的神父。是这么一回事吗，玛达雷尼亚？”

“我没有看见你丈夫，嘉利法里亚，可是我看见他的土耳其帽子了，扔在离圣瓦西里斯井不远的地方。他的脑袋在一处，土耳其帽在另一处，我可怜的嘉利法里亚。”

“见鬼去！”嘉利法里亚把门砰地一声关上说。

老婆子跑起来。她不能耽误，带着她的最贵重的药膏去给戈里哥里斯神父治伤。人家把神父抬到她家里。两三个女邻居在他床边服侍，端来咖啡、柠檬水和斋戒期所允许吃的小扁豆汤和腌鱼子。她们说，一定得吃才能恢复体力。

“这没有什么，神父……”一个衣衫褴褛、形容饥饿的大鼻子小老太婆对他说。“你打清早就没有吃东西，神父。你饿了。什么病都是因为饿才得的。吃吧，吃了就好了。”

“有人看见我被那开除出教的肮脏教士推倒在地上了吗，佩色弗娜？”神父小声问小老太婆。“求你把你的鼻子挪开点，鼻涕要滴下来了。”

“你说什么，神父？那蚱蜢把你推倒在地上？哪儿有这样的事！没有，没有人看见你倒下，没有人！”

可是神父的心并没有平静下来。“一切都是由于曼诺里奥斯的过错，这个被开除出教的该死的家伙！所有的一切！是他哄骗了米舍里斯，是他害死了玛利奥里，是他唆使萨拉津纳的一帮子人下到狼泉镇来，是他鼓动扬纳科斯放火烧

乡镇……明天我起来去找阿嘎，要求他设法调一个团的土耳其兵到狼泉镇来，把那些布尔什维克赶走，恢复人间的秩序和正义！”

门开了，神父转过身去。

“欢迎你来，玛达雷尼亚，”神父说，“到这里来，我想跟你私下谈句话。”

老婆子走过来，朝神父弯下身去。

“叫邻居们都出去，”神父低声说，“关上门，插上门闩，给我杀只鸡。”

第二十一章

翌晨，阿嘎醒来，竖起耳朵，听不见枪声和叫喊声，只是一片沉寂，这宁静无声，反而使他不安起来。

“这些异教徒们都已经累了？”他咕哝说，“为什么不互相打杀了？”

他召唤玛莎：

“怎么了，玛莎？他们不互相打杀了？”

“不打了，阿嘎，仗停了。可是叛乱的人占了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房子，不打算出来了。他们说房子是他们的。那可怜的小学教师死了。”

“死了！”阿嘎高兴地喊叫，“好，他们干的好！少了一个！那神父呢？”

“他们有七条命，跟猫一样。他们只不过是彼此把脸打了，把胡子揪下来了。可是他们都挺住了，死不了。”

“遗憾！”阿嘎低声说。“等着瞧吧。看下一回的。给我备马。”

驼背女人正要走，阿嘎又叫住她问：

“该死的，布拉依马奇上哪儿去了？天没亮他就从我这儿溜走了。”

“佩拉吉娅来了，阿嘎。她来的工夫，天还黑着哩，这婊子。”

“让她见鬼去！他还没有够啊？他可找着乐子了，这个小无赖！但他年轻，还分不出香臭哩……给我备马去！”

福提斯神父也一清早就醒了。他仍在忍受疼痛，但强制自己保持沉默，咬住嘴唇。他呼唤曼诺里奥斯。

“曼诺里奥斯，”他说，“得赶快行动，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把人分成几个组，分头去占据我们的果园、葡萄园和橄榄园。你们在每处搭一个窝棚，派人看守，这样谁都不能把我们从那里赶出来。我和几个伙伴呆在这里。去吧，以主的名义！”

“你还疼吗，神父？”

“曼诺里奥斯，我疼还是不疼，这有什么要紧？我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别为我担心！去吧，把人集合起来，分派出去。阿嘎肯定要来干预的。”

曼诺里奥斯走到院子里。小学教师还躺在石子地上，他的眼皮僵硬了合不上。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但仍凝视着天空。妇女们砍下月桂树枝覆盖尸体。几个上年纪的妇女蹲在死者周围，轻声呜咽。一位母亲把一大枝罗勒放在死者手中，希望他能给她最近死于饥饿的孩子带去。这个孩子曾经是哈金尼科里斯的一个学生，小学教师十分喜爱他。

曼诺里奥斯把男人集合起来，分为三组。他们拿了作为武器的棍棒和他们能够带的食物，开门走了。一组去占

据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果园，一组去占葡萄园，第三组去占橄榄园。

乡镇在熟睡，街道空无一人。老拉达斯的房子还在冒烟。田野上的雪已经融化，天空晴朗。盖着雪的圣艾利亚山顶在晨曦中闪耀。

教堂执事听见了脚步声。他打开窗户看见难民在街上走过，就明白了。他赶快穿上衣服，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跑去把消息告诉戈里哥里斯神父。

“我要叫你火冒三丈！”他冷笑着说。“本来应该我当神父，他当执事。可是命运之神瞎了眼。”

他跑着爬上坡路。几户人家推开半扇门。公鸡啼鸣。执事来到神父的住所，推门进去。戈里哥里斯神父坐在床上，倚窗眺望晨曦。前一天晚上，老玛达雷尼亚为了使他的伤口愈合，在他的前额上抹了厚厚的一层黄色油膏，再用一条黑布缠头。神父的胡子稀了，面颊右下边的一绺浓须没有了，右边唇上的胡髭也被揪掉。尊贵的神父像只好打架的猫，败下阵来，毛发不全。

但他已不感到疼痛和羞辱。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怎么把曼诺里奥斯处死。把他开除出教，赶出乡镇，还不能解他心头之恨。一种沉睡已久的人类初期吃人肉者的本能在他身上复苏了。唉！最好能把他打翻在地，踩他踩他，大口咬他的喉结，吸他的血！一只远古时代的狼在他心里深处跳跃，嗥叫。对他人的爱、基督的仁慈、对上帝的敬畏、地狱和天堂，在戈里哥里斯神父心中全都消失了；在这块冷

漠的心田里只有豺狼活着。

执事边向他走去边咽了一口唾沫。他琢磨着怎么说才能刺到神父的痛处，同时又要装作糊涂和同情。

“神父，”他假装尴尬的样子说，“请原谅……树大招风啊！你是一棵大树，神父，所以风暴就劈头盖脸朝你刮来了……”

“别跟我演戏了，伪君子！”神父大声说，“我还不知道你！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你原来想当神父，可是没当成，你就一肚子怨气……别拐弯抹角啦，有话直说吧！外边怎样了？”

执事气急败坏，但克制住了自己。他把一滴滴毒液向对方喷去：

“福提斯神父一点事儿也没有，”他装着哭腔说。“身体没法再好了。”

“接着说，伪君子！你还有什么话就都倒出来！”

“萨拉津纳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今天早晨就占据了帕特里雅齐亚斯的产业。我亲眼看见他们了。我们输掉一局。”

“让他见鬼去！接着说！”

“全镇都在议论，说什么福提斯神父把你推倒，说你背贴地了……”

“你过来，靠近点，老家伙！”

但执事怕神父的一只大手，退到屋子犄角去了。

“最糟糕的是……”

“最糟糕的？说，混蛋！快说！你想我死啊？”

“最糟糕的是，神父……让我们鼓起勇气吧！我们都是要死的，我们全得死……”

神父抓起铁烟盒朝执事的头扔去，但后者弯下腰去，烟盒砸在门上，细烟丝撒了一地。

“说，要不我就起来揍你一顿……最糟糕的是什么？”

“怎么？你不知道，神父？唉，怎么跟你说呢？我要倒霉，神父……你兄弟……”

这时神父不耐烦了，把腿一伸，被子一掀，跳到地板上，朝执事扑去。执事刚好来得及挪动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挡住，使自己免于受难。

“他被打死了！”执事用伤感的声调低声说。

“是谁？”神父吼叫，他的伤口又开始淌血。“是谁打死他的？”

“我不知道，神父。我怎么会知道呢？听说是在一个窟窿里找到的，脑袋砸碎了……有人朝他扔了一块大石头，把他的头砸个稀巴烂……眼下他在帕特里雅齐亚斯家直挺挺地躺着……”

“你不怀疑什么人吗，查拉朗比斯？在你心底里没看见什么人吗？”

“你要我跟你说什么，神父？没有谁……可是……这就是说……”

“可是……这就是说……得啦，你好好回忆一下。你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你应该知道一些事……”

神父走过来，把桌子、椅子推开，把手轻轻地放在执事

的肩膀上。

“你知道一些事。你不会不知道。你认为是……”

“啊！好像我看见了什么……可是我不愿意造孽……”

“不用害怕地狱！有我在这儿，你就直说吧……我猜也是他……撒旦！你看见他了！你亲眼看见的！”

可怜的执事不吭声了。他怕神父；他也怕地狱；他不知道该上哪个庙去烧香好。

神父使劲摇晃他。

“你可以去做证人吗？”神父对他说。“帮我个忙吧，你知道我对你是很有感情的。帮帮我穿上衣服，我好去见阿嘎，为我的亲人报仇……那么就是你亲眼看见他了！”

“你要我跟你说什么呢，神父？好像我看见他了……好象我没看见他……”

神父火冒三丈，举起手来。执事变得十分渺小。

“你看见他了！你为什么故弄玄虚？你看见他了，混蛋！”

执事抬起眼睛看见他头上的一只可怕的大手。

“神父，”他大声说，“给我时间集中一下思想，要是你要我回忆的话。”

“好吧，我等着！”

“我说我看见了，”执事心里想，“可是是谁啊？我没说是谁。这样我就不会伤害任何人。那么我说我看见了，就不冒什么危险了。”

这一推理解除了执事的一个沉重负担。他欢叫起

来说：

“是的，神父，我看见了！现在我想起来了。我亲眼看见的，我发誓，当你倒在地上，福提斯神父用膝盖抵住你的时候……”

“好啦，好啦，这不是我要问你的。住嘴！帮我穿衣服，我跟你说。还幸亏你看见了，伪君子！你还不知道你给基督教徒做出多大的贡献……”

执事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拿起衬裤、袜子、教士长袍，认认真真地帮这位威严的人物穿戴。他给神父穿鞋，把教士圆帽戴在头上，推他走到门口。

“把我扶到阿嘎那里，”神父对执事说。“慢点，不要这么快，无赖！……你去传话叫人把尸体抬到教堂。”

阿嘎正准备上马，看见戈里哥里斯神父走来，包扎着头，流着血，步履蹒跚，一阵哈哈大笑。

“怎么，这么个好模样，神父！谁把你弄成这样的？”

“冤枉啊，阿嘎；给我报仇！”神父朝他举起双手。“就是曼诺里奥斯！他把萨拉津纳人煽动起来，他烧了乡镇，打破了我的头，杀了我的兄弟小学教师！我有证人！你以土耳其的名义在狼泉镇掌权。我向你伸出乞求的手，求你为我们主持公道，替我们报仇！把曼诺里奥斯交给我审判。全乡镇大声疾呼，向你提出这个要求。”

“见鬼，别大喊大叫！你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坐下，玛莎去给你煮杯咖啡，让你喝了好平静下来。没事。你们异教徒有异教徒的脑袋，你们这个头碰那个头，就像鸡蛋撞

鸡蛋。这有什么？用不着吼叫！”

“把曼诺里奥斯交给我！”神父边大声重复要求，边把身子靠在墙上，以防止自己跌倒。

玛莎赶快搬来一把椅子，扶神父坐下。阿嘎不慌不忙地武装自己，围上子弹袋，把一对手枪插在腰带里，把鞭子挎在肩上。

门开了。一个赤脚、驼背、面容憔悴的小老头走进来。他的头发和胡须被烧焦了一半，面颊和手上有许多带血的伤口。他一蹦一跳地穿过院子，走到阿嘎跟前，扑倒在地。

“可怜可怜我吧，阿嘎！”老头大声喊叫。

“这不是老拉达斯吗？”阿嘎用脚把他踹开说。“怎么这副模样？你是怎么搞的？”

“他们把我烧了，阿嘎！他们砸了我的油缸、酒桶；他们烧了我的箱子、衣裳、我的心！”

“是谁干的，该死的？”

“曼诺里奥斯！曼诺里奥斯！布尔什维克！”

“我们有证人，阿嘎！”神父又喊起来。“潘内尤提斯看见了。执事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用火烧他，阿嘎！就像他烧我似的烧他！”老拉达斯装出哭的样子哀求。“在广场中央堆上木头，给那强盗涂上柏油，把他扔进火里！”

阿嘎搔了搔头，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低声说：

“又是麻烦……该死的异教徒！”

阿嘎在院子里边走来走去，边甩响鞭，越甩鞭子，他越

冒火。

"我对穆罕默德发誓,"他吼叫,"我把你们什么神父、头面人物、布尔什维克,挨个抓住倒吊起来!"

阿嘎听见门吱嘎作响,转过身去。潘内尤提斯有点一瘸一拐地走进来。他的帽子没了,腰带上只插着一支手枪,衣服撕破,身上沾满血和泥,脸部青肿。阿嘎忍不住笑起来。

"见鬼,"阿嘎喊道,"这是个什么怪物啊?应该怎么叫你呢?拔了毛的熊,生满癞疮的骆驼,还是潘内尤提斯?"

潘内尤提斯气得一肚子火,靠在墙上。他发出低沉的怒吼,没有回答。他膝盖疼痛,站不直,慢慢滑下去,倒在地上。

阿嘎注视着三个来客。神父弯着腰坐在椅子上哼哼,手发抖,把一杯咖啡全洒在袍子上。老拉达斯倒在地上,眼睛红了,活像一只病兔子;他摇晃着脑袋,不停地动着嘴唇,仿佛在反刍。眼下的潘内尤提斯只是一堆泥和烂衣破衫,加上从那里伸出的两只脚和露在外面的一张肿起的脸。

"哈哈!"阿嘎叫喊说,"瞧瞧这些搁浅的船,这些破烂的旗帜,这些腹泻的将军!该死的,这就是你们异教徒——一帮子孬种。我的院子被熏臭了。嘿!玛莎,去拿抹布来给他们擦擦!"

神父感到伤了他的自尊心,抬起头来说:

"阿嘎,不要忘记你对国家要负责。我们这里有一个由莫斯科豢养的叛乱分子在毁坏乡镇……毁坏土耳其!对这

事不能轻率，不要笑，举起拳头打吧！当一只狼进了羊圈你怎么办？杀死它！你把曼诺里奥斯交给我们……由我们来处理，你就不用管了。过一会儿，全镇的人都到你窗户下面集合，要求把这强盗交出来。人民的声音，天主的声音。你听听人民的声音吧。你是乡镇的阿嘎，你有责任使正义得到伸张！”

阿嘎开始深思。“除掉一个异教徒并不是坏事。少一个就赢一分……而且我连小指头都不需要动……想想看。”

“阿嘎，你还有什么可掂量来掂量去的？”潘内尤提斯也大声说起来。“我亲眼看见他用一块大石头砸死小学教师；我看见他把一桶煤油交给扬纳科斯；我听见他跟他说：‘扬纳科斯，烧，从阿嘎的房子开始，同时把那狗养的烧死，把乡镇从土耳其人手里解放出来！”

“见鬼！潘内尤提斯，你保证你说的是实话？”阿嘎吼叫。“你敢发誓？”

潘内尤提斯看了一眼神父，神父向他点了一下头。

“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阿嘎！”

“他是布尔什维克，阿嘎，”戈里哥里斯神父边试着从他坐的椅子上站起来边说，“他的目标是炸毁土耳其。他背后有莫斯科撑腰。要是让他活着，他的权威会逐渐扩大，最后就要吞并全世界！”

“嗨，神父！你别危言耸听啦！”阿嘎说道，但感到忐忑不安。

神父终于站起来了，使尽全身力气走到阿嘎跟前。

“我危言耸听？可这是明摆着的。你回想曼诺里奥斯开初是什么样，再看看他如今变成什么样了。他原来是帕特里雅齐亚斯雇用的一个羊倌，一个连一头羊都没有、无立锥之地的乞丐。几个月的工夫，在莫斯科的支持下，他就成了一个巨人，一帮人的头目！他杀人，破坏家庭，把福提斯神父和衣衫褴褛的人从世界尽头弄了来，占据了萨拉津纳，在我们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村庄，布尔什维克的村庄！他发誓要放火烧你的房子，要杀你，劫掠乡镇，把莫斯科的人叫来占领……你脑袋都保不住了，阿嘎，当心！狼进羊圈了，杀了它！”

阿嘎感到十分困惑。直到如今，他以轻蔑的态度看待这事。他心想，这是异教徒们的纠纷，他们之间互相殴打，用不着去管！可是现在牵扯到国家、牵扯到土耳其了。“要是我让这条蚯蚓长大，会对土耳其怎么样？莫斯科的人又要来，那我就得当心……他的话有道理，神父这家伙！狼进羊圈了，我不杀它，它就杀我！”

“你们异教徒之间打架，我一概不管，”他说。“可是现在不光是异教徒的问题，事情闹大了……快走！全都给我滚蛋！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滚蛋！”

他挥舞鞭子，在他们头上打响，抽他们的脊梁。三个来客惊愕不已，在鞭子声的驱赶下，缩着脖子，跌跌撞撞地朝门口跑去。阿嘎踢了一脚把门关上。

“给我拿一瓶拉吉酒来！”他朝玛莎喊。“我得做出个决定！”

•

戈里哥里斯神父和拉达斯跑着穿过乡镇。他们告诉执事去敲丧钟。乡民们急忙来到广场，连受伤的人都到了。他们没能把穿破衣烂衫的人赶走，整夜懊恼，反复思忖所蒙受的耻辱。现在他们怒火冲天，叫喊报仇。神父走到广场中央，大声喊道：

“孩子们，我们受到屈辱，我们要报仇！我跟阿嘎说了，我们意见一致。我们的一切灾难是谁造成的？是曼诺里奥斯，那个被开除出教的，就是他一个人！现在是他偿还血债的时候了。阿嘎要把他交给我们，让我们审判他，判他刑，喝他的血！起来，大家都起来！待一会儿，你们都到阿嘎的房子前面集合，撕开衣服，大声呼喊：‘曼诺里奥斯！曼诺里奥斯！杀死他，曼诺里奥斯！’你们就做这些。剩下的是我的事！”

他急忙朝教堂走去，向他弟弟的尸体弯下身去，最后一次吻他，并心不在焉地背诵着经文。乡民抬起尸体，送往墓地。神父拄着拐杖，回忆起童年岁月，流了几滴眼泪。大家很快就埋葬了小学教师，为了他的灵魂安息喝了一杯拉吉酒。乡民随即匆忙散去，心里想着别的事。

将近中午，阿嘎酩酊大醉，做出了决定。他呼唤像条挨了打的狗似的蹲在他门前的潘内尤提斯。

“到这里来，潘内尤提斯！你还能走路吗？”

“要是关于曼诺里奥斯的事，我就能走。”

“我看见你的脑袋，可是看不见你的土耳其帽。你把土耳其帽弄到哪儿去了，笨蛋？”

“我把它丢在圣瓦西里斯井那里了。我听说老玛达雷尼亚捡了，我叫人去要回来。”

“戴上你的土耳其帽，带上两个壮实的小伙子，去把曼诺里奥斯给我抓来。去吧，快去！”

“死的还是活的？”

“活的！”

吃石膏的汉子不瘸了。欢乐给他添上了翅膀。他跑着走了。

“哈哈！曼诺里奥斯，你的时候到了！”潘内尤提斯搓着双手低声说。“好，犹大，潘内尤提斯！你把他弄到手了！”

曼诺里奥斯和他的伙伴们在靠近伏伊多马他湖的帕特里雅齐亚斯的一个大园子扎营。他们已经盖起了一个窝棚，曼诺里奥斯指派了守卫人员。他打算傍晚时回到镇上去了解情况并和福提斯神父谈谈。他听到了钟声，感到不安。

刚过中午，柯斯坦底斯跑着来了，说：

“戈里哥里斯神父又在煽动群众。他包扎着头，走遍各条街巷，鼓动乡民到阿嘎的房子前面集合并呼喊：‘杀死曼诺里奥斯！他是罪魁祸首！’曼诺里奥斯，他们要杀你，把所有的罪名都栽到你身上，把你当作什么强盗、杀人犯、纵火犯、布尔什维克……审判。把一切都归罪于你……你快躲

起来，回到山上去，走得越远越好。你有生命危险。他们都发疯了！”

“我的位置在这里，和我的兄弟们在一起。他们也面临危险。”曼诺里奥斯回答说。“我怎么能逃跑呢，柯斯坦底斯？其他人怎样？你看见他们了吗？”

“扬纳科斯来牵走了他的驴，把它藏在他和他的一帮人扎营的大橄榄园里。福提斯神父好些了。他说他明天起来去找阿嘎。他还说，这个土耳其人粗暴、野蛮，但不是个坏人。他会承认我们应得的权利。我可是害怕，曼诺里奥斯。神父发誓要跟你算帐。”

“要是一切指控都落在我身上，那就再好不过了，柯斯坦底斯！当神父把他的愤怒发泄在我身上，他就会平静下来，不再去打扰我们的同伴们……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对所有的指控，我都做肯定答复。是的，是我盗窃了，不是任何其他人；是的，是我杀人了；是的，是我放的火；是的，我是布尔什维克。只要其他人得救，我什么都承认……我到阿嘎那里去自首。”

曼诺里奥斯的样子变了。他容光焕发，形象高大了。他像一根光柱耸立在林木之间。柯斯坦底斯被弄得目瞪口呆。

“曼诺里奥斯，”柯斯坦底斯说，“我不能向你提出任何劝告。我心里只有柯斯坦底斯、他的家，最多还有几个朋友，再也走不远了。你心里装着的却是整个民族。我靠近时感到胆战心惊的东西，你却愉快地跑去迎接。我称它恐

惧的这个词，你却叫它希望。你有跟随耶稣的意志和力量。你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吧，曼诺里奥斯……"

"走吧，"曼诺里奥斯说着便朝园子出口走去。

柯斯坦底斯低着头跟在后边。他们沿着湖边走。晴空万里，空气清新，这在冬季是个美妙的日子，深绿色的湖水映出芦苇和枯柳。在陡峭的岸边，一只鹳单脚站着观看，另外两只在无声地比翼齐飞，双脚在肚下收拢，探测湖底。它们都饿了。

曼诺里奥斯把目光慢慢向湖转去，看它周围的阳光照耀下的落叶树，举目远望隐没在绛紫色阴影中的萨拉津纳和那白雪盖顶的高峰，而后俯视平原，眺望那些橄榄园和果园。欧楂树已经开花，柠檬在叶子中间闪耀。一棵巴旦杏树花蕾含苞待放，预告春天即将来临。

"世界真美啊……"曼诺里奥斯微笑着说。

"有时人的心灵还更美哩……"柯斯坦底斯心想，但没有把这想法说出来。

他们朝乡镇走去。丧钟仍在敲。人喊犬吠的嘈杂声从远处传来。两三只公鸡在啼鸣。

"要变天了，"曼诺里奥斯说，"听这公鸡叫……

柯斯坦底斯抿着嘴。他怕一张嘴就会哭起来。他眼睛看地，跟在后边走。

当他们走到离圣瓦西里斯井不远的地方，蓦地看见潘内尤提斯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后边跟着两个彪形大汉。三个人手里都拿着棍子。潘内尤提斯戴着他的土耳其帽。柯斯

坦底斯停下脚步，心想“他们抓他来了”。他险些跑掉，但又感到这种行为可耻，就胆战心惊地呆在那里。

潘内尤提斯示意他的同伙停下来。他一个人走向前去，故意装出好汉的样子以掩饰他拖着走路的一条坏腿。

“你上哪儿去，被开除出教的？”潘内尤提斯举起一只大手吼叫。

“我去见阿嘎，潘内尤提斯。你别恼火。我听说他叫人追查我。我自首去。”

潘内尤提斯停住脚步，两只胳膊垂了下来，问：

“你不害怕吗？你不怕阿嘎、神父、全乡镇的人？那你是什么材料做的？”

“不怕死的人，潘内尤提斯，谁都不怕。秘密就在这里……走吧！”

“你前边走，免得你跑掉。我跟在你后边。”

潘内尤提斯朝两个彪形大汉转过身去说：

“你们走吧！我管他行了。你也走吧，柯斯坦底斯，该死的布尔什维克！”

柯斯坦底斯犹豫不定，看着曼诺里奥斯。

“走吧，我的好柯斯坦底斯，”曼诺里奥斯对他说，“回你家，回到你孩子们那里。由我去吧。”

潘内尤提斯和曼诺里奥斯两个人单独留下来。他们走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是曼诺里奥斯打破了沉默。

“潘内尤提斯，”他用温柔平静的声音说，“那么说你恨我，恨到要我死？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潘内尤提斯吼叫，“你伤透了我的心。”

寡妇的形象又在他心中出现，她那清脆的笑声，鲜红的嘴唇，洁白的牙齿，金黄色的头发，轻柔的体态，夜晚……他泪水模糊，叹息，心酸肠断。

“等你死了，曼诺里奥斯，”潘内尤提斯说，“就轮到我自杀了。我活着只是为了杀你。你死了以后，我还活着干什么呢？扳一下手枪，我就见鬼去了。”

他们来到镇上。钟还在响。所有乡民都聚集在广场上阿嘎的宅前，发出强大的喊叫声。

“他们喊什么？”曼诺里奥斯停步片刻去听这声音。

“你就会听见，开除出教的！快点走！”

叫喊声越来越清晰。曼诺里奥斯很快就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他苦笑了一下，加快了步伐。“我来了……我来了……”他低声说，“不用喊了！”

群众看见曼诺里奥斯突然出现在广场上，猛向他冲来；但潘内尤提斯站到他前面，张开双臂，吼道：

“谁都不许碰他！只有我来动手！你们等一等！”

“强盗！杀人犯！布尔什维克！”群众喊叫。

戈里哥里斯神父怒不可遏，跑过来喊：

“杀死他！杀死这个开除出教的！”

但阿嘎宅邸的门开了。潘内尤提斯踹了曼诺里奥斯一脚，他们进了院子。

阿嘎在他房间里盘腿坐在一个垫子上。他边喝酒边注视铜火盆里烧红了的炭。房间里很暖和，可以闻到拉吉酒和香肠的味道。阿嘎合上眼睛，怡然自得。他不时听到聚集在下面的人群喊叫："曼诺里奥斯！把曼诺里奥斯交给我们！杀死他！"

"无耻之辈！"他心想。"乌鸦彼此之间都不啄对方的眼睛。这些异教徒不但要啄对方的眼睛，而且要揪掉对方的眉毛、鼻子，拔掉对方的牙！今天他们无论如何非要这个可怜的曼诺里奥斯的命不可……他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他疯了，但没有损害任何人。而他们却要他死。唉，小伙子，你想当殉道的圣人吗？啊，朝你的头砰地一下子，就把你教训了！这会对我怎样？如果我为他辩护，我就要惹麻烦。你们愿意把这可怜的家伙吃掉吗？那你们就拿出吃吧！愿你们吃得香！我撒手不管了。我喝我的拉吉酒，品尝骆驼肉香肠……我有布拉依马奇，有鞭子……我需要的全有！"

从楼梯平台传来脚步声。阿嘎抬起头，门开了。潘内尤提斯进来，关上门，鞠躬行礼，略微跛行，走向前去，神情欢快。

"我把他捉住了，阿嘎。他和二十来个武装到牙齿的人在园子里筑垒固守。我的两个伙伴害怕了。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走吧，胆小鬼！'我拿着手枪，一个人走上去喊：'走开，一帮子混蛋！我是潘内尤提斯！'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字，就立刻像兔子似的跑掉了，那里只剩下曼诺里奥斯一个人。对于他应该说句公道话，他没有跑！我揪住他的领子把他带

来了！”

“好！你是一头狮子！”阿嘎新染了胡髭，微笑着说，“看样子你添枝加叶了，可是要是你不说谎的话，你就不是异教徒了……走吧，把他带进来，让我解解闷！”

潘内尤提斯去找曼诺里奥斯。他抓住他的胳膊，往他腰上踹了一脚，把他推进屋里。曼诺里奥斯站在阿嘎面前，冷静沉着，把双臂交叉在胸前，等候着。

“关上门，潘内尤提斯，你在外边等着！”阿嘎吩咐说。

阿嘎斟满一杯拉吉酒，一饮而尽，再放进嘴里一大块香肠，慢慢嚼着，神态从容不迫，怡然自得。他眯缝着眼睛注视曼诺里奥斯。

“该死的曼诺里奥斯，”他终于说。“你这是第二次落在我手里了。我看这一次你逃不掉了。他们加在你头上一大串罪名，说你偷盗，杀人，放火烧乡镇……是真的吗？”

“是真的，阿嘎。”

阿嘎皱起眉头，喊道：

“你听我说，别又像上次似的装成圣人和殉道者的样子，因为，我告诉你，你就要见鬼去啦。你，偷盗，杀人？你，放火？去你的吧！别糊弄我，曼诺里奥斯！”

“可这是我啊，阿嘎。我装成小圣人，我有个谦逊、朴实的样子，我垂下眼睛走路。但实际上我身上有个魔鬼！”

广场上的叫喊声更大了。

“曼诺里奥斯！曼诺里奥斯！杀死他！”

“你听见了吗？他们要求我把你交给他们。你落到他

们手里就没命了。你好好想想。”

“我想过了，阿嘎。把我交出去吧。我只要求你一件事：阻止大家虐待任何其他人。萨拉津纳要取得他们应有的权利。但他们用和平的方法得不到，所以我采取了暴力。我是罪魁祸首，只有我一个人！其他都是好人，平和、诚实、勤劳。”

“不过据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打算炸毁土耳其！”

“别信这话，阿嘎。他们穷，他们想生存，他们需要土地安顿下来，就像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不要求什么更多的东西。”

阿嘎双手捧着头在屋子里转了起来。

“该死的异教徒，你们把我弄疯了。我听这个人，这个人有道理。我听那个人，那个人也有道理。我简直给弄糊涂了……我向安拉发誓，为了安宁，我总有一天把你们全都吊死！”

外面的人叫喊得越来越厉害。

“曼诺里奥斯！曼诺里奥斯！杀死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真见鬼……”阿嘎低声说。“我同情你，可怜的小伙子，因为你，就像我已经说的，是疯子和圣人。你就像母鸡孵蛋似的，想把世界上所有的丑恶都包揽到你身上。我同情你，但问题是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我就会惹来极大的麻烦……况且我能肯定你就不是布尔什维克吗？那时候煽动群众叫喊的那个魔鬼神父就有可能跑到士麦拿的巴夏那里去告我的状，那我的脑袋就保不住啦。

你明白吗，曼诺里奥斯？你设身处地替我想想。照你的上帝的意愿，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把你交出去，随他们去处置，比起日日夜夜都觉得断头台的刀就要落在我脖子上好些呢？跟我说你是怎么想的？我的话对吗？”

“你说的对，阿嘎。你把我交出去吧。”

“见鬼，别用这种四平八稳的口气跟我说话，你叫我受不了！跟我说你是布尔什维克，好叫我冒火，好叫我把你交出去，又没有像把无辜的羊交给狼似的那种良心上的不安。你明白我要的是什么吗？我要的是安宁，而为了得到安宁，叫你们全都见鬼去，把你和其他人都清除掉……但我不愿意让一个无辜的人去死……你明白吗？如果你说你是布尔什维克，事情就好办了。”

“我是布尔什维克，阿嘎，”曼诺里奥斯说。“你满意了吧？我对国家是一个危险人物；如果有可能，我就推翻政权！”

“说下去，见鬼！接着说！你尽可能多说，好叫我冒火！”

“这个世界是可耻的，阿嘎。好人饿死，坏人吃喝，统治。他们背信弃义，不知廉耻，冷漠无情。不公正的行为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要穿过一条条街，站在广场上，爬上房顶，到处大声疾呼：来啊，饥饿的人们，不公正行为的牺牲者，诚实的人们，你们全都来啊！我们团结起来，一起去放火，把所有的主教、老爷、阿嘎都从地面上清除掉！”

“继续说，曼诺里奥斯！继续说！你说得挺好！我觉着

要冒火啦！”

“我希望能在全世界宣传暴动，把所有的人都煽动起来，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把他们都集合起来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大军，一支饥饿的大军，闯进腐朽的大城市，闯进名声狼藉的宫殿，出现在君士坦丁堡荒淫无耻的后宫。在那里放火焚烧！……然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人，默默无闻，活在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偏僻乡镇。我的声音不能超出狼泉镇和萨拉津纳。因此我向狼泉镇和萨拉津纳的人们呼喊：‘起来，兄弟们！拿起武器！我们当奴隶还要当到什么时候？我们唉声叹气，卑躬屈膝，任人宰割，直到什么时候才了？时候到了，前进吧！自由或死亡！人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把我们应得的东西给我们。我们要用剑去夺取！聚集起来组成一支队伍，闯进这个富裕而可耻的乡镇，杀掉所有抵抗你们的人，烧掉老吝啬鬼拉达斯的房子！帕特里雅齐亚斯的房子是属于你们的。进去吧，在它的墙里筑垒固守！当你们牢牢地驻扎下来，觉得有了足够力量的时候，你们就起来进攻阿嘎，把他赶出希腊的国土，把这个暴君赶到世界尽头并且……’”

还没等曼诺里奥斯把话说完，阿嘎就一下子站了起来，口吐白沫。他抓住曼诺里奥斯的颈背在地上拽，开了门，把他一脚踢下楼梯。阿嘎随即几级一跨地下了楼梯，又抓住曼诺里奥斯在院子里的石板地上拖，然后打开冲着广场的门。

人群冲上来，但一下子又愣住了。阿嘎面色蜡黄，口冒

白沫，抓住曼诺里奥斯的脖子。潘内尤提斯站在他们后边，满脸青肿，挥动两手，招呼群众前去。戈里哥里斯神父第一个冲上去，站到大门前，准备去抓曼诺里奥斯。

阿嘎发出沙哑、狂怒的声音：

“把他带走，杀了他，把他剁成肉酱！你们全都见鬼去！”

他把曼诺里奥斯往外一推，门猛一撞，关上了。

神父蹿上去，抓住曼诺里奥斯的一个肩膀，潘内尤提斯抓住另一个。群众吼叫着从四面扑上来打他。他们连推带拽把他弄到教堂去。天黑下来，乌云密布，无声的闪电在西方的远处闪现。

曼诺里奥斯和押送他的人已走过梧桐树。气喘吁吁的急躁的人群变得沉默了，他们用手摸他，用鼻子闻他。执事跑在前面，从腰带里掏出一把大钥匙，去开教堂的双扉门。群众进入教堂。在圣像屏前点燃着三盏银质长明灯：一盏在耶稣像前，一盏在圣母像前，一盏在洗礼的约翰像前。墙上画的其他殉教者和天使们都陷入昏暗里。在圣母像前的灯光下，人们只能看见进祭坛的小门处米哈伊大天使的巨大双翅和他那像山鹑爪子似的两只红脚。教堂里有很浓的香和蜡烛味。

戈里哥里斯神父掐住曼诺里奥斯的脖子，把他拽到圣像屏那里，接着猛地一推，让他跪在米哈伊大天使像前。神父因急躁和复仇心切，使他一时说不出话来。字句锁在喉咙里，言语变成沙哑的吼叫。

曼诺里奥斯这时正跪在地上，抬起头平静地观看大天使脚上的一双红靴，潘内尤提斯踢了他一脚。老拉达斯从人群中挤到曼诺里奥斯那里，冷笑着朝他啐了一口痰。人群在曼诺里奥斯后边拥挤着，向他投以贪婪的目光，渴望着戈里哥里斯神父发出争夺猎物的号令的时刻到来。乡民们用舌头舔着嘴唇。他们嗓子干渴，舌贴上腭，仿佛忽然感到口渴得难以忍受。

戈里哥里斯神父走进祭坛，披上绣金的襟带，又回到圣像屏的门口。在三盏长明灯下，他脸上闪耀着一种凶残的喜悦。他前额上的伤口又裂开了，胡子上有许多红色斑点。

神父向潘内尤提斯打了个手势，于是他把两手插进曼诺里奥斯的腋下，把他推倒在戈里哥里斯神父的脚下。人群又朝前移动，以便看得更清楚。

“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神父就像做弥撒似的用庄严的声音说。

“阿门！”群众画着十字回答。

“兄弟们，”戈里哥里斯神父大声说，“请你们跪下，让我们一起乞求上帝此时降临我们的教堂主持公道。主啊，你看见这里，在你脚下，这个被开除出教的人，等待着你的剑把他砍倒！他偷盗、放火、杀人，在人民之间煽动不和，给家庭造成丑闻，破坏婚约，破坏家庭，制造父子反目。他鼓动一群乞丐和亡命徒放火，洗劫狼泉镇这个上帝降福的乡镇……只要这个人活着，我们的希望所在的基督教会和希腊文化就要遭到破坏。这个撒旦的儿子是莫斯科豢养的，

为的是把你的名字在世界上抹掉！主啊，我们今晚在你的房子里集合，给予他应得的惩罚。万能的主啊，请你从穹顶下来，宣判并帮助我们执行公正的判决！”

神父肆意踩踏曼诺里奥斯的肩膀并喊叫：

“我失去女儿，失去兄弟，就是由于他的罪过！乡镇失去了和睦，就是他的罪过！莫斯科的反基督教进入狼泉镇，就是他开门引进来的！萨拉津纳的山坡受胡蜂窝侵害，就是他把蜂群带去的！基督徒们，兄弟们，由你们决定吧：人民的声音也是上帝的声音！”

神父的言辞更使群情激愤。三盏长明灯照亮了一些闪耀着仇恨的眼睛、咬牙切齿的面孔和攥紧的拳头。在阴暗处，人群在晃动，吼叫。潘内尤提斯蹲在曼诺里奥斯面前，眼睛紧盯住他，生怕他跑掉。只要曼诺里奥斯有一点动静，他也跟着动，准备随时抓住他。老拉达斯倒在他旁边，想起他的被烧的房子、酒桶和油缸，放声大哭。

戈里哥里斯神父朝平静地坐在祭坛阶梯上的曼诺里奥斯弯下身去。

“被开除出教的，”他喊叫，“站起来！把他提起来，潘内尤提斯，扶住他，别叫他倒下。你听见了由于你的罪过乡镇遭受了什么样的灾难，你听见了对你的各项指控。你有什么要为你自己辩护的话吗？”

“没有，什么话都没有。”

“你承认你偷盗，放火，杀人吗？”

“我承认一切发生的事都是由于我的过错，只是由于我

的过错才发生的。”

“你承认你是布尔什维克吗？”

“如果说有我这样的思想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话，那么我就是布尔什维克，神父。”

喧嚷声响彻整个教堂，直到穹顶的万能之主耶稣那里。老拉达斯一下子站了起来高喊：

“杀死他！杀死他！为什么还留着他？还用得着别的证人吗？杀死他！”

群众壮起胆子，高举双臂吼叫：

“杀死他！杀死他！”

曼诺里奥斯甩开潘内尤提斯的手，走下祭坛的阶梯。人群后退。他向前迈了一步，横向伸直双臂成十字形。

“杀我吧……”他说。

看见他这样泰然自若地向前走去，长明灯的微光照在他的金黄色头发上形成光环，群众惊愕，不自觉地闪开，给他让路。众人呆若木鸡，这时，曼诺里奥斯即使一直走到大门跑掉都不会有人阻拦。但曼诺里奥斯到了教堂中央穹顶的耶稣像下面，便停步了，又伸直双臂形成十字。

“杀我吧……”他再次恳求说。

戈里哥里斯神父走下祭坛，招呼潘内尤提斯跟随。潘内尤提斯直着脖子，微微向前倾着身子，跟上曼诺里奥斯，张开手，伸开指头又攥起来，准备捉拿。

“关上门！”神父吃力地喊叫。“关上门！他要跑掉！”

执事赶快跑去关门，拿出钥匙把门锁上，再背靠双扉。

神父的焦急喊声把群众从麻木中惊醒。他们一下子意识到猎物会从他们手中跑掉，就把曼诺里奥斯围住，紧紧地围成一个圈。曼诺里奥斯感到强烈的气息吹到他的脸上。

刹那间，他心慌了，朝门看去，门关上了。他注视着挂满银质还愿物并被照亮了的圣像：面颊红润的耶稣在微笑；圣母全神贯注在婴儿身上；圣约翰在沙漠中布道……曼诺里奥斯抬头望着穹顶；他猜想到在阴暗中耶稣的严峻面孔以冷酷无情的目光凝视人间。他看着拥上来的人群，也仿佛见到刀光剑影。

老拉达斯又尖声叫喊：

"杀死他！杀死他！"

这时，有人猛烈地敲击教堂的大门。所有的人都把头转向那边。教堂里出现一片寂静。外边有人喊：

"开门！开门！"

"这是福提斯神父的声音！"一个人大声说。

"这是扬纳科斯的声音！"另一人说。"萨拉津纳的人要把他劫走！"

门在敲击下晃动，铰链吱嘎作响。外边男女声混杂的喧闹声高涨。人们清楚地听见福提斯神父在喊：

"开门，杀人犯！你们不怕上帝惩罚吗？"

戈里哥里斯神父举起双手，大声说：

"以天主的名义！我承担这责任！"

潘内尤提斯拔出刀子，朝神父转过身去，说：

"请你祝福，神父！"

“我为你祝福，潘内尤提斯！”

人群已经向曼诺里奥斯扑杀上去。血涌出来，溅到人们的脸上，两三滴有咸味的热血落在戈里哥里斯神父的嘴唇上。

“兄弟们……”曼诺里奥斯濒死时发出微弱的声音说。

他来不及说下去就倒在石板地上，身子痉挛。他仍然伸开双臂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般。血流得到处都是。他被乱刀戳死。

狼泉镇的人受到血腥的刺激，扑到仍在抽动的躯体上。许多人站起来时嘴上沾满血。老拉达斯把牙齿脱落的嘴贴到曼诺里奥斯的脖子上，想拚命咬下他的一块肉。潘内尤提斯用他还剩下的红头发擦刀子，并在他的麻子脸上抹上血，大声说：

“我这一辈子让你给毁了，曼诺里奥斯！我杀了你，我们的帐清了。再见！”

戈里哥里斯神父弯下身子，用手心接血，然后撒到众人身上。

“让他的血落在所有人的头上！”他喊道。

血落到群众身上，他们不禁颤抖。

“开门！开门，杀人犯！”外边继续喊叫。

戈里哥里斯神父向执事招手，执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打开门，”神父对他说，“然后把石板地洗干净。别忘记今天子夜就是圣诞节。”

他转身向信徒们说：

“出去吧，基督徒们，兄弟们。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上帝与我们同在！现在让福提斯神父来埋葬他吧！”

执事开了门。在昏暗中闪现出男人和女人们的一张张不安的脸。大家听出扬纳科斯的急迫声音：

“曼诺里奥斯在哪儿？”

“他在教堂里，去找吧！”戈里哥里斯神父回答说。“让我们过去！”

“要是你们把他杀了，”福提斯神父大声说，“让他的血落在你们头上和你们孩子的头上！”

“他在教堂里，”戈里哥里斯神父重复说，“去找他吧！”

“他们把他杀了！”扬纳科斯大声喊叫。他冲了进去。福提斯神父、柯斯坦底斯、安东尼斯、狄米特洛斯和几个妇女紧跟在后边。

在朝祭坛跑去的时候，扬纳科斯在教堂中央被曼诺里奥斯的尸体绊倒并扑在上面。他发出凄厉的叫声：

“曼诺里奥斯！”

扬纳科斯沾满血，双臂紧紧抱住他的朋友，吻他，抚摸他，喊叫着。

子夜前，钟声齐鸣，催促基督徒们到教堂去庆祝耶稣诞生。万家灯火通明，门户相继敞开，信徒们在寒冷中朝教堂走去。这是个平静、凛冽、没有星光的夜晚。唯独帕特里雅齐亚斯的房门一直闩着；过路的人听到人声喧嚷和不时有妇女唱哀歌的微弱声音。

曼诺里奥斯躺在老帕特里雅齐亚斯的大床上。大家从米舍里斯母亲的嫁妆里拿出一幅上等细布，把曼诺里奥斯像裹婴儿似的裹了起来。他的伙伴们脸色苍白，沉默无语，看守着他。扬纳科斯捶胸呼喊得疲乏了，把头靠在曼诺里奥斯的脚上，像个悲伤的孩子似的静静地流着无声的眼泪。柯斯坦底斯上萨拉津纳去找米舍里斯。一些妇女倒在一个角落里，面向墙低声哀叹。

福提斯神父低着头，注视灯光照耀下的曼诺里奥斯的那平静而没有血色的脸；刀口从右鬓角划到右下巴。神父不时伸手去理理被血液凝结在那里的头发，然后又陷入沉思。老玛莎已经来了一会儿，告诉他阿嘎惊慌失措，私下遣一名信使进城去请求派一个步兵和骑兵支队到狼泉镇来，借口说布尔什维克们闯进了乡镇，他自己的性命难保。

福提斯神父带着绝望的神情，伸手去慢慢地、亲切地抚摸曼诺里奥斯的脸。

"可怜的曼诺里奥斯，你白白地献出了你的生命，"神父低声说，"你把人家指控我们的罪名都自己承担起来。你叫喊：是我偷盗，是我放火，是我杀人！为了使他们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安顿下来……可是枉然……"

福提斯神父听见欢快的钟声在宣告耶稣诞生，为拯救世界降临人间……他摇头叹息：

"主啊，这也是枉然。将近二千年过去，直到今天，人们一直不断地残害你。主啊，什么时候你来到世上才不再上十字架，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拂晓时，福提斯神父头靠在曼诺里奥斯躺着的床前铁栏上睡了一会儿。他做了一个梦：他在一棵枝叶茂密的树周围追逐一只黄色小鸟，仿佛是一只金丝鸟。开始追逐时，他是幼童；若干年过去，他长大成青年，又变为成年人。他的头发和胡髭起初乌黑，逐渐变白。他老了，仍继续追逐这只黄鸟，而黄鸟鸣叫着从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总是逃掉……

这个梦只一刹那，但当福提斯神父惊醒睁开眼睛时，他觉得自己已活过几千年，追逐了几千年，从未懈怠，周而复始地奋发追逐这只形似金丝鸟的捉不着的神雀。福提斯神父从心里感觉到这只黄鸟——它时而发出嘲笑声，时而昂首向天尽情欢唱——并非一只金丝鸟。

"不管它是什么，我一定要追逐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福提斯神父站起来，呼唤同伴们，把所有的男人和妇女全都集合在帕特里雅齐亚斯的大院子里。分散在各农田、葡萄园和橄榄园的人，夜里全都回到镇上来了。院子挤得满满的。

"孩子们，"神父大声说，"鼓起勇气来！我要跟你们说的话是令人难受的。但我们有一副结实的肩膀，习惯于挑重担，还能经得起这个打击。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我得到土耳其军队要来赶走我们的消息。我们赶快行动，尽量把你们能拿的东西带上就出发。无论是在狼泉镇还是在萨拉

津纳，不能让土耳其人找到我们一个人。世界上只剩不多的希腊人了，不管我们的敌人怎么说，我们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我们绝不能消失，兄弟们！”

“我们一定不会消失，神父，你放心吧！”卢卡斯举起圣乔治的旗帜大声说。“上路，兄弟们！跟着圣乔治走，我们将会看清前面的路指给我们的方向！”

他们从帕特里雅齐亚斯的富丽房子里分散到各处进行一次洗劫。福提斯神父打开食物贮藏室主持分配。每人都背上粮食和衣服。他们卸下一扇门，把曼诺里奥斯放在上面，四个人扛着。老人们仍拿上圣像。福提斯神父带领着队伍，朝萨拉津纳快步走去。

“我们到萨拉津纳去，”福提斯神父大声说，“我们先埋葬曼诺里奥斯，再挖出先人的遗骨，然后上路。鼓起勇气，坚持下去，孩子们！我们是永生不死的，我们又上路了。”

当他们到了圣瓦西里斯井时，福提斯神父停了一会儿。

“兄弟们，”他说，“今天是圣婴降生的日子。我们把他带上吧。我们有母亲可以奶他。圣诞快乐，兄弟们！”

扬纳科斯殿后。他夜里去把驴牵来了，带上的东西格外多，默默地走在驴旁边，低着头。有时天色似乎变得黑暗，扬纳科斯擦了擦眼睛，又看见冬日的晨曦闪耀，他轻轻地、亲亲地摸一下驴的臀部。驴摇晃尾巴，转过头来看它的主人，懵然不解。他怎么了？他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他为什么不伸胳膊抚弄我的肚子、脖子和耳朵？

难民爬上萨拉津纳满布石子的小道。曼诺里奥斯躺在

门板上开路，队伍紧跟在后头，默默不语。空气清新。圣艾利亚先知的小教堂闪闪发光；远山明亮，发出或红色或浅蓝色的光辉。

柯斯坦底斯在窑洞前等候。他赶快朝福提斯神父迎了上去。

“神父，”他说，“米舍里斯不愿意从山顶上下来，他带着一包衣服、他的大本福音书和玛利奥里的辫子住到苦行者的小屋子里了。他跟我说：‘我在这里很好。我不愿意再见人了，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谁都不愿意见！我想成为苦行者！’”

福提斯神父摇了摇头，说：

“他也许是对的，柯斯坦底斯，我们不要打扰他的安静了。这是一条他走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吧！”

“那我的路呢，神父？”

“等我们埋葬了曼诺里奥斯，你就回到你的孩子们那里去，柯斯坦底斯！”神父说。他把手放在他的这位忠实的同伴的头上，仿佛在为他祝福。

曼诺里奥斯被放在祝圣的窑洞前的地上。神父披上襟带，开始举行葬礼；群众在周围唱歌。扬纳科斯和柯斯坦底斯不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福提斯神父的声音有时中断。歌声停下来，群众又接着唱下去。

所有的人都依次弯下身去吻死者。墓穴挖开了。神父走到穴旁想说两句告别的话，但喉咙发紧，话说不出来；他开始唱挽歌。这时，一位老妇挺身而出，扑向死者，解开自

已的白发，向曼诺里奥斯告别说：

“这个孩子的名字书写在白雪上；

太阳把它融化，水流把它带走……”

片刻过后，福提斯神父举起手来，发出动身的信号。

“以上帝的名义！”他低声说。“长途跋涉又开始了。鼓起勇气，孩子们！”

他们又上路了，沿着朝东方的一条没有尽头的路走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耶稣重上十字架
作者＝（希）尼·卡赞扎基著
页数＝５７８
ＳＳ号＝１１４５５８２４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６月第１版